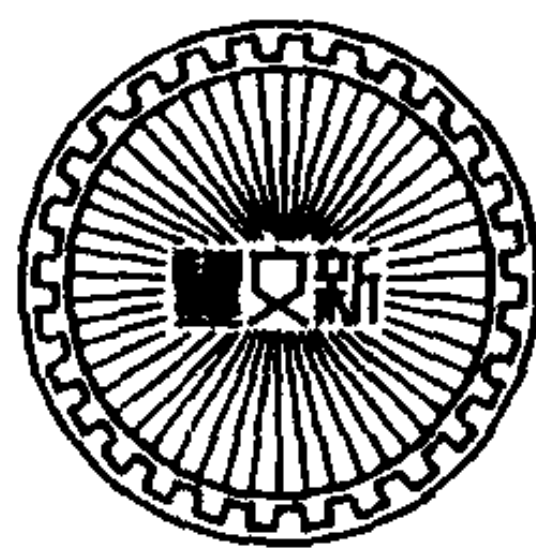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八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尚書記校逸二卷	清	莊述祖撰	雲自在齋	一
晚書訂疑三卷	清	程廷祚撰	聚學軒	一五
尚書考辨四卷	清	宋 鑾著	山 右	六一
正訛初稿一卷	清	王麟趾撰	昭 代	一四一
尚書伸孔篇一卷	清	焦廷琥撰	積學齋	一五三
尚書通義殘稿二卷(存卷六、七)	清	邵懿辰撰	刻鶴齋	一六三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附隸古定經文二卷	清	李遇孫撰	聚學軒	二一九
書蔡傳附釋一卷	清	丁 晏撰	廣 雅	二九五
尚書餘論一卷	清	丁 晏撰	槐 廬	三一九
尚書微一卷	清	劉光贊撰	關 中	三五一
立政臆解一卷	清	劉光贊撰	關 中	三八三
洛誥解一卷附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二通	民	王國維撰	雪 堂	四〇三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敘錄一卷	民	姚永樸撰	集虛草堂	四一一
洪範微二卷	民	張其淦撰	寓 園	五一九
尚書學一卷	日	徂徠物著	甘雨亭	五四一

先秦史——春秋

春秋長曆一卷.....晉 杜 預撰 微波榭 五四五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考證及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附考證(一).....晉 杜 預撰 陸德明音義 正誼齋 五七三

後蜀 馮繼先撰

111 8/08

尚書記校逸



大誓上

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鵬五至則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舉受克予非朕文考有舉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書秦誓疏案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由孔疏改從今本也

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同上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疏

鄭氏曰孟津地名同上

尚書大傳及藝文類聚引大誓作盟津蓋今文也按武王即位稱太子見尚書中候此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不同不必強為之說然可決其非偽也中候文見太平御覽附錄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鄭氏曰定王業也又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終沒恆常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也又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而崩武王以天誅未行謙不自成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成王又曰予稱太子發明慎父

以名卒考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恆稱太子者明慎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既葬稱子瑜季稱公今瑜季而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承者而將畢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

畢公之廷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季武王上祭于畢東

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

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同上尚書大傳引乃

孔穎達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詩大

諸節尚書大傳尚書大傳

馬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史記集解

允才尚書大傳史記曰齊栗信哉允當作允才當作哉釋詁曰允信也故

史記作信書傳脫齊栗二字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

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尚書大傳

史記曰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

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按釋詁曰公事也史記以功釋

公功亦事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大視疏附下而

有以以下二字

周禮大視疏附下而

有以以下二字

有以以下二字

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說苑引泰誓云云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之大理漢書郊祀志

平當傳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

師行史記齊太公世家

鄭曰六軍之兵東行詩棫樸

周本紀曰遂興師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季欲修文

向來卷二二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皆約大誓文以大雅棫樸

疏證之當巡齊世家作師行也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齊世家

鄭曰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

曰尚父尊之詩大明疏

周本紀無左杖黃鉞二句皆約大誓文今巡其稍詳者

以號曰周本紀齊世家

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集解

齊世家曰以誓曰以集解所引鄭注證之當巡周本紀作

號

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齊世家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集解

周本紀無蒼兕蒼兕四字以集解所引馬注證之史記蓋

互有詳略也史記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王充論衡是應

篇曰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

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

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光害女又曰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

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

異物因以威眾是馬融所注古文王充所引今文皆作光

則作蒼雉者聲相近誤也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涑以燎之詩思

文疏藝文類聚十六

尚書卷下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發正

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

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涑涯也王出

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詩思文疏

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

眾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曰太子發升于舟白魚入于舟惠本舟下王跪

取出燎惠本作跪取出涑以燎御覽史記周本紀曰武王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漢書終軍傳

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亦約史記

言之非大誓本文也詩疏與書傳辭有增損或古今文異

讀也

擊公成曰休哉尚書大傳 漢書終軍傳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雕其色赤其

聲魄五至以榮俱來詩思 文疏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為

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

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榮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榮芒應周尚赤用兵

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季乃可誅之武王即位

此時已三年矣榮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同上 史記集解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集解

尚書卷一上

五

司馬貞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雕雕鴛鳥也馬融曰明武王

能伐紂鄭注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

解也史記 索隱按馬鄭所注皆古文唐時謂之今文者據東

晉古文而言凡兩漢諸儒所注皆為今文猶漢時博士所

讀為今文民間所傳為古文也

尚書大傳曰有火流于王屋化為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

夫皆喜惠本有此 二十字

周本紀曰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按此則雕舊讀鴉破字不始于鄭也馬依本

字讀與諸家異故鄭不從其說不得以為古今文之異明

矣

漢書董仲舒傳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

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

孔穎達曰大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

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

伐紂之意是共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

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遯寫成以二十字魚

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渙以

燎不言回舟蓋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

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當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

五至以榮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詩思 文疏又曰云榮以記

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

尚書卷一上

木

農稼今烏銜榮故云記之也同上 思文箋亦云榮紀后稷之德

詩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渙以燎後五

日火流為烏五至以榮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漢書董仲舒傳 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尚書大傳曰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

之惠本有此 十八字按伏生傳與董生對刪所引大誓皆今文

而有異辭未詳孰是或以聲相近故師所授讀異也

楚辭天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 晁請盟蒼鳥羣飛孰使

萃之一作倉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一作列何親揆發足周之命

以咨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

矣

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且丕嘉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按天問注亦約大誓文雖休勿休申復哉復哉義未審亦大誓文否也但天問足當作正說文正記也通作疏疏即書也周禮大祝疏所云使上附以周公書是也正字屬下讀孫炎釋言注揆商度也言周公親為武王商度然後興師及得火鳥之瑞何故不以得美祥而喜又上書陳周所受之天命而咨嗟以戒之也是復當訓歸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伐當還師復歸也顏師古說失之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大祝注及疏

周禮大祝九摯四曰振動注曰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釋曰按中候我鷹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鄂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愚按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即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為義與鄭異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書泰誓疏引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閔宮疏大誓說十一年

皆曰

周本紀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還歸二季乃遂伐紂漢書律志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季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季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季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

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日在天駟後三日

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如發丙午逮諸本律志作丙午逮師師戊午度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

委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委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按此三統据大誓周語以推武王伐紂之日月也劉歆雖誤以洪範之十三祀為伐紂之歲與書序不相應而所推日辰則本之大誓之丙午逮師又合證以書序之戊午師渡孟津武成卽周書世俘之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固歷歷不爽也大誓文已不具而三篇次第卽此可推今定此

2A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為上篇書泰誓疏曰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知觀兵但
記月故曰惟四月伐紂但記日故曰惟丙午說詳後篇齊
世家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
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按此下有居
二季云云亦以為十一季武王伐殷緣起此日與大公作
此大誓是題上事謂大誓上篇也與周本紀武三乃作大
誓告于眾庶謂大誓下篇者不同
白虎通義爵篇曰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通典引曰
太子發升于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
子也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中候曰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
止于王屋流為赤烏按此則中候有大誓文矣惟流之為
鵬其色赤作流為赤烏自伏生董生太史公鄭君皆讀鵬
為烏則所据者中候也

大誓中

惟丙午王逮師書堯典疏劉歆作三統引今文大誓云丙午逮師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四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逮師惠董二本尚書大傳及漢書律志皆作還師故編輯大誓者誤以此文為觀兵時事今改正

周本紀曰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大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重辜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案逮或

作建或作還皆以文相近而誤逮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
一月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癸巳始發故至丙午及

之也周本紀本大誓還歸二季及牧誓序以為十一季武
王伐殷緣起其視劉歆枚頤等以一月戊午為十三季正
月二十八日割裂書序強就其說者相去遠矣故采其說
附此

前師乃鼓譟詩大明疏周禮大司馬注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慍前歌後舞
御覽四百按此即大誓文惟逮師誤還師耳還當為還字
相近誤釋言曰逮還也又周禮大司馬職及所弊鼓皆賊

車達皆譟注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
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嘉也疾雷擊鼓
曰賊譟謹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釋曰引書曰大誓本文諸侯先發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無鼓字也若已勝敵皆賊鼓譟呼而喜也字書無鼓字王逸楚辭天

問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注曰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
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誰呼奮擊其翼獨何以
將率之也鳧藻誰呼一亦約大誓文鳧藻即鼓諫謂誰呼
如鳧之臬也音義鼓音符又芳甫反是鼓本有鳧讀矣說文

臬鳥羣

師乃拍說文手部

說文曰拍拍也从手晉聲周書曰師乃拍拍者拔兵刃以
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拍鄭箋云右車右也前師是諸侯之
師此師則逸王之虎賁三百人也革車三百兩車右則虎
賁主擊刺故曰師乃拍車有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
六百人故稱師也尚書大傳拍作怕鄭注怕喜也眾大喜

前歌後舞也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前者鼓鼗諫為歌後者習擊刺為舞也禮祭統記曰舞也
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
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
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按大誓前歌後舞尚未渡河而誓傳云至於商郊停止宿
夜與此異也白虎通義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
者口之言也心中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
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文王世子記曰下管象舞
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云達有神明天授

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
歌後舞疏云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者是今文大誓之文也
合二說論之大武之樂興於此矣

咸曰孜孜無怠

詩大明疏

周本紀曰十一季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
孳孳無怠史記本大誓序明中篇記武王伐紂是十一季
殷十二月周正月也以劉歆三統攷之丙午王逮師去戊
午渡于孟津尚十有二日疏家所引咸曰孜孜無怠與上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相連似不得繫於戊午師渡孟
津後也以其節錄大誓并序故略之耳

孔穎達曰是樂勸武王之事

詩大明疏

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譜序疏

詩正月疏

孔穎達曰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
又曰今大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
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
之所欲安居為重也

詩鴻雁疏

又曰謂天子作民父母

詩正月疏

大誓下

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按大誓當讀王曰告爾眾庶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周本紀漢書谷永傳無其字

師古曰今文周書大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漢書注

四方之逋逃多辜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傳

師古曰亦大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辜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同按周本紀載大誓無此三句谷

永言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引書曰云云或以大誓證婦人又以牧誓證羣惡顏注誤以為

皆大誓文也姑附錄於此以志闕疑

毀壞其三正周本紀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史記集解張守節曰按三正三統也

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人統也正義

離邊其王父母弟同上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集解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

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同上

釋詁曰肆故今也按大誓當讀肆予發

勉哉夫子同上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集解按牧誓勛作勉此勉亦當讀勛不可再不可三同上

右重校定大誓三篇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尚書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合一卷歲乙卯余自涉南北上攜之行篋途次偶讀尚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大誓曰

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誤識于左方未暇是正其後閱漢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

觀兵時事當為大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大誓記月不記年今更釋之大誓不記年固也其記月亦

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即書序之一月戊午也書序據周正史記據商正非大

誓文也大誓周書則亦周正故鄭氏注惟四月以為周四月向固疑大誓同一記月不應一用周正一用商正

自相踏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大誓文則四月為周四月之疑渙然久釋矣其去就之小異者詩大明正義

云大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為大誓文竊謂尚書他篇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大誓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

在司徒前故王肅解以為司馬太公也意太公以太師攝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喜於

得聞呵凍促成之釐為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

釋詁曰肆故今也按大誓當讀肆予發

首尾但隨所校錄之時有移補前後體例未能畫一亦
不復更正覽者或諒其非妄云尔時嘉慶十三年十一
月廿四日莊述祖謹識

世俘

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通殷集新命告厥四方曰

按武王成辟言武王伐紂成天下君此劉歆所加欲以充
百篇之武成也顧命曰用克達殷集大命大雅曰其命維

新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

當從劉歆三統世經作壬辰旁死霸

若翼日丁巳

當從世經作癸巳

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紂

世經云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

世經越作粵二月作三月

越五日甲子武王以虎賁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書序曰虎賁三百人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以六師伐殷

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君奭曰咸劉厥敵

大公望命禦夫惡臣百人丁卯望至執夫惡臣百人告以馘

俘

史記周本紀曰悉求夫惡度邑作志我共惡是夫惡或共

惡之訛以上與武成序武王伐殷相應

戊辰武王遂征四方韋命王遂以禦伐俘馘宣告于四方呂

他命伐戲方王申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辛巳至告以馘

俘甲申百奔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
厲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荒侯俘小臣
四十六禽禦八百有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禽艾佚侯
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凡懲國九十有九國馘萬七千七百
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以上與武成序往伐相應按往伐即謂于征伐商王紂此
云武王遂征四方韋命亦劉歆所加孔晁曰武王以不殺
爲仁無緣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盧學士校磨當作磨黃
歇說秦云割濮磨之北磨近濮在商畿內可知見秦策新
序作濮歷梁孝廉履繩云路史國名紀曰鄆商時侯國凡
地從邑本作磨也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

七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
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
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
八

以上與武成序歸獸相應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
政事作武成此作武王狩從史記改獸作狩亦劉歆輩所
加按歸獸是歸禪之誤即謂祀于天位也盧校麋字重當
有一作麋者容齋隨筆塵作麋上麋字本作麋麋古通
是麋三十之麋當作麋也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
世經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是

劉歆所得世俘殘本已脫亂故附會武成序爲作首尾以
充逸書十六篇之數無怪諸博士不肯置對也

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稷
曰惟予沖子綏聞者祀聞于古朕立政曰王循自厥初鍾石
乃厚至于沖子庶國告殷罪厥甲子乃廢于紂其有國家君
帥司徒司馬□□于郊告天宗上帝王烈祖號王拜首稽首
禮喪服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
王大王直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武王告天
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史佚辭也綏安也文王受命始郊以
后稷配朕當作佚說文云併古文以爲訓字循由也大雅

曰厥初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

木

曰厥初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鍾聚右福也魯頌曰是
生后稷降之百福有國家君當作友邦豕君闕文當作司
空王烈祖號追王大王王季也拜首當作拜手
若翼日辛亥武王乃翼矢珪祀于天位燎

世經曰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翼敬也周官典瑞曰四圭有
邸以祀天旅上帝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羈師雨師鄭氏注曰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芃芃棫
樸薪之櫛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
煙所以報陽也言天位則日月星辰皆祀可知矣
王不革服格于廟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

服祀天之服也不改祀天之服至廟告于祖考不敢宿天之命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口祀馘于周廟

闕文當為邦世經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先言此者明祀廟與師大獻同日也

越辛亥薦俘殷王鼎王子廟東鼎百有十魔

魔當作廢重言日辛亥至乙卯者孔晁曰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說文廢漢令馘從瓦麻聲馘鼎屬實五穀

癸酉薦俘殷王士百人

癸酉當作癸丑

甲寅謁伐殷于牧野王服衮衣矢格廟告曰

尚說文

九

周官司服曰高先王則衮冕典瑞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司農云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

維予冲子綬文人位

大雅曰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在我文考修商人典凡厥有庶國小大方來宣力于周以翼予冲子伐商王紂于商郊與同誓社於萬億千維文王時則國當作邦千當作季此所謂易行除慝諸侯之辭也文王率商畔國以事紂故曰修商人典君爽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顧命曰安勸小大庶邦梓材曰作兄弟方來

翼助也作維曰將建諸侯取大社之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周官典命曰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適子有誓則諸侯始封有誓可知大史公書所謂封爵之誓是也大雅曰於萬斯季時是則法也

乙卯武王祀燎周廟師大獻萬用鬻

宗廟亦言燎者朝事也禮祭義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萬于舞武樂鬻羽舞文樂也

王入奏庸大言一終王定大言三終

庸金奏也金奏言大言者大言所用樂也禮禮器記曰郊

尚說文

千

血大饗腥大饗次郊故鄭氏注云大饗給祭先王也大司樂曰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奏王夏為一終奏肆夏昭夏為三終皆宗廟大饗所奏若賓客大饗則不奏昭夏故大司樂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孔晁曰大言獻爵奏庸擊鐘

鬻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鬻人當作鬻入下同鉞王應麟玉海作戚

鬻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國當作邦象文王以諸侯為雍州之伯專征伐奏明明三終

孔晁曰明明詩篇名

籥人造王矢珍秉黃鉞誓命

象武王誓諸侯於孟津

籥人口王佩赤白旂師乃執戈夾進

象武王甲子伐紂闕文當作造樂記曰分夾而進

奏武

周頌序曰武奏大武也武不言終或闕左氏春秋以武為

卒章賚為其三桓為其六與今第異其所奏之詩不敢強

為之說

籥人口王矢憲秉語治庶國

闕文亦當作造語當作羽國當作邦象武王布憲施舍於

百姓也淮南齊俗篇云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

前記卷二

注

笏杖及以臨朝說文云校軍中士所執及也司馬法曰執

羽以校淮南說武王之事即據大武之舞執戈秉鉞謂上

武樂摺笏杖及即矢憲秉羽謂此文樂故齊俗篇又云夫

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大武六成亦兼文

武樂及治定功成而作三象于是樂備九成非大武為武

舞三象為文舞也未作三象之時用夏籥以備九成故孔

子曰武盡美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樂未備也

籥人九終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孔晁曰崇禹生開皆篇名開當作啟崇禹生啟夏籥詩篇

名也述禹治水之功禹嗣鯀為崇伯故稱崇禹呂氏春秋

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實始為南音崇禹生啟即候人兮猗之流也籥人

九終總上籥入言之大武六成籥凡六入於是皮弁素積

褻而舞大夏但言九終不言籥入而大夏武與夏籥序興

之節可見矣夏籥九成亦見呂氏春秋古樂篇及淮南王

安齊俗篇

武王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

或當作戴

百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以先戴入用牛于天

于稷五百有四于社斷牛六斷羊二口口口

闕文當作斷豕若干

前記卷二

注

于百神水土用小牲羊豕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二千

七百有一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衍十字孔晁曰所用甚多似皆

益之

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珥璉身以自焚焚玉四千五日

乃竟

太平御覽引天智玉下有五班二字又作玉璫璉作環又

作衣玉珥下有及鹿玉三字

武王乃俾人求之四千庶口鼎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闕文當作玉鼎當作則或讀曰賈太平御覽作鹿玉則銷

凡天智玉武王則寶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口

太平御覽作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百八萬石鼎數曰歷玉數曰石互言之闕文當作石

右校定逸周書世俘一篇世俘與克殷皆記武王伐紂時事蓋周爲尚書學者所造其辭多夸誕不經而世俘又亂脫不可句讀孔晁卽誤文解之亦多疑義乃重爲排比各從其類庶是非眞僞粲然可辨無使學者疑可繕寫謹按世俘文頗闕略成帝時詔校書劉向等以爲周史記傳尚書家言值漢中微王莽顛政向子歆作聰明以亂舊章自謂古文畢發揚雄見之于符命欲以媚僞新誣當世而古文之藏祕府者一時不能盡通雜取它書充數以是篇有武王伐紂時語文又闕略世罕知

世俘在逸周書

重

乃傅會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魯識其政事者屏入篇中又恐與周書不類句刊字割倒置前後與舊文相亂意後世有能讀之者見其適與書序相應必共信爲眞古文無復疑議其用心亦良苦矣其言武王狩與太史公書周本紀言西歸行狩合猶瘡於東晉古文刺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爲歸魯者至文意淺陋特張霸百兩篇之流固無足深論然歆雖改世俘爲武成其三統世經所載皆世俘舊文僅是正其月日日爲周書武成以別於書經湯誓之等蓋未立學官不謂之經猶漢時之功令也是篇既名世俘所記宜獻俘世室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武王以六師伐殷

前記校逸

重

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作大武卽約克殷世俘之文是作記者當在呂不韋造春秋前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卽古樂篇之文又云京鎬京也大室辟靡之中明堂大室也鄭康成注禮喪服大傳設奠於牧室云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及證以世俘則所謂崇於上帝祈於社稷設奠於牧室者皆在四月庚戌還歸至周之後蓋既事而還亦指還歸至周而言牧室非牧野之室也又世俘有大武與夏籥序興之節可參考賓牟賈泠州鳩六成七律之說不忍概棄置於零編碎簡中故爲攷定而論次之俾覽者知侈辭佞義不得雜六藝之科更由此而推剝歆所欲立學之書十六篇未必皆出於孔壁而古文之藏祕府者應燬於新莽之時不待至永嘉之亂矣歆之顛例五經其弊可勝言哉故論僞武成及之嘉慶十五年三月廿五日莊述祖識

曉

程

豐

三

亦

齋

晚書訂疑序

程子縣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為之序曰孔冲
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尚書及為國子博士數進忠言
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為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
受詔撰尚書義贊自為矛盾棄鄭氏而用偽孔氏夫尚
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為孔氏古文歷兩
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值經典喪亡乃有豫章
內史梅賾偽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冲遠素習
鄭義久著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苟已曲意希指又明
知鄭氏師祖孔學此語見堯
典正義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為
偽探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既出著為定論凡不

晚書訂疑序

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即有識其偽者孰敢從而辨
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偽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
篇偽書之說不能得真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
鄭氏為今文以偽孔氏為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為今文
以二十五篇為古文樊然散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
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
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尚書攷二卷及讀縣莊
之書宛如閉門造車不謀而合轍蓋後人尊信偽孔氏
者以周秦所引逸書盡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不知其偽
正坐是耳縣莊既糾其繆又為分疏其出處使偽造者
無遁形可謂助我張目者矣唐人尚詩賦冲遠通經不

聞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縣莊兩舉制科實
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萬不逮縣莊
而叢殘著述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

晚書訂疑序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為晚出然自隋唐至宋無人
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
清為纂言明郝仲輿著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
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
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為壽古書傳所稱
引者視伏書為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
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曲聱牙也
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眾
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
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
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
氏為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
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為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
為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
子曰民閒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高木楚岐
孟子注自董仲舒
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
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此充學不猶愈
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為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
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
於理因并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安國十六篇不傳

二漢尚書之學

安國注論語之證

許氏說文之證

隋志與正義之誣

東晉不見有晚書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南北二史之證

安國自序之謬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卷中

書序

卷下

襍論晚書二十五篇

附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史漢載古文尙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

明文然以今攷之尙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

於代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內有安國所得書

後人或以張霸偽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

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漢

晚書訂疑卷上

一

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并云十六篇正義云古文者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

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

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

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世於二王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亦類此

故當時皆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尙書

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竝立竝行而相

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盛過而立之是也然揆

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尙書惟有二十九

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

君奭甫刑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

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

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伏書者同

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竝重故荀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

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

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蕭宗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

晚書訂疑卷上

十一

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尙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

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文之

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

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

古字古音具見荀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

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

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

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為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偽書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三人所稱引其為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伏書何如邪其乍明而復晦殆無足惜然使獲存于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偽而免于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改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

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為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真偽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為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

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于數百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攄塗攄即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衛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

晚書訂疑卷上

三

晚書訂疑卷上

四

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况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妄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興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秘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為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傳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襍引之也於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晚書訂疑卷上

五

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慎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尚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持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

文以孔氏為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奚適耶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篇若存猶可信為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尚書古字于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晚書訂疑卷上

六

宅隅夷曰賜谷賜作賜賜平秩東作秩作身獸駝駝作毛毛作暮三百有六旬暮作帝日疇咨疇作其工方鳩倂功鳩作有能俾乂俾作肆類于上帝肆作至于岱宗柴柴作竄三苗竄作暨皋陶皋陶作帝帝作五品不遜遜作教胥子胥作八音克諧諧作剛而塞塞作天討有罪討作濬畎澮濬作藻火粉米藻作粉粉作于家于作娶于塗山塗作粥成五服粥作身獸蹇蹇作踰踰作元首叢脞哉叢作隨山刊木刊作兗州兗作沉沉作厥艸惟艸作艸木漸包漸作浮于淮泗達浮作于河于作瑞珉瑞作惟惟作惟箇籛籛作籛籛作天用劬絕其命劬作若顛木之有由顛作王播

告之播作今汝賤賤賤作子亦拙謀拙作相時儉

民儉作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西伯戡黎戡作

大命不摯摯作吾家耄遜于荒耄作告子顛隳隳作

我興受其賤賤作牧誓牧作尚桓桓桓作鯨鯨作鯨鯨作

洪水隳作彝倫攸斃斃作無有作好好作稽疑稽作

曰悔悔作度艸繁庶庶作王有疾弗豫豫作我

之弗辟辟作哉生魄魄作盡執拘拘作至于屬婦

屬屬作惟其塗丹雘塗作乃惟孺子頌頌作昭武王

惟冒冒作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憤作爾尚不忌于

凶德忌作常伯常任伯作其在受德德作灼見

三有俊心灼作勿以儉人儉作王乃洮頹水頹作

憑玉几憑作敷重篋席篋作陳寶寶作一人冕執

銳銳作三咤咤作命伯命作奪攘矯虔奪作

劓刵劓作惟貌有稽貌作報以戾尤報作扞

我于艱扞作費誓費作截截善諷言截作斷斷猗

斷斷作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詞師乃指來就恭王山

浹以相陵懷祖甲返孜孜無怠伐巧言我有截

于西實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祿粵三日丁亥朕實

不明以侂伯父以上諸語又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莽代諸經至唐雖盡

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

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
文攷之馬注開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
偽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
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明家而其為傳
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
之

教育于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
天下之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育
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
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慤慤說文慤慤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馬

注同尚書今本作賸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莫席說文織弱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託說文丁故反奠爵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

陟嫁反以上馬

浮于淮泗達于荷說文荷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

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荷澤又由荷澤入濟

深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維指辨之甚詳但

謂許慎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

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顛木之有粵櫛說文徐鍇注云从马上象枝條

華函之形後人省弓而通用為因由等字徐鉉云

孔安國注尙書直訓由作用用拊之語於理不通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緇有稽說文緇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訛亦與貌義不叶宜改

書序使百工夔求諸野說文夔營求也朽正切从旻舉目使人也从人在宀上徐鍇曰人與目隔宀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苒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賾賾于苒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尙書傳矣其謬

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邪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錢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冲傳冲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冲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冲時

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尙書之事且正義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

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謚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載於紀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東晉校正文義而梅賾獻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概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偽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偽造尙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為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

晚書訂疑卷上

十一

聞世閒則偽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偽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偽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真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識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尙書竝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三家之書既亡而偽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尙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竝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竝同者知之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竝講竝行理之易明者也殆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以竝講竝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晚書訂疑卷上

十二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蓋東晉尙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偽傳也後人見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此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

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為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輿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為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後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為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耳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為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即偽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氏傳

晚書訂疑卷上

七

曰犬高四尺曰獒又曰即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為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艱奧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即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耶且在郭注為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為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為偽書所欺不知己之被欺正即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人其書所解乃漢之偽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口為集解時必無取於偽泰誓安國既為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偽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蹟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偽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教出子胥作禘注引孔安國曰禘音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偽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為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偽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

晚書訂疑卷二

七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偽無疑也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為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穎達蓋亦有疑於李口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為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偽傳也以李口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經典

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尙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尙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閒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駟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微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仲虺之誥矯誣蕭道成九錫文

晚書訂疑卷上

表

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泰誓弼子一人禹謨臨下神眾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賦用禹謨惟德顧覲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輕又徐爰表用禹謨宗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武成一戎衣而齊武帝詔用湯誥允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奉先思孝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罔弗同心以匡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祖見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

未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明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闕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眾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尙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偽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

晚書訂疑卷上

表

爲真古文而立於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于託始鄭冲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間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講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祛稱明於古文尙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尙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梁博義疏乃畱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為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為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為廷尉時寬為巫蠱起于征和元上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為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壽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為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即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為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奚為遲至天漢邪且天漢二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為此言若日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為不美也會國有此事

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為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為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為傳疑之說則偽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武帝時巫蠱事壽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窮治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為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非此序似不偽而劉歆以為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為征和元年江充為姦之巫蠱矣惜不與子兒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文

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生壽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錄本脫去家字夫錄本後起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為蚤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間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衛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為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曰古文竝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

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尙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滅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

晚書訂疑卷上

七

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厯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卽世俘解也蓋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

日丁巳

漢書丙作王丁作癸

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

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

漢書二作三誤

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于商則成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

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

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

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

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

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

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

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克殷解

晚書訂疑卷上

十

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不知武成之尙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憖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乘之珠而借明於燭火邪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

無不足深論而微辭於偽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秦誓得自民間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人偽爲之吾聞漢世有偽秦誓矣不聞有偽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偽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矣將曰偽邪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會劉歆而蒙其欺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

晚書訂疑卷上

三

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卽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偽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卽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卽武成子言明辨哲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日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會謂起居注而卽可以爲帝紀乎且此

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冊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尙書所刪逸解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卽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旣出於孔壁而復載于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邪然則南朝之季尙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之惜哉

晚書訂疑卷上

三

晚書訂疑卷上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琦校刊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閒爲尙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于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再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

晚書訂疑卷中

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疎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稷入於皋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汨汨九共九篇稟飶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仲丁河賈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毫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并其序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真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

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皋陶謨盤庚顧命九共之書不知何以作而篇有九成又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淳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唐誥大傅之序有揜誥載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

晚書訂疑卷中

上

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謨作葉公諸篇書之所而序之所無者尙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于諸僞書之弄好古者有所不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顛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

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慎微五典以下分爲舜典

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與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
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用案二典本爲一篇孟子史記竝同自序始分爲二
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
以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
有害於理此晚書初出尙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輿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
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
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
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

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晚書訂疑卷中

三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尙書緯近代朱
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
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
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尙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
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
書百官表引尙書命羲和至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
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
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飶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攷中孔氏順文
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卽左傳之九功
也九功又疑卽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舉陶謨益稷
詳序之意蓋以舉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并序之
而仍以謨歸舉陶其曰大禹舉陶謨者言舉陶謨亦
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

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下

晚書訂疑卷中

四

尙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
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
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
而有是乎○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以上夏書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陔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徙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為重遷社即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為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欲為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

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則鑿之甚者矣且如其說湯之所為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

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即不遷夏社

之義也武庚既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家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為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為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毋子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

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觀其後二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

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七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

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卽原筮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八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棗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

即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

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

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即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為享國五十年也其言

文王薨於紂四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為元

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

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

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以經攷

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

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為自有其

年則與竹書同至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

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

晚書訂疑卷中

九

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

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為武王即位之九年

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

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為武王之

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邪曰此

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

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

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為斷十

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為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

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

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偽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

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

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為其卒父業故也記曰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考乎此未聞以其年相

繼者而武王獨為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

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尚以未能克紂為慮而即位

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

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

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

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既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

晚書訂疑卷中

十

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尚書有此

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說見下卷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

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即民

閒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即繼之日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為十一年之事雖

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偽傳必欲以史記

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

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為文王

本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為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

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會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

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

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即曰紂

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三

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

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

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

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

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邪聞之而使

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

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

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

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邪可疑者

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

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

時晦即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

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

以養晦棄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

乃僞傳既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

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玉

統歷故之也

秦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並云伏生所得之書

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

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皋陶謨舜典

不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

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

立政顧命康王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泰誓二十八

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邪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

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

一爲後出之泰誓邪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龍

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間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

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

其文似兩篇每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

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

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

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于牧誓似非民間所能僞造

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每篇馬融譏其淺

露且言神怪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

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于伏書不可得而攷矣

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月一作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

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子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真偽與莽篇之出反在後耳先儒以為偽泰誓者宜屬莽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莽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侯咸會之下

晚書訂疑卷中

五

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等文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既言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為放牛歸馬則歸既屬武王又為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作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即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

蓋即據武成以為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獒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為西方國名又為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魯豪也以旅獒為陳命西戎之辭為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為此妄說何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獒命

晚書訂疑卷中

十四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為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于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篡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

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為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為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並言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染於毒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合周公追為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髣髴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晚書訂疑卷中

主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于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為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視為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于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

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自不然而肅慎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為海

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晚書訂疑卷中

十六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下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

應非也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

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冏為周大司徒作君冏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誓周書以上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

此有異今錄于後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

稟飫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

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祖后 太甲三 沃丁 咸乂四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 說命三 高

宗彤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肅

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罔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

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二篇謂漢代所出為三十四

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

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汨作二 九共

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

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罔命二十四

案漢代偽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

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海若劉先

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

知之以為安國之書則當為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偽

以為張霸之書則當為百兩篇而其數何為十六其

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弄已刺其故而闕之矣乃近

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真能言晚書之

偽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

別有辨見青溪存稿

晚書訂疑卷中

晚書訂疑卷下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昔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秦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攷晚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為逸書者悉皆摭摭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伏孔所得其逸者尚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葵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即不能宏深書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為功而投人以瑕即在于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為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瞻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

19726 5286 m. 0.

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澁樸之風厲之不可為真有灼然者至創造之時代與其入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昔之儒者閉向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為古文之晚出也何則彼誠欲偽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為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偽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尚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于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翼之補擬者所能逆觀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摭摭書傳諸語略加指明如左云

晚書訂疑卷下

晚書訂疑卷下

二

大禹謨

萬國咸寧 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也

舍己從人 孟子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論大

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傳

文公七年 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卻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則卻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先志續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觀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 傳公二十四年 家語五帝德作天

平地成

晚書訂疑卷下

三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 堯時

年已屆百齡以外 下距祖浩八載 後儒以為徵庸之後即命攝政非

也唐虞皆嘗薦人于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

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即薦之舜值水土既平之

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

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即欲授以天位舜

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為嗣是

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為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

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偽傳始指

為攝案紀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本書所無而為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為地可無疑也至堯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 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為夏書耳疏證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

晚書訂疑卷下

四

茲之時固在于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

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

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

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誠于聖

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

書不知其解而以為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

淪入漆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為

歎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為道要夫精一非

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

地而不為道之所存學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

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荀子大略篇

書曰澤水警余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荀子君子篇

天之歷數在爾躬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解蔽篇

晚書訂疑卷下

五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

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

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周語內史過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墨子尚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左傳哀公十七年 下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與昭公十二年 晚書正

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為歷卜則必以枚作个个字經

傳所有而以枚作个恐上世未必即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公十八年

卜不襲吉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竹書紀年

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前矣使禹不攝而無告

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

晚書訂疑卷下

六

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

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

之廟無疑也今日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

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

之更名復何義也為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

不受何邪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

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墨子

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下同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不敘此指已竄之苗

晚書訂疑卷下

七

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為分別善惡而去畱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即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絕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為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為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

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前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邪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並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啓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尙書之外此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前誣紀年之非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為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前即有之道字後起且

晚書訂疑卷下

八

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即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前如周易爻詞中復白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所由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為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攷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

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敗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趙盾引

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家語致思篇 說苑作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左傳哀公六年

晚書訂疑卷下

關石繇均王府則有 周語單襄公引

九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為太康而作如一

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繇均王府

則有 國語韋昭注關石繇均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諸語謂

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

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

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為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

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為作於夏桀時今直

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義

和 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謩動明徵定保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下同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晉夫馳庶人走 昭公十七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魯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

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晚書訂疑卷下

十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為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

由故即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災崑

岡以下藻采續紛直與魏晉閒檄文無異上視甘誓

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

染汚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為口實 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 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

冀喪厥師 墨子非命篇 一引作帝式是借周喪厥師

實蕃有徒 汲冢周書苒良夫解 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 孟子 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作湯始 征自葛載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

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

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

國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為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日

止此四字而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

重取與侮而獻子子皮其意又各有在故也晚書誤

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卻缺之言為夏書爾

學者詳之

其在中歸 注與仲虺同 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自為謨

而莫己若者亡 荀子幸問篇 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

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 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 吳語夫差之言 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 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

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

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

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晚書訂疑卷下

案論語自予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

卽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為

大早祈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

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

承舜禹之後而創為之能不煩于文告乎觀武王之

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竊謂湯誓在當時

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

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即在安國得多十餘篇數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為夏正為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于商之歲首若商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月而太甲即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異位受終文祖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崩舜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遂有踰月即位莫殞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為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為孔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舛有以啓之也然則何

晚書訂疑卷下

三

義曰商人以丑為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紂而祀先王于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蓋古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點竄古文不經之甚明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即位者矣又案三年喪畢而後即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甲始雖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顛覆湯之典刑以干豕宰之政乎即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廬朝夕納誨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

在仲王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 案太甲居

三年凡六年或疑之曰紀年有太甲在桐 喪三年放 所謂祀先王咨有牧乃豕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嗣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莫殞即位而始為祇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即遷諸桐不令居倚廬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沿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為嗣仲王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豕宰 論語

衍我烈祖 詩商頌

晚書訂疑卷下

商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前耳非便謂禹啓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懲太康之亂而續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者豈不誠可寶哉 賈誼新書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賈誼新書

上天降災 左傳僖公十五年 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 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 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子臣道篇說苑說叢篇亦云為人上者患在不明

為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

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閒矣使晚書在墨子前

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

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論語

太甲上

太甲曰願誕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下同

尹吉注吉當為告曰惟尹躬天注天當為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篇

讓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左傳昭公三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

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子不狎于不順王

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述王往居憂允思厥

祖之明德孔叢子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晚書同時而稍前耳晚書竄其語于中以相標榜以為晚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公十年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禮記緇衣篇

孟子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下

克配上帝詩大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篇下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祭統篇

慎終如始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

貞世子之謂也此語蓋出古教世子篇非尚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 詩大雅

九有以亡 墨子 已見前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又書中

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即孟子所謂就湯而

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邪太甲

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

晚書訂疑卷下

七

惜其全不可得而見矣

篇名尹告何為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誤也

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為書實不知古書之為何

如也

終始如一 荀子議兵篇

夫善眾之主也 左傳成公六年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氏

春秋論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無逸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論語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尚書大傳以此文入於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

言書為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為無逸篇文則大傳與

鄭注為宋元以後作偽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 左傳昭公六年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祖亳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

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

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

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

晚書訂疑卷下

六

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楚

語曰公引其下仍有中論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傳說

案三年不承諒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

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羣書

所引為即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諒陰為王者之

居喪則至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為凶廬則惟見於康

成之注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

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翦屏柱楣

也其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後儒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爲訓既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于復而義不可通猶爲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于此者僞傳於無逸既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爲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于三年之中而猶信默于三年之外其竊取國語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溷聖典而

晚書訂疑卷下

充

敦彝倫嗜亦甚矣且譏村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存後人僞經而喪亡邪不有康成之注禮何以救旃

高宗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氏春秋重言篇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家語子路初見篇

木受繩

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此字誤宜作立字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

均墨子尚同篇

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均平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卽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與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於古爲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前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注兌當爲說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

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晚書訂疑卷下

三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左傳襄公十一年

下同

啓寵納侮

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

司馬法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蓋卽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者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

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耳而謂紀年可信乎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使汲冢不發則作者之志怠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語 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即指若金若津水以下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篇 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又見文王世子篇

對揚王休 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維民父母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列別孕婦 墨子明鬼篇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 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日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民無廖俾務天下 墨子天志篇 又見

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

同德度義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又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 洛誥

播棄黎老 墨子明鬼篇 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又見成公二年 子有亂

臣十人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 又見

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 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若助厥角楛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墨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 史記周本紀泰誓

斷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訓 下同

剖賢人之心 傲真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戴否則民離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下同

晚書訂疑卷下

三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戰國秦策客卿勸穰侯

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子西土 墨子兼

愛篇

泰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

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

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

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案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 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戊子

晚書訂疑卷下

三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

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

二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 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誤以為朔 四月

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絕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侈陳俘馘不足為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

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為之失之遠矣月日則

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即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偽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尙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史記周本紀

執豆邊逸奔走禮記大傳篇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

晚書訂疑卷下

三

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

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

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史記今本而崩鄭康

成不見古文尙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案孔氏謂世

紀所引周書即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周紀

汲冢載有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

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攷大雅文王

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

之受命於天耳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

王乎人君之事莫大于即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

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吾聞文王即位而已受命矣未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謂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爲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尙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爲三統歷由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即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喜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隋唐閒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

晚書訂疑卷下

美

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

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墨子兼愛篇

下有雖有周規四句

隨傳未詳其義蓋祀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

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

昔武王繳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還周之後記政事而作也況

左氏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於大邑周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
攷之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
有哉

無作神羞 唯爾有神裁之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中行

偃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詩大雅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
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眾

晚書訂疑卷下

毛

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周
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可矣今日血流漂杵不合于
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日
前徒倒戈而多殺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而
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
紂餘黨如伐奄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
人戰也四謬也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而有天下禮記中庸篇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史記周本紀

案此并前縱馬放牛數事雜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

紀爲正

周有大賚論語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
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日爲周政孔氏自岐其說何
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穎達謂安國取錯亂磨滅
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顛
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晚書訂疑卷下

毛

無忘職業魯語仲尼辨肅慎氏之矢又見家語下

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
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

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遠格而邇安汲冢周書程典解

辟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 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已見前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左傳僖公十二年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因蔡叔于郭凌 汲冢周書作維解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為己卿士 左傳定公四年 下同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僖公五年 又見賈誼新

書

晚書訂疑卷下

襄公二十五年

堯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

正百官 竹書紀年

榦不庭方 詩大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 禮記明堂

位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周禮攷工篇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 漢書陳平語

萬國咸寧 周易 已見前

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論語

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 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 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為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

包咸注此美大孝之辭而造晚書者不知蓋其時始

失論語之句讀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

晚書訂疑卷下

手

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

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文王世子篇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 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土如豐錫畢公命 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為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尙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為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攷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

晉語知伯自言

章義輝惡

禮記緇衣篇

楊之風聲

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

不剛不柔

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為康王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史記漢志以為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為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為有冊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咎則獨在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邑為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屬而言鎬京亦曰

晚書訂疑卷下

三

成周衛世家管叔欲攻成周是也洛邑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即宮于宗周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為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使畢命逸篇尙存其真偽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為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覆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為二曰以成周之眾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為非而豈知後世之書殆有甚於此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為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有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並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注資當為至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

圖難于其易 老子

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

正無缺 孟子

罔命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 立政

附今古文尙書接受源流

愚著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此

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

焉

伏勝今文

晚書訂疑卷下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

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 家語後序云安國受

尙書于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子少卿 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 又事歐陽高

勳齊周堪少卿 襄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

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

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煥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 西京雜記云作曹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尙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雋陽鴻 愚案

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雋林 侍中

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未詳何以載之

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

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 以上范氏 議郎

臨淄吳良大儀 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

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

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後漢書 成陽閭葵廉

仲潔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其

門徒星羅雲布于二漢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

于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

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尚書與孔傳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湖何朝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蓋攷其源流而思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

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

徒夜侯欽正魯蘭卿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蘭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

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琊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

郎吳郡皋宏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黼孟

侯 太常桓郁仲思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

孫御史丞關內侯典公雅

丁鴻弟子

靳長陳畱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

茂 太常九江朱偃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邠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宏農

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欽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

夫濟陰曹會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畱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

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

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

《既書訂疑卷下》

卷

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

固伯堅 緩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

閻葵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

郊令景君三世傳業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洪氏隸釋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出或于李氏子前案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兒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號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愚案璜字平仲 平陵塗暉子真

塗暉弟子

河南桑欽以桑或作乘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

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

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

《既書訂疑卷下》

卷

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傅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暉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愚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於莽敢恥復道之故見猶不見矣亡于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畱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

晚書訂疑卷下

堯

但言習歐陽尙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攷也此舉蓋豫以例其餘耳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愚案此語

雖本後書然未確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

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

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

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

此語未盡確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愚案此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

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

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

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慎

但所見惟二十八篇斯爲至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暉是暉

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尙書必推本

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

本不應與安國有異至林所授者乃衛宏徐巡

晚書訂疑卷下

早

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值

肅宗特好古文尙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

同異選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

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暉以

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

盡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削除賈徽以致先後承

接失傳蓋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

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

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在伏生篇數之

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

晚書之偽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暉

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為削除且疑杜林為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韋昭杜預以前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為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

晚書訂疑卷下

望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蓋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乎竊意

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二十五篇之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

磐堅伯愚案仍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

以上皆非孔氏書愚案此語亦未確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冲 扶風蘇愉

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城曹彥

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真

晚書訂疑卷下

望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

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

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

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

達蓋已遂於梅賾獻尚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

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並

與二史之事未幾而聞有言其渺茫者故不得

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

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

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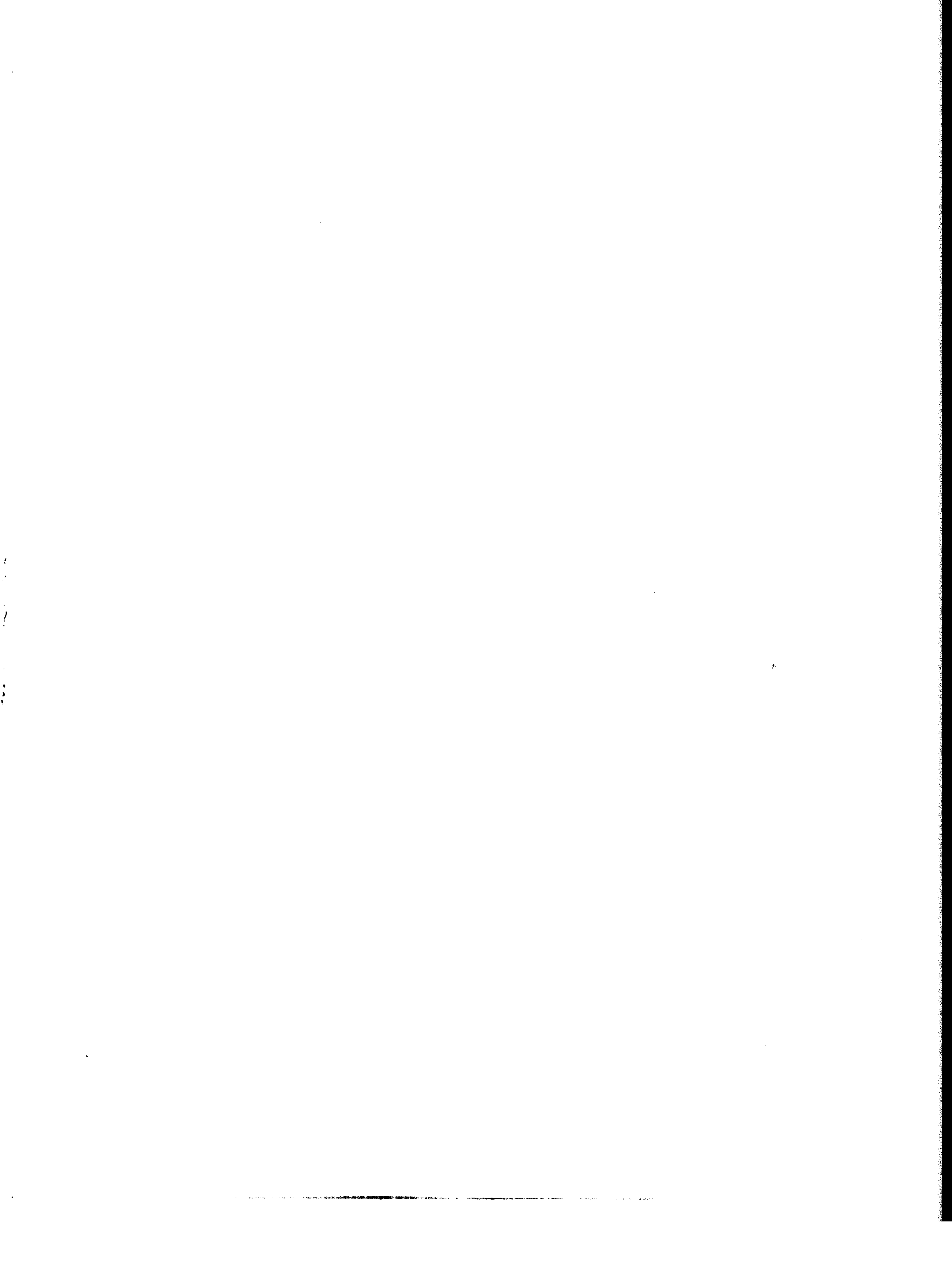
晚書訂疑卷下

晚書訂疑卷下

聖

268冊 180頁 113册 30

尚書攷辨



宋半塘通守尙書考辨敘

國家既開四庫全書館搜輯海內遺文綜古今別黑白而僞尙書經傳之疑于是論定勅撰書目提要以謂孔傳之依托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閻若璩作尙書疏證梅鷟尙書考異朱彝尊經義考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是其書雖以試士爲經文題目列令甲實灼然知爲非先王法言第依古人過而存之之指矣宋通守璣撰尙書考辨四卷一辨今文古文僞古文傳述原流二辨古文經字異同三辨僞經文排纂之本四辨諸語于春秋左國語禮記書序逸篇之與僞古文殊異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曰辭達而已矣又曰君子恥辭有枝葉治經如治獄然廣證據拘對簿也窮探發藏籍也善治獄者爰書成不增減獄辭一字不善治獄者加之鍛鍊周內焉宋明臆斷之論則莫須有三字獄也宋君生與閻君若璩同里同時而書之簡核過之近世治經家有二失一則千慮一失疑誤後學也前人爲尙書之學者朱文公知晚出古文之僞而信惟

尙書考辨 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精惟一之語爲道統之傳吳澄信真古文而刪若稽古卓陶閻若璩辨別是非而以秦誓白魚入舟之文爲僞宋君則無此弊故于秦誓云其真其僞皆無由詳知姑闕疑以俟考則與閻氏之顯然疑爲僞者較勝也一則詞費而言不雅馴也宋明人解經以語錄毛奇齡之說經雜以詼諧侮慢之詞胡渭禹貢錐指非注非疏屋下架屋如前世所譏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宋君之書括以四卷而經文僞經文諸書所引書詞及傳授考證淵原無不備焉後漢魯不傳不稱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宋君其深知古人說經之義者矣君字半塘安邑人乾隆戊辰年進士歷浙江常山鄞縣擢廣東南雄府通判攝澳門同知連州牧及潮陽令所至能剖結疑獄出冤抑雖貧不取羨餘躬理賑務有實惠亦如君之治經可法于世云子葆淳好古篤行舉孝廉有父風與予交廿餘年遇予于浙中出此書屬爲敘之如此嘉慶五年閏四月斗指己午二辰之月陽湖孫星衍撰

尚書攷辨卷第一

山右叢書初編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今文古文攷辨

尚書有今古文之辨辨者云今文真古文偽也曰否古文不偽有偽古文爾今書有古文無今文也然則何為今文曰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今文者伏生壁中書也然則伏書非口授者乎曰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云爾矣伏生既得壁經何庸口授者書傳序製術敬仲語而誤以為失其本經伏生則何至失其本經哉然則今書無今文何也曰伏孔二家非惟字體各別其經文亦有異今書乃唐衛包所改之今文非伏生之今文也伏生之今文晉永嘉已亡矣然則其偽奈何曰不偽古文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

尚書攷辨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之三十一篇是也其增多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秦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二十五篇與復出之舜典益稷二篇則偽古文是也書之遺疏豈不烈哉秦伏生掇拾于戎馬兵燹之餘為秦亂遺燭所不及然且殘闕脫謬又奉而孔壁繼起得以稍睹古書之完備乃不幸而值事未列學官然秘府藏之民間傳之則固未墜于地也何意新莽之末遭赤眉之亂中外並亡獨扶風杜林得漆書古文一卷則又僅存其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葉逸焉自時厥後東漢以訖西晉習古文書者惟此而已至東晉而忽有秦上者至蕭齊又補其所闕之舜典而五十八篇之書乃備蓋古文既逸今文亦亡而所謂偽書者始得以竊發其間東萊張新作百兩篇則有中古文以校其非而此時無有也夫

尚書攷辨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杜林以下衛宏包咸賈逵許慎服虔趙岐馬融盧植鄭元王肅章昭何晏孫毓杜預數百年之間堂堂諸大儒而皆未見此二十五篇之書者也至于劉歆曾檢校秘府古文而亦不見之至于司馬遷親問安國而亦不見之乃至于安國亦不見之且梅賾奏上古文晉書稱其傳自臧曹臧曹傳自梁柳梁柳為皇甫謐外弟謐曾從梁柳得其古文尚書而皇甫謐亦不見之且梁柳傳自蘇愉蘇愉傳自鄭冲而鄭冲亦不見之是尚可言哉獨未聞昔之疑之者乎雖自有宋吳才老訖今數十家矣皆當世卓識之士也若然不嫌于襲乎曰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二十五篇之偽彰彰也昔人言之而當襲之庸何傷如其不當雖師範雖弟子之從哉愚觀疑古文者多矣而考之或未確辨之或未析致近世又有專詆疑古文者之謬則亦疑古文者之謬也然則遂廢之何如曰何可也從來積重之勢難反彼夫秦燭方熾伏生之壁藏之也全書固無恙也迨其後二十九篇可得全書亦宜可得也然而卒亡其數十泉孔壁見矣學士手額而慶以完經可復睹也而僅增多其十有六然取此而急立學官令天下誦而習之安知其不流傳至今也乃適遭巫蠱而不克立又百十餘年而劉歆欲立之亟爭而卒不可泊新莽而諸學皆立矣承以赤眉之亂訖建武而並十六篇亦逸之矣夫以古帝王之遺文廢而復興而復廢其幸存者宜其兢兢護持之乃西晉而伏生之學失其傳焉至東晉而孔氏之學又參以偽書而莫之或辨也然使諸家並存猶得參互攷訂以正其謬謬乃自唐人取晚晉之偽書偽傳定為正義訖今日千數百年如衛氏之訓旨周氏之雜記賈氏之傳馬氏之訓盧氏之章句鄭氏之解王季之註皆湮沒無一存者其遺憾何可勝道哉今學者止知有此五十八篇之同為尚書而童而習之既莫識所由來若是進而曰偽也彼耳食者否則駭怒之否則嘲笑之故

入宋以來攻者雖多而從者卒少矧往聖遺言極見諸家之說者悉取
羅蒼葦于此此亦有訶護之者而不可磨滅已然則辨之將奈何曰書
者子所雅言者也學者所考信也其中傳會外錯或戾于本經或戾于
他經知其偽則不妨以偽存若以爲真而必求通之則固有難通者矣
烏可以勿辨也作尙書今古文考辨

今文尙書考辨

司馬氏遺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修其經藝及今上即位武帝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
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書自濟南伏生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漢安曰伏生名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
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
詔太常掌故施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尙書考辨

卷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
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
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勃孔安國雖陽賈嘉師古曰頗能言尙書事並史

又曰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遺錯往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
宜事以書稱說通鑑

劉氏歆曰漢興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施錯從
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師古曰時師傳讀而

已移太常博士書見

班氏固曰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傳四十一篇師古曰伏生

又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此書漢書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
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施錯往受之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亡不涉
尙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
弗能明定是後魯周勃雖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云師古曰

又曰孝文時天下亡治尙書者獨聞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遺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通鑑

荀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尙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
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徵伏生

尙書考辨

卷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年九十餘不能遺施錯往受之通鑑

敬攷此今文尙書之所自出也據諸漢史所載並云出于屋壁無口授
之事其云口授者始于衛敬仲而梅賾上僞序誤用其語爾師古曰

今文之目也師古曰今文之目也師古曰今文之目也師古曰

衛氏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
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師古曰

閻氏若璩曰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衛宏定古文官書序爲妄
伏生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歐陽夏侯

二家漢人列于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施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
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
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施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

以意屬讀之邪某曾身至濟南嶺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通邪附古今文疏

又曰胡渭生聰明告于馮氏駁衛宏序為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

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老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寧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

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固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為臆明曰漢人讀書

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

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

尚書攷辨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為指授有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邪附古今文疏

敬攷文帝求治尚書者非求尚書經文也故曰教錯謂教之以訓詁也

曰屬讀謂屬讀其章句也毛氏奇齡曰屬者句之屬而非口授之以經文也

天子勒之學官劉歆猶及見其朽折也而云失其本經者何哉

書傳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書梅賾所上古文書之傳

而以百篇之序為小學今不從又此序梅氏所上不可必知何人作也故不著名

閻氏若璩曰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女傳言之說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

不覺其于史文相背劉歆有言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

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曾口授云乎哉附古今文疏

敬攷伏生之好書也不避暴秦之烈而藏之漢興而亟求之不率而失

其軀半其僅存者必且保持而不肯一日去諸側也而乃于天子之詔

僅背文暗誦以相傳授乎蓋作此序者徒見衛敬仲有傳言敘錯語而

製用之乃遂妄增此語後之言口授者實本是而轉相剽襲爾

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附古今文疏

陸氏德明曰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附古今文疏

林氏之奇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附古今文疏

鄭氏樵曰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錯往受之附古今文疏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授又曰錯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

曉者以意屬成此載于史者又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又

曰世傳孔安國序言伏生口傳二十八篇附古今文疏

蔡氏沈曰伏生背文暗誦附古今文疏

尚書攷辨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詰諸篇為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

不然且今之盤詰諸篇乃孔壁本並非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

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為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

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之曲信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

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附古今文疏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也事伏生授見寬武時人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

帝時人 以太子中庶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

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山是尚

書攷辨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詰諸篇為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

不然且今之盤詰諸篇乃孔壁本並非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

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為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

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之曲信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

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附古今文疏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也事伏生授見寬武時人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

帝時人 以太子中庶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

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山是尚

書攷辨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詰諸篇為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

不然且今之盤詰諸篇乃孔壁本並非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

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為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

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之曲信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林傳

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誓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林傳

贊傳

敬攷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世通行天下用以決科射策流傳最廣其授受詳具于前後漢書不能殫述也獨是三家之學在當日家絃戶誦不減于今之蔡氏集傳豈意數百年人人傳習之物一旦至晉世而歛亡亂離兵燹之由不能不為斯文悼爾

隋書曰永嘉之亂晉懷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陸績

敬攷伏書與古文字體各別其經文異者近千字而至晉世則三家既亡故隋志經目新舊唐書藝文志諸目皆無其本即蔡邕石經隋初猶存後亦湮沒不可攷故宋王文憲欲求今文本不可得是今文遂亡也

尚書攷辨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其軼往往散見于他說情陸氏作釋文馬鄭所有異同悉著于篇獨以今文為多闕謬而不之別記令學者不得以參觀而互攷也

又攷伏生篇數或云二十九或云二十八其云二十八者堯典一合舜

皋陶謨二合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合高宗彤日七西伯

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

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

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

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云二十九者或以秦誓一篇當之

然秦誓後得非伏生所傳也近世宋氏謂其一篇為百篇之序差為近

理

劉氏向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

傳以教人劉氏引

劉氏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士傳

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

今秦誓篇是也七略見李善文選註

王氏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

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最巨

信毛氏高祖曰天下無各經所逸同矣一應以待人之得之者可謂解頤之始

馬氏融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

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雒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

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云云國語引秦誓云云孟子引秦誓云云孫

卿引秦誓云云禮記引秦誓云云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成

皆不傳此說據正義所引

尚書攷辨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康成曰民間得秦誓

趙氏岐曰今之尚書秦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秦誓同諸傳記引秦誓皆

古秦誓也孟子註隱文公我武惟揚節

房氏宏曰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漢史宣帝建安十四年

黃門侍郎房宏等說據正義所引未見所出

王氏肅曰秦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氏穎達曰史記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秦誓非伏生所傳而

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

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

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

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誓出後後

人加增此語正義

朱氏彝尊曰按今文尙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惟綠菽文志云經二十九篇後備遂以泰誓混入爾

敬攷泰誓非伏生所傳史遷必不以混入史遷雖從安國問古文而所載古文甚少獨于書序全載其文則伏書亦有百篇之序無疑也

孔氏頴達曰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敬攷劉向等所言今文泰誓也房宏等所說古文泰誓也今文一篇既不同出于伏生古文三篇亦不同出于安國宜無此理李顯集註尙書

尙書攷辨 卷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東晉初人有注于彼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而漢志古文尙書四十卷今不傳六篇泰誓即在其內則孔安國時古文泰誓三篇已有之不待宣帝時出也正義謂爾時重得之亦臆度之詞未必盡然也然房宏等所說實有其年其地其人其書且以漢人言漢事又未必盡妄而泰誓之詞多不雅馴先儒皆疑其偽又非孔壁所宜有向歆校經于今文酒誥召誥皆詳著其脫簡字數而于泰誓無聞焉則古文三篇即今文一篇也其真其偽皆無由詳知姑闕以俟攷焉

古文尙書攷辨

王氏肅曰子夏名騰以好經書傳學長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尙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

孔叢子曰陳餘謂子魚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

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齷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

書傳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氏師古曰家語云子夏畏秦法峻急藏尙書于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陳氏樸曰鮒勝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勝藏亦可也

尙書攷辨 卷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共始發之魯共不壞宅世尙不知有藏書在壁中即又安知藏書之人邪故史漢皆不言及若以二說較之則孔鮒爲優子夏嘗爲孝惠博士書果其所藏則漢興必急發之不待魯共矣惟孔鮒爲陳涉博士而與俱死陳下或爲時未久不及發取未可知也然鮒勝兄弟也鮒藏必知之故當以溫公之論爲得

尙書攷辨 卷一

司馬氏遷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于此矣

班氏固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七十篇

又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曰壁中云孝及時得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一說
孝法前三年丁亥徙王得徙二十七年漢則漢書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以
帝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初好治宮室季年好書而得古文
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舉書作孝法時三字爲是

尙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
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

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班志自謂此
所遺俱本之劉歆上略

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
尙書滋多于此矣遭巫蠱未列于學官補林

荀悅曰劉向與校經傳攷異同云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得古文
尙書得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

官漢紀河
平三年
袁氏宏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世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
闕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尙書多于伏生所傳十六篇今

作六
篇安國獻之初八年
攷攷諸漢史載古文所出之實如此至王肅注偽家語梅頤上偽尙書

皆與用其語于序前一往多謬孔說以用周時之古文字故謂之古
文尙字是且本禮若薛氏季直所注古文乃以隸字之
點畫寫古文即傳序所謂爲隸古定者非壁中原文也

王氏肅曰子國字少受尙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天漢後魯

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攷論古今文字課衆師
之義爲尙書傳五十八篇皆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

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

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皇帝之世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

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其有能言之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譏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爲其
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家語
後序

敬攷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距天漢尙二十八年今云天漢後始壞壁
豈不悖哉又據此則安國會受書于伏生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史記

稱安國早卒則六十之年已不可信即以年六十推之天漢間亦當卒
久矣是漢書武帝末一語已不無小誤而此尤誤之誤者也又孔衍一

書是時孔氏孫無名衍者晉
書林有孔衍元帝時人累百餘言而其于尙書徒以不記于別錄
之故然劉向別錄實具載孔書本末見正又曾以中古文校伏書之脫

簡異字班氏據之以載于漢志而攷集異同之說荀氏又據之以載于
漢紀然則衍亦何爲說謊至此其爲後人僞託可知也

書傳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

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庭王之誥合于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
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攷

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
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訖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王氏相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
法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驗偏旁

法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驗偏旁

更爲隸古哉于是遂遊其詞曰以所開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

周氏若璩曰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答其法曰太史試學僅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攷而後可識也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杜預時謂科斗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

又曰尙書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尙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詎漢興纒七年並故印冊一百七

敬考正義載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蓋周時作字以竹爲筆以漆爲墨故其形類科斗而漢世遂目爲科斗書理誠有之但孔壁古文獻之秘

府至成帝時猶存劉歆移博士書官古文書者尙尙尙能識之方且賴古文以校今文之脫誤又何至時人無能知者而反藉今文以攷之邪蓋秦雖以李程之篆隸易古文而古文不盡絕于世故自蕭何答法以來凡漢世之尙書御史史書令史等官無不識之者而云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人其可欺邪

朱氏弊尊曰司馬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于古文尙書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苟悅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攷異同于古文尙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或曰史記雖云至太初而訖然如尙書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于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于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尙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

敬攷文帝末年值甲申距武帝天漢四年甲申爲六十一年又六年庚寅爲征和二年若文帝甲申十五年已八十有二安國早卒矣安得有獻書事乎人皆習而不察爾

鄭氏敬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向嘗言之

110 441-702 975 Hb 6 A

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為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也云

遭巫蠱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

又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備

循表章六經未為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開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

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待東晉而後出哉此同書

閻氏若璩曰鄆萬言貞一與人論尙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

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廢之不報者乎此同書

敬攷史漢以下並無安國作傳事惟家語後序有之亦不云承詔為之

也蓋安國早卒獻書亦不及見况有承詔作傳之事乎即如所云承詔

矣又何敢不以聞邪夫巫蠱與安國無與也亦與經籍無與也縱國家

多故則何不待其事之息而獻之而乃豫設一不敢上聞之心誠何理

哉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氏舜時曰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

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

也此同書

閻氏若璩曰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尙書篇數

之見于兩漢者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尙書增多

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此同書

敬攷增多十六篇之說漢已來初無異詞漢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則

二十八篇合書序二十九篇增十六篇又增泰誓一篇一篇為一卷其

數正合與經二十九卷例亦相符惟自注有為五十七篇一語蓋曰為

有為之者也此安國得其篇因其簡秩繁重而分之如分盤庚為三分

康王之誥于顧命之類本無與多寡之數故以大字書四十六卷于上

而以細字注為五十七篇于下以今考之真古文見存三十一合泰誓

三篇為三十四又增十六篇為五十九共分出八篇為五十八後又亡

其一篇故五十七志見漢乃作偽書者偽增二十五篇復出五篇合五十

八篇而又故缺其一篇以求合前說然于五十七之小數則合矣而于

四十六卷增多十六篇之大數則殊多不合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四十六卷者謂傳序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

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

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

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其十

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此同書

敬攷漢志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而此云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一倒

移間而大不同古竹簡累重有分篇而無合卷惟其本四十六篇雖析

為五十七無害其為四十六也如孟子雖析為十四篇不害其為七篇也今本五十九而乃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張合為四十六豈有是哉禹皋二謨本二也而合為一顧命康王之誥

本一也而離為二獨以其序列序而分卷殊無義理况分序冠篇首之

說乃偽傳之妄作安國本無是邪漢志四十六卷百篇毛氏又依正義

此說于增多二十五篇除去太甲說命四篇又除去泰誓三篇此同書

又謂伊尹作成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太甲篇內又去一篇而

大禹謨附皋陶謨篇內又去一篇共去九篇為十六篇則支離愈甚矣

蓋一篇可謂之一卷而一卷不可謂之一篇惟九共本一篇而析為九

故謂之十六篇可也謂之二十四篇亦可也如孟子七篇亦可若咸有一

德本與太甲異序謂之一卷已不可況可謂之一篇乎

班氏固曰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漢名朝授膠東府生漢名唐生授清

河胡常少子常字為博士部刺史常授魏徐放放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

遂輝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漢名

敬攷西漢惟伏書立學盛行于世古文尙書其藏于祕府者既伏而未發而民間自一二授受外亦罕得觀其書故自武帝迄哀帝百有餘年而後劉歆始得而表章之傳也有幸有不幸詎不惜哉

班氏固曰漢興改秦之收大取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氏志漢文諸別錄七略以著于篇

又曰劉向以中古文即孔氏所獻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三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如宅編錄味谷之類雖不脫字數十亦由今文亡無以詳知耳並並文志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曰哀帝即位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傳問民間則魯國柏公毛詩趙國貫公膠東府生之遺學古文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詩二十八篇已闕不備復有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猶復廣立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更王傳

敬攷歆所欲立者其古文尙書也獨怪當時諸儒何故必欲阻排之蓋先入爲主而又少見多怪自古爲然矣然古文尙書之不盡傳初不係乎此也歆雖暫黜而旋爲國師古文雖暫掩而亦旋即立學奈表章未久而適丁變故何哉

班氏固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等皆貴顯王璜法柳仲博古文尙書者見前

又曰平時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網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傳

又曰元始三年平帝莽奏立樂經益博士每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律月令兵法史篇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字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王莽

敬攷平帝時王莽持政平帝所立即王莽所立也蓋莽少與劉歆同官雅重劉歆故歆所欲立學者莽皆爲立之乃甫立未幾何時流傳猶未廣也而長安板蕩赤眉雲擾迄世祖龍興而已半入灰燼矣豈非天哉范氏蔚宗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近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漢書

敬攷西京石渠之藏世祖未獲其後簡中興經籍皆數君所保持而興起者也而范陳鄭劉周易及春秋家也衛宏毛詩家也桓榮歐陽尙書家也傳古文尙書者惟杜林一人而已文官書是內府所存正伯山

傳本

袁氏宏曰杜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澗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氏父子善文章林從蒧受書漸漬內外為當世通儒林嘗得泰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于眾也猶握抱此經獨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于此邪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後漢書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尙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于地矣後漢書二十四年

范氏蔚宗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林少好學沈澗家既多書又外氏張蒧父子喜文采林從蒧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管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與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開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尙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困阨握持不離身出以示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

古文遂行

杜林

敬攷此乃東漢古文尙書之所由傳也馬貴與文獻通攷劉歆總纂

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卷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遺此語亦見

隋志而視此是謂致漢書漢紀外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華嚴後漢書謝沈後漢書山松後漢書司馬彪後漢書之類存亡不一此語不

知何是秘府之本已妻于兵火而民間之傳之者史惟稱伯山一人蓋

其書止有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又逸焉古文之危已甚矣

范氏蔚宗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後從大司空杜林

更受古文尙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

杜林

又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

受古文尙書于塗暉前漢書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

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尙書教授雖古為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永平

中明帝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郎對左右肅宗立帝降意備術特好古

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逵數

帝為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

同異遂集為三卷帝善之八年擢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尙書毛詩曰是四經遂行于世四經王莽時立學光武

又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京兆舉恂以備尙書教授融從其遊

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安帝拜為校書郎詔東觀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涿

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註尙書所著賦頌凡二十一篇馬融

又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

年熹平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尙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

尙書攷辨

卷一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願得將能書生二人

共詣東觀專心精研合尙書章句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

俗降在小學中與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宜置博士

立為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盧植

又曰鄭氏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

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凡所注尙書尙書大傳凡百餘

萬言鄭康成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

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杜林

敬攷賈逵自有傳授而馬鄭為東漢末人皆非若衛子徐生親受學于

杜伯山者也且鄭康成亦自有傳授而不必受于馬融者也乃范氏作

史總而言之謂為杜林所傳蓋其時諸家之書具存必親見其無所異

求其古文者新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又有弟子樊並
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傳林

王氏充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
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順成者帝下霸于吏吏常器事大

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論衡又

敬攷此乃所謂張霸偽尚書也與鄭註三十四篇逸書二十四篇家無
干涉何圖宋元以來諸大儒並為正義所誤習非之勝是也毛氏論此

張霸西漢東漢以假正義則正義原未
齊空實後霸也至謂此為杜林偽作更謬

毛氏奇齡曰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泰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
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東漢惟尹敏始受古文杜林與尹敏同
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况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

尚書攷辨 卷一

一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而並證之始為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有何足據古文尚

敬攷馬氏註與今文不同是古文也與古文不同則隋志所謂雜以今

文也漢世經籍分裂文字互異註家往往參訂文義取其優者用之如

康成註儀禮亦參用古文今文註內亟稱古文為某今文為某賈疏謂

其遂義強者從之其明微也若謂馬氏本泰書而不同古文則鄭氏亦

本泰書而不同于馬又何以解之夫泰書之不偽已略具于前說毛氏

必欲以梅賾所上者為真而于此無以解之因以為杜林偽作也不思

既偽作則必直十六篇亦偽作之而胡為仍闕邪毛氏又謂鄭註原有
十六篇至唐初又有

人去之而孔氏不知更比偽登未見是
武之際亡等語邪阮正義自知其謬至尹敏之傳漢史不言所自又

無著述見于後世烏知其真與不真哉豈有同時立朝而一偽一真不

相論辨者蓋亦思之漢書傳儒林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

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此傳序故序尹敏諸人于前而總列杜賈馬

鄭于後杜賈馬鄭正所謂師資所承也范史丁伯山盛推其傳古文

之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乃謂不入古文之列漢史已疑之無乃與

本意大相乖刺乎又據得之西州一語以斥其偽則杜氏家故多書又

從張竦受學攷漢紀則伯山得泰書在隗西州之前特隗西州時不肯

棄之袁宏在范氏之前范氏沿襲偶誤也夫作偽必須作偽之人樊並

之謀反姚方輿之以罪致戮此作偽之人也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

侯所不能友位列三公佐成中興之業並見而乃謬既誕譎張為幻上

欺天子下欺後學有是理乎聞胡臚明管與毛氏辨有曰泰書不過以

泰寫古文爾古文不偽何以知泰書為偽愚嘗攷之漢史闕臺秘藏並

用泰書孔壁科斗正以泰書得名者此不偽而彼偽無兩是之道也

又攷真古文增多十六篇亡于建武之際不亡于永嘉之亂攷諸清志

釋文正義皆云馬鄭僅二十九篇即三十一即馬鄭亦自云逸十六篇絕

尚書攷辨 卷一

一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師說云建武之際亡皆信而有徵者閻氏疏證古文攷最嚴持論

最精惟謂逸十六篇亡于永嘉則少誤馬明言絕無師說是并經文亦

無傳授也若謂經文見存但無訓傳之師則前乎馬者衛宏賈逵皆嘗

作古文訓矣即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受之楊倫習古文尚

書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若十六篇經文具在何至絕無授受邪則

馬所云絕無師說者謂經文而非謂訓傳也又明矣鄭明言建武之際

亡非弟謂武成一篇也若弟以武成一篇亡于建武則咸有一德亦在

十六篇之內鄭亦曰今亡何以解之至謂亡字疑誤是欲改古人之書

以就己說也烏乎可

陳氏壽曰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鄭康成曰禮古同天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

各有乖異洪範言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

言之肅義為長三國志高貴

又曰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明之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

為尚書解及譏定父明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晉書曰董景道字文博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

書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禘詩皆精究大義

唐太宗

敬攷東漢之以古文明者若彼降自魏晉以來國學所誦儒林所習非

賈則馬與鄭其見聞授受初亦不過如此兩漢儒學最盛故記載特詳

亦罕有亦罕有亦罕有亦罕有亦罕有

晉書曰元帝時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

鄭氏博士各一人共九人在太學

尚書攷辨 卷一

二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

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傳功通引此作晉世今本隋志皆作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

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真始得安國之

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與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

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

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右段前已引述二

志敬攷晉書不載梅賾奏孔書事其事之顛末莫隋志爲詳閱晉細釋其

詞而知其僞之不可揜也觀其歷叙前古而曰非孔舊本曰絕無師說

曰今無有傳者曰永嘉之亂並亡曰又多乖戾當羣籍燹滅之後正江

左播遷之餘而後曰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前此何寂無聞也

毛氏奇齡曰晉世秘府所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經文內府尚存

今無有傳者謂但無傳注之人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古文尚書

閻氏若璣曰秘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僞譌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僞

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

秘書較之非是遂下張霸于吏若元帝時秘府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

傳何難立窮其僞哉惟秘府既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凡傳記所引

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

率依于理又非復張霸僞書之比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

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真孔壁復出哉

敬攷毛氏欲爲梅賾釋寃而寃誣隋志也實甚隋志明云無傳而必

欲證之爲傳人知其謬也且古文傳註六朝作者不一而足

尚書攷辨 卷一

二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文解字注四書古文經傳注三卷漢書藝文志十一卷梁武帝大業二十

十卷梁大業二十卷劉向傳述二十卷劉歆傳述二十卷賈逵傳述十八卷

而曰今無有傳者所謂今乃何時也若以經文而論不但晉世有存即

至今日豈曾盡亡但建武後已無完本司馬世安有全書隋志叙此于

永嘉之亂之前則其無傳或當在永嘉之際未可知也要之晉世即有

傳于秘府亦不過與馬鄭同有斷然者傳功通作晉世今本隋志有傳

句隋志引晉書也所謂秘府以而漢代所謂今本隋志有傳

考矣不可至謂梅賾所上非經文則又不然孔書經傳不分經文即在傳

文之內言傳則經可知矣况參以正義所引晉書語則經文亦實梅氏

所奏上邪夫晉世秘府之有傳無傳梅賾所上之爲經爲傳且置勿論

但前乎梅氏者名流輩出上稽諸朝下求諸野有一人之見此增多書

者誰歟典籍俱存歷歷可考而謂非僞爲者乎

論語集解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孔曰即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
誓其辭若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親則誅之管蔡是也仁
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鄭
何晏等所纂

朱氏舜尊曰傳文之可疑者謂安國嘗注論語矣予小子履注云云
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注云云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歟漢

閻氏若璩曰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安國親得古文二
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過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日出
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
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
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
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

尚書攷辨 卷一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誥或曰與湯誥不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于
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
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
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
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
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
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
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于裨離子產滅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
覲陳陳之于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
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故
十九

敬攷從來言古文書者莫不藉口于安國而由二注觀之則安國實未
見增多之篇者也使其見今湯誥則何爲復引墨子之湯誓其見今泰

誓則何爲復以管蔡注周親以微箕注仁人梅氏奏孔傳時有以此詰
之者不知其何所置喙也

毛氏奇齡曰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
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
引湯誓辭古文
書詞

敬攷毛氏遇此等無可解釋處輒以當時令甲解之未聞漢世禁人引
用古文書者通辭也

班氏固曰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選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傳林

朱氏舜尊曰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
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懋黎文于周本紀載
收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

尚書攷辨 卷一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
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若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
未嘗載其片語惟于湯誥載其辭百三是則湯誥之真古文也又于泰誓
載其辭七十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
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考
敬攷今之湯誥泰誓子圖尙未之見子長又烏從得之邪但史記成本
紀猶有引湯征五十三字其辭古奧與湯誓相類必亦十六篇之外殘
闕逸文從安國問而得之者惜于增多十六篇未能全載爾

班氏固曰書曰先其算命又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
尹祀于先王誕資有收方明又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代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
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身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燹于周廟翌日癸亥祀

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賜王命作策豐刑又曰丙午逮師引劉三統術

孔氏穎達曰劉歆作三統術引書云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博也正論

敬攷劉子駿之于古文尙書可謂信之篤好之深者矣而著作行世凡所徵引無不與今書迥異蓋劉所引者西漢祕府之官書孔氏所獻也

今所行者東晉民間之私書梅氏所上也

范氏蔚宗曰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光武時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

又曰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

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又曰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安帝時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

書定五經于白虎觀登于其時習古文尙書而遂以授仲理講授于大

尙書攷辨 卷一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澤中弟子至于餘人

又曰孫期字仲濟濟陰成武人也安帝時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林並傳

又曰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安帝時人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尙書周並傳

又曰張楷字公超張子超通古文尙書門徒常百人張非作百兩

又曰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靈時人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陶明

謝氏承曰孔喬字子松宛人也安帝時人學古文尙書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少修操行學古文尙書並傳

司馬氏彪曰度尙字博平山陽通京氏易古文尙書並傳

敬攷古文尙書之在東漢也與西漢大異西漢則祕府所藏外人莫得

而觀而民間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

受動至于餘人是徧宇內皆古文書矣其尹敏以下不著傳授所由及

無所著述者無論已他如周防受之蓋豫然豫于前後漢並不知名防

所著雜記與劉陶之中文唐初諸書目已無其本又何以攷其所傳之

完缺邪由其可攷者推其不可攷者自東觀下至民間無非伯山之學

也則蓋豫輩又安得有完本私相嬗授而無人見之也乎

范氏蔚宗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元和二年

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遂拜僖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氏彞尊曰壁中古文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備具恩禮僖家既有

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予講論之頃一進之

至尊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于博士所傳之

篇目是僖亦未親增多之古文也並傳

敬攷孔僖嘗校書東觀者也使東觀所貯與僖家少有差池僖必且上

奏天子出其家書以正其譌謬矣而賈逵與之同司校讎厥後馬融于

永初中興校書十年之久僖家有其書則必上之祕府祕府有其書則

買馬必能見之其固然也奈何賈馬之註僅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豈非

僖家所修亦止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蓋亡新敗後承以赤眉劉永公孫

述隗囂張步等相繼蠶起學士不失其業者尠矣而渤海魯郡正董憲

所虎踞之區當是時關里荆棘自餘可知也 孔氏之孫遁走四方

雖其家有臨淮故業度亦必卽于淪沒而逃亡者

未必能于流離之頃兢兢抱持如伯山之篤也暨承平之後有繼起者亦惟取當世通行之本踵而修之已爾由是言之孔氏之世業即伯山之黍書而伯山之黍書即安國之壁經但不幸而亡逸其半非有二也許氏慎曰其傳所謂說文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慎漢安帝時人說文序

朱氏彛尊曰孔氏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見之其撰五經同異于彛尊謂千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說也一云古文尙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尙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黍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心集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毛氏奇齡曰或曰說文序云云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眩子文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邪又有引賈逵說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不知此正賈逵黍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衛宏也而慎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此慎于中語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黍書非壁經也敬攷許叔重所稱五經無雙者也乃于書選擇而取孔氏而所取者杜林之黍書也夫黍書即壁經前已辨之詳矣毛序但欲伸其私說不得

不誣黍書爲僞而說文亦誣爲僞爾

孔氏穎達曰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異也服虔漢魯人

預魯人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尚書

鄭氏預曰古文書大可疑趙岐漢相人杜預章昭三國時吳人鄭康成馬融服虔

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非

朱氏彛尊曰趙岐註孟子高誘漢末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過孔氏增多篇內

文皆曰逸書漢書

毛氏奇齡曰案徐仲傳是齊尙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

故趙岐注孟子鄭康成注禮記章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尙

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

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出此者即

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尙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故宋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洪邁曰孔安國尙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輒注爲逸書以是也古文尙書

敬攷西河氏命申森嚴之說實本于此然古文當漢哀帝時曾立學後

漢雖不復立而曾詔高才生受之一時大儒莫不好古文而壞今文雖

古稱逸書有不盡爲亡書者然必著篇名如漢書王莽傳引且諸家傳

註不惟不知篇目而其爲說無不與古文書相左者如注亂其紀綱其

爲未見無疑也

朱氏彛尊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

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聖

敬攷譙周治尙書兼通諸經凡所撰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一時

稱博學焉而據此則周所見亦黍書本爾

陸氏德明曰王肅亦註今文肅注亦當古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古

文而祕之乎釋文

孔氏穎達曰至魏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

又曰賈逵服虔孫西晉初為豫州刺史杜預皆不見古文以左傳所引夏書曰惟為

逸書解為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註尚書其言多是孔氏疑

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左傳正義朱氏蔡尊曰攷陸氏釋文所引王註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陸氏集

敬攷王肅注十卷高貴鄉公時已立學官其經字與馬鄭互有異而篇數則同蓋亦本泰書者也肅意極不喜鄭學使其獲見孔傳則必表章之據以詆鄭何故秘之邪若謂解與古文相類乃偽傳竊王注非王竊偽傳也王注先行而偽傳後出也且其解有與古文大不類者肅嘗註

尚書攷辨 卷一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家語矣其于亂其紀綱則直曰謂夏桀見正左傳王註不傳而家語見存乃與正義所傳並不符合肅謬邪穎達謬邪又烏從而辨之

孔氏穎達曰昔書云昔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唐太宗曰晉書今本無此語陳氏所載毛氏高祖曰十八家書亦有之亦應度之辭

朱氏蔡尊曰鄭沖在高貴鄉公之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講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頤何晏共集論語訓詁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以

敬攷古史不傳者多正義所傳必非無據既曰沖蘇愉必嘗授蘇愉也然其所授乃人所共見之古文非人所不經見之古文也高貴鄉公與博士講論曰若梅古一傳賈馬王之說一稱鄭說皆古文也意沖所授亦復如是不然使其果得五十八篇之孔傳胡有不進于至尊不視諸同列不用之訓注而私以授諸微末者邪

孔氏穎達曰昔書皇甫謐傳云證從姑子外弟梁柳遂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證傳力舉此尚書正義

朱氏蔡尊曰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壽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

尚書攷辨 卷一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證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有

敬攷世紀之說與古文不合者甚多其最甚者如伊訓篇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以為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世紀則述馬遷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之語夫史記之可信不如尚書也明甚士安豈不知之乃舍經語大典而用傳記小說則其未見此經決矣正義以此皆其疏詎不繆哉世有疑偽書為士安所作者愚以為不然且士安淡泊高遠必不為此曖昧欺人之計攷梁柳少為士安安明當其作郡時士安亦不為之禮則其人可知矣意是時即稍萌芽之聞

若以伊訓太甲較康誥大誥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又曰孔書伊訓不切放
桐復寤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可
通用若真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而悉有典要真偽如天壤懸絕諸
傳獨孟子最古七篇中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與二十
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真又如大學引康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孔書
所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凡研究是經通知文體者莫不井井心目韓昌黎所謂昭昭然白黑分
者孰謂文辭不足以辨真偽哉

朱子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以論難易古人
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
之命者疑盤詰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令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
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
朝廷詞臣所爲者
蔡氏沈曰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
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又括蒼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澁
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也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
艱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閒多
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

官所撰撰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爾

閻氏若璩曰尙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爲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畢命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于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使
復難曉尙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
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于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盤庚以
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于武丁成湯之際者易曉而出于平王之東
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于成王崩康王之誥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
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尙得謂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
出于成王君陳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
遂同爲易曉尙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潤色之雅詞大禹謨較之皋陶謨仲虺之誥湯誥較之周書八誥無逸
立政訓體也而較之伊訓太甲文侯之命命體也而較之說命畢命胤
征較甘誓秦誓較湯誓收誓其相去不啻天淵胡難者專在彼而易者
專在此也故凡諸尙書皆詞臣記錄實語悉爲實語潤色悉有潤色前
說其不然矣

閻氏若璩曰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
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秦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
篇則因禮記左傳孟子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
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
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品以
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閒去康成未遠而
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

說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也此其避
難就易雖自出矛盾而有所不恤也疏證

又曰凡晚出之古文所為精誼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
遂謂其自作此語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
者苟反其皮而觀之然後知此日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
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
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
蓋三百篇現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詩也何
梅氏二十五篇出向章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為逸書者
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豈左氏于數百載
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邪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為

尙書攷辨 卷一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重取左氏以為料規摹左氏以為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邪疏證

又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
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為逸書皆
全全登載無一或漏亦與左氏相等疏證

又曰古偽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擬某古文和古
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為真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
篇東坡和陶偶并和其韻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為真陶詩竊謂白居易
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為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處亦
幾亂真安知不更以為二十五篇之偽乎

又曰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
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效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質
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為骨然已足大亂真疏證

十二

敢攷從來疑古文者多矣而人卒莫肯質言其偽雖慎重之意宜爾亦
其中有格言不忍割愛爾而不知其精誼之語皆他書傳所有也蓋作
偽書者其真古文則鄭沖所傳乃取馬鄭王本而參用之者也其偽古
文則雜采論語孟子墨子荀子大小戴禮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所
引逸書文而悉收而彙之補集以成章十居其八九焉馬融之疑泰誓
也有曰吾見書傳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作者監諸此取材既
富且以別執詰難者之口誠計之得也今誠悉去其已見他書之句則
其所存正自無幾而亦不復可愛惜矣謹區分真古文偽古文各從其
卷而稽其異同並疏其可疑者如左

尙書攷辨 卷一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尙書攷辨卷一終

尙書攷辨卷第一

真古文尙書三十一篇攷辨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六王縱橫百子紛紜世之言六
 藝者原遠而流益分戶持一編罔知折衷燔經之禍于斯兆焉矣秦龍
 漢馬滅不遂滅與不遂與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書則
 今古文爭焉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夫子刪述纂修皆有定本孔氏子孫
 克世守之古文書雖後顯而逾今文也遠甚其藏秦博士之業不如宣
 聖家學之的也其出廿八篇之得不如闕里故宅之完也其文程獄吏
 之隸不如科斗舊書之古也其義歐陽夏侯之學不如臨淮世業之長
 也故子政校其脫誤子駿譬其朽折康成疾其蔽冒元明譏其闕繆既
 盛終熄職是由乎若古文則通備大師莫不敦說焉或視問安國而入
 尙書攷辨 卷一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編或陳發祕府以讓博士或握持于流離兵亂之頃或授受于絕學
 將隊之餘賈班校書東觀稱其讀應爾雅爾雅古文讀應爾雅叔重博采通
 人取其字入說文盧涿郡以其近實欲刊正石經鄭北海溯厥先師頗
 竊比于二三君子然而東里之舊藏已盡西州之泰書僅傳布流既廣
 舛譌亦滋說文之僂特多奇字馬鄭所注問雜今文延至子邕時亦更
 互最後鄭冲所授梅氏資以作僞而三十一篇別故真也書之初出屋
 壁也體存科斗甄豐衛宏皆管校定後人傳書漸加規折則隸古名焉
隸古謂以隸字之體書古文之形體或謂以隸章所奏實作此體唐隸古者非成册一行隸書一行古文者亦非
 天寶詔從今文更定出于衛包天寶三載包時人既樂其約易莫肯溯
 厥本初科斗原文不可視矣隸古之本亦間存焉嗚呼文字遷革猶爲
 末務真雁錯出誰與盤別用做先備遺意恭梓衆家之說別真于僞俾
 讀者識其彝古知非後人所能仿佛也傳聞異辭莫不畢著訓詁乖隔

未暇是正云

虞書師氏李宜書古文調作於書

敬攷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是今文以堯典爲唐
 書也陳氏書三編志陸遜傳陸抗上疏有曰而虞書夏書不知其分畫
 何所說文併堯典臯謨皆曰虞書凡二十三引堯典臯謨皆傳之誤解禹
 貢甘誓皆曰夏書凡十三引禹貢亦傳之誤梅氏所上分禹貢前爲
 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豈鄭冲之傳邪馬鄭王本自堯典至胤征
 統名爲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事相連故不分也見許杜元凱注左傳二
 十七曰尙書虞夏書所見卽此爾夫甘誓後專紀夏事而連虞言之于
 義無所取胡明從之非是顧寧人謂堯典亦夏書則典謨專言虞事
 而目爲夏書又覺未安顧說亦非也左傳傳二十七年引書臯謨以書
 夏書思身爲所引非堯謨亦亦爲是虞書字之誤也林少穎本正義之說而以虞史夏史分虞夏
 尙書攷辨 卷二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夫堯典篇末紀舜陟方乃死亦夏史所錄也此說亦未盡合而典謨
 之當爲虞書則斷不可易茲仍舊題實本說文真同則從其最先者爾
爾雅書夏書等分題各篇之下隸氏傳
 又攷科斗書者周時之古文字正義謂形多頭尾細狀腹圍圓似水
 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是也蓋古用竹筆點黍而作字故其形狀然爾尙
 書孔壁所發祕府所貯向款所校杜衛所傳下逮陸植所學皆科斗本
 也而晉梅氏所上則爲隸古且云安國所定攷諸漢人安國不聞有定
 隸古之說也科斗書頗難作故馬鄭王本皆已變隸陸氏釋文以三家
 爲今文爲是也隸古之書不知所起意魏晉儒者始有以隸定古者而
 鄭冲傳授如此邪自唐改今文而傳者亦稀王伯厚曰唐孝明寫以今
 字隸其舊本咸平二年孫爽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
 不傳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宋家又曰呂大

6 B 10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思職舜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大傳作帝曰兪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史記徐注曰
始作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大傳作汝作士五刑
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本傳夏寇賊姦大傳汝作士五刑
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考今文宅謂夷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
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斨暨伯與帝曰兪
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正義曰帝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史記作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尙書攷辨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作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后百獸率舞說文帝曰龍朕與說殄行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
亮天功三載考大傳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
正義曰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右堯典一節計一
敬攷今文當永嘉之亂而亡傳注之中略有可識大傳殘闕散佚傳注
中亦多采用太史公問古文說而未見古文字班氏固曰多古文說
本今文字而多操變其辭同馬氏貞曰太史公博探經記而為此史
故不妨有所點竄或據此則孔安國定古文時亦有所增減大非故篇中顯為史公所更易者概不收
取如敬順昊天說文說文字多與隸古同時亦異焉馬鄭王注古文而
間用今文釋文及正義所有畢收而著之聊廣異聞不無疎漏爾吳氏
及因事紀聞朱氏因面廣之然猶多未備今復博收以附益之云又經

典流傳久必有謬但須有據乃可訂正臆為之說恐失本意至王文獻
動輒更張其作書疑遷移殆遍殊非慎重之道概從簡略懼滋紛紜也
又攷堯典一篇不但伏壁未分孔壁亦未分也梅氏所上始分之猶可
合也蕭齊又益以二十八字而一分不可復合矣然當時猶未或信也
至隋人表章之唐人疏解之遂一成一而不可易然誠者未始不知其謬
也蓋堯典本取篇首字以名篇非僅為堯作典如史記之本紀然雖曰
堯典實亦舜典也古書名多取篇首字如皋陶謨禹貢之類又如
帝中子如洪今合為一以復舊觀其文事之本相連屬萬萬不能殊離
則有目共覩爾

尙書攷辨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若稽古吳氏曰古文無此四字皋陶曰九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
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勳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
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離咎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
都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五篇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說文驅而義彰厥有常吉
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
又在官百僚文曰師師百工惟時撫說文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前漢書
逸玉篇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
有傳文曰馬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
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說文哉政事
懋邦氏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本傳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
有知思曰張子曰贊贊襄哉以此上為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

呼石經於石經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背絕遠汝分猷石經念以相從
各設石經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躬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石經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與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熾怠懋石經建大命今

予石經其敷心腹腎腸石經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非爾衆爾無共

怒協比諛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石經

于朕邦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石經爾謂石經朕曷震石經

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

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由暨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責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尙皆隱石經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尙書攷辨 卷二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實生

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石經二百有八十有三

敬攷盤庚本一篇也紀事紀言相間成文而意脉亦相貫今文之合是

也梅氏所上分而爲三攷諸正義則馬鄭王咸已分之三氏本諸泰書

泰書本諸孔壁則安國當已分之不始梅氏也夫三篇各有原起各有

結束分之亦自不悖與舜典益稷不同日而論矣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史記

字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史記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天既孚史記命正厥德乃日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庸典

祀無豐于昵史記宗彤日一篇計八十有二

西伯戡黎史記一注爾雅作堪見釋詁大傳本作成并史記作凱徐注曰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
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厥史記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史記今王其如台王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史記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
之既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史記一百有二十四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史記

同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史記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

舟航史記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于荒史記今爾無指史記

告予爾降史記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

尙書攷辨 卷二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醜于酒乃罔畏畏其壽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史記神祇之犧牲

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史記飲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辯

罔詔爾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收史記爾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我舊云刻史記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史記人自獻于先王我

不顧行遜史記百有三十一篇計二

周書

牧史記文作場五篇古文

時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史記右秉白

旄以麾曰迷史記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豳微盧史記彭濮人稱史記

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史記昏棄厥史記

字遺王漢書文考曰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前漢書作逋逃多罪

夫卿士俛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

夫子尚桓桓說文作桓桓如虎如貔說文作貔如熊如羆說文作羆于商郊弗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石鼓文有戮百有四十有五石鼓文有百有四十有五

敬攷左傳三舉洪範文皆稱商書見文四年成說文四舉洪範文亦皆

稱商書見字彙經文曰十有三祀夫周曰年周書不當稱祀此其

果商書與而馬鄭等皆以為周書梅氏所上因之考洪範雖箕子之言

實主武王而作也且其事當收誓之後而其篇亦當次收誓之下姑仍

尚書攷辨 卷一 十五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周書舊弟以俟攷

惟十有三祀王詰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史記作於乎前漢書 箕子惟天陰隲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攷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說文作墮

伊石鼓文洪範攷辨 水汨石鼓文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臾史記洪範九疇史記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攷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石

睿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大傳作哲本傳作哲本傳聽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

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空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日師四五紀一

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石鼓文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朱氏考

于極不罹大傳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攷好德汝則錫之福時

人既富方穀汝非能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史記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無有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

遵王之義無有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

之路無之史記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偏無石鼓文

尚書攷辨 卷一 十六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史記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史記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史記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史記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石鼓文三德

一日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史記友柔克沈潛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石鼓文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石鼓文曰貞曰悔石鼓文凡七卜五占石鼓文

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石鼓文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

用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史記作與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章著庶說文作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

時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大傳

史記作舒恒煥若曰急恒寒若曰蒙大傳作蒙恒風若曰王省史記作省

漢志同惟歲卿士惟月帥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右洪範一節計一

金縢薛本作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說文作不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史記卜周公曰未可

尙書攷辨 卷二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史記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而周公立焉植

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史記遊厲虐疾若

爾三王是有丕史記作負崇史記作曰尙書玉郊謂爲負考碑文及正錄郊謂曰不

用爾承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

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攸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史記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

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

龜一習吉啓筮見書乃井史記作是吉公曰體史記作王其罔害予

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史記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

縢之匱中王翼史記日乃瘞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

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史記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諂史記

傳作公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大傳作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作死史記自以爲功代武

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史記公命我勿敢言王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傳文曰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石金縢百有七十有六言

大誥薛本作王若曰猷大誥釋文曰馬本大誥欲誅王也同見王誥前說書

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釋文曰馬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敷貨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

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說文作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殷小腆誕敢紀其

尙書攷辨 卷二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茲今曩日民獻史記

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

伐殷迪播臣爾庶邦君越庶事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茲繇寡哀

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

御事綏予曰無忘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

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爾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忠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業忱辭其考我

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勳忠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

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正義曰定本云矧肯構有弗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復棄基正義曰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

必有所受且于義亦通必非妄以重而增之也正義曰非肆予曷敢不越叩

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那惟大眼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

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厥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下敢弗于從率

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但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右大誥

六百有九右大誥

康誥詳本作

惟三月哉生魄文作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昆士于周周公成勳文曰一本乃洪大誥治蘇氏賦

尙書攷辨 卷二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先儒多從其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周書紀

一俊字荀子引謂曰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釐戎

殷誕受厥命厥越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

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繇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

于荀子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惻隱乃身敬哉天畏注郭

見釋話 業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

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左氏作茂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

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敕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日本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懋和

若有疾惟民其舉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

人非汝封又曰蘇傳曰又曰刑則人無或刑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司師

蔽殷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邁日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

刑罰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邁日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

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子貨醫孟子不其死孟子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友兄弟不共

弟罪不相及見昭二十年正義曰此誥言康誥曰直引康

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

尙書攷辨 卷二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懼荀子王曰封爽惟

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

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

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曰大亦

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

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右康誥一十有八言

酒誥詳本作

王詳文曰本正義曰王本以文也三言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而有三言三言賦大小夏侯也是今文亦有此字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鄭注周禮作見詳氏有事無釅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蕤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蕤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羞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梨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股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股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集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政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

尙書攷辨 卷二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耐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誣惟厥縱淫釋文曰又作逸亦作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股國滅無維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股罔愛于股惟逸天非虐惟民自迷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股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茲股厥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厥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矧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作拘文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股之迪諸臣惟工乃瀆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誥勿辯乃司民瀆于酒石西語一錄計六有六十有二

敬攷劉向以古文校今文此篇與召誥皆有脫簡者也三家之本絕無

以知所脫爲何簡無以知所脫之簡加增與否惟大傳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而王伯厚以爲脫簡之文見漢書文考然此乃伏生所舉非三家脫簡也楊子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豈當時知酒誥有脫簡空其中段而後人不得其辭隨又合之邪

梓大傳作梓梓文梓梓本梓日本亦作梓梓梓梓本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茲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敗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論衡作人自王開也今文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說文作屬本同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爲厥驅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說文作塗本同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堊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尙書攷辨 卷二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釋文曰馬本作用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于肆王惟德用和擇釋文曰先後迷民用擇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石西語一錄計二有五十有四

召誥召本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

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休亦無疆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癡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
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說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願畏于民說文王
宋簡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剛皇天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唐御事節性惟日其進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嗚呼論衡作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尙書攷辨 卷一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
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禮文曰字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
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右召誥一節
計七百有三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庸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予齊百工倕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
祀惟命曰汝受命篤躬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儒子其朋儒子其
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前漢書作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
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予
無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儒子頌說文作
字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業民彝汝乃是不德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
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傳多之烈奉答大傳天命和恒四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動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近衛不迷文武勳教予冲子夙夜誌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
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

尙書攷辨 卷一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
歎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備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
多子越御事爲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誌
殷乃而寧予以鉅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
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八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右洛誥一篇計七
百有六十有六
多士誥本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

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釋文曰此本作或正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
釋文曰此本作或正 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沃釋文曰又作倫焉 有辭惟時天罔念爾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惟祀亦惟天
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
曰其有聽念于先生勤家誕淫厥沃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爾王若曰爾殷多士
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石經
釋文曰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尙書攷辨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
肆矜論衡作火燭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石經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
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石經 予惟四方罔攸
寶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
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營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
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石經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
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石經 五百有七十計
無大傳作母因逸 逸石經 則知小人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石經 之艱難乃逸石經 則知小人
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石經 則知小人
諛石經 既誕石經 否石經 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嚴釋文曰 恭寅畏天命自度石經 治石經 民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
史記 亮論語 陰論語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
史記 不致荒寧嘉靖史記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恐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史記 五年國事 紀開曰高宗百年石經 考亦云然漢五行志謂向傳
五十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文王
釋文曰 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石經 文王不敢盤石經
釋文曰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地語 之供地語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尙書攷辨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石經 以萬民惟
正之供田惟正之其見谷永傳 無皇石經 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爾于酒德哉周公曰嗚
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譖張爲幻此厥不聽石經
釋文曰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石經 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石經 自
釋文曰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舍怒此厥不聽人乃石經 或譖
釋文曰 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亂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殺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石經 監于
君石經 既誕石經 否石經 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

周公若曰君爽弗弔天降喪于殷既降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石經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漢書

見傳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退佚漢書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隄漢書

見傳乃其漢書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釋文曰惟寧王德延天

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股故殷禮

陟配天多歷年所天維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何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

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股有股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尙書攷辨 卷二 一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劓申勸今傳十國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夭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發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釋文曰聞于上帝惟時受有股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釋文曰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位

誕無我責收罔勸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

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報告君乃獻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勸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

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

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業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石經百有八

多方釋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獻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有夏誕厥逸不肯厥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曰乃爾

攸阻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聽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暨

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說文之民叨釋文曰日欽

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

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肯惟

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庶乃

尙書攷辨 卷二 一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

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股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爾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

逸圖厥政不獨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

鄭本之子孫釋文曰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爾厥願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畀股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

惠王罔天之命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爾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刑殄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傳大

作厥因事小大多正作大傳爾罔不克泉釋文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說文作吝于凶德亦則以穆

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敗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

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維遜爾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

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石多方一節計七

立政辭本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說文常任準

石經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額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尙書攷辨 卷二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乃事宅乃收宅乃準石經惟后矣石經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蓋上帝之耿命乃

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說文惟差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仲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說文見三有俊石經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收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大都小伯石經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石經厥宅石經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石經丕丕基石經嗚呼備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俛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自一語

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石經人之微

說文言咸告備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說文之克由一作釋之

茲乃俾父國則罔有立政用檢說文人不訓于石經德是罔

顯在石經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說文家今文

子文孫備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隄禹之迹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說文文王之耿石經光以揚武王之烈

大傳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石經有六十有九

爾命辭本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說文甲子王乃洮頰說文水相被冤服說文

尙書攷辨 卷二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玉几乃同召太保與兩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奠薦陳教則肆不違用克達石經殷集石經大命在後之侗

說文敬迓天威爾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劄冒貢于非幾石經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說文崩太保命仲桓兩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黼履石經綴衣石經南嚮敷說文重篋說文席說文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玉經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

嚮敷重符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說文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簾之舞衣大貝鼈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大格本作格見周禮註在賓階面綴註周禮格在阼階而先

格在左塾之前次格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恭釋文曰馬

人冕執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說文立于側階王麻

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

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

几道揚末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

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忘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

祭三咤釋文曰馬作察說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監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乘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尙書攷辨 卷二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苜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漢書

寮命命有五十有九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康王之誥本傳康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劍

王若曰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劍

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爾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

反喪服正說曰伏生以此篇合于命命其為一篇馬鄭王本自篇題命以

有七 百有三十

敬致二篇文事連屬伏生之合其最得乎但書序已分為二然如舊所

分則諸侯出廟門侯語勢未已且高祖以上皆終廟命之事王若曰以

下始專為康王之誥爾以文論之則無壞我高祖寡命可以別住王若

曰可以別起孔氏謂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則

出入異篇抑又何邪要當以伏生不分為正必欲分之則馬鄭王三家

差優信古非好異也

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官大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

刑以詰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黃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刑刑用刑制以刑惟作

或戒不動天齊于民後漢書作乎人見揚賜傳考賜通俾釋文曰馬本作我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釋文曰來有邦有土告爾祥

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備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

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釋文曰有稽無簡不

聽具嚴天威史記辟周禮疑赦其罰百錢史記疑赦其罰百錢史記疑赦其罰百錢史記

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惟倍注曰一作倍疑閱實其罰注曰一作倍疑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注曰一作六疑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注曰一作六疑

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

尙書攷辨 卷十一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漢書輕下服漢書下刑適重上服輕重

諸罰有權刑罰世漢書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

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大傳作於哲

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成私家

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說文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

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成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石呂刑一篇計九百有五十有二篇

文侯之命傳本作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

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

閱予小子嗣造天丕憚珍寶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

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說文我

于舉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寧爾邦用眷爾爾一貞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克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右文侯之命一篇計百有一十有一篇

公曰嗚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善救史記作陳鄭乃甲冑敵乃干

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鏡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今惟淫舍駘牛馬杜鄭

乃獲斂乃奔鄭無敵傷特特之傷汝則有常刑鄭乃獲斂乃奔鄭無敵傷特特之傷汝則有常刑鄭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

尙書攷辨 卷十一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常刑無敢寇攘墮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

糗說文糗無敵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史記時乃橫鞬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麥無敵不多汝則有大

刑石費誓一篇計一百有八十有二篇

敬攷鄭注百篇之第此篇在呂刑之前爲九十七蓋爲成王時事不當

居平王之後然文侯之命天子之事也費秦二誓諸侯之事也諸侯列

天子之後于義爲長宜仍舊第不必從鄭也

秦誓傳本作

公曰嗚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

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

則曰未就予忌說文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爾茲黃髮

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說文再夫射御不違我尙不

欲惟被殺說文作殺善說文曰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味我思之

如有一介作大臣斷斷說文曰猶作大無他技作大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作大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作大自其口出

是作大能容之以作大保我子孫黎民亦職作大有利哉人之有技作大

疾以惡之人之彥望而遠之俾不達作大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作大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右

有四百八十

敬攷右書三十一篇萬有五千四百六十二言乃孔壁之真古文也洵

四代之法物百王之懿範矣其事信其言古其體完其氣沛乎其不可

禦讀者誠能通其訓故以求其義蘊則三十一篇之中天地萬物帝王

政治典禮之詳事世之變皓首窮之而莫能盡其道即得其緒餘則文

辭之淵鑿古奧奇正闔闢極其致變化出沒盡其神觀其謀篇謀章練

尙書攷辨 卷二 三十五 山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句練字求諸六藝中易詩固將遜焉而何論其下焉者蓋無意爲文而

自負乎莫尙也祝偽書之補集成章真意索然者直鼎鑿之與瓦缶不

待辨白而瞭然矣

尙書攷辨卷二終

尙書攷辨卷第三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鑾著

偽古文尙書二十五篇攷辨上復出二篇附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說經而經亡非篤論也漢儒與絕學于斯文既喪之餘雖復抱殘守缺而一時專門名家湛深經術斯稱極盛矣上則有明君賢王以大其表章下則有碩士迪備以司其訂正即有作偽如張弼父子不能售其詐也降此三國兩晉立風大倡外托清流內釀禍亂禮崩樂壞經典漸滅江左艸創殘闕益甚于時梅氏者以其偽書偽傳堂堂奏上知朝廷之可欺也既無天祿石渠之藏以證其謬又無劉子政子駿賈景伯班孟堅馬季長之徒典校書以燭其奸當是時學者不見完古文已數百年一旦五十八篇復出莫不爭相傳誦以為古文再見也奚暇計其真偽哉或講大義或作疏解後生蹈常襲故莫敢取

尙書攷辨

卷三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疵中更宋齊梁陳詞章學起延及隋唐未能革焉孔仲達定為正義勒布庠序遂成盤石之勢矣然而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萬世可以欺千萬人庸衆之目不可以欺一二人有覺之心有宋吳才老始克據其文體以識其偽此千載是非之公不泯滅于人心者也紫陽師弟子踵而疑之學者始得倚以為重入元及明詆排攻擊者甚夥顧其立說卒亦莫得要領殆未嘗探本窮原深攷其故爾夫作偽有作偽之才與其學若淺見寡聞而欲以武斷折其角適足為作偽者嗤矣誠能發其摺襲之原摘其補苴之迹溯其遷就之由暴其悖戾之顯然者雖起九京而問之不知其尺喙安施也國朝則吾鄉閻先生考覈其最富乎德清胡朋明其次也朱竹垞顧亭林猶未免依違其間今亦未敢執一先生之言以為論定者惟其據不厭詳辨惟其明不厭博庶讀者展卷瞭然信固難信疑亦無復可疑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矧其為晚出之

增益者歟

虞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或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遠期倦于勤汝惟不

尙書攷辨

卷三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常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淨水做予成尤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如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

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
聽朕命蓋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
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矜矝夔夔齊慄亦允若至誠
感神知茲有苗禹拜昌言仁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敬考此偽書所作第一篇也孔壁真古文增多十六篇原有大禹謨一
篇遭赤眉之亂而亡但鄭目十六篇舜典之後大禹謨之前尙有汨作
九其二題置而不作者按書序云帝盤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
作九共九篇各經傳引書與此序關合者絕少安能徒手出胸臆撰成

尙書攷辨 卷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十篇邪大禹謨則有論語左傳已下所稱書文事多關禹集成篇
不難爾故偽作自大禹謨始今據愚之所知悉爲表而出之猶可見其
苦心搜羅匠意經營之迹云

堯典曰若稽古堯陶 大戴禮記禹 日文命五帝 易禹國成寧 孟

子舍己從人北公孫 莊子堯曰吾不放無告不廢窮民道天 呂覽夏書曰天

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本務 尸子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戰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趙王立周 左傳夏書曰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年文七 又

夏書曰地平天成位二十 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年 左傳夏書曰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年 又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年二十 孟子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年 前漢

書傳曰賞疑從予罰疑從去世傳 左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二

年十八 荀子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大略 孟子書曰泮水警余公 左傳

夏書曰成允成功年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全則 荀子不爭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子 論語天之

歷數在爾躬日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 論語允執其中

曰 荀子無裨之言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正名 國語夏書有之曰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 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日 墨子先王之

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與戎中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七年十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年 又卜不壞吉年

墨子昔者禹征有苗下 又禹誓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

行稱亂盜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下 國語

奉辭伐罪鄭 孟子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章 又書曰祇載見矜

尙書攷辨 卷三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賈書 成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經

五子之歌 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從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翼方今矢厥道亂其紀

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購依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悞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敬考五子之歌亦在十六篇之數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也張翊之作百兩篇采書序左氏傳爲作首尾今梅書亦復如是此篇乃全用序語而雜采左國之文傳會以屬成者

書序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夏四} 國語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 又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 新序孔子曰履民之上涼乎如以腐索馭奔馬

亡其國^{梁王魏嬰} 國語王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越 戰國策魯君曰有一于此足以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長六} 國語關石獻均王府則有^周 孟子曰鬱陶息

君爾怙悞^章

序征

尙書攷辨 卷三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

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遐棄厥

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替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

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

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勅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

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

敬考孔壁增多有胤征其篇久亡于東漢之初惟史記載其序于仲康

之世或從安國問而知之或佗有所受乃僞作者即據史記定爲仲康

而依傍序文兼徵左氏傳孟春日食一事譏成其篇

書序羲和涸淫廢時亂日嚮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云云^{同文}

夏本紀 左傳書曰聖有稟訓明徵定保^{一年二十} 又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夏十} 又夏書曰

辰不集于房替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十} 荀子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

時者殺無赦^昭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二昭}

年十三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

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

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

尙書攷辨 卷三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子之德音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

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奚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入莫己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暴昏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敬考仲虺之誥增多所無也洎作九共之等既不能作則不得不別作

以充數仲虺之誥明有左氏傳墨子荀子呂覽所引仲虺語可徵以取

信也遂采輯而作仲虺之誥

國語桀奔南巢^晉 史記成湯有南巢之伐^律 左傳而猶有慙德^{夏二十}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非命}

左傳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八年二十 孟子書曰葛伯仇餉文

又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東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

我 又書曰我后其蘇並梁 左傳兼弱攻昧 又仲虺有言曰取

亂侮亡並宜十 又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四年十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荀子以義制事君 又其在中歸之言

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堯開

略同見前 老子慎終如始其安易 左傳親有禮又 覆昏亂元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

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尙書攷辨 卷二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緘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黎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敬考逸十六篇有湯誥司馬遷從安國問得其文載諸殷本紀凡百二

十六字是孔壁古文之真湯誥也乃若以史記不足徵信而倚論語爲

重因割論語攙變其辭參以國語墨子而作此篇

書序湯既黜殷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國語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

罰淫周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禮 墨子湯誓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尙書 又湯曰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

于上下效受 國語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堯曰 墨子兼愛下言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冢邦終于四海嗚呼先

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朕哉敢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

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風敢有侮

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尙書攷辨 卷二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

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敬考西漢祕府古文卽孔壁所發增多十六篇有伊訓劉歆校經猶及

見之著其說于三統歷今尙有可稽也作僞者以既名爲訓是必伊尹

訓太甲之書乃旁摭經傳作此以訓太甲

前漢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禮 論

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禮 商頌衍我烈祖禮 墨子商書曰嗚呼古者

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尤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政異心山

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禮 新書文王之

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禮 孟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

自毫禮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 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孝經愛

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 持子書曰從命而不弗微

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臣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子

又見善如不及氏 墨子傳曰求聖君哲人以俾輔而身中 又先王之

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相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

二伯黃經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非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願降

之日拜其家必壞喪非 論語侮聖人之言比 國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

童焉此謀以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 墨子禽

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下 呂覽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更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

尙書攷辨 卷三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

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

味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

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愛克終允德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

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收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

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

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刑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按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數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敬考增多十六篇鄭目有典實一篇在伊訓前肆命一篇在伊訓後無

太甲也其作太甲者則以大學緇衣表記明述有太甲之文可援為據

而孟子詳載放桐歸亳始末可資以成篇遂誤為三篇以充數云

尙書攷辨 卷三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 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左傳讒鼎之銘曰味且丕顯

昭三 孟子坐以待旦 要 緇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 孟子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心 又太甲顛覆湯之

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

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章四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 左傳書曰欲敗度縱收禮 年十 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

作孽不可以違 孟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文 國語聽德以為聰

致遠以為明 楚 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和大 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

辟如登高必自卑 老子慎終如始 其安易 文王世子語曰一有元良萬

國以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敬考孔壁增多原有咸有一德而東漢已亡故鄭注緇衣云書序以爲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咸有壹德今亡然其書當成湯之世故史記列于咎單作明居之前本說而鄭注次弟直在典寶之前見徒以成湯難于措詞太甲易以成篇乃退其弟子太甲之後而作咸有一德

君爽天命不易天難誑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呂覽商箴

曰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名 又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

以生謀本

說命上

王宅堯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早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非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職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爾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欲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尤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醇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長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顧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鞠蕪若作和羹爾惟醜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父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民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敬攷孔壁十六篇增有原命一篇當太戊之世而無說命三篇其不作原命而別作說命者原命序云太戊資于伊陟作伊陟原命茫然無可措手說命則有國語所稱與書序合又有文王世子學記緇衣明引說命書辭可藉爲左驗雖明與孔遠而非恤也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逸其在高宗時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帝王世紀武丁卽位諒闇居凶廬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羣臣成諫 大平御 國語昔殷武丁三年默以庶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旣不視地厥足用傷 地 墨子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幽君下出 天志 左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傳書曰聖作則 年昭六 大戴禮記君子曰木從繩則直 荀子君子曰木 受繩則直 學昭 墨子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均同 又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 均同 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又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左傳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其一年十 又士彌牟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定元 尙書大傳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均同 國語昔殷武丁能筮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 亳 又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兌命曰學學半 文王世子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 孟子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又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並高 君與成湯

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宜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政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勅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牲犧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辜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士以爾

尙書攷辨 卷三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循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鑿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使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疇四海崇信茲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本無秦誓武帝時有得于壁內者合于伏書爲今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一篇孔壁十六篇亦無秦誓宣帝時有得于河內老屋者合于孔書爲古文三篇其古文卽析今文而三之後所得不異于前所得也然作僞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漢初習聞觀兵孟津八百來會白魚入舟火復流離諸故事綴集成篇然亦足欺世而有述焉漢之行用者且四百年而馬融始得據書傳所見以疑之疑之誠是也而孰意啟後來作僞之術邪東晉二十五篇無不旁據經傳以立文而秦誓三篇其發軔之始歟

收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墨子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誦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荀子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大戴禮記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汗池土察以爲民慮 荀子世之災妖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謝 淮南內書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廢室

瑤臺象廓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 墨子

昔者殷王紂楚毒無罪剝剔孕婦 荀子紂劓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

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 淮南子本經道 墨子大明之道之

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傷務天下

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又于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

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上 非命下 微

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

天下武王恥之 左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管子泰誓曰紂有億萬萬亦有億萬之心

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墨子太誓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同 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十一 周 左傳吳公子光曰

尙書攷辨 卷三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時弗可失也 墨子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孩子 又太

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夏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

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

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傳與二十

八年 又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湯誓今朕必往 孟子太誓曰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湯誓今朕必往 又武王之伐殷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又武王之伐殷

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前漢書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又比于見劓箕子

史記自絕于天 荀子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 又比于見劓箕子

累相 史記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 淮南內書剖賢人之心析才

士之脛醜鬼侯之女殖梅伯之骸又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訴朝涉

者之脛而萬民叛前漢書書序殷紂斷棄祖之樂道作淫聲用變亂正

聲以悅婦人呂覽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孟子聞誅一夫紂矣荀子泰誓曰獨夫紂左傳伍員曰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

盡墨子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

坊記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肇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

厥立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

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敬考武成眞古文亡于建武之際若西漢則自發諸孔壁獻諸祕府劉

子駿見而好之亟稱其文以證諸三統歷東晉作者亦即采用其首五

語博徵武王軼事傳會書序之意而爲武成一篇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前漢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

旁死朔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樂記馬散之羣

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覽周書曰紂侯世

子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逶奔走 左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

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墨子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傳曰泰山有

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左傳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有攸不

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立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尙書攷辨 卷三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支黃子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孟子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荀子厭且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向

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 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管子武王伐紂入殷之日決巨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股民大說前漢書用爵五等而土三等 論語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所重民

食喪祭悖 管子垂拱而天下治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

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

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敬考孔壁所獻原增多旅葵一篇其書則亡東晉作者依書序立義而以國語所載仲尼對陳惠公之文傳衍以成篇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覽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無忘服也孔子世家文略同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云云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傳五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尙書攷辨

卷三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濬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隨修厥厥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敬考逸十六篇鄭目其昇本無微子之命徒以誥命之體譌文則易依

增左國擬作足數爾

左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年九

國語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左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王曰

舅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違朕命傳十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辟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逯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敬考蔡仲之命亦增多十六篇所無也惟祝佗述其遺文可資以作偽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則作蔡仲之命云

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基間王室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年四 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年五 又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年廿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

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稷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收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典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無斁

敬考周官者亦孔壁增多所未有也惟前漢百官公卿表序文可用即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點竄彷彿而作周官一篇

前漢書書載唐虞之際云云夏殷亡開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子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子周是也百官公卿表序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四六論語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禮左傳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十三荀子安則慮危又推賢讓能禮仲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

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敢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狂于姦宥收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忍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敬考東晉作者經傳有文可據則據而作之用以欺目論者使不疑也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君陳有坊記緇衣爲證故雖孔壁所無而毅然作之

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國語單襄公曰而令德孝恭周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政左傳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禮五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四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子國語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濟也周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躋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帥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做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倚將由惡終雖收放心罔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土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闡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攷孔壁藏書有百篇其發壁所得較伏書增多十有六篇此十六篇者首尾完具其他殘簡遺文兩漢猶或有傳故劉歆作三統歷有引用畢命豐刑之語東晉作者以君陳序與畢命序相類既作君陳矣即采漢志之文依序意議畢命一篇

前漢書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律歷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緇衣裳善蠶惡 左傳樹之風聲文六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類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攷之攷行昭乃辟之有又

敬攷孔壁亦未增多君牙其見稱于緇衣者號曰君雅漢儒見與序君牙聲相近知其即爲君牙作者因之作君牙一篇

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前漢書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傳 緇衣君雅曰夏則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字也 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公 文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忱惕惟罔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愆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呢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寮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率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敬攷孔安國所得十六篇具有罔命太史公從安國問得其說載入周

本紀而東漢已亡後之傳書序者漸致譌易乃以史不足信而序實可

據故謹依序文而作罔命一篇

書序穆王命伯罔爲太僕正作罔命

舜典

益稷

書傳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復出此篇分堯典已下為舜典分皋陶謨已下為益稷

敬攷孔壁增多有舜典一篇棄稷一篇今不能創作其文而分析充數其亦張翊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之故智與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帝堯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隋書曰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輿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

國學

陸氏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微五典已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五

山西書院藏本

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焉舜典

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桁市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又曰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

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帝堯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

並經典

孔氏穎達曰梅賾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輿于大桁市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

輿有罪事亦隨寢隋開皇購求遺典乃得其篇焉

又曰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

姚方輿于大桁市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輿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敬考自漢武迄東晉餘四百年而梅書始顯自東晉迄蕭齊垂二百年

而舜典始備夫大桁市非傳經之地買得無授受之人當時之寢不施行蓋人知其偽也然偽而不滅久且亂真隋人之購得曾不開梁武之

議乎唐人之義疏胡不如元朗之出之乎又考梅書已別出舜典而云自慎微已下但有經文而無傳方輿所上不惟慎微首二十八字並其

得主名而卒行用之者仲禮過也

大戴禮記 舜曰重華 德 五帝 商頌 帝 易文言 天下文明 商頌 溫

尙書攷辨

卷三

二十六

山西書院藏本

恭朝夕 大雅王猷允塞 老子是謂玄德 淮南內書舜執玄德于 心而化馳若神 史記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

敬攷右梅氏所上二十五篇與姚方輿二十八字皆偽作者其子經傳 所引逸書之文采錄殆盡而遷就補苴之跡有目所共睹爾故分句讀

之則見其格言懿訓亦孔多矣又喜其平易近人也其得託于經久而 不敗者良非偶然苟合而讀之則未有不疏解立見者郝楚望輩以

文事痛加詆訶而闕先生等毛舉癡索攻擊惟恐不盡今亦未敢全載 惟其中有事所本無而頗足亂真理所難據而頗能害道所謂戾于本

經與戾于他經者則辨之不敢不詳云

尙書攷辨卷三終

尙書攷辨卷第四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鑿著

偽古文尙書二十五篇攷辨下 復山二 註付

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偽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

命禹

楊氏時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篇

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

傳者一于是而已

閻氏若據曰二十五篇之書其最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

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

尙書攷辨 卷四

于道一于道之語遂彙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

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

而後謂之無遺編與

敬攷偽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此十有六字乃

人非必返之于心真知十有六字者切于人倫日用之實關乎學問心

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傳也徒見朱子注中庸取此十有六字以爲中

庸所祖述今一旦僞之曰出于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且以不

會也然果道統非此不傳執中之旨非此三言不明則論語明聖學之

傳何獨遺此三言不備錄耶且此十六字誠爲精密可傳道統矣然非

朱子闡發其蘊人且不知也孔仲達正義曰民心危險道心幽微又曰

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義涉淺雜未足爲傳道之要

自朱子出以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或危殆而不安

或微妙而難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然後人知此十六字爲道統之正傳則人所尊信者朱子之十

六字爾夫言苟合道芻蕘可詢何必出于荀子者必無與于聖道書雖

僞無害于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于其書之僞也

尤執厥中後漢本傳記堯舜禹湯無出經附經

閻氏若據曰古人文宇多用韻堯曰咨爾舜一語中雖有韻協聲氣

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于呼禹之下增十三句

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韻成文之

體亦大不識之矣

敬攷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攷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

尙書攷辨 卷四

顯而易見詳堯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勅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

無以告誠如歷代冊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巽位未定遽以

此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也舜方以至言命

禹傳位即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丕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即湯說亦猶是也湯曰唯予小子履敢用丕吐告

于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朕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

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

呂覽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

民之命順

皇甫氏證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
立牲告于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
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帝王世紀太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即鑿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

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爲即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之文

湯爲早禱而引咎欲以殃禍歸己而爲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

湯罪己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

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

爲不具之文何以訓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隔越一十

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真如茲所云非當朕躬弗

敢自赦者歟信論語不得不僞湯誥矣又考作湯誥者以論語爲主

尙書攷辨 卷四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爾萬方有衆又曰朕處于爾萬方百姓類舉萬方非欲求合論語萬方

命類感又曰上天孚佑下民又曰天命弗

孔氏安國曰王以予小子履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立

牡墨子引湯誓也說益字說其辭若此解引

敬攷國語周襄王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告王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

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乎一人韋昭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

誓無此文則已散亡矣是直誤以國語湯誓爲即今湯誓故謂之伐桀

之誓也孔君亦復如是而漢儒承學皆以爲然故班固與諸儒白虎通

論兩引論語皆云伐桀告天三軍作湯誥者遠出漢儒之後故宗其意

而用之其不盡合漢儒者就已文論今誠黜湯誥支離之語而以墨呂

讀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犁然有當于人心邪又考疏用云湯之大早在

玄社豈桑林自禱之時聞君稱此則小失武王克殷至成王而後

周禮庶務周此仍稱殷禮成湯初服何嫌其姓乎 又考孔安國所得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

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兼

敬考論語集解載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

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豈見東晉管蔡者之言與然所註尙未爲確訓

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其言可信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與成湯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語如出一口其爲祝禱之辭無疑其不得入于泰誓

也決矣且墨子所述與論語文合其不得于四語之中橫安天視天聽

二語又決矣

尙書攷辨 卷四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焉 閻氏若據曰嗚呼痛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

卽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

公二十年始蓋秦近乎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

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

誅已甚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

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

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義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

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疏證

王氏善樞曰民殘于紂之水火日引領而望武王之救以至仁伐至不仁

此豈待武王多其辭說極口詆紂而後曉然共信哉奈何誓于未渡河矣

渡河而戊午再誓戊午之明日且三誓豈初誓時預而不盡之談爲再誓

三哲計耶抑初誓時不能悉記紂之惡積日而搜索之務窮厥醜不肯稍
留餘地邪此皆光明忠厚者所不爲也而謂聖人爲之邪我知之矣紂居
下流後世諸子皆歸以惡作偽書者沒剿之又廣輯書傳之所引苦于
堆疊不能成文遂喋喋焉衍而爲三也石岐山房初稿

敬考子貢所謂如是必有所指今讀晚出泰誓三篇于諸傳記下流之
歸者蒐輯幾無一遺並族罪世弊諸語從未加諸紂者亦嚴諫而謂內
之然以入武王之口累紂固不足惜累武王則已甚爾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問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
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敬考子張疑三年不言臣民何所奉命故孔子告以聽于冢宰此孔子

尙書攷辨 卷四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能言夏殷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今
作偽者儼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于伊訓篇首若然子張既讀伊訓及
讀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通知其義則此問亦當在三罔不反之列觀
其勉强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一校以孟子而知其僞也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
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
于亳原

又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心

左傳祁曰奚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注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

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一
國語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韋解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
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晉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司馬氏選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

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

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史記本紀

敬考據孟子及史傳之文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明矣此大聖人

之規舉千古不能有二者也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爲名不可居
爲之經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曰王徂桐宮居憂爲之傳曰桐湯葬地

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年三月服闋

尙書攷辨 卷四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奉王歸于亳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迹急急焉喪未終而奉以歸若然
則伊尹並未嘗放太甲特移諒闇之制爲廬墓之舉而伊尹之聽政亦
冢宰之常法爾是孟子所云皆妄語矣信孟子則不得不僞太甲矣

閻氏若璩曰孟子一段玩其文義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
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于亳雖殷本紀首三年指初即位不指被放
之後要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異也禮記

敬考孟子所謂太甲悔過之三年即伊尹放桐之三年似無六年惟史
記謂太甲立三年而後放桐考之情事則合蓋太甲雖不明當宅憂之

時即欲顛覆典刑而有所不得惟三年之後既已親政而壞法亂德伊
尹乃不得已而放之此其實也若如偽書則直無三年矣湯以十一月

崩天子七月而葬則葬當在次年五月既葬而後營桐宮則徂桐當在
六月已後距三祀之十有一月僅十九閱月未終二年何爲三年乎

然者孟子又考朱子注孟子云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
武王辨應反先經武王而後辨之乎書謂云朱子之明過于部
謂吾人之欺善于彼人朱子如子重曰得其說者不一而足也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
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閻氏若璩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
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篇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
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詭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
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
王至商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即其事也考史記本之過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
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
譌謬已甚第九

尙書攷辨 卷四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考此武王弔民之辭民大悅之實也所謂仁義之人其言曠如者今
勉强易置以入泰誓蒙無理致孰僞孰真固不必深辨而瞭然矣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耐于大
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釋文

閻氏若璩曰有攸不爲臣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
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
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國
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臣而乃
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疏證第一

敬考趙氏注孟子以此爲伐紂時非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外滅

國者五十此武王誅紂之後既定天下而紂之餘黨有負固不服者故
曰有攸不爲臣若紂尚在諸侯尙未臣周也曰紹我周王若紂尙在武
王尙未稱王也今用此語于武成且爲伐紂之前精神之辭而武王追
述之以告諸侯者是猶踵文王稱王武王觀兵諸謬說別有辨其悖戾
不已甚乎

孟子曰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而而征西夷怨南而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梁惠
又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云云而始征自葛載
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釋文

尙書攷辨 卷四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閻氏若璩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集僞作者以天下信
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八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矣
爲後我凡三見斷爲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于書曰後
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而
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說于是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
縮處疏證第一

敬考孟子引書葛伯仇餉及湯一懲自葛始及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懲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及後予后后來其蘇諸語凡讀孟子者皆知
其爲史臣紀事之文此文理之顯然易見者而牽強援入仲虺口中殊
不類此雖無關大義而足證僞書之襲孟子故論之以爲據僞書疑孟

者釋焉又考疏證第一十一曰兩書有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小國章
者釋焉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是也說兩處上文其辭皆同而又首引不曰
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爲始爲始此乃古人文章不曰

寧有已方以此得竊人之國而即仍陷其覆轍者其不可移于太康四
也人亦未之深考爾

閻氏若據曰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于戎而弗救陳是棄
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云云末因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此乃古
人文章習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
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語突語以告悼公乎十三

敬考魏絳所稱夏訓必少康之後號后羿之事以為戒如虞箴所云在
帝夷羿者其辭則與獲戎失華之義關合乃忽為悼公之間所問遂不
得終其辭然綴以因民弗忍距于河則確知其不然閉管融會周楚漢
晉諸傳注之文太康失國須于洛汭猶周厲王之出居于虢于羿無與

尙書攷辨 卷四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民未忘夏故立其弟仲康仲康亦不能自振延及于相積衰已久羿
乃得因其衆而代之太康時安得羿遂距之于河也哉

傳曰從言從攷孔正義曰此述太康之惡然故言其作歌故

金氏履祥曰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以避難述太康
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予洛表侯而不
反而爲歌也通鑑

敬考傳疏說五子從而後在未有羿亂之前太康敗時已從久敗不反
故云後作者本意如是然已則好敗敗如此之遠而必令其弟空國奉
母以從殊無是理金氏爲之說則五子從而後在既有羿亂之後然國
家遭此大變五子奉母出奔未有不急于親見太康垂涕泣而道之者
而乃流連中道從容欲怨處至急之時爲不急之談抑又何邪且太康
縱逸豫滅德當宗國既已顛覆尙優游田獵忘其母而不反亦理所必

無者矣

閻氏若據曰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戊
午啓生及啟即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
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况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
之禍使啓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禮

百四

姚氏際恒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彷彿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
本意爲用此一怨字耳禮

敬考讀楚語士麇之云知稱五子者對啟之辭也夫太康淫放不肖子
其首也不宜數五觀反遣太康則太康即在五子之內章解信矣證諸
書序所云昆弟五人者太康與其弟而五也須于洛汭者太康失國出
走與其弟遂巡洛汭之間也人以其居洛汭而號爲五觀觀即洛汭矣

尙書攷辨 卷四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洛汭在今河南府汝縣縣注泚水
謂觀地在觀丘魯非以象解爲正
自作也以啟如是之賢而有如是之子歌之者閔之也太康則失國矣
其四子者皆未必能賢士麇與朱均管蔡同目爲姦子或爲太康所累
未可知惟是禹之明德遠矣吾君之子謳歌攷歸吾君之孫何獨不與
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卒且能復禹績於既滅之後人心之未忍一
日忘禹也胡仲康嗣位而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浸尋至于后相且爲
羿所篡其材不大可見乎然則五子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者然與否
與若其母之存亡又可存而不論云

蘇氏軾曰太康失國之後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混專政僭位之年膺征之
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義和蓋忠于夏也羿假王命以命膺
侯而往征之曰然則孔子何取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
猶存者也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久遠而亡之爾傳

林氏之奇曰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于羿則仲康有以制之也仲康沈機先物奮其獨斷故于即位之初命嗣侯以掌六師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為威者既為嗣侯所得故羿雖有強悍之志終仲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于廢時亂日意其欲黨于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為不軌之謀故嗣侯承王命以徂征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于此書紀載帝王之實迹以為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

金氏履祥曰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紿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

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羲和退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然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

敬考作偽者于五子之歌為之經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于胤征為之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于是後之說胤征者異議遽起致令羲和一人之身或為有窮之羽翼或為夏后之忠良胤征一事之舉或為靖難之王師或為助虐之逆黨蓋以羿之橫也前乎此者既距太康于河後乎此者方篡后相之位何仲康之時聽其命將出師而不之問蘇氏知其不然則以為羿假王命以征其不順己者若是則聖人于尙書奚取焉林氏覺其不安則以仲康命掌六師為真能攬大權矣果爾則羿失兵柄一匹夫爾執而誅之易易也金氏見其未允

則以為仲康特偏安于河南而先翦其黨與至其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則以為勢未可年未至也夫窮羿一妄庸男子其相寒泥亦淫亂之尤甚者苟非夏后積衰已極自棄其民又安能因之以代其政若誠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如茲所云肇位四海命掌六師者將天下翕然響應而何羿之不足誅也反覆辨釋卒不可通知太康仲康之世羿原未嘗代夏政則紛紛之論孽孽皆息矣

史記也然史記于羿混事全失紀錄索隱謂其故略之若此序于仲康其果確與又考疏謂謂可馬氏說見二十四篇逸書是以知為仲康時非也地可馬氏說見其書則必全錄其語如不傳如辭說始與不

可枚舉皆伏書說也蓋書從安國問而未嘗等其詳有及問者有不及問者惟百篇之序則伏書具有故徵引特備此序必當時有為是說者史記據而承用之未必孔所撰授矣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謂六月于夏為四月照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陰陽與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太史

答言在日過分而未至也注過亦分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

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注集安也房舍也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注孟夏四月平

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閻氏若璩曰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已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擊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云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

月可謂反覆明切矣而偽作古文者于眉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啓奏鼓鼙夫馳庶人走不知啓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疏証第八

又曰余既通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啓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

尙書攷辨 卷四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蝕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于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僞作古文者苟知此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歷法又合典禮予謂其智不及此並疏証第八十一

敬考從古歷法至授時時憲二歷而始精闢氏以二歷推步誠能正其譌謬但仲康元年定爲壬戌乃皇極經世云爾非經傳確有明文可據作僞之敢于妄下季秋諸語亦恃其代遠難稽惟奏鼓之禮確爲建巳之月而不得移于季秋其顯與左所引夏書悖則無可置辨也又考魯傳乃敘禮之典法以入

左傳曰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啓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于路注道人行命之言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

于是乎有之四年十

敬考羲和之罪序稱其誣淫廢時亂日則征之者自當就廢時亂日發論今無端援師曠引書語于眉侯誓中與羲和之職絕不相蒙不得已先之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承之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爲之傳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然上三者固不足以盡百官之職且皆規諫之事非常職也其襲左不可掩矣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廿三年

蘇氏軾曰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誼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韓也而可乎傳

姚氏際恒曰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傳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

尙書攷辨 卷四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知詩書者邪作僞者但以吾聞之曰爲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矣疏証引百二十一

敬考上既云魯從罔治又曰咸與維新是尙愛而不尙威矣忽承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抑何大相反邪總緣左氏所有成語悉收而取之雖此一語亦不忍捨遂啓後人無窮之口實爾又考蘇氏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與軍之法則或用之讓其軍中令無以加國和之即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溺失職之謂蓋文致其罪非實罪也蘇氏謂君子曰罔治罔功先時言影射無不遠時言致無救罔征也此政與不遠用荀子語而罔治于此原非夏后漢有此止事此二語無乃引例不盡

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頌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數德聖人之難也

傳曰注有數德不及古曰子恐來世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不去口乃作

陳義告湯無可愆

郝氏敬曰聖人奉天伐暴何愆之有心愆而強為之非聖人行事有愆而
借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辨

姚氏際恒曰案札之觀樂聞聲審音知帝王之德辨衆國之風史遷稱其
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迄春秋皆札自為論議絕無一語振振詩
書之文若謂尙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振振為說安在其為知樂邪其見舞
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憾德正是一例若是則文王亦當自
為有憾邪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即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注

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
全驅入模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嘆邪二十一

敬考此作偽書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于仲虺之語發端云惟有慚德
不可為訓問嘗考之揖讓之局自禹止征誅之局不自湯始也大戴禮
記稱孔子告宰予曰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五

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
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五炎帝神農氏非天子乎軒轅
氏非諸侯乎雖三戰得志事未必然而以黃代炎其非禪受也明甚然
則來世之口實乃在軒轅而湯之兢兢焉愆而恐者豈誠以遠古以來
征誅而得天下者必自湯始乎

傳曰

傳曰之我邦于有夏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崩除小戰戰不
足足言小大愛危恐其非非見滅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
惡有道自然理

傳書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子曰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
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十一

姚氏際恒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為自全免禍
計非為救民塗炭也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
者殊可怪歎如此實乃增湯之愆豈惟不能釋湯之愆已乎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又曰以伐夏救民湯之
伐桀為救民計不為自全計非惟天下信之即萬世無不信之作偽者
生程朱之前理學未明孟子未經表章故不禁以俗情入仲虺語辭而
所累于聖君賢相者甚矣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進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
曰於饒王師遊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十一

又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四
又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十

姚氏際恒曰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
亡句為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為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
為提綱以取亂侮亡句為條目乎中行獻子曰云云子皮曰云云皆僅有
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為證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役大弱役強荀子曰霸者衛弱禁暴而無兼
井之心王霸者且不兼弱況王者乎則武之善經不可以入仲虺語辭
明矣

左傳魏絳曰書曰居安思危杜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十
敬考居安思危書辭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魏絳之言也若同以為書

傳書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辭不當分見于周官說命二篇若猶以爲絳之言也又不當出傳說之口矣

左傳劉子謂莫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昭二十四年

又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孔正論此重大誓所謂者引其非本文也成二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

林氏之奇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

必克之也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

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

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解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姚氏際恒曰同德度義本莫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賢

賢不察壞左此語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

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邪古文壞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東晉作泰誓者正以同德度義與穆叔王子朝之言相類似古成

語故以入書又特以管子語續之不用左氏原文而別置中篇以避與

左顯違之迹不然左氏一書豈能掩人不見邪林氏亦惟讀左而有疑

焉故著此論意以爲既古語矣則莫弘與大誓同引古語可無嫌爾考又

蔡氏書集傳據林氏解而以爲古兵志之語又考古經傳引書多有引息之例管子所引泰誓之辭意即與此所引大誓之辭變文以見意

而非書之原文與然以爲果原文也則不當分用于上中兩篇矣

杜氏預曰同德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于朝不能于我無害傳左

傳曰同力度德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換度優劣勝負可見

姚氏際恒曰杜預注云云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易置于中

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

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

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換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不

可解矣而傳乃強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

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

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作偽者參用穆叔王子朝二事以致謬誤觀傳用鈞字可見其出

于彼文然同心同德不可訓爲德鈞則此同德字亦不訓爲德鈞也審

矣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莫弘曰管蔡啓

商基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鄉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又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昭元年

荀子曰周公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效

司馬氏選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且

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選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史記世家

淮南內書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族

郝氏敬曰孔書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

于春秋傳衛祝佗云云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

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

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

又曰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本求謗無故遺謗者多矣雖流

言何傷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

又曰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為此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並解

敬考郝氏辨解金縢謂管叔者王及二公殺之而周公不知也持論甚力綜其實亦未盡然周公誅管叔左氏而下史傳歷歷言之不必為周公諱然其誅之也以其作亂非以其流言此公私之別也偽書則全遺啓殷以辭其間王室諸事跡而但云羣叔流言則周公為明已而殺兄廢弟害于義者大矣郝氏痛摘其失也宜哉

閻氏若璩曰讀左氏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回一喝聞者心悸其父而用其子自舉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追其顛末而偽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以為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為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疏證第八十

敬考祝佗述管蔡之事已畢而後證以其命書曰一語則命書本無詳叙其事可知其事則于紀事之書別見而不重記于命書之首也即書序亦止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隨諸侯位作蔡仲之命亦不詳叙管蔡始末則可知其事別見矣其云蔡叔既沒實能補左所未及不似偽命純襲左氏而加舛焉爾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八年

又卜不襲吉年十

敬考天下大器也非人人可以寄託也舜讓天下于禹禹既讓皋陶矣誠以皋陶為可勝任終讓之可爾不然亦如堯典讓及稷契次及于益

下此雖有功臣豈皆可異位而乃欲假枚卜以定之乎徒以左氏官占

蔽志之文無可位置遂雜舉枚卜及襲吉二事作此無聊之語知非情

事之實矣又考杜注枚卜謂不斥言所卜而用之似亦不識枚卜之義者又考堯典舜典于德弗臧即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舜之當禹而繼之固可知矣蓋唐虞大政可紀者衆區區讓辭不足詳錄何至再讀于皋陶舜于此必且止其讓乃即稱美是陶之功似有允其所讓之意焉陶于此知讓位非禹不可亦必以已不如禹昌言于衆使禹而始為是問語者何邪

一校以國語而知其偽也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曰昔啟武丁能鑒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不詳以書卿士也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淑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葉也

敬考說命之作全藍本于此而誤讀國語合二事為一事國語于茲故不言下特曰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即白公子張之釋之者于三年默以思道下持曰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是不言思道者一事夢求得說者又一事分晰至為明切賈唐不善讀國語故注武丁作書云書說命也韋昭善讀國語故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作書告卿士者一時作象求傳說者又一時也分之則于經傳所言無不合之則顯悖此真偽之辨矣

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時奮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雅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坊記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誰鄭注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

世書攷辨 卷四

二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其重言如此重

淮南內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敬考據諸傳所稱高宗不言與夢說事絕不相蒙者也其論語禮記皆引無逸為說淮南亦無逸之變文呂覽所述與國語合亦即無逸而敷

鳴其旨今就無逸觀之其曰亮陰不言則無免喪猶不言可知也曰言乃雅則非終不自言而猶待得人以代言可知也惟欲由不言率合夢

說不得不遷就其辭致多抵牾矣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孟子曰傳說舉

子版築之間趙注傳說築傅巖武丁夢以為相告子上相天子人

劉氏向日陳子說梁王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

于批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時王也說苑

敬考高宗夢得說與三年不言亦不相涉者也蓋因夢求賢事原幻化偶爾得之難容逆測矧當日甘盤祖已諸人朝臣未嘗無賢者必待傳說而代之言設思而無夢夢而不得得而不賢將終不言乎作者于

漢晉之後傳偽跡謬襲用而加甚焉矣

司馬氏遷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

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焉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

曰傳說史記殷本紀皇甫氏證曰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伯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哀

猶不言羣臣諫武丁于是思建良輔已上出太平御覽已下御覽夢天賜賢人

世書攷辨 卷四

二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

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官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

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傳說帝紀

敬考漢晉紀高宗事者以漸而譌司馬增未得其佐語皇甫增思建良輔語似亦欲聯合二事為一然于夢說事仍為特提別起其所述夜而

夢悟而思且而求則情形宛然蓋夢境恍惚不堪久秘若謂羣臣咸諫而後王乃作書作書而後審象則是羣臣不進諫王猶不言也帝雖資

予良弼且不急求也情事脫略大非其實矣又考史記正義世紀述黃帝夢上天覽而之類羣臣既得有夢即求其人亦情事必然之實也又考皇甫增既免憂猶不言語大謬蓋以諒闇不言孔子明言古之人皆然則羣臣無所庸諫矣然宅憂不言古人皆然免喪不言古之人皆

不然也果爾孔子不亦失言乎然則何以卿士患之則禮所云殷衰而後興禮廢而復起當時此禮久廢高宗獨能行之故諸臣有怪而疑者何必移不言于免喪之後哉

又考高宗恐德之不類故于守禮之時禹默觀之譏司馬增未得其佐自非而日以觀國風則是高宗賢王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出伏牛特以未習政事恐有差失默觀三年既熟則言

耳夫道不虛立思不如學故默以思道者後人稱說之辭觀國之風者當日情事之實也謂恭默思道真出高宗之口且為帝賚之符也信乎

又考武丁作書不知何名亦必有篇之外逸書也國語所通其數語乃雅之實必見是篇不暇錄陳安今茲擬作寂謐已甚若未斷章何以書焉又考史記曰得而與之語果為人補叙尤當考則齊人之賢否正未可知若不先以論事考其而過其諸左丘明有不為魯之牛漢之

國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歸告王曰云云先王之令有之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恣淫名守爾典以

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闕氏若璩曰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為鑿然可信無疑而偽作古文者乃假入湯誥中徑以為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為昧

目夢語之人乎疏證第

姚氏際恒曰作偽者以文武之教令為湯之教令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

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繫字即應上善字恣淫即應上淫字天字即應上

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于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則魁古義既已乖舛不

符又復隔越不貫胡其至此邪疏證引百

敬攷作者往往分裂經傳原文以就我取其易於敷衍成篇也故湯誥

既離析論語散入篇中茲又離析國語蓋以其所云天道天休與上帝

帝心之文相應則采割用之周令商誥所弗計矣

一校以禮記而知其偽也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蔡氏沈曰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傳集

真氏德秀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集傳

闕氏若璩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至言也故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為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為導諫導諫中主所不為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為之乎蓋成王之寬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于是且千餘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云云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云云以取證大誓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無罪可乎不可也成王

免喪朝于廟述羣臣進戒之辭而作敬之詩又延訪羣臣而作小菑詩其孜孜求言如此曾幾何時而變為君陳此語邪疏證第

敬攷讀真古文二十八篇臣之對君從無涉于面諛一語甚且大禹以丹朱做戒舜矣甚且周公以殷王受迷亂戒成王矣讀偽書大禹諛畢陶曰帝德罔愆云云侈口而陳所以而諛帝舜者惟恐不至也讀偽書

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云云侈口而陳所以而諛成湯者惟恐不至也蓋秦漢庸君主驕臣諂人臣敷奏必先頌揚作者身處叔季習為故

常不覺于古大臣口中亦作此言累明良之盛軌開詔諫之前茅今茲
又誣成王以導諛而後人真以為成王失言也豈不冤哉
緇衣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
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姚氏際恒曰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
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
為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為一德得無
鞅鞅非少主臣乎疏證引二十七

敬考史記及鄭目伊尹作成有一德當成湯之世而緇衣引作尹吉此
當時喜湯之得伊尹者頌美之辭言伊尹能合德于湯也故一則曰尹
躬再則曰尹躬意在于頌伊尹故亦名其書尹吉尹吉者美伊尹也東
晉作者退其弟子太甲之世而用其語為伊尹訓太甲則是伊尹自稱

尙書攷辨 卷四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一德且先己而後湯悖理已甚夫緇衣固未嘗以為伊尹所自言也
即以為伊尹所自言而不得其已上已下之辭則言固有不得而通者
咸邱蒙述北山之章孟子教以意逆志若不然則周公言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惟共知
為金勝之册故不但文無害抑其忠愛悱惻誠溢于言若移作訓成王
之辭則大悖矣今瓊用緇衣而先之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繼之曰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尹躬先湯而受天命作神主也豈復人臣之言哉

又考鄭注緇衣言當為古文語字之誤也尹自伊尹之告也此亦誤
解書序書序云伊尹作成有一德然不必伊尹自告也如云周公作金
縉金縉固非周公自作也然則成有一德又一名尹吉不得改為伊作也
矣又考咸有一德之篇亡無以確知所屬一德者云何詳緇衣引以
證君不疑臣不惑君之德則可知為同心同德矣即鄭注君臣皆
壹德不貳則無疑或疑亦不殊作者以誤解為純一不貳通篇皆倚
立論故說六十一載純氏云篇中句末用德字十一句末用一字四
用一德者四其句內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而糾纏
謂者所為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天當為先字

閻氏若璣曰禮記引尹吉曰康成注曰書序以為咸有壹德其確指如此

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窺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于西邑

夏云云均為尹吉曰乃窺入太甲上篇中邪疏證引十六

敬考鄭康成亦未獲見逸書咸有一德之篇者也惟緇衣所引尹吉明

有咸有壹德字故康成云爾其云尹吉者古人各篇傳受各異然尹吉

即為咸有一德則信而有徵今以入太甲篇中殆為可疑緇衣再引太

甲皆曰太甲忽于此更為尹吉有是理乎

王氏栢曰自周有終周字之義費盡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

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于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君字緇體與周字

相似傳者之差誤也疑

閻氏若璣曰鄭注云天當為先晚出書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復何待云疏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第一

敬考改經釋經之弊濫觴于東漢至宋而甚至元而極康成于此經天
字不能解注為先作太甲者亦不能解依康成易天為先周字則鄭注
原有忠信為周之解故不復易而為傳曰周忠信也王氏又欲並周字
更之則二十八篇之中可更者多矣且天字亦正未必誤也召誥云相
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天字亦難解惟以下文天迪格保證之而知
其非誤若尹吉原書具存安知不可解乎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

則難鄭注純

敬考鄭讀緇衣民立而正句事純而祭祀句似非當以民立而正事句

純而祭祀句今割取上句正事字下句純字撰成政事惟醇一句又別

用鄭注煩字意撰于祭祀一句置爵無及惡德于前果爾則緇衣引

書以證不可爲卜筮意本重在事神則難句豈不知其必隔越十二句而但引爵無及惡德冠于明語之首誠何解也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敬考太甲中篇伊尹作書既用此四語以爲發端必當以君民相倚之故切陳民不可玩之理以爲訓戒乃承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而遂戛然而止與前四言絕不相蒙曾伊尹特作之書而乃若是乎

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班氏固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義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慈作朕虞育艸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變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保是謂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子周是也

闕氏若璵曰周禮不合于周官篇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

敬考周官列于經者千餘年矣而知其出于漢表者班氏生典籍殘缺之後其曰夏殷亡聞宜也成王當文獻大備之日監于二代正宜詳述夏殷之制以見損益之原何亦止曰官倍而已卽古文簡質亦當略舉其槩如唐虞云云者何絕不之及豈非漢表亡聞者周書亦未之聞邪猶謂非襲漢表得乎若云三公坐而論道變埋陰陽則言大而夸矣故

古者政事之外別無所謂道經理人事之外別無所謂陰陽此漢相陳平丙吉之飾辭要亦當時之恒言固不若漢表所云坐而議政者猶爲

近得其實爾

又考官倍字卽用明堂位文而五十字不用蓋以變與王從無冠以代號者蓋身爲周書則但云王卽知爲周王矣如春秋傳此也于魯公止稱公絕不冠以魯公此也亦文理也作周官者豈不遠此而云周王者抑亦身居其代故不覺以周王之稱闕入爾

一枝以書序而知其僞也

孔氏穎達曰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稷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稷稷之篇

闕氏若璵曰益稷據書序原只名稷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謨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蓋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當子雲時稷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敬考馬鄭王所據書序乃真古文也其稷稷篇西漢猶藏秘府楊子雲曾校書天祿閣劉棻從之學作古文奇字則獲見秘府稷稷之篇理誠有之作僞者欲足五十八篇之數遂割臚謨之半以充之見禹言有益稷字因改稷爲益而爲之傳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然臚謨首尾相消體勢磐結萬不可分卽益稷發端汝亦昌言苟令文無所承亦亘通矣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其氏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敬考伐紂克殷止此一舉事當武王之十一年而非十三年也書序與書並出而其敬生于秦尙及見未焚之書其言猶信漢儒轉相傳說久而愈失其真武帝時偽秦晉遂以八百諸侯之會孟津爲觀兵而旋歸居二年復伐而後克殷也然固未嘗明言觀兵爲何年居二年又爲何年故史記直繫觀兵于九年而十一年伐紂克殷則猶如故也

司馬氏遷曰武王卽位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本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曰齊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祭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過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本史記同

敬考太史公此紀全用彼泰誓文間以他語增竄其間彼泰誓不傳無由確知何者爲馬所增而觀兵之上冠以九年戊午師渡盟津之上冠以十一年則確爲太史公用書序修也至西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以觀兵爲十一年以克殷爲十三年則誤矣

劉氏歆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紂書序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此洪師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至甲子昧爽而合矣傳曰惟十有一年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紂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又曰惟十有一年此周之孟春

敬考序所云一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也文本明顯惟劉歆以克殷爲十三年事遂支離序文以就已說至謂武王統文王之年以爲年此尤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謬之甚者而漢魏已來沿誤不改東晉作者安能不遵守其說故既用以傳序復用以作經不曰十有一年而曰十有三年豈得謂紀年之實錄乎又考史記十一年期是十二月朔其于甲子味與冠以二月耳何得繫于十二月若以爲六十七日耳至武王伐紂之時也洪範十有三祀未改商之正朔也焉有通用周正乎傳曰周之孟春非殷守制說而不見歆

金氏履祥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

敬考劉歆所以致誤正以合洪範于泰誓朱子所以誤信亦以合洪範于泰誓然史記明言克殷後二年武王問箕子以天道伏生大傳亦

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
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
而問鴻範維傳聞異辭而十一年克商十三年始訪箕子諒非無故矣

又考周氏疏證第五十四云朱子有古史例不盡時之說以二十八宿
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我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
以時撰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年二月書不冠以時
雖載朱子見也更以逸事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以
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胎書年書月書日更書朔既絕不繫以時不
益其朱子證邪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其春秋猶春秋不
豈可以其例邪子故論之以仰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傳曰天威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
崩邦家君親教子商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政之善惡謂十一
年自孟津還時有後心校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伊川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
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其君乎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
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
存名教甚矣存保元

閻氏若據曰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無所為觀兵更舉之事自備泰誓與以觀兵為上篇伐紂為中
下二篇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議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
而武王之寃始自是即張子所謂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
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
平心易氣讀之泰誓上篇曰惟我文考至觀政于商非即三年服事觀兵
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後心至底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聞紂虐滋
甚又徧告諸侯伐紂之說乎疏證第二十六
敬考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橫渠伊川兩先生皆未嘗疑偽古文而

言精于義自足正偽書之謬蓋馬融之疑西漢泰誓也曾摘其荒誕不
經之處以為病故東晉泰誓舉其一切神怪之語悉芟除不用而觀兵
之說未經人之議及以為武王信有其事而承用以著于篇宋儒林蔡
注釋猶必曲為之諱知其偽無事辭費矣

逸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郟文傳
伏氏勝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
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尚書

司馬氏選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
證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記周本紀
閻氏若據曰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為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
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郟而改元之說與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蓋受

尙書攷辨 卷四

三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與由漢迄唐容有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
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寃始自今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
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受命改
元之妄說乎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為文解以九年為自專征始其亦未之
思也已矣疏證第二十六 考厥闕

敬考文王受命改元漢後儒者皆以為然而年數互異或稱七年尚書
伏生司馬遷傳之徒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或稱十
依用之考史記乃是十年或孔所見劉七字七與十形似而訛或稱十
年今本惟劉歆則稱九年東晉作者始終蓋于劉歆之說深信而不疑
故既用以傳泰誓之序又用以作武成之經今文王不改元之義人所
共信此九年云云其必不可通也決矣又考閻氏疏證第二十六云按
運之說亦未見得史遷金非歐公是蓋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
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歆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此
會孫周王黃此豈史記未印位者便當為王邪劉道其與信為偽撰則此等
只兩存之余謂朱子劉宋來信梅世為偽撰若與信為偽撰則此等

理合處俱可不收自彼西伯不稱王說已彰若武王稱有禮會周王
發則從未疑括出蓋蓋子象受中篇云昔武王將事泰山陰傳曰泰山
有禮會孫周王有事大事云云况其文淺乃武王既定天下後伐以紀
山川或初守信宗時神之辭亦伐封山事也偽作武成者移為伐紀
時事自
禮會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司馬氏遷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

敬考天子出行曰狩如云巡狩及天王狩于河陽是也又田獵亦曰狩
如云秋獮冬狩是也證以周頌時邁之篇載戡干戈載櫜弓矢正甫伐
殷時事則西歸之後因舉時巡之典故曰行狩適與周頌相表裏獸與
狩同音古字多通假用之則書序歸獸當為西歸行狩而不得僅以歸
馬牛當之明矣史臣作武成當並記行狩之政事而不得獨畧之又明
矣

傳曰往伐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其地記識

尚書攷辨 卷四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

敬考偽書二十五篇作傳人即作經人也書序歸獸本謂西歸行狩惟
作傳者誤解為歸馬牛故作武成經者于王至于豐後他政皆不遑暇
及亟綴以歸馬放牛之文書序識其政事本謂史臣記武王之政事作
傳者誤解為武王識殷之政事故作武成經者舉禱神東征孟津牧野
諸事及反高諸政俱入武王口中而于列爵惟五下特標其義于傳曰
即所誠政事而法之皆用其私說以合序義者其情寔如此後人紛紛
更定則又不識作者之意矣

孔氏穎達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情裁異于餘篇自
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
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
已承祖父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

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已

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云廟賸

禱祖云云彼二者于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

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

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

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

不爾窮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夫其本所以辭不次爾謂

敬考真古文文先而題後故文達而事信偽古文題先而文後故文泥

而事違正義云聖人有作理必不爾是則信然若謂既戊午已下又是

史辭則非也史既敘事易為以一月二月之事述于四月之後乎蓋既

禱神而即及渡河既而伐紂既而克商既而反商政事本相續文亦相

承皆追述其事以告諸侯者皆王言也夫湯誥曰誥故擬作誥詞秦誓

曰誓故擬作誓詞若武成則誓既不可誥亦不必故凡諸勸懲之語概

置不及但歷述其弔伐之迹與夫偃武修文之政以為大告武成者其

鋪張揚厲理宜如此此正其相題行文之本懷然而語勢不完文體不

類雖尊俱如仲達者不能不竊議其後矣又考宋明諸儒各有更定皆

不復載

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陸氏德明曰獒馬云作豪會豪也釋文

孔氏穎達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遺其會

豪來見獻見于周正義

閻氏若璩曰馬融鄭康成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云云蓋從篇

中文與義定之也偽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族夫

獒焉爾雅狗四尺為獒之獒若似馬鄭為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

尚書攷辨 卷四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理明義精之學或不如後代而博物洽聞迥非後代所能彷彿豈並契字亦不識之乎疏證第七十五

姚氏際恒曰蔡氏解西旅實繫召公以為非所宜受作訓以戒王竊以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于一繫恐無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諱戒何邪繫當如馬鄭二家作繫解尙可疏證第七十五

敬考周謂馬鄭真見旅繫逸篇之文非也然馬鄭雖不及目見其言自

有所受蓋馬鄭作傳注實因諸賈遠賈遠則受諸父微賈微則受諸塗

憚塗憚則遠自都尉朝朝則親受業于孔安國者也塗憚賈微生西漢

之末猶及見十六篇之逸書則讀繫為豪必按篇中文與義而知之斯

不誣矣且豪會獻見義本正大證以旅集命之序例亦相符蓋古文字

多假借武成序狩借為獸旅繫序豪借為繫以獸為牛馬以繫為大誤

讀正相似爾

尚書攷辨 卷四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閻氏若璣曰旅繫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

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之類有

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

旅繫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誓故不覺無意漏出疏證第七十五

第七十五

敬考作偽者依傍書序不覺以書序之辭闕入讀真古文二十八篇從

無云某作某者惟書序每篇必稱作某或稱某作此作序之體然也偽

書習誦而孰焉故于五子之歌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于仲虺之誥曰

仲虺乃作誥于太甲上中皆曰伊尹作書于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而

于此直書序文曰太保乃作旅繫更為變序之顯而易見者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劉氏欽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屈王命作策豐刑新漢書

鄭氏立曰今其逸篇有策命番侯之事與此序相應疏證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之外尙存殘簡故伏生大傳所述有九共帝告篇

之文孔壁增多十六篇之外亦有殘簡故殷本紀所述有湯征之文王

莽傳所述有嘉禾之文至東漢猶有傳者故不但劉據以作歷鄭亦據

以說序而均不謂康王命畢公也今並劉鄭所見亦亡故不能確數其

故矣

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司馬氏選曰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之政作繫命復寧

紀周本

敬考前漢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

之長中大夫也似應所讀書序即已訛易而要以太史公所傳為得其

尚書攷辨 卷四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正東晉作冏命者則純用應說為之爾

一枚以真古文逸篇而知其偽也

司馬氏選曰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

女不有功于民勳力邁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恐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

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海西為河南為淮四潁已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

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

紀周本

敬考此孔壁所發真湯誥也太史公親問孔安國得其辭載其畧如此

與東晉湯誥無一字相應雖其文經太史公所覽易而語質氣古不似

偽作之劉放論語傳衍支離者矣考案之書與湯之不傳不似也

湯誥則誥或謂傳而後榮事無庸重述矣東晉湯誥則全為臆說也

之故其誥或謂邦者惟所用則今既而己又考惟三月確有其時

至東郊禮有其所告諸侯後舉有其人蓋古者謂諸多是而歸為作
云國告萬方王國不能備萬方之人而圖見之也蓋信論諸萬方云云
之辭矣

劉氏歆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
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
方明考說禮云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廣十有二轉深四尺方
方明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玄下黃鄭注上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辨祀先王于方
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前漢書

敬考孔壁所發之真伊訓獻諸秘府劉歆校經見而好之載其文于三
統歷者如此此太甲使伊尹資羣牧而訓之而非伊尹訓太甲也明廷
東晉作者意太甲即位之初伊尹必嘗有以訓之故改作訓太甲之書
其誕賚有牧方明一語既不合己意則刪之書序使字亦不合己意則
又刪之蓋亦思劉所述之伊訓乃漢室真古文而顯悖之乎又考百篇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伊訓及高宗之訓其文皆不可得見作者以高宗形日有乃訓于王
之文遂謂既名爲訓必原其辭然古人因事立文因文命名初
不豫定此詞以成此文再舉其辭乃古為訓無遠立政不稱爲訓名
洛誥則皆以臣戒君之辭何必名爲訓者不為訓有牧而爲訓太甲邪
傳曰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篇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
服奉嗣王歸于亳

即吉服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三代雖正
朔不同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又曰三祀十太甲終喪之明年
正月也許集

闕氏若璩曰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爲歷元班固律歷志遇至朔同日悉載
之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卯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
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曰
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曰徵于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

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
正朔而不改月以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于此其祀先王
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此其紀
先生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不然商實未改月則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
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歷元而書之乎

又曰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
元年之初也摠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爲即位之禮不得不以爲建丑知十
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爲建子矣並疑說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閏月則二十
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以前未
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曰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
又曰余因思僞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毫非以是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即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
之年必改于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
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闋反覆追究無一可者蓋僞作此書
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
禫共月後備短喪之制上視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並疑說
敬考君薨既殯而即位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也即位而不改元踰
年而後改元一歲不可繫以二君也元祀十有二月乃太甲之元祀非
仲壬之末祀也祠先王于方明乃以冬至配上帝非奠殯而告也作僞
者始終以伊尹不可放太甲故謂湯崩于元年十一月又于太甲篇特
立三祀十有二月歸亳之文明服闋而即歸惟恐溢一日而猶不免爲
放此實作者之本情然當年改元二十六月即吉此上古必無之禮蔡
氏曲爲之說不但與真古文至朔同日之義悖且與商周改月之制大

不符矣豈非事之僞者反覆有所抵牾與

又考伊訓文乙丑正是期日為作以爲其類則未

劉氏歆曰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云云癸巳武王始發云云周書武成篇

惟一月壬辰勞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

午云云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味爽而合矣故外

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

商王紂是歲也云云閏月庚寅朔云云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

也是月甲辰望乙巳粵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鹹于周廟

敬考此武成逸文乃漢室之真古文所謂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

學內外相應者也乃僞作武成者既採用其首節豈不見下文尙有二

節而故與之違者有不得不然之勢爾牧野之伐既不用於史臣敘次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文而用于武王大告之日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非辭

矣且由戊午而癸亥由癸亥而甲子其述甲子也方詳敘其若林之旅

倒戈之徒流杵之血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槩棄而不惜也

若戊午迄甲子既用以入武王之口則歸馬放牛文無所繫故特立王

來自商之文

王來自商于經傳雖可 嫌于庚戌爲日太遠故移前數日

以丁未祀于周廟而庚戌移以祀天地山川其必增柴望而不用祀于

天位原文者以初征之始底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

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鹹之舉更

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棄而不惜也然以爲僞則俱

僞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爲真則俱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

第五云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自諸惟三月丙午越三日則

爲戊申爾命丁卯命作册及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越三日七日者皆

非禮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則

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一枝以見存真古文而知其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趙氏岐曰放勳堯名

司馬氏貞曰放勳名

陸氏德明曰馬 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

毛氏奇齡曰堯舜禹皆當世通稱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

考諸書而無不然者

敬考孟子 大戴禮記 楚詞 史記 諸書無不

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者合諸經文曰放勳者名放勳也義至

明顯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氏上僞傳改爲做功又訓文命

爲文德教命綴其文于大禹謨而增敷于四海四字姚方輿則之亦訓

重華爲光文重合綴其文于舜典而增協于帝三字遂令後人不得不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就文爲義重華文命不得以名舜禹即令放勳不得以名堯若使堯不

名放勳孟子何敢創以命之而至功做功效功曰者其說若此諸謬訓

反覆環生尙書開卷三字訖無定解知舜典禹謨之僞則堯典孟子之

義煊然矣

堯典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云云

王氏柏曰以舜典記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畧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

同如此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

脈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見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

何以證之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于舜典有

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之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

閻氏若璩曰今之堯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

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

水之流雖有利亦不能殺之使斷惟姚方輿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

又曰今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微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並詳前第六十五

徐氏與喬曰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接徵慎五典云云本一典而後人溢二
十八字分作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結構不佳蓋篇首曰若稽古提句冒
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羲和詳帝治之節目特提命官至定時成
歲一結歸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
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畢巽位之案此下攝位行事雖舜事
皆堯事至過密八首方畢堯案帝曰欽哉尙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
一篇也初學辨證

顧氏炎武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蒼之辭已明則無嫌也日知錄

敬考帝曰欽哉命之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也文義連屬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二十八字之妄增甚明且即二十八字讀之既曰稽古舜舜矣又曰重華協于帝兩帝混淆所謂帝者何帝耶漢書高紀稱高祖曰帝曰上惠紀文紀則必曰高皇帝曰先帝不得但稱高祖爲帝爲上此古今不易之文理也觀真古文堯典篇首題曰帝堯後凡言帝者皆堯也帝乃殂落之後格文祖尙稱舜咨四岳尙稱舜至命禹始稱帝曰顧氏謂問答之辭已明是也今爲舜作典而又亟稱堯爲帝聖經有是文理乎則二十八字之爲梗于堯典中者必顯何疑

堯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又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命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左傳魯大史克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也土地之官又八愷即重華禹禹陶之倫 文十八年

蘇氏軾曰書曰云云而左氏傳亦云云則百揆司空之職也傳

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又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云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云云昨四岳

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左傳鄭莊公曰夫許大岳之胤也歷十年

又周史曰姜太嶽之後也莊二十二年

又戎子曰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襄十四年

敬考百揆四岳皆非官名也百揆者司空之職也四岳者人名也左國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明文可據僞作周官者誤解爲官名爲之經曰內有百揆四岳遂令後人承訛踵謬羣以爲官名矣因以百揆爲冢宰四岳爲主四方諸侯習非而不悟其矣哉又考曰若稽古堯傳訓爲職考古道故漢已考古文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國初即謂爲職考古道耶

堯典寬三苗于三危

又分北三苗

阜陶謨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阜陶方祗厥

敘方施象刑惟明

敬考寬者放其君也分北者徙其民也分北卽阜陶象刑之所施也三

苗之事明著于經者如此周秦已降傳其事者言人人殊作禹謨者博

徵而兼收之聯合禹征苗舜舞干羽諸事綴于篇末豈知其萬難合哉

墨子曰不唯秦誓爲然卽禹誓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

小子敢行稱亂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下

又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云云高陽及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

征有苗云云禹既已克有三苗云云天下乃靜

戰國策蘇秦曰舜伐三苗

司馬氏遷曰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

淮南內書曰舜伐有苗

又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敬考諸子言舜禹伐三苗者如此曰克有三苗曰滅之無班師修德之

說也蓋既伐則未有不克者以至仁伐至不仁矧合羣后之全力以行

天討而何逆命之有

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呂覽曰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淮南內書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

同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

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未

竭也久喻教而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

賈氏誼曰舜舞干羽而三苗服

敬考諸子言舜修德服有苗者如此玩其文義似即本早陶謨之語轉

相傳述而離其真然云請伐不許則無會羣后誓師之事可知也今合

二說而兼用之則于情事多所抵牾矣向于燕市得經史辨體一卷有

丹注字不知名氏于此節注曰三苗之君在舜攝位時已窺于三危矣

其留頑民亦止弗即工非能叛也舜方使皋陶象刑以治之不煩兵也

而謂禹攝位而尙兵征不服吾不信也且以堯舜之德歷年如此之久

而猶不化乃化于舞干羽之七旬有是理乎此戰國時人傳會夸張習

氣而謂虞夏史臣作此語誦亦甚矣又曰以腹形有苗立言不類

云者與說堯禹武王三句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凶盛而降後人

曰文王伐崇崇軍其以三句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凶盛而降後人

君夷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股

孔氏穎達曰命台小子商學于甘盤既乃于

時也君夷篇周公仰陳股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于

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

蓋甘盤于小乙之時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大有功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夷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

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遷于荒野是學說乃遷非即位之初

從甘盤學也

敬考甘盤者武丁時之賢佐保父股室者也作說命者誤以不言夢說

合為一事若高宗必待傳說而後言未得傳說舉朝無可與言者則無

以處夫甘盤乃曰舊學云爾曰即位佐之得說在後云爾然後雖得說

甘盤焉往正義遂謂其時已死然學而遷遞而入河則又不得謂即位

之初從甘盤學也左支右訓其悖戾之甚者雖仲達不能強為之說矣

韋氏昭曰遷于河內

傳曰既學而中廢業遷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

居民間自河往居焉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敬考從古建都惟殷最遷徙靡常自契至成湯凡八遷矣自成湯至盤

庚又五遷矣故章解八河徂亳亦曰遷都也然以無逸之言證之高宗
舊勞于外外者河也自河徂亳由民間往即天子位也盤庚遷于股
者亳也中更小辛小乙未聞遷都小乙猶都亳也此國語述武丁之事
云然今以入高宗之口而增遷于荒野不經之甚小乙使之居不可言
遷居民間正所以學不可言廢學且民間非荒野也事之信者無往不
合其僞者觸處窒礙矣

蘇氏軾曰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
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爲太子
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遷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
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
丁遷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遷決無此理遷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
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遜小乙使武丁劬勞于

尙書攷辨

卷四

四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以知難難決非荒野之遜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
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
即位而後師之哉

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遜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
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何遜于荒野

蔡氏沈曰無逸言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蘇氏謂甘
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

敬考無端而甘盤死無端而甘盤遜無稽之談伊何多邪而娶皆生于
說命之妄作夫甘盤既遜矣猶謂其保父有股也然則周公非乎入河
徂亳甘盤遜所也以爲武丁白公子張不又妄語乎朱子心知其謬而
于高宗之遜卒無以解也本不可解也故不僞僞書必未嘗讀書而求
其通求其通至于萬無可通斯不得不僞矣

尙書攷辨

卷四

五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尙書攷辨卷四終



正
訛
初
稟



池陽王麟趾南洲著

全勝正訛

周公辟管蔡在作大誥之後不在作鳴鳴之先不知致辟之時即不知辟字之義先儒辟字凡三解史記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耳是讀辟為后辟之辟戴未堂尚書涉傳取其極得周公垂涕而道之意然細按之與上文極融洽與下文終不貫串孔氏以為致辟于管蔡之辟謂

耳代叢書

身世初彙

世楷堂藏板

誅殺之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作大誥之時三監猶未誅也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曰于商則在大誥以後可知朱子注鳴鳴曰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仍孔氏舊說也蔡氏大誥傳篇首注則宗書序而不宗孔氏矣鄭氏讀辟為避謂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嗟乎周公此時烏得去而避之哉當國家初定受先王託孤之命身肩天下重任一聞流言而即避之雖在異姓之臣當不出此豈周公而願若是然則異姓之

臣當何如曰當自拘于司寇以自明其心其或君諒之則必復其位而誅倡言者否則以死報君而已義無可避也不避君固疑避之君愈疑且既避後流言者愈得肆其毒而讒搆之不旋踵而大獄興矣彼管蔡者能為是言以搖動周公則固非無謀者焉有避居二年之久而不憊辟以求集事哉是避居之說于理足于勢難行理不參之勢非聖人之時中也或曰之三說者皆于辟字無當則辟字當何解曰當如孔氏作致辟之辟特不可遽指管蔡耳周公若曰倡是言者是欲離間我君臣傾覆我國家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或曰辟字當如是說則居東何指曰此正周公化裁之妙用也周公一身天下之安危繫之一代之禮樂憑之七百年之國祚基之身在內攝其政則君疑君疑則公危公既危而周之大勢去矣其告二公者告之以居東也告之以欲得流言之人而辟之也內倚二公輔弼其君而躬握重兵居東土以徐察其變如是流言者不敢遽發迄二年之久則罪人斯得也誰得之公得之罪人得而公猶不歸者

耳代叢書

身世初彙

世楷堂藏板

王未悟則罪人不能申天討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
或曰何以知其握重兵曰以東山破斧之詩知之夫
流言方起成王方疑周公顧不避嫌而握重兵乎不
知周公攝政者也既不避嫌于攝政之前豈大難將
作而反避嫌乎其居東也蓋疑流言起自淮夷而不
料其為三監也東山者淮夷之咽喉居之所以扼其
衝也然則此舉也成王不知二公豈亦不解不然公
告之後二公何以默無一語余初讀此篇竊疑二公
毫無諫諍之文且二公不能悟王何以必待天動威
昭代叢書 癸集 正北初集 卷第四 三 世音堂 藏板

征非征伐之征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者三監及
淮夷也小序狼跋之詩所謂遠則四國流言是也詩
蓋謂周公東行則四國不敢發難也觀此則破斧之
詩作于罪人既得之後可知觀此則周公居東之妙
用又有確證矣或曰東征則三年居東則二年先後
凡五年如此說乃三年矣曰是更有不辨自明者細
玩金縢所書節次即知之周公二年得罪人于後者
于二年之後也王疑未釋二年後乃作詩以悟王則
所謂秋大熟者三年之秋非二年之秋明矣先儒祇
據周公居東二年一句言之又以征為征伐之征故
謂居東與東征先後凡五年也夫以周公征四國直
如泰山壓卵不數句已凱歌還矣何待三年或曰爾
以東征之詩為居東之詩可乎曰豳風者周公遭君
臣之變故其詩居變風之末明變之可復正也金縢
君臣之變也大誥君臣之正也若以東山諸詩為大
誥以後勞歸士而作則成王與周公君臣一德其詩
宜登之大小雅不應雜入變風矣七月之詩何以居
變風之首曰以君教臣則正以臣教君則變周公抗

世子法于伯禽想成王自幼雖不若太甲之顛覆其
童心必時有萌處周公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與
成王之心未能淡洽此流言所以易入而致變之由
實在于此聖人刪書以大誥次金縢明王既悟而周
公奉王命誅四國也刪詩則以東山次鳴鴉明王得
詩後感風雷而迎周公歸也且東山之詩首章曰我
徂東山徂往也往居東山也惛惛不歸三年也來自
東而霖雨滂者遭變之象也我東曰歸者王迎之歸
故曰歸也此數句已非征伐既畢而歸之口語矣次
章果羸伊威諸語暗指蒙難時光景如此亦可畏者
流言之足畏也伊可懷者王之既悟也不然勞征伐
之歸士亦必有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諸語何以第勞
其歸而不一及哉此詩溫柔敦厚不獨見公愛下之
情且足見公忠君之至矣總之孔氏惟以辟字屬管
蔡故致後儒聚訟鄭氏有讀避字之說後人見前有
居東事後又有王出郊迎周公事遂執避字爲定論
既讀避字則居東與東征不得不分爲兩事遂使詩
書之解多岐而周公遭變一段大作用反隱而不彰

昭代叢書

彙集

王世初稟
卷第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豈知周公此時居內則君疑設施有跋前疐後之苦
居外而無權則坐視流言者之亡周而莫之救不得
已而將兵東往以伺小腆之動靜外有訪察流言之
事非無名也內有鎮撫痲何之功非無實也上冀君
心之悟下備不虞之災此正老成處變之深心以見
龍而得潛龍之妙者也潛龍則勿用見龍不能勿用
也以見龍而處潛龍之境則寓大用于勿用之中斯
聖人之所以爲聖也余故曰辟字當如孔氏讀而虛
其解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稟
卷第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洛誥正訛

余讀洛誥至王拜手稽首竊疑周公雖功蓋天下人
臣也成王乃守成之令主焉有顛倒冠履若是朱子
云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夫王拜昌言可也稽
首胡爲者傳謂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實臣
拜君之禮雖臣與臣且無之而況君之于臣哉檀弓
稽顙而後拜者爲父稽顙也君父而外更無所謂稽
首矣今讀拜手稽首誨言初亦信成王果有拜周公
之事復讀拜手稽首休享乃知洛誥稽首二字當與

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參看皆成王厚周公之過也及觀左傳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因悟洛誥之稽首非成王之誤解之者誤也成王之稽首為天非為公也傳又云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辭者不敢當稽首也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則此稽首實為佐天子之言不然將以五鹿之稽首為為野人以在秦之稽首為為穆公可乎然猶未敢遽決也因復取洛誥細參之見王說一天字則一稽首再說一天字則

耶代叢書

癸集 王化初彙 卷第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又稽首益信王之稽首為天非為公矣且公稱及天基命定命是明明揭一天字與左傳兩稽首情事不適相類乎或曰此兩稽首對天言之拜手稽首休享又何以稱余更取上下文尋繹之乃知此拜手稽首與召誥之拜手稽首無異皆遙拜也太保之稽首旅王故也成王之稽首明禋故也又此篇疑竇甚多可以縷述洛誥之作作于誕保七年之後其托始也則于召誥庶殷不作以還太保旅王若公之際觀倅來獻圖卜則周公仍在洛未嘗歸宗周也集傳召誥錫

公節呂氏謂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誤矣周公位冢宰太保素尊禮之不敢自異欲因公獻圖卜之便代達其旅王之辭及幣耳洛誥之乙卯即召誥之若翼日乙卯也洛誥之哉生魄即召誥社于新邑後之一日也洛誥之洪大誥治即召誥之用書不作也使公若將歸胡為有倅來之獻不言獻幣及太保旅王之辭者史謂召誥言之此不待言而自見也周公敬天之休曰及天基命王于是拜手稽首以敬迓天休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曰及天定命是公欲以予

耶代叢書

癸集 王化初彙 卷第四

八

世楷堂 藏板

萬億年敬天之休子敢不再拜手稽首祈天永命乎誨言者王屬使者轉達之辭則拜手稽首宜截句誨言二字宜另讀蓋欲公誨以善後之言也以誨言二字起下則下段文理自不扞格矣肇稱殷禮九節皆公所誨之言至末節則有退休之志焉稱秩元祀者太室落成王將入廟時近秋祭公欲王親臨肇稱殷禮王恐公退休故下文乃有明禋之命也蓋流言方起王竊疑公風雷既悟王又深恐離公矣顧何以知元祀之為秋祭日以烝祭歲知之以三月作洛知之

以明禋之命知之君子營宮室先營寢廟朝市既定
寢廟先成焉有三月作洛五六月之久而寢廟尙未
成之理頌朕不暇集傳云未詳此因句讀訛傳故致
文詞晦滯周公若曰百辟之享與不享其政乃惟孺
子頌之耳朕將退老不暇聽其政矣以聽字屬上讀
則朕字與下汝字緊相呼應玩惟字內已含下不覆
及篤敘兩層無非逼出敬字以應上文汝其敬耳予
明農者正所謂不暇聽也彼裕我明無遠用戾者惟
敬乃能如是也若以乃惟孺子截句不惟頌朕不暇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說初稟
卷第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費解且乃惟孺子四字亦無著若以聽字屬下讀于
本句雖好而于下文不惟語不倫且曲折太多古人
之言當不迂贅若此惟以朕教三句作一聯讀篤敘
三句作一聯讀一反一正文較斬截王若曰者王告
周公也告周公故不稽首下凡三言王曰皆無稽首
之文則愈知王之稽首皆非爲公矣此數節俱王命
使安慰周公之辭公明保子節總謝其所誨之言而
贊美其功惇宗節從其所誨肇稱殷禮之言也惟公
德節贊揚其平日輔佐之功也王曰公功三節皆雷

公之辭以爲不獨迪朕四方如是卽迪將其後亦罔
不望公如是也王曰公定節王自言不必往洛也雖
一時之言而義各有當故史復以兩王曰別之足見
君臣睽隔路遙命使之言不一而足也王曰公子小
子其退節陳氏棟云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以余觀
之此十五字當在王入太室裸之後史稱王命公後
在十有二月則十二月以前王并無命公後之事可
知且刪此節則王曰公功三節辭皆以類相屬首節
言迪篤次節言迪亂三節言迪將迪亂迪將者首節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說初稟
卷第四

十

世楷堂
藏板

所謂罔不若是其斐迪篤也後添此一節理既完足
文勢亦可煞住想係錯簡于此且前言王在新邑後
不言退則語不周匝前旣逸祝冊王後不親命之則
其事未畢而尊公之意亦有未盡古人命爵罔有不
在太室中者尊先王慎名器也敕公功者非謂以秬
鬯安公也王明言未定于宗禮則敕功已非此時事
矣且公之功豈秬鬯二首所能救者乎王此時蓋已
有宗魯廣魯之心矣王曰公定于往已已字當作止
字看王若曰公自可定洛于往洛之事其可已矣如

此說則與下文公功肅將祇歡尤覺貫串且與伴來
恣殷節鉞鋒相對不然王未來洛何以云往蓋王此
時不惟不欲治洛并不欲往洛以明信任周公之深
也伴來恣殷事當在此節後王既不往洛于是使人
謹恣殷民諭以遵周公之治教此伴來之一事也命
使人安慰周公此又一事也安公即以上三王曰之
辭安之以拒也二旨曰明禋者蓋不欲親至洛祭命
公攝其事也後言烝祭歲此明禋其為嘗祭可知則
明禋又為一事矣拜手稽首休享者王若曰我不往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稟 卷第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告休王留公之心誠故不欲其西歸也且既作洛則
洛地不可一日無主王一日不來則公一日難謝其
責焉有地隔千餘里上無王命竟離官守而任我去
來者哉公既許王後洛而必欲王來者欲王鎮撫殷
民以重其事也迨至十二月戊辰王乃至洛擊稱殷
禮禋祀文武焉宗廟太牢兩以特牛告廟者盛典也
周本紀武王立于社南尹佚祝筴此逸即尹佚郊特
牲既灌然後出迎牲先言殺殷者非先殺而後灌也
謂此殺殷盛典王賓皆來助祭也灌後不言殺牲者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稟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洛特對此酒拜手稽首已不啻親自休享文武子之
往洛原可以已也史于此缺其文者以周公後既一
一述之無容贅也然周公終欲王往洛作周恭先故
特曰孺子來相宅也述伴來之事者為有明禋之命
也予不敢宿者不敢宿君命也但禋于文武者王未
來洛不敢咸秩無文也惠篤敘四句公之擬辭正王
所謂休享也王伴殷者公欲王至洛使殷民得以承
敘萬年也觀此則公自三月朝至于洛後與王皆以
使命來往于未來洛公亦并無歸西周之事蓋公方

前既言殺殷則灌後之殺不必言太室文武世室冊
命公于太室之中重其事也王若曰公子小子退而
即辟于周命公後洛凡洛邑之事惟公主之我惟夙
夜恣祀于周而已史特總括前文曰王命公後作冊
逸話則是王命公後與作冊逸話辭本聯屬其事俱
在一時可知誕保七年者謂公為洛後在成王七年
之十有二月也追叙年月于後者作史之變體也
太甲亦云王拜手稽首今案桐宮者太甲居憂之
所湯墓在焉所謂密邇先王是也冕服奉嗣王于

湯墓前迎之太甲歸亳未有不謁湯墓而告即位者史雖無明文其情事可以意逆之況伊尹作書則曰皇天眷佑有商此拜手稽首以爲爲天稽首可以爲爲湯稽首亦可以爲爲伊尹稽首則不可尹雖師保臣也太甲克終允德焉有爲臣稽首之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觀詩書余小子之稱多對祖父而言間有對天言者亦有對前朝言者洛誥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太室中對先王而言也太甲王曰予小子對天與湯而言也且王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說初稟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天非拜尹矣

无極太極并圖辨

堯舜之道曰精一孔子之道曰一貫故伏羲之六十四卦肇于一畫一者何太極也太極者何道也渾渾圖圖實理具備雖天地亦胚胎于此易所謂形而上之詩所謂上天之載是也道无二道則極无二極不能于極之上更增一極而乃幻其詞曰无極夫極也而可无哉君子所以无所不用其極也况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繫辭云有極矣建其有極歸其有極洪範云有極矣洪範與易相表裏而皆云有極者夫固謂惟有極而後可生可建可歸也範云有極而繫辭復加一太字夫固謂尊无二上天下之理无復有加于此者也无極之說意殆謂陰陽有倚伏之妙則有无有對待之理既有所謂有必有所謂无者以爲之根說似超乎太極之先而理實居乎太極之後蓋有无之根根于道有固道所應有无亦道所應无道在先而有无皆自道出道即太極有无即兩儀无道则无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說初稟
卷第四

丙

世楷堂
藏板

所謂有亦无所謂无矣且无者有之對也凡物之有對者皆不可謂之極一則无對矣夫无爲有之對有獨非无之對乎不知既云極祇可謂之有不可謂之无无此一而數窮无此一而道亦息然則一者太極之象太極者一之理也如曰无之是欲高其說于伏羲孔子之上勢必遞入虛无流爲荒誕矣且聖教之所以異于老佛者有无之間而已矣太極者聖教之所本无極者老佛之所宗毫釐千里其故豈淺鮮哉說者曰天地之始恒自无而之有天地之終恒自有

而之无无極者正天地絕續之交洵可謂探見天根
月窟矣雖然天地以道爲終始惟有極而天地所以
始惟无極而天地所以終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徵信
也必于太極之上而更溯之是使學者日馳心于无
何有之鄉矣聖人方實之論者必虛之非所以垂教
萬世也或曰周子朱大儒也有宋以來無不以其說
爲教千載不傳之祕不應妄議之然吾黨宗孔子者
也必舍孔子而別有所宗使老佛之徒得詭其道于
吾道之先以大逞其輪回之說而崇尙其寂滅之教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蒙 卷第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豈所以爲訓哉夫極曰无極則圖之亦无可圖矣若
猶可圖非无極也太極之象當何以圖之當以伏羲
之一圖圖之周子无極圖頗似一象卽以周子无極
圖圖之亦可或曰以无極圖圖太極則所謂太極圖
者又何以稱曰是圖也天地之妙用而不可以圖其
體其殆所謂是生兩儀者乎大極之初陰陽未著剛
柔未分渾然一理不可稍參一物以兩儀圖太極无
怪乎有无極之說矣則无極之誤實太極之圖悞之
圖正而其說亦正矣細參伏羲八卦次序圖可以證

諸圖之失并知孔子之所謂太極者終不離乎伏羲
之一畫也已

昭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蒙 卷第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VOI 311 773 版 10A

正訛初稟跋

秋浦王君所著正訛初稟蓋正周書金縢洛誥二篇之訛也金縢辟字史遷以爲后辟之辟孔傳以爲致辟之辟鄭氏以爲退避之避前儒皆以孔義爲長但孔氏以致辟專屬管蔡而王君謂當如孔氏讀而虛其解從此發出治內弭外大聖人一番作用此則前儒之所未及也前儒于洛誥亦有論辨而于拜手稽首擬以禹拜昌言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稽首于臣工烏可以訓今王君謂爲天稽首非爲周公稽首遂使

聊代叢書

癸集

正訛初稟跋

七

世楷堂藏板

天澤之分凜然不然下堂而見諸侯亦自成王開其端矣其他節次句讀一一辨正俱得確解末附无極太極辨一篇其辨太極之上不得更增一无極是亦大有功于經學者也壬寅六月吳江沈懋謙識



尚書
仲
孔
篇

庚寅七月雋乃雲巖崇德

南陵徐氏

積學益叢

書

尚書仲孔篇

江都焦廷琥撰

孔氏為古文尚書作傳宋人始疑其偽至閻徵君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則攻之不遺餘力王光祿西莊作尚書後案而馬鄭之義發明至盡說經者莫不闡馬鄭之言而知孔傳之偽矣乃孔穎達正義引馬鄭之說每辨駁之此固義疏之體而傳義實亦有勝於馬鄭者今年讀尚書注疏因舉若干條與門人輩論之錄得一卷即名曰尚書仲孔篇或曰孔傳之勝於馬鄭者僅如此篇之所列乎曰否此略舉以見其概俾攻者惡而知其美也其古文及孔傳之真偽閻徵

何言仲孔篇

君王光祿言之詳矣不具論嘉慶乙亥十二月望日

江都焦廷琥呵凍書

孔氏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由是文籍生焉此以文籍之生在伏羲世也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孔氏正義謂緯文鄙近何可引以為難易緯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表計冥其刻曰蒼牙通靈曰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氏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

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七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羲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羲而有書契乎案孔疏考證極確則文字之興在伏羲世明矣又按易乾鑿度云方上古之時人物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

何言仲孔篇

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此文籍所以生也管子云伏羲作造六宀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無書契而數於何紀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卦始有筮無書契而筮於何畫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文籍不始於五帝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以倉頡為古之王號慎到謂在庖犧之前張揖謂倉頡生於禪通之紀則書契不始於軒轅蓋文籍生於八卦而六書之法則倉頡演之耳孰謂庖犧氏非萬世文字之祖哉孔義為長

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云明皆徵用所行此謂舜誅四凶在徵用之初也鄭氏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孔氏正義又引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以證誅四凶在治水之前皆極明確則以爲在治水後者非也林氏之奇亦用傳說孔義爲長

尙書仲孔篇

三

皆與孔異歐陽大小夏侯則以爲天地四方孔光劉歆則以爲乾坤六子賈逵則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馬融則以爲天地四時鄭氏則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眾說不一然經文上云類於上帝上帝卽天地六宗不更指天地矣下云望於山川則六宗非河海岱矣鄭氏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因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本周禮也周禮實沈祀日月星辰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禮祀祀昊天上帝之下鄭牽合之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星也既祀星矣又於星之中分別此四星豈星辰之星不足以包舉之乎鄭注周禮以星辰之星爲五

緯則二十八宿之星何輕於五緯而獨不祭乎幽宗祭星當包眾星言之又何於恆星之中獨祀箕畢二星乎孔氏正義舉洛誥秬鬯二旨曰明禋又禋於文王武王又王賓殺禋咸格則禋不專爲祀天之名此確證也林氏之奇曰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於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於六宗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敘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爲得之

尙書仲孔篇

四

按孔傳本祭法自勝鄭注王肅與之同皆以禮爲祭祀之名林氏舍鄭義而從之是也司馬紹統駁之以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爲不可不亦妄乎孔義爲長
孔傳謂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年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孔氏正義引大禹謨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謂確合在位五十年之數按經文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自以孔傳句讀爲正鄭氏則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任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

年一百歲句讀與孔異尊鄭說者以大禹謨爲僞書又以經文登庸三十爲登庸二十之譌然經文固明明云三十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合爲一百歲鄭說與之合然舜典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下卽繼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登庸三年後卽攝天子位經文甚明則謂二十年後乃攝位者謬也舜典於受終文祖之後敘其攝位時事至誅四凶而天下咸服下文繼之曰二十有八載此於攝位年數敘次甚明以二十八年合考績之三年則爲三十年故云三十在位所云位卽汝陟帝

尙書仲孔篇

五

位之位玩前後文義自見則以爲歷試二十年者謬也林氏之奇謂史記之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斯得說經之旨矣孔義爲長

益稷疏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按疏說是也孔義爲長

語羿善射畀盪舟孔氏云畀多力也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王西莊光祿謂畀與斟鄩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然帝王世紀云畀多力能陸地行舟盪舟與善射對言自當謂其多力以善射盪舟之勇而不得其死以躬稼而有天下如此文義方協不應於羿言善射於畀則言其戰敗覆舟潛夫論云澆才力益眾驟其勇武而卒以亡卽謂其陸地行舟也則陸地行舟豈爲必無之事實禹因丹朱而自懲在洪水未治之先乎孔義爲長

尙書仲孔篇

六

中可居者曰島則海曲之解是也鄭氏作島夷謂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與孔傳異孔義爲長

禹貢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卽益稷所云彌成五服也孔傳云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鄭氏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蓋其說謂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彌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

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王肅駁之謂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氏創造難可據信按今文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尙書說禹禰成五服方萬里鄭學古文故爲萬里之說則甸服外更有納銍納桔之五百里侯服外更有采男之五百里綏服外更有揆文教奮武衛之五百里要服外更有夷蔡之五百里荒服外更有蠻流之五百里釋文引馬融說亦同正義引馬融說則謂五服方六千里又與鄭異乃史記夏本紀於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是納總納銍之五百里即甸服也於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是采男之五百里即侯服也於奮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是揆文教奮武衛之五百里即綏服也於二百里蔡下增要服外三字是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即要服也此即今文歐陽夏侯說也司馬遷學古文於孔安國而於此獨用今文說豈無識乎益稷經文明云禰成五服至於五千不言萬里禹貢明云五服豈有殘數太史公知今文之說勝於古文故舍古文而從之也安國爲古文尙書而此傳同於今文實足啟攻者之疑而說自勝於古文也又按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禹貢之五服也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方五百里曰甸服方五百里曰男服方五百里曰采服

尙書傳孔篇

七

方五百里曰衛服方五百里曰蠻服方五百里曰夷服方五百里曰鎮服方五百里曰藩服此職方之九服也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地之廣不知舉一面言之爲二百五十里舉兩面言之爲五百里禹貢以一面言侯甸綏要荒每服五百里合兩面爲五千里職方以兩面言之每服五百里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共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五千五百里其藩服之五百里在禹貢爲東漸西被之地其實方五千里禹貢之五服即職方之九服也孔傳之說與史記同與鄭氏異孔義爲長意棄三正孔傳云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鄭氏亦云三正天地人之常道馬融云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林氏之奇謂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而爲是昏迷耳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王西莊光祿云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則馬說非也孔義爲長

尙書傳孔篇

八

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二十八宿分之爲限而節氣由

長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日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孔傳謂食爲勤農業貨爲寶用
物祀爲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土地以居民司徒主徒
眾教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主賓客無不敬師
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鄭氏則皆以官言之食謂掌
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
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是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
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
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是也王肅
駁之謂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

何書伯孔篇

九

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
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按經文云農用八政
農猶醲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八政者民生之先後
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教之後則所謂貨者民
之所資也林氏之奇謂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
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豈若司貨賄之所司乎林氏
又曰或舉其事或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見鄭氏
以官言之拘矣孔義爲長

五紀四曰星辰孔傳云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是以
星爲恆星也鄭氏則以爲五星孔疏謂五星所行下民
不以爲候按月令紀昏旦所中之星皆二十八宿也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二十八宿分之爲限而節氣由
此敘日月所行之度與所會之次由此分一年十二月
二十四氣卽由此定則協用五紀不宜獨言五星此當
合經星緯星言之蔡注是也然以孔鄭之說論之蓋取
恆星之說孔義爲長

何書伯孔篇

十

獻卽此葵也酋豪之解殊屬強合逸周書王會解稷慎
貢大塵黑齒貢白鹿白馬束越貢海蠶義渠貢駁央林
貢酋耳卜盧貢執牛西申貢鳳鳥氏羌貢鸞鳥蜀人貢
文翰獨鹿貢卬卬禹氏貢駒駘此皆言遠方所獻之物
也則西旅獻葵又何疑乎王會解又云渠叟以鼯犬鼯
犬者露犬也渠叟爲西戎之名又伊尹制四方獻令正
西昆侖狗國則犬固西戎之所產也亦足爲西旅貢葵
之證鄭以酋豪解葵則西旅獻酋豪於書序文義不協
鄭強解曰遣其酋豪獻見於周酋豪單稱豪經亦無明
文宜孔疏以爲妄也孔義爲長
我之弗辟孔傳云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蓋以辟爲辟管叔之
辟解居東爲東征謂東征誅管叔也馬鄭讀作避謂避
居東都也二說不同鄭說云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
難出居東都二年國譜又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
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
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
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孰
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
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
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
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文王世子正義引鄭

尚書仲孔篇

十一

氏金又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
秋大孰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
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
三監按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微子世家皆言周公
奉成王命誅殺管叔即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
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此雖讀辟作避然
正言其不避也正言流言之時周公已攝位非欲代之
攝而不果也說文辨治也引周書我之弗辨許叔重併
書孔氏而訓辨爲治治即誅辟之義與孔傳合司馬遷
學古文於孔安國雖讀辟作避固不以爲避居東都也

史記又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
之乃與武庚作亂微子世家又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
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本紀是武王崩周公即
攝行政也夫冢宰踐阼之重當主少國疑之際而以流
言一至即行引避假令王室由此動搖不基將墜公又
何以告先王乎蓋武王崩二叔即流言即作亂周公攝
政因管蔡作亂即東征罪人斯得乃作詩以貽王名曰
鴟鴞毛公詩傳云幽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以鴟
鴞之詩作於誅管叔之後與古文尚書同也鄭氏以居
東爲避居解罪人爲周公屬黨成王罪其屬黨周公作
鴟鴞之詩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

尚書仲孔篇

十二

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
欲誅公此之由然夫周公之黨何所指名成王罪之經
傳何據周公屬黨何有罪人之稱成王得之何待二年
之久屬黨既捕周公何以晏然二年在東周公何以自
處棄幼主而不顧宗社何憑置元惡而不誅養難何意
宜王肅斥之以爲橫造也柏舟一詩言仁人不遇而不
忍去故曰心之憂矣不能奮飛鄭箋以爲厚之至若周
公聞流言而避去將柏舟仁人之不若乎明武宗時謝
遷去李東陽不去論者猶或多之蓋顧命大臣不當以
嫌疑引避也曾謂周公大聖忍出此乎馬鄭之說吾所
不取孔義爲長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孔傳云周公稱成王命是謂王卽成王也鄭氏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孔疏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按攝位者不過攝行政事成王卽幼周公豈得權稱爲王况如鄭義以周公居攝成王年十五作大誥之時成王當年十六矣年非甚幼周公乃權稱王乎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三監之叛卽在武王崩後成王黜殷周公第相之耳書序甚明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誅殺管叔管蔡世家微子世家魯世家皆同與書序合司馬遷學古文於孔安國斯

何書仲孔篇

三

誠古文說也鄭說不亦妄哉正義駁之是也孔義爲長酒誥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孔傳云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氏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經典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按三家及衛賈馬鄭王之本雖皆有成字然周公攝位成王尙少不當生而有謚骨節成立尤屬望文生義鄭以爲成道之王亦馬融所

不取之說也三家爲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之學者也古文未必如是馬融以成字爲後錄書者所加誠卓識也孔傳無成字此古文也王西莊以爲晉人刪去成字恐未必然孔義爲長

洛誥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佅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孔傳云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鄭讀佅來來爲句謂佅來來者使二人也孔疏云公既定洛邑卽使人來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此申孔義以下來字屬下句讀如此文義自協孔義爲長

何書仲孔篇

四

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孔於師保未釋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孔義固以召公爲保卽太保周公爲師卽太師也鄭氏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馬融亦同此說正義以鄭說爲謬按鄭氏注周禮師氏保氏卽引此序釋云聖賢兼此官賈疏申之謂周公召公爲三公周公下兼師氏召公下兼保氏此以三公不名師保兼師氏乃有師之稱兼保氏乃有保之稱孔氏尙書正義謂鄭氏不見古文乃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答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是周官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鄭

亦知之矣乃以周公兼師氏召公兼保氏在成王周官之前不亦強爲之說哉召誥凡言召公皆稱太保尙書營洛邑在周公居攝五年制禮作樂在六年先營洛邑後作周官則召公爲太保實在周官之前經傳已有明徵矣新書云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書序言周公爲師者正義謂太公薨命周公代之而三公卽爲太師太傅太保則無疑矣師氏爲中大夫保氏爲下大夫乃司徒之屬周召三公豈兼此職且序言爲師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不言兼也疏以爲謬豈過論乎孔義爲長

何書仲孔篇

五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光達殷集大命孔傳云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怨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按宣重光卽言其累聖相承不言瑞應也何牽合於日月五星之疊璧聯珠乎王西莊光祿云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年僅有之事或文武時有此瑞也此護馬鄭之說不亦甚乎孔義爲長

右十九條孔義之可采者不止此也此特較馬鄭之說而見其長者耳卽孔義之勝於馬鄭者亦不必止

此也此特於讀注疏時略舉之以見孔義之不可盡棄耳客日子得毋袒孔而外馬鄭之義乎曰否兩漢以來說經之士各有家法固當以經文思之而求其通耳吾謂孔義亦有勝於馬鄭者竊嘗反覆於經文也馬鄭大儒其說之遠過孔傳而足爲準則者甚多王光祿尙書後案一書闡發極詳學者覽而求之可也吾豈袒孔而外馬鄭乎哉廷琬錄畢並記

尙書仲孔篇終

何書仲孔篇

六

刻鵠空齋書

尚書白圭集

同伯王同署檢

光緒丁酉
十二月刊

召誥



其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者即周公所謂作周恭先也曰子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者
 即周公所謂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孚先也君臣交任其責則即所謂上下勤恤也其曰宅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即周公所
 謂王作股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也其曰王厥有

尚書通義

卷六

十一

刻鶴齋校刊

成命治民今休曰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即周公所謂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也此皆期之之辭蓋洛邑之作一以□
 □□□□一以誌殷頑民而作洛之年適當成王二十可
 以自即政矣故周公因洛邑既成而復政也兩篇首尾史
 辭雖皆言洛事而所以作書之旨則專為成王親政不為
 作洛也觀召誥言宅洛則曰自服于土中曰自服明始親
 政也洛誥周公言宅洛則曰亂為四方新辟曰新辟亦明
 始親政也先儒說此二篇亦未嘗不言成王即政及宅洛
 始政而獨不敢言周公之復政蓋誤以復政復辟合而為

一耳禮記荀子諸書多言周公踐天子位遂使王莽稱周

公復辟王介甫蘇子瞻以來辨之明矣而孔安國之釋經

固曰復政于子明辟與伊尹既復政厥辟同義是豈可概

關之耶凡蔡傳所以使經文孤離而不相統者皆以解此

句不致質言周公復政而未深詳孔氏傳之云意故也

白虎通謂周人亦有五遷自后稷始封于邰生民之詩曰

即有邰家室是也後不窋出奔戎狄之閒其孫公劉修后

稷之業始立國於豳公劉之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十世孫

太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縣之詩曰至于岐下是也文王

尚書通義

卷六

十二

刻鶴齋校刊

初猶居岐既伐密始遷程又克崇始遷豐文王有聲之詩
 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又遷于鎬文王有聲之詩曰宅是
 鎬京是也邰至豳自東徙而西豳至岐而程而豐而鎬皆
 自西徙而東豳岐程豐鎬所謂五遷者也
 周公作洛凡建二城一曰王城朝會之地是為東都城西
 有郊鄆陌故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即西漢河南郡治經所
 謂瀍水東瀍水西者也一曰下都處殷民之地保釐大臣
 之所居即西漢洛陽縣經所謂瀍水東者也二城本總名
 成周言周道成于此猶宗周言為天下所宗也而其後專

呼下都為成周平王東遷居于王城後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居于王城謂之西王敬王遷居于成周謂之東王左傳昭三十二年晉會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是也至赧王又居王城成周之地東漢魏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為河南縣二城相距凡十八里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按成王既留周公使居下都周公既沒命君陳代之康王時又命畢公代君陳按成王之留公使相已兼治下都耳蔡傳謂留公居洛而王自歸宗周非也經

尚書通義 卷六

三刻鶴齋校刊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之越六日乙未二十王朝步自周步

無是理

者觀經云作周匹休可見第方作洛時居東周為恆閒歸西周後乃恆居西周而東周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不知其始于何時韋昭國語注車攻之詩美宣王復古則其廢已久矣然必非營洛後數年間事也蔡傳乃謂周公營洛之年成王即不欲居而舉祀發政之後遂歸于宗周恐

行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從蔡傳三月惟丙午臚

也臚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史越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太保朝至于

洛卜宅卜河朔黎水不吉卜澗水厥既得卜謀定而後卜如太王

我龜衛文懿楚與則經營越三日庚戌七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堂而後卜云其吉洛前年三月周公以作洛遷殷之謀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位成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用

牲于郊牛二郊特牲以后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告郊社之位成也社大越七日甲子二十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

殷侯甸男邾伯蘇氏引士彌牟營成周事極當林氏又證以為艾

尚書通義 卷六

四刻鶴齋校刊

戰周書無不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易曰利用為大作左傳言

亂其次序者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為東都此云侯甸男邾伯是也曰庶殷者猶多方言殷侯尹民始封于殷時者耳

此史欲敘召公周公誥王親政之語而先敘作洛之事以始之

也其間曠隔數月皆庶殷不作時也或推是年有閏九月及秋

冬之交成王來相宅庶邦冢君皆朝行在周公將復政厥辟而

召公乃發誥以戒王

逸周書作維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

七百一十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

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境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壘以黃土將建諸侯蓋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言營洛之大略也而不及濶水東之下都蓋亦後人依此經為說耳所言郭之數極其狹小視秦漢以後離宮都城之制度遠不逮焉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邠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蓋其城周九里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而周官典命又以公城方九里王城方十二里或後

尚書通義

卷六

五 刻鵠齋校刊

來改制或丈尺有不同耳莫敢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之說呂覽淮南說苑略同而皆本逸周書居易無固之一言然以形勢觀之洛陽實最險固之地前人以爲居天下之中四面受敵殊不然也武王鎬京遺迹漢武帝鑿昆明池時淪於池中則亦狹小可知而洛京遺迹至唐猶存又按史記載武王南望三塗北望汝鄧顧瞻有河粵濟伊之言本逸周書度邑解蓋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欲度邑中夏不遠宗周但有其意耳而太史公遽曰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成王周公不待卜矣又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地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

12A

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安溪先生謂此罕譬九州明洛中土耳其盛秦川曰成王宅洛之意有三繼武王之志一也密邇殷民易於遷徙二也四方道里均三也自服于土中猶言中天下而立耳蘇氏書傳第言洛爲天下之中或謂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以土圭度景失之遠甚蓋四方分測乃宅洛而後測之非先測之而後宅洛也得夏至日中表景尺有五寸以爲土圭之長凡四方行測皆以土圭爲根數計晷景之加減而得天下道里遠近之數也至隋祖暅並立五表以推地中者卽匠人正朝夕之法辨方正位用之又與大司徒地中

尚書通義

卷六

六 刻鵠齋校刊

無涉合沙鄭氏乃依祖氏術作土中圖冠之書首尤誤方麓王氏曰天地之祭爲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可不辨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於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祭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祭者則謂若人道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詔事元后傳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爲褻瀆不經甚矣祭法王爲羣

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按王氏之說本宋五峯胡氏朱子謂其有據故中庸章句從之祭法泰壇泰圻周官圓丘方澤當是後來有此異制不若郊社見于尚書確爲周公制度蓋大社在國中而祭天在國外之南郊極合尊親遠近之義逸周書謂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于郊丘所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月之不可以抗日猶地之不可以對天也後世分南郊北郊又于東西立朝日夕月二壇非古義也先儒以在庫門右與稷並祀者爲大社而王社不知所在或以爲在藉田或以爲在大社之旁望溪方氏以大社爲京師之社王者無外王社爲祭天下之地祇疑卽方丘然社爲冢土先祇有一社耳大社王社之分但見祭法或亦後來所定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以與乃復入復與庶邦冢君入錫周錫周以幣授錫周曰拜手稽首拜手稽首在日字之下與洛誥拜手稽首若日之誦言在王言下及立政拜手稽首在周公旅王若公旅陳幣也言我拜手稽首以此幣誥告庶殷越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自言其意欲戒庶殷先自戒王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卽西銘所謂宗子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

挾四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其福大禍亦併大其利深必墜乎不測之淵荀子曰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則大危也大累也求爲匹夫不可得也嗚呼曷其夏氏曰曷其絕句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疏曰者去而不猶詩云何其也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言紂君返之辭臣其初亦受夫猶人也故夫致死天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焉之夫言人人皆然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傳子自禹始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壽考尚書通義 卷六 八刻鵠齋校刊

周公稽古稽天非周公不足當之聽其去是遺之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九字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民猶水也水能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君前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載舟亦能覆舟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九字德九字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初服與上文自服皆言始即政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

習于善則明可作哲此與自作元命庶有格命今爾永念則有國命皆是人定勝天之說 自貽哲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用德祈天不祈之祈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殷歷年長故重言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語意至此已畢下乃更端作結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兼庶邦冢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其交錯立于讎民友民之間言合殷周之臣民也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

尚書通義 卷六 九 刻鵠齋校刊

命王亦顯我非敢勤王初來相宅時曾慰契召公作洛之勞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幣擊幣也蔡傳謂奉以助祭者非

此召公率諸侯進戒之辭皆面王語也蔡傳引呂氏之說謂召

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并達之王

如此則不知其為作書耶口陳耶如口陳不應中述周公之語

如作書則兩云拜手稽首皆奏牘內之虛言如後世表牋稽首

頓首上言之比且不知書詞從何起也然呂氏固云洛邑事畢

召公進戒洛事之畢必不在三月四月可知則亦何嫌對王面

言哉林氏曰既言旅王又言王來紹上帝則王亦在洛可知矣

惟召公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至洛所以達觀而用書故

記載其至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日此說是也

方麓王氏曰程子曰知天命者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

天之報應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

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異天

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

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愚謂此召誥所以為至

理微言而非漢人以下所可與語者也知修德之至常人可至

於聖賢則為國而祈天永命蓋一理也故自貽哲命則命哲命

尚書通義 卷六 十 刻鵠齋校刊

吉命歷年亦一而已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短長之命也

浚儀王氏曰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

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

已左氏以萋宏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

為天道是夷狄可以滑夏亂華也

洛誥

洛誥之與召誥須作一篇讀直益稷于皋謨康王之誥于

顧命之比但以召公周公之言為限耳名洛誥者明召公

周公成王相誥誠之言皆于洛發之也有以上篇篇題攝

下篇者如皋謨分出爲益稷康誥分出爲酒誥梓材是也
有以下篇篇題攝上篇者如高宗之訓分出爲高宗彤日
洛誥分出爲召誥是也序云遣使告卜作洛誥序每望文
生說猶金縢序單舉冊祝事豈足蔽金縢之義耶計五十
八篇序文中數篇合一序者凡六而顧命康王之誥及召
誥洛誥皆應合序而不合序固有得有失也

林氏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者古之常禮也
然人君嗣位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沖之年政務未諳事
機未習而使之君天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

尙書通義

卷六

二刻鵠齋校刊

總百官蓋不拘于三年也必俟其年已長矣德已成矣教
導訓迪其聰明日以進而後可以歸政如周公之攝政七
年是也抑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言疑周公嘗請
親政而成王不從亦猶漢宣帝卽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
讓委任焉光之事固非周公之比而成王之不敢卽漢宣
之謙讓也公既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攝
政至于七年未嘗飾小謙以邀譽當世則其歸政夫豈以
親讓也哉必出于中心之誠可以歸政而遂歸之也成王
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許公焉

按蔡傳篇末引吳氏說周公留洛七年而薨後儒多斥其

無稽吳氏之意特不欲周公有攝政七年事耳夫公苟無

利天下之心七年何害如欲貪權擅國雖三年不可也林

氏謂古冢宰攝政三年者禮之常也或有襁褓幼沖之君

亦不拘于三年此禮之變其說殆是後世命相不得其人

又以猜防之私不敢獨任於是廢諒陰行短喪不幸而母

后臨朝矣宦官定策矣外戚聞干矣有呂武則亦有向曹

有伊周則亦有莽操可懲噫而廢食哉懲獨相之不便務

損其權往往有女子小人之禍此蘇子由所以論重臣不

尙書通義

卷六

三刻鵠齋校刊

可無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孔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成王年二十成人

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孔傳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

之命故已攝按基命謀之于始定命定之于終言所以成始成終之命也

予乃隕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今王成人故予繼太保往營洛邑就洛復政王其始作民明辟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我卜河朔黎水

黎水去殷尤近故先卜之武王北望嶽鄙逸周書作黎丕丕卽大伾黎陽之地也不言不食者省文

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洛北皆近澗洛水故兩言洛食

仲來以鬯及獻卜

孔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師說始卜定都之意

此周公乘召公進戒已畢進而白王以復政之意也因作洛後

復政故追述三月中遣使獻卜之事若曰子曩嘗使獻卜于王
意王已悉之矣時周公語意未了言下蓋有今洛邑將告成王
宜往即政之意因闢入王言故周公言止此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謂與鎬京並建

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休恆吉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鄠卜世三十一年八百所謂恆吉也我二

人其貞貞貞龜二人周公召公此句述周公獻卜時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

稽首誨言疏曰此句史官所錄非王言也

此王不待周公辭畢已喻周公之意因起而答之也若謂公前
來獻卜予固已悉之矣公今復政于我是將以我久遠敬天之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休不可不有以誨我也方言時拜手稽首言終又拜手稽首夫

君之于臣其分尊矣舜答皋陶賡歌拜手而已不稽首也至太

甲復亳會施拜手稽首于伊尹固以尊師保然亦以復政之禮

重大故特施焉非常當如此也今成王以周公復政特施此禮

于周公與太甲正同先儒乃說為周公獻卜王授使復公夫授

使答獻卜事不甚大何拜手稽首之有觀下文王與公言屢矣

何嘗一拜手稽首哉即臣下之拜手稽首史文偶著亦必有義

如伊尹拜手稽首答太甲之求誨也說拜稽首一因高宗服受

其言一因高宗責以阿衡之任也以帝世言之皋陶拜手稽首

為賡歌勉舜也禹諸人拜稽首或讓位或初命職耳其他常禮

概不載焉故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先儒謂王再稽首為謝

周公告卜之誨言告卜第人臣闢白之常耳何名為誨言又我

二人其貞先儒亦多誤釋周禮國有大遷則貞龜貞之為言問

也說文亦曰我二人其貞者周公謂我與召公共問于卜此句

正王述周公獻卜之言朱子謂周公乙卯再卜恐不然周公至

洛召公已得卜攻位未嘗見卜但見卜兆耳以洛事專于周公

且公實遣使故其言不得不如此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觀康誥殷罰殷彝及此篇殷獻民似祇當說為殷家之禮時周禮未定也且殷人嚴鬼即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周公制禮度亦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咸秩無文索鬼神而祭祀也或雲祈或蜡報而此則大遷

之變子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

記功宗即命即廟中發命也宗宗廟也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以功臣稱享太廟必作冊命之言丕視功載大視功臣載

不可稍紊此周公未行于攝政七年中留待成王自乃汝其悉自

為之故曰此記功宗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教工儒子其朋儒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戒其有所私比如張良云所封皆若彝者常事也

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也撫事則撫庶殷

之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僚使各向就其官明作

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如言有物之惟日不享此二句復

解上三惟事其爽侮享多儀以下五句皆解不享二字之意見諸

侯有不享者則當自反必我所行之事有失致啟其侮也國語所乃惟孺子頌朕不暇分我不暇言當息其聽

謂修意修文正如此朕告汝聽受我今于蔡民蔡汝乃是不獲嚴雅孟勉也乃時惟不

永哉惟終則能萬億年敬天之休不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上繼

下法我言無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觀七月詩周

亂我舊政津然言將歸田明王往洛邑以裕我民則民

先公稼穡之業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將輕千里而來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故

此周公因王求誨而誨以即政之道并陳已請老之意自肇稱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殷禮以下皆誨言也首舉秩祀之意則蔡傳引呂氏說備矣次

則內教百官外御諸侯一秉大公以協賞罰而以敏圖功以寬

御眾至于修意修文則欲其懷為夾庶邦享而皆根于一敬焉

蓋合治法道法而胥教誨之與召公諄諄以敬德為戒固無以

異而視伊尹將告歸而陳戒于德者亦有詳略之分無精粗之

別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以下則陳已告歸之意而誨言亦錯

見其中蓋自朕復子明辟以來語脈為王言所聞至此乃續于

是周公之言畢矣

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所不暇者何蔡民彝是也蔡民彝兼教

養言井田學校二者天下事惟此為大以聖人為之常若不及

也昔乃正父作君師于天下惟于是道是崇所謂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也我惟篤之不忘敘之不素故天下不廢我命今王篤

敘乃正父罔不若子則天下亦不廢乃命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說命爾尚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首答公誨言大意丕顯德者敬也

而蔽以一敬使我往洛親惇宗將禮加意宗廟稱秩元祀咸秩無

政以奉天祖而蒞臣民也文等事敬聞命矣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言公攝政時王曰公功棗迪

篤罔不若時公功棗迪篤終上意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我小子退坐之後將命公後然公則不可去我將命公後四方迪

往君成周許公復政亂未定于宗禮蓋言此以慰公不許歸老四方迪

亂未定于宗禮四方開治言向太平未定宗禮言禮樂未備須亦

未克敘公功即公所創作洛遷殷之事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

啟大公之後嗣而公則留此使我諸臣有誕保文武受民林氏曰

所矜式迪將其後即詩所云大啟爾宇也受之民周民也武王文王所

所受之民殷民也亂為四輔四輔前後左右之臣言公當王曰

子往洛邑當如公所 公勿替刑四方其是享 欲公尹東郊 師保萬民

此成王承周公請老之言而詔之使留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

承公誨言略述大意惟公德以下至罔不若時美公攝政時德

化之盛光被六合所以佑啟我之功甚厚然當常如是不可去

也以下反覆大旨在許其復政而不許其去先儒留後四輔之

說為後人抨擊之叢四輔自當以官名為正猶舜言四鄰耳 賈誼

書言前道後承左輔右拂成王 三輔起漢時不可引以為證且

中立而四聖維之即此事也 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當三輔周之四輔何所指乎伯禽封魯謂

在周公東征之先然淮夷至成王即政後又叛安知東郊不關

尚書通義 卷六 七 刻鶴齋校刊

不正在彼時且蔡氏于多方傳已自言之矣漢儒說此二義似

皆可從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疏曰以退為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 許成王留 尹東郊 朕恭 喜成王許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

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周指成周恭先字先字如 祇台德先之先不對後世而

言恭先者正一身以正朝廷也乎先者正朝廷以正百官 曰其自

正百官以正萬民也乎言臣乎乎君敢不敬應之意也 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昭子武王也昭子就 已所稱而言文祖就

成王所稱而言錯文耳言君臣交勉 伴來慈殷乃命 庶殷不

作時王曾遣使來彈 以桓鬯二旨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兼以桓 壓殷民并勞問我等

使我代致于文武之廟洛邑未成而有文武廟者君子將 予不敢 營宮室宗廟為先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述使達王言

宿 君言不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 且為祝辭云云 惠篤敘無有違自

疾 上二句祝王進德不懈康強無疾下二句祝 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 欲述此祝辭故并 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子囊

德 我向為祝辭如此今之勉王亦惟以此而已此承乃單文祖德 語脈而來以結戒王之意而周公許王居下都慈治殷民之意

亦可 見矣

此周公許成王留因以戒王之辭也從王命而留故再拜稽首

二篇之中凡召公言一周公言二王言二而以周召之言為重

尚書通義 卷六 五 刻鶴齋校刊

此節周公之言正與召誥相類詳見上篇篇題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烝祭歲與恤宅宗相似 句甚艱澀蓋古語也 文王辟牛一武王

辟牛一 羊豕不見 省文也 王命作冊佚祝冊 史佚作 惟告周公其後 告將

公立後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

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

舍奠于 其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禘 蔡傳以太室為清廟中央室 說本傳疏朱子詩清廟傳亦

引此文蓋即清廟明堂合一之說也若以 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 烝祭時享不在明堂則不必著中央二字

祝佗所謂命 在十有二月 明戊辰是十二月之戊 以伯禽者也 辰日二孔以為晦日 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明十二月是周公攝 政七年之十二月

此史記王居洛事以與召誥篇首相配敘烝祭命周公後則因王言而及之丕禋功載功有大于周公者乎亦見成王于此能用公命記功之言也周禮季冬享烝傳云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此十二月國語日月會于龍馮於是乎烝烝龍尾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建亥之月周之歲終也故曰烝祭歲功臣享于大烝所謂成功作元祀歟云王在新邑則非至戊辰始來新邑可知矣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則不及返宗周而明歲朝正即在成周可知矣蓋召誥首以著營洛之始洛誥末以著營洛之成而其端則已發

尙書通義

卷六

九

刻鶴齋校刊

于康誥三篇之序而其緒則迭見于多方多士之書頗疑諸篇出自一人之手也按左傳管仲稱昔召康公之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五侯九伯三句乃太公之命之文而召公之所作也魯頌述伯禽封魯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是王曰叔父五句魯詩人約伯禽之命之文而史佚之所作也大雅常武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程伯休父之命尹吉甫之所作也周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晉文公之命叔興父之所作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

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是旅巢命芮伯之所作賄肅慎之命榮伯之所作也大抵書有四體誓誥訓命誓誥訓皆史紀當時本語所謂掌書王命遂貳之而命則往往使文臣代爲所謂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皆內史之職也逸周書克殷解言尹佚作策告天世俘解言俾史佚繇書于天號竊疑成王時諸書多出史佚之手賈誼論四輔之職以史佚配周召及太公稱爲四聖而春秋傳亦多引史佚之遺言蓋佚以聖人之徒而居史職宜其紀事之文措注詳略各有義法卽紀錄當時本語之作簡擇去取亦自有深意存其間後人忽之而不求亦過矣噫

尙書通義

卷六

三

刻鶴齋校刊

書本史也而列于經固以其事其言可爲後法然其事其言卽寓于史法之中不以史法求之則無以得其事與言之眞而書亦不足以列于經矣宗廟制度紛如聚訟商書七世之廟呂氏春秋引作五世自後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之說一成而不可易矣而後世無能行之者西漢則各爲一廟隨地異名東漢而後同堂異室習以爲常皆不合七廟都宮之法朱子禘祫議自注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謂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按武成言武王

歸至于豐率諸侯祀于周廟蔡傳謂豐文王舊都周先王廟在焉召誥傳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畢命傳畢公嘗相文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是蔡傳以周先王及文武廟皆在豐邑而鎬無之朱子言先公廟在岐本經詩作廟翼翼思齊惠于宗公而武王廟在鎬之說僅據疏文他無所本經屢言由周至豐則鎬京之無廟可必也西周有廟又立廟於洛邑與漢原廟亦無以異或據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及禋于文王謂洛止立文武二廟然作維解稱立太廟宗宮考宮則洛自有太廟而所謂太室者太廟之室也宗宮考宮疑即文武廟而所謂文

尚書通義

卷六

三 刻鵠齋校刊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者時享之祫合文武而祭于太廟也觀詩書言祭祀宗廟皆美文王武王無一言及后稷或者祭法之言可信或豐廟洛廟制有不同韋昭以爲周公初祖后稷而宗文王及武王沒更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白虎通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也畢命康王之世仍詣豐廟則鎬京初無左祖右社之制左無祖廟不知置社稷于何地武王崩鎬其廟又不應在豐周官守祧八人除七廟外一爲姜嫄之宮又不知姜嫄之宮設于何處竊謂周初制度簡略即周公始作洛時亦未備七廟之制正猶郊社以祭天地而後分爲南北二郊

鎬京只有路寢而洛邑增建明堂先止后稷配天而後宗祀文王以享帝春禴夏禘改爲春祠夏禴而以禘爲大祭以及謚法官制禮器樂章皆周公攝政七年中所制作改定耳孔子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又曰周監于二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所謂惇宗將禮者也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乃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端冕罄折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

尚書通義

卷六

三 刻鵠齋校刊

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所謂制禮者周禮儀禮是也周禮如後世之會典儀禮如後世之通禮周禮自康昭而後續有纂修儀禮之僅存于今者疑亦有後人附益而周公制作之本真不可復辨矣所謂作樂者以詩爲本蓋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等篇文王廟中之樂所謂箏舞象箭南籥者也武及酌賚桓般等篇武王廟中之樂所謂萬舞舞大武者也大傳所云弦文武者蓋弦此也而又定周南關雎以下三篇召南鵲巢以下三篇爲房中之樂爲鄉樂通乎上下小雅鹿鳴之三爲燕饗之

樂大雅文王之三爲朝會之樂皆謂正歌正樂其餘正風正雅之可以入樂者在儀禮無算樂鄉樂唯欲之中謂之散歌散樂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以化天下四始皆首文王也以是而觀周公制禮作樂之實可見矣

古禮之傳于今者大抵皆周制也而其中有周公所制之禮有未經周公制作時侯國之禮勝國之禮又有周公以後後王附益彌文之禮其詳不可得聞矣而雜見經傳往往乖互不合儒者各以意爲說所以紛紛而不能定也夫祭天之禮有四孟春祈穀也孟夏雩帝也季秋宗祀也冬至大祀也祭不欲數數則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煩古所謂郊天者南郊一祭而已季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疑成王周公初作洛邑時創制而不常舉行孟夏雩帝乃祭祀水旱之類惟孟春郊天爲首祭董生日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周之孟春或值冬至卜不吉而至建寅之月遂誤與祈穀分而爲二焉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成得其所冬至之祭亦以祈穀春秋傳所謂郊祀后稷以祈穀也郊用特牲血祭所燔者柴耳後世別用一牛燔之亦誤也而社則秋報爲次祭惟春分以後日用甲而單出里者爲正祭與民共之而其禮則殺于郊天父母尊親之義也宗廟

之禮四時享祀爲正祭而春祠不用犧牲夏禴不殺牛其禮甚略至秋冬物成備物以祭嘗與烝特重焉時享之外禘祫爲大祭合毀廟之羣主及羣廟之主耐食于太祖而協繫世序昭穆故祫謂之大事而禘則推太祖所自出祭之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尤報本追遠之極思也孝子之思無窮而七廟有限故有祫以通殷廟之祖有禘以通遠祖而一氣相傳上達于天地矣故曰王者之大祭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三年一祫據喪除朝廟而言也五年一禘據其明年距前王末年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之禘中間五年而言也此後則每年一舉或有故或時巡王不親行則不舉而時享可以命宗伯冢宰攝之祫或于嘗或于烝于嘗則謂之大嘗于烝則謂之大烝所謂嘗祫烝祫不拘秋冬而以功臣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禘則舉于孟夏之月而不與時享爲一者止以太祖配食不列羣廟之主也其禮用肆獻全烝同于郊祀蓋以始祖所自出之帝時代久遠尊之若天而春秋時魯國徒以其爲祭之莫大而用于羣廟則失其本義且混禘祫爲一祭而後世人君無所謂自出之帝則有祫而無禘亦宜矣秦誓數紂曰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人主于郊社嘗禘必躬必親惟簡則易從而儒者以識緯及禮
家之雜說亂之不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所謂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者也

多士

此篇孔傳以爲誥遷者固非蔡傳以爲商民久遷于洛周
公洛邑初政呼而告之者亦未盡得其實也蓋成王既居
洛邑王城留周公往監下都殷民時在成王八年殷之頑
民從武庚叛者自前歲已陸續來遷至是盡遷周公要其

尙書通義

卷六

美刻鳩齋校刊

盡遷之後于下都呼而告之計成王亦來下都周公代宣
王命或殷多士朝于王城而周公傳王命誥之也作誥之
意正與盤庚下篇相類蓋既遷之後莫厥攸居因而慰安
之之辭耳故曰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即盤庚所謂罔罪爾
眾爾無其怒也曰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即盤庚所謂格非
敢違卜也至其追述前事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五
年伐三監還時曾頒命令于殷民致其欲遷徙殷民俾密
邇王室之意時猶未定營洛之謀故但曰移爾遐遜言將

遠移之也曰臣我宗多遜宗即宗周言將使近王化也皆

未定之辭意者周公初意欲徙之關中嗣以道遠慮殷民

不從迨六年三月殷諸侯百工來朝周廷相與諮議始定

就近營洛之謀歟不然洛去衛非遠何爲言移爾遐遜乎

成周非宗周何爲言臣我宗乎林氏曰昔宋襄公欲霸諸

侯其臣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晉女叔寬曰

莫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殷餘民不知天命竊不自

量猶有興復之志周公于此蕙不至以計除之如項羽之

擊秦降軍使移之遠方夫孰以爲非哉周公則不然方且

尙書通義

卷六

美刻鳩齋校刊

建都邑而移以自近惟以優遊寬大之言柔其強梗不馴

之氣而欲其同歸于善漢以婁敬言亦嘗遷諸侯豪族于

關中以爲強本弱支之術而已且命之遷則遷未嘗雍容

漸漬以化之于道也故京師及諸陵五方雜錯風俗不純

富民豪傑游俠爲姦利視周公遷殷頑民之意萬不侔矣

惟三月合上篇觀之知成王

居洛六年之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頑

稱之曰商王士自稱曰

我小國此聖人之言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夏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

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

界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依孔傳讀去聲

言民皆秉心為我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嚮于時夏童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自非大無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

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

惟我事不貳適此篇呂氏說經精蔡傳多采用之惟爾王家我適周王兼武王成王言左傳曰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有命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

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肆即肆救之肆我念天已降大戾于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自朝歌南渡河西行至洛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靈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

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頑民本殷之世家大族也故以迪簡望周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此句與上句意

不相蒙語意與我予惟率肆於爾原爾非子罪時惟天命以上四句一

一折歸結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凡言降命皆頌降訓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言昔有遠遷殷民俾式王化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所謂率肆於爾也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賓諸侯者王城也亦惟爾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我作洛則不待遠移而已可式我王化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

靈幹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先儒以為下有脫文按王曰又曰如云

爾所居耳乃語終會舉而重言王又曰也言我此語無他意專為設定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仁山金氏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以所言之

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無逸

南軒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

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己尊

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耽

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

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說陳于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

于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則不足以為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蔡傳用呂氏說朱子以為太巧蓋古語奧澀若斯其惟皇之極未其有若

故封之心與此句皆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始于一憂勤終于逸樂此另一說無逸全篇

中無此意也則知小人之依

四句一氣讀與下文作開闔之勢言

知稼穡之艱難矣乃逸則自能知小人之依也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與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語脈相類相小人

小人以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此與上文

下文生則逸皆安逸之逸與勸勞意相

對無逸之逸兼淫樂而言與敬畏意對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

度乃口之度猶言治民祇懼不敢荒

以天命自律也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時是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

詩鮮民之生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謂孤獨也不遑暇食

遑暇疊文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

言不敢以正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

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

十九字一句繼自今言成王從今日以後不必謂戒及後世

則字不必訓法其與王其監于茲及召誥其日之其同皆

期之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復一日其失不小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

即指三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爾雅云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幻即誑也無小無大皆變亂先王之正刑

指人而言與上文至于小大同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之也其功德之在世則有以格于皇天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強志氣屏嗜慾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己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曰保惠庶民曰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說與蓋必其敬天勤民否後爲無逸之實也

蘇子由論曰周公作無逸言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國之數而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

尚書通義

卷六

三 刻鶴齋校刊

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閒而無以御之至于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于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無害也

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之

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王方麓曰漢武明皇荒亡戕賊宜促其齡而壽者幸也一則巫蠱之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遷身幾不保逸豫之害明效大驗如此雖庸夫豎子亦諱言之而不足顧也

君爽

此篇從來說者皆誤蔡傳正之是矣然謂諸家多爲序文所誤則不盡然序本不誤誤讀序文耳序曰召公不悅不悅云者不樂居其位也猶孟子所謂孔子不悅于魯衛也

尚書通義

卷六

三 刻鶴齋校刊

小序本孟子門人所作故其文之相合如此舜典舜讓于德弗嗣古本或作不怡不懌蓋亦此義凡有所辭避而欲去乎此則是不悅乎此也古人語多有然者然則序者之意與後儒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之說正相合耳此篇文多奧衍難解按今文書盤詰諸篇大抵雜以方言語句甚長其文勢一氣貫注每至數行而止又有繁言不殺近于複出者有鬱積蹙縮含意而未伸者有語急而省字者有忽斷而忽續者所以詰曲不可曉古文出于壁中其初因科斗文難辨以隸古定既不無出入而其後孔氏子孫世世

傳習探索紬繹又為俗儒所歷不得立學官冀以理勝詞
 顯得行于世于是遇古方言輒以雅詁易之語句過長者
 廉而節之文勢與衍不易了者敷而暢之辭繁近複者併
 之含意未伸者達之語急而省字者增之忽斷而忽續者
 屬之蓋非一世一人之所為而其他今文本有者以為世
 所通行不復措意于其開略存異同而已于是太甲說命
 及盤庚大誥諸篇明晦難易如出兩手致啟後人之疑而
 不知其原本質翰皆壁中之舊非孔氏所能偽而由循誦
 習傳以漸趨于明易者中間曲折如此也令漢代俗儒無
 蔽固媚妒之習孔書得早行出或不至背馳若此雖其潤
 色遺經敢冒不韙而流傳保守之勞不可沒也自師承各
 異原遠未分若歐陽大小夏侯杜林賈馬之書與夫四家
 之詩各家之易句字異同亦往往而有不可獨罪孔氏古
 文書也學者生晚不見古人之大全唐以來篇章文字幸
 定歸于一獨其訛亂之自漢以來者無能追正惟一裁以
 理擇善而從已耳所謂事有不可如何者也

周公若曰君聿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
 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越今本多

誤作 我民罔尤違不敢不永遠念天之威及我民之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今成王迷

我退休里居而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

言雖去不得諉為不知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王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迪惟當時語觀迪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惟有夏句可見無逸每更端必標周公曰洛誥君聿我聞在昔成

文王受命公曰及此皆作公曰知其出二手也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陟臣扈疏曰與湯時臣扈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

事太戊也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格天格帝一耳巫咸以下三臣率惟茲有陳率惟此六

之保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安溪曰禮陟猶言禮終以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當從林氏說實字貫至故字相為

四方而罔不孚應者實由大小諸臣同呼應言天保佑商家使其有事于

力匡助之故也語句太長合讀之乃見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

罔不是孚公曰君聿天壽平格林氏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

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保父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

則後三人亦在其中庶其治明我新造之邦公曰君聿在昔上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成王八年距造周不久

帝割申勸王王之德天勸文王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

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

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諸迪字皆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安漢曰號叔早死是無祿

皆本林氏說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視其濟小子同

未位我自愧不誕無我責收罔助不及壽造德不降言召公大

專責于我已乃收身而去罔助王之所不違是使老成之德不下

及于民也罔助不及與下明助謂王情應壽造德不降與下作汝

尙書通義卷六刻鶴齋校刊

民極意我則鳴鳥不聞若以鳴鳳為說當承文王時鳳鳴岐山而

相應言蔡用呂氏說引卷阿詩則未知與此書

時孰為先後也疑經但言鳥不言鳳或引伐木詩說之矧曰其有

亦通謂我嚶鳴求友而不聞友聲矧能格知天命乎矧曰其有

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殷先王及我文武治我受命無疆

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後人指成王即所謂

君君謂顯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勸偶王如

之以射相人偶之偶成湯以伊尹之偶以巫賢武丁偶以甘盤在

乘字有時不可失之意誠不可不察也命在我而保固之也

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爾其

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十七字一子不允惟若

茲我豈不汝信而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一人

天休滋至惟時一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

時嗚呼篤棗時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與微子言我用沈

咎周公非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而若此多誥乎子惟用闕于

掠美也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往敬用治

周公之復政而欲明農也召公勸成王無遺壽考以留之召公

之欲收身而退也周公又作此誥以止之其事若兩相詭何哉

蓋聖人之心視榮利若澆而視國事民事如在己淡于求進勇

尙書通義卷六刻鶴齋校刊

于任事忍于為身迫于濟世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周召一而已

夫以伊尹之任孟子所稱治亦進亂亦進者而其言曰臣罔以

寵利居成功豈直知進而不知退者哉周公召公之欲去義也

其相為留亦義也皆是也皆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猶夫後人

之作偽也顧觀于周公留之之言首曰我不敢于上帝命弗

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末曰子惟用闕于天越民可

見聖人所刻刻存于心目閒而不去者天與民而已朱子以為

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想見周公之心也至其遺詞之善

如篇首所謂君已曰時我則引召公前言以堅其信末云在讓

後人于丕時則爲召公曲謀以慰其心聖人之言善體人情而無微不至又如此

按此篇曰襄我二人篤棊時二人則太公之之國久矣太公之國意在東征四國之後太公居齊伯禽居魯皆以鎮攝東方控制戎夷于是周公繼太公爲太師矣左傳昔周公太公夾輔成王言其始也記言反葬于周明其嘗就封也作大紀前編諸儒因小子同未蒞位一言欲升篇次于成王卽位之初不知東征前後太公在朝可云襄我二人哉小子同未在位公自謙言耳公曰王曰冲子曰孺子不曰小子也成王時已親政慮其弗克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經歷過佚前人光而欲留召公以其保王業召公之欲去謂有周公在已可去耳周公謂我二人當分任其責勿專責于我也至成康之際周公已沒召公遂亦以身任周公之責應劭云周公九十九王充云召公百八十竹書載召公沒于康王二十四年雖未必爾而壽過周公則遠矣

蔡仲之命

凡命書皆出臣下代言而不必曲尋其文義前已具論之矣此篇所以爲孔子取列于書者著周公也非著蔡叔之有子與蔡仲之能幹蠱也則其篇中所述皆誥誡之常語

更可不論矣而先儒乃詳爲釋之若皇天無親云云述伊尹語耳後人于言之有故實者謂之典卽此是也先儒乃

以太甲蔡仲互較其優劣而辨其言之深淺詳略拘泥甚矣太甲下篇與蔡仲之命豈一人所爲乎觀朱子傳詩于顯易無甚深義之篇卽不復置辭至易本義則小象序卦諸傳有一字俱無者說經固宜權其輕重也今蔡傳于蔡仲之命等篇詳解密注與與謨貢範不殊何以使後之讀者識聖人刪書之意哉又謂此篇篇次當在洛誥之前殊不可曉經云叔卒知其在何時耶胡五峯大紀曰八年蔡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于己者可與處也所云八年則篇次自當在多士之後多方之前矣
惲子居曰太史公特立管蔡世家于篇首特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歷數其長次名字而于篇末書曰某有本紀言某某有世家言某某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揆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歟然必書于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蔡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

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成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智足知聖如此按子居之觀史記可謂能得其深若孔子之取蔡仲之命列于書其意亦若是而已矣蓋觀周公所以施于蔡叔之後如此而憫管叔無後之意可知觀周公其後之施于管蔡如此而其初所施于管蔡之不得已可知故讀大誥金縢者必取蔡仲之命比觀之而周公之心乃始昭昭如白日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管叔自益而云致辟猶紂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自焚而諸書囚蔡叔于郭鄰左傳成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多言誅紂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史記則言十乘禹貢要服二百里蔡故孔傳以郭鄰爲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據逸周書以爲郭號也五家爲鄰疑即虎牢之地以車七乘子服景伯見囚于楚以二乘六人從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知此車七乘許蔡叔以此自隨耳左傳周公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舉之以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已卿士若萇宏叔卒乃命諸王見諸王而命之蔡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亦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止齋陳氏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閒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

多方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以至多方皆周公代成王所誥也呂氏曰此篇首云周公曰王若曰篇中又云嗚呼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蓋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史臣特發新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按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左傳言武王克商成王之命也按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左傳言武王克殷諸侯雖已奉周正朔而屢有復商之志其戴周末堅故變故迭起至多方作而殷之天下于是始易而爲周之天下矣此周官篇所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也夫以八九年

中中外傾搖文武之業岌岌將墜周公以一身措拄其閒
以口舌代斧鉞屢出師誅不靖而無一濫及者凡所措施
皆合人心之公故能令四方列國翕然歸心而八百載享
祚之遠實基于此此所以謂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也成
王康王賜魯重祭而俾得用天子之禮樂豈爲過哉

惟五月丁亥成王九年之五月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嬴姓國地在淮夷之北或謂卽兗州曲阜縣奄中魯都曲阜
不應實偏處此蓋在淮水之陽東介徐戎而西與故殷圻內相
接竹書言盤庚嘗遷奄則奄亦殷之舊都林氏曰奄卽淮夷之

尙書通義

卷六

望 刻鶴齋校刊

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
有舒蓼舒鳩也又曰周自文武興于西土而化行于南故西夷
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牧野之戰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皆在行閒而成王卽政東夷猶興兵以叛也蓋奄之凶甚矣
自周公東征滅三監定奄之後至是又叛其反復狡惡不亞于
虞之三苗故國語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
至是踐奄作成王政踐之爲言翦也又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
姑而以其地分益齊魯亦仿帝世分北之意凡四國多方之所
以紛紛不靖者皆奄煽之也前煽武庚曰盍舉事至此又煽多

方呂覽謂東夷八國奄最大又曰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
以師逐之至于江南必滅奄而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猶帝世
必分北三苗而後聲教訖于四海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徐後
僭王亦諸戎之桀黠者是年歲在大火唐亦有亂成王滅之遷
其君子杜而以其地封太叔唐與奄相約俱叛否不可知旣在
同時則北至冀東至兗南至徐數州之地相挺而起其變不滅
三監時之鉅而奄實爲其魁于時成王親征周公偕行與否于
經無考然是時太公魯公皆已之國費誓言我其征徐戎蓋伯
禽率魯國之師以當徐戎而六師實萃于奄周師攻其外齊魯

尙書通義

卷六

望 刻鶴齋校刊

扼其內故翦滅較易序言遷其君子蒲姑者蒲姑齊地使之受
制于齊耳齊自武王時已封非旣滅奄而後封太公于齊漢志
言成王時始封封在前之國在後也然淮夷徐戎餘種至宣王
時猶勞王旅詩詠江漢浮浮則淮南之夷也常武則淮北之夷
也迨魯僖作頌以納賂獻琛爲幸春秋末年淮夷與徐子並列
于中之會不書其爵與國名直曰淮夷而已則春秋亦甚惡之
矣及秦始皇時乃舉禹貢以來中國所有夷蠻戎狄悉驅而出
之然後淮夷徐戎及春秋傳所謂晉燕齊魯諸戎皆不見于漢
以下之史此孔安國之言亦考世變者所宜知也古封建之制

小者居內大者居外禹貢二百里男邦內依天子三百里諸侯以及綏服諸國揆文奮武以外禦蠻夷至周而不然呂氏春秋云近者彌大遠者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蓋分土惟三而大不過百里者古之常制也至周成王時遭多方不靖淮夷徐戎奄蒲姑之難殷民屢叛外有大戎夷而內置侯如黑子之著面可以爲安乎是以大啟齊魯之域命之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太史公曰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侯地明非常制也有常制以爲天下法有非常制以爲天下安齊魯衛而外

尙書通義 卷六 望 刻鶴齋校刊

擯以爲夷狄不與齒而齊桓晉文晉悼所擯以爲功于天下者亦皆先王所褒封楚爲鬻熊之後秦伯益後越禹後吳乃秦伯之後而其實爲夷狄如淮夷羣舒百濮赤狄白狄之類則終春秋役屬于大國未嘗能爲巨患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挾其弱與其守然則所以享國八百年之久者固由后稷以穡事開基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而亦成王周公選建藩屏之力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四國舊說管蔡商奄朱子解詩及功臣外餘皆殷世所封故曰殷侯我惟大降爾命降命謂頒爾

尙書通義 卷六 罔 刻鶴齋校刊

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洪惟圖天之命以下言夏以下言夏桀之失民心而以天惟時或民主一語總承之蔡傳以洪惟圖天之命二句屬商奄說而疑惟帝降格于夏以上有關文不知今文書語脈甚長有夏二字不先見與下節崇亂有夏正同合讀之自一氣貫注條理可尋何嘗有闕文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按書中麗字皆當指刑罰言記曰郵罰麗于事呂刑越茲麗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此言民麗于罰者不克開釋之開卽下文開釋無辜之開如此說與下句乃大降罰意尤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甲讀作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所謂惟進之恭也言作開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言桀疏賢任暴皆因妹喜之嬖與牧誓惟婦言

是周下及崇述述以暴虐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百姓姦宄商邑語意相類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則曰不畀純純一也極至之辭也乃惟以

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無所不至大不克開民之麗言民

麗于罰不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言天簡于多方而得成湯包

克寬赦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以慎罰為勸厥民亦

相勸勿麗于罰即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

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

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日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

尚書通義 卷六 聖 刻鴻齋校刊

夏非天庸釋有殷天無心于開亂而有志于開治故曰天不庸釋

殷大抵治生于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說文

天亂生于人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說文

作切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開之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逸上逸安逸也圖厥政不蠲丞天惟降時喪宜詳于殷

而略于夏乃惟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句天惟五

辟之上非有闕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蓋古語天惟五

年謂武王九年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黃文叔曰自戡黎觀政五

終無可念聽者此可以觀天命矣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如周饑克殷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我周所以克堪顧天者

用德故耳鄭詩譜亦以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我之顧天

克堪顧天四字相屬為文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天降顯休命之休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

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

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迪汝屢矣而不靜與康誥爾心未愛爾

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天命之在天者顧之可也不可以

不可以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戰伐謂討其倡亂至于再至于三非一乃有不用我降

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以警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圖乃惟爾

尚書通義 卷六 聖 刻鴻齋校刊

自速辜 此上大誥四方諸侯此下申告下都殷民蓋成王滅奄還都諸

侯多來朝見周公發此誥時固亦有四方諸侯而不能畢至所

面對者殷多士及諸侯之士來修職貢者耳作告本為大誥天

下就在朝諸侯及諸侯之臣合而告之仍別而言之誥語既畢

史乃備錄成篇以頒示于四方也篇首史辭曰至于宗周呂氏

引衛孔惺鼎銘謂成周亦可云宗周此乃鎬京賜秦以後東周

之世以洛為宗周耳武成王朝步自圖受命于周皆鎬京也及

成周既建洛誥言即辟于周即謂成周而此經云至于宗周周

成周既建洛誥言即辟于周即謂成周而此經云至于宗周周

成周既建洛誥言即辟于周即謂成周而此經云至于宗周周

官則曰歸于宗周異命則曰王朝步自宗周不得不別而言之矣

林氏曰晉武帝將伐吳其臣羊祜王濬皆曰孫皓荒淫暴虐今可必克一旦皓死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此猶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國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主而我不得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于此不觀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為至德也

尚書通義

卷六

聖 刻鶴齋校刊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自王五年減三監改設宋衛二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泉監數至作多方之年凡五祀爾必能奉凡爭生于心自作不和爾惟和哉則逆氣成象為圭臬犯上作亂何所不為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故教以和順之道爾尚無自疑忌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闔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以入于凶德浴邑尚承力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眾人皆以爾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為不享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多方即所謂有方多士也我則致天之罰蔡傳疑為多士之誤過矣

離逃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子和則無我怨

多方與多士篇大旨相類第多士為殷民定遷後慰藉之詞此篇則滅奄後更從而申飭之之詞耳又多士純是面語殷民此篇面語後因而作書預示多方則其體制之有不同也

一齋陳氏曰蘇氏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愚竊以為不然夫天下初定法令未孚而紂素所崇信淵藪之奸究匪類往往

尚書通義

卷六

聖 刻鶴齋校刊

錯處于民間故紛紛慮亂籍籍思變皆紂之餘黨為之非天下之人思商而叛周也後儒又為之說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愈益過矣夫殷之忠臣宜莫如微子箕子祖伊微子即封于宋箕子陳範于王祖伊奔告戡黎初無一語咎周也豈以三子為忘殷乎三子非忘殷則叛者非忠臣執是可以論商周之際矣文叔黃氏曰殷民不識天命動搖天下是為不則德義謂之頑民與苗民等世儒謂于殷為忠夫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共主爭衡以此為忠可乎天下無依違之理也在殷為忠在周為頑是依違也依違則一理矣理隨事為輕重重者立則輕者

廢紂爲當誅武王爲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民之私忠其能廢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叛而已矣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皆不忍殺聖人之仁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誅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按尙書大傳七經略與此同泰誓作六誓蓋謂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也五誥則仁意謂大誥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皆言周所以處殷遺民反復誥誡有以見聖人之心倦倦于上天

尙書通義

卷六

異

刻鶴齋校刊

下民而其仁不可及也或謂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詳而悉皋陶與舜禹其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召公非常人比而誥之亦若是煩乎觀周公屢言我不惟多誥亦自知煩且悉而不能不惓惓于此此聖人之仁心也

立政

此篇當與下周官篇比而觀之太史公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意周公既成周官因以戒王之書歟蓋天下之事統于百官百官之事統于人君人君之職在

辨君子小人而已周官三百六十屬各有所司以分領天

下之事使此三百六十屬者不得其人以處之則周官之法度亦虛設矣事之舉不舉在于人之得不得而人之得不得在于君之明不明六官之書備言臣職而立政一篇獨言君職故立政周官相爲表裏周官以治其末立政以操其本甚矣周公之知要也然本之中又有本焉周官之本在立政而立政之本在無逸無逸立政又相爲表裏必先陳無逸而後可以陳立政必先陳立政而後可以陳六官之書又周公進言之序也蓋人君之德一敬而外莫大

尙書通義

卷六

辛

刻鶴齋校刊

于明人君之職敬天勤民而外莫大于用人天之明威民之好惡皆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世之治亂卽因之故明于用人者敬天勤民之實而制治保邦之要道也然其所爲克知灼見以爲明者又不必徧及于三百六十屬而惟在明于得三事之人三事之人得而三百六十屬無不得矣此尤要中之要也三事者何曰常伯曰常任曰準人常伯卽牧夫在外諸侯之長也常任者任事之人在內三公三孤六卿皆是也準人者執法之人蓋亦常任中之一耳別言之者明刑弼教尤聖人之所重也其稱名與周官

異者當時固有別稱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
 宏父之類周官篇所稱乃其正名觀篇中稱司寇蘇公亦
 不曰蘇公爲準人也考之周官之制準人卽司寇及諸掌
 法之官常任卽冢宰以下任事之官三公以六卿兼領二
 伯又以三公兼領如周公畢公爲太師領東方諸侯召公
 爲太保領西方諸侯卽所謂常伯而侯伯亦是也常伯得
 其人而諸侯皆率其教外無不治矣常任準人得其人而
 六卿之屬皆舉其職內無不治矣此文王所以于庶言庶
 獄庶慎罔攸謙罔敢知而惟克宅此三人以事上帝而又
 受民也後世人君知人之明既有所不足又恃其察察之
 明而一命以上皆選于朝廷百司之務皆達于上聽竭一
 人之聰明以徇天下事而天下事之隳壞于冥冥之中者
 多矣此荀卿所謂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者
 也
 此篇大意皆本皋陶謨九德之行成德之彥吉士常人三
 宅三俊卽皋陶所謂彰厥有常吉哉九德成事俊乂在官
 者也曰籲俊尊上帝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
 帝本皋陶天工人代之意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則天工人

代之目也人君代天理物而以天位天職與臣下共之上
 而六卿九牧下而一命之微事無精粗大小皆有天命之
 理行其閒得其人則宅非其人則曠勿謂黜陟之權操之
 自我乃上天聰明之所鑒下民視聽之所屬而達乎上下
 以和所降之衷者也故暴德逸德天心所不享也義德容
 德帝心所簡在也易大有之三曰公用享于天子三居下
 卦之極統率羣陽舉所有而獻之天子以人事君也益之
 二曰王用享于帝以人主而對天退居臣位受眾賢之益
 薦之上帝以人事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三宅左右大臣備言之其職重而係天下之
 安危綴衣虎賁左右小臣擢舉之其職親而
 係主德之修替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人君以辨君子小人爲職謀面用
 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
 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釐理也乃用三有宅克卽宅
 曰三有俊日論辨之意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所謂近之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所謂遠之嗚呼其在

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常伯準人皆失其人矣厥邦

百姓以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常任咸失帝欽罰之乃

伴我有夏式商受命與仲虺之誥文奄旬萬姓即俊民旬四方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

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以詩蹶惟趣馬例

校人之通稱非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太史尹伯如大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庶常吉士王朝內

之臣必用庶常吉士下文侯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之臣蠻夷之長亦以是期之乃克文王惟克厥宅心

毫阪尹三毫諸險之尹文王惟克厥宅心語急而省字

尙書通義 卷六 刻鶴齋校刊

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

惟救功不致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

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字一頓事準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

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正是父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言商該夏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其表而繹其裏茲乃俾父國則罔有立

由其初而繹其終

由其初而繹其終

由其初而繹其終

由其初而繹其終

由其初而繹其終

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金氏曰此與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上通為一章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安溪曰

之牧夫接其克詰爾戎兵云云一氣讀下古者兵亦刑也言詰戎

兵之事當專任之牧夫也先需分為二節故讀說辭按牧夫即常

伯諸侯之長也諸侯有為王敵愾之義不庸天子親鳴呼繼自今

行時成王親征淮夷有功恐其因此黷武故戒之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按周公作立政倦倦于吉士常人而召公歌卷阿亦切切于馮

翼孝德卒之王多吉士王多吉人眾正盈朝以致刑措之盛則

周召二人登崇引進之效而周官三百六十屬所以各舉其職

而非徒法也

方麓王氏曰夏臣之告其君三宅而已周公又以近臣為言蓋

公卿大臣其內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之人人主朝

夕與同損益變化所係于君德尤重周官一書悉舉而屬之太

宰養源之精意實在于此所謂宮府一體也漢初此意猶存自

武帝時內外廷始隔絕為二公卿大夫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

寵用事于中漸至于不可制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如今之例也

上文戒王之語已畢時太史執簡記居于王側周公乃顧而語以司寇蘇公典獄之善欲其并記以示後人用此知召誥洛誥無逸諸篇皆太史親聆本語退而紀錄之書惟伊訓旅獒似後世奏牘之權輿然古人入朝措笏書思對命容有既成奏草而復口讀于君前者固不容臆析某篇為作書某篇為口語也周公倦倦于敬獄者以庶獄為民命所關擇人尤不可不慎即于常任內別言準人之意

尚書通義卷六

後學建德胡念修謹校

尚書通義

卷六

刻鵠齋校刊

周官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文叔黃氏曰周官書成自文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按經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明指周官之書黃氏之言是也蔡傳顧以周官不載公孤之職又六年五服一朝與周官六服來朝之制不合遂疑此篇與彼不同而以周官爲周公未成之書今以元儒程伯圭之說通之則周官書固與此篇相合伯圭曰按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耳蓋三公位尊出諸卿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又且官不必備或有或無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名于六官篇中又曰經云六服羣辟蔡傳數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內不在其數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蔡傳數侯甸男采衛爲五服而謂六年一朝會京師按周禮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一見者不在其數也然周有九服而王之巡狩止于侯甸羣辟

承德止于六服視唐虞之世有閒矣程氏之言如此仁山金氏曰周官周禮閒有不合者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閒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蓋周公既成六官之書獻之于王王乃于頒行之日意正而訓迪之俾有官君子各敬爾官三百六十職之所陳也周官書既闕冬官五官所載閒有可疑此如後世會要典章續有增修金氏因時裁定之說得之夫其最可疑者建官之多此或有事兼攝或後王所增而其書久而後出不免爲後人竄亂然其大體道法通貫萬物之理萬事之情悉包蘊于其中非周公不能爲所以議者雖多傳至于今不能廢也按六服之說正義已兼要服而不數畿內林氏謂禹之畿內謂之甸服故可以服言之周之王畿在九服之外不名曰服安得謂之六服乎其說甚明至六年五服一朝程氏不數侯服究爲可疑當依孔疏謂要服路遠不能如期而來耳蓋經云六年五服一朝與大行人所謂一見正同上言六服承德則六年每服一朝可知而曰五服者以要服卽蠻服距京太遠雖立其制不必其來以示寬恤文叔黃氏以爲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容或然也至六年之後

則大行人所云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聽聲音十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率禮同數器修
法則而後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殷國爲二事王不
巡狩則諸侯畢朝于京師謂之殷國也然則考制度于四
岳者亦已預飭于前至巡守時再考之耳黃文叔以爲六
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又六年
時巡朝于方岳殷見曰同也此皆仿舜故事惟五載與十
二歲不同耳

惟周王撫萬邦巡候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指誅三監滅淮夷等事六服羣

尙書通義 卷七 三刻鵠齋校刊

辟同不承德歸于宗周自滅淮夷歸即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也董正治官

以四征弗庭歸于宗周及序文推之則此篇作于成王之九年
即作多方之年也林氏曰成王時六服之君固已承德獨淮夷
未平爾淮夷平則莫不承德矣如舜世聲教訖于四海惟三苗
不服必至苗民之格然後爲至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猶言稽建古唐虞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侯伯即所謂州十有二師者庶政惟和

萬國咸聞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
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此三百六十職之總序也師保之職帝世無有始于伊尹之相

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則保衡之官即爲師保而紂時箕子

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公孤之官皆創于商舜命九官但有司徒

司空而司寇則謂之士宗伯則謂之秩宗六卿之名始見于甘

誓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而尙書大傳以疑丞輔弼爲四輔賈誼書又謂導承輔拂蓋

四輔舊制師保亦在其中而立爲三公則始于此時也唐虞建

官惟百者非謂百員乃百職耳如州牧一官乃有九人是也夏

商官倍世變事繁所增者小臣之職耳大體固不異也周官三

百六十幾倍夏商之數亦增小臣之職如方相壺涿之類而已

曰不惟其官惟其人此一言實立政一篇之要領三百六十職

所述皆官事之當然者耳未能言及于此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化寅亮天地也亮

之亮弼子一人三孤亦不必備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周官

掌建邦之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此

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六典太宰兼掌故曰統百

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六師出征則六卿各率一師而皆統于司馬雖冢宰亦受制焉故司馬與冢宰並言

尙書通義 卷七

四刻鵠齋校刊

統平邦國家宰言均四海司馬言平邦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

國均平天下之任二卿特重

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三百六十職之總文也按紀載之體各從其所重有記言八

之記事者如舜典欽哉欽哉二句禹貢祗台德先二句是也

有記事入之記言中者如益稷篇日月星辰一節呂刑墨辟疑

赦一節及此篇立太師太傅以下八節與武成篇所追敘是也

大約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確是撮舉全部周官而言若三公三

尚書通義

卷七

五 刻鵠齋校刊

孤不見于周官者乃六卿兼領之職二伯九牧不見者二伯乃

三公兼領之職而九牧在外或亦入為六卿故可以不詳也至

諸侯亦有黜陟于朝巡時行之諸侯世守其國非六官序遷者

比故亦不見于周官

附辨沈冠雲周官祿田考

自歐陽公有官多田少祿將不給之疑宋人以兼官不常設之

說通之然王朝官數多至五萬九千四百餘人尤濫至此何辭

可以解免吳江沈氏彤作周官祿田考以官爵及公田二者彼

此計算不獨相當且有餘田以供他用後人服其精核而不知

其非事實也彼以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起算合田祇三十

二萬頃似乎不多然通計私田三百萬夫以每夫八口之家計

之當有二千餘萬口按後漢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人多禹時十六萬一千人為周之極盛西漢元始二年民口

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

四十八萬五十五人為漢之極盛世紀詳述口數必有所本通

典所載亦同則成王時合九州四海民數祇千三百餘萬人而

謂王畿之內有二千餘萬人夫孰從而信之況所謂私田三百

尚書通義

卷七

六 刻鵠齋校刊

萬夫者計三十餘萬井井地不皆衍沃若山林坑岸之地或數

井而當一井又所算只百里之內安得有此田數更安得有此

人數沈氏徒據王制三分去一又以不易一易再易通之而得

此數不知三分去一賈疏已疑之辨詳禹貢古田百畝當今二

十三畝有奇田畝步尺或有不同而人數則古今無異王圻千

里必有若是多之人而後可耕若是多之田而後可給若是多

之官之祿沈氏所考殆未足以解歐公所難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周公之法詳矣猶使議事以制任人而不任法

也雖然必有典常為之師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不使放于規矩準繩之外

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句法與詩莫高

匪山莫浚匪泉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

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厖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總詰三百六十官以守官之道辭義皆明末言三事暨大夫

三事常伯常任準人也上文不列常伯蓋三公兼之耳時周公

尙書通義 卷七 七 刻鵠齋校刊

繼太公為太師而兼東伯召公為太保而兼西伯也

君陳

時周公沒矣史記曰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王成王亦讓乃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

公也按畢為文王武王葬地亦猶沃丁葬伊尹于亳如後

世陪葬山陵也鄭氏注坊記以君陳為周公之子蘇氏非

之觀篇中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使

君陳果周公子其言必不若此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孔傳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

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似卽本酒誥弗惟德馨香祀云云文句小

異雖亦周公之言然篇中三訓字皆指訓民而言畢命所謂式化厥訓者也成王欲君陳法周公以德化民耳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孔傳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爾惟風下民惟

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戒勿為凡人之行爾惟風下民惟

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官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人猶言人臣良君也王曰君陳爾惟弘

尙書通義 卷七 八 刻鵠齋校刊

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容以和祇一

層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

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

宥罪雖小三犯不赦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

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周人之定天下以武庚殷餘民之叛服為斷孔子于前錄多士多方于後錄君陳畢命所以著周公定殷之始終也而其言亦

美惟爾有嘉謀嘉猷以下句後人疑其失言然觀殷民在辟以下欲其遇事執爭而豈欲攘君陳之名哉蓋以政有廢興與時推移而洛民信周公之篤使君陳自爲教令則眾謂其改法而不服必以王命出之此成王之本意而何至如漢高帝稱李斯有善歸主爲王衛尉所誅也

顧命

惲子居曰自蘇氏以顧命爲禮之失而亭林顧氏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關文自狄設黼展綴衣以前皆王崩時事也以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事也其意以爲踰年卽位禮

也喪服可釋可反也柩前卽位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成喪也有以甚異乎經曰丁卯命作冊度在狄設黼展文上此冊卽御王之冊也安有王崩時卽爲此冊遲至一年而後宣之者乎成王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也是經固無有關文而顧氏疑之者過也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始死之禮于

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皆同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伊訓及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者也春秋所以不書柩前卽位者春秋紀年之書也踰年卽位改元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

推之于祖推之于天子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子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

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即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叔向辭諸侯之事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即位後不及踰年即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即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按子居之言亦本朱

于答潘子善之說而反復引伸更爲明暢故備錄之番陽鄒氏顧謂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乃禮之權國有危疑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絕覬覦夫成康之際天下清平安有所謂危疑耶甚失朱子之意矣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順宗實錄中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

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備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惟四月哉生魄漢志謂成王三十年連周公攝政七年共三十七年鄭國以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又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皇極經世以下皆從漢志王不懌甲子即十六日王乃洮頰水洮濯相被冕服相謂太僕憑玉几天子左右几乃同召太保召公與周宰兼芮伯亦與周同畢公名高文王庶子繼周公西伯芮伯姓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爲太師領司馬兼東伯侯康叔爲名鄭亦文王庶子繼師氏周官師氏率其虎臣百尹御事

林氏曰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蓋天下

共主當與天下人共戴而君之未有出于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于外戚則出于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聽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于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如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幾至危亂然後知顧命一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嗣卽命汝嗣訓之嗣

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

茲子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

勸也肆乃勞習之義蔡傳解奠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麗為定民所依則與肆字不貫

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禮義威儀之則容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呂氏曰甲子去崩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

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尙書通義

卷七

三刻鵠齋校刊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此上紀成王發顧命此下紀太保傳顧命于康王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百人

殊之或曰南門應門也成王崩于東都故康王自外延入翼室

入然以下文陳寶器車路等觀之則在鎬京可見

東夾室也初喪未為梁閣恤宅宗

故以東夾室為居憂之地

成王未殯故稱子既殯次日傳顧命即稱王天下不可一日無

君也南門逆子猶大夫士庶人東方正嗣子也按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凡主人

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

君命迎于寢門外則禮固有大小斂而主人出寢門之時不足

為康王異也或曰既崩而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

也以左傳王子朝之言推之康王尚有母弟亦備一說

丁卯命作冊度

此日至下七日癸酉中包成王殯事史略之者以此篇專記發

顧命傳顧命二事殯禮于顧命上下無所繫故可不述也天子

七日而殯說者謂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自丙寅數

尙書通義

卷七

西刻鵠齋校刊

至壬申七日則成王大斂當在癸酉前一日記曰周人殯于西

階之上賓之也賓之也者尊之也三代殯禮皆在堂上金氏謂

在西夾室者非是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

隔間南嚮敷重篋席

純加次席黼純

則三重並見

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

紛純漆仍

几越玉五重

鄒氏曰按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惟茲五玉有邸有瓚故曰重乃天子執以禮神之

王與上文四坐皆先王朝祭之所用故先陳之下文所陳但國家

所藏之寶耳越玉五重四字當自陳寶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

為一章承上文為義故曰越也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

而陳之既赤刀之佩刀故首列大訓皇王帝之書訓誥亦在焉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如是則弘璧琬琰考工記琬圭在西序大玉

簡策多矣烏能盡陳之哉

夷玉鄭云東北天球河圖在東序

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鄒氏曰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

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于

後故言東西房或言序或言房蓋變文耳上文越玉五重係于西

夾南嚮章下則玉五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

重必陳于西夾室矣

車木路一名游車皆常乘

出入先路象也次路木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棊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

銳矛屬左傳銳司徒掌執銳兵者不必從

說文改銳字說文亦不能指銳為何器也

立于側階

此皆癸酉傳顧命日昧爽所行之事皆太保飭羣臣為之變文

稱伯相者疏云于此所命士多非是邦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

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是也成王既崩事皆聽于冢宰自

非召公無由發命故知伯相是召公也

尚書通義

卷七

刻鵠齋校刊

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經言四輅除去戎路兵事非常不陳之也

玉路金路以祀以賓不常乘象路一名道

車木路一名游車皆常乘

出入先路象也次路木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棊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

銳矛屬左傳銳司徒掌執銳兵者不必從

說文改銳字說文亦不能指銳為何器也

王麻冕黼裳

王麻冕衮冕也裳有四章獨舉黼者與詩云

裘及黼同餘麻冕各從其命服而裳稍別焉

由賓階

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卿士邦君無所事

大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以詩詠介圭例之則此是只有一

上宗

奉同瑁

太宗上宗變文耳同白

由阼階隋太史秉書由賓階隋御

王冊命

御進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

下率循變和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鄒氏曰詳皇后憑玉几以下卽冊命之辭太史對嗣君讀之而

嗣君拜受也按二孔皆同此說蔡傳則謂顧命之言已書于冊

此乃太史口陳者今按冊命或不止此數言蓋史氏撮舉要語

以便成文苟盡載則複上而不協于體至其言實卽冊命之辭

則可必也金氏曰顧命蓋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

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詳載耳若本無其

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假設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

同瑁

受同瑁則受介圭可知下文

執同以祭則授瑁于人可知

上節是傳顧命此節是康王受顧命皆在西堂上殯宮前

玉三宿三祭三啗

宿進爵也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酌酒于神座也啗奠爵也字本作託每一酌酒則一

尚書通義

卷七

刻鵠齋校刊

此乃太史口陳者今按冊命或不止此數言蓋史氏撮舉要語

以便成文苟盡載則複上而不協于體至其言實卽冊命之辭

則可必也金氏曰顧命蓋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

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詳載耳若本無其

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假設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

同瑁

受同瑁則受介圭可知下文

執同以祭則授瑁于人可知

上節是傳顧命此節是康王受顧命皆在西堂上殯宮前

玉三宿三祭三啗

奠爵三奠爵于其地也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鄒氏上
日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宗曰饗

此康王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告于神也具殷奠之禮

太保受同降 受王吃地之同 盥 將執酢同 以異同秉璋以酢 不敢

之同故 授宗人同拜 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文互相見也

王答拜 太保自為拜神不拜康王王答 太保受同 前以拜故授同

引身長跪而宗人以祭 亦酌地如王禮 齊 祝酌同以授太保攝飲

宅 宅即吃也言太保以酌地之同奠之于地下句 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授宗人同言以噉至齒之同授宗人也文錯耳

此太保以已傳王顧命訖告于神也皆立于殯東西面

太保降 太保下堂則 收諸侯出廟門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上文

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門 禮記聘義三讓而後入廟門

周禮司儀亦有及廟之文不專以神居為廟也然上言畢門而此

以不御門見諸侯而位于廷中也 侯 觀侯字知下篇詰諸侯即

命之諸侯故入陪位下篇諸侯 則有先期來者有奔喪後來者

按古者堂室牖戶門塾之制上下同之詳見朱子文集儀禮釋

宮惟朝以南向為尊祭祀賓燕皆以東向為尊漢初猶然如項
羽鴻門之會南越王燕漢使者皆以西為上武安侯坐其兄南
向而已東向惟其堂室牖戶之制猶古也士庶之家或一堂一

尚書通義

卷七

七 刻鵠齋校刊

是否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即路門之外治朝所在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王日視朝在路門外 路外朝在庫門外聽獄蔽訟之朝也內朝有二

者來朝而遇國喪 入應門 句 左 言趨而左右皆北面疏曰北面以

遂因見新王也 右皆布乘黃朱 疏引左傳宋公取公子地白馬四

諸侯入應門 句 右皆布乘黃朱 疏引左傳宋公取公子地白馬四

也賓稱奉圭兼幣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
答拜

尚書通義

卷七

六 刻鵠齋校刊

是否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即路門之外治朝所在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王日視朝在路門外 路外朝在庫門外聽獄蔽訟之朝也內朝有二

者來朝而遇國喪 入應門 句 左 言趨而左右皆北面疏曰北面以

遂因見新王也 右皆布乘黃朱 疏引左傳宋公取公子地白馬四

諸侯入應門 句 右皆布乘黃朱 疏引左傳宋公取公子地白馬四

也賓稱奉圭兼幣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
答拜

此所謂樞前即位也不言出至畢門而曰在應門之內故孔氏謂立于廷中豈非下堂而見諸侯乎蓋亦變禮不敢遂居成王之位也是時適有諸侯在朝故偕羣臣進見若踰年朝廟改元三年釋服親政皆有朝正之諸侯其禮當視此為重按周初事勢與春秋時不同諸侯多入為公卿若呂伋為王虎臣雖王朝之大夫亦使諸侯為之則諸侯之在朝者宜不少矣其在朝者皆二伯之屬也故率而見王其先初崩與殯時此諸侯亦必入與弔唁之事第經略不言耳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尚書通義卷七五刻鶴齋校刊

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羨字與曠通所謂天誘其衷詩云天之牖民如墳篲璋圭也與康王言用訓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道相應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張皇六師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

此羣臣及諸侯進戒之辭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康王拜羣臣及諸侯之辭序所謂遂誥諸侯者是也言不及于成王者蓋不忍出諸口云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可知

文叔黃氏曰君薨聽于冢宰古之常禮也然而世日益降人心漸薄顧命一書史臣詳載儀節本末必有因時制宜而為前此未嘗有者蓋成王懲于周公之被謗故同召六卿百官而託以嗣子召公遂因而廣之逆太子傳冊書見諸侯發誥命使天下知嗣君之正位消亂萌而折覲心此不獨為當時慮而亦所以為後世法也蘇氏斤斤于喪服引叔向辭諸侯其事固不同諸

尚書通義 卷七 三 刻鶴齋校刊

侯之殯非弔何見叔向曰是重受弔也其說甚明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廟母哭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鄭康成曰接神則祭服夫世子生尚可以易喪服而況于傳顧命之大事乎蘇氏引曾子問冠子之說而不及此何歟

畢命

仁山金氏曰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士多方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
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湖其原于天命而拳拳于生厚
之遷稽其做于末流而汲汲于餘風之殄揚子曰康后之
世頌聲作于上于是頌聲作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二月至豐因烝祭也此六月因禘祭也廟在豐而往祭猶晉都絳而烝于曲沃也以成周之眾自此以後始專呼下

命畢公保釐東效

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文王庶子于康王為從祖故稱父師猶微子稱箕子為父師也惟文王武王

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悲殷頑

尙書通義

卷七

圭 刻鵠齋校刊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成王七年作洛先一年遷殷民自六年加

二十四年合之康王十二年凡三十六年也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則此自周公之沒數之世變風移四方無虞

予一人以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程子曰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立政不臧厥臧

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疏曰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詩于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嘉績多于先王于先王之世已多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

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謂就祖廟中行冊命之禮也往哉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所謂臧厥臧也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如風被而物動如聲傳而響應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教化不行擯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周制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

邑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以康四海此一東郊耳而曰康四

意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樂靡靡相隨順之意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

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

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

尙書通義

卷七

圭 刻鵠齋校刊

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京師首善之

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效至此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此篇轉接多四字句蓋大意是

而文句經後人潤色處為多

王伯厚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方麓王氏曰君陳尙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

其愧心訓教以正其舊習而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君牙

朱子曰君牙問命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史記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

尚書通義

卷七

三 刻鶴齋校刊

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翳申試太僕國之政作駢命復靈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其王繫扈立其王崩子懿王藉立懿王之時徙居犬邱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按史記于昭王時書王道微缺王道衰微而特于穆王著之曰復靈蓋穆王周之賢君也孔子錄君牙問命呂刑三篇于書始以著其周道復靈之實歟或乃據史記不敘君牙又據篇中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一語疑君牙篇為昭王時書恐非也穆王作書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正以昭王非賢主故略

之耳玩三篇文義大抵君牙問命一篇穆王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

林氏曰蘇氏以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公乃用是問楚則是終穆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觀君牙伯問之書無哀痛惻怛之語以是為穆王罪予謂不然昭王事不見于經世遠不可考見或謂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而呂氏春秋又謂昭王親征蠻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則是得脫于難蓋因是發疾崩皆不可以

尚書通義

卷七

三 刻鶴齋校刊

云弑穆王之書三篇其言純正明白有功于治體夫子所以取之不得以昭王之事而謂于此見周德之衰夫子豈以其衰而取之乎
王若曰嗚呼君牙 林氏疑君牙乃芮伯之子孫如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也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唐石經作先王注疏本誤作先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身曰正心曰中上言若蹈虎尾作此篇者於易理深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靈

孔傳夏月暑雨冬大寒天之常

道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疏曰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按此章大要是罔拂百姓之意以人從欲鮮濟所謂艱也以欲從人則克所謂易也下文民之治亂在茲正指此而言上章言敷五典此正言擾兆民也

鳴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

惟被明乃訓謂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

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罔命

林氏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今觀此篇于僕御之

尚書通義

卷七

美

刻鶴齋校刊

臣反復丁寧如此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為非者而王之

言既然則亦豈肯為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

皆好事者為之也當以書為正仁山金氏曰穆王巡遊之

事見于列子及穆天子傳者皆荒唐不足信史記秦本紀

所載亦本雜書林氏辨之以為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後

穆王遠矣獨左氏載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然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

轍迹焉欲與將皆未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

逸周書載史記一篇歷引亡國之事以自警悟而國語以

其王能庇昭穆之闕又載穆王不聽祭公之諫征犬戎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至管仲之對桓公則

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然則穆王

初年不無巡遊之過而其後能自懲艾如漢武輪臺之悔

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尚書通義

卷七

美

刻鶴齋校刊

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陸宣公引此為自辟僚屬

之證孔疏謂銓擬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無得用巧言無

待用乃曲說也恭側媚諂諛之人按便辟孔訓足恭是也朱子注論語以為習于威儀即此疏所謂前御俯仰以是為恭者也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蘇氏曰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漢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絕請謁貨賂殿中稱其廉平若時瘵厥官惟爾大

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文叔黃氏曰太僕掌正王之服位詔法儀故出入起居之有不
 欽太僕當諫正出入王之大命故發號施令之有不臧太僕當
 論執其于輔導最切漢太僕爲列卿而郎從官扈從天子屬光
 祿勳飲膳醫藥出入行幸供奉官屬少府太僕獨掌賓贊治流
 寢遠客館閤門使實行僕卿之職而親近人主者獨宦官耳又
 曰太僕之屬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二人
 隸僕下士二人皆士也伯冏得自辟之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
 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事
 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唐諫官屬

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疏遠矣

按經云命汝作大正孔傳以太馭當之蓋以太馭中大夫太僕
 下大夫耳蔡傳易以太僕是也而以羣僕爲祭僕隸僕戎僕齊
 僕之數戎僕中大夫官尊于太僕齊僕下大夫與太僕均耳蓋
 太馭御玉路戎僕御戎路與戎右皆中大夫齊僕御金路與齊
 右皆下大夫此五官無事不設有大事則以他官攝卜而後用
 之惟道僕道右御象路田僕御木路王常乘出入馭夫御副車
 此四官皆士也疑常時屬于太僕按周官宰夫辨八職云一曰
 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

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其下則府史胥徒蓋治要治凡者大
 夫也所謂尹旅治自治數者士也所謂亞旅而一曰正卽此經
 所謂大正立政惟正是又之是也序官無上大夫祇有中下雖
 同屬于六官而亦自率其屬可以推見大凡天官三職地官十
 一職春官十職夏官十四職秋官一職合五官之大夫三十九
 職耳以冬官併計不過五六十職而分率其屬遂有三百六十
 之多又有本職所屬之上中下士焉要皆予以辟舉之權而大
 夫舉士公卿舉大夫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間又多兼攝而
 不常設如戎僕戎右齊僕齊右之類疑序官所載上中下士及

呂刑

先儒說此篇多執贖刑一節深貶穆王其說未免過當今
 引諸家駁正蔡傳之說條列于前俾讀者知所折衷而以
 愚見所及分著于後凡不欲使穆王賢君呂侯聖相受誣
 千載以上云耳

貴與馬氏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
 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爲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污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爾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法簡尙不廢贖金之法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屬至于三

尙書通義

卷七

三 刻鵠齋校刊

干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奔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一齋陳氏曰呂刑一篇序以爲訓夏贖刑作也今反覆讀

之嗟有苗思堯舜述三后示來嗣其惓勤懇切惟恐失于不經不辜將下傷民命而上違天和也故戒之勤戒之審戒之佞戒之獄貨惻怛哀矜之情洋溢于誥告肫肫然先王之法言孔子所爲取也至于贖刑特其中之一事耳儒者嘗之曰唐虞鞭扑方許其贖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免之矣不知贖也者贖其所矜疑也不疑何赦不赦何贖夫既疑矣當之以本罪忍乎故計所犯之輕重而酌納鍰之多寡亦平允之一道也漢制蘇建出塞失軍贖爲庶人太史公下蠶室家貧不足以自贖其亦呂刑之遺意乎故曰

尙書通義

卷七

三 刻鵠齋校刊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儒者又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又揣摩之過也夫穆王欲以車轍馬迹徧天下彼一時也故讀祈招之詩傷哉其言之矣今此訓刑之作意其悔心之萌乎夫悔而念及于刑念刑而篤于敬懼此一時也實非斂民以自富者也故祗宮獲沒尙延其懿孝夷之緒有以也哉張文端公曰先儒謂呂刑之失莫大于贖又謂重罪亦贖是有財者殺人而亦可以不死豈得爲法之平乎今觀其言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之中難于稽核其實者

而後以五罰寬之又曰墨辟疑赦劓辟疑赦剕辟疑赦宮
辟疑赦大辟疑赦必五刑之中可疑而後議贖緩之多寡
非一槩而贖宥之也又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并罰亦不
當者則以五刑之過誤而正之又非一槩而罰懲之也特
異于唐虞者有流宥五刑之條而易之以罰贖耳至其哀
矜惻怛之意曰朕言多懼曰朕敬于刑則猶是唐虞欽恤
之心故孔子取之贖刑特書中一端不足以爲之病也

仁和陳氏芳生曰按古人贖罪之法非爲獄之疑者設也
蓋疑獄之端有二一曰疑于情一曰疑于法祥刑之道有

三曰罰曰赦曰輕犯者情迹顯明而正以五刑乃在可輕
可重之列則降從輕者所謂罪疑惟輕是也此法之疑也
犯者情迹未明賊仗無據刑罰兩無可施則直赦之所謂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也此情之疑也徵據已
實法不可貸犯由罪誤情則可矜則罰以贖之所謂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是也此猶後世眞犯之外別有雜犯而實
非朦朧以入之貨爲昏瞶士師了責也蓋赦自赦輕自輕
罰自罰古人慎刑其法秩然不可紊故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錢閱實其罪墨辟疑赦云者卽五刑之疑有赦之省文

其罰百錢閱實其罪云者卽五罰之疑有赦之互文蓋曰
墨辟之疑者赦之其罰百錢者閱實其罪者也蔡九峯氏
謂罪疑惟輕者降等用之五辟疑赦者直罰以金不復降
等致堂胡氏貴與馬氏亦謂五刑之疑各令之贖夫不能
定其事之是非而姑責之以金此盜賊悖行雖後世暴君
不出此而謂穆王祥刑有是哉三子所見由于不知疑字
有辨誤合赦與罰而一之并忘閱實其罪之義夫使赦罰
合爲一事所謂五罰之疑有赦何解也閱實其罪猶曰其
審克之疑則不實實則不復疑既曰疑赦又曰閱實不幾

贅乎故愚謂罰之與赦不可合而爲一也降等之疑呂刑
固無之故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
權愚恐後世襲三子之誤槩以疑鬻獄則人極于病故爲
正之
姚姬傳曰呂侯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蔡氏思未詳而
非之是未知法之意也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無所疑
于當法與無所疑于不當法與無所疑于適輕下服者曷
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罪矣刑則懼戮
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等則入流流減等

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刑苟自死滅而宮自
宮滅而刑則其輕者猶未甚也君子以爲是非所以處疑
罪也故金贖之法真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
獄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以全民命其于漢
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夫舜典所云金作贖刑者固
亦謂五刑也若鞭扑之刑其罪微矣有疑不卽釋而尙罰
之于法不已苛于然則呂侯蓋舉唐虞以來舊法以訓當
世豈其苟造也哉其刑章罰數之增損不盡逮于古者容
有之矣若用罰之意固卽漢文除肉刑之意而善用之者
故曰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
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
後王德薄法不行于四夷能投之罪人而流辟裔土乎故
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尙蒙授
田于君貧富未至懸絕雖金贖千錢得罪之家猶必可辦
也後世則有十金之產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
聽民獄訟及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
不獲赦矣至于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于周此古今
之變也不得以是譏呂侯爲法之非也

按諸家所言皆灼然明白而後二說尤精詳此篇蔡傳議
論多本之朱子朱子之說則託始于答鄭景望一書推朱
子答鄭書時立意在于疾後世煦煦之仁輕廢古昔肉刑
之法名爲寬而實縱名爲布惠而實不足以懲姦有慨于
心不免言之過激又見舜典金作贖刑其文實繫于鞭作
官刑扑作教刑之下遂意金贖特施之鞭扑之刑云耳是
概贖五刑古未嘗有而創自穆王則又遂謂穆王之創贖
刑始于巡遊無度爲此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
之說以違道而干譽噫朱子之說若是其訾呂刑亦甚矣
然其本意特欲明象刑之爲肉刑焉耳因肉刑之當復而
疑金贖之不概用于五刑因說舜典金贖不概用于五刑
而訾穆王贖刑之非法并及傳記所載穆王巡行天下之
事一時書簡信筆縱言所及而不暇細詳夫經文之本義
固非其說經之本志必出于此而不可奪也蔡氏不察旣
全錄答鄭書于舜典之傳而于呂刑又雜用朱子象刑說
中旁涉穆王之語按象刑說云或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
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
亦必疑而後贖是朱子固知穆王之贖在乎疑罪而非一

概施之也蔡氏乃截用上二句而刪下二句不錄直謂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贖免而抹撥經中疑字不論則又大失朱子立言之初意矣又朱子引張敞蕭望之事特推論贖罪之非善法初非爲穆王舉似而蔡傳竟引以比穆王尤爲失指夫漢宣之世惟不疑者皆贖故可藉以斂財若穆王贖止于疑罪疑罪以一歲弊獄之數衡之不及十之一二所得贖錢蓋亦無幾何足以供巡遊之費耶況穆王此書爲訓四方諸侯而作雖相率爲聚斂計彼諸侯豈肯盡舉所得以奉王哉王受殃民之名而諸侯收其剝民之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鶴齋校刊

實至愚者不爲而謂穆王呂侯爲之乎

附舜典刑法辨

舜典之紀刑法也有七正二權五刑鞭扑法之正也流宥金贖法之權也流固以宥五刑贖亦以宥五刑而其文降繫于鞭扑之下蓋欲使正刑權刑互相錯耳非金贖專以待夫鞭扑之罪之疑也夫鞭扑之罪輕矣有可疑則更輕矣不赦之而俾出金豈聖人之心哉且經文簡嚴小事不書若金贖在鞭扑之內則其細已甚與上四句施用廣狹懸殊裁以史例不妨從略矣試晰而論之象刑者象其所

犯如殺人者死傷人者重則劓輕則黥淫放者宮穿窬者別皆以著其所犯之罪而懲其後警于眾也此五者必不可以降等用如降等用是使殺人而受淫放之刑淫放而受穿窬之刑不爲象其所犯也故曰象以典刑若犯一切雜罪明知其非過誤而其法疑在可輕可重之間者與親貴勳勞入于五刑明知其非過誤而分在可議者則酌輕重爲遠近而宥以流自五服三就降于五宅三居不由大辟降宮宮降刑也而又佐以金贖之法如墨罪可議而宥以千里之流流不較重于刑乎故或自刑而降流或自流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鶴齋校刊

而降贖流或自遠而降近贖或自多而降少禹謨所謂罪疑惟輕者如此流與贖相參爲用而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乃別爲五刑以外之正刑而不與上下文相蒙鞭以施于胥役不勤職事則劓之扑以施于學徒不勤道業則威之犯者不謂之囚治之者亦非士師也既無詞證不經讞議過則赦之耳疑則赦之耳何必使出金以贖哉金作贖刑專以待夫罪之疑者而管災之次輕而又不可無以艾之者亦與焉蘇氏所謂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是也何謂疑罪孔疏備言之矣曰虛實之證等是非之

理均或事涉疑似別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凡此謂之疑罪卽呂刑所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以下云云是也後世于此等疑罪率懸案不決涉歲踰時人淹于犴獄財竭于使用古人則酌爲金贖之制暫置之以徵于後果實乎加以所坐之刑非重傷也果虛乎給還所贖亦無病也或曰使貧人犯疑罪贖鍰無出則何如曰輕重諸罰有權後世有有力稍有力無力之分制法在人而已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況古者四民世業固無甚貧甚富之民乎何謂過誤而入于刑使出金以贖也馬融所謂意善功惡使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鶴齋校刊

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而呂刑之所謂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是也如將帥失師期及誤闕出塞之類明知其過誤宜在所赦而不可無罰以懲其後則贖以宥之後世又有納贖收贖之分納贖之數重上文云云是也收贖之數輕老幼廢疾也婦女也疇人子弟也有所矜惜而薄罰以寬之也在周世則所謂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不令其出贖也凡此皆流宥與金贖相參爲用而輕重秒忽之間在用法者有以權之耳至胥災肆赦孔傳訓災爲害疏引公羊傳曰害物爲災程子謂非人所致而至者

蓋災字兼天作人累說始備若胥爲過失則有不可概赦者假如過失殺傷尊長豈非典刑所不宥乎春秋責許止不當藥律令誤合御方之軍興皆故失同罪王制所謂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蓋指此也至過失殺人必寬之以流過失傷人意必寬之以贖亦不一概赦之也蓋胥災肆赦從其至下者而言舉輕以見重也怙終賊刑從其至上者而言舉重以見輕也此二者乃用法之權衡朱子所謂如今律之有名例是也孔疏說此二句最爲詳匝而明快曰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蓋大辟宮刑劓墨鞭扑七者法之正流宥金贖二者法之權而繼之以胥災肆赦怙終賊刑則正中有權權中有正而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則又總承肆赦賊殺而言恤兼憂憐二義憂用刑之不當恐其有不賊殺而失出也憐受刑之難堪恐其有不肆赦而失入也凡聖人所爲陽舒陰慘懲惡勸善之大用盡于此而已至其立言之先後詳略各有精意而千萬世用刑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鶴齋校刊

制法之正變其大概不能越出乎此數言之中則又古史
義法之妙也

余之說舜典如此可知穆王贖刑之本于舜典而非創設
矣然蔡傳以周禮秋官無金贖之文爲疑按地官司救職
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其有過
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秋官職金云掌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司園云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
人也不虧財是周官刑罰並用之證也特不詳其條目耳
惟流法則周官無一字及之而蔡叔之蔡卽流也意者周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鵠齋校刊

初刑罰與流並用自周公懲四國之多叛不欲投罪人于
五服之外故創爲園土之制聚罪人于中俾之操作有三
年二年一年之別以時之久暫而易地之遠近卽漢制鬼
薪城且宋制配牢城之所仿迨穆王之世流法旣仍不可
通而園土又隘不能容不得不詳議金贖之法以通其變
是周公以園土代唐虞之流宥金贖而穆王又專以唐虞
之金贖代周公之園土也其法制雖與時推遷而其所以
欽恤疑罪不忍并制于刑之意則一而已矣至穆王之用
贖凡有二道一則疑然後贖也一則不簡然後贖也而疑

字之中又該五刑不簡之義今分引老泉蘇氏東齋陳氏
之說以明之

老泉曰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
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
人之罪坐之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
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
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怨僥倖者易免
今欲使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
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苦于贖金矣按唐

尙書通義

卷七

刻鵠齋校刊

虞之金贖雖不盡出于此而于此爲多經所謂五刑之疑
則赦而從罰者也與禹謨罪疑惟輕疑字不同彼謂于法
疑輕而疑重此謂所犯疑虛而疑實也
東齋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
脫者也若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如有墨罪于此而不簡
欲竟加以墨又似失之重欲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
情理可憫所謂不當于刑者也故恕之而從罰如今世之
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當徒刃傷
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譬如折肢損目則使

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恕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

刑刃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

也刃少而傷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于彼

迫我而我不得已應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

輕矣故罰之不服而正于五過按此又一說也即唐虞流

宥之所施而今以金贖代之然東齋說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則又失之太泥過失傷人亦當罰贖此經所謂正于五

過者謂天作人累之災與過失之尤小者耳蓋承上文層

遞說下不可以辭害意也大抵不簡乃贖當如東齋之說

尚書通義

卷七

望 刻鴻齋校刊

而五刑之疑如老泉之說而又包東齋之說如此然後知

穆王之金贖實兼師舜典流贖之意而善用之者姚姬傳

以為是乃天下之至仁不誣也

惟呂命

呂侯受命為大司寇諸家謂呂侯為甫林氏曰甫與王享呂猶荆之與楚商之與殷鄒氏曰呂姓也甫國名也

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詰禁治也今本或誤作詰

新安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大禹謨云朕在位三十有三

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

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

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按參定刑法者呂侯也訓

詰諸侯者穆王也玩篇中文義似皆面語諸侯之辭與君牙罔

命史代作冊者迥別

王曰若古有訓

此句貫至亂

蚩尤惟始作亂 蚩尤霸天下黃帝所

學蚩尤為亂者孔傳誤本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 鴟義蓋古

國語以蚩尤為九黎耳

鴟輕也義與 姦宄奪攘矯虔 十二字一句將言帝世用刑之善故

俄通傾邪也

先以蚩 苗民弗用靈 此三苗君也而謂之苗民者凡以君

尤形之

與下并制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猶是五刑而虐用 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劓刑椽黥

易言滅趾滅鼻滅耳康誥言劓刑人則刑 越茲麗

刑并制 言并為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 與猶言 泯泯斃斃罔中于信

尚書通義

卷七

望 刻鴻齋校刊

猶言信 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言威之暴而 方告無辜于上 猶方舟

之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帝

兼堯舜 報虐以威 出乎爾者 邊絕苗民無世在下 此句與下文罔

而在下亦對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

天之辭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通于民與之故曰絕

地天通降格如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明明者著明其顯明之

神降于莘之類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理明其明則幽有所不

惑矣棗常者扶植其經常之 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

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內則降

北折民惟刑 周官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

之遺意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或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主如東蒙

其秩祀各使有土之君主之補雅曰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
名也然岫夷三危羽山鳩水堯時已有特禹于隨山濬川時所名
較多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農如春秋傳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舜美皋陶曰民協于中立政篇列用中罰周官以
刑無過不及之中與民畏刑而自協于無過不及之中蓋一而已
此篇屢言中有就用刑說者有就民所受之中說者其理固一而
非有二也猶康誥及此篇言德有得于心之德與有得于民之德
皆渾合而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即堯典所謂
言之是也

于上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父于民堯舜典獄非訖
于威惟訖于富孔傳言唐虞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于威惟
不可止也惟能止絕于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于時
世治貨賂不行蔡氏解非訖于威二句本之蘇傳然經文非字
尚書通義卷七 聖 刻鵠齋校刊

下不見惟字自是開闔句法非是重疊句法孔傳威德恕三字精
極可為法家三寶折獄致刑威也赦過宥罪德也明慎用刑無敢
折獄恕也其解訖富為貨賂不行尤與後章獄貨非寶云云相應
或疑此章自敬忌以下語極精深貨賂不行事之淺者不知言無
淺深惟踐其實之難耳仲虺謬湯之德曰不殖貨利周官弊吏以
廉為本孔子曰刑罰清而民服富訖則刑清矣苟有一毫私利之
未絕于心安能克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
在下

此述古事以為緣起也中多精粹之言豈蘇公康叔之徒傳皋
陶之學者為之歟象山陸氏所以謂此篇為傳道之書也凡推
論理道至于天人之際極矣觀古書若孝經之論孝禮運之論
禮樂記之論樂喪服諸篇之論喪祭義祭統之論祭哀公問之

論昏射義之論射史記龜策傳之論卜筮及呂刑之論刑皆自
一端而推之以至于其極極天蟠地無所不通蓋古者道器理
數皆渾合而不相離初無內外本末精粗之異故即一官一藝
苟久于所執自有以神明變通而進闡乎大道之要及其恢擴
言之本立道生旁通周流而無不貫凡古人之為學所以異于
後世之人者此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
之中惟時庶威奪貨取人為威奪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

尚書通義

卷七

聖 刻鵠齋校刊

不潔其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欲諸侯監伯夷懲苗民覆說以結上文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令爾罔不由慰曰勤日注疏本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
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
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罔惟永

此申言克天德作元命之義語極精微蔡傳切用刑說似失其
旨觀下章告爾祥刑以下方始說用刑耳勤即所謂罔不惟德
之勤也此二句語意尤精不曰由勤而慰者勤在慰先慰則自

然能勤而罔不勤矣戒不勤猶易所云頻復蓋至戒不勤則已
 不慰矣罔戒不勤則無時而不勤無時而不慰也由勤致慰理
 得而心安也由慰日勤遂志而時敬也天以畏休之命整齊我
 人使一旦奮然用力于天德然能終之與不能終之在人而已
 勤則有終不勤則無終勤天德所以敬天命奉天命即所以奉
 君命也知天之降威乃所以玉成我則雖畏勿畏不以天既扼
 我而自棄知天之降休乃所以引翼我則雖休勿休不以天已
 佑我而自怠雖畏勿畏即易所謂志不舍命也雖休勿休即易
 所謂未順命也其勤如是則能進承當官之事退修在己之德

君有慶而民允賴矣剛柔正直之三德所以成人而先成己者

也其靈惟永與上章乃絕厥世語脈亦相為呼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猶言格爾眾庶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引此經而釋之云能擇人而敬

此及字與康誥我惟有及之及正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按

同言及于古人即監伯夷之意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不言孚者省文不簡者于法正于五罰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單承五過說下者舉五過失出惟官惟

反官謂顯畏勢要如伯州犁上下其手惟內惟貨五者之中惟貨

而詳惟來馬本作求亦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赦從

謂請屬也

之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赦從

而詳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赦從

之

五罰之疑有赦赦免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

嚴天威嚴延年之母曰天道墨辟疑赦疑則赦其罰百銖六百

實其罪閔實猶今言情實閔實二字小頓言察之而果其罰疑赦

其罰惟倍一千二百閔實其罪刑辟疑赦刑是斬趾易所謂滅趾也

非骨與其罰倍差三百閔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銖三百六

閔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銖六千兩三百七十五斤漢贖死罪

之唐依古法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黃金三斤後魏以金難得收絹代

唐一斤當古三斤為三百六十斤閔實其罪墨罰之屬千罰罰

之屬千罰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刑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無差誤于偽亂之勿用不行

勿用今所不行之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法所謂惟法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為其民未習

化惡伐滅之也刑平國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用中典常行之法也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佞人上則迎合主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非從其辭惟從其情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

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詳敘供詞情節及

節有并兩刑亦有並舉兩罪而請上裁奪者

此章是訓刑正文按益稷篇章服之制白雲許氏謂舜參定古

制故詳言之周官于五刑舉其略而圖土則詳其本末此章亦

其比也周官司刑五刑之罪各五百此則減上服而增下服夫
輕犯多而重犯少後世猶然豈能一概齊之乎通篇爲訓刑之
書因于時更定贖法故詳言多寡之數非專爲頒行贖刑之令
而作也觀前後無一言涉及贖法者可見書序言訓夏贖刑亦
猶金縢單言冊祝洛誥單言獻卜耳蔡氏極闢小序而此篇獨
據用之以詆穆王于憎而知善愛而知惡之道均失之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
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尙書通義

卷七

聖刻鵠齋校刊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尙書通義卷七

後學建德胡念修謹校

右邵君位西所著尙書通義僅存第六第七兩卷起召誥盡呂刑凡十六篇道光辛丑壬寅間君嘗以全書示余署曰尙書大意後易名通義云自君徇難杭州纂著散佚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于淮安令嗣順國子進歸杭始得此稿君之手筆爛然增刪改正者十六七視余前時所見尤精其論周公制禮謂周禮代有纂修儀禮後人附益不可復辨制作之本真其論贖刑謂舜典五刑鞭扑爲七正流宥金贖爲二權流以宥五刑贖亦以宥五刑其文參錯于鞭扑之下非金贖以待夫鞭扑之疑周公懲四國多叛流法不可通創爲圜土代唐虞之流

尙書通義

跋

二刻 鴻齋校刊

宥金贖穆王時流法仍不可通圜土又隘莫能容乃專以唐虞之金贖代周公之圜土先儒說呂刑多執贖刑以貶穆王非也又論穆王巡遊之事不實右尹子革所言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轍迹曰欲曰將皆未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以自克君牙問命呂刑其言明白純正有功治體王言既然豈肯爲無方之遊其論命書皆臣下代言注書者不必曲尋文義謂朱子詩傳於顯易之篇不復置辨易本義則小象序卦諸傳有不著一字者說經固宜權其輕重以上論義卓然大雅此十六篇之外閱指遠誼悉已亾佚爲可惜也召誥篇題下及呂刑末二節

跋

邵位西先生以名孝廉起家敷歷中外直聲震天下至於今學問經濟照耀簡冊耆碩如曾文正恆視爲畏友稱道勿衰焉公子子進先生與先大夫同官江蘇以吏治相頡頏公孫伯綱昆仲又與修爲卬角交顧伯綱常家居而僕常隨宦蹤跡疏逖僅於歲試省試暨春秋祭掃時始一見見則不數日卽去今夏奉慈輶旋杭同居一城朝夕過從譚噲爲樂嘗從容以遺稿爲言伯綱曰先祖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者則有禮經通論半巖廬遺文爲吳仲宣漕帥望三益齋本半巖廬遺詩爲潘鄭重尙書滂喜齋本忱行錄爲

尙書通義

跋

一 刻 鴻齋校刊

丁松生大令當歸草堂本其未刊者貯有孝經通論屬稿未成卷亦散佚半巖廬所見書目先祖手書四庫提要卷眉未錄副本昔鄭盦尙書曾欲代刊以事阻未果尙書通義家中久已失傳惟孫琴西太僕曾見全稿嗣程觀察鴻詔檢得殘稿序而來歸見存第六第七兩卷有副本者僅此一種而已僕獲聞斯語狂喜欲絕乃亟親自詳校以付手民雖不敢自附於吳潘丁程諸公之盛而抱殘守缺亦吾黨分內之事質之伯綱昆仲其以僕言爲有當否耶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季冬後學建德胡念修右階氏謹跋

注說殘缺非他人所能補其餘略有闕字上下文義尋繹可得
輒爲寫綴歸之子進而識其後至於君之大節湘鄉師相所爲
誌銘具矣同治五年十月壬寅黟程鴻詔謹跋

尙書通義

政

二刻
一 刻 鶴齋校刊

尚

審

隸

古

廔

釋

文

八

齋

埤

經

文

二

齋



序

李明經慶百以許季宣尙書爲卽梅賾所上隸古定本博採書傳所引書古文証明許氏之有據次其書爲八卷可謂好學深思通于小學者古文尙書凡有數本源流可述一曰鄭康成所注古文尙書卽伏生今文伏生書傳于七十子不在孔壁之後以有科斗古文出始稱今文其字用秦漢隸體爲之實古學也自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賈逵亦撰三家尙書古文同異鄭氏又注百篇之序合于今文則今文亦稱古文矣一曰科斗古文漢武帝末壞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名逸書漢世藏於中秘名中古文杜林漆書亦卽此本衛賈馬

尙書古文定釋文序

諸君子皆傳其學東晉引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殿是其文其書亡於晉代陸德明所稱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亡是也一曰晉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卽今所稱孔傳本梅賾僞爲孔安國序云以隸古寫定隸古寫定古文及孔安國作書傳之事不見于史記漢書但賾既託名古文必爲古字天寶詔所稱六體奇文舊規猶在又稱尙書應是古體文字其舊本仍藏之書府者卽梅賾本也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賾書並非其舊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書高宗夢尋說及翌日字多與今文異者陸德明所稱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有古字韓愈科斗書後記所云陽冰子服之授余衛宏官書郭忠恕

汗簡所引古文尙書皆卽此本也宋許季宣作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又云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不言其本何從得之按晁公武讀書志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困學記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豈卽許季宣所据本歟季宣此書既與汗簡集韻諸書所引古文多符合亦頗採說文玉篇所謂古文者蓋梅賾于晉代猶見古書不盡嚮壁虛造且爲唐天寶已前未改之本亦可取也惟其書有大禹謨五子之歌諸篇證明非孔壁原文而說文粵引周書粵若來叶疑不引虞書稽古

尙書隸古定釋文序

如許氏所見書古文只作日若稽古故馬鄭亦釋稽爲考爲同不以卜問之義釋之鵠咬鵠字說文所無起信險膚作險膚又新附字揭从岑誤用折之異文不知折訓冰寒故折字从欠在艸中揭則何爲有此體忸屈雖本汗簡亦出僞書五子之歌是知季宣書之斷非孔壁科斗古文而孫強郭忠恕丁度等亦僅据梅賾隸古書入字部遂稱古文尙書非見孔壁真古文也以李君之才之學所至固不止此此亦足以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予嘗欲輯書傳所引伏生今文異字及史記所用孔安國古文說文所引孔壁科斗書勒成一編以示世卒之未暇他日得李君次第編輯冠此編以行世俾

尙書小學源流大類於世亦不朽之業也陽湖孫星衍撰序

尙書兼古定釋文序

三

168 THE '100' 715 10K 137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序

尙書古文原本科斗自唐孝明改後流傳絕少至宋開
寶間別定今文自義則并釋文之舊亦不復存然宋史
藝文志有孔安國隸古文尙書二卷古文未嘗亡絕故
晁昭德王伯厚 韻備皆引之薛季宣書古文訓亦即是
本深奧古質確乎可信唐宋以來存古文於一綫者僅
賴有此顧薛氏祇疏其義非釋其文字體詰曲讀者舌
咋竊謂說文所載古文俱出孔壁馬班氏之史東西漢
之碑假借旁通竝根經典以校此經靡不脗合於是博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資羣書旁引曲證譎者正之疑者闕之有可援據必加
采摭荒陋之譏亦所不免元朗摘語音釋今依其例因
合序論刊譎次爲八卷曰尙書隸古定釋文者以別陸
氏之舊題云爾

通論

隸寫古文已趨簡易俗書改竄古制盡亡幸薛氏保殘
守缺猶得見孔氏之舊吉光片羽愈當珍惜爰溯其源
委列諸說於左而以案語是正之

孔安國古文尙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
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
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正義云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
之形多頭籬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隸古者
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
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
案梅賾所上孔傳東晉以來靡不尊信至宋始有異
議書序亦云僞造然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所定之
本隸古竝存後漢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說者謂
漆書卽科斗科斗卽壁書買馬鄭氏俱爲之註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林傳孔安國古文尙書五傳而授塗倕後漢書買達
傳達父微受古文尙書于塗倕達傳父業又儒林傳
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罷買達爲之作訓馬融
作傳鄭氏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以是知達
所傳杜林本卽安國本也又王氏鳴盛曰漆書卽科
斗古無紙筆以漆書作簡故頭籬尾細狀腹團圓
水蟲之科斗也東晉傳汲冢人不準發魏襄王墓
書皆科斗字是也尙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也
中之本明矣然則梅賾所上增多二十五篇卽云
疑其二十八篇固伏生所傳也亦卽漆書古文也
所注漆書古文卽伏生今文 其字必存古體
篇目無孔安國增多之篇 其字必存古體
陸續上二十五篇之字已有八九以伏生之今文
爲始以意揣而識其字定爲 是科斗之體未嘗
茲不必辨二十五篇之真僞其古文體固無可疑
而古匡謬正俗云孔序云云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

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
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
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
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
定不爲古字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條例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卽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
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既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
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尙書定釋文卷一

三

案尙書注疏及陸氏尙書釋文俱從隸古定注疏改
於天寶釋文改於開寶序錄中引慎微五典慎猶作
存此古文而未盡改也今薛本今古字並書非全爲
古字卽古字之中旁通假借者居其半其實古字亦
無幾核之說文史漢等書無不相符而又不盡屬依
傍者如期三百有六句不從說文作棋之類此薛本
之可據者也陸氏所指穿鑿之徒蓋必字字改爲古
文務欲立異以惑後生耳

入案薛氏本與諸家所引古文尙書異者如匡謬正
引古文尙書武成歸獸作歸異堯典鳥獸仍作獸
今薛本歸異不誤堯典亦作異又云古文作於戲今
文作嗚呼今薛本嗚呼字作緜虞說文禘字下注虞

書肆類於上帝从此今薛本肆俱作禘與說文合而
汗簡禘字下亦引說文又云今古尙書無之則郭忠
恕所見之古文尙書又與薛本不同也蓋古書流傳
每多同異況尙書又有漆書古文石經古文之不同
能保後人之不稍爲靡入哉

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尙書十三卷天寶三載詔集賢學
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
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
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
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

尙書定釋文卷一

四

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
仍藏于書府

案自有此詔古文遂廢然尙書之有今文亦不始於
明皇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三卷今字尙書十
四卷又釋文序錄云後范甯變爲今文集註蓋言范
甯變古字爲今字也則魏晉以來已有其本維未頒
學官士子俱從古文自天寶後始詔天下盡改爲今
文矣

宋崇文總目云始開寶中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
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明定其文改
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案自開寶刪改以後釋文之舊不可復見此與天寶改從今文同一蔑古之失也

宋史藝文志孔安國隸古文尙書二卷

王氏應麟困學記聞云宋景文筆記云初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案呂微仲所得古文尙書即薛氏本困學記聞引古

尙書古定釋文卷一

五

文尙書十數條竝同宋儒俱見是本亦即藝文志所載之本也

王氏又云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案郭氏汗簡中所載古文尙書四百餘字俱是篆體非隸古定本也與薛本合者居多今悉采入所定釋文今亦不傳

晁氏公武讀書志云古文尙書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

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晁氏又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真做呂氏所鑿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粵舉之類學者不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案古文尙書若作滌上从三艸下从古文女字汗簡亦載此字入女部晁氏所刻則不成字矣當時刊石

尙書古定釋文卷一

六

之疏如此惜其石不傳無從攷核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足訓不勞乎是正之也

盛氏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尙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不合古

案古文尙書所載古文與說文合者居多餘皆旁通假借之字非抄掇字書所能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卽以郭忠恕汗簡分韻編次而成汗簡中所引古文四百餘字皆確鑿可據餘與尙書無涉盛氏殆未讀隸古定并未細閱夏竦韻而妄言者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孔安國書序云云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滄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案顧氏亦是懸揣之見安見元宗所改即用正始之石經也詔中云傳寫浸訛明是別本況魏石經本有三體所效科斗亦近于篆唐時古文已從隸定書法亦不同也

閻氏若璩云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

傳書古定釋文卷一

七

案閻氏真屬臆說魏三字石經有古文篆隸三體亦是疊書未聞隸古定作數行寫也孔疏明云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即陸氏所謂以隸寫古文也果如閻說則尙書既有一行真書明皇何必詔衛包改從今文耶

段氏玉裁云廣韻廿六桓鳩字下曰驩兜四兇名古文尙書作鳩說文口部毆下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驩兜字作毆又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皆不可信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案段氏說亦是臆斷爲不可信不知鳩即鳩字已見

唐以前諸書又韓文公詩二字屢用之韓子嘗云讀書宜略識字豈肯用不典之字必據天寶以前未改之本是可證也至宋儒所見古文即宋史藝文志所載之本流傳不絕薛季宣用以成古文訓一書然經自爲經注自爲注並非據以爲說不過以隸古定最古用之何得槩指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云據崇文總目則今尙書釋文已非復陸氏之舊所標經註兩字者多刪去一字有必不可省者而亦省之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學所藏古文尙書三本每篇經文字體太奇今別摘取而特著於篇又云按馬

傳書古定釋文卷一

八

端臨曰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註言元宗詔衛學士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由此觀之則足利古文乃唐以前未經衛包之手者傳諸吾邦而其字即馬氏所謂隸書也祇唐志謂之古文而不謂之隸書者蓋以漢時隸文近古者而非唐代通用之隸書耳

案攷文中所載古文考一卷承襲訛舛不一而足細釋之與薛本合者亦多不過展轉書寫失其真耳如堯典之稽作乚上下作上丁德作惠以作目既作死

和作味時作昔夫作天星作壘夷作已成作或暨作
泉熙作煖齊作叁啓作后哉作才舜典之嗣作學潛
作潞恭作龔慎作脊從作刃雷作雷衡作與度作宅
封作呈流作汜災作發海作兼播作羽敷作專居作
屈剛作但詩作諫歌作哥大禹謨之善作蕭會作另
皋陶謨之義作道常作愆溢漫之隣作小傲作弄起
作迨禹貢之草作少洛作彖繼作裁陰作舍濫作沃
甘誓之御作馭戮作翊五子之歌之豫作念訓作嘗
視作眎呼作序仲虺之誥之恐作志湯誥之佑作右
戾作獻淵作困伊訓之鬼作虜國作或太甲之基作
空圖作圖龍作電盤庚之怒作志洪範之驛作團金
滕之冊作箒君奭之滋作芋秦誓之云作員皆與薛
本合至虞之作楚即於之誤族之作吳即矣之誤厥
之作戎即阜之誤西之作局即局之誤違之作婁即
奠之誤堯使之作岑即曼之誤類之作曹即曹之誤
歸之作婦即婦之誤驩兜之作鳴受即鳩受之誤舞
之作習即習之誤舜罔之作它即它之誤賢之作以
即取之誤大禹遷之作卷即卷之誤施之作倉即倉
之誤皋陶刊之作棗即棗之誤蒼之作登即卷之誤
長之作尤即无之誤益岐之作整即柢之誤皮之作
笈即侵之誤齒之作自即咄之誤禹戰之作并即并
之誤甘誓辟之作侵即侵之誤太甲飲之作象即象之誤

誥此類甚多不可枚舉間以俗書混入聖經更不足
爲訓惜所存字數無幾不能一一考核然亦足見古
文之大略矣

凡例

一叔重自云見孔氏書說文中所引尙書往往與今本
異而與古文合是可取以爲證所載古文即孔子壁
中書尤宜采入是書先錄說文次汗簡玉篇集韻等
書經史碑碣及諸儒之說有可考鏡亦必援引

一古文改於衛包然習人竄易於前陳鄂刪定於後亦
不能一一指出僅舉其可知者言之

一經文古字下先注一今之真書後加證據以便簡閱

若重見之字則不復再釋矣

一古文流傳絕少所見者惟通志堂刊本賴薛氏訓以
傳顧徐氏經解非有力者不能購爰將經文校正分
上下二卷附刻於後以便校閱至薛氏訓與古文無
關不復錄焉

一古文轉相傳刻舛謬實多天寶之詔已云傳寫浸訛
況於今乎今本摹寫失真竟有不成字體者茲另附
刊譌一卷於後其筆畫之稍訛者亦不能徧舉附刻
經文中已一一校正

一古人字少往往通借後人立一義必以一字當之然
字愈繁而義亦支矣此經通用借用之字猶見古先

制作之源夫古字或可獵取字書此則無從依傍注者亦必穿穴諸書方能按証無遺淺見渺聞不無星漏當博考以俟續釋

一是書悉依薛氏原本注釋不敢將字書所有古字妄為竄入以蹈陸氏穿鑿之譏

一百篇之序本係總為一卷孔安國引之各冠篇首此隸古定本也今薛氏另列一卷於後然觀伊訓經文後忽出肆命祖后二篇目字樣則知薛氏元本原依孔氏之舊後欲總說其義遂不復分耳茲亦附列于末但序中古字已見於經文者居多不能分卷特附於秦誓之後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目錄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序論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堯典

舜典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禹貢至允征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五

湯誓至微子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六

秦誓至微子之命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康誥至秦誓

百篇之序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刊謄

附錄經文

尚書隸古定釋文七

尚書隸古定釋文下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影飾也... 莊刻飾玉... 澹序若深... 觀與靜同... 第十四卷... 部引尚書... 違古亦通... 洪古作... 書地理志... 古日裏字... 陵自交聲... 也下民元... 一家樂記... 以剛為能... 人性能暑... 為熊屬類...

形耐剛... 三字同... 雙治也... 本訓法也... 廣韻體古... 也疏哉者... 木之初也... 文選往... 才聲讀若... 又觀西... 見上案... 傳補衣... 字也故... 拔字又... 音本不... 亦世不... 而上聲... 又引楊... 言否之...

心天... 敷揚... 誼傳... 傾仄息... 雲亦作... 遺字師... 變作... 論語... 日八音... 書不俱... 我部... 文二... 婚引... 反及... 八

重... 雙... 訓... 而... 元... 為... 加... 五... 作... 部... 即... 諠... 文... 重... 雙... 訓... 而... 元... 為... 加... 五... 作... 部... 即... 諠... 文...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大命暮

說文部暮古文讀

說文部暮古文讀

祇祇

說文部暮古文讀

熊羆

說文部暮古文讀

用如

說文部暮古文讀

集韻

說文部暮古文讀

水通

說文部暮古文讀

字通

說文部暮古文讀

里省

說文部暮古文讀

讀若

說文部暮古文讀

賦尾

說文部暮古文讀

蓋取

說文部暮古文讀

字與

說文部暮古文讀

盜食

說文部暮古文讀

字別

說文部暮古文讀

願詞

說文部暮古文讀

本字

說文部暮古文讀

盜字

說文部暮古文讀

汗簡

說文部暮古文讀

石字

說文部暮古文讀

富日

說文部暮古文讀

讀為

說文部暮古文讀

自部

說文部暮古文讀

古文從今文時所易也

景古影字誘漢末人

洪氏古一切經音義

有云景古影字此明

大再謨之改爲影響

命也如響前漢書買

禮測景字至今未見

言之非謂其竟改經

之應應若景響古文

文作敬亦唐所改金

說文於部載古文游

也集韻遊字下注云

字通用也說文人部

也從兔兔聲說文人

於安佚也遺佚而不

是也佚又與通楊雄

有行列之義古字俱

侑字金石文義古字

作通作至表

邪則相及注表猶惡

疑謀謀作邪本以遮

文道

荒

來

海相景君銘實絕奄忽夏深困淵說文水部困古文

承禕夙世實祚並從此亞敢說文受

引尚船說文造舟亞敢說文受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說文伊从古文死晉爾書

何纂古定釋文卷五

主

何纂古定釋文卷五

四

為太漢人書碑廟號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守太中

地名如太原太陽之類皆作大泰山亦作大此碑載魏

君之母御作泰夫人命壽壽

其用字故相反如此命壽壽

宗廟說文廟廣祇壽肅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說文肅部肅

右中篇

憲官部本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則不孫史記晉世家公曰鄭不孫漢書禮

樂志香泰則下不孫而困貧並讀作遜

人相與訟也从二辛辛龍義雲章龍作龍

集韻辨或从言作辯竈義雲章龍作龍

鳴敷陳說文自部訓為舜後支部訓敷為列也集

韻豆用敷魯峻碑九江天難難集韻忱謹

壽春陳龔並以陳代陳天難難集韻忱謹

天難難集韻忱謹

字下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亥部引作天難難集韻忱謹

通儀禮士喪禮疏引禮釋天子之旂九乃諸侯七乃大夫五乃士三乃無極山神浚谷干刃並以乃爲仍

金籒籒從系籒部本

亞念籒引此經作有疾不念籒籒部本

汗簡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莊籒引此經籒部本

作翌籒引此經籒部本

駢日籒引此經籒部本

附文籒引此經籒部本

電籒引此經籒部本

者籒引此經籒部本

抑籒引此經籒部本

本籒引此經籒部本

經籒引此經籒部本

作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大籒引此經籒部本

尚書古定釋文卷六

五

六

以咸代敷古俱通用又肯坐堂堂說文土部坐古文同

郭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列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躬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敦學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憲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又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文說文內部本作同古文

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 述 遂 集韻

人正義引石經魯作表 述 遂 古作述

森 秦 說文禾部森古文秦

亡 誰 難 古作誰 員 此字確爲衛包所改非晉人改也 留

昭 斯 斷 說文斤部昭留無他技與此合 亡 它 文他 釋

作 它 案 它 卽 蛇 字 說 文 它 部 云 古 艸 居 患 它 故 相 同 無

它 或 假 借 作 字 訓 作 負 何 以 當 之 俗 以 篆 文 也 字 似 它

遂 加 人 旁 作 他 媚 目 案 大 學 引 作 如 彼 釋 文 庇 庇

古 無 是 字 也 未 見 字 書 說 文 自 部 引 周 書 作 既

程 玉 篇 云 既 亦 作 危 或 危 之 誤

百篇之序

汨作

汨 別 說 文 入 部 分 也 从 重 入 入 別 也 亦 聲 李 經 說

汨 日 故 上 下 有 別 又 竹 部 莊 字 下 注 云 汨 古 文 別 臣 鉉

等 日 汨 兵 列 切 篆 文 分 別 字 也

汨 告 燈 沃

入 鞠 遷 集韻與古作鞠案與與遷音義同古通用又

誤 之 案 說 文 疋 部 古 文 遷 从 手 函 作 鞠 疑 卽 鞠 字 隸 變

女鳩女巳

北門 門 玉篇門

中隴山葬

大洞 洞 案集韻大洞地名薛氏訓大洞榮澤也在

說命 鄭衛州界跨湖南北則應從古文尙書作洞

夢昇 得 案一切經音義妙法蓮華經等一卷疑字下

是也案尙宏詔定古文書云

是得二字同體得非此用

大漸

帶流 渡 或 作 流 集韻

蔡崇 光 又 文 日 入 水 有 所 取 也 案 沒 與 歿 通

肅 昏 山 命

廷 賄 賄 玉篇具

柴 斷

柏 俞 俞 集韻 匚 部 說 文 自 東 郊 亞 開 門 說 文

書 開 作 開 古 文 開 作 開 案 顏 氏 匡 謬 正 俗 云 費 誓 序 云

魯 侯 伯 俞 宅 曲 阜 徐 夷 並 與 東 郊 不 開 徐 仙 音 開 按 許 氏

說 文 解 字 並 起 爲 寇 於 東 故 東 郊 不 開 徐 仙 音 開 按 許 氏

既 訓 開 故 孔 氏 釋 云 東 郊 不 開 爾 古 開 字 開 字 但 開

殺 仲 之 命 云 乃 致 辟 管 叔 于 商 孔 安 國 注 云 致 法 爲 誅

殺 也 豈 得 卽 音 辟 爲 法 此 例 多 矣 又 案 釋 文 開 字 下 注

云 舊 讀 皆 作 開 則 知 元 本 釋 文 亦 作 開 字 也 今 通 志 堂

本 及 汲 古 閣 注 疏 本 並 作 開 皆 從 開 寶 改 本 也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刊謄

梳篦

粵燕 案若字从三艸下从古文女字汗簡入女部 綴案
字古文尚書俱作無與說文合今作或係刻誤 綴案
夔日於之古於字向存髮餘俱不成字體相校前後
文始命 案命作命無可攷古文尚書中命字俱
明 如是寫似非承襲之誤或古有是體也

帝日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日允子朱啓明帝日吁嚚訟

可乎 案此節通志堂本脫去今擬另刻經文待補入除
無古體所補者疇庸齊允子朱啓吁嚚手十 鵬案鵬字
字即將下文所有移上不敢意爲異人也 鵬案鵬字
旁辨見本文注然月旁亦見集韻今攷舜典放 卑案卑
鵬股汚崇山仍从丹旁則此處誤也故爲校正 卑案卑

古文省通深陽長潘乾校官碑可證今作界刻誤也江
氏聲曰隸古定本凡俾字其異而無異其傳或解爲
子或解爲使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
使者悉于正義本改爲俾字江氏寔未細考以有此說
果作界傳中安得解爲俾字

何嘉慶定釋文卷八

辟奠 今誤作羽 案案 之古文此必傳寫者
帝 訶能落 誤以能爲落之古 加殂于上刪去落字
甚矣校書 開三門 案開作開見說文引 百藥 案盧氏文
之難也 亦作藥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
記云 亦作藥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
藥上 從非是常本 設則藥與穀筆畫並無增減止
禾字 在左旁者多 遂覺禾居中者爲雙體其從者又
後來 傳寫之失 乃成俗字耳盧說甚是然古文尚書作
茂又 見之風俗 通論衛古氏春秋山海經諸書今未敢
擅改 仍從舊寫 惟古文尚書從米不從禾廣韻以爲俗
字 集韻並收亦
古有 是體也
勳案此說文虎字此
作勳不成字體

大命暮 案御字古文尚書往 可願 案願與願本二字音同
得篇 往作帶未見他書 可願 案願與願本二字音同
殲 案受字集韻汗簡並作殲此作願 殲 案受與願古通
此字 殲下更有不成字體者俱刻誤 願 殲 案受與願古通
咎 蘇暮 案忍與教音同古通 殲 案受與願古通
援而 忍 案忍與教音同古通 殲 案受與願古通
詛 案義當作詛見本文注此作詛 故 巧 又 辰 案受與願古通
見 殲 案此誤刻言 下 文 作 此 者 甚 多 故 巧 又 辰 案受與願古通
秀 作 詛 無 此 字

大命暮

得篇 案御字古文尚書往 可願 案願與願本二字音同

殲 案受字集韻汗簡並作殲此作願 殲 案受與願古通

咎 蘇暮 案忍與教音同古通 殲 案受與願古通

援而 忍 案忍與教音同古通 殲 案受與願古通

詛 案義當作詛見本文注此作詛 故 巧 又 辰 案受與願古通

見 殲 案此誤刻言 下 文 作 此 者 甚 多 故 巧 又 辰 案受與願古通

秀 作 詛 無 此 字

送 案送爲後之古文見 塙 案送作至見大禹 念才案

字 從 今 心 俗 作 念 大 禹 念 茲 已 見 不 誤

此 作 言 不 成 字 下 文 作 言 者 頗 多 俱 係 刻 誤

命貢 案古文壤見集 大 隲 案說文隲文陸如 砒 晉 案篇

甲 隲 案古文壤見集 大 隲 案說文隲文陸如 砒 晉 案篇

篇 俱 載 砒 字 云 同 砒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此 作 砒 或 有 所 誤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見 玉 篇 此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作 砒 刻 誤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自 斬 案集韻古文甘作百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元 影 案古文馬見說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五 學 卑 哥 苞 匭 案古文匭从匭見 渠 隲 案古

卑 莖 案戒字下从艸隸變作 予 隲 案說文汗簡並作 予

从 身 者 此 卑 莖 案戒字下从艸隸變作 予 隲 案說文汗簡並作 予

作 砒 刻 誤 卑 莖 案戒字下从艸隸變作 予 隲 案說文汗簡並作 予

卑 莖 案職作職未見 隲 案古文隲見汗簡引石經 火 隲

字 書 恐 有 誤 隲 案古文隲見汗簡引石經 火 隲

17B 附 97 附 89

案案乃古文赤字與
炎通未詳疑有誤

串關里算

目谷 案說文本作谷穀變
作布此作谷刻誤

虬管

代歲 案古文處作歲見說
大隊年宗禘命胤后 案書序
既殺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胤后孔氏元本以書
序分冠篇首薛氏另列一卷於後以便總釋此二篇目
字樣未經刪去混入釋文亦足證隸古定元本如是又
案隸后作殂隸重一殂字脫去后字此又校書者之通
也

咸十式惠

頁官 案享說文本作頁見太甲此作
崗刊誤亦由上文頁字而誤也

盤庚

朝命 案古文朝見說
文此作勅刻誤亞可宜 案古文朝攷汗簡集
算 案算為算之古文見說文升部釋文亦云
掩本又作算是二字古通今作算刻誤 余祖元册
與 案與作與見伊訓此作與未見他 起噦 案茂謙與穢
書後亦有从此者或古有是體 通見集韻从
口未 幼孫 案幼字無作初者

大新

見古文尚書即薛氏本泰誓俱云作大
誓則此作泰者必後人誤改也因校正

鴻范

明廷晰 案晰應从日旁
此作晰刻誤

焮敷

惟頁 爾道通術方九巨八蠻 今作遂遂案遂為遂之古
校者誤以為通字加一遂字於上刪
去通字與舜典相落二字同一失也

金簾

秋大鐸 案古文熟見集韻此
作鐸又作鐸刊誤 簾 案古文簾亦見集
韻此作簾刻誤

康葬

亞敬毋異寡 今作亞異案異為寡之古文見集韻堯典
有錄从此校者又誤以為為寡字加一異字
于上刪 蔽時忱 案蔽作鼓無此字疑刊
去寡字 誤時改作巧亦疑誤也

酒算

隨元莪 案莪作莪未詳說文系莪莪也 从系 隨 一
子至樂篇得水則為隨用此隨字音義以為萬物得
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 古文尚書以代純字疑有誤 茲
圖允惟 案允誤作允此古文
承字因形似誤刻

彙算

奉會 案會為答之古文此作會則享字
矣形似誤刻下會字亦同此誤 祝 案祝作祝無
此字古文亦

亡俗

旁俱作丌亦
因形似誤刻

西爽

案幻从反予此
作公不成字

亞成

案成為成之古文此作威則
為成之古文矣形似誤刻

西敷

案成為成之古文此作威則
為成之古文矣形似誤刻

惟民生屋

案屋為厚之古
文此作室誤刻

畢命

惟惠惟義 案義誤作普此係古文訓
字因上下文訓字而誤

呂刑

胥漸 案胥作魯此字
未見字書疑誤 遇 案說文以遇為古絕字反
為繼若作繼即繼字也此作

圖下文絕地天通
及絕厥世俱誤
案此爲此之古
文此誤作坎

何庀非及

案宅爲度之古
文此誤作尾

上丁坎學

葉新

逆案此古遂字今作
速刻誤後遂字同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五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永嘉薛季宣

貴池劉世珩校刊

堯典

笈書

粵嶽乩古帝堯曰放勳欽明克臬安安允龔言播其穰

三襄載于上下

笈書

言剛峻惠曰窺九矣九矣无眷考章百姓百姓昭明叶

味万苗黎民宸影昔邕

鳴命戲味欽崇昊天麻爲日月星辰教授人皆分命戲

申耗爛日曰陽谷壘閭出日考黜東廷日申壘鳥曰殿

申宵耳民所鳥嘗孳尾申命戲帶耗峯交考黜率偽教

致日窮壘火曰巨申是耳民因鳥嘗希諱分命味申耗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十一

曰日昭谷壘淺內日考黜聞咸哨申壘虛日殿申妖耳

民尼鳥嘗疑毳申命味帶耗肺工日幽耗考聖肺易日

扭壘罪日巨申與耳民耗鳥嘗辨疑帝曰資女戲暴味

否式百十六旬十六日曰閏月止三昔咸裁允登百互

厘績咸受

帝曰資資于采鵬咬日耗共彭工迷孱彭帝曰号彭

喜莫爲龔滔矣

帝曰資三岳湯湯駢水工創蕩蕩裏山襄陵灑灑滔矣

丁民元資才剛昇雙僉曰窳能才帝曰呀呀才工命地

矣帝曰昇才試可鳴已帝曰選欽才九獸續用亞咸

帝曰資三岳朕在位七十獸女耐春命龔朕位帝曰不

惠悉帝位日明明敷仄匪帝錫帝曰十翼圣下日允犀

帝日俞于輯如何帝曰替乎父頑母聖爲界音儲日孝

悉悉又亞咸是帝曰成元試才女巧昔觀耳對巧式女

登率式女巧贏內姪巧父帝曰欽才

犀箕

笈書

粵嶽乩古帝舜曰重華叶巧帝濬濬友明溫讓允鑿

惠并耆圖命日位峇微又其又其音加內巧百揆百揆

皆敘國巧三門三門參參內巧大業別風霜用亞休

帝曰裁女犀詢豈巧巧鳴底可續式獸女儂帝位犀

廉巧惠亞學

正月十日受兵巧太祖聖瑞瓊玉吳日參七政赫臂巧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二

上帝麗巧六宗聖巧山川徯巧羣神楫又瑞无月鳴日

觀三岳羣姆放瑞巧羣后

裁式月東徯守望巧岱宗崇皇歸巧山川羣觀東后叶

昔月止日同律庇壘與攸又札又玉式帛式生式航擊

如又器卒鳴復又月舉徯守望巧率壘如岱札八月鹵

徯守望巧鹵壘如初十式月肺徯守望巧北壘如鹵

札歸裁巧執租用特又觀式徯守羣后三駟專教日

明試日彭車航日暮

犀十式以崇十式山濬川

爲以算刻宥有又對矣徒官對并廷教對金徒贖到肯

乃縣赦怙矣賊刻欽才欽才惟對也郵才不共互巧幽

州放鵬投于密山窳式留于式召極體于羽山三學而
天丁咸期

式十十八獸帝鳴祖龍百姓如卷万妣式獸三棄邊密
八音

月正元日舜欲于交祖詢于三密州三門明三日達三
聰資十式毋日會才惟昔柔遠耐途悼惠允元而難
任人蠻戶衛躬

舜日資三岳才耐奮畜熨帝出獸豈兵百揆亮采憲
愈日相命廷司空帝日俞資命女考水土惟昔林才命
摯譜皆攘于稅離泉咎繇帝日俞女廷才
帝日弃黎民俎饒女后稅胤昔百榮

何書彙古定經文卷上

三

帝日齒百姓亞窺又品亞慈女廷司徒敬尊又教聖寬
帝日咎繇蠻戶滑憂寇賊忌及女廷士又刺十勛又勛
式就又汜大瓦又瓦式屈惟明戶允

帝日罵嶽子互僉日垂才帝日俞資垂女共互垂摯
皆攘于及斯泉柏弄帝日俞選才女儲帝日罵嶽子
丁艸木鳥獸僉日蒜才帝日俞資蒜女廷朕飲蒜摯
皆攘于朱廟熊襲帝日俞選才女儲

帝日資三密才耐奠朕式札僉日柏巨帝日俞資柏女
廷豔宗夙夜惟豐稟才惟清柏摯譜皆攘于夔帝日
俞選欽才

帝日夔命女奠樂教育學稟而温寬而暴但而凶夙東

而凶夙東
帝日龍朕聖讒說行震驚朕帝命女廷內之夙夜出
內朕命惟允

帝日資女式十式人欽才惟昔亮矣式獸于續式
万黜億幽明歷績咸戾分北式留舜生式十教尊式十
聖位又十獸億工鳴肩

大命暮
效書
日嶽古大命日亥命專于三棄厥承于帝日后戶
耳后臣戶聽耳臣政鳴又黎民敏惠帝日俞允若茲嘉
守宅粵伏堊凶遺馭万出咸宜乱于廟舍已从人亞獻

何書彙古定經文卷上

四

凶告亞廢朱窮惟帝昔官蒜日梏帝惠廣運鳴聖鳴
鳴武鳴文皇矣春命弁十三棄為天下商
帝日憲迪吉册申凶惟景窳蒜日号戒才敬戒凶凶宅
失金庀宅迂于侑宅至于樂任馭勿式去哀勿疑疑
勿威百志惟戾宅冀衛日千百姓出譽宅啞百姓日册

已里欲凶怠凶亢三尸徠王
帝日窳帝念才德惟謙政政聖教民水火金木土榮惟
攸正惠勅用厘生惟味九珍惟敘九敘惟哥戒申周休
董里用書勸里日九哥昇勿黷帝日俞墜考矣咸六府
式奠允乳萬莊兜賴昔鳴珍

帝日貳女命朕寔帝位式十式獸眊朋參于勤女惟

帝日貳女命朕寔帝位式十式獸眊朋參于勤女惟

亞忘摠朕帝馬曰朕惠宅戶民不依咎繇邁蘇惠惠粵
各黎民裏上帝念才念茲聖茲醇茲聖茲名兮茲聖茲
允出茲聖茲惟帝念珍帝曰咎繇惟茲臣庶宅或于巧
正女徒士明巧又對曰彌又教朋子巧乳對朋巧又對
民叶巧中肯鳴珍林才咎繇曰帝惠宅魯臨丁日束帶
編日寬勤亞及學賞廷巧並有過亡大對故亡小學疑
惟輕珍疑惟重與元敷亞姑靈失亞經丹生也惠洽巧
民心效用亞犯巧十司帝曰卑子勿欲呂乳三匹風蓮
惟鳴之休

帝曰徠命洛水微子成允成珍惟女以言勤巧苗言儉
巧家亞自滿假惟女以女惟亞於天丁莫與女爭耐女

大衛書古定經卷上

五

惟亞伐天丁莫與女爭珍子想乃惠嘉鳴不續天出麻
數聖女躬女只德元后人心惟忍衛心惟敷惟精惟式
允執耳中匹此也勿聽亞詢出恭勿喜可愛非商可
豈非民屬非元后何或后非屬宅與守苗欽才峇鳴十
位敬攸元可願三棄朱窮天榮亮只惟口出好與我朕
亞再命曰枚卜臣惟吉也初帝曰命官占惟先蔽
忠昆命巧元電朕忠先定詢恭僉同鬼神元衣電箠叶
初凡亞習吉命據譜皆忘詞帝曰毋惟女儲正月臚且
殿命巧神宗術百官蒙帝出初

帝曰資命惟肯才惜亞術女想延命鳴另羣后斬巧帝
曰溘溘大崩咸聽朕命載致才雷且怵亞襲侮媿自取

反衛散惠商學聖壁小人聖位民奔亞采天各也咎繇
子曰余崩士奉學罰學尔尙一鳴心力元戶才助式包
留民革命恭贊巧帝曰惟忘德元以遠亞屆滿招損嘆
受恭肯鳴元術帝初巧麻山建巧收日號泣巧謂元巧
父母負學引德祇凱見警股夔夔益藥誓亦允恭望誠
威神效茲才雷命據昌兮日俞攸帝振茂帝鳴嘒專友
德琴于羽巧剛階七匱才雷攸

咎繇誓

曰舉凡古咎繇曰允迪耳惠誓明曹儲

帝曰俞如何咎繇曰柅容耳身攸忠兜博敘九矣歷明
勵則述可遷聖茲命據昌兮日俞

大衛書古定經卷上

六

咎繇曰柅聖知人聖安民命曰号咸崇肯惟帝元雖出
知人則詰耐官人安民則懲黎民裏出耐壽而意何憂
厚鵬咬何堪厚才雷何豈厚巧兮令色孔壬咎繇曰柅
亦行十九惠亦兮元人才惠鳴兮日凱采采帝曰何咎
絲日寬而樂柔而立原而襄衛而敬擾而忍桌而温束
而廉但而塞癆而設彰耳才雷吉才日宣式惠夙夾沒
明才家日嚴祗敬六惠亮采才雷翁聚專令九惠咸豈
駿又聖官百僚帝百互惟肯故巧又風歷續元冰無
教俯欲才雷競競幾幾式日式日万免亡曠歷官元珍
人元代出天敘才雷救救又其又憚才雷歸才札自裁
又札才雷才同意叶龔味衷才矣命才惠又航又彰才

天討大皇又割又用才政豈林才林才天聰明自裁民
聰明天明自裁民明豈達巧上丁敬才才土咎蘇曰
朕之德可底行命曰俞鳴之底可續咎蘇曰子未有知
息曰贊贊賢才

赫魏

帝曰徠命女亦昌之命捧曰梹帝子何之子息曰孳孳
咎蘇曰号如何命曰傑水滔天瀨瀨襄山襄陵丁民且
墊子竟三獸隨山琴木泉赫敬歷龜倉子決九川距三
棄容々々距川泉魏羽教歷龜倉龜倉林譽十亡偶屈
丞民鳴鳩万苗徒又咎蘇曰俞帝女昌之

帝曰梹帝咎鳴聖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梵惟康元

尚書書經文卷上

七

敬稟惟遜不應後忠目昭取上帝天元申命休帝曰
巧臣才从才从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股左耳目
子欲左右才民女甥子欲宣力三匹女爲子欲觀古人
出爲日月壘辰山彝琴蟲徒俗宗彝珠火粉黼黻絺
繡目又采彰色巧又色徒航女明子欲蒼六律又聲八
音聖乳召目出內又之女聽子真女敬女亡面册退十
迄之欽三从歷頑譏說業亞聖皆辰目明出蓬日記出
書用哉才欲竝生才互目內之皆而屬出被則承出暮
出不則散出命曰俞才帝其出下望巧棄嶠峇生万
苗黎獻共惟帝臣惟帝皆舉傳內目之明歷目形車航
目喜誰敢亞攘敢亞敬應帝亞皆尊同日發宅彭亡若

丹絲真惟媿廷是好稟臥是廷宅晝夜頹頹宅水行舟
期至巧家用之耳丑子割崇皆娶巧命山辛王綦命后
呱呱而泣子亞學惟亢庀土珍抑威又航皇巧又千川
十才式帝外薄三策威建又无各迪才形留頑亞即互
帝元忘才帝曰迪朕惠昔鳴珍惟敘咎蘇曰厥耳敘已
倉烏對惟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鑿矣目鼎祖万徠我從眾圍聖位羣
后惠攘丁管鼗鼓合止祝敵笙暮日閒鳥罍膾膾箭磬
九威朋皇徠蟻夔日庶子擊后故后百罍術退屨申允
儲帝暮徒哥日救天之命惟昔惟勢鳴哥日股左款才
元皆紀才百互股才咎蘇捧手謂皆賜守日念才術徒

尚書書經文卷上

八

興雙峇鳴憲欽才婁術鳴威欽才鳴廣獸哥日元皆明
才股左也才愿豈康才又哥日元皆敢勝才股左慳才
万豈墮才帝捧曰俞廷欽才

命貢

虞書

帝專土隨山琴木莫高山大川冀川无獸壺口乳梁及
格无攸太原皇巧嶽易尊襄底續皇巧與章耳土惟阜
魏耳賦惟上上鎔耳田惟中中恆術无加大隲无徒島
尺復航夾右膺后入巧河

沛河惟沿川九河无道關臺无泉雍沮岌同桑土无蠶
是各亦瓦土耳土黑墳耳中惟蘇耳木惟條耳田惟中
丁年賦貞廷十才式獸鳴同年貢彰絲耳斐或文浮巧

沛澤達于河

海岱惟青川竭且无馨惟留元遺阜土阜墳衰類廣席

阜田惟上丁年賦中上阜貢鹽絺粟物惟銘代黜絲泉

鈔察怪后萊且徒姆年柴禽絲浮于汶達于沛

粟岱及淮惟徐川淮沂元又蒙羽元藝大埜无艸東還

底季年土赤戴墳中木薪苞年田惟上甲年賦中甲年

貢惟土又色羽賦夏狄嶧易孤果泗類浮磬淮且玳珠

泉魚年斐○鐵縞浮于淮泗達于沛

淮粟惟揚川彭蠡无懸易鳥鳴屈式江无入振泉底正

筱萑无專年中惟天年木惟箭年土惟徒屋年田惟丁

丁年賦丁上上鎔年貢惟金式品瑤瑣筱萑羽旄

尚書經古文卷上

九

惟木島且崙船年斐裁貝年苞橘柚錫貢浴于江粟達

于淮泗

芴及與易惟芴川江漢翰宗于粟九江孔鼓沱泔无衛

云土瘠徒又年土惟徒屋年田惟丁甲年賦上丁年貢

羽旄凹革惟金式品柎榦栢栌磬磬丹惟篋篔枯式

苗底貢年名苞匭菁茅年斐○縹璣組九江內錫大咆

浮于江沱泔滅俞于彙望畢河

芴河惟豫川伊彙澗无入于河榮嶠无艸遺滿泉服

盟艸年土惟舉丁土墳壚年田惟甲上甲年賦鎔上甲年

貢剽采絺紵年斐鐵縞錫貢磬鎔泔于彙達于河

芴易黑木惟梁川汶嶠无蕪沱泔无衛蔡蒙茂季味且

底績年土青驪年田惟丁上甲年賦丁甲式鎔年貢璆鐵

銀鏤磬磬熊鰭狐狽戴笈肉項因桓是徠浮于泔俞于

涵入于渭衡于河

黑水鹵河惟離川弱水无鹵涇屬渭內剽沮无朋澧水

鳴同芴柢无友吳舉懣勿望于鳥鼠遠昭底績里于芴

埜式召无崑式留丕敘年土惟羹舉年田惟上上甲年賦

甲丁年貢惟璆玲琅琕浮于積后里于奄門鹵河旁于

渭內戴笈昆侖所支渠數鹵戎即敘

衛岍及嵒望于芴山俞于河壺口霽皆望于太岳底柱

斯城望于王屋太行恒山望于曆石入于彙鹵項朱圍

鳥鼠望于太華熊耳外方果柏望于倍尾衛嶠冢望于

尚書經古文卷上

十

芴山內方望于大別嶠山出易望于奧山過九江望于

傅淺原

遺弱水望于合黎餘波入于汜沙道黑水望于式召入

于畢彙

遺河積后里于奄門莘望于鬱會東望于底柱又東望

于盟離東過彙內望于大嶽北過泔水望于大嶽又北

剽為九河同為中河入于彙

嶠冢對濟東汜為澌又東為滄浪出水過式澌望于大

別舉入于江

東匯界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彙嶠山道江東別為沱

又東望于澧過九江望于東澌東池北岸為匯東為甲

江入于棄

道沈水東汜為沛入于河洑為榮東出于甸北又東
里于河又東北于于洑又東北入于棄

道淮自梁柏東于泗沂東入于棄道渭自鳥鼠同穴

東于于澧又東于于涇又東過彭沮入于河道彘自熊

耳東北于于湖澶又東于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川博

同三壩无窳九山葉茂九川滌原九泉无陂三棄均同

六府攸攸歷土交正底脊財賦咸則式舉威賦中崑

錫土姓厖台惠先亞距航行于百里甸航百里賦內總

式百里內鏗式百里內夏航三百里粟于百里米于百

里灰航百里采式百里男崑式百里移灰于百里媛航

式百里揆教式百里奮武衛于百里嬰航式百里巨

式百里蔡于百里流航式百里蠻式百里汜東漸于棄

鹵腹于汜沙肺萃臬聲教訖于三海命錫于珪告耳厥

百斬

大莽于日鳴召六卿王曰嗟六崑出人于斯苦女十崑

氏畝侮又行怠弃式止于用勳鹽于命今于惟龔行死

里罰左亞攻于左女亞龔命右亞攻于右女亞龔命馭

非于龔出止女亞龔命用命賞于祖亞用命于桂于

則攸焉女

于學于哥

傳纂古定經文卷上

十一

大康尸位日俗念威耳惠黎民咸式道般選亡庇敗于

于彘里衰十甸亞及于窮后研因民亞忍距于河耳弟

又人馭于母日册後于彘里內于學咸鄂述大命于彘

日徒哥于式日皇祖于晉民可芹亞可丁民惟崑崑崑

志崑崑于眇于丁愚夫愚婦式耐勝于式人式失郅豈

聖明亞見是圖于臨兆民氣庫若矜索于馭六影為人

上者柰何亞教

于式日晉于里內廷色充外廷禽充自酒儲音峻寓彫

庸于式于此未或亞亡

于式日惟彼甸唐于此冀于今失耳道爾于紀松博底

感亡于三日明明放祖于崑崑于商于冀于則貽耳于孫

關后味舉王府則于充隊耳緒覆宗繼履于于日鳥庫

害歸于裏里悲万姓仇于于將焉公鬱甸于于心顏屋

于惟忌亞眷耳惠雖憲可追

胃徑

惟中康犀位三棄胃疾命掌六帝戲味廢耳取酒充于

耳邑胃后承王命徂徑

告于崩日嗟于于崩聖于暮晉明徵定策先王耳謹死

戒人臣耳于意憲百官攸補耳后惟明明棄裁孟晉道

人日木鐸徇于路官帝昧規工執藝豈日諫于或亞龔

崑于憲對惟崑戲味顛覆耳惠沈簡于酒畔官離次俶

擾死紀退弃耳司鳴季禮月肺辰亞龔于所警教鼓奮

傳纂古定經文卷上

十一

夫異歷人走戲味尸耳官宅齊知且休巧元為日干先
王出教

政冀日先昔者聚亡赦亞及昔者轍亡赦今子呂余十
崩奉將元罰余崩士同力王室尙敬子欽承元學貴命
火基岷岡玉后俱焚元吏俗德烈于猛火穢耳渠魁脅
刃亡亂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寔序貴耳耳恣允滄恣育
耳貴允宅珍元余崩上棟茲才

湯斬

爾書

王曰戒余崩度恩聽朕守非台小學教行舜繼大夏丑
皇元命極出今余十崩女曰秋后亞卹我崩舍戒會雙
而創正夏子惟登女崩守夏氏十皇子貴上帝亞教亞

尙書卷之七

圭

正今女元日夏皇元如台夏王術遏崩力術創夏邑十
崩術怠亞計日昔日害卷子及女皆亡夏惠兼效今懸
必從余尙補子式人致元出罰子元大賚女余亡亞仰
朕亞食守余亞崩斬守子則仗湯女宅十道赦
中關出算

咸湯放桎巧舉巢惟十塹惠日子志徠壺日台為口寔
申關鳴徒算日經序惟元生民十欲亡主鳴術惟元生
聰明昔又十憂旦惠民隊廷炭元鳴錫王惠知表正万
昔續命舊胤茲術耳鎮奉若元命夏王十皇矯誣上元
日彛命巧下帝用亞臧式爾殺命崩爽耳帝東取附執
寔番十廷犀滅當巧十憂若雷之十莠若巢之十社小

大莽莽亡亞德巧非點致子出惠守足聽聳

惟王亞邇聲色亞殖賜物惠林林官珍林林賞用人惟
已改過亞委音寬音志彰仰州民鳴葛伯仇餉初延自
葛東延鹵巨師畢延北狄師日奚獨透子鳴烈里民室
家味慈日侯子后后徠元蘇民也賊爾耳惟傳才佑臥
補惠慈忠繼皂兼弱攻唯取爾傳亡推亡忘存昔鳴元
昌惠日新万昔惟衷志自滿九矣鳴離王棟昭大惠建
申巧民日義制豈日札刺心坐衰後鬻子豈日耐自罪
帝者王胃人莫亡若者亡好問則衰自則小絲序脊
耳兵惟元亂殖十亂覆旦蘇欽宿元術崇采元命
湯算

尙書卷之七

南

王歸自戶夏望巧毫噫算万方王日嗟余万匹十崩明
聽子式人算惟皇上帝各喪巧下民若大恒性音媛耳
繇惟后夏王感惠作豈日專虞巧余万方百姓余方
百姓罹元囚害亞忍茶割並苦亡點巧上十神示元術
福善既至各及巧夏日彰耳皇歸台小學將矣命剛貴
亞故赦故用也杜敵昭告巧上元神后請皇十夏聿求
元聖與里湯力日與余十崩請命上元乎右下民舉人
黜伏矣命亞替費若中木火民允殖界子式人輯宜尔
昔豕茲朕未知獲厥巧上十皇翼召德爰將靈巧深困
凡成鼎當亡册匪彝亡即悟至各守尔奠日承矣休尔
十謫朕亞敢蔽皇當朕躬亞敢自赦惟東至上帝里心

元余万仁大皇圣子式人子式人大皇亡日余万仁
序尚言皆忱鳴亦大矣

獻嘗

惟元禩十式月乙丑獻尹祠于先王奉享王祗見耳
祖灰旬羣后咸圣百官總亡日聽冢宰獻尹鳴明
祖上成惠日嘗于王日緝庫古大憂先后正楹耳惠亡
大矣及山川魄禮亦莫亞宜泉鳥罍魚鼈咸奉于元學
孫亞衛皇矣各歿假手于載大命精攻自鳴條朕才自
毫惟成爾王帝昭聖武代荷日寬恤民允褒今王享耳
惠亡亞圣初立悉惟親立教惟夫亂于冢苗矣于三棄
緝庫先王屨攸人紀册諫亞啞先民昔嶽屈上言明為

尙書卷之五

五

丁戶忠與人亞求葡檢身碧亞及日里于十方苗效惟
藉才專求嘉人卑補于余後享剝官割傲于十位日教
大恆于于宮甘哥于室皆胃彘風教大殉于賜色恒于
逕田皆胃至風教大傅聖中前忠稟遠者惠於頑童皆
胃翁風惟茲式風十魯卿士十式于身冢必卷苗商十
式于身或必亡臣丁亞匡元割墨具嘗于蒙士緝庫享
王祗耳身言才聖暮彰彰嘉言孔彰惟上帝弗憲徒蓄
各上百祥徒亞蓄各上百殃余惟惠亡小方苗惟慈余
惟亞惠亡大隊耳宗繇命俎

大命

惟享王亞意于阿奠獻尹徒書日先王願誕交中閉命

日承上丁神示整祝宗廟宅亞祗肅矣嘗耳惠用集大
命故媛万仁惟尹躬身左右耳侵瓦帝繇享王不承至
緒惟尹躬先見于鹵邑憂自周大矣昧亦惟矣元遠享
王宅耳大矣昧亦宅矣享王戒才祗余耳侵亞侵忒
耳祖王惟膏亡志背獻尹鳴中曰先王臨矣不暴坐日
待旦旁求峻彥君迪後人亡越耳命日自覆脊鳴儉惠
惟襄窮幽矣從筦張徃省搭于庀則醜飲耳止術鳴祖
鳴行惟朕日憐万丑十司王未言彰獻尹日效鳴亞該
習與性成于亞狎于亞順管于果宮密邈先王元嘗亡
界丑休王祖果宮屈憂耳矣允惠 右上篇

尙書卷之五

六

惟式禩十式月肸獻尹日緝庫奉享王歸于毫徒書
日民非后宅言胥臣日生后非民宅日侯三仁皇矣春
右大爾界享王言矣耳惠寔万丑亡置出休王擗手
晉日子小學亞明于惠自底亞曾德數庀細數札日警
獻于耳躬矣亡孽繇可莫自亡孽亞可道无廷背帶余
中嘗亞耳于耳初尙賴臣救也惠圖惟耳矣獻尹擗手
諧晉日攸耳身允惠叶于丁惟明后先王學懲朱窮民
帆耳命宅大亞允竝元大苗耳从鳴日後放后后祿亡
罰王楸鳴惠眎鳴耳祖亡昔念念奉先恩孝接下恩襲
眎遠惟明聽惠惟聰朕承王也休亡數 右中篇

伊尹申算于王日緝庫惟矣亡親言敬惟親民宅憲襄
襄于十志魏膺亡憲言言于言誠矣位藉才惠惟亂不

惠商與亂同衛也亞與與商同也亞亡矣亂卷耳耳
惟明明后先王惟昔林敬耳惠亨配上帝今王享大令
緒尚警效才若陞高必自下若儻遐必自還亡輕民豈
惟惟亡安耳位惟召卷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衛十守孫子女忠必求影非衛縲虛亞慮胡獲亞為胡
戚式人元直方苗日貞而它日拜守商舊政臣它日寃
物是成珍苗元窮乎休 右下篇

咸十式惠

夙尹无復政耳侯將告歸鳴敷戒于惠曰縲虛交難忱
命靡憲憲耳惠采耳位耳惠匪憲九十九日亡曼王亞耳
言惠慢神以民皇亞采警于万仁后迪十命眷求式

商書卷之七

七

惠昇廷神主惟尹躬泉湯咸十式惠耳崑心最交剛
命日十九上帝愛苗曼非矣人戴十爾惟交右于
式惠非爾求于丁民惟民歸于式惠惠惟式動也亞吉
惠式式運也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惟交各及祥至惠
今乎王新厥耳命惟新耳惠矣亂惟式昔鳴日新任官
惟取材左右惟元人臣為上為惠為下為民元雖元卷
惟味惟式惠亡憲帝主善為善善亡憲主叶于耳式昇
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式才王心官媛先王也蒙身
底烝民也生縲序七也也席可目觀惠万夫也勞可目
觀政后非民也也民非后也也豈亡自廣也狹人匹夫匹
婦也獲白盡民主也與成耳珍

盤庚

商書

盤庚譽于殷民亞適十昆術額崩感出戾言口滅王徠
无爰昆于兹重成民無盡劉亞耐胥臣曰生口口曰元
如台先王十厥意謹矣命兹絲亞憲亞憲耳邑于今
又苗今亞承于古告知无也歟命曰元序册先王也
製若顛木也上自吊矣元氣成命于兹新邑繁復先王
之大牒底殷三

盤庚數于民繇鳴至位曰憲舊勛且金庀曰亡或致伏
小人也鳴箴王命册恩皇于廷王若曰我女册于苦女
晉女繇繇鳴心亡寡册康古成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
政王譖苦也攸亞匿耳指王册不欽也十俗守民册不
彰今女響響起仰險膚于亞知鳴所訟非于自充也惠
惟女含惠亞惠于式人子若觀火于亦熯蒸徒鳴俗若
罔在綱十條而亞素若嚴版田力奮鳴亦十妖
女克黜鳴心也惠惠于民望于婚友不鳴故大言女十
稽惠鳴亞豈戎制于德運德嚴自安亞且也勞亞版田
晦越元也十黍魏女亞味吉也于百姓惟女自生制鳴
須既惠火也自及于耳身鳴无先惡于民鳴奉元侗女
惠身何及味昔愚民猷胥願于箴守元發十俗口致于
別鳴掙亮也命女害亞苦版而胥踵曰浮也志沈于崩
若火也奈于德亞可宜德元猷可撲威則惟女册自也
亞彰非于十咎

徒任十中日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放先王泉鳴
祖鳴父胥及俗勤子敢運用非罰在選余懲于亞寡余
謹茲于大高亏先王余祖元册与高止亡福亡及子亦
亞敢運用非惠子告女亏離若朕止十忠女亡傅老威
人亡弱孤十幼各兵亏耳屈勉出鳴力聽子式人止徒
繇亡十遠趨用舉伐耳苗用惠彰耳謹苗止臧惟女崩
苗止亞臧惟子式人十佚罰凡余崩元惟致告自今皇
亏後日各龔尔隻叁鳴位庇鳴口罰及尔身亞可懲
盤庚徒惟涉河日民譽鳴禘民止亞術誕告崩置元十
崩咸肅勿喪圣王廷盤庚鳴登進耳民日聞聽朕守亡
充失朕命繇庫古成痔后宅亞惟民止承采后胥儼

何書集古經卷上

九

呂亞浮亏交昔殷斧大鳳先王亞喪耳鳴亡既民初用
舉女害亞忘哉古后止青承女界女惟軟康共非女才
咎坎亏罰子蒙額裏茲新邑亦惟女故日不加耳忠今
子將試呂女譽安止耳苗女亞憂朕心止鳴柴鳴成太
亞宣鳴心欽忘日忱蓮子式人尔惟自鞠自苦若堯舟
女亞滄臭耳獸尔沈亞屬惟胥日沈亞元或乱自恣害
瘳女亞基亮日恩鳴及女誕勸憂今元十今亡遠女何
生至上今子命女式亡起噓日自臭忘人倚鳴身迺鳴
心子御贊鳴命亏交子豈女欽崩奉畜女崩
子志哉先神后止懲尔先子不声羞尔崩喪尔然失亏
政敢亏兹高后不鳴密各舉業日害獻朕民女万民鳴

亞生生泉子式人繇同心先后不彗弄女臯業日害亞
臯朕初孫十坎故十爽惠自上元罰女女宅耐迪古哉
先后无懲鳴祖鳴父女共亡哉畜民女十戕則圣鳴心
成先后媛鳴祖鳴父鳴祖鳴父鳴助弃女亞救鳴荒茲
子十衡政同位具鳴貝玉鳴祖鳴父不鳴告哉高后日
亡不罰亏朕孫迪高后不鳴密各舉業日害獻朕民女
亞易易敬大郵亡胥儼德女分繇忘日昧册各設申亏
鳴心鳴十亞吉亞迪顛戊亞龔暫遇愚交哉鳴剝之鳳
止亡遺育亡界易蘇亏兹新邑往才生生今子將試日
女譽崩建鳴舉

何書集古經卷上

十

建大命今子元專心腹腎腸麻告尔百姓亏朕忠宅舉
尔崩尔亡共恣叶坎讓于子式人古哉先王將多亏弄
珍適亏山崩斧成凶惠嘉續亏朕苗今成民用蕩所誰
屈宅有正極尔胃朕害震種万民日譽繇上帝將復放
高祖止惠爾越哉豕朕及竺敬龔承民命崩幣墜亏新
邑繇子冲人非廢耳基甲繇繇各非敢奠凡崩宏茲責
緝庫苗伯帝亮百執夢止人尚皆慧才子元琳東昧尔
念敬哉崩朕亞肩野賜散龔生生鞠人瑟人止采屈敘
欽今放无羞告尔亏朕忠業亞宅十亞欽亡總亏賜瑞
生生自奮式專民惠爾肩式心
允命

王耗憂亮會式屢无免舉元惟亞守羣臣咸諫王曰
緜序知出日明嘉明嘉寔廷對交半惟商方當百官承
式王守惟亡命亞守臣丁宅鳴商令王育廷書曰鼻日
呂台正巧三台志惠亞曾效故亞守龔嚙恩衛膠帝
賈子甚放元代于守鳴崇耳為鼻日形旁求巧交丁允
筑傳嚴止楚性肖張正徒昧王置彬行左右論止日電
夕內誓呂補台惠崇金期女廷疎崇淫巨川期女亡舟
相舉裁太早期女亡霖雨后鳴心沃朕心舉業亞所眩
耳疾亞瘳業既亞既暨耳足用傷惟泉鳴奈亡亞同心
呂匠鳴侯界術先王迪放高后呂康勉民保序欽子昔
命元惟大允復巧王曰惟木勿繩則止后勿諫則聖

後唐書卷之六

主

后高聖臣亞為元承勸教亞應若王止休命
惟允命總百官鳴進巧王曰保序明王奉業交衛建世
設絕對后王高公承目大夫帝允亞惟俗念惟日爾民
惟交聰明惟聖皆憲惟臣欽若惟民勿又惟口犯羞惟
命肯犯戎惟念常聖筭惟干戈省耳躬王惟戒效允效
高明鳴亡亞休惟亂爾至匡官官亞及人尼惟元耐爾
宅及惡惠惟元歐慮壽呂種種惟耳皆十元龍卷耳蕭
矜元耐卷耳珍惟豈豈鳴元十菊十菊亡息亡居甯內
侮亡恥過廷非惟耳鳴屈政豈注醜蹟巧祭禳昔胃亞
欽札煩剗爾等神剗雖王日百才允鳴守惟航鳴亞良
巧守子宅豈巧行允拜蹈晉日非知止難行止惟觀王

忱亞難允叶巧先王成惠惟允亞守十年咎

王曰徠女允台小丁舊敦巧日般无鳴遜巧充墜入耗
巧河自河徂毫泉耳矣亡暴尔惟嘗巧朕志崇廷酒醴
尔惟翹葉崇廷味蕙尔惟鹽棄尔交攸子宅子弃子惟
高適鳴昔

允日王人求多背背惟建得敦巧古昔鳴十獲得亞帝
古呂高帝在匪允鳴昔惟敦恐志務昔敏耳彼鳴徠允
裏巧效衛積巧耳躬惟敦敦半忘兵亂冀巧敦耳惠攸
宅覺警巧先王威憲元帝亡警惟允式高欽承而招峻
又別巧歷位王曰保序允三棄止內威仰朕惠昔鳴風
股玄惟人良臣惟聖答先正采與廷放先王鳴曰于亞

後唐書卷之六

主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德十惟佛祖亡日惟先戒王正耳豈鳴昔巧
王日惟交鑿丁民奠年該年季十爾十亞爾非交天民
民申醫命民十亞若惠亞聽舉交无孚命正耳惠鳴日
元如台保序王司教民宅非交胃其職亡豐巧居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德十惟佛祖亡日惟先戒王正耳豈鳴昔巧
王日惟交鑿丁民奠年該年季十爾十亞爾非交天民
民申醫命民十亞若惠亞聽舉交无孚命正耳惠鳴日
元如台保序王司教民宅非交胃其職亡豐巧居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德十惟佛祖亡日惟先戒王正耳豈鳴昔巧
王日惟交鑿丁民奠年該年季十爾十亞爾非交天民
民申醫命民十亞若惠亞聽舉交无孚命正耳惠鳴日
元如台保序王司教民宅非交胃其職亡豐巧居

截人元屯宅教知吉非先王亞昧成遂人惟王土戲崩
自豎故交奔成亞十康食亞從六性亞迪衛箕今成民
宅亞欲卷日交害亞奔畝大禱亞誓今王元如台王日
緡虜城生亞十禱至交祖歎反日緡虜粵皇多塗至工
粵耐責命于交殿上即卷指粵彭亞亡焉于尔苗

數學

數學若日父帝少帝殿元亞或衛止三工成祖底繼敷
于上成用沈酌于酒用衛須耳惠于下殿宅亞小大野
中數息大卿士師師非庀凡十船皇粵宅巫獲小民工
與昧為敵惠今殿元淪卷若崇大水元亡維滙殿維卷
粵皇于今日父帝少帝成元發出性變家變恐于荒今

尙書卷之七

三

尔亡指告于巔踰若止何元

父帝若日王學交割奔及荒殿苗方興沈酌于酒粵宅
豈豈啞元者瓦舊十位人今殿民鳴數敵神示止犧牲
控用呂穴將食亡及奔警殿民用又罵殺召敵惠亞怠
皇合于式多谷宅詔爾今元十裁成興股元想爾元淪
卷成宅為臣僕詔王學出迪成舊貪刻學王學亞出放
鳴巔自彭人自獻于先王成亞鷄行遜

泰斬

惟十十式季皆大劣于盟離王日嗟成友苗豕商成放
馭尊歷土明聽新惟交暨万物父母惟人萬物止霧置
聰聞廷元后元后廷地父母今爾王聚亞敬上交奔及

丁地沈涵冒色教行疏獻舉人日矣官人日在惟宮室
臺榭陂池份舫日殘害于尔萬姓焚炙忠烈剝務麗婦
皇交震悠命成及于肅將交豈大勛未集孺子小學發
日尔友苗豕商觀政于爾惟聚宅十俊心鳴尺屋亞豈
上帝神示遺耳先宗席亞願犧牲柔盛无于凶盜粵日
與十民十禱宅懲元毋交佑丁民徒止而徒止帝惟元
声昧上帝電媛三工十皇亡皇于害教十越耳忠同力
庀惠同惠庀該聚大臣億萬惟禪萬心于大臣式干惟
式心爾皇貫盈交命牧于子亞順交耳皇惟黎子小學
夙夜祗惠聚命交于曾于上帝玄于豕土日尔十崩底
交止罰交矜于民民止所欲交必勿止尔尙攷于式人

尙書卷之七

三

爾清三葉皆才亞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脾羣后日帝畢劣王鳴殉帝而斷日
緡虜肉土十崩成聽朕守成資吉人為善惟日亞足凶
人為亞諾亦惟日亞足今爾王聚力行亡庀冠弃黎老
尼比舉人至爾籥獻臣丁愧止塌冢徒仇脅權昧感亡
赫爾交戴惠彰資惟交憇民惟侯奉交十夏筮亞耳業
交汜副丁或交粵右禱成湯奔黜皇命惟聚皇浮于筮
川譽元是賊獻諫補胃于十交命胃敬亞足行胃祭亡
恭胃疏亡身耳鑒惟亞德圣彼皇王交元日于又民朕
膺叶朕日戮于休群戎爾必戶聚十偉州人離心離
惠于十爾臣十人同心同惠雖十周親亞如志人交际

自放民既交聽自放民聽百姓十過天子人今朕必
從放武惟敷侵丐中取彼凶殘放伐用張丐湯十其
助才夫學也或亡畏宜執非敵百姓黜黜若崩耳角竊
庫鳴式惠弋心立定耳珍惟育甯班

昔年剛王鳴大猷六帝明新册土王日維庫放肉土商
學交十暴衝耳帥惟彰今爾王殺狎侮不愆荒怠亞教
自墜丐矣結竊丐民微翰豈止脛剖以人中心徒以微
湯副痛三乘密仰是回放黜帝采屏奔真對囚仗正士
郊壁亞攸宗庸亞首徒奇技至巧日允婦人上帝亞順
祝各皆譽尔元孳孳奉子弋人龔行矣勸古人大中曰
故放則后臥放則愚獨夫殺縱惟徒豈鳴女並愚對惠

尚書卷之七

五

務滋除亞務本繇子小學唯日尔册士尸職鳴愚尔册
士元尚迪果忍日登鳴侵珍多十厚賞弗迪十暴暴
序惟放夷丐碧日月出照臨其丐三三暴丐肉土惟放
十周唯殺多已子声殺非子武惟放夷丐亡暴殺育子
非放夷丐十暴惟子小學亡良

毋新

昔命學唯爽王翰望丐爾郊毋墊鳴新王左杖羹成右
秉白旄日麾日揚矣肉土中人王日嗟放友苗豕商馭
書司廷司臬司空亞放帝氏千夫充百夫充及盲獨地
擊放纒彭濮人舜尔戈比尔干立尔予予元新王日古
人十中曰化雞亡屨化雞止屨惟豕止素今爾王殺惟

婦中是用且秦身禘禘亞會且棄耳遺王父母弟亞迪
鳴惟三三也多暴進逃是帝是亮是仰是豈是日爲大
夫卿士昇越獻丐百姓日是欠丐爾邑今予發惟龔行
矣中罰今日出豈亞僂丐六步七步迺止衆焉夫學助
才亞僂丐三伐之伐六伐七伐鳴止衆焉助才夫學尙
狙狙如麻如麤如熊如麋丐爾郊亞御耳犇日役肉土
助才夫學尔所亞助元丐尔躬十壽

武威

惟弋月壬辰爾放羊粵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丐延伐
爾年三月才生明王徠自爾望丐豈鳴武攸文歸泉
丐琴山也易放牛丐桃林也壁示矣丁亞册丁未禋丐

尚書卷之七

五

周庶苗甸侯衛駿奔走執皂獲粵式日庚戌崇皇大崇
武威无生羊匿苗豕爾泉百工殺命丐周
王若日維庫羣后惟先王建苗后土公劉育竺奔劉望
丐大王犀至王迹王季元勤王家放夷丐夷王声成耳
助唯膺矣命日故亡夏大苗豕元力小苗豕元惠惟九
季大統未集子小學元承耳忠底爾也舉告丐皇矣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日惟十衛曾孫周王發將十大正丐
爾今爾王殺亡衛越之矣物害獸烝民爲矣丁通逃主
萃困殺子小學无獲仁人敢祗承上帝日邊爾略琴夏
蠻貉也亞術俾龔矣威命繇子東延媛耳士女惟元士
女斐耳也矣昭放周王矣休震運用附放大邑周惟尔

大禮尙直昧予曰滄州民亡廷禮羞无戊午帝命盟解
繇亥敕于爾郊祀矣休命命乎唯爽衆術才茨碧林芳
于姆壁宅大敵于成帝帝廷倒戈攻于後曰北血汩測
杵式戎忿矣丁大正鳴反爾政政蘇舊醉筭囚坐坎
干墓式爾公間散鹿臺出財發巨橋出粟大賚于三架
而万姓允舩劉獨惟二分土惟式建官惟位誓惟耐
重民不教惟倉堯祭懌仰明該密惠報珍垂拱而云丁
亂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毛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永嘉薛季宣

貴池劉世珩校刊

鴻范

惟十十式禩王訪巧筭學王鳴守曰縲縲筭學惟六會
騰丁民昧叶耳屈敖亞知元彝倫鳴敘筭學鳴守曰成
濬聖管傲塵降水汨敢元之行帝鳴震悠亞卑憐范九
曰彝倫鳴釋體則殛荒命鳴學興爰鳴錫命憐范九曰
彝倫鳴敘

初式曰又行次式曰敬用又豈次式曰農用八政次三
日叶用又紀次又曰建用皇極次六日又用式憲次七
日明用乚疑次八日忘用厯致次九日實用又福用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六極

式又行式曰水式曰火式曰木三日金又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曰粟釜日册革土爰稼奮潤丁徒鹹
炎上徒苦凸粟徒酸册革走辛稼奮徒日

式又豈式曰兒式曰守式曰眎三日聽又曰恩兒曰龔
守日册眎日明聽日聰息日睿龔作肅册徒又明徒晰
聰徒恭睿徒聖

式入政式曰倉式曰鴈式曰稷三日司空又曰司徒六
日司寇七日圓八日帝

三又紀式曰裁式日月式日日三日壘辰又曰麻數
又皇極皇建元十極敘皆又福用專錫耳歷民惟昔耳

歷民巧女極錫女采極凡耳歷民亡十至珊人亡十坎

惠惟皇徒極凡耳歷民十蘇十爲十守女則志出亞叶

巧極亞罹巧咎皇則般出而康而色日子鳴珩惠女則

錫出福昔人所元惟皇出極亡獻悍獨而豈高明人出

十耐十爲棠羞元行而苗元昌凡耳正人无富口榮女

亞耐幾十珩巧而家昔人所元結巧元亡珩惠女雖錫

出福元徒女崩咎母偏母頗遵王出誼母十徒姐遵王

出衛母十徒亞遵王出路毋偏毋能王衛蕩蕩毋郇毋

偏王衛秀秀毋反毋及王衛正稟劣元十極歸元十極

日皇極出勇守是彝是誓巧帝元誓凡耳歷民極出勇

守是誓是行日芹交學出艾日交學徒民父母日爲交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丁王

六三惠式曰正稟式曰佑育式曰柔育秀康正稟導亞
友佑育變友柔育沈潛佑育高明柔育惟侯徒福惟辟
徒費惟侵玉食臣亡十徒福徒書玉食臣出十徒福徒

書玉食元害巧而家凶巧而或人崩几頗辟民用替忒
七乚疑擇建立卜筮人鳴也卜筮日罔日溘日蒙日圍
日亨日貞日鍊凡七卜又占用式衍忒立昔人徒卜筮

式人占則册式人出守女則十大疑恭及鳴心恭及卿
士恭及歷人恭及卜筮女則册也册筮册卿士册歷民

册是出胃大同身元康孺學孫元逢吉女則册也册筮
册卿士册歷民册吉卿士册也册筮册女則册歷民册

吉歷民册電册筮册女則前卿士前吉女則册電册筮
前卿士前歷民前徒內吉徒外凶電筮共奠亏人册彭
吉用徒凶

八歷政日雨日暘日炆日寒日風日昔又者來菡各日
元敘歷中番庄式極荀凶式極亡凶日休徵日書昔用
崇日又昔賜崇日晰昔炆崇日甚昔寒崇日聖昔風崇
日咎數日狸巫剛崇日替死賜崇日念死炆崇日急巫
寒崇日蒙巫風崇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帝尹惟日裁
月日昔亡易百繫册威又册明峻民册章家册考康日
月裁昔无易百繫册亞威又册旦亞明峻民册敷家册
亞宜歷民惟星壘十疇風壘十疇用日月也行則十冬

尙書卷之卷下

三

十夏月止册壘則日風雨

九又福式日曆式日富式日康宜三日鳴好惠又日万
吳命六極式日凶扭折式日箴式日憂三日券又日亞
六日弱

茂敖

惟言爾遂遺衛亏九已入蠻鹵茂底貢耳敖大采粵徒
茂敖册譽亏王日緜序明王峇惠三尸咸圃亡十獲途
畢獻亡物惟舩倉器册王粵昭惠之致亏異姓止雷亡
替手舩分琦玉亏柏叔之或昔曹展親人亞易物惟惠
元物惠盛亞狎侮狎侮商乎亡日盡人心狎侮小人亡
日盡元力亞役耳目百庀惟貞玩人粵惠玩物粵忠忠

日衛宜字日衛接亞徙亡赫善十赫珍粵威亞肖異物
賤用物民粵足犬象非元土性亞畜珍禽奇粵亞育亏
或亞琦遠物則遠人殺所琦惟歐則越人安羅序佩食
宅或亞勤亞矜納行矣案大惠為山九刃珍虧式簣允
施效生民采耳屈惟粵班王

金縢

无言爾式季王十厥亞念式公日放元為王敘卜周公
日未可日德赦先王公粵自日為珍為式壇同墀為壇
亏率亡北面周公立焉植鮮秉珪粵岩大王王季文王
史粵篤祝日惟尔元孫某其厲獻兼若尔式王是十不
學止責亏矣日旦代某止身子志若亏耐多材多菽耐

尙書卷之卷下

四

當觀禮粵元孫亞若旦多材多菽亞耐當觀禮粵命亏
帝庭粵右三已册耐止尔學孫亏下墜三已止民亡亞
祇粵緜序亡隊矣止各琦命赦先王亦帛十念歸今赦
卽命亏元電尔止許赦赦元日鮮與珪歸凡尔命尔亞
許赦赦粵屏鮮與珪粵卜式電式習吉后篇見書粵并
是吉公日體王元宅害于小學新命亏式王惟帛矣是
國效粵祀耐念子式人公歸粵內篇亏金縢止匱也王
翌日粵瘳

武王无卷管箚及元羣弟粵不守於致日公將亞初德
孺學周公粵苦式公日赦止亞鮮赦亡日苦赦先王周
公屈東式季則舉人所辱亏後公粵為謹日台王名止

日鳴鴉王亦未教誦公秋大歸未穫矣大雷震日風禾
盡匱大木所拔苗人大志王與大夫盡弁日君金滕也
書鳴身周公所自日為珍代武王也說式公及王鳴問
彭史與百執豈對日仰憲公命成勿教守王執書日泣
日元勿育日谷公勤憲王家惟子冲人亞及知今矣獲
曹日彭周公也意惟朕小學元親並成或家礼亦互也
王出郊矣鳴兩反風禾則盡犯式公命苗人凡大木所
匱盡犯而董也裁則大歸

大歸

王若日繇大歸余多苗德余馭豈亞弔矣各創亏成豕
亞少延解惟成幼冲人享亡置大麻航亞船詰迪民康

何書卷之七經文卷下

五

殊日元十耐或知矣命已子惟小學若豈困水子惟程
求朕鳴滄專責專弄人聚命茲亞忘大珍子亞教閉亏
矣各曹則宣王遺成太瑤咆聚矣明即命日十大歸亏
鹵土鹵土人亦亞彭越茲載殷小填嗔教紀元敘矣各
曹知成或十昔民亞康日子復反鄙成周苗今載今翌
日民獻十十夫子翊日亏救宣武國彭成十大辜休朕
卜并吉繇子害成友苗而越尹氏歷士馭豈日子身吉
卜子惟日余歷苗亏伐殷通羽臣余歷苗而越歷士馭
豈宅亞反日翹大民亞彭亦惟圣王官苗而室粵子小
半亏豈亞可延王害亞莫卜繇子冲人留息繇日縶縶
允載奚寡哀才子船矣役獲大投繇亏朕身粵子冲人

亞印自郵誼余苗而粵余多士尹氏馭豈媛子日亡慈
亏郵亞可亞成鳴宣亏圖彭已子惟小學亞教替上帝
命矣休亏宣王興成小苗周宣王惟卜用官媛聚茲命
今矣元昧民殊亦惟卜則縶縶矣明曹攷成不不至
王日余惟舊人余不言德管余知宣王若勤才矣閱茲
成成彭所子亞教亞極卒宣王國事繇子大愧誘成友
苗而矣斐忱習元亏成民子害元亞亏弄宣人圖彭鳴
矣矣亦惟則勤茲成民若大聚子害教亞亏弄宣人鳴
聚休威

王日若管朕元遊朕也繇日息若亏徒室无底金耳學
鳴亞肯坐殊同構耳父苗耳學鳴亞同羽殊同穫耳亏

何書卷之七經文卷下

六

翊元同日子十後亞弃至繇子害教亞越印救宣王大
命若兄亏鳴十友伐耳學民教元勸亞
王日縶縶才余歷苗而越余馭豈與豈 恐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矣斐忱余昔宅教易金殊今矣各獻
亏周苗惟大歸人嗔从胥伐亏耳室余亦亞知矣命亞
易子留忘日矣惟縶縶若雷夫子害教亞矣舩晦矣亦
惟休亏弄宣人子害元極卜教亞亏加南宣人十指置
土殊今卜并吉繇朕嗔日余東延矣命亞替卜救惟若
茲
教乎也命
王若日繇殷王元學惟乱古密意為馭統承先王攸元

凡物非圓方王豕與或咸休留卅亡窮縹縹鳴則咸湯
戶至聖廣困皇天眷右嗔殺耳命故民曰寬除元衰獻
彭加方昔惠悉後裔余惟踐攸手繇舊十令資憲咨音
孝肅龔神人子嘉鳴惠曰竺亞忘上帝昔款丁民賦叶
曹建尔方上公帑紘東憂欽才選專鳴嘗答鳴舛命術
繇奠憲目蕃王室弘鳴剝祖律鳴十民留媛身位毗于
式人丑丑言惠方苗徒式卑放十周亡數縹縹程才惟
休亡替舛命

康靠

惟式月才生霸周公初至徙新大邑方東或彘三匹民
大味方辰甸男苗采術百工罔民味見士方周周公咸

尙書卷之七

七

勤鳴辭大葺乳王若曰盟辰舛元弟小學生惟鳴丕羸
方文王言明惠咨罰亞啟母繇翼膏祗祗豈豈羸民
用犀船放區憂越放式式苗呂攸放鹵土惟昔怙冒資
方上帝帝休天鳴大命文王殪戎殷嗔股身命越身苗
身民惟昔敘鳴寡兄勗羸女小學生聖紘東土

王曰縹縹生女忘才今民將至祗適鳴及方繫資文惠
心選專求方殷先嘉王崩采父民女不選惟爾考成人
瓦心知嘗別求資繇古先嘉王崩康采民弘方天若惠
衰鳴身亞廢聖王命王曰縹縹小學生恫瘝鳴身敬才
天豈業忱民情大可見小人維采選盡鳴心亡康好俗
念鳴元父民放資曰紘亞聖大亦亞聖小憲亞憲林亞

楸已女惟小學鳴舛惟弘王應采殷民亦惟助王瓦天
命徙新民

王曰縹縹生教明鳴罰人十小學非昔鳴惟矣自徙亞
奠式尔十身鼻小學亞可亞橫鳴十大舉非矣鳴惟皆
及適尔无術極身肅昔鳴亞可橫

王曰縹縹生十敘昔鳴大明舛惟民元救楸味若十取
惟民元舉弃咎若采參學惟民元康又非女生到人懶
人亡或到人懶人非女生又曰剝則人亡或剝則人王

曰外婁女教昔臬司帝紘殷罰十倫又曰嬰囚舛志又
六日望方甸昔丕蔽嬰囚王曰女教昔臬豈罰蔽殷彝
用元誼判誼懶勿喜曰次女生鳴女盡孫曰昔敘惟曰

尙書卷之七

八

未十孫豈已女惟小學未元十若女生中心舛心舛惠
惟鳴知凡民自身舉寇數懸矣懶越人方鳴督亞豈肩
宅亞敷

王曰生元惡大慈殊惟亞孝亞友學亞祗服身父豈大
易身方心方父亞耐學身學鳴疾身學方弟亞念天羸
鳴亞身翼身兄兄亦亞念鞠學哀大亞友方弟惟弔紘
亞方放政人身罪天惟與放民彝大泯擊曰鳴元警繇
亥王徙罰到紘亡救亞術大憂

殊惟外厘學皆人惟身正人越小臣彰節鳴別罔專船
民大譽亞念亞暮繇身商昔鳴弘亞惟舛慈已女鳴元
警繇紘誼術懶亦惟商惟元亞耐身家人越身小臣外

正惟豈惟獻大放王命鳴非惠用又女亦亡亞戶教奠
粵繇哀民惟及王出教悉鳴哀民曰成惟才及則子式
人曰敬

王曰豈與惟民迪吉康成昔元惟殷先嘉王惠用康又
民徒求秩今民宅迪亞適亞迪則宅政圣手雷王曰豈
子惟亞可亞警告女惠止說方罰中行今惟民亞靖未
賦手心迪髮未同爽惟矣元罰殛成元亞頌惟耳舉
亡圣大亦亡圣多秩曰元尙暴蒼方矣王曰縹序聖教
才亡徒歸勿用非蒸非彝鼓方忱丕則敏惠用康鳴心
鷄鳴惠遠鳴繇哀鳴曰民宣亞女取之王曰縹序繇女
小學聖惟命亞方憲女念才亡成之官明鳴航命高鳴

尚書古定經卷下

九

聽用康又民王業曰建才豈勿替教奠聽航告女鳴曰
殷民世言

酒奠

王業曰明大命方妹雷鳴教方及王犀或至鹵土耳業
苾厥苗厘士越少正馭豈鼯夕日騶茲酒惟天年命犀
成民惟元騶之年豈成民用大雷鑿惠亦亡非酒惟行
越小大雷用舉亦亡非酒惟航及王業教小學才正才
莫亡彝酒越速或彘惟騶惠將亡醉惟曰成民迪小學
惟土物悉手心臧聰聽祖方出彝雷越小大惠小學惟
式妹土享尔股左墜元茲黍稷稊是豈耳方耳兵犀奉
車牛越航買用孝教耳父母耳父母慈自洗填致用酒

厘士才正越厘柏而學元尔真聽航教尔大戶羞考惟
爾尔爾余會醉餘丕惟曰尔戶甯觀管徒乱中惠尔尙
戶羞饋爾尔爾自介用信絲爾爾惟王正黃止目絲亦
惟矣業元惠爾爾忘圣王家

王曰豈成鹵土業祖雷鳴教小學尙戶用及王教亞
填方酒故成皇方今戶殷殷也命王曰豈成蒼惟曰圣
谷殷先嘉王德豈矣暴小民經惠秉嘉自威湯成皇方
帝乙成王豈昧惟馭尊手業才龔亞教自暇自俗秩曰
元教密乘越圣外航斥甸男衛雷柏越圣內航百僚厘
尹惟亞惟航宗工越百姓里屈宅教酒方酒亞惟亞教
亦亞暇惟助成王惠懸越尹人祗侵成蒼亦惟曰至今

尚書古定經卷下

十

逸享王伯身身命亡暴方民祗采越爾亞易唯惟手編
坐俗方非彝因燕卷儀民宅亞靈易心惟荒簪方酒
亞惟自息鳴俗身心叛很亞戶雷片航圣爾邑越殷或
感亡罹亞惟惠馨香騶登蒼方矣唯惟民爾厘羣自酒
腥蒼圣上故矣年卷方殷宅悉方殷惟俗矣非厥惟民
自警帖

王曰豈于亞惟業絲多算古人才守日人亡海水警嘗
方民警今惟殷隊耳命成元可亞大警故方昔子惟曰
女劫越殷獻臣斥甸男衛強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珍秩惟尔尊航休航采秩惟碧焉圻父薄莫嚴父碧
采宏父定侯秩女但制方酒耳或算日羣余女勿俗盡

執拘曰歸于周予元轍又惟殷出迪彪臣惟珍酒酒
酒勿喜轍出姑惟教出十所明旨亞則我教習惟我
式人亞卹亞緇亞豈昔同于轍王曰生女奠聽朕茲勿
辨粵司民酒于酒

梓材

王曰生曰身履民泉阜臣達大冢曰身臣達王惟昔商
女若死粵曰我十帝司廷司影司空尹坎曰子宅厲
轍人亦身商先敬懲肆逞身敬懲繕建息大轍人麻人
宥繕亦見身商豈戕人宥王君醫身商爲民曰亡胥
戕亡胥獻皇于敬奠皇于嫗婦合繇曰宏王元效昔商
迭馭豈身論害曰弘敦弘恬自古王若茲鑿宅粵侯惟

尙書卷之七

三

曰若此田无勤專苗惟元敷攸爲身置畎若徒室家无
勤垣章惟元敷至茨若徒梓材无勤樸斲惟元敷丹獲
今王惟曰先王无勤則惠襄爲夾庶邦高徒兄弟匹
來亦无則則惠后式奠奠庶苗不盲皇矣无付申或民
德身置土于先王繕王惟惠則味憚先德惟民則敦先
王殷命已若茲警惟曰欲皇于萬季惟王學學孫孫紹
采民

召葬

惟式月无星粵六日乙未王龜步自周則皇于豈惟太
采先周公昧瓦粵若徠式月惟丙午朔粵式日戊申太
采龜皇于祭几瓦身无粵几則經營粵式日庚戌太采

粵曰歷殷攻位于采內粵又日命襲位成若翌日乙未
周公翰皇于采則達觀于新邑營粵式日丁巳則牲于
郊牛式粵翌日戊午粵型于新邑牛式羊式豕式粵七
日命學周公粵翰則書命歷殷戾甸男苗柏身无命殷
歷歷殷不徒

太采粵曰歷出冢商出取幣粵復入錫周公曰擗手譜
昔坎王若公靠岩歷殷迭白粵馭豈緝序皇天上帝改
身元學茲大或殷出命惟王殷命亡置惟休亦亡置惟
卹緝序害于奈何亞敬矣无遐矣大苗殷出命茲殷多
先嘉王至矣越身後王後民必舛身命身矣智藏瘵至
夫知采抱攜持身婦學曰哀籲矣逞身亡出執緝序矣

尙書卷之七

三

亦哀于三已民元眷命則林王元疾敬惠味古先民十
曼矣迪則學采面乱矣若今昔无隊身命今昧于殷矣
迪威采面乱矣若今昔无隊身命今冲學學則亡繼繼
荷曰元乱我古人出惠殃曰元十耐乱甚自矣緝序十
王雖小元學才元不耐誠于小民今休王亞敬後則願
書于民若王徠繫上帝自舛于土中

且曰元廷大包元自昔配皇天志禋于上下元自昔中
又王身十威命亂民今休王先舛殷馭豈坎介于我十
周馭豈節性惟曰元邁王敬徒所亞可亞敬惠我亞可
亞醫于十曼亦亞可亞醫于十殷我亞敬知曰十曼舛
矣命惟十麻季我亞敬知曰亞元延惟亞敬身惠粵早

隊耳命蒧亞教知日十殷殺矣命惟十麻季蒧亞教知
日亞元延惟亞教身惠鳴早隊耳命今王享殺身命蒧
亦惟絲式或命享若彭王鳴初航縹縹若生學宅亞聖
耳初生自台嘉命今矣元命嘉命吉凶命麻季知今蒧
初航瓦新邑羈惟王元蒧敬惠王元惠也麻斬矣命
元惟王勿目小民至麻非彝亦教之辨麻又民若十彭
元惟王位聖惠元小民鳴惟劉其焉矣丁越王羈上丁
勤卹元日蒧殺矣命不若十憂麻季式勿替十殷麻季
欲王以小民殺矣命
擗手諧晉日子小臣教日王也愚民百商學越友民采
殺王豈命明惠王末十威命王亦羈蒧非教勤惟龔奉
幣其共王耐斬矣命

尚書錄古定經文卷下

圭

彙算
周公擗手諧晉日殷復學明侯王如亞教及矣至命正
命于鳴胃采大昧東土元至廷民明侯于惟乙恭翰望
焉彙蒧蒧河肺黎水蒧鳴十澗水東源水鹵惟彙食
蒧又十源水東亦惟彙食伴徠日圖及獻十王擗手諧
晉日公亞教亞教矣也休徠昧瓦元廷周匹休公无正
瓦伴徠徠子也休死吉蒧式人共貞公元日予萬億
季敬矣也休擗手諧晉書也
周公日王辱每殷禮禮焉新邑威秩亡亥子叁百五伴
册王焉周子惟日歷十豈今王即命日記彭宗日彭廷

元禋惟命日女殺命竺敬不眡彭凱鳴女元恩自教五
孺子元珊孺子元珊元廷亡若火孔簇簇身鳴焯敘亞
元繼身若彝及故事如子惟日聖周互廷新邑伴實即
十僚明廷十彭偉大成袞女留十習

公日已女惟冲學惟吳女元敬載百侵高亦敬元十亞
盲盲多儀儀亞及物惟日亞盲惟亞復忠焉盲凡民惟
日亞盲惟尊元爽傳鳴惟孺學放朕亞暇聽朕教女焉
業民彝女鳴是亞獲鳴昔惟亞留才竺敘鳴正父宅亞
碧子亞教廢鳴命女往教才於于元明農才彼袞蒧民
亡越崩賦

尚書錄古定經文卷下

古

王若日公明采子冲學公再不羈惠日子小學教亥武
數奉盲矣命味匹三也民屈幣博宗將礼弄秩元禋威
秩亡亥惟公惠明焚焉上丁勤食焉三也旁廷教教獲
奠亞味亥武勤教子冲學夙夜恭禋王日公彭斐迪竺
也亞碧皆
王日公子小學元邊即侵焉周命公遠三也迪爾未止
焉宗礼亦未盲教公彭迪將元邊警蒧士幣五甍采亥
武殺民爾爲三補王日公正子廷已公彭肅將祗驩公
亡朱才蒧惟亡數元康焉公勿替判三也元再盲
周公擗手諧晉日王命于徠承采鳴亥祖殷命民越鳴
亥製焉武王弘朕龔孺學徠昧瓦元大悼奠殷獻民爾
爲三也新侵廷周龔先日元自昔中又萬苗威休惟王

大成續予旦以多學越馭昔竺荷人威製高元帝徒周
孚先巧朕昭學剗粵單文祖惠伴徠茲殷粵命宣子呂
嚮鬯式由日明種擗手詣晉休盲子亞教宿則種巧友
王武王憲竺敘亡大籍自族万季厭巧粵惠殷粵弘巧
王伴殷粵承敘萬年元留觀朕學襄惠

戊辰王圣新邑烝祭戮王梓牛弋武王梓牛弋王命
徒簡俗侃簡惟告周公元後王圓橄種威截王入太室
裸王命周公後徒簡俗算圣十式月惟周公誕采文
武殷命惟七季

多士

惟式月周公初巧新邑乘用告商王士王若日余殷遺

尚書卷之七

主

多士亞甲旻天大卒粵巧殷族十周右命將天明豐致
王罰教殷命矣天帝籍介多士非族小國教弋殷命惟
矣亞界允宅志商攷族成元教求位惟帝亞界惟族丁
民秉爲惟天明豐族成日上帝弘俗十憂亞適俗則惟
帝卒威實巧昔憂亞音書帝大至俗十習惟昔天宅志
查身惟廢元命卒致罰粵命介先祖威湯革憂峻民旬
三已自威湯望巧帝乙宅亞明惠訓穰亦惟天丕建采
又十殷殷王亦宅教失帝宅亞配天元界圣今後享王
誕宅暴巧矣殃日元十聽意巧先王勤家誕至身俗宅
願巧矣暴民祗惟昔上帝亞采卒若公大譽惟天亞界
亞明身惠凡三已小大苗粵宅非十習巧罰王若日余

殷多士今惟族周王不禱承帝寧大命日創殷告教巧
帝惟族豐亞式適惟尔王家族適子元日惟尔翰亡庀
族亞尔種自粵邑子亦忘矣即巧殷大獻籍亞正

王日繇告尔多士子惟昔元舉屈尔非族式人奉惠
亞康寧肯惟天命亡負朕亞教十後亡族爾惟尔知惟
殷先人十籍十奠殷革憂命今尔又日憂迪東圣王廷
十航圣百僚子式人惟聽用惠籍子教求尔巧天邑爾
子惟術籍矜尔非子舉肯惟天命王日多士谷朕徠自
奄子大卒尔三或民命成粵明致天罰後尔遐邊炊豈
臣族宗多孫王日告尔殷多士今子惟亞尔嫩子惟昔
命十申今朕徙大邑巧茲彙予惟三已宅粵爾亦惟尔
多士粵航奔走臣族多孫尔粵尙十尔土尔粵尙寧幹
止尔言敬天惟界矜尔尔亞音教尔亞音亞十尔土子
亦致矣止罰巧尔躬今尔惟肯瓦尔邑繼尔屈尔身十
餘十季巧茲彙尔小學粵與册尔舉王日又日昔子粵
或守尔粵屈

亡俗

周公日縲縲商學所元亡俗先知稼穡畷上難雖粵俗則
知小人出念昧小人身父母勤儉稼穡畷身學粵亞知稼
穡上難雖粵俗粵音无誕不則毋耳父母日答上入亡
查知

周公日縲縲成脊日答圣殷王中宗嚴翼豐豐天命自

庀乳民祗息亞教充室禘中宗也百或七十九又季元
至高宗昔舊懲于外爰泉小人徙元即位博或亮會式
季亞也元惟亞也也博邕亞教充室嘉靖殷苗望于小
大亡昔或節禘高宗也百或三十九季元聖祖命亞
詛惟王舊爲小人徙元即位爰知小人也耐采懲于
歷民亞教毋翼寡禘祖命也百或式十式季自昔耳
後立王生則俗生則俗亞知稼穡也雖亞耆小人也
懲惟湛樂也則自昔耳後亦亡或百或十季或七八
季或又六季或三三季周公曰縹虜耳亦惟成周太王
王季自抑也王甲航即康珍田珍微柔懿襲采
小民懲蠶翼寡自翰至于日中仄亞皇暇食用咸味万

何書彙古定經文卷下

七

民夷王亞教般于經敗日歷苗惟正也共夷王般命惟
中身耳百或又二十季周公曰縹虜自今享王則元亡
至于觀于俗于經于敗日万民惟正也共亡皇日今日
湛樂也非民博嘗非交博嘗昔人不則于誓亡若殷王
般也悒箇酌于酒惠哉

周公曰縹虜成脊日古也人縹行嘗告胥采懲胥教
民無或胥囑張爲也此耳亞聽人博嘗也博變箇先王
也正則望于小大民亞則身心莫節亞則耳口隨祝周
公曰縹虜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命及成周夷王也
三人迪嘉耳或告也日小人婦女胥女則皇自教惠耳
誓日般也誓允若昔亞雷亞教函悠此耳亞聽人博或

囑張爲公日小人婦女胥女則仰也則若昔亞雷念耳
侵亞寬紳身心箇罰亡皇轍亡船歸大同是故于身身
周公曰縹虜享王元誓于也

商夷

周公若日商夷亞也也各各于殷殿无隊身命成十周
无殺成亞教知日身至留于于休若也業忱成亦亞教
知日元矣出于亞群縹虜而已日昔成成亦亞教也
上帝命亞雷德志交也越成民宅尤莫惟人聖成後享
學孫大亞耳龔上下過佚人其聖家亞知交命亞易
交雖忱鳴元隊命亞耳經麻享人龔明惠至今于小
學日非耳十正迪惟人其食于成冲學

何書彙古定經文卷下

太

又日交亞可仰成術惟室王惠廷交亞膏醴于夷王般
命公日商夷成脊聖各成湯无殺命皆則于若勅尹或
于皇交聖大命皆則于若采與聖大戊皆則于若勅德
日成威于上帝翼成又王家聖祖乙皆則于若翼成聖
武丁皆則于若日般術惟也教采又于殷故殷礼德
配交多麻季所交惟醴右命則爾寔百姓王人宅亞乘
惠明也小呂屏疾旬矧成奔走惟也惟惠每用又身侯
故式人十尊于三匹若也筮宅亞是乎公日商夷交也
季成采又于殷于殷享交感也今女雷志則于固命耳
商明成新鼎苗公日商夷聖各上帝創申勅宣王也惠
于也命于身躬惟夷王尚言攸味成十夏亦惟于若

號叔大若閔天大彘散互生大彘大鎮大彘華宮播又
曰亡耐達徠茲迪彝教亥王蔑惠彘考或人亦惟酌右
秉惠迪知矣豈鳴惟昔昭亥王迪見冒背考上帝惟昔
最力殷命才武王惟茲三人尙迪大彘後泉武王誕將
矣豈咸劉身敵惟茲三人昭武王惟冒不單再惠今至
子小學且若仔大川子建泉女夷元滄小學同未至位
誕亡茲責收宅勗亞及考船惠亞彘成則鳴鳥亞背改
曰元大耐敬

公曰維序商禘元警考茲成殷命亡彘惟休亦大惟難
苦商鳴繇衰成亞日遠人悖公曰壽人尊鳴心鳴悉命
女徒女民極日女明助禹王至宜竟茲大命惟亥王惠

何書商定經文卷下

九

不承亡置出即公曰商苦女朕允采與元女声敬曰子
警考殷惠大亞繇志成矣豈子亞允惟若茲算予惟曰
襲成式人女大合才守日聖昔式人矣休芋望惟昔式
人亞成元女声敬惠明成峻民至攘逐人考不昔維序
竺葉昔式人成式声望考今日休成成亥王珍考亞
息不冒海竭出日亡亞術界公曰商子亞惠若茲多算
予惟用惠考矣越民公曰維序商惟鳴知民惠亦亡亞
耐耳初惟元矣祗若茲建敬用乳

蔡中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五羣第汭守鳴致侯管第考需囚
蔡第考艱从日車七竟彘霍第考歷人式季亞自蔡中

音書祇惠周公曰為卿士第卒鳴命彬王昔中蔡

王兼曰小學胡惟尔術惠改行音脊身繇繇子命尔疾
考東土建即鳴里敬才尔尙蓋壽人止警惟忠惟孝尔
鳴邁迹自身音勤亡怠日垂憲鳴遂術鳴祖亥王止彝
嘗亡若尔考止奠王命皇矣亡親惟惠是補民心亡憲
惟憲止裏為譜亞同同歸考紉為亞亞同同歸考爾尔
元彘才脊身初惟身矣矣日亞未亞惟身矣矣日未窮
林鳴鳴續嶺嶺鳴三从日蕃王室日味兄弟康滄小民術
自中亡廷聰明爾舊章詳鳴哪聽宅日仄守改身尾則
予式人女嘉王曰維序小學胡女建才亡尔弃朕命
至也

何書商定經文卷下

三

惟二月丁亥王徠自奄望考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繇告
尔三或至也惟尔殷疾尹民成惟大彘尔命尔宅亞知
解惟爾矣止命亞爾惠志考稷惟帝彘或考夏大夏
身俗亞有儼守考民鳴大淫且亞声矣日勸考帝出迪
鳴尔鳴脊身爾帝出命亞声爾考民出爾鳴大彘爾密
爾大夏因命考內爾亞声爾承考尔宅不惟進止爾
茶考民亦惟大夏止民饗禮日欽則創憂邑矣惟昔求
民主鳴大彘爾休命考成湯割以爾大夏惟矣亞界純鳴
惟日尔多也止該民亞声爾考多官惟夏止爾多士大
亞声爾采音考民鳴胥惟成考民望考百為大亞声爾
鳴惟成湯音日尔多也東代夏廷民主脊身爾鳴勸耳

民判用勸曰里予帝乙亡亞明惠答罰亦有用勸夢囚
尸湯多學亦有用勸開醒亡結亦有用勸今里予亦侵
亞言曰余多已言矣止命維康王崇曰其告余多已非
矣言醒才憂非矣言醒才殷鳴惟余侵曰余多已大至
國矣止命屠才言鳴惟才憂國耳政亞集才言矣各皆
也才苗開止鳴惟余爾後王俗耳俗國耳政亞獨悉矣
惟各皆學惟聖宅忘廷性惟性言忘廷聖矣惟又季頹
暇止學孫嘸徙民主宅可忘聽矣惟求余多已大種曰
魯開身願矣惟余多已宅哉願止惟成周王霧承才扶
言哉用惠惟奠神矣矣惟式教成用休東昇殿命尹尔
多已

尚書書經文卷下

三

今成害教多其成惟大雩尔三或民命尔害亞忱哀止
予尔多已尔害亞來介又成周王言矣止命今尔尙託
尔託敢尔田尔害亞蠶王哭矣止命尔鳴迪婁亞彭尔
心未悉尔鳴亞大瓦矣命尔鳴屑羽矣命尔鳴自徒亞
奠國忱予正成惟皆元教苦止成惟皆元并要囚止里
予再望才式鳴才亞則成雩尔命成鳴元大罰殛止非
成才周秉惠亞康宣鳴惟尔自邀結
王曰維康繇告尔才已多士泉殿多士今尔犇走臣成
譬又禩越惟才胥柏小大多正尔宅亞言臬自徒亞味
尔惟味才尔室亞齒尔惟味才尔邑言爾尔惟言勤鳴
豈尔尙亞誓才凶惠亦則曰教教聖鳴位言閱才鳴邑

慈介尔鳴自昔彘邑尙力政尔田矣惟界矜尔成才
周惟元大介資尔迪東至王廷尙尔尊才航至大寮王
日維康多士尔亞言勸忱成命尔亦則惟亞言言凡民
惟日亞言尔鳴惟倫惟頗大德王命以惟尔多已撲交
止魯成則致矣止罰難過尔土王曰成亞惟多其成惟
祇告尔命又曰昔惟尔初亞言教才味則亡成節
立政

尚書書經文卷下

三

周公若曰擇手諸皆告學矣學王矣用成殘才王曰王
左右憲相憲任準人綴尔虎賁周公曰維康休兹知卹
纒才古止人迪惟才憂鳴才室大競爾峻尊上帝迪知
忱恂才九惠止行鳴教告教身日擇手諸皆后矣日
瓦鳴尊瓦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
瓦人兹鳴式瓦亡詎民望惠惟鳴亞徙遷任是惟魏惠
宅德
亦越成湯德丕奎上帝止歌命鳴用式才瓦言即瓦日
式才峻言即峻嚴惟丕式言用式瓦式峻元聖爾邑用
叶才手邑元聖三已用丕式見惠維康元聖最惠恣惟
羞對魏惠止人同才耳苗鳴惟履習倫惠止人同才耳
政帝欽罰止
鳴伴成才夏式爾最命身甸万姓亦越夷王武王言知
式才瓦心焯見式才峻心曰敬尊上帝立民瓦柏立政
任人準夫毋徒式豈席賁綴尔趣泉小尹左右攝曠百

司屋府大祀小柏戮人表臣百司太史亦柏屋黨吉士
司徒司暴司空亞狀已微繼悉武毫阪尹夷王惟育手
耗心鳴育立茲黨司毋人呂聲峻才惠夷王它鳴兼
亏屋心屋獄屋脊惟才司止毋夫是嘗用莫屋獄屋脊
夷王它教知亏茲亦德武王術惟教珍亞教替耳誼惠
術惟慧芻空惠已並嚴此丕丕丕

解序孺學王矣繼自今茲元立政立豈準人毋夫茲元
育焯知耳若不鳴異爾昧茲嚴民味茲屋獄屋脊皆則
勿才閑止自弋語弋心茲則未惟威惠也彥呂又茲嚴
民縲序子且已嚴人之微心威苦孺學王矣繼自今茲
子亥孫元勿誤亏屋獄屋脊惟正是又止自古爾人亦

御書古定經文集下

卷

德哉周夷王立政立豈毋夫準人則育耗止育繇釋止
茲鳴異又或則它才立政用惡人亞嘗亏惠是它暴至
手在繼自今立政元勿呂惡人元惟吉士用勸昧茲或
冢今夷學夷孫孺學王矣元勿誤亏屋獄惟才司止毋
夫元育詰余戎備呂復命止蹟止行矣下望亏棄廢它
才亞勛呂觀夷王止取英呂敷武王止大製縲序繼自
今逸王立政元惟育用黨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
式教余鳴獄以充茲王或茲式才峇呂別用卑罰

周官

惟周王故万雷徇疾旬三徑亞廷媛耳外民六勛羣侵
它亞承惠婦亏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咎大繇判亂亏

未爾采雷亏未召曰唐從諸古建官惟百內才百揆三
雷外才川毋疾柏屋政惟味万或咸寧憂雷官倍亦育
用又明王立政亞惟元官惟元人今于小學厥勤亏惠
厥夷亞逮叩惟毒代昔若嘗迪耳官立太第太傅太采
茲惟式公論道經雷變理舍易官亞必菊惟元人少第
少傅少采曰式孤式公弘愧墨亮云暨攷于才人家宰
掌雷亂統百官望三秉司徒掌雷教專又兼授州民宗
柏掌雷亂統人師上下司豪掌雷政統六第雷雷或
司寇掌雷禁詰姦惡剋疏雷司空掌雷土居三民皆暨
初六卿分職各術元屬呂倡九毋阜成州民六季又航
式翰又六季王鳴皆徇才刺庀亏三雷杉疾各翰亏已

御書古定經文集下

卷

雷大明黜德

王曰縲序凡茲有官而學欽鳴鳴司峇鳴出令令出惟
行亞惟反呂公威人民元允襄敷古入官誼豈呂判政
鳴亞株元余黨從止第亡呂初口爾耳官蓄疑想甚
愈冒元政亞敷牆面茲豈惟煩戒余卿士珍密惟志牒
廣惟勤惟育果勸鳴亡德繼位亞初橋祿亞初侈龔儉
惟惠亡觀余偽徒惠心俗日休徒偽心懲日矧屈寬恩
召它亞惟豈亞豈入豈推取讓耐屋官鳴味亞味政危
舉耐元官惟余止耐再匪元人惟余亞任王曰縲序式
豈臬大夫教余才官雷余才政呂右鳴侯雷康州民万
雷惟亡教

商敷

王若曰商敷惟尔令惠孝翼惟孝友亏兄弟官仓大政
命女尹兹东郊敷才替周公帝采万民民襄元惠建脊
鹵司兹衔耳意楸昭周公出管惟民元义哉脊日望乳
馨香感亏昶明黍稷非馨明惠惟馨尔尚式昔周公出
繇管惟日孳孳亡敢俗念凡人未見聖若亞声見死見
聖亦亞声繇聖尔元才尔惟風下民惟中圖耳政莫
或亞難大廢大興出入自尔帝从厘心同則釋尔大嘉
蒸嘉繇則入告尔后亏内尔鹵順出亏外日祈蒸祈繇
惟哉后出惠維序臣人咸若昔惟良暴才

王曰商敷尔惟弘周公不嘗亡心執廷書亡倚金日削

何書卷七經文卷下

五

寬而大判勿空吕味殿民圣侯子曰侯尔惟勿侯子曰
宥尔惟勿宥惟耳中子亞若亏女政亞愧亏女嘗侯曰
止侯鹵侯狂亏悬爰想憲爾俗式細亞宥尔亡念燕亏
頑亡求葡亏式夫必大忍元鹵大淫大空惠鹵大東耳
做亦東元或亞做進耳直日術元或亞直惟民生奎因
物大譽奠上所命耳耳鳴耳尔官敬奠圣惠肯鳴它亞
彭允并亏大繇惟子式人膺最多福元尔出休矣大晉
解窮丑

願命

惟三月才生帝王亞懌命學王鳴沈醜水昧被統航凭
玉几鳴同召太采爽芮柏彤柏畢公衛庚毛公帝氏厲

臣百尹馭豈王曰解序蒞大漸惟病日臻无除留志
亞獲新心享兹子宋嘗命女替商夷王武王宣重茨奠
而收教則肆肆亞奠用耳楚殿集大命圣後出伺敬得
天豈嗣守夷武大嘗亡教且俞今天奉厥殆亞與亞悉
尔尚明肯朕心用教采元學劉引淫亏難雖柔德耐德
安勸小大歷當恩夫人自商亏書儀尔亡日劉冒貢亏
非幾兹无最命還出綴心亏廷德翌日乙丑王崩大采
命寺桓舉宮毛界爰叁疾吕假吕式干戈屬貢百人考
學劉亏舉門出外延入翌室即耗宗

丁非命徒簿庀越七日癸酉柏昧命士頹材狄設黼辰

綴心屬開舉寶專重篋屬黼純馨玉芳几鹵序東寶專

何書卷七經文卷下

五

重底屬綴純衣貝芳几東序鹵寶專重篋屬畫純彫玉
芳几鹵夾舉寶專重筍屬心紛純彫芳几戊玉五重敷
瑞塗刀大嘗弘鮮琬琰圣鹵序大玉巨玉天球河圖圣
東序瘡出聖心大貝賁鼓圣鹵所允出戈味出弓坐出
竹矢圣東所大略圣圖階面綴路圣阼階面先路圣左
塾出拜次路圣右塾出拜式人鷹弁執纛立亏畢門出
內三人柔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尺式人統執劉立亏東
坐式人統執戍立亏鹵坐式人統執戣立亏東坐式人
統執瞿立亏鹵坐式人統執欽立亏仄階

王麻統黼裳繇圖階階卿士當商麻統蛾裳入即位太

采太史太宗皆麻統彤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

昨階陞太史秉書繇圖階陞馭王簡命曰皇后凭玉几
衛敷末命命女學晉臨周周苗衛循大十變味矣丁用
高揚爽武且其晉王再擇興富曰妙妙子末小學耐
而衛三已曰敬忍天豐粵授同瑁王式宿式祭式託上
宗曰高太采殿同祭盥呂異同秉璋呂酢授宗人同擇
王高擇太采殿同祭噎瓦授宗人同擇王高擇太采采
收彬疾出席門祀

康王且算

王出至應門內太采衛鹵已彬疾入應門左畢公衛
東已彬疾入應門右皆布乘爰朱圓再奉圭兼幣曰式
式臣衛敦執壤奠皆再擇譜晉王誼厚惠高擇太采泉

何書錄古定經文卷下

毛

芮柏咸進昧揖皆再擇譜曰敬敬告天學皇天改大
苗殷且命惟周爽武颯嚴嚴若若官卹鹵土惟新復王畢
叶賞罰戡正手珍用專選後人休今王敬且才張皇六
帝亡壞放高祖寡命王崇曰庶苗疾甸男衛惟子式人
劍報算管商爽武不考富亞務咎底里叁和用昭明弓
天丁則亦大熊饒且士亞式心且臣采又王家用端命
弓上帝皇天用管弓衛付界三已粵命建疾對屏至哉
後且人今予式式柏父尚胥泉顧媛尔先公且臣勅弓
先王雖尔身至外鳴心它亞至王室用奉郵弓若亡復
鞠學羞羣公无皆聽命昧揖趨出王醴統反卷帆
畢命

惟十式季六月庚午朔德式日王中王翰步自宗周
畢考暨呂成周且崩命畢公采鞏東郊王若曰維呼父
帝惟爽王武王尊大惠考矣丁用戶殿殿命惟周公左
右先王厥正手冢茲殿頑民舉維彖邑密邇王室式愧
耳嘗无麻式紀立彭風冠三已亡从子式人呂宣衛十
升卒政絲俗革亞威手威民它鳴勅惟公楙惠戶勤小
物致亮三立正色衛丁它亞祇帝心嘉績多考先王子
小學坐拱仰威

何書錄古定經文卷下

天

尙體奧亞惟野異爾俗靡靡初口惟馭餘風未已公元
志才放耆曰立藜且冢轟戶絲札日蕩陵惠寔感矣衛
傲愧奢所万立同汜兹殿歷土屬奄惟舊怙侈感誼勅
美弓人憐全矜夸將絲惡矣雖收放心閑且惟蠶資富
耐嘗惟呂氣季惟惠惟嘗昔粵大嘗亞絲古嘗弓何元
王曰維序父帝苗且安召惟兹殿士亞信亞柔手惠允
攸惟周公言脊弓孔惟君敷声咏弓中惟公言成手矣
式后叶心同底弓衛衛洽政亂泉潤生民三已左衽它
亞成賴子小學留膺多福公元惟昔威周建亡窮且至
亦亡窮且耆學孫嘗元威式惟又維序也日亞言惟

死身心亡曰民寡惟峇耳豈欽若先王威裂曰休焉

政

商雅

王幾曰維序而雅惟鳴祖鳴父在竺忠貞躬懲王冢手

才威績紀焉太憲惟子小學享守夷武威康繆緒亦惟

先王也臣耳左右衛三也心也憂召若蹈靡尼豈焉

久今命尔子翊筵股左心呂繼鳴舊航亡悉祖焉弘專

又箕式咏民則尔身亨正也敦亞正民心也中惟尔也

中夏暑用小民惟日節資寒祁憐小民亦惟日節資耳

惟難才恩元難曰圖元易民鳴宜解序丕焜才夷王暮

丕承才武王製后右裁後人咸曰正也缺尔惟教明鳴

言用奉若焉先王對敷夷武也艾命追配焉弄人王幾

曰商雅鳴惟絲先正舊箕肯式民也亂衛圣茲街鳴祖

焉也德行昭鳴侯也才

樂命

王幾曰柏舉惟子亞亨焉惠享先人既丕后怵惕惟厲

中吏呂與恩免焉警咎圣夷武聰明至聖小大也臣威

襄忠也元侍馭蹊册也匪正人曰旦夕承敬焉侵出入

犯屈也才亞欽發號令也才亞賊丁民厥若万苗咸

休惟子才人亡也宜賴左右弄後才位也士匪元亞及

繩魯糾繆裁元非心昇亨稟先製今予命女徒大正正

焉羣僕侍馭也臣楨鳴后惠交攸亞逮峇東鳴察亡曰

尚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三

巧令色便侯仄媚元惟吉士僕臣正耳后亨正嘆臣
諛耳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臣尔亡尼焉憚人充耳
日皇官迪上曰非先王也箕非人元吉惟鳴元吉業肯
瘵耳官惟尔大亞亨厥耳侵惟子女姑王曰維序欽才
尚敬鳴后焉彞憲

呂判

惟呂命王百或百季旄亢危徒判曰詰三也王曰豈古

才嘗蚩尤惟亂徒爾延及焉秀民也亞寇賊鳴該是交

致數矯虔苗民亞川靈判曰割惟徒又獻也判曰鑿職

焉亡姑爰亂至為則則敬刺被茲而判并判也差才習

民興畧漸泯泯夢夢也中焉但曰覆禮盟獻豈麗焉

尚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三

告亡姑焉上上帝警民也才馨香惠判發聳惟腥皇帝

長於歷焉亞亞肅報獻曰豈過豈苗民亡也圣丁鳴命

重黎險壁交通也才各威羣后也逮圣丁明明業常具

寡亡蓋皇帝精問丁民翼寡才焉焉惠惠惟豈惠明

惟明鳴命式后郵珍焉民柏尸各箕折民惟判命秀水

上主名山川魏各淵蘇履殖嘉榮式后戚珍惟股焉民

士判百姓焉判也中曰教厥惠教教圣上明明圣丁焯

焉三也也亞惟惠也勤故鳴鳴焉判也中街又焉民業

彞箕獄非訖焉豈惟訖焉富教也也才擇也圣身惟

矣惠自徒元命配官圣丁

王日嗟三也司政箕獄非尔惟徒天毋今尔何警非肯

相尼羽刑也迪元今尔何愁惟肯苗民匪誓亏獄也而
它擇吉人觀亏又刑之申惟肯匿豈效嗎詔制又判日
倫亡赫上帝亞獨奔咎亏苗苗民亡替亏罰鳴隨手立
王曰維序志也才相父柏兄中第季弟幼學童孫皆聽
朕之厘才戒命今尔它亞蘇慰日勤尔它或茲亞勤天
叁亏民界裁式日非矣惟兵至人尔尙教申天命日奉
裁式人雖豈勿豈雖休勿休惟教又判日成式惠式人
丁慈州民賴也元宜惟眾

王曰巧徠才苗才土告尔祥判至今尔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教非到何尼非及兩船具構帶聽又誓又誓束乎
正亏又判又判亞東正亏又罰又罰亞航正亏又過又

尙書隸古定經之卷下

至

過也疵惟官惟反惟內惟騰惟徠元皇惟字元采官也
又判也疑才赦又罰也疑才赦元采官也東乎才屬惟
緇才凡亡東亞聽具嚴天豈
墨侵疑赦元罰百錢閱寔元皇則侵疑赦元罰惟倍閱
寔元皇判侵疑赦元罰倍差閱寔元皇官侵疑赦元罰
六百錢閱寔元皇大侵疑赦元罰千錢閱寔元皇墨罰
也屬千剝罰也屬千判罰也屬又百官罰也屬式百大
侵也罰元屬式百又判也屬式千上下於皇亡替爾習
勿用亞行惟管惟濂元采官也
上判適輕丁航丁判適重上航輕重形罰才權判罰在
輕立重惟衆非衆才倫才變罰慈非肯人極亏病非依

折獄惟目折獄它非至也管書亏差非加惟加哀敬折
獄明后到書胥占成歷申正元判元罰元采官也獄成
而字輪而字元判上特才并兩判

王曰維序敬也才官柏英姓朕之多德朕教才到才惠
惟到今天味民徒配至下明清亏單習民也尙也亞也
聽獄也兩習亡或人家亏獄也兩習獄嗎非瑞惟府聽
形報日歷尤甯豈惟罰非天亞也惟人至命天罰亞極
歷民也才令政至亏天丁王曰維序學孫今徒何誓非
惠亏民也申尙明聽也才慈人惟到亡攝也習屬亏又
極成申才慈股王嘉帝誓亏茲祥判
夷侯也命

尙書隸古定經之卷下

至

下也日父誼味不暴夷武官峇明惠昭陞亏上專齊至
丁惟也上帝集乎命亏夷王亦惟先正官左右昭嘗手
侵越小大慈蘇也亞術也器先祖裏至位維序惠予小
半學結元不借才資與亏丁民侵戎或家也即放馭
豈也或者黷咬至手航子則也官日惟祖惟父元航卽
朕躬維序才積子才人甯媛至位父該味女官昭鳴暴
祖女屢到夷武用勞累迺追孝亏甫夷人女多攸致
裁亏器若女子嘉王曰父該味元歸昧尔帝寧尔雷用
資尔和也才由形弓才形矢百族弓才族矢百影三匹
父進才柔德耐迺慈康小民亡亢寧東邱尔起用成尔
暴惠

葉新

公曰嗟人亡噶聽命迅絃淮岸徐戎並興諸敵遁命胃
 敵適干亡教亞弔精鳴弓矢銀鳴戈滅礮鋒刃亡教
 亞善今惟至舍特牛影敷鳴搜敵鳴萊亡教易特特止
 寡女則才憲割髮牛元風臣妾通逃勿教逃逐厥復也
 放鬲賚女幽越逐亞復女則才憲割亡教寇敵踰坦磨
 敵影牛誘臣妾女則才憲割命戌滅惟徑徐戎時鳴飯
 糧亡教亞速女則才大割扶人式郊武速時鳴楨榦命
 戌滅惟簞亡教亞共女則才亡餘割非礮扶人式郊武
 速時鳴芻萎亡教亞多女則才大割
 蘇新

何晉康定紀文卷下

書

公曰嗟蘇士聽亡噶予新告女羣守也晉古人才中曰
 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雖惟嚴責界如流是惟觀
 才成心中憂日月逾邁若亞貞徠惟古也蘇人則曰未
 就予忍惟今也蘇人姑將以為親雖則負然尚蘇詢絃
 彘疑則亡所誓番番士力充誓成尙才也乞乞惡
 夫朕馭亞莫成尙亞慈惟截截謔言界商學易書成
 皇多才也昭昭成息也如才式介臣韶韶倚亡它技元
 心休休焉元如才公人出才技彘才才人出彘聖元
 心野出亞帝如自元口出是耐空也日采成學孫黎民
 亦職才初才人出才技姐彘呂亞也人出彘聖而莫也
 界亞達是亞耐公呂亞耐采成學孫黎民亦日殆才苗

也虎陞日蘇式人苗也榮裏亦尙式人出慈
 符天帝統聰明矣恩其死天下將存才位讓才位
 扶箕眾舜仄放放查也聰明將豈享位麻試彰雞徒
 箕

帝壘丁土口設居口公生分曾徒汨徒九共九篇彙
 晉蘇戾手獲命成耳形帝舜申也徒大命各蘇蘇
 命別九州隨山唐川任土徒貢
 后也才鳴弄才也也徒日新太康失苗第又人須
 才彘內徒又才也哥
 戲味酒全廢昔日借往徒也徒胃徒
 自離里才成湯八糴湯亂屋毫册先王屈徒帝也釐沃

何晉康定紀文卷下

書

湯延彰斥葛柏不禱湯亂延也徒湯延就尹去毫適夏
 无醜才夏復歸才毫入自北門鳴遇女鳩女也徒女鳩
 女也
 就尹昧湯伐桀陞自隔遂也桀弄才鳴條也桀徒湯斬
 湯既勝夏欲舉元社不可徒夏社疑望臣吧
 夏帝想續湯進册也繼伐三腹俘耳瑤玉諫柏也相徒
 箕瑤
 湯端自夏里才大洞中關徒弄湯既黜夏命復歸才毫
 徒湯弄各單徒明屈
 成湯无歿太命元季就尹徒就嘗蘇命於后太命无立
 亞明就尹放彰果式季復歸才毫恩富就尹徒太命式

篇就尹徒成丁式惠

沃丁既葬就尹巧毫各單繼嘗就尹曼徒沃丁

亂復昧大戊毫十群桑榮其生巧翰就復贊巧彝咸徒

咸又四篇大戊贊巧就復徒就復原禽

中丁魯巧既徒中丁河宜命屈昧徒河宜命祖乙圮巧

耿徒祖乙盤庚又魯將乳毫殷民資胥初徒盤庚式篇

高宗魯魯說豈百工營求彰聖身彰傅巖徒允禽式篇

高宗祭成湯十飛梯升鼎耳而雉祖已嘗彰王徒高宗

彤日高宗也嘗

殷亂咎周周人禿魯祖就志奔告巧嚴徒凶柏咸習厥

死錯天禽散學徒算父帝少給

尚書卷之七

卷

惟十丁式季武王伐殷六月戊午帝泥盟維徒泰斬式

篇武王戎車式百兩庸賁式百人与嚴弄巧坤墜徒場

斬武王伐殷徒伐歸魯散元政事徒武成

武王勝殷嚴嚴立武庚日算學婦徒鴻范

武王既勝嚴嚴出班宗彝徒分器

凶灰獻敖太采徒灰敖巢柏殊翰丙柏徒灰巢禽武王

十獸周公徒金縢武王崩式監及淮尸畔周公相咸王

將黜殷徒大葬成王无黜殷命穢武庚禽散學后代殷

送徒散學也禽

唐半身禾異琦同穎獻彰天學王禽唐半歸周公巧東

徒歸禾周公无身禽禾灰天學也禽徒嘉禾

成王无伐管半蔡半日殷餘民生康半徒康葬酒葬杆

材成王至豈欲耗彖邑豈召公先昧耗徒召葬召公无

昧耗周公徒管成周豈徠告几徒彖葬

成周无成舉殷頑民周公日王禽葬徒多士周公徒亡

俗

召公為采周公為帝昧成王為左右召公亞悅周公徒

而與蔡半无父王禽蔡中踐彰灰位徒蔡中世禽成王

東伐淮尸速踐奄徒成王政成王无踐奄將魯元而窮

蒲姑周公告召公徒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至宗周葬屋苗徒多匹周公徒立政成王

无黜殷禽成淮尸還歸至豈徒周官

尚書卷之七

卷

成王无伐東尸壽魯休賀王昇榮柏徒賄壽魯山禽

周公至豈將歿欲葬成周公葬成王葬巧畢告周公作

毫姑

周公无父禽而敷分正東郊成周徒而敷成王將崩禽

召公畢公術彰灰昧康王徒屨禽康王无尸天等逆葬

彰灰徒康王也葬康王禽徒匪畢分屈里成周郊徒畢

禽

教王禽而雅為周大司徒作而雅教王禽柏葬為周太

賤正徒葬禽已禽教王嘗憂贖劉徒呂劉

考王錫晉支侯拒也圭璜徒支侯也禽

灰灰喬柏禽耗也屋徐尸並與東郊亞爾徒柴斬蘇整

公伐鄭晉襄公帥師退彭疇還歸徒叅新

尚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尚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三

香 城 壽

釋 藥

一 價

光緒二十九年冬十月
上海商務印書館刊

書蔡傳附釋敘

尚書蔡氏集傳序云慶元己未冬文公令沈作書集傳二典三
謨先生蓋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
己未當慶元之五年朱子已七十歲閱十年而書集傳成朱子
已不復見矣金仁山謂蔡傳成於文公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
萃以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余紬繹研求求其指要其有
未安亦不敢曲徇先儒附以釋義疏通證明蔡氏每篇皆分析
古文今文殆習聞朱子之論而疑書之古文與泰誓蔡傳引吳
氏曰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蓋吳才老之說蔡
傳亦疑泰誓之非本經矣茲所釋者皆今文亦有斥偽古文傳
者併附於篇

書蔡傳附釋敘

咸豐六年春三月山陽丁晏敘

廣雅書局

書蔡傳附釋

山陽丁晏撰

書集傳 九峰先生子杭進書表云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
問答一卷今祇書傳六卷序及問答坊刻皆刪除之非原本
也 眞西山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西山先生名元季子也
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
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攷
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
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堯典放勳集傳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
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史遷馬融及孟子趙注皆以放勳
爲堯名偽孔傳讀爲傲蔡傳讀推而放之之放乃林少穎之
說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文思安安集傳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
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 朱子語錄安安若小心翼翼成
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蔡依師說
克明俊德集傳俊大也 說文俊才過千人也鄭云俊德賢才
兼人者蔡訓爲大依朱子大學注
以親九族集傳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
中也 九族當如古尚書說從高祖至玄孫馬鄭竝同蔡兼
用夏侯歐陽說謂異姓亦在其中未允
平章百姓集傳百姓畿內民庶也 鄭以百姓爲羣臣父子兄

弟即百官也蔡謂民庶與下黎民無別非也後文百姓如喪考妣亦當依注疏作百官解

宅嵎夷曰陽谷集傳即禹貢嵎夷既略東表之地 薛季宣古文訓以嵎夷為登州之地地理今釋謂朝鮮地與登州隔海相對

宅南交集傳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鄭氏謂南交下不言曰明都三字磨滅孔疏謂即幽足以見明非磨滅也蔡當引鄭說不當引陳氏

共工方鳩僝功集傳方且鳩聚僝見也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史記作旁聚布功古文說也馬融云僝具也說文亦云僝

具也引書作僝功蔡依孔傳方聚見其功象恭滔天集傳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史記作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象龔滔天朱子以滔天為羨文故蔡云未詳

四岳集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鄭以四岳為四時之官漢書百官表或說四岳為四方諸侯古文孔傳即上義和之四子皆以為四人蔡謂一人失之

方命圮族集傳圮敗族類也 史記作負命毀族馬云方放也鄭謂放棄致命

書蔡傳附釋

二 廣雅書局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昇哉集傳昇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 說文昇舉也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昇哉集傳昇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 說文昇舉也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舜典集傳今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案蔡此說甚明古有堯典無舜典也篇首二十八字乃姚方興所偽造也

方興所偽造也

玄德升聞集傳玄幽潛也升上也 朱子語錄曰玄德難曉書傳中無言玄者金仁山引子王子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

賓于四門集傳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 馬融說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鄭以舜為上擯讀為擯孔傳謂四方來朝者舜賓迎之蔡依傳說

納于大麓集傳麓山足也 馬鄭並云麓山足也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合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此真古文說也偽孔傳訓大麓為大錄非也蔡傳得之

正月上日集傳上日期日也 馬曰上日期日也鄭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受終于文祖集傳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馬曰文祖天也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以為堯太祖孔傳謂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集傳麻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璿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引書此文孔傳昇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構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索隱曰春秋建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璣蕭吉五行大義引尙書說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合七北斗居天之中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為七政與史遷說同蔡傳本史公書也漢書律志曰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此專以玉衡為北斗馬融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伐冰謂

書蔡傳附釋

四 廣雅書局

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開元占經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引石氏曰北斗第一星主日第二星主月第三星主熒惑第四星主辰星第五星主填星第六星主歲星第七星主太白馬君亦以七政為北斗而兼取石氏星經伏生書傳七政日月五星之說又與史公不同蔡傳儀本鄭君說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鄒季友音釋引朱子語錄云注家以至於岱宗柴望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案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為句九

為明矣

五玉集傳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 音釋曰五瑞乃天子所頒以錫命諸侯者也諸侯執之以見五玉乃諸侯所奉以獻天子者朝享則實之在庭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謂五玉即五瑞誤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集傳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 朱子疑此段錯簡蔡傳依吳才老說

同律度量衡集傳十翕為合 漢律志合翕為合此誤為十格于藝祖集傳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攷也 史記作祖禰馬說同鄭以藝祖即文祖孔傳亦謂

書蔡傳附釋

五 廣雅書局

文祖之廟

羣后四朝集傳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 鄭云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京師蔡依用之

肇十有二州集傳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因其舊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州等處為營州 馬融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置并州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蔡傳本此象以典刑集傳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 案象刑

卽漢詔所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
伏生書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履下刑墨幪又云犯黥者蒙帛犯贖者以墨蒙贖處而畫
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朱子語錄象刑如懸象魏之象或謂
畫爲五刑之狀亦可蔡謂如天之垂象失之

柔遠能迓集傳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 朱子語
錄謂能迓之能使之帖服

而難任人集傳難拒絕也任古文作王包藏凶惡之人也 案
史記作遠佞人音釋引語錄云難平聲言不可輕易用人也
蔡與師說不同

黎民阻饑集傳阻厄 史遷馬融皆以阻爲始蔡依鄭君說爲

書蔡傳附釋

六 廣雅書局

厄

五服三就集傳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
不知何據 馬融曰三就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同族適

甸師氏鄭同與孔傳小異

五宅三居集傳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
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 馬融說三

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讓于及斯暨伯與集傳及斯伯與三臣名也及以積竹爲兵建
兵車者斯方登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及斯豈能爲二
器者哉 孔傳以及斯伯與爲二臣名漢書古今人表作朱
及柏譽亦爲二人

汝作朕虞集傳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 案周禮虞衡在地
官此作夏官誤

讓于朱虎熊羆集傳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
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史記曰
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 孔傳謂朱虎熊羆二臣名史記索
隱曰卽高辛氏之伯虎仲堪也亦以爲二人蔡謂四臣未知
何據

朕聖讒說集傳聖疾 說文聖疾惡也

皋陶謨禹曰俞如何集傳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 史記俞
作然釋言俞然也

庶明勵翼適可遠在茲集傳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

書蔡傳附釋

七 廣雅書局

適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 鄭云以眾明作羽翼之
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集傳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
人也 史遷說以王爲佞孔傳亦謂甚佞舜典而難任人史

記作遠佞人蔡傳亦云任古文作王

亦行有九德集傳亦總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 孔疏謂亦當
攷察其所行蔡以亦爲總古無此訓

亂而敬集傳亂治也 史記亂作治鄭君亦以亂爲治理
撫于五辰集傳撫順也五辰四時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
寄旺於四季也 孔傳撫順五行之時疏云五行之時卽四
時也

自我五禮 鄭注五禮天子也諸侯也鄉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朱子亦謂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與康成同偽傳謂公侯伯
子男非

思曰贊贊襄哉集傳思曰之日當作日 孔疏經云日字謂我
上之所言也不作日字解蔡改從日非也

益稷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
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 案蔡傳此說甚明今本割皋
陶謨下半為益稷乃偽古文所分也書序皋陶矢厥謨作大
禹皋陶謨益稷孔疏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又合
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蔡雖獨斷云漢明帝詔
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劉昭續漢書輿服志冕冠垂旒

書蔡傳附釋

八 廣雅書局

永平二年詔采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從歐陽氏說公卿以
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今其文正在益稷內揚子法言孝至篇
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可證皋陶益稷古皆合
篇也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謨云云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
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云云文勢接續此皋陶謨益稷
合一之明證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皋陶謨成五服答絲謨
注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引尚書皋陶謨云子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繡月
令正義引尚書答絲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云云又引鄭注
皋陶謨云采施曰色毛詩正義引皋陶謨說皋陶與
舜相答為歌商頌殷武正義引皋陶謨子惟荒度土功弼成

五服至于五千今皆在益稷篇唐人作正義時馬鄭之本尚
存作疏者不出一人之手猶得引用古書不盡依偽古文也
欽四鄰 大傳說前疑後承左輔右弼為四鄰鄭注同

明庶以功集傳明其眾庶也 音釋引語錄云此試字之誤左
傳越表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晏案舜典明
試以功與皋謨前後不同不必改定從試也古謂之虞夏書
故左氏亦稱夏書

子弗子集傳言娶妻生子皆有一不暇顧念 鄭君謂不暇子
名之

夏擊鳴球集傳夏擊考擊也 馬鄭並云夏櫟也即明堂位之
指擊鄭云指擊謂祝啟指夏聲相近孔疏亦謂夏啟擊祝蔡

書蔡傳附釋

九 廣雅書局

以夏擊為考擊玉磬非也

搏拊琴瑟集傳搏至拊循也 鄭云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棘
所以節樂周禮太師擊拊樂記所謂治亂以相相亦拊也蔡
不依舊注斯肌說矣

笙簾以閒集傳笙以匏為之簾大鐘也 鄭注東方之樂謂之
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
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蔡既
引儀禮笙鐘頌鐘當依鄭說不當復解為笙匏之笙

蕭韶九成集傳蕭古文作劄舞者所執之物今文作簫故先儒
誤以簫管釋之 音釋云古文書作劄韶音簫舜樂名音朔
乃為舞竿蔡傳兼取二義似未當也晏案釋文象劄徐音朔

韶削音篤音義不同蔡氏未析左傳德至矣大矣蔡引盡矣亦誤

禹貢 案禹貢地理當以班志爲正蔡傳多采新說不依古訓與地之學疏矣具詳於後

治梁及岐集傳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 案鄭注依漢志謂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蔡氏依晁以道說以爲呂梁山狐岐此二山去河甚遠非河水所經蔡傳失之

大陸既作 案大陸卽爾雅晉有大陸班志大陸澤在鉅鹿縣蔡傳引程大昌說高平曰陸非鉅鹿廣阿澤誤矣

九河既道集傳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 九河簡潔爲二郭璞孫炎李巡孔穎達竝同蔡傳從曾岐說合簡潔

書蔡傳附釋

十 廣雅書局

爲一流非也林之奇曰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其說當矣

雷夏既澤集傳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案雷夏澤名舜漁雷澤卽此地蔡傳引山海經涉於語怪非經義也

澠沮會同集傳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澠許慎云河澠水在宋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澠水沮水地志沮水出沛國芒縣雖水其沮水與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澠濟出爲澠沮有澠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雷夏

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澠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元和寰宇志並同澠水汭水在豫州與兗州無涉雖水澠水與禹貢之沮亦無涉蔡傳引曾氏晁氏之說失之又集傳引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爲沮獲案當作沮獲卽水經汭水篇之獲水也蔡作沮獲大誤

浮于濟潔集傳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于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案潔水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與漢志合陳師凱書傳有通日程氏之意非指潔爲漢河蓋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潔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且水經注敘潔水原委極明蔡傳乃以爲未詳

書蔡傳附釋

十一 廣雅書局

何邪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荷水在山陽湖陸南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經荷水亦引書達于荷今本誤作河程大昌說據說文以證經文之誤蔡傳多引程說獨此注不從非也

三江既入集傳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 案三江漢志會稽郡吳自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又毗陵自注江在北東入海又丹陽郡蕪湖自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亦有南江北江中江之文杜佑通典孔穎達疏俱依班志蔡傳以婁河松江當之非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又譌爲吳都其誤甚矣

九江孔殷集傳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嶺西北案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自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自宋初胡旦始誤以爲洞庭蔡傳引水經九江在長沙下嶺西北此後人所竄入非道元之本文也

雲土夢作人集傳雲夢澤名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漢志作雲夢沈括筆談云舊尚書作雲夢太宗得古本作雲土夢自羅泌等有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蔡傳分爲二澤非也

滎波既緒集傳滎波二水名馬鄭及史記皆作滎播水經注引呂忱曰播水在滎陽滎播是一澤蔡傳以爲二水失之

書蔡傳附釋

十三 廣雅書局

岷嶓既藝集傳嶓冢山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班志隴西郡西縣注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蔡傳以漢中之西縣當之誤甚

弱水既西集傳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方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案漢志張掖郡剛丹桑欽以爲弱水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蔡傳引柳州愚溪對謂不能負芥以爲絕域之弱水非也鄭注弱水出張掖說文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即張掖

雞山

崑崙析支渠搜集傳崑崙即河源所出案崑崙馬融說在臨羌西漢志金城郡臨羌縣注西北至塞外有崑崙山祠在今

肅州西南古雍州之域與河出崑崙無涉蔡傳謂即河源所出失之鄭注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至于敷淺原集傳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漢志豫章郡歷陵注傅易山傅易川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同蔡傳以廬阜當之非也

至于大伾集傳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水經大伾地在成皋縣北漢志顏注同蔡傳沿臣瓚之誤以黎陽山當之非也

至于東陵集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漢志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蔡

書蔡傳附釋

十三 廣雅書局

傳從曾攷胡思晁說之以東陵爲巴陵非也朱氏鶴齡尚書碑傳云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晏案史記陳仁錫本引書傳曰東陵巴陵也乃明人所竄入張守節正義原本無此文唐人未有此說也朱氏誤甚

導渭自鳥鼠同穴集傳同穴山名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案鳥鼠同穴見於爾雅其鳥爲餘其鼠爲馱宋書吐谷渾傳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大業雜記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傳乃以同穴爲山名斥爲不足信過矣

甘誓天用勦絕其命音釋勦字當作剿說文書古文作剿今文作剿作勦於義不通篆文心力相似傳寫之誤

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集傳戮殺也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其妻子而戮之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戮為辱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攷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子則孥戮者非常刑也爾雅釋詁云戮辱也周禮司厲鄭司農注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子則奴戮汝湯誓孥戮鄭注引周禮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桑史記作帑僂書季布傳奴僂苟活謂奴隸戮辱之也蔡傳後一說以戮為辱說本鄭君於義為允若如前說并其妻子戮是秦漢族誅之刑殷湯時無是酷虐

書蔡傳附釋

十四

爾雅書房案

也朱子詩黃鳥傳以作俯為戒真仁人之言九峯不體師意乃謂竝殺其妻子為非常之刑烏足為後世法乎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集傳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陳樸菴疏引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罪人也盤庚韓文公云周誥殷盤信屈聲耳朱子謂盤庚多不解今以文義釋之其辭亦順故九峯盡解之亦不復闕疑也若顛木之有由孽集傳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陳樸菴疏云古文尚書由作粵說文云木生條也引書有粵枿孽韻本作懣今作枿書由孽孟孽皆作孽郭璞曰晉衛之問曰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

今汝聒聒集傳譏諛多言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集傳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攷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朱子語類云盤庚言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蔡依師說

肆子冲人集傳冲童音釋云冲當從水刃今從公為誤

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集傳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孔

傳二伯及州牧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蔡傳不從

書蔡傳附釋

十五

爾雅書房案

誕告用壹集傳壹誠也馬作單誠也

故有爽德集傳爽失也國語實有爽德賈逵注爽貳也蔡訓

失近是偽傳以為明德非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集傳總聚也案凡民之重遷者皆由

吝惜財物忍而不能捨也故篇中以不肩好貨無總貨寶再

三儆戒

高宗彤日集傳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蓋祭禩廟

也序言湯廟者非是書序謂高宗祭成湯祖已訓諸王作

高宗之訓伏生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

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與書序湯廟合

史記謂祖已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書傳會選引金仁

山說廟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是祖庚釋於高宗之廟與書序不同蔡傳以為祭禰廟亦不依序說

典祀無豐于昵 孔傳昵近也豐於近廟馬融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穀梁文二年何休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

雉雉之變然後率脩常禮

西伯戡黎集傳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

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又繼文王為西伯矣 朱

子語類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詳季龍以

為武王吳才老亦云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之說未知孰是曰

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案鄭王皆以西伯為文王蔡傳從之

或說以為武王鄒氏音釋曰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

書蔡傳附釋

六

廣雅書局

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喪戮于爾邦之說顧氏

日知錄極取書傳會選戡黎是武王之說

微子我其發出狂集傳言紂發出顛狂 史記作出往鄭曰我

其起作出往也此正奔周出亡之語東晉古文改為狂也孔

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蔡以我指紂皆曲說也

我舊云刻子集傳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

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

不去則禍必不免 釋文引馬云刻侵刻也蔡傳意與馬同

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啟帝乙元子始存擇嗣箕子贊焉

帝乙憫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此正所云我舊云刻子也

箕子舊日贊立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於子蔡

說得之

我不願行遜集傳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

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與

陳櫟纂疏引張氏庭堅曰書載箕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

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

晦者尤所難辨也

泰誓集傳引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

迫湯之數傑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

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蔡傳所引吳氏即吳才老在

朱子之先始疑古文書其說確不可易宋志吳域書神傳十

二卷陳振孫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

書蔡傳附釋

七

廣雅書局

攷異曰互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今佚不傳惜

哉

今攷定武成 陳櫟纂疏引朱子曰武成篇編簡錯亂新有定

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又曰武

成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漢書麻志謂是歲有閏亦是

又漢書律志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師古曰霸

若翌日癸巳武王遷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

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豎至甲子

昧爽而合矣又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

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

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朔之又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望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尙書也王西莊後案云武王於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月初二壬辰又明月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即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逮師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即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自本月癸亥至此二十五日明日己未晦日爲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

書經傳附釋

廣雅書局

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初五甲子殺紂即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武成所云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十日己丑爲大寒節是年閏月己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是月十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爲戊午日明日爲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己未朔又明月初二庚申爲驚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爲戊子日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既旁生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於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祀於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禮馘於周廟之日也晏案孔壁古文原有武成篇孔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

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具存故漢志劉歆三統得引武成篇文此安國所傳之真古文也今本武成乃偽書年月與漢志差互不足置辨亦無可攷定也

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集傳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

漢劉歆馬融以初一日五行下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然皆漢儒傳會之說王禕歸有光辨之詳矣朱子語類云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言天奪之監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誘其衷也又曰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案

書經傳附釋

廣雅書局

朱子此說最精蔡傳不主師說何也

皇建其有極集傳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也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極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以爲天下王蓋皇字下從之又曰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蔡傳依用師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釋云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下詔改爲無陂案古義字音俄正與頗協不必改作陂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集傳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

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
袁黃曰蔡注引九道乃漢人所推以紀七政之出入者
箕子何從知之日至牽牛為冬至至東井為夏至此惟宋麻
為然箕子之時冬至日在虛今時冬至日在箕皆與注不合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集傳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案雨乃風之
譌旁通云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集傳又云月行西南入於
畢則多雨漢天文志云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
軫則多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蔡作西南增南字
亦誤

二曰富集傳富者有廩祿也 黃氏日鈔云五福不言貴而言
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

書蔡傳增釋

幸

廣雅書局采

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
記解云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
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金勝公乃自以為功 史記作自以為質東晉古文改作功失
其義矣晉語沈璧以質注質信也沈璧以誓信謂以身為質
也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集傳蓋武王為
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
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於天之下疑有闕文 朱子曰晁
以道說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
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蔡傳不依師說而反以為有關文失之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集傳武王不如旦多材
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 陳櫟纂疏引朱子曰以身代
武王此為周公誠意篤切問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
為之亦須有此理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於
彼則我多材多藝可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集傳辟讀為避鄭氏詩傳以管蔡
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
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
誅之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
周公矣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
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朱子文集與蔡仲

書蔡傳增釋

三

廣雅書局采

默帖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
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流言於國
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便遽然與師以誅之又成王方疑
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從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又文集答徐元聘書初極斥
馬鄭為非至晚年始以鄭君為然蔡傳遵守師說其義當矣
近陸稼書讀朱隨筆反謂蔡氏不從朱氏而從馬鄭為非此
為大誤由未細檢朱子全集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 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蔡當依注疏本作
新逆不應改作迎也

大誥弗弔集傳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日言我不為天所

恤 孔傳以弔爲至音的陳縵纂疏引朱子曰弗弔只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蔡傳依朱子說案漢書顏注不弔言不爲天所弔則此說不自朱子始矣

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集傳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 釋文馬

鄭王以不少延絕句蔡傳從之孔傳以延洪屬下文

敷賁集傳敷布賁飾也 孔傳亦謂布行其道釋文賁扶云反

卽奔字漢書翟義傳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蔡謂賁飾失之

考翼不可征蔡謂父老敬事

釋詁翼敬也漢書作予小子族

父敬不可征顏注謂不可征討案考翼當如父考敬之以三監爲父行也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案

王害不違卜集傳害曷也

孔傳謂王室有害蔡氏讀如曷廣

雅釋詁害曷何也漢書翟義傳依周書作大誥予害敢不於安人圖功所終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曷敢不終予

晦予害其極卜敢不予從顏注害讀曰曷蔡讀得之

不叩自恤集傳叩我也

案叩我本釋詁文漢書作不身自卹

天棊忱辭集傳棊輔也是天輔以誠信之辭 纂疏引朱子說

諸家棊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棊匪

通用如書中棊字正合作匪字義忱謹字只訓信天棊忱如

云天不可信案漢書翟義傳依大誥天輔誠辭蔡傳仍訓輔得之

爽邦由哲集傳爽明也

孔傳有明國事用智道蔡傳從之

康誥集傳武王誥命爲衛侯 案定四年左傳言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命以康誥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

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申告康叔謂之康誥與書

序成王告康叔皆合蔡傳謂武王誥康叔失之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

大誥治集傳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案大誥康誥皆成王時周公作篇首從大誥原起蔡傳引

蘇說以爲洛誥錯簡失之緣仲默不依書序成王故用蘇說

乃洪大誥治 鄭注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下文仍是周公

之言故曰朕其弟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案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集傳王武王也孟長也封康叔名

孔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漢書地理志

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孔疏鄭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

呼成王也此伏生今文書說

紹聞衣德言集傳衣服也 案衣與依同蔡傳訓爲服失之

桐瘵乃身集傳桐瘵病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 朱子

曰桐瘵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蔡傳依師說

惟弔茲集傳至於如此 蔡傳依古文孔傳以弔爲至朱子語

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蔡傳不從

不率大夏集傳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

孔傳夏常也凡民不率大常之教疏云夏猶楷模也言爲楷

模之常故夏為常也釋詁夏常也蔡訓為法非也

爽惟民迪吉康集傳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 孔傳明

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說文云昧爽旦明是爽為明也

肆汝小子封集傳肆未詳 董氏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

往茲宄皆語辭書肆傳云爾雅肆故今也疏云自上起下之

語音釋云梓材篇訓肆為今此亦當從之

酒誥集傳武王告康叔之書也 馬鄭衛賈皆以為成王告康

叔蔡傳以為武王失之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集傳若圻父迫逐違

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

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 案毛詩所父鄭箋引書曰若

書蔡傳附釋

疇圻父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皆從父字絕句荆公

從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蔡傳亦依荆公讀

梓材集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 案史記周公旦懼康叔齒少

為梓材示康叔可法則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蔡傳皆謂武王時失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集傳先王文王武王也此章以後

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陳氏纂疏云自此以後

朱子既以為他書錯簡則解說者不當復以為武王命康叔

只云臣告君可也

懷為夾集傳夾近也懷遠為近也 案孔傳以來為近蔡依用

之

召誥周公乃朝用書集傳書役書也左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

數揣高低 案左氏作高卑蔡作低誤

用牲于郊牛二集傳郊祭天地也故曰二牛 孔傳郊以后稷

配故用二牛秦誓蔡傳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云郊祭天

地何前後之不符也古天地不合祭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

之說新莽始有合祭天地之議非禮經所有也逸周書作洛

解乃設邱垞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古文傳所本也

當依用之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集傳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 朱

子依孔傳九字作一句讀蔡傳以所字為句真西山以蔡傳

為長

書蔡傳附釋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集傳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畔者 孔

傳以讎為匹蔡傳以為頑民則讀為怨讎之讎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集傳復如逆復之復成王

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子者親之也謂

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明

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

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復之有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

不可以不辨 古文孔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

王年二十成人故退政而歸老周禮天官鄭注周公居攝而

作六典之職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明堂位昔周公朝

廣雅書局

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此漢儒經師相傳之說也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後漢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意李賢注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古今儒者咸從之獨王氏以爲不然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其政非攝其位也黃氏日鈔云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宋

蔡氏謂成王不居君位何待於復此說不獨攷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王伯厚云周公得卜復命成王此荆公說也一洗漢儒居攝還政之陋

我二人共貞集傳貞猶當也 馬融曰貞當也蔡傳從之孔傳以貞爲正

王肇稱殷禮集傳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祭同 鄭注用殷之禮樂孔傳亦云殷家祭祀蔡傳以爲殷盛纂疏引董氏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意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蔡傳朋比也其可少徇朋黨之私乎 後漢爰延傳上封事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傳謂慎朋黨蔡謂朋比是也

頌政不暇集傳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小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孔傳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疏引說文云頒分也案說文支部攷分也引周書乃惟孺子攷鄭以頒爲分本於許君也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宋

卽辟于周公後集傳成王言我退卽居於周公後治洛猶後世畱守畱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己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晏案蔡傳亦從師說惟畱守畱後之語乃後世之攷政不可以釋經義也下文云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蔡傳云史逸誥周公治洛畱後也朱氏埤傳云畱守畱後起於唐之中業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時耶

多士弗弔集傳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案弔義當如詩不弔昊天纂疏曰言殷弗爲天所弔恤耳敢弋殷命集傳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 案弋馬鄭本作翼馬云取也孔傳同陳氏纂疏載蔡傳弋取也今坊本取作糜譌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集傳言我昔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 孔傳四國謂管蔡商奄毛詩傳同予惟四方罔攸賓集傳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 馬曰賓卻也徐音殯案馬以賓爲擯當如徐邈讀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集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
王曰又曰推之可見 纂疏王氏炎曰王曰下有脫簡又曰
下有脫文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集傳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
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氏曰高宗欲廢
祖庚立祖甲祖甲逃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漢
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又以
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
邵子經世書祖甲三十三年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又
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則祖甲之非太甲
明矣 案以祖甲爲太甲乃王肅之僞說依託孔傳以難鄭

書蔡傳附釋

天 廣雅書局

君也

惠鮮鰥寡集傳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子賙給之使
之有生意也 孔傳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案釋詁鮮善也黃
氏日鈔云詩鮮我方將鮮讀平聲訓善蔡傳引鮮活之鮮微
傷巧蔡邕石經漢書谷永傳作惠于鰥寡東晉古文改作鮮
也

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戮于厥身集傳三宗文王能蹈其知
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
物一於長育而已其忤疾忿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
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

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
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案蔡氏此傳經
世名言宋儒所以不可及也纂疏引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
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
前君當脩德以弭怨不可刑殺以止怨怨必愈甚大決所遺
不可收拾矣

君奭集傳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
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
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欲避權位歸老厥邑周
公反復譬喻以留之爾 纂疏引朱子曰召公不悅只小序
如此說裏面卻無此意只是召公要歸周公留他說朝廷不

書蔡傳附釋

天 廣雅書局

可無老臣蔡傳遵用師說

遏佚前人光集傳遏絕佚墜文武光顯 漢書王莽傳引書曰
遏佚前人光孔傳亦謂絕失蔡傳義同

我道惟靈王德延集傳惟以延長武王之德 鄭曰言靈王者
卽武王也孔傳亦以爲文王蔡謂武王不同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集傳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
人而同名者也 鄭注以伊陟爲伊尹子蔡傳本之書序有
夏社疑至臣扈不得至太戊時疑爲二人故蔡以爲同名晏
案臣扈與伊尹子同時或老臣壽長先事湯後又事太戊也
迪見冒集傳啟也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 案冒馬作勛
勉也冒卽勛之省孔傳亦謂覆冒蔡傳從之非也

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集傳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門文收
罔勛不及未詳 孔傳成王同於未即位政時汝大無非
責我留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於義
亦通

子不惠集傳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詰邪 程
伯圭曰不惠猶後人自稱不敏不佞也

多方集傳杜預云奄不知所在 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說文
云在魯括地志今曲阜之奄至鄉是也

罔甲于內亂集傳甲始也 案鄭以甲為狎習也王肅同釋詁
云甲習也釋言云甲狎也蔡訓為始失之

不蠲烝集傳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為政不
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 纂疏引孔氏曰不潔進於善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又引穀齋沈氏曰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昏棄肆
祝祀事是也晏案小雅天保云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毛傳蠲絜也秋曰嘗冬曰烝沈說得之

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集傳夾夾輔之夾 孔傳以
夾為近與懷為夾同義

爾乃迪屢不靜集傳屢蹈不靖 康誥迪吉康傳當開導之以
吉康又曰迪屢未同傳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平治

此傳以迪為蹈音釋此章蔡從孔傳故與康誥異釋合從前
說

爾罔不克臬集傳臬事也 孔傳以臬為法與康誥同蔡傳訓

為事失之康誥蔡傳亦云臬法也此又異釋何也
立政其在受德賢集傳言紂德強暴 釋詁賢強也孔疏賢
也故訓為強

三毫集傳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 鄭以三毫為
一地蔡傳從皇甫謐說分為三非也

克由繹之集傳能絀繹用之而盡其才也 孔傳能用陳之訓
由為用坤傳引陳啟源曰蔡氏雖本漢書燕見絀繹注絀讀

抽之語然絀可通於抽由不可通於抽也攷字書由並無音
抽者蔡氏改經不可從

周官集傳案此篇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又此
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 纂疏引朱子云
漢自古文尚書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然
則朱子固疑之矣

顧命始生魄十六日 蔡傳十六日依孔傳漢志劉歆以為十
五日

王乃洮頰水集傳洮盥頰面 馬曰洮洮髮也頰頰面也鄭曰
洮當為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

敷重篋席集傳篋席桃枝竹席也 鄭云篋析竹之次青者馬
融王肅云篋織弱孔傳篋桃枝竹說文作篋席織弱席也

與蔑同孔疏篋席即周禮次席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也蔡
傳依用之

敷重底席集傳底席蒲席也 馬融曰底青蒲也王肅曰底席

青蒲席也孔傳底席蒻萃疏曰禮記注謂蒲席謂蒻萃史游

急就篇蒲蒻蘭席漢書史丹傳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綠蒲席

敷重豐席集傳筍席也 孔傳席豐莞疏引王肅注同爾雅云

莞苻離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又云葦鼠莞樊光云詩云上

莞下簞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蔡傳以

為筍席與下文東夾筍席相溷失之音釋云筍字譌當為莞

席傳寫誤也

赤刀集傳赤削也 蔡氏謂赤削削與鞘同鄭注亦謂刀赤為

飾

夷玉集傳夷常也 鄭曰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蔡從孔傳訓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常矢之袁黃曰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許

慎馬融鄭玄皆以為即此夷玉謂東夷之美玉也蔡傳訓夷

為常何寶之有

上宗奉同瑁集傳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耶刻之以冒

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 鄭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孔傳

冒諸侯圭以齊瑞信疏曰此瑁惟冒圭不冒圭璧璧亦稱瑞

不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蔡傳並言圭璧誤矣 虞翻奏鄭

瑁古冒字似同從誤作同謂之酒杯為誤案下文受同瑁三

祭三啗瑁不可以酌酒鄭以同為爵名不可易也下文又云

太保受同降盟明是進爵翻謂今經益金作銅其為銅爵明

矣馬謂同者大同天下受同何以解乎馬說亦非

康王之誥集傳今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伏生及歐

陽大小夏侯皆合顧命為一篇此今文尚書也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正義並云馬鄭王從王若

曰以下為康王之誥此古文尚書今本自王出在應門之內

以下分為康王之誥此晚出古文妄改所謂不古不今非伏

非孔也

王出在應門之外集傳外朝在路門外 當依音釋在庫門外

誕受美若集傳美若未詳蘇氏曰美美里也文王出美里之囚

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美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美厥字或有譌

謬 孔傳美道也袁黃曰說文美進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

進善順道蔡傳引蘇說為美里牽強不可從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正義馬鄭王

本從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此與古文尚書也今自王出

在應門之內分篇晚出書妄改也

王釋冕反喪服集傳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

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三年之喪既

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

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

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

喪服行之諸侯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

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

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今康王既以嘉服

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類潘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蘇氏以爲失禮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禮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羣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之私服也五代之際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矣晏案朱子此論甚正乃不刊之典九峯豈未聞師說歟而反取蘇氏之說以爲失禮其謬甚矣或問朱子引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伊訓此偽古文書可據乎答曰漢書律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孟堅所據是孔壁真古文書亦言伊尹越第以吉服亦襲真古文此確然可據也朱子曾作經傳通解淹貫禮經立論能見其大古人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卽位大典固不可凶服將事也班固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釋服從吉漢儒已有定論無可疑也朱子晚年極重鄭學宋孝宗之喪寧宗卽位朱子上言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奏上不果行後

見賈疏鄭志答趙商問父有廢疾嫡孫服斬之說乃知鄭君已先言之朱子謂往時未見此論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以此知朱子之學非諸儒所能及也 又案讀禮通攷

引朱子語類曰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爲後繼統嗣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葉夢得曰古者吉凶不同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康王之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

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所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祖謙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理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

其意遠矣馬端臨曰先儒言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願命所謂逆子劍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願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閻若璩曰蘇氏謂三年之喪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喪三年不祭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絀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為太甲當喪越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以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琫抑且令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稷一歲

書蔡傳附釋

美廣雅書局

之間蓋不啻疊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謂見王於次喪服哭踊晏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然則儲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為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家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東帛升自西面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謂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尙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真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邪此蘇氏所未深攷也晏案願命一書乃典禮之最重

大者故備錄先儒之說以發明之

呂刑集傳案此篇專為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 蔡傳謂專是贖刑誤會書序訓夏贖刑之語其實篇中哀矜惻怛審詳得中諄諄以惟貨惟訖于富為戒未嘗以此贖貨也且五刑疑赦之罰必待閱實其罪非盡予之贖也九峯此論失之不細察耳

苗民弗用靈集傳不用善而制以刑 蔡傳以靈為善詩鄭箋云靈善也

告爾祥刑集傳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

鄭作詳曰審察之也周禮太宰注引書亦作詳刑周易視履

書蔡傳附釋

美廣雅書局

考祥晁氏曰鄭荀皆作詳鄭注謂考正詳備古祥詳通蔡氏說為吉祥未免望文生義

惟貌有稽集傳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 說文緇

絲也引周書惟緇有稽言細微必攷也案五辭聽訟必察其

氣色之微慎刑不可忽者蔡謂色聽得之

即我御事注疏本作既我御事蔡傳依唐石經作即是也漢書

成帝紀引書即我御事

文侯之命集傳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

曰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

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 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呂覽

疑似論云平王東遷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注晉文仇穆侯

之子後漢丁鴻傳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注平
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
因以名篇案文侯名仇見左氏桓二年傳穆侯之子非晉文
公重耳也

王若曰父義和集傳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
尊之也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孔傳
文侯同姓故稱父義和字也釋文引馬融云父能以義和我
諸侯則不以爲字蔡從鄭注得之

費誓集傳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
以費誓名篇 纂疏引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
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采

秦誓集傳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 纂疏引胡氏安國
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
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李氏杞曰春秋敗敵之後復有彭
衙濟穀之師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徒悔不改穆公所以
僅爲穆公也陳氏櫟曰此篇乃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
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安在其能悔過也
民訖自若是多盤集傳訖盡也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要安
逸之意蔡傳遵用師說

如有一介臣集傳介獨也大學作介 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
端慤者疏引王肅說同釋文介字又作介公羊文十二年傳
注引一介臣何休云一介猶一槩後漢杜詩傳云一介之才

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皆用尙書文也禮記大學作介釋
文云介古賀反尙書作介當作介爲是

書蔡傳附釋

書蔡傳附釋

廣雅書局采

宿松羅忠濟初校
順德羅 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堯典寅賓出日集傳寅敬也賓禮敬之如賓客也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案鄭注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月蔡傳本此史記作敬道日出古文孔傳亦云賓導也敬導出日廣雅釋詁云賓道也蔡氏作賓谷解無據

禹貢既脩太原至於岳陽集傳岳太岳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 案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郭注至汾陰縣西入河蔡氏謂東入河誤 大陸既作集傳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 案魏書地形志殷州治廣阿劉昫舊唐書曰北齊改為趙州隋改廣阿為大

書蔡傳附釋

陸唐天寶三年改為昭慶蔡氏謂隋改昭慶為大陸誤甚

淮沂其乂集傳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 案左傳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

有艾山漢書地理志泰山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無艾山蔡謂艾山在蓋縣沂水出失之 沱潛既道集傳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今案南郡枝江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河亦謂之沱若潛則未有見也 案蔡傳全本康成注鄭亦云潛則未聞象類尚書埤傳引王炎云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泔水泔即古潛水故史記云沱泔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矣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為蘆洲湖經潛江東南復

入漢鄭端簡此為古潛水文甚明了凡亦主此說方麓云潛本難攷不如缺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集傳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唐張慶中薛元鼎使吐番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所謂昆侖也二說恐薛氏為是 案唐書吐番傳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踰湟水至龍泉谷得河源於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元鼎乃劉氏蔡以為薛氏大誤

書蔡傳附釋

陸唐天寶三年改為昭慶蔡氏謂隋改昭慶為大陸誤甚

書蔡傳附釋

尚書餘論

光緒丁亥孟春之月

吳縣朱氏家塾藏板

尙書餘論自敘

鄉先生閻潛邱徵君著尙書古文疏證抑黜偽書灼然如晦之見明今與吳澄書纂言梅鷟尙書考異並著錄於四庫古文之偽至我

朝而大著於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爲贗鼎矣顧徵君每云梅賾作偽古文雅俗非梅氏所能爲也愚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諸書而斷其爲王肅僞作古文之排比細弱勦襲復沓其爲魏晉間文字善讀者自能知之然皆綴集而成非肅之雅才好博未易臻此肅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爲古文孔傳以駕其上後儒遂誤信之千數百年莫能發其覆也近世

尙書餘論目錄

朱氏槐廬校刊

於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頗疑僞書作於王肅而未能暢明其悒恚特著論以申辨之名曰餘論繼諸先生之後也夫西京孔安國祇傳授真古文未嘗著爲傳也真古文久佚不傳今所傳漢孔氏書傳及論語注孝經傳皆王肅依託爲之者也愚削稿數易定爲此篇斷斷於真僞之辨不欲使鄉壁虛造者厚誣古人謫翻後世徵君可作不易吾言矣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秋八月十日山陽丁晏自敘

尙書餘論目錄

古文尙書孔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僞書

古文尙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僞作

古文尙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

王肅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已行於時皇甫謚親見古文載入世紀

王肅私造古文書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仕晉武時親見古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並論語孔注孝經孔傳皆一手僞書

古文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載於疏足徵書傳爲王肅私造

古堯典舜典合一篇別有舜典已亡古文割分堯典爲舜典實自王肅始并及朱氏經義考增改舜典之失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肅注自釋文正義

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明爲一手綴輯

王肅注尙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

并詳其說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尙有真古文說

可證孔傳之偽

唐志有王肅孔安國問答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偽書作俑於王肅近世惠定宇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

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馬融忠經引古文尙書非漢之馬季長

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辨正

尙書餘論目錄

二

宋氏槐廬校刊

尙書餘論

槐廬叢書

淮安山陽丁晏學

古文尙書孔傳見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偽書

王肅家語後序云孔安國字子國天漢後魯恭王壞夫

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

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尙

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載孔衍上書

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

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

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尙

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

尙書餘論

宋氏槐廬校刊

不使名家也尙書孔安國序亦言孔壁得古文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承詔作傳定五十八篇朱子嘗

謂大序不類西京文字亦不是孔安國作真不刊之論

其言受詔作古文書傳乃子虛烏有之談正與後序一

類因悟古文書傳與安國論語注孝經傳俱係一手偽

書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又偽造尙書孔序彼此牽

綴以實其言冀取後人之信家語本肅所偽撰則此古

文書傳亦肅所私造而托名安國者也且後序一篇所

言無一可信魯恭王漢景帝子薨於元朔元年不得至

天漢之後劉子政經學大儒如有聖裔著書豈得不記

家語爲王肅私定巧爲彌縫其偽可立見也漢藝文志

言古文尙書與論語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竝不言作傳志載尙書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此伏生今文書大傳也與孔傳篇目不符志又載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不言作傳西京孔安國祇傳授古文未嘗著書也班志原本七略確然可據馬融尙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若古文先有孔傳何得云無師說乎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敖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釋文序錄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論語壁中古文孔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卽漢志傳魯論扶卿張禹傳扶卿說論語釋文引鄭云扶先是也徧考兩漢之書無有言安國作傳者獨家語後序言之此肅之肌造也安國竝無論語注今何晏集解引有孔注亦偽造也何氏與肅時代相接魏晉人不學從而誤信之耳

古文尙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偽作

安國作古文書傳後序之外又見於孔叢子敘書云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文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知以今隸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意又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案孔叢一書朱子極席其偽又謂禮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敘書所云特以證明大序承詔作傳欲以售其偽耳其謂堯典雜有舜典與偽古文分堯典爲舜典言若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合符皆一手所爲也孔叢子論書篇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幾之政今舜典大麓孔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又論書宰我問六宗孔子答以祭法文書正義曰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周禮賈疏云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問六宗與孔傳據祭法悉同又孔叢引祖迎於坎壇今禮記祭法作相近於坎壇釋文引王肅作祖迎正與孔叢脗合其爲肅所依托有明徵矣孔叢又引商書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卽据古文太甲書也

又案周禮春官疏引許慎五經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月令疏引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辰地宗三謂泰山河海正與古尙書合此真古文說也今孔傳六宗據祭法之文非古文竝非今文惟王肅家語孔叢與之同其爲一手所爲信矣孔叢又載孔大夫謂季曰先聖古文臨淮傳義不在科策之內世人固莫識也臨淮謂安國爲臨淮太守也蓋作僞者自度古文書傳突出於魏

尙書餘論

四

朱氏槐廬校刊

晉之間後人必將以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托爲漢世秘藏世人莫識彌縫愈工而破綻愈露矣朱子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底做出來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只是撰孔叢子的人作尙書序是做孔叢子的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此等識見真是卓絕千古非有宋諸儒所及也且受詔作傳果有此事當與中壘校書中郎立石竝爲一代曠典孟堅豈有不載入漢書者乃班史所無而孔叢大序絮絮言之又與王肅僞家語後序脗合豈非一手所僞造哉

古文尙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陸元朗經典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尙書又永嘉喪亂衆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置古文尙書孔氏博士一人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孔卽孔安國古文尙書當西晉武帝之初已立博士唐孔氏虞書正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晉書無此文沖遠所據蓋王隱臧榮緒等書足見古文書西晉已行潛邸謂前字疑譌非也今晉書禮志杜預議引尙書傳諒信也關駁也

尙書餘論

五

朱氏槐廬校刊

議在武帝泰始十年下至東晉元帝先四十有四年是西晉之初孔傳已行於時矣唐孔氏疏引晉書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桡桡授臧曹曹授梅賾古文五傳而至梅氏非梅氏作僞明矣鄭冲仕武帝泰始時已誤信僞古文今晉書鄭冲傳冲等與何晏等共集論語集解何氏引孔安國注卽冲所纂入皆一時僞書也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西晉時已有古文書潛邸疏證謂東晉梅氏作僞古文猶考之未密耳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或問古文孔傳以兩漢大儒所未見突出於魏晉間當時何無一人議之而翕然信從之乎余曰此始有故矣今晉書文明王皇后傳諱元姬東海鄉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既奔歸於文帝生武帝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奏喪制鄭王各有異同可依準王景侯魏志王肅傳曰景侯所撰喪服變除詔可其議泰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魏志王肅傳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時肅說盛行列于學官特如馬融之外戚豪家呂不韋之懸書市門莫

尙書餘論

六

宋氏槐廬校刊

能增損一字當時卽有心知其僞者孰敢起而非議之乎僞書之盛行也勢爲之也或問肅說之依託僞書於史亦有徵乎余曰魏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尙書帝問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肅義爲長案今孔傳正作順考古道而行之與肅說合與鄭注稽古同天不符是時帝廷之議已黜鄭而從王如此從王卽從孔傳也肅之依託孔傳以售其僞著於史者豈不昭昭然哉

王肅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已行於時皇甫謐親見古文載入世紀

唐孔穎達尙書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今唐御撰晉書無此文今晉書謐傳云卒於武帝太康二年年六十八逆推甲子當生於建安二十年魏志王肅傳肅甘露元年薨時謐年四十三肅與謐同時人也謐爲釋勸論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唯余疾困不及國寵當武帝爲晉王時謐已被徵武帝踐阼鄭冲拜太傅進爵爲公謐與鄭

尙書餘論

七

宋氏槐廬校刊

冲皆歷魏及晉顯名於時故謐冲俱見古文書蓋自魏王肅私造古文謐冲實親見之古文施行不始於西晉之初矣湯誓序正義引皇甫謐云伊訓云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湯誥曰王歸自克夏泰誓正義曰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糾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劓刖孕婦也世紀又引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禹至太康不易都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世紀太甲一名祖甲竝依孔傳之文謐引僞古文如此則晉書謂謐傳古文者信也謐有儒學盛名左思作三都賦尙引謐序以自重謐就帝借書帝借一車書與之世紀所引古文當卽晉祕府之書矣古文作俑於王肅又得皇甫謐范甯鄭

沖杜預傳之藉以重名顯爵此所以盛行於時也梅氏
驚朱氏彝尊皆謂謚與沖不見古文亦失之不考耳

王肅私造古文書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仕晉武帝時親
見古文

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
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尚書孳萌于魏季晉初
鄭沖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
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
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
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
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
所引之傳即古文書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以上既
葬則緘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

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
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
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闇為凶廬杜
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孔疏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
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
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為凶廬今
據諸儒為正又通典皇太子為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
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為證左傳疏謂暢為預鄉
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為之其稱諸儒者即指
偽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
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行於西晉之初其

改諒闇作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偽古文說命又沿無逸
之文造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
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
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
居廬三年非康成之取說也且禮云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悖聖經飾爲
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時聞杜
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顧
是非獨据古文書傳以排衆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
文尙書作備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詔
封貴戚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

尙書餘論

十 朱氏槐廬校刊

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
引周書庸庸祗祗威威杜注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
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
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
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
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
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雁鶩雉也杜注祭天地
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
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闇與之合實則古文爲
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太誓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尙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
儒疑之正義曰王肅亦云太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
也僞古文作於肅而杜氏尊信之其疑今尙書太誓者
古文太誓有民之所欲二語而今文無之杜親見晚出
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
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
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
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于
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尙書能作克克亦能也
今杜注从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据晚出
書而竄改也杜既親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

尙書餘論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雖行於世而今文尙列學官故杜爲集解猶沿賈服稱
逸書至議喪制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
見古文毋乃考之未詳歟
又案杜氏尊崇肅說不獨尙書也余有杜預左傳注阿
州王肅說一篇附錄於此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多違
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
聖證論言郊則闕耶闕耶卽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
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
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王肅
爲文王皇后之父杜氏仕武帝時阿諛其說則諂附之
小人也肅注左傳今不傳今閒見於史記裴駟集解及

冲遠正義所引猶存其略史記注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爲仍收正注收正收官之長今杜注亦云收官之長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讀爲捷謂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經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尙書餘論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疏云服虔作弊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壇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肅與鄭衆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並異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席時失故孫辭荅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卿爲大

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語本姓解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也春秋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治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云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捐軀春秋所深予也杜氏諂附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祥禪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其心術之

尙書餘論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舛繆後之學者誠能扶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又案杜氏有春秋後序述紀年之文晉書東晉傳太康二年盜發魏王墓得竹書紀年十三篇案汲郡紀年晉初之僞書也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即依附古大禹謨三十有三載總朕師之文又帝舜三十三年春正夏后受命于神宗即依附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之文又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義和即依附允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之文又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

說得之六年命傳說卿士視學養老即依附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之文皆古文書也是時偽書競出紀年亦太康時偽撰杜預輩誤信之耳

又案諒闇古訓皆為凶廬伏生書大傳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鷓鴣謂廬也儀禮喪服子夏傳剪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謂廬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元曰楣謂之梁闇廬也毛詩商頌疏亦引鄭書注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後漢書張禹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傳李賢注引鄭元注論語云諒闇謂凶廬也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敞而起盡涼陰之哀顏注涼陰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通典凶禮引葛洪喪服變除云廬則柱楣楣一名梁又總論喪期引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文選閒居賦今天子諒闇之際李善注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凶闇之處故曰諒闇呂氏春秋審應覽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誘注引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春秋繁露竹栢篇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荀悅漢紀文帝紀下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漢衡方碑寢闇苦由北海相景君碑陰諒闇沈思張有復古篇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蓋自伏生今文

尙書已有梁闇居廬之說康成實依用之漢唐以來其遵鄭義偽孔獨為信默之說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曰諒信也陰默也與書傳苑同其為一手偽造彰彰明矣

又案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鄭注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長久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歡喜樂其政教也史記魯世家無佚云佚逸古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集解引鄭注讙善悅也荀子大略篇注讙與歡同史公傳安國古文而鄭與之合是古文作讙也晚出古文書改無逸作言乃雍孔傳訓為和偽家語正論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不言言乃雍王肅注雍歡聲貌尙書曰言乃雍和肅說雍為和古文及傳明為肅一手所造此又一確證也竊謂古文固偽今文為晚出書竄改字句亦有偽文然古文之偽易知今文之偽難辨近儒皆知今文之可信而不知今文書中有古文竄改之字則不可从明乎此而後可以辨古文之偽識今文之真甚矣讀書之難也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安國古文尙書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敘錄曰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晉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之近唯崇古文今以孔傳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案陸元朗生於陳大建時歷隋至唐初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是時王肅書傳猶存故舊唐

尙書餘論

去

朱氏槐廬校刊

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尙書皆有王肅注十卷陸氏親見其書多同孔傳故有私見孔傳之疑舊唐志又有孔安國傳十卷范甯注是依傳作注始於范武子正僞書初行之時故舜典傳用王范注以補孔傳以其注義同也釋文又云相承王氏云梅賾上孔氏古文尙書亾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舜典釋文慎徵引王云美大麓王云錄也文祖王云廟名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四朝王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胄子王云國子也悉與孔書傳同夫陸氏一則曰王肅注大與古文相類再則曰王肅注頗類孔氏足見古文孔傳實肅

一手所爲唐初儒學備見原書故能言之瞭如肅之作僞自元朗已發其覆矣

尙書餘論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孔穎達正義曰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始見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杜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尙書餘論

宋氏槐廬校刊

案今晉書無此文舜典三帛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坳庸之君執黃正義曰王肅云三帛元纁黃也坳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坳庸執黃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舜典分北三苗孔傳分北流之不相從善惡同正義曰鄭元以爲流四凶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傳意或如肅言正義又曰漢世說六宗者多矣惟王肅據家語說六宗與孔同孔傳月正正月元旦上日也正義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孔傳三

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正義引王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左傳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案唐孔氏親見王肅之書多同孔傳故有竊見孔傳之疑冲遠仕於唐初與顏師古王德韶等奉詔撰正義是時江左盛行孔傳而河北學者多宗鄭氏故肅之竊見孔傳唐初人固知之矣

尙書餘論

宋氏槐廬校刊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云王肅亦注今文尙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議以造孔氏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取此一篇列諸本弟故今人所習尙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案史通序景龍四年當唐中宗之世在陸孔之後敘述至爲精晰至直斥姚氏之僞書取王疏以造孔傳當時咸以爲非尤爲卓識古文僞書之行始於范甯盛於劉炫史通謂古注盡廢孔傳獨行知幾亦不以爲然也

尙書餘論

三

宋氏槐廬校刊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董道廣川書跋石經尙書云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案王肅書注唐志尙存彥遠宋人或猶及見其書故能知王肅之注悉是孔傳觀廣川此語則王肅之同僞孔昭然可見益信書傳卽子雍所撰故其語多雷同也惜肅注今佚不傳無由盡摘其伏夫以孔壁之眞古文兩漢諸儒不能寶傳於未亾之前魏晉諸儒乃復竄造於既亾之後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有志窮經者不能不太息痛悵於子雍也

尙書餘論

三

宋氏槐廬校刊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真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晏案隋書不出一人志一則曰晉世古文尙書

尙書餘論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今無有傳者再則曰至東晉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敘述明白是唐初史臣固已疑其書矣唐孔穎達尙書正義序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安國注之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觀其學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穎達等受詔作疏推崇孔氏不得不不然然新唐書孔穎達傳明鄭氏尙書猶從河北之學卷二疏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則沖遠亦不能無疑潛耶謂疑古文自吳才老朱子始實則唐人正義已有微辭讀注疏者忽焉不察耳案正義依注作疏順云既戊午以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是亦駁正古文之說正義不出一人之手唐且沖遠初諸儒或有自仲己見者是在學者之尋釋也

之言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及魏晉方始稍興又曰馬鄭諸儒莫觀其學又曰無人傳說是唐初作疏之人已疑之矣

尙書餘論

三

朱氏槐廬校刊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并論語孔注皆肅一手偽書
王肅私造古文尙書以難北海鄭君鄭君純儒爲學者
所宗肅意不相下據私臆以難之猶恐其不勝也於是
託爲安國書傳則孔壁之古文宣聖之後裔又身爲博
士具見圖籍者而鄭學不攻自破矣今攷孔傳多與肅
同是肅所僞爲也其說好與鄭異是肅依託以難鄭者
也堯典若稽古帝堯孔傳堯順考古道而行之魏志引
王肅注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與鄭注稽古同天異日中
星鳥傳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正義引王肅亦以星鳥之
屬爲昏中之星與鄭注鶉火之方異皋陶謨思日贊贊
襄哉傳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王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云贊贊猶贊奏也與鄭訓贊爲明異禹貢冀州既載傳
先施貢賦役載於書王云言已賦功屬籍載於書與鄭
注載爲事異又東至於澧傳澧水名王云澧水名與鄭
注澧陵名異淮夷傳淮夷二水各王云淮夷水名與鄭
注淮水之上夷民異牧誓于夫長百夫長孔傳師帥卒
帥疏謂王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與鄭注師帥旅帥異
洪範思曰府傳必通於微王云深思通於微與鄭注府
通於政事不同七曰賓傳禮賓客無不敬王云掌賓客
之官與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不同大誥殷小腆傳言
殷後祿父王云殷小主祿父與鄭注腆小國不同顧命
豐席孔王同爲豐莞與鄭注刮凍竹席不同三咤孔王

同爲奠爵與鄭注卻行曰咤不同惟金三品孔王同謂
金銀銅王注見詩疏不如鄭注銅三色之確包匭菁茅孔王
皆謂厥包不如鄭注縮酒包裹之確納於大麓傳麓錄
也大錄萬機之政王肅亦訓麓爲錄使大錄天下萬機
之政鄭云麓山足也與馬融同馬鄭訓麓爲山足與史
記堯本紀舜入山林合此真古文說也彌成五服至於
五千傳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王肅亦云五千里者直
方之數鄭云四面相距爲萬里馬融亦云爲方萬里許
慎五經異義稱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
君之說亦真古文說也無逸其在祖甲傳云湯孫太甲
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注引馬融說亦謂祖甲武丁子馬鄭皆據真古文書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召誥惟
二月既望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洛誥朕復
子明辟孔傳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正義曰王肅於金縢
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
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
時成王年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
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
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詩疏引王肅注武王九
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武王崩時成王已
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皆與偽孔傳合

禮記疏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
明年將踐阼詩疏又引鄭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
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
誥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與孔王
不同是王肅私造孔傳以難鄭者也案孔據家語成王
年十三最為臆說史記周本紀成王即位之年無考魯
周公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即襁
褓伏生書大傳云成王幼在襁褓春秋繁露云武王崩
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賈誼新書云昔者周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呂氏春秋云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
王禮記云成王幼不能泄阼尤經文之可據者若有十

尙書餘論

宋氏槐廬校刊

三之年則史公何云強葆呂覽何云抱主乎以此知成
王即位童幼沖人或如鄭注十歲之說鄭又謂成王十
五冠大戴有成王冠禮偽家語十三之年真肌造也顯
命河圖傳河圖八卦正義王肅亦云河圖八卦鄭謂河
圖書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案以河圖爲八卦本於禮
緯合文嘉中侯握河紀潛邱既詆河圖說易爲經之意
而猶曰河圖八卦孔注論語有是說要未可盡抹然不
知論語孔注亦係偽書實出王肅之手與書傳一時所
爲也余別有論語孔注證偽四卷愚嘗歎兩漢以後王肅爲亂經之
首其罪可勝道哉

又案通典嘉禮引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尙書說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許慎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蔡作
亂周公出居東案譙周晉初人是時古文尙書已出所
引尙書說成王年十三卽偽古文說也公羊隱元年疏
引異義古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
亂周公東辟之公羊徐疏誤合二文爲一許君撰人竝
無成王年十三之說其造爲此說者自偽家語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偽
家語襲用之爲冠頌一篇增入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
而嗣立等語大戴原無此文足見成王年十三之說真
王肅肌造矣

尙書餘論

宋氏槐廬校刊

古文尙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載於疏足徵書傳爲肅私造

王肅注尙書十卷今佚不傳略見於正義所引其與孔傳同者不得如前所列也堯典平在朔易傳易歲改易王亦云改易引詩曰爲改歲期傳迎四時日期王云期四時師錫傳師衆王云衆舉側陋皋陶謨彭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王云明其有常則善益稷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王亦云易居禹貢厥田惟中中傳田之高下肥瘠王云土地各有肥瘠錫貢傳錫命乃貢王云錫其命而後貢之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王云青黑色盤庚涉河傳爲此南渡河之法王云南渡河之事汝萬

尙書餘論

表

宋氏槐廬校刊

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謀同心徙王亦以生生爲進進懋建大命傳勉立大教王同高宗彤日典祀無豐於昵傳云不當特豐於進廟王亦云高宗豐於禘微子卿士師師非度傳相師效非法度王云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洪範惟天陰隲下民傳隲定也王亦謂天淡定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謂道理次敘問何由三曰柔克傳謂和柔能治三者皆德曰克傳兆相交錯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謂日月有常度君臣有常法以上正義並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金縢既克商二年傳伐紂明年王亦云克殷明年啟籥見書傳開籥見占兆書王云籥開藏占兆書管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

謂三叔流言知我周有疵病王云天降威者三叔流言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有指疆土傳循文王有所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王亦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洛誥王入太室裸傳太室清廟王亦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多土子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王亦云君爲民命多方代夏作民主傳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王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立政迪惟有夏傳謂夏禹之時王亦云夏之大禹此篇中任人準夫牧傳三亳傳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傳疏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顧命大訓傳虞書典謨疏謂王肅亦以爲然康王之誥率循大卞傳循大法王亦以大卞爲大法誕受美若傳憂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王說亦同呂刑何度非及傳當何所度非惟世及輕重所宜王云度世輕重所宜費誓敵乃干傳施汝楯紛王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此篇中杜乃獲敘乃奔魯人三郊三遂傳疏引肅說並與孔同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其心休休焉傳疏引肅說皆與孔同夫以肅注與孔傳同者如此其夥則余之斷爲肅作非由臆測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尙書餘論

表

宋氏槐廬校刊

古堯典舜典合爲一篇別有舜典已亾古文割分堯舜
爲堯舜典實自王肅始并及朱氏經義考增改舜典
之失

孔壁古文伏生今文堯典舜典皆合爲一統名之曰堯
典趙岐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是古文
舜典久佚矣自王肅割分堯典爲舜典卽僞古文之本
正義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
下是也是割慎微以下爲舜典倡始於肅此其明證也
潛邱先生疏證曰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
東巡守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書災肆赦舜典合於
堯又無庸論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書引肆類於

尙書餘論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上帝至格於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又漢王莽
傳兩引十有二州皆曰堯典此與孟子以二十八載四
句爲堯典正同晏案史記五帝本紀堯妻之二女觀其
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
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文勢一氣直下贊稱尙書獨載堯
以來惟其止有堯典故有獨載堯之語史公親從孔安
國問古文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經典序錄曰孔傳堯
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又堯典
正義曰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鄭氏詩譜引虞書詩
言志四語正義曰鄭注在堯典之末馬鄭傳漆書古文
及安國衛賈之業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周禮春官宗

伯鄭司農注引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云
云論衡書虛篇云堯舜之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
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又氣壽篇云堯典云舜生三十
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釋名釋典藝云五典
今皆亾惟堯典存也劉熙所見尙書堯典合爲一篇未
嘗割分爲舜典也魏公卿上尊號奏云缺唐典之明憲
尊大麓之遺訓是大麓之文本在唐典卽堯典也伏生
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亦在唐傳晉書禮志摯虞表按
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陳牲幣之數其餘
則但曰如初賈公彥周禮疏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
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案尙書堯典禮於

尙書餘論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六宗毛詩周頌般正義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於山川
皆不曰舜典唐時孔書雖盛行而馬鄭之真古文尙存
於世故諸儒猶得据爲堯典也陸元朗言梅賾奏上孔
傳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從春微五典以下分爲舜
典篇以續之是割分舜典自僞古文始然肅雖割分舜
典尙無篇首二十八字卽梅氏獻書時亦未有也其升
坳姚方輿僞文於今舜典之首則自隋劉炫始炫假造
連山亦好作僞之人其尊信僞文固宜唐初諸儒多劉
氏弟子撰集正義遂依用之貽誤千載莫之是正皆肅
之始作俑也近朱氏經義考又謂宜刪去姚方輿二十
八字自月正元日以下舜格於文祖以上爲堯典冠以

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至篇終爲舜典案竹垞所增增十五字乃出緯文非逸書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然則高堂隆所引乃緯書之文與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詩譜疏引撻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正相類皆緯候效尚書語宋書不明稱緯者猶漢人引易緯直稱易曰引禮緯或稱禮說竹垞據爲逸經失之甚矣竊以經義考采摭極博而踏駁實多學者宜分別觀之庶不爲其所誤也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肅注自釋文正義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明爲一手綴輯

晚出古文皆綴集逸書而成其文雅必非梅氏所能爲也微肅之學非而博未易構此肅注尙書又與之合故知出於肅手無疑也今考孔王之相同者自陸孔所引外閒見他書亦多雷同之說咸有一德僞孔傳有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洪範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傳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宋微子世家裴注引王肅曰使進其行則國爲之昌又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裴注引王肅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又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孔傳爲兆民之父母故爲天下所歸往裴注引王肅曰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君爽率惟茲有陳保久有殷孔傳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裴注引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舜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外傳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云二年者其一在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載孔王說同與鄭注謂舜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

十載不同禹貢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黃取王者覆四方宋書引王肅注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大誥王若曰孔傳周公稱成王命禮記疏引王肅注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注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權稱王不同康誥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康圻內國名詩疏引王肅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與鄭注以康爲謚號不同又商書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疏引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家語本姓解亦云微子圻內諸侯微國名子爵皆一時僞書也嗚呼作僞者既作一書又作數書以

尙書餘論

書

朱氏槐廬校刊

佐其僞言傳之外復爲安國大序家語孔叢彼此互證以堅後人之信孰知夫取後人之信者乃所以滋後人之疑者乎此卽僞古文所云心勞日拙者也

王肅注尙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竝詳其說

或問王肅與孔傳多同然肅所注皆今文孔王之相同者亦皆今文之注與古文無涉何以見古文書傳竝爲肅所撰乎曰晚出古文實爲肅所依託以肅僞家語證之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古文說命書也辨物篇昔武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古文旅獒書也又旅獒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注周禮儀禮曰七尺曰仞包咸論語注高誘呂覽注王逸大招注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皆曰七尺與鄭君合肅私造孔傳

尙書餘論

書

朱氏槐廬校刊

以仞爲八尺非也堯典正義曰王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僞古文五子之歌正義謂太康時與肅說同則古文書信爲肅所私造矣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僞古文竄入咸有一德改爲七世之廟又作僞孔傳云天子立七廟案鄭注王制以七廟爲周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不從七廟周制之說家語廟制篇天子立七廟自此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肅意謂有虞至周皆立七廟則改商書五世爲七世正肅之所爲肅造爲古文以自實其說又撰家語以證之冀以售其僞也古文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十六月三

年服闋正義曰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日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為間一月祥後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案鄭說二十七月為不易之經典王肅忍於短喪而與偽孔傳昭合傳即肅所為也古文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於商孔傳致法謂誅殺傳以致解為致法金滕我之弗辟傳辟法也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正義引王肅云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馬鄭大儒皆訓辟為避居東都自偽孔以辟為法與王肅並謂東征又造為致辟管叔託之古文皆肅之妄作也然則古

尙書餘論

義

宋氏槐廬校刊

文書傳并為肅所偽為確有實據而非憑肌之私言也又案三年之喪鄭謂二十七月非康成之臆說也儀禮之記既有明文鄭君之前先有此說謹列為五證以明之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澹然平安意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禫其辭楊倞注當為沖澹禫澹聲相近故鄭訓禫為澹此一證也檀弓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云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此言禮者戴德據古禮文也鄭言二十七月遠宗西漢大戴是鄭君之前已有此說大戴又禮家之宗去古未遠確乎可據此二證也班固白虎通喪

服篇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日也又云二十五日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日而禫通祭宗廟顧氏曰白虎通二十五日而不及班論作於建初時在鄭君之前先與之合且虎觀講於帝親稱制臨決而亦說為二十七月則知古禮相傳無有異議此三證也公羊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日何休注引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日何劭公解詁多識古禮亦謂二十七月與鄭君同且起廢箴育頗有不合而三年喪制義據相符是二十七月之說兩漢經師共相傳授此四證也劉熙釋名釋喪制閒月而禫亦祭名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熙漢末人以中月

尙書餘論

義

宋氏槐廬校刊

為閒月與鄭說合此五證也或問二十七月既有徵矣而禮記三年問言二十五日何也曰三年問出荀子禮論篇彼文言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而服以是斷之者謂除杖去衰故言畢也若謂既畢之後同月之內釋服即吉其於人子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記於再期言畢以示有終至於素琴縞冠更俟閒月記所云徒月樂踰月則善於經有明文矣或又謂閒月而禫於禮亦有徵乎曰有之雜記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鄭注此謂父在為母夫期年之禫尙在祥後閒月則三年之喪斷無祥禫同月亦必閒月而禫明矣自俗儒誤會記文寢失禮意孝經緯起於哀平始有五五之

文陳忠之奏安帝高誘之注淮南具言二十五月非禮經所有也魏王肅專攻鄭君主二十五月之說肅撰偽家語公西赤問篇云十月過禮而成笙歌襲檀弓既禫之文於十日下增過禫二字以爲祥禫同月之證妄且誣矣通典稱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王說縉紳之士多遵鄭義魏書禮志稱太康中許猛上言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王肅爲失博士宋昌等扶鄭爲衷則晉世不盡依肅說矣竊謂二十七月之制古今所遵守也近世碩學如顧亭林猶謂鄭氏之說過於古人萬氏斯同又予王而黜鄭余特疏通證明以鄭君爲不刊之典傳曰所重民食喪祭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然則喪祭之

制蓋可忽乎哉

朱氏槐廬校刊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尙有真古文說可證孔傳之偽

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今考史記引書其字句小異者不具論堯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典納於大麓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釋名山中叢木曰林山足曰麓麓陸也馬鄭與史公說合此真古文說偽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失其旨矣案大錄尙書自後漢始有此制晉書職官志云錄尙書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尙書事尙書有錄名自熹融始猶唐虞大麓之職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說曰立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總錄二公之事王肅亦破麓爲錄蓋習見漢魏以來之官制故託爲孔傳以大麓爲大錄非唐堯時所有也本紀又云舜三十而四嶽薦舜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五十而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注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案史公謂攝位八年居喪

三年踐位三十九年合爲五十年卽在位五十載與鄭說合此真古文說也僞古文改徵庸二十爲三十以三十屬下在位孔傳造爲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以合三十在位之數差錯已甚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馬氏釋史引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二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益誕妄無足辨矣夏本紀引禹貢鳥夷皮服注引鄭元曰鳥夷東之民賦食鳥獸者漢地理志亦作鳥夷顏注此東北之夷持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又引鳥夷卉服顏注鳥夷東南之夷

尙書餘論

聖 宋氏槐廬校刊

善捕鳥者也班鄭皆依古文作鳥與史公合僞孔改爲鳥非也本紀又引雍沮會同鄭元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此澤中漢志亦引作雍周禮職方氏其浸廬維鄭注廬維當作雷雍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元和郡縣志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灘沮二水會同此澤班鄭依古文作雍與史公合僞孔改爲灘非也又引均江海通淮泗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亦作均顏注均平也書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均平馬班皆依古文作均與史公合僞孔改沿是襲鄭說而失之也又引榮波旣都索隱曰今文作榮播書疏云馬鄭皆作榮播釋文榮波馬本作播榮播澤名周禮職方氏

其浸波澁鄭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旣都班鄭馬融依古文作播與史公合僞孔改爲波非也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我其發出往注引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鄭依古文作往與史公合僞孔改往爲狂傳謂發疾生狂斯爲戾矣世家又引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論所序僞孔傳曰天與禹洛與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孔疏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圖書之事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僞起哀平此疏詞約旨明足正孔傳之失史公謂九等常倫眞古文說僞孔襲用劉歆之說以九疇爲洛書遂啟俗儒紛

尙書餘論

聖 宋氏槐廬校刊

紛之論其謬甚矣又引乃命卜筮曰涕索隱曰涕音亦尙書作驛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尙書以涕爲圍正義曰洪範卜兆有曰圍古文作涕今文作圍故鄭依賈氏奏從定爲圍書疏引鄭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說文圍曰行也引尙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史公從古文作涕涕卽涕也今文尙書作圍僞孔改爲驛謂氣落驛不連屬非也魯周公世家載金滕曰我之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張守節正義曰辟音避書釋文辟馬鄭作避謂避居東都毛詩疏引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幽鄭譜云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引鄭金滕注云周

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詩邶風鄭譜云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與史公合墨子耕柱篇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墨子在未焚書以前與鄭避居義合皆古文說自偽孔訓解為法言法三叔又於古文蔡仲之命增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之文以自實其說斯妄作矣世家又云周公於是月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案自以為質謂奉珪璧以為質古質質通用左氏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皆以質為質偽古文改自以為功則害理之甚公處流言之際曷嘗敢自居功乎凡此皆史公真古文說可以證孔傳之偽者也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又案自偽孔改古文雍沮為灘郭璞注爾雅釋水河出為灘乃謬引書灘沮會同當之說文河灘水在宋與雷夏之水無涉此沿偽古文之謬也郭景純當東晉之初已見古文尙書爾雅注引太甲徯孔后鳥鼠同穴引尙書孔氏傳曰其為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皆偽古文書也

又案史記堯本紀引敬授民時古文今文皆作民時自唐初避太宗諱改民作人沿偽至今習焉不察茲徵之漢唐古籍所引約而舉之得二十六證史公傳安國古文作敬授民時索隱稱敬授人時小司馬仕於唐代改

民作人一也尙書大傳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伏生傳今文尙書亦作民時二也逸周書周月解言敬授民時周書七十一篇載於漢志竝劉向七略所錄三也月令鄭注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引書緯考靈耀稱敬授民時緯書出於漢以前考靈耀善言推步又緯書之至精四也大戴禮五帝德云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五也公羊隱六年傳何休解詁引尙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六也漢書李尋傳哀帝初尋對引書敬授民時尋治小夏侯尙書傳張山拊之學守師法教授七也百官公卿表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授民時八也律志引

尙書餘論

朱氏槐廬校刊

書曰迺命羲和云云敬授民時九也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十也藝文志陰陽家引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十一也王莽傳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十二也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名曰中文尙書陶上議引敬授民時李賢注引尙書避唐諱作人時十三也荀悅漢紀成帝紀敬順昊天以授民時十四也魏書高祐傳敬授民時又食貨志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十五也鄭語韋昭注引敬授民時十六也焦氏易林臨之噬嗑曰欽敬昊天宜受民時十七也劉向說苑辨物篇引書敬授民時十八也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愛日篇同十九也

徐幹中論歷數引敬授民時二十也劉子新論貴農云是以先王敬授民時九流篇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二十一也隸釋孫叔敖碑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二十二也周易集解益初九利用爲大作虞翻曰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二十三也北堂書鈔務農引敬授民時二十四也洪範五紀下孔傳亦曰敬授民時是僞孔本亦作民時二十五也臯陶謨孔疏云敬授民時是唐初本亦作民時改民作人蓋自唐天寶三載命衛包改古文始二十六也杜甫華州進士策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下又云人和年豐嗣後皆改民作人矣古書本作民時是以下文云厥民析厥民

自書餘論

聖

朱氏槐廬校刊

因厥民夷厥民隕命四時之官皆言民者承上文民時言之也

漢書地理志引古文者凡十皆據古文書也右扶風汧自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右扶風武功自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博物潁川郡密高自注武帝置以奉大室山少室山廟古文以爲方外山江夏郡竟陵自注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江夏郡安陸自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豫章郡歷陵自注專易山專易川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郡武威自注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郡居延自注古文以爲流沙會稽郡吳自注具區澤在西揚州敷古文以

爲震澤凡此自注皆孟堅之本文非顏注也孟堅典校秘書故得見古文書此所引者真古文說也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一名太一要義爲劉向所撰向親校中秘古文故與孟堅說合尚書鄭注終南博物在右扶風岍在右扶風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外方在潁川嵩高山內方章山在竟陵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鄭君傳古文書皆據班志之文僞孔傳顛預之說第曰山名水名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乎其尤誤者震澤傳吳南太湖案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太湖劃分爲二古文說具區爲震澤僞孔溷入太湖謬甚

自書餘論

聖

朱氏槐廬校刊

敷淺原孔傳博陽山既改班志專易爲博陽又脫去專易川三字而以專易山當之不知敷淺原水也元人謂之敷淺水僞孔之譌甚矣此皆班志真古文說而可以證孔傳之僞者也

漢許慎說文敘曰一日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其傳書孔氏皆古文也案字注示古文保引周書陳宗赤刀常伯作常岐竄三苗作敷三祭三咤作託我之弗辟作彗塗丹腹作敷受德啓作恣奪攘矯虔作敝惟貌有稽作惟緇時乃糗糧作餼糧至於屬婦作媯婦劓桀黥作劓劓斂黥皆古文之厘存者虞書予乘四載說文標下引虞書曰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軻史記

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史記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橋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輦几玉反直輦車也漢書溝洫志引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輶山行則櫟書正義謂古書尸子慎子有此言皆据古文說偽傳改泥乘輶案玉篇輶與輶同偽孔襲用許君改澤行為泥行也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說文荷荷澤水在山陽胡陵引禹貢達於荷水經泗水篇引書亦作荷荷為沛水所豬與河無涉偽孔無傳至下文荷澤傳荷澤在胡陵足徵上文作河自偽古文改之也言部詞其也引周書在夏后之詞小徐本無夏字今顧命作在後之詞釋文引

尙書餘論

笑

宋氏槐廬校刊

馬云詞其也與許君合今書作侗亦偽古文改之也金部銳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如允今顧命作銳書疏引鄭曰銳矛屬漢書楊雄傳充鈺癩者張必案充當作鈺引說文鈺字注文說文銳也非兵器鈺小矛也鈺短矛也鈺在鈺下鈺上當如矛屬鄭說傳亦謂矛屬而以鈺為銳亦偽古文改之也手部柯搗也引周書盡執柯今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孔傳解為收捕謬甚柯與苛同周禮萍氏掌幾酒鄭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釋文苛音何又呼何反闌人釋文云苛又本作呵天官宮正注云幾呵其依服操持及疏數者古柯苛呵義同通用以柯為拘亦偽古文改之也弓部

粵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枿古文言由枿案大徐本有此五字即据偽古文書徐鼎臣所竄入非許君本文小徐繫傳本無此五字是也夏即部質營求也商書曰高宗夢得傳說使百工質求得之傳嚴今書序作營求史記亦作營求毛詩于嗟洵兮韓詩作質大雅來苟來宜箋云句當作營古質營洵通用近段氏謂大徐收營求為質求斯肌說也土部塋喪葬下土也引虞書塋淫於家案說文既引春秋禮記以證塋之為窆又引虞書以證塋之為朋文同義別以明六書之假借所以廣異訓也心部愉薄也引論語私覲愉愉如也古愉愉通用愉之本義為薄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釋文愉音偷是

尙書餘論

聖

宋氏槐廬校刊

也又引論語以廣異義如聘禮記愉愉焉出如舒雁則為和樂之義非以愉愉為薄也段氏注謂說文當作愉說無塋即朋之異文當如鄭注朋淫淫門內之說疏證卷二謂如楚王戊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蒙上喪葬之文務為曲說不明許書之例矣此卷備列史漢說文以證安國古文而未嘗闡明其義其徵引許書頗為疏漏余特詳說以補之

又案說文金部錢鈔也引周書罰百錢鈔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鎰釋文引說文曰鈔十一銖二十五之十三也今說文下脫一字馬融同賈逵說俗儒以鈔重六兩書疏引周禮馬融注鈔量名當與呂刑錢同俗

儒云鈞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周禮疏引今尙書夏
侯歐陽說墨解宜報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
說百鍤鍤者率也一率十二銖當作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也案此異義引古尙書說與說文及馬融注
同此真古文說也今呂刑孔傳云罰六兩曰鍤反與今
文說同豈古文之義乎周禮冶氏賈疏引王肅曰六兩
曰鍤正與孔同明爲一手編造矣

尙書餘論

吳
朱氏槐廬校刊

唐志有孔安國問荅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新唐書藝文志書類王肅孔安國問荅三卷隋書經籍
志尙書十一卷王肅注尙書駁議五卷王肅撰舊唐書
經籍志王肅尙書荅問三卷尙書釋駁五卷新志所載
問荅蓋依託孔安國說書之語以相問難安國爲漢初
大儒又親傳古文故後人多好依託書正義稱李容集
注尙書僞泰誓引孔安國傳孔氏曰見泰誓正義計安國必
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容何由爲此言釋文又有孔安
國音陸氏曰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是皆子雍作僞
之徒也或疑孔安國安知非晉之孔安國與漢孔安國
同姓名未可知也考晉書孔安國傳字安國以儒素顯
孝武時其蒙禮遇安帝隆安中詔以領軍將軍領東海
王師義熙四年卒據此則東晉孔安國孝武時始通顯
王肅薨於魏甘露元年至東晉孝武元年隔一百十有
一年自孝武甯康元年歷三十四年時代迥不相接斷
無相與論難之理且唐志以此書入書類必王肅僞撰
古文書依託漢孔氏語也

尙書餘論

吳
朱氏槐廬校刊

偽書作備於王肅近世惠松崖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
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偽書作於王肅先儒從未有論及此者近惠氏棟古文
尙書考云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賈逵以爲逸書
解爲夏桀之時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
時棟嘗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偽古文改呂氏春秋引
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王肅主七廟以攻鄭氏故嘗疑
偽尙書王肅撰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王注之存於
今者案之皆與馬融及偽孔合偽孔之出於王肅乃情
事之所有又云王肅注訓多方在歸政後則偽傳謂再
叛再政與王肅合偽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

尙書餘論

李

朱氏槐廬校刊

爲之故其合如此又曰偽孔非王肅卽皇甫謐作大約
不出二人手案西莊猶爲兩歧之說孔疏謂謐傳古文
書得之梁柳晉書所載甚明不得指爲謐作肅好作偽
傳注與偽孔正同其爲肅作明矣李氏惇羣經識小錄
云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
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託今案是書旣非漢以
前人所作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
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
竝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
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未已也又爲
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乃出於梅賾其所

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
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案孝臣所說逆
億之空言也實則肅撰古文書傳歷有證據可憑事有
歷于餘年而後人猶能摘其隱伏發露其贗者要在學
者細心求之爾

尙書餘論

李

朱氏槐廬校刊

馬融忠經引古文尙書非漢之馬季長

惠松厓云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開引梅氏古文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錢竹汀宋史考異云忠經隋唐志皆不著錄為宋人偽託晏案此書亦非依託當別一馬融與漢馬融同姓名非東京扶風馬氏也崇文總目五行類有絳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云融唐居士非漢馬融也總目見汗筠齋叢書校刊本余觀忠經序云臣融巖野之臣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為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巖野之臣矣又忠經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豈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王者

尙書餘論

垂

朱氏槐廬校刊

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改民作人唐人避太宗諱也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及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為理之本也改治作理唐人避高宗諱也益信為唐人所撰是時梅氏書盛行已久其五引偽古文書不足異矣

闕徵君尙書古文疏證辨正

鄉先生闕徵君著尙書古文疏證既博且精實為絕學余服膺至矣然徵君之說有云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閒後於王肅傳注相同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晏謂傳為王肅偽造孔王係一手所為徵君未發此秘故疑為彼此相竊又謂後於王肅皆非也竊以考證之學久而愈明推而愈密余為此論以補徵君之所不及則後學之事也又疏證有誤引者二失考者一竝附著之疏證卷二云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孔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意是別有訓說流傳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

尙書餘論

垂

朱氏槐廬校刊

詩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上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晏案徵君誤矣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偽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溷入箋故有此誤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矣疏證卷五下云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晏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切徵君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為鄭注也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附注下遂將壻悉計反十四字譌為大字溷入注文故徵君不免沿誤耳禮記昏義釋文亦

云壻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省左傳文八年釋文壻俗作婿正與此文一類宋李如圭集釋本明徐氏翻刻宋單注本皆無此十四字可據以訂今本之訛此皆沿毛本之誤也疏證卷二又云孔穎達禮記疏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晏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

尚書餘論

卷

朱氏槐廬校刊

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二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有四十篇也徵君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耳凡此皆徵君之疏誤引者釋文訛鄭失考者逸禮增篇徵君有言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其罪大余故不辭其罪之小者而備論之

光緒歲在柔兆閏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尚書餘論終

漢諸儒所治者多今文尚書惟孔安國劉歆杜林馬融鄭康成諸儒皆治古文尚書然隋志稱杜林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氏舊本釋文言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當時所傳俱未見孔氏增多之古文矣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以百篇之序冠篇首是今之古文尚書增多於今文者固非漢時祕府所藏之十六篇矣然至陸德明作音義孔穎達等成義疏越唐及汴宋莫有輕爲擬議者惟朱子始疑之吳棫趙汝談吳澄趙汭梅鷟歸有光羅敦仁郝敬本朝閻若璩程廷祚諸家皆辨之其僞乃益明且史漢但有安國上古文之說竝無受詔作傳之事或且疑爲梅氏作僞矣至斷其僞爲王肅僞作其說則自惠松崖王西莊李孝臣諸家發之而所以暢明其論確證其由者丁儉卿氏也所謂攷證之學久而愈明推而愈密者於是編見之是編向有顧志齋叢書刻本今已鮮傳因重校付雕俾得與閻氏疏證惠氏攷等書竝行云爾時光緒丁亥歲春二月古吳朱記榮書於後

尚書餘論

朱跋

一

朱氏槐廬校刊

268 册 780页 975版 21口

尚

書

微



序

光緒丁酉余視學秦中始識咸陽劉古愚先生時先生方主講味經書院陶鑄多士有安定之風秦學使向駐三原距味經一日程暇輒過從商訂課業歎焉如磁鐵之契也逮戊戌政變秦之官樞要者馳書當道於先生詆謀甚至先生微聞之遽引去余固留不得為鼎鑪久之庚子余丁艱去秦逮甲辰至京則聞先生已於前一歲歸道山矣辛亥鼎革後墊居滬上晤王君幼農為先生高弟子琴先生煙霞草堂遺書數種見贈越歲復續琴其尚書微修齊直指評味經書院志附藏書目錄三種工竣屬序於余余惟尚書微序

關中叢書

先生之學淵源姚江會綜洛閩而又淹貫經史算術一以致用為歸生平履秦所至凡夫砥躬澤物經世利用諸端罔不劬悴心力規畫引導匪獨見心地之懇摯抑亦可謂體用兼賅者矣夫關學如宋橫渠明二曲其於聖道固不啻如豐隆震蟄列耀燭迷然數傳後下之則資口耳局形器而於大本大原之地未能洞澈根基弗立缺陷遂多終不能拔於流俗其弊也拘高之則張皇幽渺徒尋向上工夫遺棄事物耽玩光景陳義縱橫而不能實事求是習境習心密為牽制卒至泛濫無歸其弊也蕩由斯二端世遂以道學不能致用為病至於今日則天柱傾頽人心潰裂

警視綱常叛越禮教滔天之禍更為生民所未有貽害且不可紀極矣先生之書一本經義既已大為之防而又深明於窮變通久之故更化易俗之方設彼蒼假年迄今安知不為橫流中之一柱惜乎當時既未大用僅能就所設施者小試於一鄉即遺箸亦尚多闕俟斯固非第先生之不幸也然就其志業觀之已足使後之讀其書者追慕慨歎於無窮矣甲子冬仁和葉爾愷

尚書微序

關中叢書

尚書微

咸陽劉光黃古愚

西伯戡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篇及微子牧誓等篇言紂惡不過酗酒聽婦言廢祀所用匪人而已是紂惡亦臣下為之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非故為紂出脫也故君權不能不公於人先能公於進退人才則天子亦可世及在位無長惡逢惡之人雖桀紂之惡不能遍及天下

微子

尚書微

關中叢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先王以德陳為法後人以法敗厥德一代之亡德亡而法不虛行也自古至今莫不皆然惟綱紀不立法令不行姦人作惡公然無忌所以大小皆好作惡而不為善卿士亦相效為之朝廷之賞罰不行何憚而不為惡也故治天下非難公道明天下治矣小大指草野之民卿士則朝廷之官也治法之壞當由

上而下微子乃先言民後言卿士者蓋殷紂之亂乃風俗壞也學校無教化即鄉里無風俗鄉里無風俗即朝廷無人才否泰之機伏於復姦風俗壞而天下亂必然之理也

小民方興相為敵讐

小民相為敵讐朝無綱紀善惡不分小民惟力是競天下安有不亂凡國之亡皆無法以治其民也

父師若曰

蔡傳及偽孔傳謂父師為箕子書古微謂為抱祭器之太師少師

尚書微

關中叢書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因循是廢弛之始廢弛是因循之極因循未嘗廢事也因襲循行視為具文不加整頓而一事不可舉矣

召敵讐不怠

召敵讐不怠所作皆亡國之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夷然不顧且瞽然罔覺而為惡則惟日不足故曰不怠也

我罔為臣僕我舊云刻子我不顧行遯

此篇父師似宜從孔傳我罔為臣僕我舊云刻子及我不顧行遯皆自矢之詞箕子不臣周而遯於朝鮮固自

踐其言矣

牧誓 逸周書有敘牧野事之 日月者最詳宜閱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以君之尊誓師及百夫長惟君臣之閒儀文簡易情無隔闕所以人皆奮勉戰無不勝也

及庸蜀羌髻

庸蜀羌髻後世以為夷蠻武王率以伐紂是紂不如夷蠻而夷狄可進於中國也守迂儒之說則武王率夷蠻

以亂中國矣

尚書

三 關中叢書

經文言治兵皆是修利器械易所謂除戎器傳所謂蒐軍實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牧誓數紂之惡不過聽婦言親小人而已女子小人乃能使人君陷於大惡以致殺身亡國可畏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誓師斤斤於步伐之止齊可知練兵以整齊為第一義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後世以天下私其子孫者欲子孫常奉祖宗之祀而能

厚其兄弟也乃傳子之局甫開爭之者即為吾子於是

欲以天下私其子必並子之賢否不論而為立嫡之法

乃可以息爭以至於桀而夏之局終矣湯以兵起傳子

之法不能易也乃略變通之加之以及兄弟可無爭矣

而傳嫡之法自若也且天子世及諸侯亦必世及天子

不能世世皆賢大臣亦不能世世皆賢也而世家之禍

與盤庚是也嫡子皆可有天下而奪嫡之變起高宗彤

日是也嫡則雖以紂之惡而為君非嫡雖以微子之賢

而出遜比干死箕子遯犧牲被竊祖宗早已不祀商之

局終而武王又以兵起矣假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微

尚書

四 關中叢書

子箕子比干之賢皆能有國而商祖宗之祀自可絲絲

不絕故牧誓數紂之惡特言昏棄厥祀昏棄王父母兄

弟見宗廟之享子孫之保不必遺以天下而能然而子

孫之不肖且以天下之富有不能供祭祀收兄弟者傳

天下者可以恍然矣

洪範 洪範發明人參天地之理語最精深 黃石齋之註最佳書古微用之宜閱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數餘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九疇乃禹演其數而箕子繫詞也禹治水為順水之性

以奠水土何關於金木火三行而為不汨五行且五行
不汨何以彝倫攸敘可知餘之汨陳非僅在墜水也是
時天欲開文明之治大變洪荒之俗五行皆思大獻其
菁英餘不順而導之而欲力為堙之鮮食不欲易為粒
食羽皮不欲易為絲麻營窟槽巢不欲易為棟宇舟車
四載不屑乘而懋遷有無不屑為甚且如荆梁如蠻夷
宜擯之化外謂益稷為亂政一錮之終身雖天時人事
日啓新機稱神明之才子誕生其家能平成之聖人升
聞於帝而亦悍然不顧持其偏執之見以與舉世爭以
荒陋為純樸而訾文明為奇淫也故曰方命圯族方命

尚書微

五 關中叢書

圯族數彝倫之實汨陳五行堙洪水其一也治水以堙
為主上古法也金木水火土之治視此矣舜陶漁堯以
陶為號垂竹矢禹鑄鼎益掌火蓋皆新法餘皆不用故
曰方命曰圯族也禹乃嗣興不言禹之所為舉餘之所
堙者而為之通迎天地之新機而大啓之洪水以此治
彝倫以此敘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西人以氣火水土為四行謂金木非原質既中國用金

木遺氣之非不知中國以有形而行於世者言之故五
行之行亦有作形者氣則耳目不能見謂之無形中國
以理氣並言謂萬物稟天地之理為性稟天地之氣為
形其視氣較西人為重西人以金非原質不敘於五行
水土亦非原質何獨列於四行中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洪範五行傳以休咎配五事事事而求其應物物而求
其合其徵驗多有穿鑿附會然天人合一之理則甚精

尚書微

六 關中叢書

微夫所謂天者積氣而已而中有理焉以為之主宰氣
形為萬物而人為之主宰由物變以推人事即事由氣
化以推其理此理非妄則物變必非無關於人事而特
不必銖兩胥符也去其拘泥之占而存其傳傳必孔門
微言人君時時以此自檢則顧視明命之實而懷帝天
之鑒者無稍或疏矣

五行萬物也五事人也人主萬物而入政以綱紀之乃
有世道五紀世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曰師當以爲師友之師上古以兵爲刑之大者統於
司寇司寇列於第六第八之師不得復爲兵也禹以司
空爲百揆而讓稷稷皋陶稷爲農官一日食也契爲司
徒五曰司徒也皋陶爲士六曰司寇也此處次序與唐
虞亦合龔定菴分此爲三世一日食二曰貨三曰祀萬
物萌生人各自謀其生爲洪荒之世春秋所謂撥亂世
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制作漸備政刑斯起
爲文明之世春秋所謂昇平世也七曰賓八曰師制作
大備教化大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待法制禁令而
人以德相與爲大同之世春秋所謂太平世也其見甚

是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

封建之世貴賈躋位而英俊沈抑即虐癸獨也巡狩之
典不舉黜陟之法不行諸侯放恣而天子無如之何即
畏高明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庶民有善天子何以知之如是之詳政即是教路寢即
是學校天子即是師以君知民實以師知其弟子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事
按人之有能有爲既不指在位之人則此亦是指庶民

以下文屢言庶民也則既富方穀當指君所錫之福不
必指官祿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用無德之人即爲君之咎人君以安民爲職民之不安
皆其用人之不當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違王之道無有作惡違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義爲心之制道爲心之理路則施於事爲之迹也凡古
人歌詠其變換就韻非趁韻也皆有意義皇極之道君

當先建之而民自會歸也則每上句皆是戒人君下句
乃是言庶民之遵遵即是會歸無偏陂等即是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舊解皇爲大極爲中按此解皆解其意非皇本訓大極
訓中也皇是天極是理本天理以爲天下不可易之法
故曰皇極訓爲大中即洪範之謂也洪大也範即範之
於中也皇極之敷言謂本天理以敷陳其詞也是彝是
訓勉人君之詞謂人君當以是布爲常法當以是垂爲
大訓也于如于予治之于于爲也助也謂助上帝以訓
民也此數句勉君敷皇極之訓下則勸庶民遵皇極之

訓而終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以天理爲政教爲代天者之責而民自會歸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仍戒人君天子作民父母天子當先以皇極率民也天子以皇極率民而民自歸往故曰以爲天下王天下歸往之謂王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黃石齋洪範講義以此爲九五福六極之敷言惟辟能爲天下造福惟辟能爲天下降罰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

微

九關中叢書

庚子之亂非權自庶民出也拳匪當威而二三大臣福之則仍臣之有作福也其與洋人構禍則以欲廢皇上之故爲玉食計也與庶人何涉拳匪非庶人乃惡人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六經人民並用處皆人指在位者民指庶人此處解宜用蔡傳民用僭忒卽夫子所謂庶人之議庶人應受治於上上之所爲不足以服民心民皆起而非議之其議雖正然天下之公是非不明於朝廷僅存於庶人之口以下議上不得不謂之僭人人議之必不能盡歸於正則又忒矣臣之作福作威皆所以爲一身竊玉食也而

遂壞天下之風俗而使之亂故天下歸往之謂王威福之權必操之協於皇極之王者而天下始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古者以神道設教卽以天統人事之意卜筮其一也古者用卜筮皆於廟內皆以人主之誠通天祖之靈爽於冥漠之中非盡乞靈於枯骨敗草也商俗又尙鬼蓋皆上古之遺風巫咸巫賢世又王家筮字從巫二字亦時通用重卜筮爲古舊俗自商已漸輕矣故下文卜筮以人爲主重民義也擇建立卜筮人臨時始擇其人而建立之蓋擇有道德而精純之精神能與天通者建立之其人當爲大臣如巫咸巫賢之流而誕妄小術不能廁於其閒以惑人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占從二今西國議院以與議多寡定從違卽此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者君也君所有之事皆庶人之事君謀定於上卿士奉行於下君謀未定卿士無所稟承故大疑專屬於君也庶人事之所由起卿士事之所由行謀皆及之則大

尚書

微

十關中叢書

公無私事之可否不難決矣然後參之下筮以神道靜人心也庶人爲事之所由起故堯之師錫舜之明目達聰盤庚之命衆至廷太王之屬耆老文王之交國人以及周官外朝春秋衛文以國讓父兄朝衆晉作爰田州兵陳懷公問與楚與吳皆謀及庶人之證自秦以後天子獨斷於上謀且有不及卿士者而庶人則決非謀之所能及矣是之謂大同君民同心天人協應故爲大同大同自無不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尚書

微

十一

關中叢書

然則國家有事君臣與民之議論固可鼎足而三君以位尊民以衆勝卿士則在位與衆之閒今西國議院以君從其議者準若干人其法與此同而彼不決之神不如中法之詳密無弊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事不僅祀事國內一切興作用人皆是龜從筮逆則君有專制一國之權而不及於境外故作內吉也若筮從龜逆則雖人君從之亦不能用於國內如晉立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立而卒爲凶所謂筮短龜長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

以雨爲木暘爲金此說本洪範五行傳竊意庶徵分應五行當以本書所次五行以水火金木土爲序龜之五兆亦以雨霽蒙驛克爲次雨卽水暘與霽同則火也雨暘爲水火燠寒不能不爲金木而風自然爲土此當以書文爲詮釋也五行傳乃以雨爲木暘爲金燠爲火寒爲水風爲土以配貌言視聽思而與本書所敘五行不合蓋天地之氣陰陽兩端而已由二而三爲水火土由三而五無以肖之參以金木金木行於天地閒不如水火土之多且要吾聖人非不知也特以氣著之質終必

尚書

微

十一

關中叢書

爲土而由氣以之土則先分爲火爲水水陰之象也火陽之象也陰陽之氣不能遽爲水火則取金木以參之金取天行之健氣之凝爲元質而致精者也木爲土之所生而土爲木化者爲多故八卦以乾爲天爲金而洪範以風爲土八卦則巽爲風爲木也西人嘗吾中國五行之說而以水火氣土爲四行其說卽乾坤坎離之說乃吾中國道家爐火之術本出於周易而反以傲吾中國則妄矣氣天也土地也水火爲天地之用金木其始也地之氣遇金寒而爲水天之氣著木燠而爲火其實仍爲二氣水火之行金木則特狀其行中之始耳金爲

水之始木爲火之始至於貌之爲木者氣之上現也言之爲金者氣之外宣也皆依稀髣髴取之而非可拘爲定論然以一身之氣擬天地之氣則理無不同故可以雨爲木暘爲金而燠寒爲水火要之參金木於水火土之閒以狀氣行之次序而非謂金木之用足配水火土也

說文心字下註土藏也博士以爲火臟五經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二家之說惟腎水同餘皆絕異有形之五臟其應五行也尙無

十三 關中叢書

定說況五事爲人身之動其應五行可拘爲一定乎然據古文家以心爲土臟五行以土居終五事以思居終庶徵以風居終而皆爲土其以肅爲水又爲火哲爲木謀爲金殆古文家之說乎今醫書言五臟皆從今文家說洪範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其殆出於上古未經夫子之改定與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人在氣變之中雨暘寒燠風皆爲氣之鼓動謂盡無豫於人事者非必謂事事之感召悉符亦非也故五行之恆不能盡一歲皆然五者之時不能以一日爲期故歲

月日之省非省其極與無而省其時與否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之王省惟歲王卽天子則卽天也則以日月爲用恆星爲體日月之行以恆星紀其度之遲縮卿士師尹之行以庶民驗其情之向背月之從星必從星之所好卿士之行必從民之所好可無疑已日月之行不悖乎星之躔度而天道得卿士師尹不逆乎庶民之性情卽王道行矣故此不言王者之政王者之政卽卿士師尹之行也

尚書 微

十四 關中叢書

總論

九疇以皇極爲主前四疇由氣化而人事有人事卽有政事政所以綱紀人事實法天道以治人則前四疇爲由天而人也後四疇由德性而行事行無所疑天道在人而嚮福行其所疑人違天道而殛威故後四疇爲由人而天也皇極居中主世界以成治化故洪範爲王者治世之大法其理出於天故曰天錫也黃石齋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爲四五紀之敷言按五行下有水曰潤下敷言五事下有貌曰恭等語惟入政五紀僅舉其目不贅一詞故以王省惟歲等語爲五紀敷言爲

110 ML 722 97 21 A

可信也惟入政獨無敷言則又可疑黃氏以臣無有作福作威等語為五福六極敷言則無偏無陂六項及會歸兩項當為入政敷言無偏無陂食之政當公利於民不可偏頗也無有作好貨之政當防其奇淫以縱欲也無有作惡祀之政當矢其寅清不可畏惡而生諂也無偏無黨司空奠民居當度地以容之不可有偏多偏少也無黨無偏司徒復民性當明道以教之不可或黨此黨彼也無反無側司寇之兵刑皆為反側而設無則司寇之職修也會即朝會之會天下以賓禮相接也歸即民歸于德之歸所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太平大同之

尚書

十五

關中叢書

象也此說若近附會牽強然入疇有敷言而入政一疇獨無理不可解今割此數語隸之似適符合或亦黃氏之所許也

金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

後世史家以事紀年本此此句當著眼下周公冊祝之詞皆從此出見天下初定武王斷不可死也二公欲卜徒問疾之吉凶也周公以為徒戚先王者不請命於天而徒問疾之吉凶疾本凶危卜之先王是以武王凶危

之疾戚先王而無益於武王之疾也故以為未可以為必祈三王請命於天乃可卜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公乃自以為功公知三王之意欲以己代武王故以己之不能代武質告先王使三王為天下之民請命於天故不禱之廟中而為三壇以禱也史記訓功為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遵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逸周書有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武周聖人兄弟之

尚書

十六

關中叢書

閒相信必深是武王知周公之聖薦之於天祖而天祖已默許之故此周公由三王以請命於天以為天下初定須有神武之君臨於其上方能鎮懾無事非己之仁柔所能勝任也冊祝之詞語皆實情故精誠所感天為之動而武王之疾果瘳也若爾三王以下至不能事鬼神皆擬三王之意言之謂三王以周公為賢於武王而欲使代任其責也不讀作不經書中甚多故史遷訓作負謂三王以武王不能治安天下為負子之責於天也蓋戡亂之才武王優於周公而制治之才周公實優於武王武王不若周公則武王為負矣家人父子之閒豈

容偽謙故周公直推三王之意無所諱飾所謂公乃自以爲質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作予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不是死而事是生而能奉祭祀即是能事鬼神若作死而事奉祀鬼神於地下天上此後世殉葬之說所自起最害理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設爲廟祀且不許墓祭而謂鬼神取其子孫仁

尚書微

十七

關中叢書

順材藝之生魂以事已於地下天上乎周公而出此言何爲知鬼神之情狀何用廟祀故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用生人殉葬者周公自謂巧能材藝代武王死以事鬼神之說萬不可從既已死矣又有何事而須巧能材藝以爲之耶

此數句之解從若爾三王句一氣貫下謂三王以武王能定天下不能安天下故欲以且易之謂且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者謂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也乃元孫不若且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能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即上文所謂負子之責於天也此皆探

先王之意言之謂先王見爲如此故令武王遵虐疾而不爲之請命於天也不知武王之巧能藝材不如且此小有材承平循分盡職之用而非天下初定之用也今爾元孫乃受命帝庭廣以保佑四方之民亦以安定三王之子孫於下由爾元孫之聲威震疊於四方之民無不懷柔敬而畏之故一戎衣而有天下歸馬放牛海內晏然不復用兵是爾元孫一身能震懾天下使長太平其功百倍於且也若無爾元孫則天之命我周安定天下者今將復亂是墜寶命也命既墜我先王何能依歸乎此數句語方是述己意爲武王請命語極沈痛而無

尚書微

十八

關中叢書

一非當日實情觀武王喪後羣叔流言武庚即叛淮夷徐戎並興周公至滅國五十設使武王於此次之疾即喪天下當更成何景象民之塗炭又將何若故武王此時萬不可死周公之禱實出於萬不得已而至誠遂有以格天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歸俟爾命俟三王許周公之禱爲武王請命於天非俟己死之命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之禱直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二公欲爲王卜則二公亦謂武王不當死是卿士從也周公自以爲功則是事周公爲主蓋武王若崩周公之任百倍重於二公故疑武王之不當死亦百倍切於一公則周公卽洪範所謂有大疑之汝也四方之民罔不祇畏武王是庶民亦從也三龜并吉則洪範之龜從筮從而爲大同之象矣故周公信以爲大吉而知王之罔害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尚書微

十九

關中叢書

新命于三王新請命於三王也惟永終是圖所請之意也永終卽不墜不墜降寶命則天下安矣故新命於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三王也茲攸俟與前俟三王之命不同前俟三王之命龜告并吉已得命矣茲則俟武王之疾瘳也武王之疾瘳則天下之重任在武王周公僅爲輔臣其事易爲而天下不亂故爲天祖之憐念己也予一人卽上予小子周公自謂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言成王少少字甚好武王之崩成王不必在襁褓記

謂武王九十三而崩時成王之年必大於漢孝昭蓋踐阼居攝係唐虞以來君薨之定理舜禹益皆如是至殷高宗時猶行之人君命相卽是命爲己副卽是薦其人於天故堯舜禹有命舜禹益事無立太子事湯武當亦然湯事無所見武王讓周公則見於逸周書又見比篇前周公之禱卽是辭武王之讓蓋武王以周公巧能材藝早告於天祖故周公據武王之言自謝不能以爲武王請命也武王既崩周公不能不循常理踐阼居攝如益於啓伊尹於太甲三年之內成王爲太子居喪不言三年之後則相其材可爲君卽奉之爲君不惟禹湯武

尚書微

二十

關中叢書

無容心而益伊尹周公啓太甲成王亦均無容心以爲帝王御世之常重天下不能不如是也至再世無聖人遂沿爲父死子繼之常由夏至周習爲成例以武王周公之聖成王之賢循行常理而流言發於骨肉此世變之大者傳賢之局所以唐虞以後不再見也何以知踐阼居攝爲君薨常禮曰以流言知之也流言不曰公不利於孺子而踐阼居攝乃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者此不利之事尙未見而不以踐阼居攝爲非也若古無君薨大臣踐阼居攝之禮流言能不直斥其非而爲此隱約閃爍之詞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辟當訓法不當訓避謂用法於三叔也周公所以居攝者爲何非以主少國疑懼天下有變乎今流言既至三監已叛亂方生矣而乃避居以自全國家之患將使誰任避之而流言即可止畔亂即可定乎三叔流言武庚畔亂果因公之居攝起乎不因公居攝而起即不能因公居東而止成王二公尙不爲流言所惑鎮靜如常而公乃張皇無措僅以一避了之乎故避字斷不可訓爲避而當訓作法公知流言起自三叔以動搖朝廷而助

武庚煽亂天下使武王敷佑已久之四方民重遭塗炭得罪天祖罪不容死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居東即致法於三叔也罪人斯得謂武庚及三監俱伏其罪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諫公

此節之解惟魏默深氏之說得之于後爲三監伏罪後爲詩貽王名之曰鴟鴞魏氏以鴟鴞爲大鳥非惡鳥巢於葦苕所繫不固呼鴟鴞而告之即如鴟鴞之自言蓋以鴟鴞大鳥喻周之爲天子也謂喻成王也可謂周公自喻也可謂喻文王也亦無不可故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則舉古今能治國家者悉喻之矣詩之爲用固如是也我鴟鴞自我也取人取之毀人毀之也恩斯二句管蔡被取無可如何恩勤之心變爲鸞子之閔已耳鸞費也言三叔爲武庚所賣不可挽回惟有悲閔而已迨天未陰雨二節皆慮室之毀而預爲治之也未節則喚醒成王使急圖之也王亦未敢諫公諫當從史記作訓訓順古字通謂成王未敢順公而言制禮作樂仍謙讓未遑也鴟鴞之詩足該成王周公一生所爲周室百年之基實固於周公成王此後大誥以至康王之誥皆其事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秋大熟未穫以下史記記於周公薨後當從此篇爲書後半部提綱篇首至乃謬爲周公任天下之始蓋武王薦周公於天而武王猶存如舜之居攝二十八載內之事也武王既喪至王亦未敢諫公爲公任事之中蓋成王不順公所爲而公一切爲之卒至教化行於天下成文武之德此後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召誥多士多方無逸君奭立政皆是如舜之命官及謨貢兩篇是也此至終篇則周公之終如舜典篇舜生三十節是也書經惟敘舜周公特詳全書以舜周公爲主也即春秋以

文王始以堯舜終之意言周公即言文王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此當是周公薨而成王已卜郊天有風雷之變疑天意欲改郊乃啓金縢之匱考故事以改卜也遂得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見武王早薦周公於天周公一生身爲其事而不有其位成王是時始知周公以天下自任之故任勤勞而不有其名其威德愈不可及也武王薦周公兄弟聞自相委任二公或知之外廷不及知也

尚書微

二十三

關中叢書

而周公爲武王請命之冊公自寫其誠不商之二公故王與二公得冊皆不知周公以此冊詞請武王之命於天問諸史及百執事問此冊詞出自何人之手史對以此冊爲當日實用之冊又歎息言公命者謂公自爲文令諸史百執事書之我勿敢言謂冊中所措之詞非我輩所敢言也蓋二公知武王以爲材藝而委薦於天之事未見公之禱詞何以格天而武王即謬諸史百執事見周公之禱詞而不解何以如此措詞成王則惟知周公之禱祝詞既未見其所以如此措詞更無從知也故與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而後周公任事之始末恍然

如遇諸目而不能不泣下也

曰其勿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勿卜知天變之意在周公無可疑不疑又何卜也

問公勤勞王家其事在成王時王親見之何以未知且既未知矣何以見冊祝之詞而知之冊祝所言能使四方祇畏是武王能治天下非周公之勤勞也王乃得之問之而泣而知者何故曰此即前未敢訓公之故也成王以三監及東方之變爲天下已治平而復亂是治亂爲周公一身之事而非文武未竟之緒故覺公之勤勞

尚書微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如定己身所致之亂其勤勞似僅自補其過者今見祝詞則武王時公已知武王崩後天下必亂是武王所定之天下僅以威懾之而未能以德服其心也故東征伐叛罪人斯得人爲已致太平而周公則以爲勤勞之始定鼎作洛誥多士多方制禮作樂以興學校化民成俗以大和會億兆之民無不心歸於周七年勤勞視武王崩時蓋別成一世界而成王蒙無窮之福也故成王見祝詞問諸史回首自思武王崩時之危急如何今日之治安如何兩相比較周公之勤勞見而成王之哀感深矣堯舜禹以朝廷治天下故重知人周公以天下治天

下故重教民金縢而外周公之書十篇半為誥教其民堯舜之治至周公而極盛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王出郊當是出而郊祭非迎周公之喪也由豐至洛往返須十餘日若是則大木之拔者不能復植禾之偃者將皆枯槁矣蓋王心既悟天心即轉先行郊禮後迎公喪所謂天地之祭越縋行事也

大誥即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意也此篇是周公調和於內故誥多邦御事內和而後可

以出師伐叛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尚書微

二十五

關中叢書

猷於也在大誥之下大誥於爾多邦也見王尚書經傳

釋詞

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

紹天明武王受天命之初也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以承

殷祀必知武庚之不能克終特是時微子適荒不知所

在不能不封武庚以三叔監之而天下之變伏於此矣

於是卜之於龜即告有艱而且西土之人不靜則武

庚之畔三叔之流言武王周公皆豫見之而事未發無

從消弭武王知周公之才足以平亂故專任周公周公

則冀武王之壽祇畏天下而或無事此節可以為周公

祝詞之證

殷小腆誕敢紀其敝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紀其敝紀者重為整理也紂紂所次序之事也紂所萃之多罪逋逃武庚復崇長信使之徐戎淮夷飛廉與蒲姑等五十國皆是而三叔則新逋逃也此皆民賊助紂惡以得罪於天者而武庚不畏天之降威而敢犯之非誕妄而何其誕妄也即天之降威天降威於彼民不得安矣乃藉口復興舊邦反以我周為鄙陋不足以宰制天下何其誕妄之甚也

尚書微

二十六

關中叢書

今蓋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越茲蠶在武王時龜兆告有亂也此今蓋則武王既喪

流言已動傳至周也流言至周之翼日民之賢者十人

即以三叔流言及武庚謀畔告予惟敬而承之以止安

武王所圖之功知有大事而又卜之則并吉也

武庚之畔必非順民心蓋聚紂之舊黨與二三不逞之

徒祖述紂德以煽亂於天下故此言民獻則武庚舉事

民衆不從公舉十夫奔告於周周公翼之以往征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播即逃也播臣即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僅伐此等人武庚之惡此等人爲之民不與也故伐之以救民若民與武庚則周公不當伐矣若以武庚臣周復畔爲逋播臣則周臣殷而伐殷豈非殷之逋播至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以考翼爲指三監爲成王父行當敬禮不可征討據漢書王莽所做大誥作予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則考翼指三監似是蓋三監畔亂朝廷惑者不少考翼不可征即

尚書

二十七

關中叢書

建文屬將帥毋令朕負殺叔父之名之意以此證之成王時無周公靖難之禍將見於三代矣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繆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友邦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恟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前之今蠢謂三監之流言搖動人心也此之允蠢謂四國背畔擾亂天下也叛者何能爲周惠特繆寡被兵爲可哀耳是天以艱大之投於朕身予固不敢自恤也乃爾邦君多士尹氏御事不聞綏我曰無徒謹慎憂戚爲也不可不起師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是豈爾等之義

乎責羣臣勸己違卜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歷代定天下其艱難皆其初念所不及料漢業之艱難不在亡秦而在蹙項唐業之艱難不在入關而在羣雄以及宋元明皆然故周之艱不在武王之有天下而在周公之靖民以靖民爲有天下則大誥之東征猶其末也民不靖乃天之明畏所以使我靖之即以弼不丕基也

尚書

二十八

關中叢書

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

天惟勤慎最愛百姓故有不愛者天必疾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莽仿大誥養作長養長音近可通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當從莽仿大誥訓作定天降戾于周邦即天明畏弼我不丕基也天明降之以威戾也而天下由此治平定也世有明王奸惡愈畔亂天下愈治安故奸惡者聖王

之資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莽仿大誥以大艱人爲翟義劉信則此當指武庚三監大艱人大艱難之人也殷之與周鄰也天下則周之室也武庚三監之叛豈能遽入關以壞我周特爲亂於天下耳不知我周今以天下爲室矣今殷與三監之作亂是猶鄰之伐我室也爾等人知寧王經營天下其受天命爲不易矣而竟坐視鄰之伐之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啟

予長思之殷何以叛此天之喪殷也武王伐紂僅取其

尚書微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凶殘而立武庚未改殷命今自作不靖是使我周滅殷如農夫之去草絕其根株也天命如此予曷敢不終其事如稽夫之終其啟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武王伐紂前徒倒戈僅誅一人天下遂定武王去其虐政而復成湯之舊未嘗一有所動也其黨惡助虐之奄與五十國飛廉等皆暫爲懾伏革面未嘗革心也故孟子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

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誅紂是武王事餘皆周公事大

誥卽爲此等事特大誥未叛之多邦也武庚之叛如何舉動史文不備以此誥及各書證之必招集紂舊日黨惡之多罪逋逃以爲爪牙羽翼復肆行紂之虐政而不遵武王所定之約束故此誥屢言征逋播臣蓋紀實也逋播臣不僅萃於武庚之所奄及飛廉五十國當是飛廉當紂誅後蓋卽奔於東海之上煽惑淮夷徐戎及五十國武王旣崩遂與武庚同時俱叛聲勢相應洛陽以東蓋無寧土矣然洛陽以西安然如故西方多邦及周畿內之臣必有偷安自完之見謂天下之亂與周無與

尚書微

三十

關中叢書

閉關自守待其自定不必勞內地之民以救四國之禍不知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亦無忘天下之心貪人之土地而殘民以逞固爲不仁坐視天下之亂不爲安定之則亦不仁故武王旣受命爲天子卽以天下爲其室鄰伐其室而不之救是自毀其室也大誥爲五誥之首亦卽鴟鴞章之首也謂無毀我室也是時周公出居於洛以遮蔽西方卽以指揮諸將帥康叔進定殷墟太公就封臨淄伯禽就封曲阜唐叔亦就封於晉先誅武庚三監以蹶其本然後行師東方殘奄伐淮夷徐戎戮飛廉滅國者五十而天下大定紂之黨惡至是淨盡無餘而

周公乃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矣無武庚之叛周之武功不能及於海隅即文德不能及於海隅戮飛廉於海隅蓋至是惡俗可以盡革天下惕惕於周之威乃可順施文德而天下大治矣故曰天休于寧王我有大事休不極亂者不極治此之謂也

此篇當依葬所仿之大誥尋其文義雖不能盡得本義然究西漢人之說與古為近多可從也

康誥據史記及書序及漢儒說皆謂康叔封於衛為周公時周公以成王命封康叔不能復從己稱謂康叔初封康叔故蔡傳斷為武王封康叔也

意康叔初封康叔為武王時移封則周公時周公必非周之畿內觀管蔡非周畿內則康叔之封

尚書

微

三十一

關中叢書

當亦在東土三監同武庚叛而康叔不叛故周公從而用平殷亂及三監平遂移封於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至在茲東土武王誅紂命康叔即封康時之策書也王曰封汝念哉以下乃周公述成王之命以移康叔於衛之策書即衛世家所謂周公懼康叔年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汝念哉即申告意必求殷之賢人至務在愛民即總括今民將在祇通乃文考以下至作新民誥詞作新民即務在愛民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至終篇當為命康叔為司寇之誥命與始封之誥命合而為一以皆命康叔之詞故聯為一策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四十八字當以在此為是周之太平成於周公大誥定亂也以下皆為致治致治必以教化殷民為首務康

叔撫定殷民變殷俗為周公致治之始故大誥後用此四十八字總提周公致太平之事三月哉生魄周公平殷亂後其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基初定殷亂封康叔於衛以革殷俗入為司寇以刑罰佐治也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召誥洛誥之事四方民大和會會諸侯於東都以議民政即多士多方之事周公之事全注意於民故民大和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諸侯會於洛邑同議治民之法而以播之於民即無逸立

尚書

微

三十二

關中叢書

政君爽之事見士於周即教化既成報政於周見其學校所造之士於周也王者之政全在學校有成造之士貢於天子則天下之風俗齊同歸於至善矣周公見其所造之士咸勤勞之博訪其民之疾苦與其政治風俗乃洪大周教而成治也以此四十八字為總提周公致治則必在此篇之前而非洛誥之錯簡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康叔爲睦兄弟以德相取也周之教化洽於天下康叔始之周公成之康叔慎刑罰以治殷墟周公興禮樂以治成周殷之舊俗革周之新治乃可成也

天乃大命文王卽虞芮質成文王受命也文王受命治天下天下歸周卽殪戎殷也文王受命爲伐紂之始武王伐紂爲受命之終武王之事是繼述文王殪戎殷當與壹戎衣爲一事殪壹通用殷衣同聲皆指受命伐紂之事周之命諸侯均在先王之廟武王以受命歸之文王故封康叔稱述文王善則歸親之義也

寡兄之寡當作寡德解武王自謙之詞此東土當指康

尚書

微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叔始封之康康叔始封之康國必與殷墟近其地亦染殷俗武王誅紂後封康叔治之其地亦在周之東故曰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下周公申告康叔之詞蓋古之誥命猶今之敕書周公移康叔於衛亦是繼述文王之志事故本武王之冊書申戒以求殷先哲王商耆成人及古先哲王以保乂民定殷亂也

在字似疑依本訓合下爲句衣不必改作依自有依意

謂佩服文王之教訓也此下至作新民卽爲周公申誥續於舊冊書中首用明德慎罰提起先言明德後言慎罰通篇文法一絲不紊不類續作何也曰此聖人刪書之妙也且武王時康叔必已爲司寇據武王入商周公而外與執事者惟曹叔振鐸奉陳常車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封布茲而左傳祝鮀謂康叔爲司寇五叔無官是武王入商康叔以官執事也故封康叔於康兼命以官職其以明德慎罰提起者明德有國治民之事也慎罰居官行政之事也至周公移康叔於衛康叔仍爲司寇

尚書

微

三十四

關中叢書

治殷遺民斷不能廢刑不用而武王之說大綱已定不可易故周公整理參合命之仍武王之舊不別爲誥如今各官之誥敕皆循國初之舊別加職事別增入數語不別爲敕命卽此意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弘于天謂保民之量須探原於天順而承之則有德於身措置裕如能康乂其民乃爲不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恫瘝乃身卽所謂痛癢相關也明德之本卽新民之源也有新民之實心乃有新民之實政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乂民

恫瘝乃身誠也敬哉敬以存其誠也天畏敬也棐忱誠
也誠以行其敬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刑罰之弼教古人決不重而先之封叔撫有一國不他
告戒而斤斤於刑恐非周家忠厚尚德緩刑之意故疑
此至無或剽取人爲康叔於武王時卽爲司寇以命慎
罰之詞也王曰外事以下似移封衛時所命慎罰之詞
也以上數節不言治外後數節多言治外也

三十五

關中叢書

此下言殺而篇首則曰慎罰上節則曰敬明乃罰刑之
用在輕而詳謹小慎微則人相習守法不陷於大惡墨
刑剽取之罰乃無所用武侯治蜀罰二十以上必親裁
決得慎罰敬明乃罰之意矣子產相鄭以猛武侯治蜀
以嚴蓋皆誥密而罰輕不縱人以犯刑辟也唐虞明言
贖刑康誥以罰統刑呂刑詳言罰法可以識聖人用刑
之精義矣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敷懋和若有疾惟
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當以有敘時爲句有敘有時卽下文時敘敘者刑罰輕

重之差敘而列之時者刑罰世輕世重以時爲差也乃
下文三惟民有平列則乃字與若字同義皆指康叔乃

大明服謂康叔時敘所罰明之於民則民知所不可服
而當服之事明矣故民相戒敎以勉於懋和也若有疾
謂康叔時敘之罰以民有不和而疾之也上之所惡民
必避之故畢棄咎也明好惡以示民使民自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如保赤子然民自趨於康樂和親之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剽取人無
或剽取人

非汝封刑人殺人當作一句讀下又曰當在非汝封剽

尚書

微

三十六

關中叢書

取人上命康叔明德慎罰明德教也慎罰弼教也民生
日用之瑣務皆有一定之程違之卽有罰小懲而大誠
民不陷於惡可期無刑故明德慎罰所以致刑措之
源也罰無敘而不以時舉則民皆陷於刑殺非汝封之
所爲而不啻汝封之所爲也以不罰之於持刀詈人時
而至殺人則不得不刑之也刑字略讀人殺人當連刑
人殺人刑其人殺人也觀下剽取人不曰剽取人取人可
見剽取卽刑也剽取人卽刑人也當明德慎罰道齊民
於先不可使民陷於刑戮剽取且不可況判官大辟乎
觀此知三苗之內刑周初必不用周且不用唐虞可知

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當句謂周疆外之罰事指殷墟也惟為殷墟故命康叔先陳周時王之法而又令有司師取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也左傳所謂疆以周索而啓以商政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當作勾囚解釋為囚之要者則於多方我其戰要囚之不可通矣要囚即圜土收教罷民今西法之拘禁若干日有財者則以財贖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謂拘禁之使自服念其罪而悔五六日罪之輕者至于旬時罪之大者丕蔽要囚謂拘囚已蔽其辜則大釋之不以為罪案使抱終身之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罰蔽殷彝謂上文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殷常用之罰法也今之罰既以此蔽矣或有入於刑不能不刑殺者則當用其義不可以就汝心之喜怒為刑殺也盡遜者遜其心以求合於義則可謂時敘矣然尤自審其心而自咎蓋惟不能懲之於其小使民陷於惡而用刑殺其治民仍未盡為遜事也

三十七 關中叢書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王莽仿大誥已字皆作熙熙從已音與嘻通當切今嘻字歎詞也此節承上起下周之王天下欲從教民做起密於日用閒小事之罰民不至犯大罪而用刑殺文武周公成王之心皆是如此康叔雖為小子早能知之故上文申告之而有不得不用刑殺者則此下寇攘姦宄及元惡大慝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懲殺於人以求貨則不辭矣當作顛越解

凡民自得罪推民得罪之由也民何以得罪上失其道

尚書 微 三十八 關中叢書

也上失其養民之道而寇攘姦宄以奪民之財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當指紂時師師非度之卿士貪黷虐民之為故民不堪其虐而即效其所為所謂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也

王曰封元惡大慝矧為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爭民施奪民之寇攘姦宄上為之倡故曰元惡元惡故

大可疾惡也上失養民之道必無教民之道而民父子兄弟之間鬪凌爭競不孝不友者多矣故元惡大憝亦即不孝不友之所自來也速由文王作罰施文王養老之政於東土必行不孝不友不慈不悌之罰作罰謂立法也文王治岐導妻子使養其老其民開父子兄弟日用之間纖悉必有定法守法當賞不守法即當罰罰懲之於小刑則及茲之元惡大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尚書 微

三十九

關中叢書

不率大戛不奉行由文王所作之新法而仍用商紂之弊法以播敷於民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承上文吏不率大法而播敷於外者由君身先不奉行也由文王所作之罰奉行當自君之家人始不能行之於家則臣下皆不奉行之於外而為紂之威虐是大放王命者由其君不正身修德以治民故令不行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文王所作之典康叔當先自敬守而行之敬行其罰民不陷於惡而勉於善刑將措而不用故罰輕而密乃所以裕也惟文王之敬忌奉行必為文王之敬而不忍忽忌而不敢違必使民皆無惡優游太平之世則及文王之治而王化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求當為好仇之仇同音假借也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言殷民之不適於治乃後王不迪之故非民之咎也

尚書 微

四十

關中叢書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欲民皆適於德當立之法而罰其不率者故告以德之說於罰行之也德之說即明德之說謂之說者德在於心教之誨之皆不能無言也罰之行即慎罰之行罰見於事小懲大戒皆行也如教民孝悌使民行之上無事也民或游惰不顧父母之養則罰以警之所謂于罰之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未同當即上文未戾厥心下文爽字謂未齊一也爽有

參差意即未戾厥心忽彼忽此是一人之德未同也未
戾厥心此善彼惡是衆人之德未同也德有參差即爲
爽德民有爽德上之德亦必有所爽也天罰殛我我何
敢怨自惟厥罪至小至少然不得謂之無罪小而罰不
行元惡大憝所以積也天且罰殛我我尙冀有顯德聞
於天乎此實詮慎罰之慎謂無忽於微小也以此例之
並爽惟民之爽亦當作參差解謂民德參差不一正惟
其爲民須上迪而導之則大同而吉康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尚書微

四十一

關中叢書

上文蔽字作蔽斷解此處蔽字當同其義謂蔽人罪之
時當存惻怛之誠而又不可姑息小不忍以致留獄當
大取法於古人之敏德罰行而汝心亦盡則即以康之
也用罰悉法敏德非自作怨故心康也蔽罪仍存惻怛
常顧念己之明德也勿用非謀非彝則遠乃猷也如是
則民德皆同王道蕩蕩所謂裕以民寧矣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服當作事字解服命因其事而命之使治也篇首明德
慎罰並提而言慎罰者多因殷民舊染汚俗非痛加洗
滌不能爲新治故服即此篇慎罰之事命則其詞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明德慎罰是一篇主意明德民所固有惟爲習俗汚染
乃至不明罰以革其舊俗民德乃無不明矣故慎罰乃
所以明其德也德曰明罰曰慎德刑先後輕重之序未
嘗不秩然可見後世尙德緩刑則有意爲之終必流於
廢弛不忍猛而寬致興兵以取萑苻之盜而盡殺之則
由不慎其罰以至刑不能詰而用兵也大誥爲周公戡
亂之事康誥以下皆周公制治之事周公制治乃以刑
罰爲入手不與商鞅之治秦同乎曰商鞅治秦以刑周
公治殷以罰刑與罰相因而注意不同則適以相反注

尚書微

四十二

關中叢書

意於作姦犯科而立法以齊之則爲刑注意於日用倫
常而立法以齊之則爲禮刑禁於大施於已然禮範於
小施於未然未然而範以禮其有放逸即以罰懲之罰
所以驅民於禮而民何至作姦犯科以待治之以刑乎
故慎罰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即以孝論忤逆殺奪
大惡無道不可不處以嚴刑矣然子弑其父決非一朝
一夕之故始而違犯教令繼而詬詈倨見箕帚德色婦
姑反唇名爲父母晉辱可加鞭撻亦可加也刀鋸則成
爲弑矣設遇小有違犯即有罰及其身何至陷於大戮
哉故聖王之祥刑慎罰之謂也唐虞之象刑文王之罪

人不孥皆罰懲於小民不陷於罪刑無所加也若商鞅則不教於未爲惡之時而濫殺於已爲惡之後論囚渭水皆赤宜足以禁姦矣而詬誶反唇之惡俗至漢猶有違犯教令之罰不行於鄉里無以清作姦之源也

酒誥紂之惡成於淫酗在位化之所謂卿士師師非度也上行下效民俗遂以腥聞故誥康叔往非殷俗特嚴酒禁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魏默深謂管叔之叛由於醉後失德言爲武庚所誘此說可從天降威即指武庚之亂我民謂三監不忍斥言

尚書

微

四十三

關中叢書

故以我民渾之也小大邦即武庚淮夷徐戎及所滅之五十國殷末之酒殆如今之鴉片煙無人不迷於其中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藏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上節文王教其子此節欲民皆教其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上節是文王訓戒於家於國者此下乃王誥康叔往教妹土之民也馬融於酒誥篇首特著成王若曰明大命

於妹邦謂酒誥爲周公述成王命以命康叔往治殷民

周之王業始於文王嗣王即嗣文王也繼世之君可臣

兄弟繼祖之君並臣伯叔父此尊祖敬宗之義也春秋

魯隱元年爲平王四十九年而公羊釋王正月之王爲

文王然則有周一代誥命皆行於文王廟以文王之心

臨天下則爲王者無文王之心即非王者不必泥爲何

王也堯舜合三代爲一文武成王周公合三世爲一此

官天下之法猶存於家天下之中而禪繼之義一也一

者何天下國家爲民多寡之詞而非一姓一家之詞也

庶士有正

尚書

微

四十四

關中叢書

此節教妹土之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舉周臣受文王教者以爲殷民示之則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見酒禁殷亦有之非自周始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當越字句惟助成三字貫下八字內服之人助成行王道之德顯越於天下外服之臣助成正人之性敬以守法也

予惟曰汝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三句當三父字絕句若疇圻父謂順守封疆者政官司馬也薄違農父教不率教者教官司徒也若保宏父順以保安斯民者事官司空也定辟定法自古國設三

尚書

微

四十五

關中叢書

司卽爲三公故三司同定其法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卽上文所定之辟爲周臣在殷墟者設也周臣既承文王教訓能剛制於酒至殷墟而頓違之此故意違犯其罪重不可不殺也此結文王誥教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數節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之諸臣爲習俗所囿皆酒於酒此由於無人教訓不可不教而殺故勿庸殺而教之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

于殺

此殷人新爲周用者之法也有斯明享謂有爲斯時明揚而享用者卽當嚴守我之教詞乃不敬守則我卽不愛恤其人不潔治其職事則當以治周臣者治之同於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辨者明辨告誡不率教者用前法徧治之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尚書

微

四十六

關中叢書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篇當用尙書大傳之說大傳爲伏生所傳必孔門舊說經戰國散佚其次第原在酒誥後後人輯其斷簡殘篇容有酒誥之簡錯入而梓材本文則必誥康叔與伯禽也尙書大傳之康叔必爲唐叔之訛唐康形皆從庚聲亦相近而命以伯禽又有左氏傳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爲陞康叔稱叔不與邾季同稱季康叔之齒必不過少康叔伯禽唐叔皆分殷民蓋武王伐紂未嘗滅殷故太公元勳封於東海之濱唐叔幼子封於太原武庚既叛周公東征滅國五十此時必康叔伯禽唐叔均在行閒周公居洛命康叔以全師向殷墟以摧其根本

動小民耕稼樂業故有異畝同穎之禾歸之成王則非得之於王畿內而在晉矣歸周公於兵閒謂年穀和熟周公久兵於外無憂餉匱也則三監之平唐叔之功固與康叔伯禽等也康叔爲父行故誥書先之唐叔伯禽爲周公子行故在誥命爲唐誥伯禽之誥而周公之意則訓伯禽唐叔以子道故取篇中梓材二字以名之謂訓子成材也其文散佚最早集斷編殘簡爲之不可卒讀而相傳唐叔之事皆訛爲康叔故伏生史公均以此篇爲誥康叔以在酒誥之後也

首節謂爲酒誥脫簡此見頗近是然當爲王曰封惟邦君二十一字其自此以下非誥文也酒誥脫簡僅一班氏云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二十一字其即酒誥所脫之二十二字之簡數簡既脫何由知其字數蓋後人據竹簡別寫或帛或簡遇有缺簡即就脫簡之字留爲空白故後人見爲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其實所脫之的爲若干字不可知也又以汝若恆越日以下二節皆爲酒誥之文但酒誥脫簡惟一不能如是之多據論衡戕可爲疆敗可作是宥可爲有監可爲賢則他字之訛脫必更不可究詰此等處疑以傳疑可也

惟曰若稽田一節與大誥若考作室節頗類且有梓材

名篇之義謂為梓材本文甚是而疑今王惟曰以下為周公誥康叔因誠成王為合康誥酒誥而總結此亦有見汝若恆越曰二節今不得其解安知非梓材原文今王惟曰以下的係誥王之辭或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常以教成王者教伯禽此或其遺語之僅存者而後人入於梓材篇也又召誥脫簡二此下或係召誥所脫二簡竄入於梓材者乎則召公誥成王之辭也

如以惟曰若稽田至塗丹腹為梓材本文周公教唐叔伯禽之文則三項當平列不能前一若字訓汝後二若字訓譬若也周公與康叔唐叔伯禽同平殷亂既平之

尚

書

微

四十九

關中叢書

後即命各鎮撫其所定之地稽田作室家作梓材大亂之後君所以安集其民者莫要於此三事周公將平亂之時即命二子就封則勤數蓄勤垣墉勤樸斲皆已往之事此時已招集流亡生聚教訓為疆畝正經界民業定矣塗墜茨民居完矣塗丹腹民用備矣皆亂後重葺補修之意為厥疆畝其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意歟若是則於唐叔之晉尤要晉鄰北狄疆畝以限戎馬尤經國之要務也

費誓有時乃楨幹無有不供之語楨幹所以築垣墉也既勤垣墉其亦當日之實事歟費誓有善穀乃甲冑等

語考工記梓人所為之器皆為禮樂之器此言梓材其亦有偃武修文之意歟此下為臣下告王之詞入之召誥頗近然班孟堅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二簡則五十字此下至終入十六字似不盡為召誥之文今擬取今王惟曰至庶邦享十七字下接和懌先後迷民至終三十二字共四十九字為召誥之文則二簡僅少一字未知是否再移皇天既付中國民三句於前惟其塗丹腹下而接以作兄弟方來至庶邦丕享四句則上言為民謀田產室家器用勤勞不已者以此民皆皇天付汝兄弟使汝等各用心招徠亦各既用

尚

書

微

五十

關中叢書

明德遵用后王之法式典章而庶邦悉臻至治以大享於天也梓材必更有脫簡不得為完書予謂內有酒誥召誥脫簡者本班孟堅之說亦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魏氏直改王曰封為王曰伯禽此當從康叔唐叔伯禽同日封不應康誥有三篇而誥唐叔伯禽無一語也梓材必有唐誥語唐叔稱唐而其後為晉猶康叔移封衛仍稱康叔也唐叔封晉歲在大火當為移封於晉之事初封於唐當在成王元年唐必非許州之唐而為冀州之唐與康叔伯禽同時就封以定殷地而後周公命之也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公營洛邑以盟會持天下之政誠小民以永天命即以天下人持天下而不以君之威力強使之服從也故營洛邑為諸侯會同議政之所而非僅為諸侯之朝覲貢賦均也若為諸侯之朝覲貢賦則諸侯既至洛何難至豐且受諸侯之朝不使諸侯就天子而使天子就見

尚書

微

五十一

關中叢書

諸侯亦名分之不順矣夫周公營洛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後人據險自守以久暴虐其民故公權於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亂天下而諸侯亦不能以一人之私亂於一國也此法蓋武王周公定之太公召公成之故是時營洛召公與周公同心先往相宅營位而誠王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也
定鼎於洛以洛邑為京師也豐鎬為周之本國如天之紫微垣行本國之政之所洛邑為天子之都為天之太微垣行天下之政之所周滅殷不遷鼎於豐而於洛是

周末嘗亡殷也殷自不能撫天下之民周為民而代之撫此武王周公之心所以為善繼述文王之志事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古微以上節為召公營洛邑為東都之事召公卜之功役亦召公主之此下至庶殷丕作為周公營成周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功役亦周公之宜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以上皆營洛邑及成周之事以下東都下邑俱成乃入

尚書

微

五十二

關中叢書

召誥正文召公以營洛邑之後人心無不歸周諸侯皆大和會周家八百年之基蓋定於此懼成王因四方之和會而有怠心故以庶邦冢君取幣詔王也旅王見和會議天下之政出於天下人之公心也若公謂立此政體為公本謀誥王順守無違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用書誥庶殷而庶殷能丕作非一日之閒文誥所能為功也由王御事之人皆順人心為政事無不治民戴其恩故聞誥丕作也誥告庶殷即上周公之用書命庶殷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
其疾敬德

後王指商受後民當指商受時之民謂殷先哲王在天
之靈能佑後王使其後民故服厥命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以民心驗天命此誠可信矣然夏民何嘗不歸心夏先
王殷民何嘗不歸心殷先王今皆墜厥命矣先王之得
天命人心果可恃乎

尚書

五十三

關中叢書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畧

以下似宜接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享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
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四十九字班志所謂召
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也今王惟曰誥
王顧畏民畧之法欲王常思此也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為夾庶邦享武王勤用明德懷柔天下諸侯皆朝享也
和懌先後迷民迷民即殷民先後為受與武庚所迷也
和懌武王之會朝清明周公之命庶殷庶殷不作皆是

若茲監即監於夏殷前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是也
欲至於萬年祈天永命也保民即誠和萬民上文天迪
從子保天迪格保二保字王道本源無不從保民做起
也王政全是保民乎子孫孫永保民即永承天命矣欲
字即祈字之意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當是會同四方諸侯民讓保
民之政以紹上帝之休命欲子子孫孫永永如此而先
從己身為其事於土中也王厥有成命蓋周公定保民

尚書

五十四

關中叢書

永命之讓當營洛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召公贊之而
王從而命之故曰王厥有成命治民即周公用書命庶
殷以王命為之參士多方皆稱王命以誥之也今休即
庶殷不作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王先服殷御事此服字與上服字同謂從事於此也王
欲祈天永命當先保民欲保天亦之民當先從事於土
中以保殷民保殷民不能不從事於殷之御事矣殷之
御事染紂昏德蕩失其性誠不易進之於道惟有使之
參於我周御事之閒使之日與親比以漸節其性惟日

興起以進於善矣近日各國圖強皆先聘用客卿即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之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作所謂作羣治觀瞻之所也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即洪範之皇極此誥所謂王位在德元也殷御事以周御事節其性周御事當以何者爲之節則王不可不敬爲作之所也所以作敬其德而已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之義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王之嗣受厥命與桀紂嗣夏殷同嗣而功則爲先王否

尚書微

五十五 關中叢書

則爲桀紂今始初受命未可知也功者行政之迹若猶若何不定之詞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王者欲受天永命必以小民天命無形聲小民之愛戴即其形聲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以讐民爲稠蓋謂王者不當與小民爲讐況此誥作於庶殷丕作之後乎然當以周民及殷民不能反以殷民

及周民也友民當爲友邦之民讐乃周之讐近而訛也先民後曰君子此言祈天永命王者天民故先之也

尚書微

五十六

關中叢書

尚書微終

原跋

咸陽劉古愚先生著書十餘種風行海內久已膾炙人口
曩讀其煙霞草堂孝經本義立政臆解等集愛不釋手亟
思窺全豹以為快戎馬倥傯未遑也壬戌春旅省者舊懼
前賢手澤散佚於劫火之中遂乃呈明當道特設陝西文
獻徵輯處謫陋如維亦濫竽其閒竊幸鄉先正之名山述
作得稍稍見聞矣而齊年友蘊生郭君出先生所著尚書
微一冊命加校勘讀之其辭奧其旨遠洪範梓材暨康誥
召誥考證皆詳而金縢一篇引逸周書武王有疾以位讓
周公事謂周公之禱為天下之民非為武王一身云云批

尚書微原跋

關中叢書

隙導窾尤足發前人所未發自范史儒林文苑劃分兩途
學者幾疑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今得先生共爐而冶其羽翼經傳嘉惠士林寧待問耶校
勘訖取昌黎掛名自託不腐之義綴數語於簡端既示景
慕并質之蘊生云岐山後學段維謹識

跋

右尚書微一卷咸陽劉古愚先生撰先生以前清光緒乙
亥舉於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屢主味經蘭山講席
卒於金城學者稱古愚先生先生之學推重姚江會通閩
洛不分門戶專以致用為期即如是編解牧誓謂夏以傳
嫡亡商以傳嫡及兄弟亡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而祖宗
之祀可綿綿不絕解洪範謂天欲開文明之治餘不順而
導禹舉鯀所堙者為之通迎天地新機而大啓之洪水以
治彝倫以敘解金縢謂周公踐阼居攝為君薨常禮流言
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將者不利之事尚未見並不以踐

尚書微跋

關中叢書

阼居攝為非至論武王誓師及庸蜀羌髻謂夷狄可進於
中國又以周公營洛不欲後人據險自守故公權於民以
會持天下之政皆絕大議論通貫古今自來尚書今古文
家之解釋遜此遠矣近人著關學宗傳稱先生講學直指
本源切於世用與黃梨洲顏習齋頗相暗合今即是編觀
之不其然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江寧吳廷錫

立
政
臆
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序

癸卯夏初次男瑞駟隨侍至甘讀湘鄉周氏所譯憲法精理卒業請曰此西人新出之精理吾古亦有之乎曰有之尙書二十八篇闡此無餘蘊矣而立政一篇尤重用法謂爲憲法之鼻祖可也西國所謂憲法卽中國所謂洪範所以知人安民平治天下之道也道出於天行於人被於民天無形聲可接民之聰明明威卽天也故克知灼見以任人博採庶言以爲法王則罔兼罔知勿聞勿誤人法相維而世久安長治矣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守其範故立政篇終飭司寇之執法胥天下而範之道西國憲法之精義不

立政臆解

序

關中叢書

盡於此哉駟遂取立政讀之隨筆箋記呈余評閱塗改者十七而留者十三歷七十餘日門人王之藩愛而抄之又爲校閱一過名曰立政臆解因書其緣起如此嗚呼吾中國憲法堯舜禹皋創之湯文武周公承之孔孟修之明明備於尙書桀紂幽厲不能亡者經祖龍虐焰銷蝕沈晦遂至湮埋二千餘年之久今爲西人所迫道始大明乃求憲法於西國是棄祖父膏腴之業而不耕而甘行乞於市以求延殘喘也豈非大可痛心之事哉閏端陽後五日古愚識

立政臆解

咸陽劉光黃古愚撰

立政

史記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官以次序官職立政特別其宜耳別其宜卽分爲主治行政議法三大綱之謂

以立政名篇通篇汲汲求得人才兢兢奉行憲法言政者絕少政非人才不立非憲法不久此立字卽論語惠所以立之立字立則久矣故不曰爲政而曰立政爲國

立政臆解

卷一

關中叢書

如爲室人才其棟梁楨幹也求而得之則國基規模立矣

不作養人才而殷殷求才何從出周公何以第言立政不言興學曰多士無逸多方之矣多士爲天下普立學校而誥敕之也無逸學校旣立君以身先之有眞精神貫於其中而人人爭自奮於學矣多方爲化民成俗之事風俗旣成人才不能不興於其中故此篇第勗人君誠求而任用之以教養之法已前備也教不先無由成材材成而上不用不惟已成者消磨於無用而未成之材亦無所觀感英華消阻而胥自放棄矣周公之

書以立政終汲汲求才卽人君以無逸眞精神鼓動天下之人心而厚培爲政之本也

周公之書以是終言周致治之書亦以是終終而若始求才立政易終未濟之意也無人才則股肱惰而元首叢脞萬事皆墮於冥冥中矣故此篇爲無逸之眞精神亦卽二帝之心法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不曰周公拜手稽首而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是拜手稽首四字卽從周公口中說出如後世

立政臆解 卷一

二 關中叢書

奏表中有稽首頓首語也疑此爲周公作書戒王非面陳言史官錄之也用書戒不面陳者欲王懸之坐側終身守之也周公作書終於此篇篇首告嗣天子王矣篇中又屢言之是必周公將還政歸農俾成王自行政所上之書成王堅留周公周公不得去留洛七年乃薨則此篇當繼洛誥後而廁於此者以此篇爲治天下總要綱領卽皋陶謨知人安民洪範建極敷言之旨類老臣臨終之言故以終周公之書也用咸戒於王曰集傳謂周公與羣臣同進戒於王是以與訓用同訓咸竊以召誥旅王文法律之似覺未安召誥乃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是太保以庶邦冢君旅王此處第曰用咸戒於王所與者內之百官乎外之諸侯乎書中無此文法竊意此承告字說下用咸戒於王至虎賁止謂此次告王是因王嗣爲天子爲天下人所歸往親行政事舉凡立政所最要者悉以告王其目則自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如今日奏摺首云爲某某事也周公曰嗚呼則撮敘所告事目之後復以竊謂竊以敘入也王左右指王左右侍從之臣語有專指非統指下五項也

立政臆解 卷一

三 關中叢書

西國憲法全以三權相維持謂主治行政議法三權也常伯如西國之君相及上議院勳貴爲之故曰伯伯長也把也謂主持政事也常任卽西國行政之官謂常任事也準人則西國下議院以國人之公論議定憲法而行之準人情以爲法也綴衣屏幃也大朝會必設屏幃故以名掌朝會禮儀之官文事也虎賁軍旅之士武備也周公以會盟主持天下之政文事武備相需而行齊桓衣裳之會卽舉綴衣之職兵車之會卽是虎賁之用霸者假仁其所謂會盟固假周公之法也王左右輔導君德爲立政之大本常伯常任準人持立國之大綱綴衣虎賁操馭天下之大柄故特舉此六官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注古人前代之君也迪蹈也行也知人爲立政之本以實心憂恤而躬蹈之乃能得人而國日強矣有夏大禹也室指國家大競大盛之時也籲求也俊賢才也九德即皋謨之九德尙書二十八篇相爲首尾唐虞爲治之始周公爲治之終皋謨是言學校爲造士法立政是言官人爲用士法九德不詳其目見周公行政無一不用

立政應解

卷一

四 關中叢書

唐虞之法有損益無背戾也忱恂者誠信也言禹深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之人可以立政而以啓迪其君也事牧準三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本也宅乃事常伯也何以知牧爲常伯以後言長伯知之也前統言政體故先治人之官主天下之治即以主持天下之人天子亦在其中故先之也此析言行政王先自治其事然後分任以治天下之人故變伯言牧專指諸侯言也敘夏禹告教其君其詞氣全與篇首同見立政之在得人固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謀言也面色也謂以言色之德爲德則巧言令色之人至而政本壞矣即皋謨謂巧言令色

之意也巧言以詞章取士也令色以容悅爲賢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專指禹不指夏一代之君乃有室大競謂禹起自罪族由治水而宅百揆是由有室而有國輔舜以治天下爲大競也以下皆言禹有室大競之事籲俊呼籲以求賢也尊上帝天以民付人君聰明明畏無往不依于民而安民必先知人以敬天之心貴民不能不以敬天之心尊賢也尊上帝以貴民故求賢之心迫而爲呼籲心誠求之故於有九德之行者能實知而深信之以薦於厥后也后謂舜也敘禹立政不敘其有天下爲君之時而敘其有室告君之語禹之政實立於

立政應解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舜之朝也若以告教厥后爲夏臣告教其君之語則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皆不屬禹與下商之立政專屬成湯周之立政專言文武文義不類蓋此篇即皋謨知人安民之旨而實施之於政也此節約舉皋謨全篇之意以爲禹事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約舉亦行有九德節也宅乃事三句約舉日宣三德節也謀面用丕訓德約舉知人則哲節也治統開自堯舜極盛於禹故周公承治統事事法禹孟子所謂思兼三王也三王以禹爲始法禹即以法堯舜也典言治天下之規模九官是也謀言治天下之精義九德是也此篇兼備其義宅乃事后

稷及工虞之官也宅乃牧司徒及禮樂之官也宅乃準
百揆及士與納言也百揆持大綱納言達民情士則用
法者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爲暴德罔後

作當如文王作人之作謂作興宅俊之才也

呂氏祖謙曰非人才果異於昔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
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
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之在任人
也

衰亂之世未嘗無材賢者得柄貪詐皆可驅使不肖者

立政應解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掣肘英雄亦無所展布故材以用而多以不用而無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陟登也丕大也釐治也耿光也湯
自七十里升爲天子除暴安民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
所謂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
任者三俊則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也既得三宅復
辨三俊蓋賢才不厭其多故求無已時也求無已時則
人人爭自感奮以期上進而天下遂化於無形之中則

三王無爲而治之象殆非虛言矣克即者言湯所宅實
能立其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有是德而非浮
名也惟即思維之維嚴敬也嚴思謂選舉精審也丕式
謂信任誠一也選舉不精審則無以得俊才信任不誠
一則無以容俊才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也三宅既用三
俊已辨則不徒在位皆賢才而不在位者亦罔非賢才
矣故近者已協而遠者法之也式法也丕式見德謂法
其德也

聖王求才原無已時然此處三宅三俊止是一事宅以

委任職事言故冠以用字俊以辨論官材言故冠以曰

立政應解

卷一

七

關中叢書

字曰字與用字平對以一乃字貫之一時之事非更端
別敘此外他求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猶言使之治事
而事治也曰三有俊克即俊猶言稱其有德果有德也
此節丕式字兩見當從集傳作大法解大法即立政以
爲天下法也謂湯以天下爲量嚴思敬維自治其國即
爲天下示之大法故兢兢於主治任事立法之三宅三
俊也用協於厥邑三宅得人而國治也用丕式見德三
俊立政著大法於四方天下皆見其德而法之天下平
也

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警強暴意也言紂德強暴也羞進也羞刑謂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衆醜者也逸荒逸也即無逸之逸帝天也俾使也有夏有此諸夏也式商受命用商所受之命也奄廣也盡也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此言紂之所以亡在於殺賢拒諫國弱民困諸大端而其所以至是者任用失人也蓋任用失人則是非淆是非淆而後有殺賢拒諫之舉而民乃以困國乃以弱也故獨舉之不及他事可見國之存亡惟在所任之賢否也

立政應解

卷一

八

關中叢書

述桀德略不用嗚呼發端述紂德以嗚呼發端而又詳言之者桀遠而紂近其事爲成王耳目所親及故確切詳悉言之而以嗚呼提醒成王使深爲鑒戒也警當爲昏亂意與克知灼見反對不能知人也不能知人故所用非人而與羞辱刑戮之暴德同厥邦同流合污之逸德同厥政矣羞當訓羞辱不當訓進羞刑暴德之人即牧誓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也庶習逸德之人即微子所謂卿士師師非度也暴德逸德是兩種人評語亦即紂亡國之實據紂之亡亡於暴者十之一亡於逸者十之九顯然助紂爲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無惡可指名者

皆庶習逸德之人也逸故不事事紀綱不立祖宗之法度無一不廢壞國焉得不亡謨所謂股肱情萬事墮也從古至今未有不興於憂勤而亡於逸樂者逸之爲禍烈矣哉

禹湯知以人立政所以興桀紂不用其道所以亡周所以監二代成郁郁之盛者在是周公所以思兼三王光大文謨武烈者亦在是此篇爲尙書論治之結穴知人安民之旨萬世所不能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立政應解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敘三代立政皆從上帝說入禹湯文武皆以民爲天也故以敬天之心敬民即以敬民之心求知人以立政而安之也顧俊尊上帝禹以求賢之心敬天也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湯以敬天之心尊賢也文武克知灼見皆由敬事上帝之心而成與禹湯無異也禹湯文武之政即堯舜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皋謨論知人安民歸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數語周公論立政從尊釐敬事上帝說入唐虞敬民之道至周公而愈明也

文王武王開周之基成王之祖若父也周公告戒成王既證之以古昔又示以近今誠以古人遠且疎矣其先

則近且親所以反覆致意冀其採納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蓋君臣相與必性情相孚然後能兩心相印而非謀面矣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內諸侯祿也不全乎君故曰長外諸侯嗣也不純乎臣故曰伯言能知人故任之以上事上帝下安兆民也從起至此爲一段歷敘禹湯文武以人立政心法精神無不注於知人禹謨知人安民之旨也西國有大事開議院必先公選舉議員亦此意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立政應解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立政二字總提以上推原政之所自始此下及阪尹乃立政之正面以後乃反復教戒成王使法文武以成盛治也

此節總言有周一代設官之規模作三事分爲三大綱以統內外之政也任人常任卽所謂行政任事之官也前以常伯居前此以牧居後者王朝立法主治在於天子此旣言牧則爲分土君民之諸侯以爲外官故後之且法旣定人君主持于上反無責任責任在行政執法之人此亦如近日西國君主憲法之國國君無責任故後之也作三事謂各任其事不相統屬不相侵越而相

維持也

此篇言以人立政之精意非敘官也所言常伯常任準人任人準夫牧皆隨文稱名見義非有周一代制定之官名故更不見他經前云常任此云任人者前舉其職故曰常任此言其職之所自始故曰任人謂任人以事使各自治生業則凡養民之政胥統於此矣準人曰準夫者前謂以法治人之官此則謂準人情以爲法則凡教民之政胥統於此矣常伯曰牧者前言其主民治故曰伯此則事舉法行教養之政立民相親睦一國之民爲一羣而君爲之首如牧長然故曰牧也此以三事該

立政應解

卷一

十一

關中叢書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此爲王朝之官虎賁掌軍旅之官武備也綴衣掌朝會之官外交也趣馬掌馬之官古人視馬猶今之船政鐵路爲軍國至重之物蓋自黃帝時舟車始興至周始盡車之用北方風氣大通舟之用尙未盡利至春秋及漢舟制始大備南方乃通故攷工記重車制而無造舟之

工也綴衣之後即繼以趣馬謂會盟征伐馬爲要需也
小尹當爲僕馭之長掌乘輿者左右攜僕孔傳訓爲左
右攜持器物之僕天子一切服用之物皆取於此故設
官以主之如今日內務府之官百司庶府則監財之官
也

此綴衣當即周官之掌幄爲天子道路停頓之行幄如
今軍營之帳棚如此則天子終年巡狩何至煩費擾民
聖祖出塞御營卽爲行幄京師地震亦宿行幄祭天壇
齋宮亦爲行幄大婚皇后必預御行邸亦以帷帳不爲
宮室也祖宗所慮深遠此制宜法無論封建郡縣天子

立政應解

卷一

十一

關中叢書

既統天下之政必須身親見聞豈宜高居九重第據簿
書以攬天下之政天子與民日以隔絕虛文日盛真意
不流上之爲秦皇衡石程書下之卽二世之稱朕不聞
聲矣後世天子每出臣下多力諫阻不惟以其游幸也
亦以沿途供張煩費擾民若如立政設官之意則天子
巡狩一切扈衛行幄車馬財貨服物器用無不備於平
時巡行於外無異在宮天子周行天下無國不到周知
民之情僞天下之政何至有畸輕畸重偏而不舉之慮
此爲風氣大開疆域大啓萬國統于一君一定不可易
之法黃帝所以終身巡行未嘗寧居孟子所以屢言巡

狩也此法盛世固宜率循不廢卽至衰世更爲有益此
卽殷之舊勞于外天子無生深宮長阿保之慮卽有大
變天子無異將帥亦可擇便而趨故我朝祖宗亦慮及
此也此數官皆爲天子巡狩會盟征伐而設三事以統
天下之政治此數官則天子親理天下之政之具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鄉邑治民之官設於畿內者由畿內以及天下雖皆
如是此特據畿內言也大都邑之大者小伯小邑之長
大名其地小舉其官互文也藝人當是一邑司學之官
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

立政應解

卷一

十二

關中叢書

睦嫻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學之官不以德行名
而以藝名者德行君可以兼師六藝之事非治民有任
事之責者所能兼教也六藝之禮卽治事之章程樂爲
教學之大用射御以之爲強近人以圖鎗易書數以之
爲智周公時雖君師政教不分然六藝則人人須學於
幼時且非旦夕所能驟通非有專官以任教事焉能無
人不學非朝夕漸摩講求焉能無藝不精古之時治民
之官卽教民以六德六行然必藝成能治其事然後有
德行可言禮樂射御書數之不知則愚弱獷悍蠢蠢如
鹿豕不能自治其事而曰吾有德行吾不信也故德行

爲六藝之源而藝爲德行之體藝能載德行以出舍藝則行無從善德無從見而皆淪于虛矣故六藝自入歲以至成人有專官教之卽今所謂普通學故教學之官特名藝人也

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從何處學起故古人爲學皆是習藝禮之意卽是德樂之文卽是行樂歌是誦讀啓其聰明書數之用也樂舞是履蹈健其筋骨射御之用也有事業然後有性天可見品誼可名不習藝不能治事卽無事業何從見其德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習藝以爲德行也故立政以教學爲急而教

立政臆解

卷一

十四

關中叢書

學以藝爲先有立政之責者於大都小伯之後藝人三字不可不深長思也及至周衰君不兼師有政無教孔子以庶人任官師之責以學爲政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空文爲教化故六經卽名六藝蓋舉六德六行悉統於六藝修周公藝人之職漢書藝文志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者此也

又攷工記首言粵無罇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其無者人人能爲此藝不設專官也而攷工記有函人弓人車人罇氏廬人則周人設有專官初不人人能爲此五藝也罇農器也函弓車廬戰器也周以農開基序乃錢

罇詠於頌以革車三百兩有天下攷工特言尙與序工首輪人又謂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其初必取法粵燕秦胡設官以教其民周公又多材藝其設官必不輕工藝此藝人其亦兼有罇函弓車及廬之藝與

表臣注表外也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按表當解如代表之表如德制聯邦各遣公使駐紮柏靈爲各邦之代表凡各邦之內政對外之政策須聽命德皇者皆議決焉太史都邑之史官也所以議論國是糾正是非今之報章蓋原於此古者史官隨地皆有左傳齊有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南邑之史執簡以往記國中之

工女意詳

卷一

十五

關中叢書

事不若今之代各一史待修來世也

周公以四方民大和會持天下之政其畿內都邑皆分王官自治與外諸侯稍異不盡專治則遣使王朝如漢之上計掾與諸侯和會正同卽與德國聯邦遣使柏靈爲代表亦同表謂表明民心之欲惡以達於天子天子順民心以爲政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人心悅服臣於天子故此特言臣也藝人教民有君道焉故曰人如此篇立法之官稱爲準人是也表臣達民情於王朝則對君言純乎臣故曰臣也

此表臣當卽今西國之議員隨時選定非有常職不如

常伯之牧民常任之治事準人之行法開議以後隨即罷之在三事之外不居百官之內故曰表臣表而曰臣食土之毛莫不為臣也

百司掌百物之官凡山川水陸所產為民所需者皆設官護持而長養之以廣其用如唐虞工虞之官也前百司設於朝此百司設於鄉

周室史官甚多宮中有女史閭巷有閭史則無地無史可知謂為隨地皆有誠然史類西國之報章確切不易集以為書則真民史非後世史書所可及也此太史當為都邑之總史管一邑一切簿書圖籍山川險要物產

立政應解

卷一

十六

關中叢書

人情禮俗政治工作獄訟凡有關於民生日用之事皆簿錄之以上於朝以達于國輶軒採詩木鐸徇路想皆其職如是則民情無不達君恩無不周矣方為文治尹伯當為鄉間執法之官如周禮秋官之縣士鄉士尹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如漢之游徼今泰西之警察官凡朝廷一切政治法令議定施行尹伯宣布而督行之而即糾察於其後則政令無不行矣此為治鄉之最要鄉村市廛道路無一不遍而民間之氣象當立改觀矣

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王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愚

意士當指府史胥徒蓋此節敘鄉邑治事之官非評論人才也忽加此句前後語意不類疑是微小之官如今吏胥特以士為之耳蓋古者士為居官治事之名故說文訓士為事不若今之以不治事而學者為士也

古自成童成人後無不治事而學之士凡一官署即為一學舍長官即其師府史胥徒皆其弟子不惟治事之餘復勤學問即其治事亦是為學故孔子嘗為委吏乘田以至作宰攝相周游列國蓋無一日得從容閒燕以講習道藝而自述學問則自十五以至七十又無一日不有精進之益則庶常吉士即為治事之小吏可無疑

立政應解

卷一

十七

關中叢書

義庶常吉士即皋謨彰厥有常吉哉意謂以所有之德彰於所治之事臨事仍如其常故為吉士也彼評論人才故因所彰之常以定其吉此為敘列官職故舉吉士之名以統庶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立政任人準夫至百司庶府為天子設官以統立天下之政大都小伯一節則設官於鄉邑以立鄉邑之政此則設官於朝以統所立之政天子諸侯皆同先鄉後朝政所自立自鄉始也

司徒即首節之常伯立政節之牧司馬即準夫準人司

空即常任任人統言政體則有民有事而後議法故先常伯次常任後準人實行政事則事治法舉而後民安故先任人次準夫後牧此節則如治定功成統王朝諸侯天下之政爲之總結民安法行而事舉故先司徒而次司馬次司空也司馬即虞廷之士洪範之司寇司空即虞廷之后稷工虞洪範之食貨祀周家設官以三司總天下之政此法本之虞舜夏禹武王訪於箕子而得者周公立政不能不遵守其規模王朝侯國皆同周官分爲六職乃僞左之書附會周禮而爲之不足信也

司徒當爲秦漢之丞相司馬秦漢之太尉御史大夫司

立政應解

卷一

十八

關中叢書

空當爲計相大司農以三司統一國之政始於唐虞千古不易在王朝如漢之三公唐宋之中書樞密度支在侯國如列國之三卿後世之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總之皆爲執政之官司徒主教司馬主法司空主事三者舉國政立矣亞如漢世丞相府分曹之長吏旅則奔走治事之人也

夷微盧蒸三亳阪尹

此爲王官之監於四夷者如泰西之殖民地總督及領事官是夷微盧蒸三亳阪皆指夷地尹則其官也不及他官者以事隨地異亦因時遷故聽其自辟而不爲預

定其職也

記此於設官之終即後文詰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海表之意也

疑此七處皆風俗之未盡同於周者不必王官也微盧見牧誓聽周徵發與共征伐會盟則臣服于周矣而夷字敘于先疑爲東夷東夷之遠者莫如肅慎而貢楛矢則亦臣服于周矣不用兵力懾服而聽徵發通朝貢復以王官監之是後世猜防疑忌之私非周公推誠相見之心也蒸字蔡傳云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然則亦可本文王蒸哉武王蒸哉之義訓以爲君謂夷微盧之君

立政應解

卷一

十九

關中叢書

也變君言蒸者蒸有進意夷微盧之君雖早向化而國俗未純進於中國六子宜常留心使之日進於善也三亳疑即三監三亳皆殷舊都紂未必預爲棄之使歸於周則染紂之惡俗未必不同於朝歌況惟西亳去宋遠北亳南亳皆去宋近周公誅武庚滅殷乃封微子於宋宋地非得之於武庚三監焉能奪無罪諸侯之地以封微子乎故疑周初三監即居三亳之地不必聚於紂都一處惟三監不與武庚聚居一處故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國即三亳之地若流言起于紂都則出於敵國之口周室方興必知爲敵人之反間而不爲

所惑矣三監既居三亳則此處三亳必爲三監三亳之民其尤頑者雖遷於洛其留者於商之舊俗豈能洗滌淨盡與周民同故以三亳附於夷微盧之後也阪蔡傳未詳又云古者險危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按此說是也特阪當訓險阻不當訓險危周時戎狄參居內地皆在山林險阻之內如驪戎陸渾伊洛之戎赤狄白狄等雖居中國仍用夷俗而無禮義故此與夷微盧三亳並舉一繫以蒸一繫以尹雖爲外諸侯內卿士之別而蒸進其俗尹正其俗之義亦寓其中矣上節敘已成之治故特舉其官此節治尙

未至故兼寓教戒於太平極治之時而以俗之未美者告王使時自警惕此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亦克知灼見之源也後儒訓此以夷情叛服險要安危立說其見小矣

自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至此爲第二段言周監二代損益以立政之大規模詳於治鄉而朝統其大綱國各自治而天子時巡不遺荒遠險阻之區周治闊大詳密如是孔子所謂郁郁之文也如此之政可以萬古承平矣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此下三節言以人行政之事既已得人使治一國之事必有預定之法上下遵守然後人人能盡其職以人立政古今原無異而決不相同故此敘行政第言文王不及禹湯亦以三代之治法至周爲盡善盡美也盡善盡美者謂以四方民大和會持天下之政爲得天理之公也

注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敕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按此制如英國憲法君主不得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而獨有提議裁可公

布等權而已庶言卽立法者謂本庶人之公議以制定法律也庶獄卽司法者謂持制定之法律以督其行也庶慎卽行政者謂遵法以實行於國也罔攸兼者卽所謂無總三權之權亦卽所謂君主無責任也君主之責任大臣代負代負已之責任故君主不能不監督之此節是訓用違卽監督之意亦卽各國憲法所謂君主有提議裁可公布諸權之意也此政所以能立之本原罔攸兼於庶言是非決於公論不箝國人之口以爲法也罔攸兼於庶獄法立必行不挾君上之勢以撓法也罔攸兼於庶慎則任人而非任法人君不親細務而務知

人無叢勝之憂而事無不理矣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罔敢即上文所謂國君無責任之義也治化初開人心未臻至善故雖罔攸兼攝而不能不監督之以防其懈弛之弊至大同之世則人人皆知應盡之職自必盡心竭力不敢自欺欺人而人君又何須兼督之哉故言罔敢知也然則吾中國古制之盛雖泰西今日尙未能及也則數百年之後必有棄今日現行之憲法而別立一新憲法者矣

獨言庶獄庶慎不及庶言者蓋立法爲爲政之本而司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二

關中叢書

法行政之根源也法無一定隨時而變不若二者可委之一大臣故議法必公之庶人而君罔攸兼攝又何敢罔攸聞知宴居深宮不與官民相親於何法當立何弊當除之情事無所知則因循廢弛之弊生而欲望司法行政之各盡其職成大同之盛治難矣蓋庶言即議員議法者也行政司法者之勤懈獨許議立法者隨時糾正故君於行政司法之官罔敢知矣而於立法官則必親自監督之所謂源清則流自清本正而未自正也泰西國君有兼行政全權者似不如獨有監立法官之權之爲較簡而周也

庶獄庶慎皆奉成法以修其職業君不可侵其權以掣

肘於後故知曰罔敢謂文王先謹慎奉成憲而不敢侵越也前曰兼謂身親其事以形迹言故曰罔攸攸所也實指其迹也此曰知謂心究其理以精神言故曰罔敢敢心也密斂其精神也庶言則國人議事與法之言公是公非之所在必君主持於上故罔攸兼於庶言而必知庶言不以一二人之私意爲政而不恤人言也知有別擇主持二義庶言淆亂則君別擇而用其善者西國所謂提議何事開散議院是也庶言和同則君主持而行之西國所謂裁可宣布是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蓋因上言罔兼三庶恐成王一例視之身不預其事心亦一概不與謀故特提出獄慎二事文王特克知灼見以宅俊身不預其事神亦不注於茲惟於庶言則精神注焉蓋惟罔敢知於茲二者乃所以專其知於庶言也兼以事言知以理言知者心性之精光所聚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君乾道也故就知言知專注於庶言則以一國之公議立政矣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行文王之專志以竟三分有二之功則安天下矣故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三

關中叢書

曰救功也義者職分之所能為德者性分之所固有知人安民人君之職分性分不務知人而親細務替厥義德矣武王不敢也此中庸所謂善述事也率惟謀從容德繼志也不敢替厥義德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也率惟謀從容德罔敢知庶獄庶慎而知庶言也容德容庶言之德也惟謀而從之即知之謂也不丕基即有天下並受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以率文王義容二德遂並未有之一分而亦有之也此節二率字皆言武王率行文王之德則即皆指文王之事故義德容德皆文王之德而武王率之也惟救率之始思以救之也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四

關中叢書

並受率之終受而並救也

以上言文武之立政一秉公法不雜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說入成王又以嗚呼提起致意于王欲王凝神敬聽勿忽略也孺子二字當略頓王矣二字當曳長讀以孺子之身而為天下所歸往之身是非富貴孺子而遺大投艱於孺子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當為句見自此以後天

下不以孺子之事責孺子而以天下之事責孺子矣我周公我成王也自此以後成王一舉一動周公若與之同焉於一我字見之矣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乃備舉三宅之名而言天下之政盡於事故準人也若順也謂順其性之自然不矯飾勉強貌仁而心實違也不大也亂治也俾使任也灼知厥若知之明也知之明而後可任之專故曰丕乃俾亂也蓋知之不明則無以得賢才既知之而不用或用之而不專則無以盡其才故必兼是二者而後可與言立政也相受民和庶獄慎勿有間之皆任人之要也相受民牧也和庶獄準人也和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五

關中叢書

庶慎立事也勿有間之文王勿攸兼罔敢知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此和庶言也謂和庶獄庶慎皆由和庶言做起由此人一言彼人一言集者為庶言即一國之公議也我即上文我其立政之我周公或成王也未終也惟思也庶言既集所謂發言盈廷王當執其咎矣此時王決所從於後豈可不用思維西法所謂裁判也成德之彥即左傳善鈞從衆之善人也庶言既集理皆可通則斷以其人素日之品行學問素日品行學問為衆人之所推服者其所主之言必多可從則從之以為法使奉行以治庶

獄庶慎是所以治我受於天祖之民者仍受其法於民也末惟是和庶獄庶慎之本故特提出言之末惟是裁判以乂則宣布也

以上言成王繼文武立政當克知灼見以任人末惟成德以爲法而勿間其行法之權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節周公以己所立之政告成王據現行之政言之也故又以嗚呼提起言己承文武之後代成王立政必集庶言而從其微美者以爲行政之法今日所行皆自末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六

關中叢書

惟成德一話一言以立爲定法故曰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告今日所行之政皆受於人之微言願王勿輕更張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固指成王成王以後之王亦隱指及矣受微言守議定之法以治獄治事豈可以己之私意參之貽誤國法以撓治獄治事者之權故願王勿之也上言立政勿間以人此則勿誤以己也

此周公以現行之政告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節與前立政節相應總立政之大規模也

立政二字當連上爲句周室立政之法監於二代而商爲近故不及夏所謂周因於殷禮也周政之立文武同德而皆創自文王故言文王可該武王所謂文王造周也我其立政當法商人文王而注意三宅以任人紬繹庶言以爲之法則得人以行法是乃所以乂治國家也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上戒鑒殷以法文王此又旁及天下之國蓋言各國之內治也國字略逗謂自古至及今凡有國者無有用儉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七

關中叢書

人以能爲國之事儉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言似忠誠而不訓於德訓順也信也德者紬繹庶言所定之法謂不信守庶言所定之法順以治庶獄庶慎也如是則其國雖不亡亦奄奄不振無有名譽顯於當世凡國家用儉人無不如是則繼自今立政孰敢不以用儉人爲厲禁乎其惟用有常德之吉士不惟彼國光顯也亦且足以輔相我國家矣我國家周也此節語遞下而意則兩兩平列一罔顯一勸相欲王自辨而用之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司之牧夫顧錫疇曰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繼承之責曰孺子王矣

見其居天子之位固專指成王亦兼指成王以後之君也其勿誤於庶獄勿撓法官之權也國之大本在乎法律法也者起於人羣之團聚而以之保平和臻久安之具即所謂綱紀也無法律斯無國家矣故泰西各國視法官為極尊極貴雖貴為天子亦不能干涉之蓋尊法官即所以尊法律尊法律即所以維持公義國無公義則強陵弱衆暴寡之風起而國尚可以為國哉此周公所以反覆言之以至一而再再而三若不能自己其辭者蓋欲成王知為政之大要而無重所當輕輕所當重也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八

關中叢書

此兩節與大都小伯節相應總結立國內之政也

予且兩節言立周室之政國則節推及各國以為轉關此下二節則立天子之政也故予且節先呼孺子王繼以文子文孫欲成王為後世計也此先言文子文孫後稱孺子王欲成王為天下計也前勿誤庶獄庶慎並言此獨言庶獄者天子馭天下惟在能平諸侯之曲直則天下自戢安也惟有司之牧夫此牧夫當為州牧之牧九州之牧得人則諸侯之獄皆平而戎兵可常不用矣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詰詔也戎兵皆兵也陟升也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蓋古人詰兵軍伍藏於井甸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學校巡征寓於會狩以故文事武備渾合為一亂萌無自生天下乃久安長治矣此即呂氏所謂治兵即所以弭兵之義西國所謂武裝平和也後人謂戢亂以武守成以文不知威世之文事武備渾合為一原無偏重之時戢亂未嘗無文治守成未嘗無武功也方旁也並也謂徧行天下也海表如齊之表海謂盡中國東南之地也罔不服言威德所及無有不服也耿光文治也大烈武功也勿誤庶獄維持

立政應解

卷一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國內之政克詰戎兵維持天下之政也觀耿光揚大烈文治武功並用無所偏重王道之常本如是也

九州之牧苟不得人則亂必起天下大矣後世遠矣豈能一無所失州牧豈能盡得人即盡得人天下之大九州之遠天子深居九重何能周知民生疾苦吏治污隆故必時時親巡其克詰爾戎兵修虎賁綴衣之職也陟禹之迹九州罔禹所奠定而禹會諸侯于會稽亦禹巡狩之迹獨遠也此節與司徒司馬夷微盧蒸兩節相應立列國天下之政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周之後王也常人有常德之人按此以上皆告成王立政之道至此乃兼告及後王也僅言用常人不及法者蓋立法準乎人情人情隨時而變故法亦不得不與之俱變此立政之所以必合時俗人情而不可以預定治法也必得常德之人時議而變通之以適於治故周公不敢預言法而言人之德蓋恐授後世泥古法戾時勢以禍蒼生而獨以用常人告之謂能得治人則治法自隨時精進而無常治無待他人預爲之謀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立政應解

卷一

三十

關中叢書

有慎以列用中罰

上節丁寧用人此節丁寧用法所以結通篇政卽是法人議而行之所以立之也太史記載憲法者也司寇蘇公奉行憲法者也專言獄者不用憲法則獄隨其後所以糾其必行政乃可謂之立也必能實行今日憲法而不使滋弊於其中則大綱不壞以後世累變更法與之俱變亦易爲力此篇終於式敬由獄式慎用罰之意以法維持人也式敬由獄敬守所由以決獄之法也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當用法時詳慎以酌其中而用之也按上旣言周公不爲後世預定治法矣而此處告太史

使書周律以爲後世之式者何哉蓋律也者起於人羣之團聚而維持一羣使得相安之具也使羣而無法律也則強陵弱衆暴寡之風起而羣不羣矣故有法律則強者不敢逞其強衆者不敢恃其衆而暴君汚吏亦不敢魚肉下民如是則強衆弱寡可持其平兩相平則人心固結爲一而國強矣泰西今日之文明富庶卽由此也周公旣不敢定爲拘泥之法授後人以口實而又恐文武之德衰後王將伸其威權以魚肉下民致覆滅其宗也故爲法律以制之使不得上下侵越君民平等以保其宗則其用心亦良苦矣

立政應解

卷一

三十一

關中叢書

泰西視法律爲至尊至重無論爲君爲民凡有血氣者莫不受制於其下民有犯者則法官罰之君有犯者法官亦得稱天祖之法以罰之周公所制之諡法是也以故君民常懷懷焉惟恐或犯而不敢不敬厥職不若後世之惟君獨尊不特有行法亂法之實權且並有立法變法之實權故常居法之外而無所忌憚如是則以一人持行法之權而不敬於先罔慎於後名爲天子一人有權而內而大臣外而諸侯以及妃妾宦寺皆得蒙蔽攘奪假天子之威靈以亂天下之大法東周之弱卽由此也篇終鄭重太史司寇使之敬慎持法法由繹庶言

而立即合一國之衆庶爲國君守法而君權乃不他移矣

立政通篇皆競競于王之用人而戒其撓法蓋法行必自王身始也篇終特戒執法之官使之敬慎敬慎者不屈於權貴所以使王勿攸兼罔敢知也勿間勿誤而政常立矣篇終戒執法之官所以明王亦受制于法也觀孟子言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知三代以上之法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受制焉則此之戒太史司寇蘇公其意可見矣太史記王之言動者也司寇蘇公則執所書以用法者也

立政臆解

卷一

三十二

關中叢書

立政臆解終



洛

誥

解



爽侮

百辟諸侯也是時諸侯皆來助祭因行享禮周禮大行人廟

中將幣三享親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大饗禮記注疏卷之六十五

非也即特牲饋食禮方一節又與此異同在大門之下亦以此有為朝聘之賓也其王寧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

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

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享之物

本多周公欲成王知天下歸心與否故使之不觀其物而觀

其儀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禁民彝女乃是不慢乃時惟

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遠用戾

正父皆官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又曰有正有事又曰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悖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

子夙夜炤祀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前周公言予其明農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極道周公之功以

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則又成王將歸宗周周公留守新邑

之辭也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雖則為後矣宗禮謂記功

宗作元祀之禮時雖行宗禮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

邑以鎮之也教之言彌終也大誥曰教寧武圖功又曰肆予

曷敢不越印教寧王大命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教功教皆

謂終四方迪亂是公功未終明公未可去也士師工皆官也

受民謂所受於天之民立政曰相我受民又曰以乂我受民

孟鼎曰粵我其勳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殺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

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拜受王命之辭

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鉅鬯二自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禮於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佻殷乃承敘萬年其未觀朕于懷德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命孟寧

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鉅鬯寧周公周公尊也

公嘉王賜故禮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禮明禮以下八字

亦周公述成王之言朕于謂成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

作冊逸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作冊官名逸人名顧命命作冊度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彝器多稱作冊某或

云作冊內史某或但云內史某其長云作冊尹亦曰內史尹

亦單稱尹氏皆掌冊命臣工之事此云作冊逸猶他書云史

佚尹佚矣祝冊猶金縢言冊祝告者告於文王武王也王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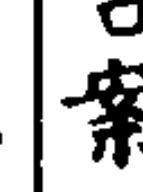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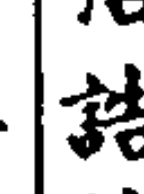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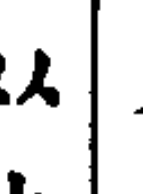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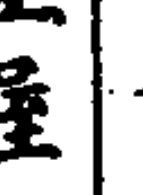


謂文王武王死而賓之因謂之賓殷人卜文縶云卜貞王賓

某某王賓下皆殷先王名知此王賓即謂文武矣殺牲禮禮祀也周禮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互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禮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禮記卷之六逸武成云燎于周廟知周初亦然矣咸格者言文王武王皆因禮祀而來格也先燔燎而後裸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肆獻在裸前知既灌迎牲為後起之禮矣王命周公後者因烝祭告神復於廟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册命周公已面命而復册命者重其事也誥謂告天下成王既命周公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並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詰天下故此篇名洛誥尚書記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猶餘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命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雖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為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復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雖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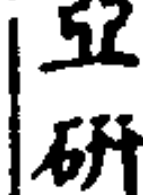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夏間駕蒞京都獲親道範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於考定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國學叢刊中拙著小

篇乃荷稱許又加以攻錯敝國近日承學之士日鮮又闕討論機關是以罕獲切磋之益今乃得此於先生何其幸也茲就先生所賜教者畧陳述鄙見祈再正之既灌迎牲自郊特牲以降至於近世訖無異辭誠如尊教非獨七十子後學之說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於四時之祭及追享朝享皆先言灌尊而後及朝踐再獻之尊與大宗伯肆獻裸次序不同然天子諸侯祭禮既決無以定其是非而郊特牲等篇又出於七十子後學即謂作記者親見禮經全文約之為是說然亦僅足以言宗周中葉以後之祭禮未足以定殷周間之祭禮也殷周間之祭禮僅可據詩書以為說詩言裸將而無其次書洛誥裸次在殺禮之後禮記卷之六翼釋洛誥時以經有明文而周禮大宗伯肆獻裸之次適與之合故亦牽連及之實則以洛誥本文為據猶大著考周公事專據詩書而以周禮禮經為旁證之意也今以禮意言之則裸者古非專用於神其用於神也亦非專為降神之用周禮小宰職凡賓客贊裸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職大賓客贊果將鬱人職掌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諸侯諸伯壹裸而酢諸子諸男壹裸不酢郊特牲諸侯為賓灌用鬱鬯是古於賓客亦以鬯為獻酢其於神亦當用以敬之而不徒用以降之矣殷虛卜辭紀祭祀所用之鬯自六自以至於百其多如此又此諸條中別無酒醴之文則裸之事所以敬神而不徒以降神明矣知裸之為敬神而不徒以降神則無惑乎其於殷禮之後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氣或以聲或以臭其次雖有不同而其用則無或異周人先求諸陰謂周中世以後故先灌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以樂當之然燔燎之事亦求諸陽之一道魂氣歸天其說蓋古殷周之間此意尤盛書召誥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神既在天於是有燔燎之禮以格之煙炎之徹於上較聲音之說之詔告於天地之間者尤為有象矣觀殷虛卜辭所紀祀先王禮大抵先奠次卯次龜沈或先奠後沈或先奠後卯周禮之取脾骨燔燎與燔蕭合瓊彝亦商奠禮之具體而微者其次雖異其用則同知禮祀之用以降神而不徒以敬神則無感乎其在裸之先矣至玉賓之釋之當否則視卜辭賓字之釋之確否案卜辭賓字多作或作作作邦公鐘作其所從之與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二部首亦然上諸字皆從之又二部首即之省部亦然上從屋下從人從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各客二字從又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從止為從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從貝其義即禮經之備字也如大敦蓋史頌敦畧自質鼎諸器之賓字從貝者其義皆為備也後世以賓為賓客字而別造備字以代賓字實則乃賓之本字賓則備之本字也賓之本字其省者從從其為變也乃以中之一畫屬於人上如盧鐘之賓作若此字從從蓋已非其朔羅君卜辭中賓字之釋似尚可信又稱先祖為賓經典亦無明文然禮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雜記曾子論遺奠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釋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為玉賓亦不足怪也洛誥時代去商甚近其所云玉賓當與卜辭義同若釋為周公則下文成格之成字無所施之若以為助祭諸侯則與本事無涉故前釋為文王武王鄙見如此敢盡布之以俟討論如蒙教正幸甚天寒惟自衛不宣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承寄東亞研究雜誌知前所寄一書又荷審正學術正賴如此遠復乃有進步所獲益於先生者不鮮矣承教以裸字之義謂灌地降神為第一義敬神為第二義用於賓客為第三義周中世以後尚多用第一義不應周初作洛誥時却用第二義則晰至精甚佩甚佩今當就此字再陳鄙見諸惟裁正案此字書洛誥詩大雅皆作裸周禮小宰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典瑞大行人考工記玉人皆裸果雜出康成于大行人注云故書裸作果於玉人注云裸或作果或作裸案殷周古文未見從示之裸以示部諸字言之如祿古文作祥古文作羊祖古文作且祭古文作帝樂古文作御社古文作土知古裸字即借用果木之果周禮故書之果乃其最初之假借字而裸乃其孳乳之形聲字也故果子最古裸字次之惟論語戴記始有灌字此灌字果為先秦以前所用之字歟抑漢人以詁訓字代本字歟疑不能明也此裸灌二字之不同也裸字之音陸德明音義以降皆讀如灌唐本切韻亦入換韻段氏玉裁說文注始正之曰此字從果為聲古音在十七部周禮注兩言裸之言灌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義以為詁訓非如讀為之易其字讀如之擬其音也如載師載之言事族師師之言帥禮衣禮之言豐娶柳柳之言聚副編次副之言覆禮祀禮之言煙廿人廿之言礦未嘗曰禮即讀煙副即讀覆也以是言之裸之音本請如果廿之音本為卯請如鯤與灌礦為雙聲後人竟讀灌請礦全失鄭意段氏此言自音學上觀之則裸灌雙聲又裸在歌部灌在元部為陰陽對轉之字然與同部之字究未達一間此裸灌二音之不同也至裸之字義毛詩文王傳云裸灌也說文則云灌祭也鄭於周禮小宰大

宗伯玉人三注皆云裸之言灌然裸與灌不過以聲相訓凡文字惟指事象形會意三種可得其本義至形聲之字則凡同母同韻者其義多可相訓而不能以相專故訓裸為灌可也訓以他雙聲之字如蝦蟇假等字亦無不可也考先秦以前所用裸字非必有灌地之義大雅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以灌鬯鄭以助祭釋之然裸神之事除王與小宰大宗伯外非助祭之殷士所得與則詩之裸將果為裸神抑為朝事儀中昨王之事尚不可知也周語王耕籍田裸鬯享醴乃行此非祀事則裸鬯非灌地降神之謂也左氏襄五年傳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諸侯冠禮之裸享正當士冠禮之醴或醢則裸享非灌地降神之謂也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灌猶飲也此明明是灌人非灌地矣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又明明云灌尸非灌地矣灌地之意始見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鄭注始以灌地為說然灌地之事不過裸中之一節凡以酒醴獻者亦無不然鄭於尚書大傳注^{皇極論語其詳義疏所引}云灌是獻尸尸既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夫裸之事以獻尸為重而不以尸之祭酒為重此治禮者人人所首肯也若如說文鬯字下說謂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為首象神飲之也案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茵茵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許說本此但鄭大夫不云是裸許君以茵裸為一耳然古說茵縮二字皆與鄭許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說於清汁獻說於醴酒皆言沖酒之事詩小雅有酒清我毛傳滑茵之也以數曰滑後鄭於甸師注亦云縮酒沖酒也是古謂沖酒為茵與裸事固無涉且如許君之說^{皇極論語其詳義疏所引}此乃士喪禮祭直之禮^{士喪禮未述尸在堂取骨體祭於堂亦三服齊祭如初說與鄭亦如之}大夫士之吉祭猶未有行之者

況天子宗廟之祭乎且古天子於賓客皆裸豈有尸而不裸者故裸之義自當取裸尸之說而不當取灌地之說故鄭於周禮典瑞注曰爵行曰裸於禮器注曰裸獻也此裸與灌地二義之不必同者也裸字形聲義三者皆不必與灌同則不必釋為灌地降神之祭既非降神之祭則雖在殺牲燔燎之後固無嫌也竊謂郊特牲一篇乃後人言禮意之書其求陰求陽之說雖廣大精微固不可執是以定上古之事實毛公許鄭之釋裸字亦後人詁經之法雖得其一端未必即其本義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詩書周禮手經與左傳國語有裸字無灌字事實也裸周禮故書作果事實也裸从果聲與灌从灌聲部類不同事實也周禮諸書裸字兼用於神人事實也大宗伯以肆獻裸為序與司尊彝之先裸尊而後朝獻再獻之尊亦皆事實而互相異者也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故敢再布其區區惟是正而詳辨之不宣



尚書通略三十

八卷敘錄一卷

光緒乙巳集虛草堂校槧張文運校

尙書諡略目次

桐城姚永樸學

虞夏書堯典第一

虞夏書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禹貢第三

虞夏書甘誓第四

商書湯誓第五

商書盤庚第六

商書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微子第九

目次

集虛草堂

周書牧誓第十

周書洪範第十一

周書金縢第十二

周書大誥第十三

周書康誥第十四

周書酒誥第十五

周書梓材第十六

周書召誥第十七

周書洛誥第十八

周書多士第十九

周書無逸第二十

周書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費誓第二十五

周書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秦誓第二十八

敘錄附一卷

目次

集虛草堂

尙書諡略目次終

次不當中而適當於兩次之厥民析鳥獸孳尾傳曰春
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申命義叔重也宅南交大傳
析乳化日季交錫日今安平秩南訛作偽傳曰訛化
撫交趾鄭補日明都三字平秩南訛作偽傳曰訛化
也敘南平化育之事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偽化也音
訛引書平秩南偽古偽與通而為與化古音同部也
敬致祠日而識其景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
夏言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鄭曰長也謂夏至之
冬亦然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鄭曰長也謂夏至之
厥民因朱子日因者因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分命
和仲宅西日昧谷傳日昧谷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
寅饒納日鄭曰謂秋分夕月平秩西成傳日秋西方萬
成物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以征不義決
獄訟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永模案作
書一
訛成易雖主農事言然觀大傳所釋秋冬兩條則宵中
春夏諸大政如月令所載者要當在平秩之中齊虛
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
相厥民夷朱子曰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滅琳曰
備易代夷轉夷史記作夷易釋詁夷易也言其民樂易史
寫誤兩存之鳥獸毛毼傳日毼整理也申命和叔宅朔方
日幽都平在朔易見北稱朔亦稱朔明從可知都謂所
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在察其政澤田獵以順天道
命三公謹蓋藏閉門固封竟入山澤日短冬至之道
以佐冬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傳日短冬至之
固藏也與內也王肅日詩嗟鳥獸氄毛馬日氄帝日
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鳥獸氄毛馬日氄帝日
咨汝義暨和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王日日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六日也鄭日以閏月
全數以言之故日三百六十六日也鄭日以閏月

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厥林之
奇日此言觀象作麻之法必先莫方隅測時氣齊暑刻
候中星而後驗於農事早晚物類變化然後允釐百
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問餘可得而推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傳日釐治工官也江聲日釋詁熙與也
言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之道乃命羲和至
威熙言治之法而最大在天道時言治之官無不統于
故先詳載馬吳澄日以上專言司天之官此帝日疇
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則言其效帝日疇
咨若時登庸放齊日脩子朱啓明齊傳日疇誰庸用也放
日脩嗣也帝之脩子日朱也戴鈞衡日咨帝日吁
在句首歎辭在句中語辭如何嗟及矣之嗟帝日吁
訟可乎蔡日堯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病天下
帝日疇咨若于采驩兜日都段傳日采事也驩兜臣名
即釋詁之都於共工方鳩僝功引此經方作旁鳩作遂
也於訓為歎書一
日迷斂聚也江聲日逸周書注旁廣也馬日僂具也帝日吁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孫星行日靜同靖韓詩靖善也違同回薛君日回邪
記作漫滔同帝日咨四岳岳諸侯之事吳汝綸日四
怡漫同慢帝日咨四岳岳諸侯之事吳汝綸日四
語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國
語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日姜氏日有呂此皆四岳
以為一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章昭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日於
蘇哉傳日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
日方通旁溥也徧也蔡日僉使又治僉皆也王念孫
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帝日吁咈哉方
命圯族類傳日咈咈方讀為放謂放棄性命很戾輒毀敗善
詞亦言身岳日昇哉試可乃已言也岳日四岳之獨
直以亡身岳日昇哉試可乃已言也岳日四岳之獨

日異舉也... 載績用弗成... 七十載汝能庸命... 揚側陋... 師眾錫與也... 國為氏公... 重魯中矣... 子聞如何岳曰... 不格姦... 猶序卦... 說文進... 試篇末... 時觀厥刑... 謂之也... 婦也... 曲日... 日女... 于也... 內也... 妹也... 以也... 本也... 試不可而... 載績用弗... 七十載汝... 揚側陋... 師眾錫與... 國為氏公... 重魯中矣... 子聞如何... 不格姦... 猶序卦... 說文進... 試篇末... 時觀厥刑... 謂之也... 婦也... 曲日... 日女... 于也... 內也... 妹也... 以也... 本也...

書一

五

集虛草堂

親而天下... 欽哉... 宣也... 納于百揆... 賓于四門... 于大麓... 昭華之玉... 不迷... 其能... 法職... 逢烈... 以天下... 事考... 致即... 日陸... 讓于... 怡怡... 台音... 劉逢... 正猶... 月正... 老命... 為堯... 親而天下... 欽哉... 宣也... 納于百揆... 賓于四門... 于大麓... 昭華之玉... 不迷... 其能... 法職... 逢烈... 以天下... 事考... 致即... 日陸... 讓于... 怡怡... 台音... 劉逢... 正猶... 月正... 老命... 為堯...

書一

六

集虛草堂

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象以典刑猶懸象魏之象畫
之令流宥五刑馬曰寬也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
刑扑作教刑鄭曰撲也蔡曰鞭金作贖刑皆災
肆赦怙終賊刑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常緩救
之怙殺自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念孫曰恤溢通
當刑殺之制刑本末此七言大略盡之蓋其輕重毫釐之
問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
其間則可以見聖流共工于幽州鄭曰幽州北裔行乎
人好生之德也王鳴盛曰說文州從川順天裔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地王鳴盛曰說文州從川順天裔府密
洪縣東北塞外地王鳴盛曰說文州從川順天裔府密
日今作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馬
崇山在今湖廣廣西大庸所東三苗今湖廣武昌曰
崇山在今湖廣廣西大庸所東三苗今湖廣武昌曰

書一

九

集虛草堂

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
沙州衛界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接郟城縣
及江南北淮安府海州嶺縣界鄭曰鯀非誅死放居
東裔至死不流四凶族於朝諸奇曰放流鯀皆屏之
死多方罰殛釋文並云木又作極極窮也殛之假借四
罪而天下咸服楊震曰此經曰得誅不仁也後漢書載
務是劉逢祿曰虞俊父在官四凶放天下咸服以去穢爲
史臣紀於此蓋先德教後刑罰以前左氏所謂無凶人也
意洪範亦言此蓋先德教後刑罰以前左氏所謂無凶人也
落傳曰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八年
年而崩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八年
堯二十八年有八載正引此文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
凡九十八載凡九十八載正引此文史記堯立七十年得
妣三載四海邊密八音有爵士者爲天子斬衰三年禮

也傳曰過絕密靜也春秋繁露堯月正元日王引
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下引此經堯月正元日王引
善日謂吉日也舜格子文祖將即政復至文祖廟
告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傳曰廣視聽于四
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
弗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傳曰咨亦謀也漢書載何
武翟方進說曰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爲州牧漢書載何
也偽與爲通爲我猶曰勉也義永惟時柔遠能邇孫星
惟時當屬柔遠能邇讀勉也義永惟時柔遠能邇孫星
之德信仁人而難任人難拒也倭蠻夷率服釋詁率自
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書一

十

集虛草堂

疇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吳澄曰奮起也奮庸猶曰登
疇庸孫星衍曰釋詁熙光也史記說載爲事亮采爲
義事朱子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眾也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皋陶懋勉也居稷官者棄也稽首首至地帝
曰俞汝往哉鄭曰然其舉得其帝曰棄黎民阻飢阻厄
也汝后稷猶禹與夷稱伯夷稱君稱保播時百穀帝
日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蔡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遜順
使自得之又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茲允汝作士鄭
從而振德之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茲允汝作士鄭
猶夏侵亂中國也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三官是堯
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傳曰羣行攻劫日寇殺人

日賊在外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曰魯語大刑用甲
 盜在內曰充兵其次用斧鉞中刑
 用刀鋸其次用鑕薄刑用鞭撻
 致之市朝鄒漢助曰服代
 服者大辟服斧鉞者就市服刀者就
 服三就者服斧鉞者就市服刀者就
 也朝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允王曰惟明其罪帝曰疇若予工馬曰謂主
 帝曰俞咨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所暨伯與
 及所暨伯與三人此文中加暨帝曰俞往哉汝諧
 借也太史公說下朱虎熊羆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兪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馬曰上謂原下謂
 名鄭曰言朕虞重草木鳥獸孔曰帝言益拜稽首
 作我虞耳林之奇曰作朕虞猶云若予工益拜稽首

書一

十一

集虛草堂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林之奇曰左傳載高
 熊虎與熊羆為二人則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典主也馬曰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
 樂曰九官惟百秩宗四岳而命重可知矣
 伯夷傳曰伯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鄭曰秩宗主秩
 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
 寅故傳曰早夜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事敬思其職直哉惟清詩直相當值也直哉謂當值其
 樂教胄子史記說胄為程說文引胄作育王引之
 下皆以未冠者為胄子漢書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
 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下引此經

書一

十二

集虛草堂

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禮樂志並引作咏古詠
 咏永通歌永言者歌以咏歎其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倫理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擊是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孔曰帝曰龍朕
 聖讒說殄行殄行是傷人之行召詔亦敢殄戮震驚
 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曰納喉舌之
 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潛夫論今一歲斷獄雖以
 萬計然詞訟之辨闕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
 龍以殘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相欺給也舜勅帝曰咨
 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蔡曰二十二牧也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
 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而相天事也此以平水土
 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法隨時制
 宜命所謂損益可知禮分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
 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此命稷曰百官之官首故
 刑以弼教故次命皋陶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
 末命益命垂如此命皋陶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
 次命益命垂如此命皋陶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
 樂後故先民物後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皋陶立成器
 成苟讒間得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之謂無求備於
 王應麟曰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之謂無求備於
 人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白虎通所以考
 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者所以
 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大傳三歲一考績何三年者所以
 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黜不肖大傳三歲一考績何三年者所以
 至九年也九歲而大攷者黜不肖大傳三歲一考績何三年者所以
 降故黜之積善至於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
 取聖無容心也漢書載谷永說曰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達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
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
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又
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一考功三考黜
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
陟遠近眾功成與不治者也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
日幽退隱也明邇所見也分北三苗鄭曰北猶別也
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公字下云八猶背也古
北背同音通用李光地曰前言竄去其頑者此言分
北安其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順者此總記舜之始終故復稱舜以別於帝堯段玉裁
曰此三十在位今文本作二十鄭從之與大戴禮史記論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
年二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陳喬樞曰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
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
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
十九年巡守而崩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引此
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馬其昶曰陟如陟彼高岡
之陟方謂方岳陟方即巡守也曾鞏曰昔唐虞有神
明之性有微妙之德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
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熊禾曰舜之恤刑
討罪所以去小人也杏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未言考
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
者當以
此為法

書一

十三

集虛草堂

虞夏書二

尚書諄略二

皋陶謨 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與語帝前答繇述其謀 說文引此經曰謨議謀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 鄭曰皋陶下屬曰字謨明

弼諧 朱子曰謨指人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

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鄭曰敘歷次也

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 禹拜

昌言曰俞 昌史記作美孟子注引作謙 皋陶曰都

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 孔曰皆 惟帝其難之 張

其難之言勿以為易 江聲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書二

一

集虛草堂

民懷之 傳曰哲智惠愛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帝王之

引此經 後漢書載左雄說曰柔遠能邇莫大甯人能

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下引此經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 傳曰孔甚也 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巧言令色

王鳴盛曰孔王即公羊所謂甚佞也 淮南子所謂仁

者愛人也所謂知人所謂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

無亂政矣治由文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

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

而中和作矣下引此經 蔡曰楊氏云知人安民此一

篇之體要也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

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此

推行之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

采采 王引之曰亦語助也 史記說載采采為始事

人有德乃始命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之官以事其事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

常吉哉 傳曰性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怒愿而

行正直而氣温性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 王

引之曰詩傳義善也性發彊而又良善 鄭曰凡人之

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

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使其有常則成善人矣

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 日宣三德夙

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江聲曰韓詩傳

衍日方言浚敬也明孟通釋孟勉也 傳曰六德者九德之中

書二

二

集虛草堂

其六也 有翁受敷施九德咸事 傳曰翁合也 史記翁

尊也日尊敬賢德以亮采有邦至 俊父在官 馬曰才德

為百人 百僚師師 僚肅謹 百工惟時 傳曰善也 撫于

五辰 蔡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

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四時之政以教言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五辰之義他如藏冰開冰

出火納火斬陽木斬陰木之類亦一務也 鹽鐵論引

此經曰守其職大夫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

論引此經曰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 庶績

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庶績

其凝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永懷秦策呂

也 有邦當屬下讀 孔曰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戒成王

後漢書載陳蕃說曰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周公戒成王

無繫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一日二日萬幾

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

漢書載馬嚴說此經曰言王者代天官人

引此經曰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

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中論引此經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爵祿

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

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其人斯貴其位矣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庸哉夫士馬本有庸作五庸傳曰庸謂王公卿大夫

寅協恭和衷哉蔡曰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

中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

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

仲舒說曰書云茂哉茂哉引此經

也段玉裁曰古懋茂音同通用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馬本畏作威鄭曰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君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馬其發聲曰左傳服注禹曰俞乃

言底可績禹曰汝言致可績乎

贊贊襄哉林之奇曰以下文子思曰孜孜例之曰疑當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孫星衍曰贊贊

猶明明明猶勉勉也馬其昶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禹承帝問遂追述其成功之艱見後日之保治仍不外

書二

三

集虛草堂

此謨以證乃言底可績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言

皋陶所矢之謨即禹之所以成功者明二臣之言互相

發也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攷

攷王鳴盛曰攷攷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曰昏沒也墊陷也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隨行九州

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孔曰史記河渠

書泥行蹈橈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泥行乘毳山行則

樹如澗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云樹木器

如今舉牀人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傳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距至也一畝之

澮澮畎深之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汪烜曰暨稷播句

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汪烜曰暨稷播句

非盡艱食有艱食懋遷有無化居史記調有餘補不足

者則進鮮食佐之懋遷有無化居史記調有餘補不足

居謂所宜居積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

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李善引作貿

說烝為眾王引之曰作粒萬邦作乂

者假借字周頌思文作立萬邦作乂

陶曰俞師汝昌言誤呂祖謙曰今雖平成昔者之心

頃刻不可忘也禹言治水艱難有深意

日禹所言至天其申命用休乃畢皋陶不待其畢因歎

之史臣記於禹辭之間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禹曰都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書二

四

集虛草堂

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

汝止惟幾惟康即慎厥身修思永之旨其弼直即謨明

帝警於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其志言此欲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成傳曰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相引之曰為猶助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若斧形徽為兩已相背鄭曰會

讀為繪謂畫也絺讀為術帶紱也謂刺也宗彝虎也

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也宗彝虎也

名虎也粉米白米也日月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以飾祭服日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作繪施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絺也繡也六者

紱以爲繡施於裳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

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

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

下黃黑也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虞時士當服元冕

而刺衣無文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日忽當從史記讀爲滑國以出納五言汝聽

語淮南注並云滑亂也漢書律麻志曰納仁義

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

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

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必有舊說言五聲與五德

書二

五

集虛草堂

退有後言史記子即辟女匡拂子女無面諛退欽四鄰

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日疑後日承左日輔右日

而孔子曰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

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江聲曰在察時是也以下言教

論用人侯以明之眾孔曰射禮有善序實以明善惡捷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使改過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樂官格則承之庸之承薦也否則威之惠棟

頑二句大司徒大樂正簡不率教也侯明辟雍大射也

庸大樂正造士也威之遠言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也承

之奇棘也是皆教國子之事禹曰俞哉帝戴鈞衡曰帝

光天之下猶云普天敷天至于海隅蒼生孫星衍曰

生猶黔首也說文萬邦黎獻賢也共爲帝臣惟帝時

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朱子曰庶字誤恐是試字段玉裁曰左傳潛夫論並

有夫論辭言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下引此經

陳言者不經証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帝即不

矣下引此經証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帝即不

功子馬其經曰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進賢者

止此下乃帝舉丹朱傲用珍厥世以證其罔無若丹

朱傲史記此句上無若丹朱傲用珍厥世以證其罔無若丹

則漢人傳伯禹曰無若丹朱傲用珍厥世以證其罔無若丹

書二

六

集虛草堂

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注
于家用殄厥世鄭曰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
朋羣也劉逢祿曰周書夜頌頌詩所謂式號式呼俾
畫池棄田以爲園圍之類段玉裁曰朋淫如言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
色也于家對上予創若時下禹言懲於慢游於世故各
行舟于外言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史記禹曰子辛王
迎有功不加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史記禹曰子辛王
文引曰子娶塗山鄭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
宿而爲帝治水蔣廷錫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
遠縣啓呱呱而泣子弗子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
東南啓呱呱而泣子弗子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
爲字惟荒度土功大也廣雅度就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州十有二師

書二

七

集虛草堂

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
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州有十二師焉
鄭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王裁曰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
都今本十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孫星衍曰釋地云九
下疑有脫文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
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吳汝綸曰明堂位夷蠻戎狄
皆世所朝位而四塞則世告至此四海而言乃足盡九
周制云四海之內皆兼五服四海而內也各迪有功苗
王制云四海之內皆兼五服四海而內也各迪有功苗
卽工爲攻之借就也吳汝綸曰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
德時乃功惟敘衍曰晉語注道達也敘與順轉孫星
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史記皋陶於是敬禹之德
之傳曰史因禹功重美之漢書所謂禹不如言刑從
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藉衣者哉吳汝綸曰漢

書二

八

集虛草堂

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畫象若錫鼎象物
民不犯故無刑非不用刑止用畫也若借古至時允
功惟敘載一時交警之辭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
諸刑而紀其治功效馬其視曰史臣記皋陶祗敘夔曰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鄭曰夏擊鳴球搏拊以章爲之
以磬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己上皆宗廟
堂上之樂李惇曰琴瑟難擊拊字當絕句琴瑟不以
詠與笙鏞祖考來格永樸案小爾虞賓在位臣二王之
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臣丹朱也羣后德讓文德升也
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羣后德讓文德升也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韶九成鄭
以下言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祝狀如漆篥中有椎
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
擊之所以止樂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蹌蹌謂飛
鳥走獸蹌蹌然舞也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

書二

八

集虛草堂

猶終也林之奇曰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
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
自擊大鐘鳳皇來儀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所以
鳴球搏拊何者何象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歌者在
舞在堂下何者何象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歌者在
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擊石拊石百獸
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引此經曰鳥獸且
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引此經曰鳥獸且
天地通神明於萬民況於鬼神乎故樂引此經曰鳥獸且
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
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致乎孔
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史致準曰
兩引夔曰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起下作歌以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鄭曰尹正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此言善政之
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
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庸作歌曰勅天之
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帝庸作歌曰勅天之

268 冊 780頁 977 冊 847

命惟時惟幾史記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
不流涕也孫星衍曰勅同救廣雅救謹也史公說
為是幾為危天康為安永樸案下惟字當讀同為言惟
是為危者乃安承上省文而義自可見也吳澄曰此帝
先言其危所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作歌之意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與也禮疏引爾雅喜興也今爾雅熙與也皆
潛首颺言曰史記經揚言謂續帝勅命之言廣揚續也
帝喜起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率作興事永樸案詩傳
注與連文也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當慎汝法也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吳澄曰此乃廢載歌曰傳
也載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廢帝歌之意乃廢載歌曰
也

書二

九

集虛草堂

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鄭曰叢脞總聚小之非羣公卿
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
士歟故大臣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為則明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職則明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於朝則明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為則明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人事也范祖禹曰君之股肱
謙曰於治者所以康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女大傳子明
也
義以王應麟曰臣若稽古堯舜禹湯見於傳與焉
舜以王應麟曰臣若稽古堯舜禹湯見於傳與焉
禹皋陶則見而皋陶又曰舜以孟得論道之學粹也
子夏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知皋陶之學粹也

虞夏書二

尚書諄略二

虞夏書三

尚書諡略三

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其國用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王炎曰凡賦諸侯以

之義舉舜而敷治焉是禹治水在舜相堯時故漢書地理

志亦云堯遭洪水使禹治水在堯時而舜本紀乃以禹

舜時敷土更制九州列五服實在

禹敷土分也敷隨山刊木也說文引此經刊作棗曰棗識

注棗斫也言斫木莫高山大川引此經曰孔子曰高山

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

其脈絡正其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

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

界冀州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境界者時帝都之使

則可知冀州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境界者時帝都之使

矣冀在東河之西豫之南河之西則充當曰東河

河東曰冀州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間曰冀州言其在西

之河間耳既載壺口蘇軾以既載壺口為句蔡曰

屈州貢北壺口山在東南李兆洛曰北屈在今平陽府

從下泄故治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治梁及岐

起自充以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

漢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州在西北扶風美陽禹貢

岐山在西北李兆洛曰夏陽在西北扶風美陽禹貢

在乾州武功西南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美陽

河出孟門大溢而西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水出焦門大溢而西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山出焦門大溢而西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書三

一

集虛草堂

書三

二

集虛草堂

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

水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龍門鑿

而水南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過北屈縣西注云

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謂之孟門即龍門之

上門也實為河之巨阨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

門鑿孟門即治壺口也河無定者積石至龍門阻而

橫流一旦鑿而通之非南溢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

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

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

言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

岳陽太岳之南太岳名霍太山漢志河東郡霍太

山在東李兆洛曰太原今縣屬太原府今霍州

蔡曰汾水出太原經太岳入河此導汾水也葉夢

得曰記言禹能修鰥之功蓋因而修之茅瑞徵曰凡

既據成功言禹能修鰥之功蓋因而修之茅瑞徵曰凡

郡有懷縣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北至鄴入

清漳沾大壘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李

北洛曰懷在懷慶府武陟西南長子今縣屬潞安府鄴

在彰德府臨漳西南在平定州南阜成在河開府阜

城東鄭曰衡漳者漳水橫流孔曰衡古橫字汪矩曰

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間河方出平地而伊維濟沁灌

於河其難治與懷等今自懷至衡漳皆底績則河順流

矣太原焦循曰汾水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

伊維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高阜則用

11720 2000 07

州云上下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
 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賦不貢者蓋八州諸侯之國各歲時致其田貢之
 有以獻於王者冀畿內之地其物皆屬天子何貢之
 園廩漆林之奇而冀州先賦後田蓋天子所自治並
 有九等此乃計州之賦入多寡相較以田為等非賦
 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入多寡相較以田為等非賦
 有豐凶不能皆用如常賦入多寡相較以田為等非賦
 地力有餘不能皆用如常賦入多寡相較以田為等非賦
 如恆衛既從貢恆志常山郡入曲陽靈壽禹貢衛水出東
 此東入庫沱李恆志常山郡入曲陽靈壽禹貢衛水出東
 北縣屬正定府李恆志常山郡入曲陽靈壽禹貢衛水出東
 今縣屬正定府李恆志常山郡入曲陽靈壽禹貢衛水出東
 互受通稱吳汝綸曰從順也衛即滹沱自衛大
 陸成通稱吳汝綸曰從順也衛即滹沱自衛大
 陸既作地漢志鉅鹿郡鉅鹿縣北廣澤也釋

書三

三

集虛草堂

李兆洛曰陸實序沱滹沱餘波所破而河亦可耕作
 汪恒曰大鹿今順德府平鄉傳曰已可耕作
 夷皮服文鳥從山鳥聲二字同臧琳曰鄭王島皆作鳥
 奇日皮服言獻其皮服禹貢於九則未載達為島
 都之道而皆以河為主蓋達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石入于河漢志右北平郡懸成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在永平府樂亭西有石懸成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遠貢微不在九州科則內故於田賦後而紀其入貢
 之致遠者必自右河碣石以入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易道則由夾右河碣石以入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由陝右極東由石碣石以入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河如雍州西河渭石碣石以入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開如雍州西河渭石碣石以入於河則未載達為島
 字通段王裁曰濟地志文並作洩夏本紀作濟二
 河既道馬曰九河名徒漢碑皆作洩夏本紀作濟二
 岸故能分九河為一河今河開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
 公塞九河同為一河今河開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

往東光有遺處焉漢志勃海郡平當以為高津民日徒駭
 河東光有遺處焉漢志勃海郡平當以為高津民日徒駭
 日東光有遺處焉漢志勃海郡平當以為高津民日徒駭
 東東光有遺處焉漢志勃海郡平當以為高津民日徒駭
 漢漢光有遺處焉漢志勃海郡平當以為高津民日徒駭
 在曹州府濮陽郡東平郡在濟南府德州北雷夏既澤
 史稱舜漁於濮陽郡東平郡在濟南府德州北雷夏既澤
 亦雷夏今之東源曰意是時雷澤沈重而夏鄭云負夏
 名雷夏今之東源曰意是時雷澤沈重而夏鄭云負夏
 王屋其分至濟源曰意是時雷澤沈重而夏鄭云負夏
 滎澤其分至濟源曰意是時雷澤沈重而夏鄭云負夏
 濮為雷澤其分至濟源曰意是時雷澤沈重而夏鄭云負夏
 屬大野故於徐豫為多觀大野屬徐故於徐野澤
 禹治濟之功於徐豫為多觀大野屬徐故於徐野澤
 九河之外導雷澤為多觀大野屬徐故於徐野澤
 事畢灘沮會同蔡注曰晁氏云爾雅自河出為灘沮出為
 矣水沮水相觸而合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灘沮出為
 灘水在宋濮州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澤在濮

書三

四

集虛草堂

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灘沮二水在雷澤西桑土既蠶是
 北平地案其水故道今河漫變為平陸矣桑土既蠶是
 降丘宅土孔曰宜桑之土既得桑蠶史記說桑土既蠶是
 之於洪是稷煮之鄭引之曰詩是刈是穫於川流之
 開於洪是稷煮之鄭引之曰詩是刈是穫於川流之
 於厄尤喜故記之困於水此州寡於桑與厥土黑墳曰
 桑田之功植桑莫宜於降詩觀於桑與厥土黑墳曰
 墳有膏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曰觀於桑與厥土黑墳曰
 肥也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山東南多水
 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山東南多水
 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或漸包故特
 言厥田惟中下傳曰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之厥田惟中下傳曰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下屬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靖曰乃同者田亦為第六也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獨闕第九等因謂此州為第六也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三錯中即有第九等因謂此州為第六也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
 絲厥篚織文鄭曰貢者豈必當以此州之賦乎厥貢漆

以色言詩傳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赤緯曰縞淨
黑經白緯曰織篋元織縞猶云篋厥元黃皆縞也
于淮泗達于河漢說文引作荷漢志曰湖廣今濟甯州魚臺
河舟自淮而泗復言自河徐邱言達于荷不復言濟蒙上東
也絕胡渭曰濟水自陶邱北上奮東北會于荷澤又東
北入泗後野至琅槐入海者為濟濟其下云東南流至湖
者入泗後野至琅槐入海者為濟濟其下云東南流至湖
澤水所鍾則在定陶也湖漢志曰湖澤縣下流入泗者若
徐貢州之荷鍾則在定陶也湖漢志曰湖澤縣下流入泗者若
禹貢文則正恐誤河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謂於湖澤下
也志於一為澤一為水也惟達于荷之水即由荷澤所分
說文云荷澤水明此水也惟達于荷之水即由荷澤所分
南至海彭蠡既豬漢志豫章郡彭澤在九江府湖口東
以東也

書三

七

集虛草堂

陽鳥攸居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王引
得遂三江既入漢志蜀郡岷江東南入海丹陽郡毗
其性北江在北東入海吳南入江在東南入海丹陽郡毗
分江入海受江東入海吳南入江在東南入海丹陽郡毗
陽羨入海李兆洛曰漢志岷江東南入海丹陽郡毗
都亦有李兆洛曰漢志岷江東南入海丹陽郡毗
府石城在池州府貴池西餘姚今屬紹興府屬蘇州
縣屬太平府陽羨在常州府宜興縣屬紹興府屬蘇州
彭蠡為三孔東入海郭璞曰三江之理特以松江分於
言於導水錢塘曰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又謂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餘姚縣入海餘姚縣南入海又謂
吳江分入海之江餘姚縣入海餘姚縣南入海又謂
杭錢塘諸縣南之江餘姚縣入海餘姚縣南入海又謂
既系之餘姚南之江餘姚縣入海餘姚縣南入海又謂
志言大海自西而南分南北黃魚埭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說得之
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下不曰分自石城者本經文彭蠡
既而解之也漢志於滬氏道記江水至江都入海故岷
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與兩系南江同也岷
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
陵曰曲江而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
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閒故錢唐曰折
江而於吳明江之在曲中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不復更言於
他縣知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不復更言於
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滬湖滬湖在今常州府西南
半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滬湖則自
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滬湖則自
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
興石門餘姚入海為錢唐江口今中江出太湖折至嘉
口既溼南江巡禦兒之流亦塞於吳江出太湖折至嘉
問松江為中江出吳松江口今中江出太湖折至嘉
合鄭說江分三孔即本漢志震澤底定具區澤在西湖
初學記所引鄭注不足據

書五

八

集虛草堂

文以為震澤易祓曰三江不通震澤而經言震澤底
定者當時洪水橫流而震澤與江莽為一壑也金履
祥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篠簜既敷鄭
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篠簜既敷鄭
篠箭簜大竹也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馬曰
也塗泥漸如也傳曰喬高也王炎曰塗徐草木居
厥土下其土兼山林言之若揚惟言沮如之多山林不
與故先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傳曰田第九賦第
草木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傳曰田第九賦第
履祥曰古人田雜五種故雖旱潦各有厥貢惟金三品
所收塗泥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最下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
革犀皮羽毛羽毛惟木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
旄皆謂旄牛尾字並作旄傳既釋毛為旄牛尾則經必
作旄史記揚州作毛荆州亦島夷卉服傳曰南海島夷
日葛越南方布厥篚織貝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菲兮
名用葛為之厥篚織貝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

絲乃織之則文成矣吳澄曰染絲五色織之厥包橘
成文為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為織者非吳澄
也錫貢曰錫與也言下與上順流而下日入於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
東曰說文山南曰陽漢志荆州南界自荆山南至衡山
漢朝宗于海鄭曰江漢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
揚而荆據其上源之會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
江孔殷巴陵瀟湘之淵在九長沙下雋西楚地記曰
漢之下馬也李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岳州巴陵縣即
合為大江也李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岳州巴陵縣即
蓋九江之海也李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岳州巴陵縣即

書三

九

集虛草堂

飲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上
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矣胡渭曰
孔殷謂水所
會其流甚盛
州府枝江東鄭曰爾雅水自江出別爲潛漢在荆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
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
江出志曰沱水出西入江正謂沱也潛則未聞象
氏據元始舊志爲沱水出西入江正謂沱也潛則未聞象
後漢以來因別指雲土夢作父漢志南郡華容雲夢澤
郡西陵有雲水耳雲土夢作父漢志南郡華容雲夢澤
北編在荆州西陵在黃州府成鏡曰據傳本本
雲之澤今本南其西陵在黃州府成鏡曰據傳本本
改之誤雲本一作雲周官爾雅及宋太宗得古本詔
策宋王高唐賦司馬或單稱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
以雲夢連稱左傳或單稱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
南是也司馬或單稱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

書三

十

集虛草堂

南爲夢分爲二澤果爾則志當云禹貢雲在某夢在某
而但云漢橫溢下隰皆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
未道江漢斯作也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
水今傳曰田第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栝柏檟
上下八賦第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栝柏檟
砥斫丹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顏師古曰柃栝似檟
而實丹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顏師古曰柃栝似檟
者也實丹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顏師古曰柃栝似檟
輅越案柃栝引呂覽云柃栝之東越駱之箇桂輅爲
駱越案柃栝引呂覽云柃栝之東越駱之箇桂輅爲
三邦案柃栝引呂覽云柃栝之東越駱之箇桂輅爲
越南國地江聲曰禮記凡宗廟之器其者則魯之
以殺豚是物之包匭菁茅鄭曰匭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貴者稱名是物之包匭菁茅鄭曰匭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包匭菁茅鄭曰匭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讀爲糾鄭於其音得其義也匭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纁色善珠璣生於水組綬類孔曰釋器云三染謂
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說文玊珠不圓者

焚陽民猶謂其地為焚播在其縣東李北洛日榮陽
爾雅注火導荷澤被孟豬漢志濟陰郡禹貢澤在
陽東從火李兆洛曰陶三州府定陶西而陽諸澤
在東德府商邱北也盛乃覆被矣東注不濟水行
明不常入也而為二其南支禹既導濟北行以孟
河澤陶邱北也而為二其南支禹既導濟北行以孟
大澤胡謂於荷澤則不導之使濟北行以孟
馬野而於荷澤則不導之使濟北行以孟
令濠協力治之豫莫於河而無所施功蓋治西偏
以入莫大於豬焚導東偏荷以之莫懷於河而無所
土惟壤下土墳壙鄭防墟之濫而伊瀧則西偏之
賦錯上中傳又曰田第者賦下墳壙也厥田惟中上厥
也厥篚織纊物之雜出第一賦第者賦下墳壙也厥田惟中上厥

書三

十一

集虛草堂

成蓉鏡曰志於安陽下第云鄴谷水出西南入漢初
不云出為沱水復入鄭所云鄴分不別甚蔡蒙旅平
別出鄭以鄴水為沱入鄭所云鄴分不別甚蔡蒙旅平
明衣鄭以鄴水為沱入鄭所云鄴分不別甚蔡蒙旅平
青志衣鄭以鄴水為沱入鄭所云鄴分不別甚蔡蒙旅平
理志衣鄭以鄴水為沱入鄭所云鄴分不別甚蔡蒙旅平
嘉縣故蔡蒙衣在漢嘉嘉二縣渡東水至南入漢
云蔡蒙衣在漢嘉嘉二縣渡東水至南入漢
谿即青蓋蔡蒙衣在漢嘉嘉二縣渡東水至南入漢
府雅安北水南道安在嘉定府夾江西北旅訓並同
注此紀道也言南道安在嘉定府夾江西北旅訓並同
和夷底績鄭治和夷底績鄭治和夷底績鄭治和夷底績
元李兆洛曰蜀今成縣本都廣柔蜀山南行羌中者也
厥土青黎小馬曰黎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曰
第七第九三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美者謂之鏤鏤剛鐵
得珍或鏤字之譌鏤鐵鏤皆金砮磬皆石熊羆羆
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蘇軾曰以蜀者曰熊羆羆
當屬下讀謂西傾之戎東南流注漢水經胡渭曰西
縣西南下讀謂西傾之戎東南流注漢水經胡渭曰西
自今名嶺臺山傾又云其東南流注漢水經胡渭曰西
水不復經禹貢之桓水若志武劔州至昭化縣東入
水志不復經禹貢之桓水若志武劔州至昭化縣東入
耳非必正指此和夷之言浮于潛逾于沔孫星行則蜀
入于渭以傳寅此句言也浮于潛逾于沔孫星行則蜀
言入絕不言以傳寅此句言也浮于潛逾于沔孫星行則蜀
之閒也李光地曰其亂于河傳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
渡也李光地曰其亂于河傳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
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孫星行則蜀
鄭曰雍州界黑水弱水既西鄭曰雍州界黑水弱水既西
而東至雍州界黑水弱水既西鄭曰雍州界黑水弱水既西

書三

十一

集虛草堂

主故導山言至言逾言入言過指治水之人壺口雷首

言導水言至言過言入言出言會指水言

至于太岳 漢志洛東郡蒲反在蒲州府永濟南 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 水經禹貢底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南 漢中

北洛曰太陽在澤州府平陸東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 漢內

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 太行恆山 漢內

洛曰山陽在懷慶府修武西北 太行恆山 漢內

日據志似太行有兩山以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 入于

太行在壘王觀之則此經太行是在壘王者也 漢志隴西

海王閩運日自觀之則此經太行是在壘王者也 漢志隴西

貢西傾山在縣西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京兆

尹華陰太華山在縣西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京兆

冀今伏羌縣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胡宗緒曰此以下

浚伊雒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桓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

入桓水入鳥鼠渭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 漢志隴西

使桓水入鳥鼠渭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 漢志隴西

於此導之欲使伊水入淮而北入河淮水會泗而東入

於熊耳伊水經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於陪尾

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漢志隴西

文以爲陪尾山 李兆洛曰唐志泗水今河南府登封安陸

今縣屬德安府 吳澄曰唐志泗水今河南府登封安陸

出焉蓋此是也 以橫尾爲陪尾者非 閻若璩曰泗水

志云泗出陪尾 考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於泗水

陪尾屬星 賈文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

書三

十五

集虛草堂

西濟漢則在漢東矣蓋今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

延漢水漸及大別之陂而入江耳 馬徵麟曰水經注

在光州商城北 靈山即大巴水出其境爲黃麻大山南流之

水則黃麻北境大山即大巴水也 蓋以南水入江北水入

淮故有是名大別傳漢自一山其枝脚撐柱見於經籍

者有小別矣左傳濟漢自一山其枝脚撐柱見於經籍

遠也經言大別舉大勢言之也 大別在漢東北始能觸

漢南入於江內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

方亦在漢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

江之經始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

東之至於數淺原包 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 湖口東之過九

至於數淺原包 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 湖口東之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 漢志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 湖口東之過九

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

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阜

東過一之極者惟是爲宜耳 胡渭曰水經注引

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傲

星子地本歷陵敷淺原即廬山東南麓瀕於彭蠡者

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原也 廬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境疑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刪丹桑

西至酒泉合黎金城郡臨羌有弱水祠居延澤在

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鄭曰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

水縣東北 李兆洛曰刪丹今甘肅州府丹縣居延在

張掖東北 李兆洛曰刪丹今甘肅州府丹縣居延在

書三

十六

集虛草堂

中國無也 李兆洛曰滇池在雲南府普甯東齊召
南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
出藏地布喀池逕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
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麗江
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所名三危者與烏
知州西南經之諸山非即再貢所名三危者與烏
雍州西南經之諸山非即再貢所名三危者與烏
亦謂跨越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州之界三危
當在西藏喀隆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州之界三
江而止怒江又在西故但於滇池為祠漢地至今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漢志金城郡外關積石山在
章武入海李兆洛曰章武在天津府滄州東北
記河渠書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
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
東下砥柱及孟津難行平地數為敗乃所渠以引
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數為敗乃所渠以引
河北載之高地過絳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
集虛草堂

書三

十七

集虛草堂

入于勃海 漢書溝洫志載賈讓奏曰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西
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
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潛行地南下出於積
為中國河云孫星衍曰鹽澤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柱又東至于孟津有盟津之目李兆洛曰平縣在
南府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鄭曰山一成曰伾大
北洛曰修武今衛輝府獲嘉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縣武德在懷慶府武陟東南入海信都國信都故
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入海信都國信都故
河故屯留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經
引志屯留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經
亂漳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滎縣東至列人斥
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滎縣東至列人斥
界合漳水是為宿胥口又東北逕滎縣東至列人斥
本隨西山東北去過降水五年河徒則今所行非
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
善徒為東北逕平恩曲周以不能遠汎濫禹引河
以爲聖人之智漳水所入河及河徒之後漳引河
道而東入于海也云水循漳關所在著目信都復
而東入于海也云水循漳關所在著目信都復
之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漳河與漳絕而漳
並自入海言入海所以明河自漳河與漳絕而漳
皆自入海言入海所以明河自漳河與漳絕而漳
所以明漳之入海即禹貢降漳水之入海亦之
合之謂也漳平國斥漳章應劭志於漳水出治北
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合故志於漳水出治北
入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鄭曰播散也
海言相嶧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志隴西郡西禹貢
迎受也嶧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志隴西郡西禹貢
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氏道禹貢養水所出東南
爲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
府昭化西北氏道在秦州清水西南武都在階州
集虛草堂

書三

十八

集虛草堂

西江夏今縣屬武昌府焦循曰志又於沮敘沮水
出東狼谷至沙羨南入江荆州水經沮水出武都
縣東狼谷中鄴注沮水一名沮流注於漢曰沮水
漢職方荆州其川江漢惟沮即漢故志直以荆州
屬沮也漾出氏道而導漾則於西縣之嶧冢蓋氏
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鄭以出氏
爲漢而以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氏道至
通即爲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氏道至西
豕山導之東南合沮水者爲漢之正流即於嶧冢
其別流爲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氏道至
也又東爲滄浪之水水經注不言過而爲者明非
稱過三澨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郢縣北李兆
耳過三澨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郢縣北李兆
溢埋增水邊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傳曰觸水迴南
土人所止者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傳曰觸水迴南
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至于三危入于海
入海在三危也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傳曰觸
別之東匯澤爲彭蠡關轉東成其澤矣東爲北江入
旁也

于海 永模紫漢入於江以後其水漢也即江也經不并
水出於北江繫諸導江下者以漢自江北來姑舉下流之
北江志記北岸者繫之見江漢同為瀆焉耳馬其流互
備且以見大江之納漢水為多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
岷山導江 林之奇曰益州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
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自此以上東別為沱林
微弱自天彭關而歷天彭關自此以上東別為沱林
奇曰梁判二又東至于澧 漢志武陵郡充縣山體水所
州皆有之 又東至于澧 漢志武陵郡充縣山體水所
日充在澧州安福西下傳在武昌府通城西 段玉裁
日澧史記亦作醴說文澧字從水從禮 澧字從水從禮
東入汝南陽澧水字從禮 澧字從水從禮
水武陵醴水字從禮 澧字從水從禮
曾敗日此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
夷陵亦日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 閻若璩曰詳玩
水經之文上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 閻若璩曰詳玩
沙下雋縣西北正為導山導江之九江作注 馬其飛

書三

十九

集虛草堂

日大江上自雲夢下至潯陽多納山源大川故曰九東
江注中言九者極多之數是也此指九江之上流言東
池北會于匯 說文引此經曰池衰行也 林之奇曰漢
南江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將與漢合稍折而北蓋江
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
彭蠡而復東也其不言彭蠡而言匯者蒙上為文且見
其與漢共注此澤也 胡渭曰江迤迤北由沙羨始漢自
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
迤北矣 永樸案費誓無敢傷枯蒙上今惟淫舍牯牛
馬為彭蠡句而以馬為牯與此經蒙上東為中江入于
澤為彭蠡句而以馬為牯與此經蒙上東為中江入于
海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永樸案經不言南江固由
馬致功少亦以揚州已言三江南江既入則南江在其中
所謂石城分大江正流在北江之名由南北而得若但舉
北江不言可知不必有江中今言中江則 導沅水東流為
濟入于河溢為榮 漢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沅水所

書三

二十

集虛草堂

中又東至琅槐入海 李兆洛曰垣在絳州垣曲西
槐在青州府樂安東北 溢史記作洗 段玉裁曰今
疏作洗不誤作溢衛包所改說文洗水所蕩 東出于陶
洙也 孔曰器滿二字迴別洙是突出不必滿也 東出于陶
丘北 孔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
亭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 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 漢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
經作淮浦 李兆洛曰平氏在淮陽府桐柏山東北過
淮安府安東 孔曰水經云淮水出胎誓山東北過
桐柏山胎誓蓋 東會于泗沂 閻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
海并及于漢伊瀍湖悉入淮 漢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
於伊瀍湖皆連類之文也 東會于泗沂 閻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
淮宜日沂泗而曰泗沂西傾朱圍鳥鼠宜日鳥鼠朱圍而
言朱圍在泗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宜日鳥鼠朱圍而
此倒文也 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漢志隴西郡
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李兆
洛曰首陽今蘭州府渭源縣船司空在同州府華陰東
北 孔曰釋鳥鼠同穴其鳥鼠同穴其鳥鼠同穴其鳥鼠同穴
尺鼠在內鳥鼠在外書傳云其鳥鼠同穴其鳥鼠同穴其鳥鼠同穴
爲牝牡 胡渭曰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地理記云不
鳥鼠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
自熊耳 漢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上雒禹貢雒水
之 孫星衍曰山海經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謹舉即獲輿
氏今縣屬陝州上雒今陝西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
商州治鞏今縣屬河南府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
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江聲曰禮記注四隩既宅
孔曰室隅爲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孔曰滌同條漢書注條達也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

千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河敦
煌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
經何廣狹之殊也蓋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
民田之多寡均之孫葆田曰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
天下為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
為九等之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為十二禹即位後復定為
九州之制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
在舜時也禹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
由致於山日既藝既旅於水日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
治定功成後所至夏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
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
並豈聖人經
世之道哉

書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虞夏書三

尚書誼略三

虞夏書四

尚書諡略四

甘誓天子之有扈氏不服野作大誓史記啟即
地名甘水鄭曰有扈氏不服野作大誓史記啟即
史記稱啟立有扈氏不服野作大誓史記啟即
獨見繼以此不有扈氏不服野作大誓史記啟即
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之庶兄也據何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夏禮六軍

卿稷司徒秩宗司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六卿為

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金有扈氏威侮五行

履祥曰六卿為六事猶大夫為三事威侮暴逆之怠棄

孔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仁義禮智信天用

三正馬曰三正建子丑寅也仁義禮智信天用

勦絕其命從力之勦誤馬本作絕也段玉裁曰今本作

予惟恭行天之罰訓傳曰恭奉也段玉裁曰今本作

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

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墨子兩攻字亦作共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征必載遷廟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

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社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

祖嚴社之義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

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

書四

一

集虛草堂

以政下引此經吳汝綸曰封禪書禹興而修社祀
林之奇曰左傳楚子玉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夷之蒐賈季戮史駢雖加鞭扑亦謂之戮吳泳曰甘
誓八十字而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罰之典靡不明備
可知夏后典則之存矣郝故曰其旨渾厚數敵之罪
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眾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
也忠

書四

二

集虛草堂

虞夏書四

尚書諡略四

商書一

尙書疏略五

湯誓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蔣廷錫曰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馬曰台我也 敢行稱亂

傳曰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

我眾舍我稽事而訓王夏蔡曰亳邑之民安於湯德政

朱彬曰割讀如曷與下率割不同正讀為征若

日舍我稽事而何為征夏 馬其昶曰亳民貪己之常

穫而不念夏邑之塗炭日我曰夏此正庸眾私己之常

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必以怨湯為疑割 史記亦作

割下率割 史作率 予惟聞汝眾言 吳汝綸曰 夏氏有罪

奪明二字異訓 惟雖通 史記如台 作奈何 集虛草堂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如台 集虛草堂

段玉裁曰法言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 夏王率

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用如台義並同 史記 夏王率

遏眾力率割夏邑 王念孫曰文選注引韓詩章句 聿辭

也聿與率義同 傳曰以絕眾力剝

割夏之 邑居 有眾率怠弗協 馬曰怠墮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

皆亡 孟子引此經曰民欲與之偕亡 大傳伊尹入告

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 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

日桀自言如日民因以日目之 鄭曰賚 爾無不信

書五

書五

書五

書五

集虛草堂

有敵冠之思焉如是而後 諒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商書一

尙書疏略五

盤庚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徙成湯之故居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政然後乃告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
 盤庚地迫近山川嘗圯焉鄭弟小乙居耿復奢百姓
 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陽甲乙居耿復奢百姓
 君時處馬其鳴盛曰三誥之五遷言盤庚中下篇所居凡
 有庚時乃誥辭史記謂不悅後乃追思其功故敘述緣
 起之辭蓋初遷時民猶謂不悅後乃追思其功故敘述緣
 連屬三誥錄而存之非謂此三誥皆為陽甲世辭也
 順鄭說必有所受史記不言者以遷殷之謀雖始於
 陽甲時而實成於盤庚時事主於盤庚故經之首即
 亦遂少此曲折耳

書六

集虛草堂

盤庚遷于般 傳曰殷之別名偃師今屬河南偃
 適有居 孔曰釋詁適往也 率籲眾感 王念孫曰率用
 經感作戚 戚曰籲呼也 王曰盛哉 曰感俗古 出矢言 永
 案此猶次篇 憂戚同字 王曰盛哉 曰感俗古 出矢言 永
 宅于茲 朱駿聲曰說 重我民無盡劉 傳曰陽甲也 我既爰
 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 乃稽之於卜而謀遷如台猶云柰
 何 先王有服 事也 恪謹天命 茲猶不常寧 猶由通也
 用 不常厥邑 於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邱亳數商相也
 也 耿為五 孫星衍曰鄭曰五邦謂商邱亳數商相也
 相 耿為五 孫星衍曰鄭曰五邦謂商邱亳數商相也
 遷 于耿 索隱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又 于耿 索隱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邢 于耿 索隱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耿亦作

湯前所居商邱今河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劉逵

斷命對下 永我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孫星衍曰釋

命績乃命言 傳曰如顛仆之木 葉引此經由作粵日

顛木之有由 葉而肄生曰辨 說文引此經由作粵日

木生條也 葉作辨亦作檝 曰伐木餘謂之由 或天其永

從 葉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 或天其永

我命于茲 新邑紹復先王之業 底綏四方 馬其昶曰

服至此 皆卜稽之辭 卽下文所謂箴言是也 古者卜

筮於廟門 故多言 祖宗靈異 而又曰各非敢違卜 盤

庚敷于民 教也 由乃在位 蔡曰自 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曰用常 故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方宗誠曰此倒

事正其法 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方宗誠曰此倒

庭 遷馬其昶曰言于百姓 其惟致告 意同 王命眾悉至于

辭 王若曰 不稱王 此言盤庚敷于民 繼以王命 眾悉至于

乃陽之攸箴 云云 是盤庚之辭也 繼以王命 眾悉至于

王命 稱王 若曰 格汝眾 子告汝訓 吳汝綸曰釋

黜乃心 詩箋 猶尚也 猶通 無傲從康 傳曰無傲慢 古我先

王 既言先王 謂湯以 來諸王 下言神后 高后 謂湯此亦

惟圖任舊人 共政 王播告之 王用不 變蒙上 后謂湯此亦

匿厥指 馬其昶曰 修一字 為句 楚辭 注 讀 告 之 句 絕 修 不

欽 吳汝綸曰 乃俾 亂同 義立 政不 猶云 乃俾 又 罔有 逸言 民用

不 變 蔡曰 又無 過今 汝聒 聒 馬曰 此 罔有 逸言 民用

之 段 夫 日 讀 如 聒 不 日 讀 為 聒 是 經 本 作 慈 矣 起 信 險

書六

集虛草堂

膚江聲曰信讀引而信之謂膚予弗知乃所訟
傳曰我不知汝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不惕予一人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也
段玉裁曰玉篇燭火光也鬱也光下衍也字集韻燭
燿煙貌然則作火不光近是吳汝綸曰火喻浮言燭
撲滅之欲乃逸之戴鈞衡曰作讀周禮師作民若網在
網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林之奇曰實德言之
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猶云綸曰不乃不畏戎毒于遠

邇傳曰戎情農自安不昏作勞
鄭曰昏讀為
越其罔有黍稷其猶云爰乃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卿不能和喻百官永樸案周禮注
惟汝自生毒乃敗

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陳大猷曰猶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
也安其危利其蓄

事之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傳曰向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况我制汝
死生之命馬其昶曰逸與佚同斷命則短永命續命

長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
莊述祖曰沈
則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

告言不正曰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左氏隱六年傳長惡不俊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下引此經多惡之易也四字莊十四年傳引此經同

蓋隳括上文言之則惟汝眾自作弗靖
王念孫曰靖
善也又通靜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
鄭曰遲任韓詩靜
廣雅靜善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

書六 三 集虛草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相與同予敢動用非罰
勞逸同予敢動用非罰

勤功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
此經曰孔子對季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
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必思出險當如射之有志
曰志古文識史記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索隱作職猶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也文成人與孤有幼對文蘇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
各長于厥居不謀長之長同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傳曰聽從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用善猶言為惡用德猶言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使
眾不可凡爾眾其惟致告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傲上罰及爾身弗可悔
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遷終以浮言動眾而止至盤庚為君一再告諭
其遷乃成疏永樸案作之為言惟涉河以民遷
猶立也詩疏永樸案作之為言惟涉河以民遷

之河乃話民之弗率戴鈞衡曰廣雅話調也吳誕告
用直廩馬作單曰誠也汝綸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也

朱其有眾咸造至也勿襄

書六 四 集虛草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相與同予敢動用非罰
勞逸同予敢動用非罰

勤功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
此經曰孔子對季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
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必思出險當如射之有志
曰志古文識史記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索隱作職猶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也文成人與孤有幼對文蘇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
各長于厥居不謀長之長同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傳曰聽從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用善猶言為惡用德猶言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使
眾不可凡爾眾其惟致告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傲上罰及爾身弗可悔
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遷終以浮言動眾而止至盤庚為君一再告諭
其遷乃成疏永樸案作之為言惟涉河以民遷
猶立也詩疏永樸案作之為言惟涉河以民遷

之河乃話民之弗率戴鈞衡曰廣雅話調也吳誕告
用直廩馬作單曰誠也汝綸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也

朱其有眾咸造至也勿襄

在王庭蔡曰戒其盤庚乃登進厥民孫星衍曰釋詁登

中曰明聽朕言孟通孟勉也毋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

后罔不惟民之承汪烜曰承猶保后胥感馬其昶曰后

汝不謀長也胥感即思乃災保后鮮以不浮于天時朱亦棟曰

殷降大虐吳汝綸曰言降者先王不懷江聲曰釋詁懷

日此先王謂陽甲述其謀徙居湯舊都之厥攸作其所

為視民利用遷江聲曰詩箋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吳

繪日開猶史承汝俾汝劉逢祿曰俾讀如願惟喜康其

予若顛懷茲新邑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亦惟汝故以

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

攸困王引之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孫星衍曰宣讀為和周禮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和布

即謂宣布莊述祖曰欽讀為厥忱當作枕言食念以

不正之言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曰

搖動上心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曰

也如舟在水不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蔡曰汝從上之

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誠間斷不屬惟

相與及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經怨汝不謀長傳曰汝不謀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漢石

蘇軾曰勸憂猶言樂禍承樸案呂覽注勸樂也今其

有今罔後蔡曰有今猶言有今汝何生在上馬其昶曰

平日原下平曰無後猶言無後汝何生在上公羊傳上

書六

五

集虛草堂

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朱彬曰今予命汝一詞

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戴鈞衡曰論語皇疏起發也恐

人倚乃身迂乃心孫星衍曰倚同倚說文倚偏引之使

不得予迓續乃命于天傳曰迓迎也言牽制誘引之使

證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淮南注奉助也傳曰畜養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孔曰勞者勤也閱其勤予不

克羞爾不漢石經作不蔡曰羞用懷爾然懷安也失

于政陳于茲傳曰今失政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

朕民重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朱彬曰崔謨莊子注暨

予一人猷同心傳曰不謀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傳曰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

德王鳴盛曰國語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戴鈞衡曰迪

迪之迪賈逵注爽貳也自上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蔡曰

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汝有戕則在乃心

心江聲曰在察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戴鈞衡曰

也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

乃貝玉王鳴盛曰說文貝其置也先薑塢府君曰鹽

幣自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吳汝綸曰迪詞之故也君爽故一人

迪蔡曰先儒皆以此節為責臣之辭詳其文勢曰茲

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言君有罪民有

書六

六

集虛草堂

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嗚呼今子告汝不易鄭曰
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吳汝綸曰無胥絕遠相與絕
以告汝者不變永敬大恤敬讀為矜無胥絕遠相與絕
易言必行之也分漢石經作比中衷曰各存於心
遠廢汝分猷念以相從也分漢石經作比中衷曰各存於心
棄之汝分猷念以相從也分漢石經作比中衷曰各存於心
有比言合心各設中于乃心吳汝綸曰中衷曰各存於心
志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吳汝綸曰中衷曰各存於心
乃有不吉不迪王引之曰乃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吳
綸曰左傳杜注顛倒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吳
不共縱橫不承命也暫遇姦宄王引之曰暫謂凶人顛越不恭吳
漸尋遇讀為偶淮南原道篇偶嗟智我乃剝殄滅之無
故曲巧詐偽是以偶為姦邪之稱嗟智我乃剝殄滅之無
遺育王引之曰剝殄猶言刑殄無俾易種子茲新邑傳左
子胥引此經曰是說文胥所與也吳往哉生生今子將
汝綸曰左傳杜注是說文胥所與也吳往哉生生今子將
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書六

七

集虛草堂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鄭曰徙主于
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爰于也戴鈞衡曰廣雅綏撫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吳澄曰無戲欲其敬也無怠欲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歷
其勤也大命兼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歷
孫星衍曰孔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歷
舛誤當為憂賢揚三字文選注向書曰優賢揚歷歷試
也三國志注今賢文尚書曰優賢揚歷歷試案
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賢字似賢字似賢字似賢字
永樸案李裴訓歷為試用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眾當屬下四字讀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
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
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鄭氏
云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以毫依山故曰適于山永
樸案說文多重也從夕夕者相釋也故曰適于山永
為多論語皇疏釋尋續也言將續于前功用降我凶德

戴鈞衡曰降讀平聲凶德嘉績于朕邦永樸案釋詁于
惡德謂韋顧昆吾之屬嘉績于朕邦永樸案釋詁于
猶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極止也猶言靡有
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止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亂越我家江聲曰釋詁肆今也傳曰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江聲曰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呂覽注篤篤敬恭三
敬也釋詁恭敬也孫星衍曰承讀用永地于新邑傳
如列子並流而承之承司升承也
新邑肆子冲人童人謙也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
違卜傳曰弔至也蔡曰由用也江聲曰靈龜也禮
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涪
陵多龜龜其甲可以卜龜黃靈黑靈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
郭注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
得知卜龜古多單呼靈言非廢爾謀至用龜即爾眾亦

書六

八

集虛草堂

各不敢用宏茲賁孫星衍曰釋詁賁美也美用大此美績嗚呼邦伯師長百
違卜也用宏茲賁孫星衍曰釋詁賁美也美用大此美績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尙皆隱哉蔡曰隱痛也邦伯諸侯其百執事
謂大夫以下諸子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汝相輔佐也
有執事之官子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汝相輔佐也
爾為輔佐念敬我眾吳汝綸曰朕不肩好貨也傳曰肩任
貪貨敢恭生生莊述祖曰恭今文皆鞠人謀人之保居
之入敢恭生生莊述祖曰恭今文皆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
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今我既羞告爾傳
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今我既羞告爾傳
已進于朕志若罔有弗欽戴鈞衡曰于朕志屬下若
言好惡朕志所好者明德汝當改無總于貨寶蔡曰總
敬敷所惡朕志所好者明德汝當改無總于貨寶蔡曰總
生自庸諸臣無生殖以自用式敷明德永肩一心孫星

釋詰肩克也言長能一心不貳其志
于耿盤庚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
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
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張九成曰盤庚告民動以
鬼神之明一理也商人敬鬼神因其所畏而戒焉然亦豈
者哉幽明之理也林之奇曰生殺予奪之權操於人
主使盤庚驅民以刑罰而使之遷亦誰敢違者今乃反
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道與道在得民乃
其民有道在將有所甚畏者蓋得道與道在得民乃
爾使盤庚以勢與臣民較以道與民則雖聚所惡勿施
而天下亦自危矣胡宏曰盤庚有六善以常舊服
正法度一事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
以人情事理開道人心四也莫厥攸居首以無怠五也
欽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措置王柏曰契始封於
書八遷而後規畫悉處看其措置王柏曰契始封於
商近古帝都土豐物饒以七十里有天下是時濱河之
郡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知利而

書六

九

集虛草堂

不知患盤庚不沈治毫股而歸于先王創業
之敢逆君命哉皆世大室嗜利忘忠動以浮言盡惑
何敢逆君命哉皆世大室嗜利忘忠動以浮言盡惑
臣者為詳之張履祥曰申命而後行事如商盤周誥諄
諄於言然吾心之懼不且盡也聖人之何心哉欲
斯為浮言而民靡然從之何也後世具朱一新曰世
田廬今河決時民雖走避稍定後復故居亦浸
水壘中決口未塞明知有續塌之虞而民且死守不
蚩蚩之氓貪於近利而昧於遠害類如此乃承樸案盤
庚首篇之確證也乃次篇之威再則曰汝登進厥民
諭臣之確證也乃次篇之威再則曰汝登進厥民
則曰汝萬民乃不次篇之威再則曰汝登進厥民
之確證也乃次篇之威再則曰汝登進厥民
茲子有亂政同位恐人倚身則曰汝登進厥民
故於告民時揭其隱衷使民洞然不為所惑也首篇
乃祖乃父皆指臣之祖父言次篇然不為所惑也首
盤之祖提以告之下則又指臣之祖父言次篇然不為
盤之祖提以告之下則又指臣之祖父言次篇然不為

眾蓋統臣民諭之然詳邦伯師長以下諸語則責
臣之意較多以不樂遷之本謀固在臣不在民也

書六

十

集虛草堂

商書一

尙書疏略六

商書三

尚書諡略七

高宗彤日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

丁崩祖已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

作高宗彤日及訓大傳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

野鳥也當升鼎今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德三年

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德三年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

之有報之疾也高宗乃廟號若武丁時作書在祖康

史記所說不為無理豈訓王在武丁時作書在祖康

與時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孔曰說文云祖己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鄭曰祖己謂其黨雉鳴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

厥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蔡曰典主也孫星衍曰義善也汪烜曰此

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史記載此文云非天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孫

星衍曰般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民有不若德

不聽罪傳曰言無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史記並作付如台史記作奈何永樸案天既付人以

命示之災異欲正其德而不若德不聽罪者乃但曰其

敬也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

高宗復成湯之道故典路寢馬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

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典廢之事如殷武

詩所云寢成孔安也馬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為豐殺之

禮於是棄常道也其昶曰禮記云高宗諒闇善之

也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案高宗起故善於禱非其失道若

能推而廣之獨厚於禱是乃行禮而失故曰無禮於

道既感祖己之言修正典禮斯為賢王矣秦蕙田曰

王為下土之式先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傲哉禮俗不

行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

命厥元

書七

十一

集虛草堂

商書三

尚書諡略七

商書四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鉞使周文王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

在西伯故曰西伯戡黎入 紂斯內 傳曰戡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 傳曰相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

傲很明德不修教法 林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

欲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

典斯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何賴焉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其如台 史記如台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

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 時謂曰天命已訖紂乃曰有

命在天乎真 祖伊反 說文引此經 反 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 馬曰參字累在上 段曰王裁曰玉篇云累壘為牆

罪多 則以累訓 言乃能責命于天 吳汝綸曰 殷之即

喪之其也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孫星衍曰 功事也

必言紂身詩召閔亦言不裁我躬 蘇軾曰 祖伊之諫

盡言不諱 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書八

一

集虛草堂

尚書疏略八

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
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
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於
將之守其節矣初祖伊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
命又知殷之亡而略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
可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也

書八

二

集虛草堂

商書四

尚書疏略八

商書五

尚書諛略九

微子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謀遂去微子世家及祖伊以西伯滅桀

度紂終不可諫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

少師傳曰微子城縣東北吳汝綸曰古無以父師

為三公者鄭既以三公釋父師以孤卿釋少師是鄭

本父作大也傳父師二字後人所加故疏不言父師大

與鄭義同父師亦作大也惟史記呂氏春秋說

干微子為微子從父愈當呼名也惟史記呂氏春秋說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治正四我祖底遂陳于上孫星衍曰湯致遂其功陳列于

也馬其昶曰致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成亂正四方之功我祖底遂陳于上孫星衍曰湯致遂其功陳列于

我紂沈酒醜而發亂湯德于後世孔曰說文醜營也

醜營一物謂醜而發怒孫星衍曰醜當為醜說文醜

醉營也疏引作醜俗字王引之曰沈殷罔不小大好

之言淫也沈醜淫醜也沈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卿士

草竊姦宄臣也孫星衍曰廣雅草竊姦宄也卿士

師師非度法度為非凡有辜罪乃罔恆獲恆罔獲倒文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作並方今殷其淪喪沒也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蔡曰殷之喪亡曰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狂鄭作往曰發起也紂禍吾家耄

遜于荒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致準曰今爾無指告予

書九

一

集虛草堂

荒殷邦

史記毒作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黃汝綸曰

也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傳曰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

酒敗亂厥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而取曰攘

德之語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

往盜曰竊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孔曰犧牲牲皆為俎實

則用當為簠簋之實謂黍稷稻以容將食無災日將食

持食也吳汝綸曰左傳牲用備具以容將食無災日將食

也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降監殷民用又

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畢東美曰言百

斂召敵讎不怠戴鈞衡曰斂收也如是則與人為讎以

者有罪而自治其讎者復有罪民之愁病無所告詔故

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蔡曰我出當其禍敗馬其昶曰此自明其非畏死太

史公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即說此二句之義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馬其昶曰罔無也國喪無可為

如去是其義也以下勉其去戴鈞衡曰淮南注舊常也

道也釋宮我舊云刻子樸案云當讀如詩道之云遠曷

道行也我舊云刻子樸案云當讀如詩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之云語中助辭馬其昶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

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各自謀行其志我不願行遜先

鳩府君曰此蓋太師自云我不復顧念而將遜耳戴

書九

十一

集虛草堂

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遽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

書九

三

集虛草堂

尚書五

尚書說略九

周書一

尚書疏略十

牧誓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

味爽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說文牧作母曰

時甲子 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馬曰味未旦也

蓋以昧 為未以爽為旦 釋文脫爽字耳 釋詁朝早

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 孫星衍曰說文杖野而誓

尾曰 遜矣西土之人 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豕君 傳曰

日豕大也 馬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

長 旅眾也 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千夫長 師帥百夫長 卒帥 孔子周禮二千五百及庸蜀

羌髡微 盧彭濮人 名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

山縣 蜀今四川成都府 羌當在今陝西今湖廣陽南府竹

府南 漳縣東北中廬故城是彭在四川 稱爾戈比爾

千立爾 予其誓 戈戟干盾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

無晨 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牝雞

無晨 鳴之道 喻婦 昏棄厥肆祀弗答 先薑塢府君曰昏

人知 外事索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當同混 鄭曰肆

答為 問猶貢為賜 亂為治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

母弟 如左 傳所謂昆弟 母弟同 母弟 陳櫟曰厥遺王父

子篇 所稱家 堯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 微子紂庶兄

書十

集虛草堂

書十

集虛草堂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皆在王父昆 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

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 說文引此經

傳曰戰事就敵不遇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 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鄭曰戒其輕進

戒其貪殺 蔡曰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鄭曰桓桓威

如獸之將 攬搏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

子 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明 鄭曰當以為周之役也

勇 戒其殺降 武爾所弗勛 鄭曰所言且也 王其于爾

躬有戮 黃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

肅溫厚 真聖人之言也 方苞曰周初之書惟牧誓為

不雜 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斷脛焚

通逃之臣 故讀弗及焉 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

色 酒武王始言惟婦言是敢盡也 汪烜曰微子但言紂

開明 之一日君子欲端其身其必先於澹泊明志與

周書一

尚書疏略十

洪範序武王勝殷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朝而臣也漢書劉歆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
受河圖則也聖人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
陳之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洛書
子而問焉家抱府君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
德而問焉家抱府君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
洪範法也土天惜戴之此足為歆說之證傳曰
惟十有三祀曰商曰周曰蔡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
王引之曰乃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猶於是也乃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也居者周書作雒注云治也天民馬其昶曰相協皆助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定傳曰我不知天所以箕子乃言曰

書十一

集虛草堂

我聞在昔絲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傳曰墮塞汨亂也
水失其性則五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斃
行陳列皆亂曰帝天也傳曰昇與斃敗也疇類也
孫星行曰鄭云帝天也傳曰昇與斃敗也疇類也
案上文武王云惟天陰隲下民則箕子對自即天言
之史記昇作從者說文從相聽也相聽義與昇亦相近
五行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至九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
震怒猶謂天奪其魄天初一日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
乃錫禹猶謂天奪其魄天初一日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
天則五氣流行在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人則世所行用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為釀次四曰協用五紀和也次五曰建用
皇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之綱也一五行蔡傳曰此以下九疇子所陳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

陰陽各有匹耦而物得以成焉故謂之成數也

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焉故謂之成數也

先後亦以微著于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五

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序則曰水火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爰稼穡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

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穡也稼穡

獨以稷言者稷兼五行無不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

盛於稷稷故以稷穡言也作為鹹苦酸辛甘者五行

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而後能聽而後能思

既生則聲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

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睿者通乎微也肅者智也

聖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者智也

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

書十一

集虛草堂

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黃幹曰水觀雨太陰火言
 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
 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
 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黃勉
 齋云配與屬不同嘗因其說推之配者對時為體屬者
 流行為用與洪範五行配水火木金土言其體也素問屬
 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言
 其用也馬其昶曰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形流故貌屬水又曰辛主腎腎發為耳故聽屬金又曰
 甘主心故思屬土又曰子華子曰心之精為火其竅上通
 於舌故言屬火又曰肝之精為木其竅上通於目故視
 屬木故言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
 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
 無不得其所福極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九曰食謂掌民
 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
 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書十一

三

集虛草堂

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賁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
 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大傅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蔡四五一紀一曰歲二曰
 日三曰月四曰星辰五曰麻數者定時也序四時也月
 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麻數者占
 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星辰也程若庸曰麻象日月
 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戴鈞衡
 辭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布
 在九疇之終而此豫言之者王考體天陰陽下民之
 必欲躋之五福之域而福不在德外故建極者所以斂
 敷錫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馬訓于錫汝保
 極之保與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邪黨也此
 德私相比附也陳樂曰書知人安民詩宜民宜人皆
 以人為有位者此亦當然證之下文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武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馬曰凡其眾
 有所汝則念之傳曰汝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執守汝則念之傳曰汝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百羅釋文本又作離蓋亦本作離而為後人所改也
 離者麗也故大傳作麗蔡曰不協于極未合而康而
 于善不罹于咎不陷于惡受之者不拒之也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鄭果
 之者姑與相安也錫之福者尚賢也止須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所以為洪範也教武王待新附臣
 如此人即維皇之極所以為洪範也教武王待新附臣
 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所以通賢共治
 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
 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臣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馬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臣有功者天
 命諸侯據此是攸好德為貢士用賢之稱攸者百人號曰
 康而色謂諸侯是攸好德為貢士用賢之稱攸者百人號曰
 也一適即受進賢之賞不待三適無虐勞獨而畏高明

書一

四

集虛草堂

傳曰莞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馬曰高明顯寵者不
 狂法畏之蘇軾曰虐勞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
 貧賤利不在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夫論
 於循善矣莊述祖曰循為修之凡厥正人王引之曰釋詁
 誤謂王引之曰下其猶乃也凡厥正人王引之曰釋詁
 長謂既富方穀馬其昶曰方且也漢書注汝弗能使有
 之正既富方穀馬其昶曰方且也漢書注汝弗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劉逢祿曰女弗能與周念
 實客時人斯其辜劉逢祿曰女弗能與周念
 殷民將自作不靖也于其無好德孫曰釋文于其無好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也于其無好德孫曰釋文于其無好
 好有音至無有作好也于其無好德孫曰釋文于其無好
 字無音至無有作好也于其無好德孫曰釋文于其無好
 用咎古音正協下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鄭曰雖錫
 其為汝用惡劉逢祿曰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
 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箕子知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
 王雖封為二王之後而卒叛亂也本紀箕子不忍無偏
 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此數言存殷祀之大者

康彊子孫其逢吉馬曰逢大也李惇曰子孫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舉事于

外則凶孔曰此以汝與龜為二從耳或筮龜筮其違

從龜逆及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龜筮其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

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

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蔡曰雨屬水暘屬火

土吳仁傑云易以坎為水北方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

為水矣離為火南方卦又曰日以烜之則日為煖則煖

明之詩首章云二月初吉三章云日月方燠夫以二月

為煖則煖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

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

案稽疑以雨屬水以燾屬火燾陽也則庶徵雨之為水

陽之為火類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

事則本於五行庶徵也凡氣非五行不條理次第相為

不通鄭曰於五行庶徵也凡氣非五行不條理次第相為

不處故土氣為風也陳檉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風為土氣之證馬其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

草蕃庶以金履祥云風出地氣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

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極無不至亦凶曰休徵

日肅時雨若王引之曰日又時暘若曰暫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鄭曰狂倨慢

日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豫

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以類應之五事失

書十一

七

集虛草堂

則咎徵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曰王省惟

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固矣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

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時無

歲月朱子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曰歲月日

穀成姚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啻傳曰是三者已

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閭賢隱國家亂鄭曰所以承

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

此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庶民

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于南極暑長夏

至日北極暑短月有九行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北

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

立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至

北從黑道立夏從青道立冬至南從白道立夏至

風西入于畢則多雨朱子曰日好行東北入于箕則多

人事民之性情莫不各有其所好日好行東北入于箕則多

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則至治成此好則

和氣應則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蔡曰康寧無患難也考終命順受其正

之稱攸猶用也才德見用是即貴也故為五福之一

曾鞏曰未有攸好德則錫之福所謂貴也未有惡弱而非

賤者故攸好德則錫之福所謂貴也未有惡弱而非

人之皇極矣故攸好德則錫之福所謂貴也未有惡弱而非

案福極反對壽與短折反富與貧反康寧與疾憂反攸

好德與惡弱反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考終命與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書十一

八

集虛草堂

貧五曰惡六曰弱
 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
 弱不柔也過者心不寧也
 主不柔也過者心不寧也
 之福也民皆鄙天福極而
 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
 以好德不傷節其力而可
 攸教之不傷節其力而可
 之世者此所以為位不能
 安紀曰五紀行所以為位
 於人紀曰五紀行所以為
 四者皆道之疑也治於天
 為綱後四者皆道之疑也
 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皆
 化氣數天理人極則八者
 漢儒如伏理人極則八者
 蘇氏鄭理人極則八者
 集虛草堂
 疇有九極三德則以五復
 紀謂五事之微極者復能
 竊稽疑庶之福極者復能
 事稽疑庶之福極者復能
 不鼓以舞天賦之極者復
 徵之形於驗其下惟五事
 見天形於驗其下惟五事
 亡必有人感應之時速中
 之不善有妖孽見之速中
 不以八政必先紀德等配
 福極配五政必先紀德等
 六若與福五政必先紀德
 字送強取以配皇之不止
 字送強取以配皇之不止

書十一

九

集虛草堂

周書三

尙書諡略十二

金滕 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史記封周公旦於

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

鄭曰滕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匱中之册乃周公所作非謂周公作此篇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傳曰不悅豫 豫說文引作

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敬也 穆 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也 戴鈞衡曰孟子趙注戚戚然心有動

為功 史記功作質 孫星衍曰釋詁功質成也二字同

請代如 為三壇同墀 鄭曰壇地曰堂 王闔運曰與神約誓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鄭曰植古置字 傳曰璧以禮神

書十二

一

集虛草堂

贊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 册鄭作策日策周

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武億曰惟爾元孫某邁厲

虐疾 傳曰元孫武王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 釋

後世惟巫史告鬼神循于古不易詩曰莫若爾三王是

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林之奇曰自太王王

王言之曰丕子元長也丕大也 戴鈞衡曰于天三王之靈在

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且巧 王念孫曰

也 顧惟老于義疏若而 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王引之曰敷徧也 馬曰

任役使乃受命于上帝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蔡曰寶命即 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 鄭曰有所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 傳曰

于大龜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我乃屏璧與珪 傳曰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蔡曰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史記於是乃即三

吉發書視之信吉 傳曰習因也 孔曰一皆相因而

吉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襲為因 時

卜兆書管 林之奇曰書即周禮之頌左傳之繇 公

曰體王其罔害 薛肇明曰體與詩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蔡曰新受惟永終是圖 傳曰惟長終 茲攸俟 王引之曰

能念子一人 馬曰一人天子也 孫星衍曰方 公歸乃

書十二

二

集虛草堂

納册于金滕之匱中 林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

命龜之事及兆於册繫 王翼曰乃瘳 傳曰翼明瘳差也

其禮神之幣而台藏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詁翼敬也 翌明也 字形分別畫然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鄭曰羣弟蔡叔

河南開封府鄭州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

以告我先王 鄭曰辟謂避居東都居東者出處東國侍

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事權而攝行政者恐天下

叛周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周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為之若此 永樸案史記以弗辟為弗避事權於此經

語氣尤肖蓋公將往東都而先告二公以己之心迹也 卒

年則罪人斯得馬其親曰流言初起非特無叛周之跡且託於忠愛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公退居東都使管蔡無可藉口而稱亂如故則其情見矣故曰罪人斯得戴鈞衡曰得者出也如論語如得其情之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錢大昕曰唐石經貽字得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鄭曰欲讓之推秋大熟未穫

蔡曰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襲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與師誅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若請於王亦未必見從錢彞曰史臣敘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於王亦居東次以鴟鴞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親迎而後次以大誥今循其次推之昭然可見汪烜曰公居東實未滿二年故詩曰於汝信宿安得以二年為東征三年哉且東征豈遑甯處而伐柯九畹狼跋三詩

書十二

三

集虛草堂

則有衮衣赤舄之容無踊躍干戈之氣是亦明驗也戴鈞衡曰鴟鴞詩序曰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武庚方亂公作此貽王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况詩亦無一言涉武庚誅後情事乎永樸案周書作維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殄于岐周公內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祿父北奔管叔旅臨衛政殷叔于郭凌據此是流言起于武王初崩時周公居東在元年葬武王後罪人斯得在二年初迨王感風雷迎公則已秋矣作師旅在是年冬其臨衛政殷蓋自二年冬數至四年首尾又三年竹書云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天大雷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與逸書正合天大雷電以風王引之曰禾盡偃大木斯拔段玉裁曰詩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則皮弁服史記弁作朝服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馬其昶曰二公知周公之特為壇墠

而小而不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噫馬作懿曰猶噫也

懿德抑同信字句噫屬下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

無知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新逆馬作親

迎周公於我國家禮亦宜之蔡曰於國家王出郊鄭曰

王幣天乃雨反風馬曰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曰築拾也起歲則大熟鄭弟

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

古以爾視其獻歆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

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或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

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林之奇曰其始也疑周

相與之際可畏如此陳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

子之命為君親而不禱是知義為君親也為己而禱是不

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知義為君親也為己而禱是不

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

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書一二

四

集虛草堂

周書三

尚書誥略十二

周書四

尙書註略十三

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孔曰誥告也周家惜抱府君曰聖人命諸侯以成天
 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
 民故殷之謂且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
 制武庚之謂且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
 監之名以成王時叛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
 王若曰命故稱王戴鈞衡日獸與絲通釋詁爰粵于那
 蔡曰獸發語辭戴鈞衡日獸與絲通釋詁爰粵于那
 都絲於也爰粵于訓讀于於那都絲通釋詁爰粵于那
 台朕賚界于陽子也朕陽訓于我之與也弗弔言周
 界不訓賜之子相類王引之曰越與也孫星衍曰
 弗弔如雜記云如何不淑吳汝綸曰若呂相絕秦之
 言無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
 集虛草堂

詩一三

一

集虛草堂

待不少 洪惟我幼冲人 王引之曰凡言洪惟爽惟不嗣無
 疆大歷服 傳曰承繼祖考無窮大數 吳汝綸曰莽誥
 事弗造哲迪民康 道民於安爾雅造進也進於明哲則
 靜自矧日其有能格知天命 注江聲曰有讀日又文選
 責惟小子 已作熙即嗜字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 此經云奔走以傳 吳汝綸曰莽誥效
 受命廣雅傳就也敷賁者就奔走也 孫星承高皇帝所
 衍日敷前人受命言依附祖考受此天命 茲不忘大
 功子不敢閉 受命之大功詩云前王不忘 于天降威其
 昶日爾雅于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陳櫟曰寧王
 寧人皆指武王 孫星衍曰即命日有大艱于西土西
 莽誥迺紹天明意注紹承也

土人亦不靜

薛肇明日即命與金縢即命同 蔡日龜
 謂自作 越茲蠢 蔡日及茲果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王日
 不靜 越茲蠢 蔡日及茲果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王日
 也殷小腆謂祿父 蔡日敘緒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日
 疵瑕也 王日 民不康日予復反鄙我周邦 馬其昶日
 謂三叔流言 王日 民不康日予復反鄙我周邦 馬其昶日
 為殷 王鳴盛日左傳過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義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
 翼以于救靈武圖功 程大昌日史記管蔡作亂天下皆
 為輔拂十人即十夫 朱彬日不日翼子而日予翼倒
 傑因管蔡自作不靜故言母弟賢者翼佐我 我有大事
 以往撫安繼嗣圖功莽誥於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大事
 休朕卜并吉 傳日大事戎事也 鄭日卜并吉者謂三龜
 皆從也 蔡日即命下四字讀 鄭日卜并吉者謂三龜
 前時朕卜并吉卜於將伐武庚日 肆予告我友邦君 日
 集虛草堂

書十三

二

集虛草堂

肆故 越尹氏庶士御事 孔日尹正也諸官 日予得吉卜
 也 肆故 越尹氏庶士御事 孔日尹正也諸官 日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傳日往伐殷逋 爾庶邦
 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日 鄭日無不反我之意 江聲
 復之言報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戴鈞衡日
 也反也 蔡日謂三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引之曰越
 王家 陸實兆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引之曰越
 叔不陸實兆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引之曰越
 和日以輔弼言則日予翼以叔父言則日予小 王害不
 子考翼不以管蔡無道而疏絕之亦厚之至也 王害不
 違卜 曷也 肆予冲人 吳汝綸日 永思艱日嗚呼允蠢
 鰥寡哀哉 孫星衍日莽誥所犯誠動鰥寡此言 予造天
 役 漢書造作也 遺大投艱于朕身 傳日遺我甚大
 身 越予冲人不叩自恤 孔日叩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朱彬曰義綏予曰傳曰常無志于恤馬其和曰

無以憂者宜也不可不成乃寧戴鈞衡曰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帝命天休于寧王語注休嘉也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助民曰矧亦惟卜用馬其和曰

也嗚呼天明畏漢書畏弼我不丕基傳曰輔成我王曰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永樸案惟讀曰為丕莽業王曰

知寧王若勤哉王引之曰天閱志我成功戴鈞衡曰

韻誌告也吳汝綸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王引之

為亟釋誌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漢書化誘

多邦肆予告我友邦君漢書載孔光引此經

者天輔之也馬其和曰其考我民漢書作天其累我

永樸案檀弓邾婁考公注考或作定是考有定義也

此句則所謂皇矣上方帝臨下有赫誠道者其定我民

人圖功攸終王引之曰天亦惟用勤志我民若有疾

勞言天於我民相勞若有疾者然予曷敢不于前寧

人攸受休畢馬其和曰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

也蔡曰昔前日也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

語辭則艱日思常釋為日思艱例文也若考作室既

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傳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

書十三

三

集虛草堂

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王引之曰其猶寧也馬其和曰

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蔡釋越若兄考乃有友伐

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吳汝綸曰考者死也終也洪範考

謂武庚也永樸案禮記注有保也若猶汝也謂管叔友

邦君御事王曰嗚呼肆哉力永樸案顏師古注莽其

之義亦勸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蔡曰爽明

和口猶言明我新造邦明者顯也亦惟十人迪知上帝

命鄭引之曰迪用也永樸案逸周書武王克殷毛叔

弟叔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茲時康叔年少已親

其役知當日十人皆有力焉故追言前事亦惟此十人

迪知天命也馬其和曰前言十越天棐忱蔡曰及天

夫此又言十人見親者不皆叛爾時罔敢易法戴鈞衡曰

商受爾時罔敢易法戴鈞衡曰爾時猶言其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蔡曰矧今天惟大艱張裕釗曰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戴鈞衡曰淮南注鄰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孔

命之不可變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

不終朕敵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戴鈞衡

為亟于往也從讀左傳率師從之從征也率矧今卜

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曰天

差卜兆陳列惟若此白虎通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

書十三

四

集虛草堂

以爾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
先謀于同姓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
天下故必成然後加不義之謀則吉戰則勝
不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故暴虐天下之人皆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
於是主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
見故主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
畢竟尚有在人者此其所以動心又况商之
當三監初定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
之論以天意從違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
方論以天意從違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
安焉而東征後世之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
亂階而長者變端在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
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故封炎武曰武
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封炎
下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封炎
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叛乃命
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
其地也

書十三

五

集虛草堂

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
其民而存先王之宗祀焉斯已矣不卒成之
不謂周家辛若創業者所以與天地相和而
之於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動人聽而
則難為言所可言之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
既得可徵天命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
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致其罪
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
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蔡日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王引之日盤庚懋建懋
簡漢石經作勛君爽迪見冒馬作助冒懋通懋也賈
子容經篇怙大福也逸周書諡法篇時大也聲義並與
怙近怙冒大懋勉也永樸案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一
與康王之誥一見非一也文聞于上帝帝休吳汝綸曰廣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詩言伐大商吳械之日武王猶
事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大傳天之命文王猶
非享亨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
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江聲曰敘乃寡兄助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蔡
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蔡
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蔡
明德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馬元曰古本民上有治字
也日今民二字屬上讀下紹聞衣德言服傳日繼其所聞
言矧今民罔迪卽承此紹聞衣德言服傳日繼其所聞往

書一四

三

集虛草堂

敷求于殷先哲王黃度曰敷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
成人宅心知訓江聲曰宅度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鄭曰
哲王虞夏也黃度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鄭曰
之也王引之曰別讀爲辨求之不一猶曰更求用康
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莊述祖若荀子屬爲旬天
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見召誥荀子屬爲旬天
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下引此經不廢在王命戴鈞衡曰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常如日痛瘵病在身則無不
覺矣段王裁曰釋詁瘵病也此經當作瘵俗字敬哉天
畏棗忱風俗通引作天德輔誠也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永樸案淮南注康樂耽樂也
之謂耽康好乃其乂民王引之曰乃我聞日怨不在大
者過好也

亦不在小怨傳曰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至于大言
能無小惠不惠懋不懋者勉日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
故無大患已汝惟小子惟汝綸曰左傳子旗引此經曰
康叔大也汝惟小子惟汝綸曰左傳子旗引此經曰
服蔡日服事也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同亦惟
民蔡日服事也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同亦惟
助王宅天命讀爲度宅作新民朱子曰鼓之舞之謂
不用其極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蔡日此下謹罰也
不行也故上不可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政之
足恥也故上不可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政之
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吳
綸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潛夫論言恐人
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
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是本乃有大罪非終乃惟書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蔡日適偶也吳汝綸曰釋
推問得實汪烜曰殺謂刑之非必大辟注極窮也言
殺此者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
若士時有過誤不之幸也金作贖刑赦作有刑皆謂良人
從其情或從其辭不離者爾孔叢子夫聽訟者或
服江聲曰敘順同義辭不可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
民其勅懋和吳汝綸曰廣雅勅勅順人若疾傳曰化惡爲
治之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
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不遠矣心誠求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聽訟者惡不遠矣心誠求
人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惟民其康父荀子君國長
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慶賞矣趨時
先修正其在者然後徐責其在者誠乎上則下應

書一四

四

集虛草堂

亦不在小怨傳曰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至于大言
能無小惠不惠懋不懋者勉日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
故無大患已汝惟小子惟汝綸曰左傳子旗引此經曰
康叔大也汝惟小子惟汝綸曰左傳子旗引此經曰
服蔡日服事也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同亦惟
民蔡日服事也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同亦惟
助王宅天命讀爲度宅作新民朱子曰鼓之舞之謂
不用其極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蔡日此下謹罰也
不行也故上不可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政之
足恥也故上不可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政之
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吳
綸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潛夫論言恐人
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
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是本乃有大罪非終乃惟書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蔡日適偶也吳汝綸曰釋
推問得實汪烜曰殺謂刑之非必大辟注極窮也言
殺此者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
若士時有過誤不之幸也金作贖刑赦作有刑皆謂良人
從其情或從其辭不離者爾孔叢子夫聽訟者或
服江聲曰敘順同義辭不可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
民其勅懋和吳汝綸曰廣雅勅勅順人若疾傳曰化惡爲
治之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
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不遠矣心誠求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聽訟者惡不遠矣心誠求
人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惟民其康父荀子君國長
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慶賞矣趨時
先修正其在者然後徐責其在者誠乎上則下應

之如景嚮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
玉裁曰力勅同部而若雙聲故皆通用而和調累解期其
速愈引止若有疾一句意則并及下文忠信均辨二語
指若保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剽則人無或剽則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人非汝封又曰剽則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權在己不可不謹則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謙曰康叔為周司寇以國對周言又讀為有王曰外事
謂都邑之事都邑各有大夫士自台其中不屬國中故
曰外事如魯之費邱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汝陳
王引之曰說文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
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鄒季友曰說文臬射的也注謂
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門中際為臬準限兼取二義
戴鈞衡曰臬司連讀猶言法守孔叢子引此經曰孔
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陳大猷曰要即周禮
而要之之要謂結定其罪也蔽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
今世引斷孫星衍曰服伏同王引之曰不猶乃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獄傳曰其刑罰斷
義宜也工宜於時世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常法
鈞衡曰考工記注遜順理也曰心口相問之辭敘順也
荀子曰兩引此經次皆為就馬其視曰汝陳時臬事
曰即次聲之緩急義皆為就馬其視曰汝陳時臬事
四句申上師茲緩急義皆為就馬其視曰汝陳時臬事
時即大傳所謂平心而應之乃汝盡遜三句申上服念句
者以不慮之乎以不慮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荀子以
為先教也蔡曰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荀子以
所由不己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
中也乃知凡民自得罪蔡曰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
乃知凡民自得罪蔡曰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

書一四

五

集虛草堂

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下引此
經有冤抑者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死而傷越人謂不
釋言于求也又詩畫爾于警不畏死罔弗慙也人無不
茅謂往取茅與求義亦近于警不畏死罔弗慙也人無不
惡之王曰封元惡大憝戴鈞衡曰管矧惟不孝不友星
衍曰矧說文作矧云詞也馬其視曰說文又云從矢
取詞之矧說文作矧云詞也馬其視曰說文又云從矢
故曰矧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矧與乃同乃者指事之詞
下引矧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矧與乃同乃者指事之詞
事不敬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戴鈞
儀禮注于弟弗念天顯蔡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
孔疏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乃弗克恭厥兄
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也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鳴盛曰稚子可哀王六不友于弟惟
弔茲於如此不于我政人得罪王引之曰政人即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吳汝綸曰廣雅惟詞也王念孫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曰當速用文王所
刑兼五刑言呂祖謙曰殷法常事用之罰戴鈞衡曰
論惠姦宄者賊良民下引此經左傳曰季引此篇夫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相共不相及也又苑何忌引
此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馬其視曰元惡不率大
大憝第言刑茲無赦明罪止其身不相及也元惡不率大
夏王闔運曰矧惟外庶子訓人官曰在外掌眾子之
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曰訓人惟厥正人引
諸子亦王朝之臣對父子兄弟為外惟厥正人引
猶與也越小臣諸節符節之吏乃別播敷王引之曰
民大譽戴鈞衡曰詩弗念弗庸言傳曰不用我法瘵厥君時

書一四

六

集虛草堂

乃引惡傳曰是惟朕怒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馬其

未至元惡但不率由禮義者乃惟在位諸人亦惟君惟

戴鈞衡曰玉篇惟為不能厥家人王念孫曰漢書注

日家人庶人百姓也漢書不事家人生產家越厥小臣

外正王引之曰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乃由裕民道也裕民惟文王之敬忌王鳴盛

引此乃裕民曰我惟有及馬其昶曰教民以身為本

之也思文王之敬戒乃道民曰我則予一人以懌傳曰

悅懌汝德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

治功大而名美故君子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段玉裁曰擇擇通用王曰

馬其昶曰荀子曰休即發一人以擇之旨我時

封爽惟民迪吉康江聲曰道之善則安馬其昶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傳曰為求等吳汝

蔡曰言為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馬其

匹於商王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馬其

矧猶乃也王闡運曰適和也不適不迪四字為句

永模案言乃今民罔迪若不和不迪是國無政不適猶

未同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注

日此十五字作一句讀王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

吳汝綸曰監視也視示同字監告連文猶言示告也釋

書十四

七

集虛草堂

無在多蘇軾曰無曰我無罪矧曰其尙顯聞于天金履

前責民因責臣因責康叔王曰嗚呼封故哉無作怨

此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王曰嗚呼封故哉無作怨

怨申警之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江聲曰鄭論

敏德蔡曰大法古用康乃心願乃德傳曰願遠乃猷裕

王引之曰遠乃猷乃以民甯不汝瑕珍孫星衍曰詩傳

絕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胡二行曰肆惟命不于常

不善則失之矣左傳范文子引此經曰道善則得之

此言幸之不可數也汝念哉無我珍享蔡曰無我珍

明乃服命馬其昶曰召誥有夏服天高乃聽王道德之

言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孫星

典常也下屬為句酒誥乃以殷民世享陳櫟曰武王封

於文王明德慎罰未復以天命無常享國難必戒之康

叔能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

然哉汪烜曰大學首言明德而次以新民又言聽

民志此謂知本與康誥所言相為表裏

誥所言相為表裏

周書五

尙書諄略十四

書十四

八

集虛草堂

周書六

尚書諄略十五

酒誥 王應麟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序以百而酒誥王曰封惟日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等句

王若曰 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明大命于妹邦馬曰

即牧養之 鄭曰妹邦紂之東朝歌也于時國焉其妹雙

聲之 鄭曰妹邦紂之東朝歌也于時國焉其妹雙

縣北有 乃穆考文王 曰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 誥誌猶誥告 孫星衍曰

日朝臣也 卿大夫俱在內 蔡越少正御事 孫星衍曰

魯有少正 卯周書有大正 朝夕曰祀茲酒 猶斯也言惟

祭王戒慎 用酒也 論衡引此經曰此言 惟天降命肇我民

也 讀如長 國家之長 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 顧炎

不腆于酒 而與興亡之幾 皆在于酒 則所以保天命而

于小大鄭注 謂萬人不可不謹 矣 大邦蓋謂萬邦 至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 王引之云 小大邦蓋謂萬邦 至文王誥

者天子此 經曰彝酒常 屬之也 禮注 引作政古通 無彝酒 非

醉傳曰 飲酒惟當 祭失其身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之義宗族 有事族也 祭已而與 終日大宗已侍于賓莫尊卑

燕私燕私 者何也 祭已而與 終日大宗已侍于賓莫尊卑

書一五

一

集虛草堂

書一五

二

集虛草堂

親也 醉而不倦 若飲則兄弟之道 備者成也 成者親而甚

敬室也 故曰飲而醉者 宗室之意也 德將無醉族 惟曰

我民迪小子 戴鈞衡曰 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 惟土物愛厥

心臧 孫星衍曰 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 惟土物愛厥

大德小子 惟一言當一視之無一端可苟也 妹土嗣

爾設 孫星衍曰 國純其德 義之義 季友曰純為專一

純文 猶曰其 奔走事厥考厥長 肇牽車牛遠服 賈曰釋

謀也 用孝養厥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孫星衍

膳膳也 腆多也 庶士有正 越庶伯君子 王鳴盛曰 有正

繼以少正 以卑賤者別言之 此言庶士繼以有正 庶士

民此 戴鈞衡曰 上告妹土之 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者

惟君 命惟曰 大語辭說文 羞進獻也 金履祥曰 惟猶

與君 猶言事厥考厥長 也 大傳古者 聖王之治 天下

也 五君 猶言事厥考厥長 也 大傳古者 聖王之治 天下

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 爾克永觀省作 稽中德 戴鈞衡曰

使也 稽合也 陳喬樞曰 鄉飲酒 義曰君子 所謂禮注

弟之行 立矣 故爾 尙克羞饋 祀爾乃自介 用逸 江聲曰

酬也 中庸說 旅酬下 為上 所以遠賤 是祭亦有 旅

禮也 馬其 介景 福義 同此也 蘇軾曰 酒人 情以 大

能免也 故戒 沈而 開其 德飲之 樂 蔡曰 本

其端者 不飲 今乃 反開 茲乃 允惟 王正事之 臣 惟

為呂覽 注 茲亦 惟天 若元德 永不忘 在王家 王引之曰

正治也 茲亦 惟天 若元德 永不忘 在王家 王引之曰

不亡不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金履祥曰棗與通棗祖非遠也謂我西土非已往

也遠事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敦不腆于酒戴鈞與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命致陸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王曰封我

也 不惟自息乃逸朱駿聲曰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幸在

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曰于殷國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臣用酒羣羣腥聞在上故天降

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曰惟以

非天虐民性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戴鈞衡曰古人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王引之曰其猶甯也戴鈞衡曰監撫

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

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監於水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鄒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也告矧太史友內史友漢助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

書一五

三

集虛草堂

書一五

四

集虛草堂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曰於在內服治事百

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越百姓里居傳曰百官族姓

居者罔敢湏于酒說文引此經曰不惟不敢亦不暇惟

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戴鈞衡曰說文尹治也越于

也言明于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曰嗣王紂

治人敬法厥命罔顯于民祗吳汝綸曰詩傳祗保越怨

酒樂也厥命罔顯于民祗孫星衍曰釋詁保安也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孫星衍曰楚辭注淫游也

此喪如民罔不盡傷心說文引此經曰盡傷痛也惟荒腆于酒孫星衍

職是乃汝能剛制于酒蓋申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發不惟不敢亦不暇之義蘇軾曰其猶將也

勿令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蘇軾曰其殺猶今法

日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陳埴曰是又惟殷

時酒池肉林遺惡猶在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

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馬其昶曰享饗通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明享言明飲無忌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益乃事時同殺廣雅釋詁曰國策注恤願也永樸案

其昶曰弗恤弗獨連讀事者使也時王曰封汝典聽朕

指殷之臣工而言不聽則亦殺也

志勿辯乃司民酒于酒民讀殷民也莊述祖曰乃司

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始也商俗淫酒先王以酒誥戒

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溺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

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傳為子孫法

焉董鼎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

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復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

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賓主百

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

疏之甯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敗家接踵於後何莫由

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也

書一五

五

集虛草堂

周書六

尚書諡略十五

周書七

尙書諄略十六

梓材 馬其昶曰梓材誥康叔戒邦君也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案此篇乃詳舉方伯連帥之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蔡曰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情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情通矣能通上下使之無間者惟

邦君也 呂祖謙曰率土皆 汝若恆越曰讀如國語越

王臣之言臣則民在其中 馬其昶曰自 我有師師司徒

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 馬其昶曰自 我有師師司徒

此下至篇末皆設為康叔戒邦君之言 亦有師師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厲傳曰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勞汝綸曰敬讀為矜

肆往猶呂刑今往論語皇疏往猶後也厥猶乃肆亦見

也大戴禮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 孫星衍曰見猶效也 永樸案此蓋

效之舉凡戕敗人者皆宥之矣上下皆以姑息為尙強

暴不鋤善長何由安乎此數句意與康誥寇攘姦宄殺

越人于貨愆不與死罔弗懲同言 王啟監曰周禮

寡屬婦合由以容與不與死罔弗懲同言 王啟監曰周禮

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厥亂為民論衡

則監者指諸侯而言政監猶云立其監 厥亂為民論衡

率之化民 王引之曰亂者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率之化民 王引之曰亂者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敬矜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人妊身也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玉清河王誅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者賤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孫星衍曰

書十六

集虛草堂

書十六

集虛草堂

引恬 傳曰長養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馬其昶曰自古

文監罔攸辟言責無可諉 惟曰若稽田 蔡曰稽 既勤敷

以上達民隱以下陳天命 惟曰若稽田 蔡曰稽 既勤敷

傳曰已勞力布發之 陳師凱曰爾雅田 惟其陳修

一歲曰已勞力布發之 陳師凱曰爾雅田 惟其陳修

為厥疆 王引之曰周禮呼初耕地反草為蓄 惟其陳修

皆治也 蔡曰疆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 曰

畔也 蔡曰疆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 曰

卑曰垣高曰墉 蔡曰疆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 曰

孔曰暨亦塗也 茨蓋覆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 曰

丹腹 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 腹善丹也 蔡曰

成終 孔曰二文皆言教即古塗字 段玉裁曰自衛

包改 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神明德引此經 故今王

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神明德引此經 故今王

惟曰 王言其昶曰此闡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 音協近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也 戴鈞衡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戴鈞衡曰享指近服

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
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
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
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

書十六

三

集虛草堂

周書七

尚書證略十六

周書八

尚書疏略十七

召誥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北而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
王之四方入貢道下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
里均作召誥洛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
二日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子惟乙卯朝至于
洛師此篇云乙卯朝至于洛王師步自周則至于

正是一事 王引之曰越猶及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馬日周錫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鄭曰步行也 戴
步也 衡曰少儀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之

西安府長 蔣廷錫曰錦京在今陝西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召公也 保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 劉安世曰越若即粵

既成 霸若來三月為句 漢律歷志引武成曰越若來三月
也 傳曰肫明也 越三日戊申 傳曰三日 太保朝至于洛

下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經營規度城郭 越三日庚
戌 孔曰三日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蔡曰庶殷殷之

治都邑 越五日甲寅 孔曰三月 位成若翼日乙卯 孔曰
之也 王引之曰若猶及也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左傳 病未及死 國語及作若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 營 傳曰言周禮注 孫星衍曰營謂 越三日丁巳 孔

十四 用牲于郊 牛二 配 故二牛 告 立 郊 位 于 天 以 后 稷
地 于 南 郊 以 祀 上 帝 配 以 后 稷 乃 建 大 社 于 國 中 其 壇

東 于 南 郊 以 祀 上 帝 配 以 后 稷 乃 建 大 社 于 國 中 其 壇
郊 祀 志 郊 祀 禮 記 各 在 望 王 所 都 之 南 北 書 曰 越 三 日 丁 巳

用 牲 于 郊 牛 二 周 公 加 牲 告 從 新 邑 定 郊 禮 於 雒 明 王

書十七

一

集虛草堂

聖主事天明事地祭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下引此 經 越七日甲

子 孔曰二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曰賦
服者立文有詳略耳 賦謂賦斂諸侯之功 科其人夫

多 少 屬 役 謂 付 屬 役 之 厥 既 命 庶 殷 不 作 曰 丕 猶
處 使 知 得 地 之 丈 尺 公 營 洛 七 日 而 成 位 周 太 保 乃 以

公 繼 至 十 日 而 丕 作 周 召 規 模 其 敏 如 此 孫 星 衍 曰 以 同 與

庶 邦 豕 君 出 取 幣 乃 復 入 錫 周 公 曰 孫 星 衍 曰 此 蓋 因

周 公 以 告 拜 手 稽 首 旅 王 若 公 蘇 軾 曰 旅 讀 庭 實 旅 百

旅 陳 誥 告 庶 殷 越 自 乃 御 事 周 公 用 書 命 庶 殷 之 事 越

也 乃 御 事 越 語 辭 自 者 從 也 從 我 御 事 即 所 謂 庶 殷 不

作 也 召 公 先 陳 事 於 王 後 乃 進 戒 朱 子 曰 王 時 在 錫

豈 遣 使 奉 幣 具 鳴 呼 皇 天 上 帝 改 厥 元 子 茲 大 國 殷 之

命 戴 鈞 衡 曰 惟 王 受 命 無 疆 惟 休 王 引 之 曰 亦 無 疆 惟

恤 嗚 呼 曷 其 柰 何 弗 敬 朱 子 曰 此 數 句 一 篇 之 大 旨 也

日 集 韻 柰 果 也 一 日 那 也 柰 何 字 本 借 天 既 遐 終 大 邦

用 柰 字 奈 俗 字 唐 石 經 用 之 不 可 從 天 既 遐 終 大 邦

殷 之 命 猶 言 永 終 茲 殷 多 先 哲 王 在 天 越 厥 後 王 後

民 之 傳 曰 謂 先 君 臣 茲 服 厥 命 皇 疏 服 執 持 也 厥 終 智 藏

瘵 在 傳 曰 其 終 謂 紂 也 夫 知 保 抱 攜 持 厥 婦 子 以 哀 籲

天 祖 厥 亡 出 執 此 承 上 言 當 時 賢 智 隱 藏 其 未 及 藏 而

猶 在 者 皆 瘵 病 彼 亦 知 哀 號 呼 天 求 去 不 得 嗚 呼 天

亦 哀 于 四 方 民 其 眷 命 用 懋 吳 汝 綸 曰 懋 遷 大 傳 作 賢 言

書十七

二

集虛草堂

天改易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積
殷命 王引之曰子讀為慈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面讀
天若 為勸釋詰勸勉也 俞樾曰若順也順即道也天
若猶言 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
戴鈞衡曰爾雅格懷 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
同訓言天用懷保 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
壽考 漢書孔光傳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
其猶不可 以關焉 引曰其嘗我古人之德則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 蓋鈞衡曰有讀曰又 馬其昶曰二語意鳴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說文引此經不
也 不猶豈 今休王不敢後 王引之曰不猶毋也 蔡
顧畏于民 蘇軾曰暑險也民猶水也 水能載舟亦能
書一七 三 集虛草堂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傳曰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節其性則道化惟日其行 孔曰顧氏云和協
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王闓運曰比附
介助也 馬其昶曰大傳周公將作禮樂營洛以觀天
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
敢作禮樂是作禮樂在營洛之後節性日邁禮樂之化
也此勉王留王敬作所注吳汝綸曰禮記 不可不敬德我
公制作禮樂 王敬作所注吳汝綸曰禮記 不可不敬德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孔曰相監我不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孫星衍曰釋詁艾歷也
久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王引之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蔡曰夏商歷年長短
惟不敬厥德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孫星衍
即陸其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孫星衍
也 嗣若功 其也謂二國 王乃初服 傳曰言王 嗚呼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孫星衍曰貽本詩
十字為句此倒文也 猶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自貽哲命罔不在厥初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江聲曰哲兼慮歷 知今我初服 馬其昶曰天遠人道
年兼短折省文 知今我初服 馬其昶曰天遠人道
初服時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命 吳汝綸曰之猶是也 陳櫟曰今作邑而自治土中
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 其惟王勿以
召公所以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 蔡曰勿法以小民 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
功 小爾雅若乃也 戴鈞衡曰詩箋亦大也 其惟王位

100 115 130 145 160 175 190 205 220 235 250 265 280 295 310 325 340 355 370 385 400 415 430 445 460 475 490 505 520 535 550 565 580 595 610 625 640 655 670 685 700 715 730 745 760 775 790 805 820 835 850 865 880 895 910 925 940 955 970 985 1000

在德元傳曰在德之首江聲曰王者體元刑用於天下王念孫曰釋越王顯亦有光明上下勤恤

王念孫曰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也殷歷年王引之曰其猶尚也蔡曰我受天命大如有

義也猶茲也不若者茲若也猶言斯若戴鈞衡曰此倒

文也猶茲也不若者茲若也猶言斯若戴鈞衡曰此倒

某師之以潛夫論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鄭曰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洪頤

齊民錢大昕曰讎通疇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

典之百姓友民者友邦之民即堯典之萬邦也王末有

成命蔡曰末王亦顯我非敢勤蔡曰我非敢惟恭奉幣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蔡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雜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

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召公實

先經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乎夏商之廢

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乎夏商之廢

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林之奇曰敬德為

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德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

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

在我此則紂之謂己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真德

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諄諄且過其歷然

後知召公之言真主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著龜也陳大

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於洛邑

書十七

五

集虛草堂

公作誥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書十七

六

集虛草堂

周書八

尚書誥略十七

周書九

洛誥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天子王矣 蔡曰此下則公授使者告卜

之辭也謂為子者親之謂明辟者尊之

天基命定命 為句 王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

治是謂定命 予乃肩保大相更土

卯朝至于洛師 蔡曰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日成周今洛陽縣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書十八

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

地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得也故鄭注分言之 汪恒曰殷民遷洛已久今特更

營下都故鄭注分言之 俞樾曰先卜河朔黎水即武

王粵瞻有河之意不吉改卜澗瀍則舍河而就洛矣即武

今直隸大名府洛陽縣東北洛有王城在洛陽縣東

以圖及獻卜 猶云以圖及卜獻 王拜手稽首曰

者復公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猶上伴來順使者所至而言也 白 其作周匹休

虎通聖人承天而制作下引此經 公既定宅伴來視予卜休恆

吉 論曰詩傳恆編也 吳汝 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

尚書誥略十八

萬億年敬天之休 傳曰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後拜手稽首休享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以達於公

馬其昶曰公獻圖卜未及納誨王因乞言於公猶云拜

誨 周公曰王 吳汝綸曰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事也肇

稱殷禮 綸曰此言新邑應行之事非已舉行之也 吳汝

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 盤庚釋文索徐音文 予齊百

二作從三千周 王闔運曰齊敕也 吳汝綸曰周鑄京

使百工自周 予惟曰庶有事 陳樸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從王來洛也 予惟曰庶有事 莊述祖曰祀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宗字屬下讀 王安

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 永樸案宗訓如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 周道親親 惟命曰

宗族之宗言宗族亦以功與茲元祀 周道親親 惟命曰

又周公康叔曹叔聃季皆有大功於國故云然 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 戴鈞衡曰釋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多識前代之載 功之載籍也 江聲曰載謂書張衡云

祭祀易儀之制 禮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

皆莫不依神端冕以奉祭 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

效天者莫不自悉以奉 孫星衍曰漢書注丕奉也言既

咸秩易儀之制 禮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

意也蓋制祭之禮以崇德報功實所 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 後漢書載爰延引此 其往 傳曰戒其 無若火始燄

攸灼 劉台拱曰攸杜注鬱攸火氣也 敘弗其絕 蔡曰將

燕不可撲滅... 傳曰言事從微至著... 吳汝綸曰其猶之也厥若彝及撫事如... 子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初為馬其昶曰若... 若子也此公文在周之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吳汝綸曰... 官皆可任王宜用舊人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吳汝綸曰... 及在新邑而言往者據王仲卿即有僚各爵就官下明... 作有功也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公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 長有難譽之辭於後世公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 成前簡並非更端乃史官記其丁甯反復之旨已汝惟... 他篇如微子康誥多士無逸君奭等皆此例已汝惟... 冲子惟終其昶曰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馬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傳曰禮作樂事助王馬汝其敬識... 背亦當知忠姦所謂敬識百辟享也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 傳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萬國各致其方賄也惟... 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不役志于奉... 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則惟政事乃惟孺子頌... 其差錯侮慢之性日不奉上矣則惟政事乃惟孺子頌... 說文引此經頒作敬上屬為句日分也朕不暇聽汝... 馬其昶曰齊通借呂覽注朕教汝于棊民彝傳曰教汝于... 假攝也齊策注聽治也朕教汝于棊民彝傳曰教汝于... 倫孟其和日教以人倫汝乃是不覆鄭曰覆勉也錢大... 文覆莫剛反則覆即孟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子不敢廢乃命王夫之曰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 日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彼無不如我者永樸... 案書言正人外正少正有正多正正父先正皆謂臣僚

書一八

三

集虛草堂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傳曰我其退老明農人... 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 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彼... 我民蔡曰彼謂洛邑也言於洛邑治民無遠用戾... 飛曰史記所謂四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王念孫曰... 方入貢道里均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王念孫曰... 蔡曰此下成王答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周公及留公也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盛曰逸周書祭公解公奉咨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稱丕顯德注稱舉行也奉咨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衍曰大傳答恆對聲之緩急詩箋對配惇宗將禮... 也恆徧也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 九族之意謂宗族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 公德明光于上下傳曰公明德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煇曰方旁通用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江聲曰大傳以旁作穆穆為... 句釋詰穆穆美也釋文迓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本皆... 御天下之衡不迷於文武之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矣傳曰公之功無不若... 上所王曰公子小子其退蔡曰成王留周公治洛也... 于周命公後傳曰便就君于周命公後治洛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魯公也... 周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魯也...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魯也... 為留公之明證為不之魯欲天下之魯也... 邢茅胙祭祭為寢內子劉逢祿曰封魯公也... 伯祭公祭伯祭為寢內子劉逢祿曰封魯公也... 王時而推廣封域則在此時故魯亦云七年致政於... 元子而侯于魯大啟爾宇明堂位亦云七年致政於... 王成王以周公於魯地方七百里有四方迪亂進也... 是以封周公於魯地方七百里有四方迪亂進也

書十八

四

集虛草堂

也言曰方未定于宗禮禮多士臣我宗亦謂周宗吳
雖進于治未定于宗禮禮多士臣我宗亦謂周宗吳
汝綸曰是時禮樂未制作據史記伐淮亦未克救公功
鄭曰救安之後始與正禮樂制度於是改亦未克救公功
也吳澄曰猶下文言甯禮記言康迪將其後將大也
言所謂大公之後爾宇監我士師工士也師也工也百官誕保
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率辭也
文王世
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
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
是太公也兩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
立聽四聖維之漢書載谷永說曰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馬其
事已句未語助言公為天下所感懷已定予往日矣今宗
禮未定毋遽求去蔡曰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
集虛草堂

書十八

五

而悅之毋求去以困我漢書兩引此經皆以哉為我
先石甫府君曰周書祭公解作公無困我哉予疑此哉
字與下我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戴鈞衡曰我惟
字誤例我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戴鈞衡曰我惟
公句勿替刑句說文斃解也易釋文引四方其世享周
鄭注康尊也傳曰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周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王留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也鄭曰烈威
衡曰此例文也猶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孺子來相
考武王受命民吳澄曰弘大我事君之恭孺子來相
宅亦汝綸曰此其大惇典殷獻民禮也言王來新邑當
厚禮殷賢臣之來助祭者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衍曰作周者詩序云受命作周馬其昶曰恭先字先
皆言祭享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也永樸案
恭共通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奉也

多子越御事孔曰子者有德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汝
綸曰答為合之借字左傳既合而來奔以合為
答史記鹽鼓千答以答為合答其師合其眾也作周孚
先馬其昶曰宋祁園邱賦云翼翼乾乾作邦爭考朕昭
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曰成是我所用明子之法度
昭詔通言成我所詔子之伴來志般吳汝綸曰大誥勤
法度乃克盡文王之德伴來志般吳汝綸曰大誥勤
也乃命甯子蔡曰命以和也
休享孔曰釋草柘黑黍釋器中樽也以黑黍為酒煮
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芬香調鬯謂之秬
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
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已受
命君言不宿惠篤敘吳汝綸曰惠詞之惟也
于家之宿同惠篤敘宣曰惠篤敘以下皆禮
集虛草堂

書一八

六

有邁自疾孔曰邁遇也戴鈞衡曰有邁自疾
馬曰厥殷乃引考釋詁引長也
茲殷而王伴殷乃承敘萬年蔡曰使般人承敘萬年其
言之承觀朕子懷德蔡曰其承觀法我
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蔡曰此下史官記祭祀册
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傳曰古者衰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吳汝綸曰祭歲祈年也月令孟冬之月
祈年于天宗臘先祖注王命作册逸祝册孔曰王命作
或曰祈年或曰臘互文王命作册逸祝册孔曰王命作
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惟告周公其後王引之曰
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惟告周公其後王引之曰
封伯禽也王賓殺禮咸格蔡曰王賓猶虞賓祀宋之
廟故咸至也王賓殺禮咸格蔡曰王賓猶虞賓祀宋之
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磨折玉

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
者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
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
執七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
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王入太室裸傳曰太室
書自太誓就召詰而盛于維造王入太室裸清廟裸豎
告神尸孔曰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王命周
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裸
公後作冊逸詰傳曰王為冊書使史逸詰伯在十有二
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陳棟曰前言戊辰而
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七年明十
二月為七年之十二月此倒文也古無年號故但表之
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于沙
隨之歲溴梁明年之類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詰也見
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
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
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書十八

七

集虛草堂

周書九

尚書諠略十八

周書十

尚書疏略十九

多士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士 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周故周公黜殷以殷民
 反命與之更始焉爾由是而推則召誥舍位之庶殷
 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而受都今衛州洛邑今西京相
 去四百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哉序以為成周既成
 遷殷頑民謬矣安得舍近而役遠哉序以為成周既成
 武庚遷殷民于新邑馬其昶曰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殺
 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
 年遂成東都昭王廿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為東都則東都即成周也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年五年皆遷東都即成周也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與是成王即政之年殷民復叛
 于是又有遷殷徐戎並與是成王即政之年殷民復叛
 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商奄地既成遷殷民于魯定魯則
 其餘民遷洛可知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民于魯定魯則
 其餘民遷洛可知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民于魯定魯則

書十九

時事也不為謬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傳曰周公致政
 新邑洛用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
 告商王之眾曰旻天大降喪于我周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于殷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孫星衍曰聘禮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孫星衍曰勅同
 鄭注將猶奉也 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孫星衍曰勑同
 永樸案勑猶下云割殷當為句命終于帝 肆爾多士
 言絕于天也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肆爾多士
 永樸案肆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
 陳也告也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
 士新朝之主自稱我小國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
 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服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
 矣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孫星衍曰釋言允倭也論語
 與俊罔蔽惑也言不弼我 傳曰我其敢求位 王引之
 呂覽注亂惑也言不弼我 傳曰我其敢求位 王引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吳汝綸曰周書諡法解秉

王充耘曰此即天視自我 惟天明畏 江聲曰畏 我聞曰

上帝引逸 其昶曰王藻鄭注引去之也 言天去逸德 馬

通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孫星衍曰時絕句

永樸案小爾雅格止也惟帝降止猶詩言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也 吳澄曰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皆

則上帝眷佑之 夏非克庸帝 能庸上帝之意 大淫泆有

辭 孫星衍曰說文辭訟也 有辭言有罪狀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

四方 傳曰用其賢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念

孫曰恤溢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傳

通溢慎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傳

無敢失罔不配天其澤 戴鈞衡曰其猶之也 孫 在今

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戴鈞

有讀 誕淫厥泆 王引之曰罔顧于天顯民祗 吳汝綸曰

病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馬

昶曰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劉逢祿曰孟

者五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蔡善

也 有命曰割殷 孫星衍曰齊 告勑于帝 傳曰告正於天

牧野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戴鈞衡曰禮記注

多單言事 黃度曰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 子

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強留故惟爾王家我適 子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

書一九

集虛草堂

大戾肆不正傳釋洪無度為大無法度馬其飛曰子其曰者審度而為是言也始思爾之無度
爾不正子是以遷爾于西肆者故也不正即無度王曰
猷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王引之曰其猶乃也
行而西迴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
故為居西王引之曰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敢有後有猶或也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殷莒夏命今爾又曰戴鈞衡曰夏迫簡在三庭江聲曰
簡擇有服在百僚孫星衍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戴鈞衡
也注聽也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戴鈞衡曰肆今也吳汝
察也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戴鈞衡曰肆今也吳汝
樸案廣雅天大也天邑王念孫曰率用
商猶言大國殷大邦殷王念孫曰率用
緩也疏緩縱罪人謂放赦之論衡人君罪惡初非子
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下引此經

書十九

三

集虛草堂

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
命孔曰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四國管蔡商奄一舉
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奄誅最後誅奄即來王
鳴盛曰降命謂下令蔣廷錫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奄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
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夫之曰遷洛則不為侯國之
聽政令於千里之外其為順易也多矣汪烜曰我宗
周之宗召誥所謂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永樸案此事
臣三字連文猶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多方云夾介又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時命有申蔡曰以自奄之命為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
惟四方罔攸賓蔡曰以四方諸侯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王引之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幹止
蔡曰幹事也言各安所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吳汝綸曰止語助也

也界賜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上遠竄而已子亦致天
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蔡曰繼者承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蔡曰爾子孫
始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傳曰我乃有教誨之
經或言之間有誨字與傳合馬其昶曰王曰又曰四
字為句史臣記王丁寧之意所謂重言以申明也易釋
文或常也居即繼爾居之意所謂重言以申明也易釋
其遷居毋違命也張九成曰商民不
日見周之仁政日親周之仁人優游涵養以變易其心
論遷居於洛則日一事非後人所可及張行成曰周公
則曰子一人惟聽用德既慰以勞苦之辭又開以選任
之意使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攢絕之憂有一家
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
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徒楚昭屈景燕

書十九

四

集虛草堂

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是亦遷頑民之遺
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頑民之遺
遷豪傑徒為強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
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
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
侔矣張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固萬萬不
命爾先祖成湯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固萬萬不
殷革夏命嗚呼湯武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固萬萬不
免於此况後世僭竊人國闖于天位者乎

周書十

尚書疏略十九

周書十一

尚書疏略二十

無逸 成王壯治有所淫伏乃作毋佚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文其本其春秋其詩釋

漢書作期所期無逸也 先期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

人之依也 引之曰依隱也 呂祖謙曰言先備稼穡之艱

難而遠慮於安逸則深起一人之依未嘗知稼穡之艱

有不得其死矣 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

世相傳與者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

實王業之根本也 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言農桑之

義東萊之說最爲得之論衡連上讀非也 相小人厥

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行失于反諺不恭 孫星衍曰由也諺鄭注子路之

強悍之義誕亦自喜之意延省文 乃憲既延詩稼穡之

猶欣則憲亦自喜之意延省文 乃憲既延詩稼穡之

史公之所謂驕奢也 否則侮厥父母 詞也經傳或作不

或作不則寅哉寅哉孔注不則言則也 曰昔之人無聞知

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 鄭曰謂大戊也恭在貌敬在心 傳曰言大

傳讀嚴恭寅畏天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敬畏之

故得壽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 實屬下讀引作

鄭曰舊猶久也 爰暨史記作爲與 吳汝綸曰玉篇

爰爲也爲與小人爲偶于小人也 馬曰武丁爲太子

爰爲也爲與小人爲偶于小人也 馬曰武丁爲太子

書二一

一

集虛草堂

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 作其即位王引之

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大傳高宗居凶廬三

聲近皆訓及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年不言此謂梁閣

注閣謂如鶴謂廬也 鄭曰諒陰轉作梁閣謂謂之

梁閣謂廬也 鄭曰諒陰轉作梁閣謂謂之

政事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詰嘉善

也靖也 至于小大人上及羣臣 無時或怨是也之是通

訓或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三

舊爲小人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馬曰祖甲有兄

立少逃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 蔡曰漢

孔氏以祖甲爲太甲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

之辭也祖甲非太甲明矣 孫星衍曰呂氏春秋後

漢書祖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孫星衍曰呂氏春秋後

或作祖庚馬鄭所本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爲祖甲亦

同馬鄭錢彝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

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

立王厥猶之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傳曰過樂之謂耽 自時厥後

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傳

引此經曰言失欲之害生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

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胡寅曰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

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

謗無不懼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 文王卑服

故曰克自抑畏 蔡曰抑畏者無逸之本 文王卑服

是康同康為居屋也康
功田功蓋稼穡之事
徽柔懿恭 蔡曰徽懿
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 永樸案懷保皆安也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未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食孔曰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
左傳小惠未備國語作小賜未咸
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
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觀之與文王之月從事可知
矣

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孔曰釋詁
以庶邦惟正之供 國
正作政 後漢書注供作共 王引之曰以猶與
也共奉也 言惟政是奉下以萬民惟正之供訓同 文王
受命惟中身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 厥享國五十年周公

日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

書二十

三

集虛草堂

萬民惟正之供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 孔曰
日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春秋隱公觀魚莊公觀社穀梁傳
亦如之注游離宮也 游謂上木田謂田獵 蔡曰上言游
離宮小苑觀處也 游謂上木田謂田獵 蔡曰上言游
也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無皇曰 吳汝綸曰楚辭注
未有一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無皇曰 皇皇遠貌廣雅
惺惺勗也 皇皇同字 勗遠同字 無皇曰 皇皇遠貌廣雅
樸案下皇自敬德句 鄭說皇為暇字有相反為義者 皇
可訓暇亦 今曰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戴鈞衡曰訓
非民所順也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 王引之曰猶 民無或胥誨張為幻 朱駿聲曰或
誨張誨也 幻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猶之也 日厥
王樹梅曰為偽通

汝綸曰聽察也訓
順同字順從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朱彬曰正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段玉裁曰兩否
之誤 孔曰以言告神謂之詛請神加殃謂之詛 周公曰
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 孫星衍曰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 王曰況滋益用敬德 漢石經皇作兄 江聲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鄭曰不但不敢舍
知己政得 此厥不聽人乃或誨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傳曰不寬
馬其昶曰辟如大學而辟焉之辟不永 亂罰無罪殺無
念厥辟則多愆不寬綽厥心則舍怒 亂罰無罪殺無

書二十一

四

集虛草堂

辜 吳汝綸曰亂與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傳曰天下同怨
身是實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蔡曰成王初
書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 必稱先王者
王之親也 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 詳文祖者耳目之所
逮也 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
載 豈獨成王之命當知哉 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是篇凡七更端 周公皆以嗚呼發之 深嗟永歎其意深
遠矣 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 召以敬陳
于前 周公以無逸戒于後 不如此不足以為周召以敬陳
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 三年東征以定外亂 此特治其
末流耳 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王應麟曰無逸多言不
敢孝經亦多言不取堯舜之效 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
存此心也 永樸案夏之民曰時日曷喪商之民曰天
曷不降威民之口其可防乎 周公告嗣王首言知小
人之怨詈但欲嗣王之省愆而深以罰
無罪殺無辜為戒 然則御民之道舍敬德誠小民為祈天永命
驅勢迫祗速禍耳 召誥以疾敬德誠小民為祈天永命

477

之本與
此同意

書二十

五

集虛草堂

周書十一

尚書說略二十

也 小臣屏侯甸國語服注屏猶引也矧咸奔走馬其昶曰矧詞

之乃 惟茲惟德稱德者舉用又厥辟孫星衍曰艾釋詩艾相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

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星衍

繼天滅惡言殷革命也公曰君奭

定也厥亂明我新造邦戴均斲曰亂讀曰率公曰君奭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田繼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

割申勸甯王之德割之言蓋也吳汝綸曰廣雅勸助

言故天復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惟文王尙克修

命武王吳汝綸曰說文尙曾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

和我有夏吳汝綸曰說文尙曾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統國叔字

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須良佐雖聖人亦

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為文王往來亦惟純佑秉德言文

導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言文

純佑命百姓人罔不秉德為天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迪見冒通馬作助曰勉也王引之曰懋勳冒三字

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言用知天威左右之謂猶云涼彼武

懋也下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不冒言大

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林之

書二一一

三

集虛草堂

劉克也殺也說文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引

之曰不猶乃也傳曰盡舉行其德林之奇曰周公

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傳說文武之世不

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

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家惜抱府君曰小子周公

同之言何也同即顧命在後之何釋名未味也公固以

案上文云在今予小子且又云今在予小子且公固以

自稱在位誕無我責收井收注井功大成是收有成義

責收責罔勛不及呂祖謙曰罔考造德不降鄭曰考老

成也戴鈞衡曰左傳六卿三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族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鄭曰鳴鳥謂鳳陳喬樞曰周語周之興也鸞鸞鳴

成王也箋云時因鳳皇至故以喻焉尚書中候摘雜戒云

周公即攝七年鸞鳳見然則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

也馬其昶曰此公舉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江聲

當時休瑞歸之召公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江聲

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王引之曰上方言猷裕道也戴鈞公曰前人敷乃

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蘇軾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

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曰汝明助偶王在

乃心腹以命汝位三公為民極曰汝明助偶王在

書二一一

四

集虛草堂

五經文字卷之四

而長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子
 自無可去之義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子
 傳不克襄事注襄成也言兩人相與有成左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蔡曰汝問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
 以慰留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也哉其平日相勉之言
 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吳汝綸曰釋詰在終也
 時猶云其時王樵曰為相者不惟以一身才能事其
 復如我者焉如之方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
 而夫復何憾是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蔡曰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
 營洛成王親政四方民大和會乃周道休盛之時故召
 君爽一再曰今休洛誥一再曰敬天之休據此可以推知
 周公留洛之後矣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箋咸同也周
 語成德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蔡曰周都西土去東
 之終也抱府君曰作君爽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在東尚有
 未從化者多所以作也經言海隅出日義在於此
 王引之曰釋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不惠謙辭也漢書
 昌邑王傳云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
 清狂不惠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
 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吳汝綸曰惟乃知句與多
 曰成王聽政之初猶賴保祗若茲順我此言往敬用治
 傳之教民德兼上下言祗若茲順我此言往敬用治
 林之奇曰周公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君之
 有所勤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君之
 公之去留周公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
 寵蔽賢者可以監矣而祖謙曰成列如然則後世成
 而周公召公歸召公亦此心也而祖謙曰成列如然則後世成
 然改矣召公猶欲退周公遂力留之及既喻非留於一

書二十一

五

集虛草堂

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惟不荀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黃度曰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為殷周盛王伊周之力
 也當成王初政春秋鼎盛四方安若使秉德不固
 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非
 之所以戒訓誥保惠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多
 其至者所留文豈不重於去乎董鼎曰一書之中首言
 守周公之業留文豈不重於去乎董鼎曰一書之中首言
 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
 殷先王之與我文武得人而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
 憂之深留之切言之詳

書二十一

六

集虛草堂

周書十二

尚書誥略二十一

周書十三

尚書疏略二十二

多方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 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孔曰按洛誥成王 即政始封伯禽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 夷徐戎並與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 魯伐徐戎是與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 記在歸政後若其君既遷無緣復叛書序將蒲姑亦 在成王政後若其君既遷無緣復叛書序將蒲姑亦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 征奄滅其國 周公曰王若曰 命王曰周公攝政稱王親 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 命王曰周公攝政稱王親 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 命王曰周公攝政稱王親 言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而後言王若曰皆以 還政後嫌為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王若曰皆以 成王辭故也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王若曰皆以

書二十二

集虛草堂

追謂武庚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 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蔡曰圖謀也言商奄圖謀天惟帝 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 戴鈞衡曰言猶 念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蔡曰勸勉也乃爾攸 聞所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孔曰麗施也 能開發善政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狎于內亂 吳汝綸 以施于民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狎于內亂 吳汝綸 東京賦注崇猶興也因狎連文成義史記帝桀 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是其事也 不克靈 承于旅 翰曰孟不能善奉于人眾 馬國 罔不惟進之恭 孫星衍曰孟不能善奉于人眾 馬國 罔不惟進之恭 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費恭共通釋詁 具洪舒于民 薛季宣書古文訓舒作茶日大為民茶毒 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舒作茶日大為民茶毒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說文叨作饗云貪也重文作 孫星衍曰欽 剗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厥通釋詁與也 剗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 劉逢祿曰純一也專 永樸案此倒文不界純猶曰不純界呂 乃惟以爾多方 覽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此意 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 戴鈞衡曰以猶使也 馬其昶曰義儀同字詩 齊不克永于多享 吳汝綸曰義儀同字詩 齊不克永于多享 雅享養也言不克永有厚養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孫星衍曰恭同共恭多士 也 乃胥惟虐于民 戴鈞衡曰為 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凡百 所為無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孫星衍 一能達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孫星衍 也簡代複語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傳曰湯慎其施 政于民民乃勸

書二二

集虛草堂

善其人雖刑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 亦用勸善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 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吳汝綸曰 之皆用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陳 命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陳 嗚呼屬上文讀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 有辭 孫星衍曰荀子注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 蔡 集萃也 呂祖謙曰享乃享國之享 永樸案 天降時 不集于享與梓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正相反 天降時 喪有邦問之 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蔡曰蠲潔也 馬曰烝升 上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程子曰

云穆穆克閱于乃邑謀介朱駿聲曰閱猶更歷也爾

乃自時洛邑向永力畋爾田吳汝綸曰釋詁介善也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

義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孫星衍曰廣雅尙

也馬其稅日後漢書申屠剛傳引大傳武王入殷周

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是公待

殷民政策始終如是所謂大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

降爾四國民命即指此也

忱我命孔釋勸勉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言爾不奉上凡民亦且效汝也爾乃惟逸惟頗戴鈞

惟讀大遠王命吳澄曰大遠猶曰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傳曰取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也鄭曰分離奪汝土

雅狄奪厥也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永樸案

鄭讀逃爲狄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廣

森曰敬于和敬與和也呂祖謙曰武王克紂是惟新

之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遷洛又

奄而于爲多方之望矣蘇軾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

能敬于和則永無之可表矣蘇軾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

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矣蘇軾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

召詰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告不止一人乃及四方之士

心不誥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一人乃及四方之士

是紛紜焉不心服也多方所告不止一人乃及四方之士

念先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

王如父母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

夫以西漢道雖比之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

書二二二

五

集虛草堂

而勤于教蓋久而後服之也聖人移風易俗甯求一切

書二二二

六

集虛草堂

周書十三

尚書疏略二十二

周書十四

尚書疏略二十三

立政

序周公作立政 史記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俞樾曰周公會羣臣

成王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之曰陛下也

書周公曰有蓋羣臣雖會戒而實出周公一人

鳴盛曰揚雄侍中箴云光常伯胡廣侍中箴云常

王傳曰實為政首據此則漢時侍中即周常伯也

無員此常伯三者當亦然也舉王近侍故言任準

書二十三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 呂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

卑雖有間然職重有安危之倚職輕 古之人迪惟有夏

孫星衍曰畢以田云迪即由 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

孔曰大適也語辭下迪知同 江聲曰競強也多賢人故

大競詩無競維人猶家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即和順與下暴德義相反也 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所謀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孫星衍曰宅

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馬其昶曰以九德之

行如虎賁綴衣之屬是也 牧者州牧也 禮云九州之長

日牧是也準者法則如太史內史之屬是也 設官雖多

此三者謀面用不訓德 吳澄曰面也 馬其昶則乃

宅人

吳汝綸曰茲乃三宅無義民 馬其昶曰以九德度

宅義與儀通無凡才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數桀罪率過

眾力孔疏與臣下相率過絕眾力弗同拂言不任 是惟

暴德罔後 傳曰故絕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舒曰陟字句 戴鈞衡曰陟即汝陟帝位之陟釐飾 乃

正也堯典允釐釐降 史記並作飭 建辭注耿明也 宅

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吳汝綸曰三宅

之言三徵九用七屬矣即就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

成乎其俊也 馬其昶曰擇賢以儲之於國進賢以施

之於政此選舉職官之別也 永樸案克即 嚴惟丕式

馬其昶曰嚴尊為大法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戴鈞衡曰見類通 王樵

嗚呼其在受德 啓 馬曰受德受所為德也 故訓為強 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 王安石曰羞進也 孫星衍曰釋詁狎習也 習亦為狎

時 吳汝綸曰乃猶亦也 康誥曰釋詁狎習也 習亦為狎

我有夏 傳曰殺潛夫論乃作亦 帝欽罰之 欽嚴也 乃

鈞衡曰詩傳奄撫也 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武克知禹湯擇

賢之心又灼見其用賢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江聲

事言任一也 敬天恤民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江聲

立政有此三職 故曰作三事 說文事職也 冒下諸官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馬其昶曰周禮趣馬為校人

書二一三

集虛草堂

馬一人趨馬下士虎賁下大夫左右百司庶府大都小
伯藝人表臣百司蔡曰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大都小
互見之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伯小伯不言都
司蓋內百司此百司蓋外百司王夫之曰大都公卿
人之都馬皆正官伯汝猶正也禮有都宗人司馬宗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吳汝猶正也禮有都宗人司馬宗太史
猶云百司庶府大夫伯汝猶正也禮有都宗人司馬宗太史
馬司空亞旅劉逢祿曰此侯國官制以上馬徒司馬徒司
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設其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
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夷微盧烝家借抱府君
蓋戴鈞衡曰屬者三毫坂尹鄭文王者分爲邑其長
居險故言坂尹蓋東成阜南輶文王降谷也邑其盛
曰成皋縣即虎牢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盛
彪續漢志並屬河南南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有
函谷關意與偃師皆附近地今屬河南南毫坂尹共爲
轅事西亳謚以爲三處之師今屬河南南毫坂尹共爲
師爲西亳謚以爲三處之師今屬河南南毫坂尹共爲
德府高邱縣北穀熟在商邱縣東南南毫坂尹共爲
牧文王惟克厥宅心助王引之厥宅中語其昶曰以上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孫星衍曰其事司牧人攝括上
賢乃能任賢俊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日言其昶
者進之借字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日言其昶
號令獄謂訟獄慎謂銓選春秋繁露言王者制官其昶
三臣而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制官其昶
持三公二十七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制官其昶
選三公二十七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制官其昶
罔攸兼三臣爲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制官其昶
爲知兼者不侵官也罔敢知者不自用也治之慎以文王
所以爲大也惟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主也惟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主也

之牧夫言當一主之於牧夫也獄乃民事故言牧不及
事準蔡曰惟訓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傳曰勞於
求才逸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黃道周曰獄亦庶
於任賢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黃道周曰獄亦庶
矣以文王之聖而罔敢知于茲黃道周曰獄亦庶
天子所當知者文王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
不敢知其庶者耳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
德率惟謀從容德蔡曰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者有撥
量孫星衍曰從順也馬其昶曰義德者有撥
不基嗚呼孺子王矣戴鈞衡曰孺子王矣戴鈞衡曰孺子王矣
自此以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政
成王使繼從今以往往常賢也趙佑曰我其克灼知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後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江聲曰釋也丕乃俾亂之茲乃俾亂也茲猶斯也俾
也相我受民相爲治是也相我受民吳汝綸曰傳訓
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傳訓和爲平閒爲代
之使終始其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此任人之要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父我受民也蔡曰未終鳴呼子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
子王矣漢石經已受作繼自今文子文孫吳汝綸曰禮
也善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蔡曰誤失也猶
付之言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不
者爲言王樵曰上言勿謂之爲人此言勿謂之爲人此言
自古商人張裕曰古之人迪惟夏有夏曰相古先民有夏曰
殷先哲王曰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父王曰能使天下治也王鳴盛曰

王以釋文為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馬曰儉利不訓于德
傳曰儉人是罔顯在厥世也吳汝綸曰是則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說文引此經曰
祖謙曰人主惟以別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
由之士公復以其性於君子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
至士公復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惟在吉士一代
治體可識矣范處義曰儉人常近于薄吉士常近于
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
為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收夫其克詰爾戎兵馬曰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孫星衍曰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方當作橫王至于
充耘曰陟禹迹巡守也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
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孔

書二一三

五

集虛草堂

馬是則條列刑書以成一代之大法亦其公也故公
太史言欲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必于蘇公之法加慎
而用其適中者焉程子曰周公作立政常伯至
於事而已是古人之意故能習與長化與心成也蓋所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長化與心成也蓋所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
體君道尚矣自蘇公之誠後周公遠大之復有書納忠於
筆也忠愛惇篤之誠後周公遠大之復有書納忠於
之虐用刑以蘇公之誠後周公遠大之復有書納忠於
君內治衰亂所以蘇公之誠後周公遠大之復有書納忠於
政之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急乘焉則君德不若夫內
覆之量隘矣故言文王之遠而急乘焉則君德不若夫內
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及于微盧三毫之間善
始之義備非政用賢之大業哉聖人之言本末鉅細終
以偏義裁也

書二一三

六

集虛草堂

周書十四

尚書詁略二十三

周書十五

尚書疏略二十四

顧命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公率諸侯以

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甲子王乃洮頹水 馬曰洮水也頹水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

王武王宣重光 孫星衍曰宣顯也

不違 麗者定禮也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

也謂躬習禮教用克達殷集大命 捷彼殷武之捷在後

之侗 器之循日論語孔注侗未成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 說文引此經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書注悟同字後漢 爾尙明朕言 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

承新序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傳曰釗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凡引之曰夫人猶

也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戴鈞衡曰以猶使也 貢馬

從籜省聲籜讀若坎坎義為陷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

孟敬子皆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 茲既受命

還出綴衣于庭 疾汝綸曰綴衣者喪大記云 越翼日

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傳曰冢

故命二臣 爰於也 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 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迎之出就翼室矣逆

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翼室明室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

為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喪大記凡非適子

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天子正欲人屬目故曰

明也士止二門倚廬向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

路寢亦並不在路寢夾室明矣上言逆于路寢門外若

梁閭非也既殯而後居廬者士禮耳 丁卯命作冊度

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法度 吳汝綸曰此下為見

堂廉曰祀 孔曰廉者稜 一人冕 傳曰冕皆大夫也 服弁也 冕在堂 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 執鉞立于西堂 鄭曰此蓋今鏡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日堂 一 人冕 執戮立于東垂 一人冕 執戮立于西垂 鄭曰戮瞿蓋今 冕知在堂上下之階上 孔曰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 堂下之階上東一人冕 執銳 鄭曰銳者屬西廂必有階上 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說文引此經銳作銳日 侍臣所執兵也 讀若允 銳以稅反亦不言說文作銳日 字有銳字始引之 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 必校漢書始引之 同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 本字補立于側階 傳曰側階為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 此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 東階北階何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呂祖謙 堂北階北階何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呂祖謙

書二十四

五

集虛草堂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 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王夫於此無事不可 位以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 卽位則於階也 其爲主所 太宗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裳也 謂踐阼也 太宗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裳也 也 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 太宗太宗皆麻冕彤裳 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孔曰考工記大者宗伯是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 圭一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 彼鎮圭 圭一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 圭一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人使其上二人也 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 日同爵名也 周書曰一人奉同一人奉同 王琯同酒 同蓋圭瓚可盛酒者 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瓚 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 俱升自階明非尋常酒器圭瓚是宗廟中酌鬱鬯以 裸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 孫星衍曰 同今文作銅器即金也 白虎通說圭瓚取金 集虛草堂

書二十四

六

集虛草堂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者善也而亂善治也其既對神則一手受瑁

也乃受同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大保介圭

可知王三宿三祭三咤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

云肅進也宿卽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

神所也三祭酒三咤說文咤神坐也每爵一爵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咤說文咤神坐也每爵一爵則一奠爵

祭故止上宗曰饗金履祥曰傳神命以饗告太保受同降

三獻此是受同盟吳汝綸曰此一字以異同秉璋以酢

王所受之同盟爲句爲將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

半圭曰璋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從上而

下遞減其半知半圭以祀璋祭統云君執圭璋大宗執璋

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

嗣王也酢者賓答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授宗

主人也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神授宗人而不奉

祭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拜王答拜之日夫

拜者拜送酢酒王太保受同又王夫之曰祭齊宅說文引

齊嘗也金履祥曰宅亦當作咤王夫之曰祭齊宅說文引

祭始制飲食之太保受同又王夫之曰祭齊宅說文引

卒飲者凶也祭且齋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也其位不

保既酒以自酢授宗人同王夫之曰禮畢拜王答拜其

廟門俟士以下亦可知卿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

王出在應門之內吳汝綸曰出者出廟門也此上在廟

書二十四

七

集虛草堂

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

內數之一外朝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泉門內

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

王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王曰畢公代周公爲皆布乘黃朱四馬

日乘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

當璧以帛亦有庭實錢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

朱者他諸侯如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諸侯爲擯

言能厥元黃也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諸侯爲擯

介圭稱奉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是諸侯有日一二

臣衛也爲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吳汝綸曰禮記注

貢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

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太保暨芮伯咸進

爲後吳汝綸曰左傳君義嗣也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侯朝王而召畢爲二

伯故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皇天改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汪烜曰須江周氏云韻書羨善

大受而克恤西土戴鈞衡曰漢書注恤安也惟我周文

善順之克恤西土特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惟

新陟王畢協賞罰蔡曰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協賞

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戡定

厥功孫星衍曰釋用敷遺後人休釋文引韓詩鋪敦淮

大也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高孔

書二一四

八

集虛草堂

標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易弛而弱流弊雖甚於
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
憂於未然而前矣正如太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孔曰
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惟予一人釗報詰孫星衍曰以麻
六服此惟世服不言惟予一人釗報詰孫星衍曰以麻
采要者略舉其事惟予一人釗報詰孫星衍曰以麻
從吉故暫稱予一人蔡曰康王在昔君文武不平富
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不平富
不務咎戴鈞衡曰不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馬其昶
病謂民貧困不務咎底至齊信戴鈞衡曰底至猶言推
文王不侮寡寡也底至齊信戴鈞衡曰底至猶言推
齊信即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忠信即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戴鈞衡曰家語皇天用訓厥
道江聲曰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王
孫曰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
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既顧亦

書二十四

九

集虛草堂

謂相與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為綏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戴鈞衡曰恤安無遺
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
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
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
顯何則天子者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人之不睹而事之不
君之則有竊諸宮中而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
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穆宗八世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
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
半由一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為不祥之事其本
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
庶誠萬世帝王之法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
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
際殊草草矣葉適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義而吉
以諸侯之朝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
則以後世不能卒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此篇之錄
孔子之不能卒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此篇之錄
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
大表則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喪三年之
命見諸侯獨不之喪而既成服亦有嗟乎謂三年之喪
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悲
樸案禮有文有實喪之不可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
實也文有文有實喪之不可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
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即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
疾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即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

書二十四

十

集虛草堂

周書十五

尚書諡略二十四

周書十六

尚書諡略二十五

費誓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作費

封于魯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並與反

初年淮夷合三師伐之於胙誓馬其類

徐戎再

叛於魯侯之費誓史公為文連綴類

敘非以

兩事為一出時此篇於成王以後費誓在呂刑

前蓋以

時代為一故繫此於成王以後費誓在呂刑

日費大

傳作鮮史記作解徐廣云一作獮鮮

於也

王鳴盛曰柴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

魯為季

氏邑漢為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充

公曰嗟

人無譁鄭曰人謂軍之士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

州之戎陳師凱且魯亦在徐州境內禹貢於徐

書二十五

一

集虛草堂

州有淮

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善教乃甲冑敵

乃干無

敢不弔鄭曰教謂穿徹之敵猶繫也弔備乃弓

矢鍛乃

戈矛礪乃鋒又無敢不善傳曰甲冑今惟淫舍特

牛馬

曾國藩曰淫讀如左傳淫芻蕘者之淫縱也杜乃

獲斂乃

穿也穿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

塞之無

敢傷特特之傷汝則有常刑孔曰遂以特為牛馬

之名

蔡曰此馬牛其風臣妾遁逃鄭曰遂以特為牛馬

除道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孔

日左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孔

功謂

之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孔

獲俘

勿敢越逐壘傳曰勿敢越逐之性畜汝綸曰小我

商資

汝謂傳曰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歷志云商之為

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為言章也

其遠近朝士凡得獲人六畜者委于朝乃越逐不復

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誘蔡曰有故劫奪踰垣牆竊人牛馬

事謂吳汝綸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此嚴部伍之

垣牆謂壁壘日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此嚴部伍之

時乃糗糧孔曰時具也預具米粟謂之儲時以鄭曰糗

無敢不逮逮及汝則有大刑馬死曰大刑魯人三郊三遂

日古者百里之遂九里之郊五里之遂二里之郊七

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里之遂二里之郊七

也郊孫星衍曰邑外曰郊外曰遂孔曰三郊謂三鄉

軍皆出子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千乘之

賦是也成元年傳疏天子六軍出徧境之法千乘之

書二十五

二

集虛草堂

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

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

夷徐戎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然猶不至總時乃楨榦

馬日楨榦皆築具甲戌我惟築至日築以外無敢不供汝

楨在前榦在兩旁王夫之曰殺色界反○永樸魯人三

則有無餘刑非殺案無餘刑即大刑疑可減故云魯人三

郊三遂時乃芻茭鄭曰芻乾芻也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蔡曰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呂祖謙

於小寇也禹召公平淮夷載於甘誓周公之變費武

非之嗣位駮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於費武

啟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知伯禽當徐夷

其誓師末具舉而無所遺也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

之難嚴肅以動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

營殿嚴肅以動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

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警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眾

之一是故有不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
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
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周
書之末同於王者之師也

書二十五

三

集虛草堂

周書十六

尚書竝略二十五

周書十七

尙書註略二十六

呂刑序曰... 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 王作禮記刑辟... 孔曰禮記刑辟... 生甫及申不與我成... 律疏引大傳云夏刑三千...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字上屬鄭縹衣注云... 廣雅命告也序呂命... 春秋已五也序呂命... 周之享國也史記武... 四十年則三統歷昭... 史記竹書則三統歷... 百年猶云周興百年... 日享國百年周興百... 荒服不至周遂作甫... 臣年表序云耗矣度... 刑以詰四方荒大也... 曰吳汝綸曰此荒大... 尤惟始作亂鄭曰告... 于平民孫星衍曰平... 也孫星衍曰平謂詩... 輕也孫星衍曰平謂... 亦作效與蚩聲相近... 撥左傳效與蚩聲相... 弗用靈制以刑而鄭... 誅九黎分其子孫善... 又復九黎之惡堯興...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書二十六

一

集虛草堂

荒服不至周遂作甫... 臣年表序云耗矣度... 刑以詰四方荒大也... 曰吳汝綸曰此荒大... 尤惟始作亂鄭曰告... 于平民孫星衍曰平... 也孫星衍曰平謂詩... 輕也孫星衍曰平謂... 亦作效與蚩聲相近... 撥左傳效與蚩聲相... 弗用靈制以刑而鄭... 誅九黎分其子孫善... 又復九黎之惡堯興...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書二一六

二

集虛草堂

虐於黎苗吳秘曰黎... 恭苗以黎苗為一類... 三苗注為黎苗後無... 稱鄭注為黎苗後無... 民固諸侯也高宗彤... 鄭注坊諸侯也高宗... 作五虐之刑曰法... 命之則民不倍恭以... 其世也刑惟作五虐... 苗之制也刑惟作五... 刑曰法則此言善之...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 專以刑為治國之法... 茲麗刑并制禮記注... 以曲直之民興胥漸... 辭為差別之民興胥... 險則下漸論篇上幽... 罔中于信無與信義...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 罔有馨香德刑馬其...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重黎即命重黎之身... 堯事顛項與堯再誅... 於苗異代別時非一... 為虞舜然舜歎三苗... 合皆報虐以威亂莫... 民興胥漸既已惡矣... 威報之也詞若以暴... 遇絕苗民無世在下... 馬其

鄭謂顛頊誅九黎是過絕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也分語觀射父曰少暉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禱揉家為
格巫史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論地以屬顛頊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馬其數曰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
風雨是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
也故曰蚩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皆以
惟始作亂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皆以
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洪頂煊日蓋害同聲通用爾雅
上謂顛頊下至虞廷故云逮也此羣后指禹稷等故知
于苗之逮下亦以禹稷陶說之是逮在後之羣后焉耳
孔疏以鄭說顛頊之事為止於罔有降格是則皇帝清
羣后之逮下亦以禹稷陶說之是逮在後之羣后焉耳
問下民問訊鰥寡有辭于苗蔡曰有辭聲德威惟畏

書二十六

三

集虛草堂

德明惟明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
皆尊龍之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孫星衍曰折制聲也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四蔡曰典禮也孫星衍曰折制聲也伯夷降典
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為教
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引此經曰言制禮以刑禮而齊
隄之防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陳師凱日言制禮以刑禮而齊
名是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王念孫曰廣三后成功惟殷
也民戴鈞衡日惟猶乃也法言務在殷民阜財注殷富
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士制百
鄉其德下施之萬民陶作其利終身無已天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后傳之陶者蓋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

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後漢書
梁統引此經中作衷曰衷之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教祗德為之以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下引此經曰
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吳汝綸曰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彝傳曰以治于典獄曰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引之曰詩傳富福也言非
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引此經鄭注是故君子貌足畏
王引之曰擇讀為釋說文釋敗也擇擇古同音惟
克天德孫星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鄭曰大命謂延
日斷獄均平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蘇軾曰
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
神無大於獄者汪烜曰此就典獄者王曰嗟四方司
之身言之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

書二十六

四

集虛草堂

政典獄傳曰主政典非爾惟作天牧呂祖謙曰五刑五
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今爾何監非
也馬其昶曰此猶言作天牧者非爾乎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蔡曰甫刑曰播刑之迪不迪鄭注播施也
不可以褻刑而輕罰甫刑曰播刑之迪不迪鄭注播施也
不衍字迪道也蔡曰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
伯夷受令名也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
以亂無辜吳汝綸曰麗數也謂科條也庶威謂上帝不
獨不綱貸上帝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辭于天罰乃絕
厥世刑不當取滅亡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蔡曰此告同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王引之曰格報通見鄭禮注戴鈞衡曰王今爾罔不
篇報固也假命猶召詰言承命君說言固命戴鈞衡曰釋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文日一慰安也戴鈞衡曰今
罔不自安日勤汝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罔有戒不勤者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
後漢書楊賜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
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心
我一日而戴鈞衡曰齊同也俾從也言天心同乎人心
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間其發甚速也馬其視曰終者
終天命洪範所謂考終命也不終者而能終之是狂人
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
之曰休喜也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為威屈不惟敬
為勢奪也雖休勿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傳曰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
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閒而正直不至於偏倚重
孔叢子引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書二一六

五

集虛草堂

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
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
所以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馬其視曰不終
德也其寧惟永左傳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下引此經荀子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是以為善
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王曰吁來有邦
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下引此經王曰吁來有邦
有土告爾祥刑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蔡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馬曰度造謀也王
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何擇非
人之道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
武何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史記何擇非
其人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史記何擇非
擇言人言當為吉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史記度作居
及作宜者古宅通度義又為居言何所處之非其義乎
亦與墨子之說相近潛夫論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
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

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
之機在明選而已矣下引此經
兩造具備因證兩罰
大昕曰史記集解造一作遭兩遭
猶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
師聽五辭傳曰兩獄
入五刑五辭簡孚傳曰五辭簡
核信有罪驗正于五刑蔡曰正
不簡傳曰不應五刑核信有罪
正于五刑五罰不服傳曰不服
五過吳汝綸曰五過謂聽訟者有
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病也官威勢也
反報德怨也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
五過出入其審克之
來干請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
五過出入其審克之
裁日刑疑核古音同部段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傳日刑疑赦從罰疑赦從免鄭
其審克之簡孚有
日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
其審克之簡孚有
眾疑獄汜與眾共之也惟貌有稽
孔曰察其貌者即
集虛草堂

書二十六

六

集虛草堂

聽氣聽耳聽目聽也無簡不聽吳汝綸曰鄭注王制
戴鈞衡曰有讀日又無簡不聽云不聽不論以為罪
也無簡者具嚴天威史記具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其罪傳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日
銅古人贖罪皆用銅吳汝綸曰大元注閱簡也閱實
簡字審克文變而義皆同大傳非其事而事之出入
不以道義而誦不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曰
詳之辭者其刑墨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曰
日劓倍百為二百鍰大傳觸易君命荆辟疑赦其罰
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荆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刑足日刑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
其刑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宮淫刑也
幽閉次死之刑大傳男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傳曰死刑也大傳降畔賊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文天罰不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均也衡曰攻工記注中
極是也網恢恢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也言天當顧諟天命王曰嗚呼嗣孫來世也此詔
不謂人言曰極至也王曰嗚呼嗣孫來世也此詔
下庶民猶言衆人何往非人同于民之中即禮士師
監非德戴鈞衡與何擇非人同于民之中即禮士師
受中司寇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折之折之折之折之
登中司寇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折之折之折之折之
哲作哲哀敬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橋曰折之折之折之
于五極吳澄曰猶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橋曰折之折之折之
有慶受王嘉師也吳澄曰猶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橋曰折之折之折之
監于茲無句詳讀也吳澄曰猶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橋曰折之折之折之
王巡游無句詳讀也吳澄曰猶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橋曰折之折之折之
書哀矜惻隱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驚獄未世暴君汚吏
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驚獄未世暴君汚吏

書二十六
九
集虛草堂

張敏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
虞能投之蓋流育與金豈一類哉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
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向蒙授田於君貧富未至
懸絕雖金贖千鈞得罪之法必不逾而疑罪必聽獄訟
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逾而疑罪必聽獄訟
不至於郡縣四侯則流罪之法必不逾而疑罪必聽獄訟
年當治是者必喜爲法之非也反於周此古今之變也
呂侯相更革其太甚而刻深誥人罪而永概曰穆之
爲則用安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如德爲本
以禮爲用安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如德爲本
世枉法爲獄以安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如德爲本
誥誠如官獄以安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如德爲本
叔政而作亂內來也禹刑不呂刑以修刑爲觀王所
亂政而作亂內來也禹刑不呂刑以修刑爲觀王所
之禹湯刑亂政而作亂內來也禹刑不呂刑以修刑爲觀王所
其意湯刑亂政而作亂內來也禹刑不呂刑以修刑爲觀王所
子曰道之不以德齊之與以禮有恥且格道之皆以知政齊之言且述
刑民免而無恥其即
錄是篇之意也夫

書二十六
十
集虛草堂

周書十七
尙書註略二十六

周書十八

尙書註略二十七

文侯之命 序平王錫晉文侯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

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

新序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錫之弓矢命

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天子錫之弓矢命

晉文侯釋文馬無平字吳汝綸曰星衍曰序平王錫

豈宜數典而忘邪永核案左傳載命仇辯云與鄭

夾輔周室其發王命比諸侯之命也

王若曰父義和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文公之功而號之爲義和我諸侯也武丁得說以傳險姓之號

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

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吳汝綸曰敷猶徧也 惟時上

書二十七

集虛草堂

帝集厥命于文王 江聲曰此不言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王省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日此與詩實左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此經讀左右

釗聲相近釋詁釗勉也 皆當依如字讀 孫星衍曰昭

孫變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吳汝綸曰先正意屬在唐叔虞

懷在位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 戴鈞衡曰嗣字

國日以下傷 造天丕愆 王曰遭天之愆 珍資澤于下

永樸案後漢 民侵戎 吳汝綸曰此三字爲句穀梁注侵

入周楚圖 我國家純 孫星衍曰古屯 卽我御事 吳汝綸

注卽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書成帝詔讀壽字絕句

多也 吳汝綸曰則當讀壽字絕句 予則罔克 吳汝綸曰大曰

句 吳汝綸曰則當讀壽字絕句 予則罔克 吳汝綸曰大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如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

義和 永樸案左傳服祭公父如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

子一人永綏在位 績史記作繼 孫星衍曰爾雅績繼

繼鄭注繼主君者績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 雅續導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吳汝顯祖

也 卞法也 禮記謂會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吳汝顯祖

刑 卞法也 禮記謂會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吳汝顯祖

猶云前 汝多修 甚修矣 吳汝顯祖

攴說文作斂 曰止也 吳汝顯祖

歸視爾師寧爾邦 侯汪二事言之下授文 用賚爾秬鬯一卣

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告其始祖故賜

書二十七

集虛草堂

日乘赤盧黑也 諸侯有八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四匹

矢百旅 陳喬樞曰僖廿八年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形

報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形 矢百旅 俞言敵王所

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戴鈞衡曰詩傳簡大也 鄭曰都

也 國都

周書十八

尙書註略二十七

周書十九

尚書諡略二十八

秦誓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殤還歸作秦誓

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部以報殤之役晉人皆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履祥曰此穆公晚年

悔過之書也序誤以為敗殤還歸之作史記繫於取

王官及部不復封殤尸之後

蓋自是師不復東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子誓告汝

羣言之首傳曰眾言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應

盤樂也言民止以自順為多樂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

如流王念孫曰俾從也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

若弗云來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

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孔曰員即云也段玉裁

日據正義知經兩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故正義

云也員即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說文引此經作來

未來形相近王引之曰廣雅基意也惟今之謀

人姑將以為親吳汝綸曰言以雖則云然王念孫曰

獸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序引此經曰美用老人之言以

安國番番良士旅力既愆王鳴盛曰番番當作番番

我尙有之孫星衍曰尙猶也王念孫曰左傳同

勇夫說文引此經曰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傳曰不惟截

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馬曰截截辭語截

書二一八

集虛草堂

我多有之注諡淺薄貌猶猶也易忘猶輕也

王鳴盛曰諡即淺薄貌亦即截截說文辭籀文辭從台

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息與公羊台皇况通

我思之蔡曰深潛如有一介臣吳汝綸曰介與一

一介行李吳斷斷猗王鳴盛曰鄭大學注斷斷一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王鳴盛曰鄭大學注

為能容也古如字作而而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孔曰愛彼美聖口必

於是能容之王鳴盛曰大學作寔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段玉裁曰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

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王鳴盛曰冒疾大學

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王鳴盛曰達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

至哉王鳴盛曰論衡云後之人主似此足矣邦之桀隍曰

由一人傳曰桀隍不安言危也此足矣吳汝綸曰

衍曰晉語注榮樂也亦尙一人之慶王引之曰淮南注

焉薛肇明曰懷安也薛季宣曰邦之慶尙主也

其能變也漢書載李尋說曰昔秦穆公何賢乎穆公以

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城德列王道二禍自責思維黃髮

慎哉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不

後世法者所以錄於善未過之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

篇之情狀知所以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為屏

書二一八

集虛草堂

弱之音一為發憤之氣與亡之象昭昭也詩書皆由正
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志先世之亡
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
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
亂反正始元終歸由極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
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永榘案法言謂虞夏之書渾
渾爾與典謨亦言上規姚舜而無滯今觀二十八篇惟
禹貢與典謨氣象相同至甘誓而一變矣然去古未遠
詞猶簡質蓋承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五
篇愈所謂信誓至立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謂灑灑麗麗
韓愈矣蓋終王者之言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
一變矣蓋終王者之言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
書以王澤未泯所言之猶近於道故錄而存之聖人刪書
於世禮運升降之際有深感焉參觀論語述聖帝明王之
德及禮運表記諸篇其微指蓋可默會

書二十八
三
集虛草堂

周書十九
尙書註略二十八

268 713 32A

敘錄

尚書註略附一卷

經解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左傳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莊子書以道事

荀子書政事之紀也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書言是其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

敘錄

一 集虛草堂

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又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大傳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也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敘錄

二 集虛草堂

著所從事

淮南子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書之失拘又曰書之失也敷

春秋繁露詩書序其志書著功故長於事

舊傳序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曰以其爲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是故書以道事

法言說事者莫辨乎書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漢書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三國志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抱朴子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中說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又曰書以辨事又曰不學書無以議制

文心雕龍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史通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

敘錄

三

集虛草堂

書次覽羣籍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又曰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聳牙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

司馬光曰尚書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

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

無難也

楊時曰予於尚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書之所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蔡沈集傳序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

敘錄

四

集虛草堂

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

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

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皋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

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崔銑曰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

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

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

也

右尚書大誥

漢書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

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又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春秋事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龍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顏氏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益稷亦謨也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

叙錄

五

集虛草堂

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

朱子曰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

董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

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達意而已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名篇合其類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右尙書體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

敘錄

六

集虛草堂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漢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史記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臯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是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孫地餘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

敘錄

七

集虛草堂

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又曰古

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閻若璩曰史記云安國蚤卒夫既蚤卒則巫蠱之難獻書必非安國矣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攷荀悅漢

敘錄

八

集虛草堂

紀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 劉歆曰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

論衡尙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

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八篇伏生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 朱彝尊曰今文尙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二十九篇馬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其中故王肅云泰

敘錄

九

集虛草堂

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乃序也 閻若璩曰魯共王壞孔子宅論衡云孝景時較漢志云武帝末爲確其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

後漢書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隋書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

篇獻之初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

敘錄

十

集虛草堂

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

孔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

天水梁柳字洪季授城陽賦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尉繚遺典乃得其篇焉又曰古文兩漢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江左學者祖焉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懋顧彪劉焯劉炫等惟焯炫最爲詳雅今奉勅考定是非謹與王德詔李子

敘錄

十一 集虛草堂

雲其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江左中興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

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新唐書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林之奇曰今之所傳皆唐天寶所定之本馬端臨曰漢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俗字也

右尙書刪訂授受源流

墨子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敘錄

一二 集虛草堂

孔臧曰時人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法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漢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書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其善者上自

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

釋文孔子刪錄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孔穎達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二序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

右論書序當信

朱子曰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敘錄

十三 集虛草堂

蔡沈曰序於現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閒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書序蓋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

孫寶侗曰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則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右論書序可疑

史通書列典謨詩合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曰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梅鶯曰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孟堅以爲孔子所作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

敘錄

十四 集虛草堂

朱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右書序折中之論

吳棫曰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

而潤色之雅詞易治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蝌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晉宋閒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吳澄曰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

敘錄

十五

集虛草堂

疑枚賾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王充耘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

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梅鷟曰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謚而突曰何者前乎謚而授之者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謚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謚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卽謚之外兄亦可知謚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

敘錄

十六

集虛草堂

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尙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出荀子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大舜之言又以道經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有光曰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五十七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

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
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
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
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
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
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
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
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
豈有是理哉

敘錄

十七 集虛草堂

崔銑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
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毫
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
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

閻若璩曰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考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
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
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
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盾征典

寶湯詰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
六篇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
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
者即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
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惠棟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
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目具在劉歆造三

敘錄

十八 集虛草堂

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
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
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
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
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
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
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
按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之學翕然皆知為
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若兩漢先嘗備具何
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逸書歟曰今

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大昕曰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開闡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

敘錄

十九

集虛草堂

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皆止二十九篇已哉王灼曰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所謂今文讀之者通之以隸書爾望溪方氏乃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果爾今文若盤庚若周之五誥安國何不並以顯易之辭通之邪且今文禹貢洪範顧命奧澀者蓋寡然簡古精深真三代古書也二十五篇中有一簡似此否

家惜抱府君曰古文尙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

辨古書之真偽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尙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尙書之僞大明

右論古文尙書可疑

史通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且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林之奇曰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如公

敘錄

二十

集虛草堂

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亦難曉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又曰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陳第曰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皆疑古文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佶屈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駢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

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
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
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
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
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

陸隴其曰朱子雖嘗疑古文尙書然命蔡沈作書傳卒
主之又嘗謂輔廣云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所作文字
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
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尙書固終
信之而與伏書並尊並不以張霸之徒例梅賾姚方興

敘錄

二十二 集虛草堂

也
方苞曰先儒疑古文尙書之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
者誰與自周以來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
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
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况其下焉者與其詞氣不
類今文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
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遷傳儒林曰孔氏
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夫所謂
以今文者卽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
傳之也

右論古文尙書當信

鄭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
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
要非聖賢不能作故甯存而不廢

王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假
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庶綴緝無一字無
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
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
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
疑耳

敘錄

二十三 集虛草堂

朱彝尊曰古文尙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
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
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
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
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
焉要不得而去也

齊召南曰古文較二十八篇誠不類如較僞泰誓白魚
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
懸隔也且其文變蝌斗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
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

遷就其闕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不可沒也

龔自珍曰莊君存與傳山右閻氏之緒學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言官學臣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僅諷誦書偽書無得與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自語曰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偽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

敘錄

二十一 集虛草堂

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戒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戒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賢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右古文尙書折中之論

王柏曰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

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姚方輿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尙

鄭曉曰姚方輿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曰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輿出妄

敘錄

二十四 集虛草堂

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紀舜追及於堯也可以爲紀堯而并舜事統括之亦無不可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右論姚方輿二十八字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又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閒文章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只是

撰孔叢子者所作

梅鷟曰灑水出谷城縣西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安得知此地名乎

閻若璩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敘錄

二十五

集虛草堂

朱彝尊曰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駘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右論舊題孔傳

東晉古文先儒多疑為王肅皇甫謐輩偽撰且詞義昭晰無俟詮釋故今所錄惟今文二十八篇

堯典自慎徽五典以下皋陶謨自帝曰來禹以下先儒謂當與上文連為一篇其說允矣惟今文合盤庚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然序明言盤庚三篇康王之誥

與顧命且不同序故今特提行以識別

舊傳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康成則以為在呂刑前蓋以時代先後為次也今從鄭

宋元儒者說經罕徵古注近儒矯之於宋元諸家復一字不錄皆門戶見也今惟求經旨之明於兩派無所偏徇

是編採諸家之說於程張邵朱稱子遵

御纂七

經例也於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雝孔冲遠蔡仲默之名惟首一見餘皆不名以眾所習知故從省也於舊傳但稱曰傳以偽託孔氏不得徑據為安國說也周秦以降

敘錄

二十六

集虛草堂

諸子及史記漢書說文文選之類皆稱原書之名以本非傳注也永樸先世遺說稱某府君不敢名也其他皆名之著其人也

右纂輯凡例

聖帝明王之言存於經者莫備於書而厄於世也亦莫甚於書秦燔諸經易以卜筮之書全詩之存也由於諷誦惟書紀政事禮詳制度皆為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不易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其為厄也至矣蓋伏生得二十八篇孔壁增多至百篇當時講師乃各守師承不相通曉終西漢之世惟今文立於學

官古文既以巫蠱之難未及行至後漢傳者稍眾然亦
惟今文所有各篇其增多之篇無師說絕未有能創通
大誼如劉歆之於左氏春秋者是再厄於漢之門戶也
永嘉之亂諸篇散亡然使梅氏之書不出巖穴之間或
猶有惜而收之者乃王肅皇甫謐輩遽撰偽書以惑斯
世而孔壁之古文乃真亡矣是三厄於晉之廣作也凡
撰偽書欲取信於世雖逸字贖句旁采不遺况幸而存
者所據之本固當視他本爲善自唐天寶詔衛包以今
文易之於是字畫浸失其真而踏駁乃彌甚是四厄於
唐之改字也宋元以來專主義理求其說不得率歸之

叙錄

三二七

集虛草堂

錯簡其端肇於蘇氏之說禹貢康誥而金華諸子又加
甚焉刪益移奪無徵不信是五厄於宋元之武斷也
國朝諸儒深矯斯弊每立一說必求有據於古然周秦
兩漢之書其引經也不必符本文或以顯易之字易其
辭或彙括數言之義於一言之中使竟據以改數千年
相傳之本其可信乎又或不審上下文勢矜其孤證通
一窒百是六厄於近儒之強經就傳也烏乎以堯舜禹
湯文武之神聖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遺文掇拾於暴
秦之後而丁斯六厄豈不惜哉雖然此自其所蔽者言
之耳若夫訓詁名物以及微言大誼之可尋者自伏孔

馬鄭諸儒以迄於今所遞闡而明者蓋亦夥矣語其訓
與事惟時之近古者差足據語其誼則出於後者或反
視前之所見爲更精要在讀者慎取之而已永樸束髮
卽誦習斯經有爲之說者必觀觀而契於心必手錄焉
閒亦埒下己意如是者十餘年矣歲辛丑客粵東乃取
而要刪之都二十八卷名之曰尙書詮略昔吾家惜抱
先生論學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兼備永樸治經竊
本斯義然先生又言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人所未
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永樸之爲此亦
自知其難誠不免於僭越然存之以就質有道或亦先
生之所許也合肥李健父孝廉志古好學見而避之取
付梓人謂足爲習是經者之一助永樸因誦其所舊聞
略以類區爲敘錄一卷於後世有閱儒達識起而糾其
闕達固夙夜所禱祀以求之者已光緒三十年春三月
桐城姚永樸謹記

叙錄

三二八

集虛草堂

敘錄

尙書詮略附一卷

邵村居士著

庚午四月
印成

洪範
微

蘇寶盂書





自序

上古聖人之教人道德而已道在天地之先無極而太極分陰分陽以五行化生萬物長育亨毒降衷下民德則賦於天而原於性大學所謂明德是也康誥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載道以行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言道之書莫古於三墳老子之言道德皆黃帝之所傳而學者以為道家之言或未之信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書觀典謨所載每言德而不言道若夫觀象授時建官立政巡狩祭祀教養刑賞之事其於禮樂蓋彬彬矣及周公制禮凡歷象職官祭祀刑賞以及一切政教著之禮經然則典謨所載莫非禮也舜典有典朕三禮之言皋陶謨有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之訓言禮者以此為最古雖曰禮始於燧皇制於黃帝而其書不傳老子道德經有上禮下禮之分以禮為忠信之薄蓋有慨乎周之衰禮之有文而無實者耳余惟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言知禮之原出於天當與道德仁義並重矣孔子祖述文武之政周公之訓欲為東周遂以禮垂教乎萬世嘗曰道之以德齊之

洪範 微 自序

以禮然則帝堯欽明之德非禮不顯也帝舜溫恭之德非禮不著也堯以授舜舜以授禹精一危微允執其中之心法非禮則無以建中于民也何則道德仁義蘊之於心禮則行之於事蘊於心者為心法是即道也行於事者為治法是即範也孔子贊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克勤克儉之德也而致孝鬼神致美誠冤盡力溝洫敬天勸民非皆禮之事乎特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而於周公制周禮乃有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之歎今乃知洪範之書傳即夏殷之禮傳亦即堯舜禹之心法傳也言道之書莫精於易言禮之書莫備於洪範易之言道本乎太極洪範之言道斷自五行五行於人事為切近誠經天緯地體國經野之書也其書有綱有目其言天道也以五行為綱其言人道也以皇極為綱皇極居中所以握九疇之樞五行在初所以統九疇之用要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用得其正者莫不緣於五事之敬天人一理五事與五行合也故子產之言禮也不諸五行孔子之傳顏子以道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勿即思也思屬土猶之土旺四時也克己後禮是即敬用五

事矣是即五行不言用而用在其中矣是以皇極之建斯為五事之敬其休徵五福可知也皇極不建斯為五事之不敬其咎徵六極可知也大禹以之傳道箕子以之傳禮周公孔子因之垂法而立教此彝倫所以攸敘而萬世永賴者也夫洪範一為言天人感應之理至為精微然非術數之書也自有漢儒之說與班史五行傳之敷陳其言破碎支離其道遂狹小而其義反晦矣以余觀之其開卷曰惟天陰騭下民即繼以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即繼以敬用五事蓋言天人感召之理與天德王道之全實不外乎倫常日用飲食愚夫婦之所知能及一身視聽言動思之事即極之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乎大學明德新民中庸明善誠身之旨於以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焉乃言禮之書非術數之書也是以五行稽疑庶徵五福六極莫非易象之言道也皇極五事三德八政五紀莫非周禮之紀綱法度春秋之垂教法也洛書非大禹不傳洪範非箕子不傳九疇非周公孔子亦不能傳之無窮吾乃知治天下國家者舍禮無以為治也我欲行禮而不本諸道德仁義亦不可行所謂

洪範 微 自序

正己而物正者此也王伯厚曰仲虺之語言仁之始湯語言性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皆見於商書然而微之左傳洪範亦商書也亦孰非言仁義言性言誠身言聖學也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則然矣亦知洪範上紹易象下開周禮春秋乎余故發其微而述之乙丑冬月張其淪自序

洪範微卷一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洪範

孔氏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傳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淦案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所謂三墳者是已書正義曰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則以三墳爲言禮之書鄭語平八索以成人章注八體應八卦也是以八索爲八卦而九丘當是九疇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處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然則連山歸藏之易書之洪範皆言道之書特三墳言道而未言法九疇言道而兼言法馬融謂三墳爲言禮之書非也若九疇則可謂言禮之書也老子述黃帝之道其義本於歸

洪範微卷一

藏祇言道德而不言仁義禮智信蓋祇言道法心法而不言治法也但曰無爲而治而已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吾親堯典曰克明峻德舜典曰玄德升聞舜讓于德大禹謨曰朕德罔克帝德罔愆迺種德惟德動天皋陶謨曰允迪厥德曰宣三德祇敬六德亦行有九德益稷謨曰迪朕德多言德而不言道惟禹謨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道法心法之傳在是矣雖禹謨出古文先儒以爲僞書然此數言者必自堯農黃帝以傳諸堯舜故論語亦有允執其中之言以爲堯以咨舜舜以命禹當時古籍具在故後賢得以輯而補之也若洪範之書聖人之道法心法治法備矣洪大也範即模範猶鑄金之有模上垂之爲法下循之爲軌乃知大禹九疇以天應人以人法天天人合一而治法傳猶之文王衍易卽象器以明道而易遂與人事通也謂之爲範於禮爲近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股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洪範者其夏股之禮書乎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此以道言也夫以道言則禹之

後湯文武周孔莫非守此道也若以禮言則禮始燧皇作於黃帝傳於堯舜禹湯文武而盛於周公蓋洪範九疇傳於湯箕子得之傳於武王周公得之故能制周禮而後盛且備也其中天人之合感應之理道法心法之傳人皆知之而其爲夏股之禮經垂爲治法者周公本之以制周禮孔子本之以垂禮教人或忽之余發其微而著之於篇者欲使人知傳道之階級如是雖以孔子之聖不能舍禮以言道夫子之文章莫非禮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於禮中求之可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書序作十有一年商曰祀周曰年左傳宣三年於商曰載祀六百於周曰卜年七百此二節皆史臣所紀以武王初得天下仍稱祀也王是史臣稱之訪問也武王問道於箕子也箕子名子胥也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案周禮封之箕子不受故曰不臣易言箕子之明夷蓋三皇五帝之道傳於禹湯而禹湯之道傳於箕子故曰明夷大

洪範微卷一

戴禮言武王東面而受丹書於師尙父今亦訪道於箕子隆其禮而尊德樂道學焉而不敢臣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史臣記武王之言也稱箕子者武王不臣之證陰隲史記作陰定言天於冥冥之中靜默以安定下民而輔相協洽下民之居必有道存焉道之賦於人心者爲秉彝是卽性也道之見於人事者爲人倫是卽禮也性本於天而禮行於人必有常理所次叙而後民得安其所居山之者治悖之者亂此則天人感應之理萬世治亂之原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所謂居之安也易曰亦要吉凶存亡則居可知矣夫象言居德孟子言居仁此居之善者順天者也論語君子惡居下流此居之惡者逆天者也武王生有聖德於彝倫之道早知之矣其猶問於箕子者欲得洪範九疇之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緩辭王乃言箕子乃言審慎出之傳道重事問答皆不敢不鄭重也我聞在昔
言是古人之所傳禹至箕子時千餘年矣陞寒汨亂也水爲五行之一鯀之治洪
水但爲隄防以土制水水失其性而五行皆汨亂其陳列以其汎濫逆行陰遂勝
火木不能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得墾闢也彝倫攸斁指鯀身而言斁敗也離鯀
悖直以亡身兮謂其剛復自用而失其性以堯舜之聖而不能爲君臣以禹之聖
而不能爲父子故曰彝倫攸斁也洛書應禹治水而出後人以爲天之賜禹因是
而知天之怒鯀而不與畀與也畀不畀在天順不順在人已見天人感應之理左
傳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時類也九疇所言皆彝倫之道九疇既得禹乃知
彝倫所以次敘之理以垂訓萬世也武王之問惟天陰騭下民箕子之答天乃畀
以天人之理甚明乃知命曰天命性曰天性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天聰明自我民
洪範 微 卷一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人本屬一理倫之由於彝猶禮之由於道禹之治水
行其所無事也其所謂彝倫攸斁者出於天性之木然率乎倫理之當然亦行其
所無事而自然攸敘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
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禹治水功成洛之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世傳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此仰洛書之數禹別之爲九疇
大抵龜文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二十字初一次
二等字是禹所推定或言凡二十七字一二等字亦是龜文然不可攷要之既曰
洛書書必有文古字畫少猶左傳言有文在手之類當不誣也易繫辭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先儒謂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

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質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
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淪案河圖洛書皆言道之書道出於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陰陽布而爲五行故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洪範皆言天
人感應之理故言天道則以五行爲統列在初一而五紀稽疑庶徵以及五福六
極凡人事之關乎天道者均不能離此五行也言人道則以皇極爲統故次五居
中以言乎君德則用五事用三德垂爲禮範也以言乎政事則用八政用五紀用
稽疑用庶徵皆用五福刑用六極而垂爲禮範也子產言禮亦以五行明之左傳
子太叔曰吉也聞之先大夫曰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六
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婚媾姻婭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

洪範 微 卷一

四

効其生殖長育是故好惡不忒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人能
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成人然則禮爲天經地義生於五行之用王者則天之
明因地之性皇極之建建以此歟若夫五事爲貌言視聽思孔子言非禮之四勿
可謂敬用矣治民必用正直剛柔之三德者正直由太極來所謂本之以中正仁
義而立人極者也剛克柔克所謂剛濟以柔柔濟以剛不偏於陰不偏於陽亦從
五行之用得之也非以仁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而能之乎彼夫八政之施卜筮稽
疑之事刑賞之爲威福五紀之爲月令歷數至周公皆著之禮經然後知五紀即
五行之著也庶徵之序與五行五事相次皆與禮經相維繫也左氏於國之盛衰
存亡人之禍福生死每以禮斷之而不爽毫髮此孰非五福六極之遺訓乎九疇
惟五行皇極不言用以其爲天道人道之統故不以用言也禮曰毋不敬用五事
當以敬爲主農厚也八政曰農所以厚民之生五紀曰協政必協乎天時也皇極
曰建建中於民也又治也三德曰又剛柔得中而歸於正直所以治民而民無不

治也稽攷也稽疑曰明明則不惑而天人之情可通矣庶徵者天人感應之道也念用庶徵者小心翼翼念茲在茲驗之於天人之際也嚮善者用五福以勸之背善而即惡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即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此章洪範之綱其下九章洪範之目箕子之所述皆大禹之所傳也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言天道之可畏善惡吉凶之報猶影響之出於形聲與洪範所言天人感應之理合矣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并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所謂六府者即五行兼穀而言所謂正德者即正直剛克柔克之三德也所謂利用厚生者即八政也所謂九敘惟歌者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一章皆歌體也其曰歷數者言歲時氣節之先後即五紀也其曰昆命於元龜龜筮協從即稽疑也其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五福六極也禹謨所言無一不與洪範合後儒以爲古文偽詩遂並危微精一之傳而亦詆之謂臆陶寬

洪範

微一

五

而栗九言爲可信余謂必先有危微精一之心乃有正直平康之道皇極之建建以此矣此乃上古神聖所傳之道法心法合之洪範而治法全二書所言若合符節未可以爲古文而輕視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之言道言於未有天地之先也故曰太極周子作太極圖言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焉朱子以爲周子之言出於洪範險案洪範言道不言無極太極之理與易象異其祇言五行者言天道而與人事近也蓋乘彝人倫不外乎五行之用猶之人

起居作息與倫類相酬接不能外乎禮之範圍子產言禮而曰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誠要旨也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諸儒遂謂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數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劉牧以爲洛書本文天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作圖則以上居中央而一二三四五分左右前後各以其成數配之此皆言五行之數也故河圖圓洛書方莫非陰陽之道然洪範之目不言五行之數而祇言五行之性與味者以其切於民用而與人道爲近也白虎通五行者言爲天行氣也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此即五行但材以質言行以氣言耳今以性言則水潤濕而下流火炎熱而上升木有曲有直金可因可革種曰稼歛曰穡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土不言曰而言爰爰於也於以稼穡爲不止言其性且言其德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乃五行之味

洪範

微一

六

羽徵角商宮乃五行之聲黑赤青白黃乃五行之色子產言禮本乎五行曰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洪範只言性與味者但語其概而已五行所包甚廣在天道爲常理在人道爲彝倫凡仁義禮智信皆包在內猶易之言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於九疇之敘爲二此誠意正心脩身之學也五行言天道五事即言人事故先儒多以五事配五行蓋五事者建皇極之始事也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之目也嘗攷堯舜之典臯陶益稷之謨如欽哉欽若敬授敬致夙夜惟寅祇敬六德敬哉有土敢不敬應蓋於敬字三致意焉洪範言敬用五事而敬爲聖學之先務也左傳亦曰恭敬禮之本也貌指一身之動而言論語曰動容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孔子曰非禮勿動有禮則貌恭矣四勿先視聽九疇先動言儒生

之學先視聽以防外誘帝王之學先親言以肅觀聽也從順也孔子曰非禮勿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有禮則言順矣耳目之所以不聰明者私欲蔽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耳聰而目明矣睿通也有物欲以塞之則思不容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曰思無邪有禮也有禮則思睿矣中庸言聰明睿知明善誠身之學也肅又哲謀聖五德之用肅則嚴整又則有條理哲史記作智謀者度也聖者人之極從容中道聖人也作字雖有工夫然功效既到則皆出於自然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當先從敬恭二字致力至於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則踐形盡性由明而誠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得矣此皇極之所以建也論語四勿不言思然能勿則非思不可思正則非禮可勿也小曼之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又詩人之語亦從洪範得來蔡氏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唐孔氏則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似屬附會當以蔡氏之言爲正五行所賦甚廣素問於人之

洪範 微 卷一

七

臟腑亦以五行配之然以五事配五行尙有至理若自八政以下各有所配或穿鑿言之雖有先儒之說亦不必泥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於九疇之敘爲三此治國平天下之事也雖曰國政至周則皆著之於禮經

矣一曰食周官大宰九職首言三農生九穀是也二曰貨大宰九職曰百工飭化

八材曰商賈阜通貨財是也三曰祀載於周官之春官宗伯及禮記祭法祭義祭

統郊特牲諸篇皆詳其禮蓋食貨爲生民最急之事祭祀爲追遠報本之事孟子

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政之始也八政以食貨祀爲先其以此乎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六曰司寇考之王制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

教以興民德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鄭氏曰司空冬官卿司徒地官卿司寇秋

官卿是也然則冬官司空周官雖闕于制補之矣舜典言禹作司空又曰契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官名之由來備矣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注以爲股制也七曰賓賓者言賓禮而不繫官名周官大宗

伯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僕禮聘禮云公皮

弁迎賓於大門之內王制七教則以賓客終蓋賓者交際酬酢之政如秋官大行

人之歲相問殷相聘以及冠婚喪祭鄉飲酒之禮皆是也八曰師師即兵也易有

師卦洪範以師居八政之末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師者寓兵於農如

鄉遂教閱之法是已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云同謂威其不協併差

者案年禮之目有五而首曰大帥之禮用衆也又夏官大司馬制軍詔禁以糾邦

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命案儀禮關軍禮然司馬法即古

軍禮禮記曲禮云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易曰師出以律否律凶律

與禮相爲表裏者也案八政食貨祀賓師者指事爲之名三官指官爲之名司寇

以上所謂內治曰賓曰師所謂外治也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舉天下之事其

大者已該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淹案箕子陳之爲範九疇目之

洪範 微 卷一

八

爲政周公法之則爲禮蓋政也者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非禮何以正己故

皇極之建必由於五事而及八政其人存則其政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後王之

欲法之者先克己以復禮可也又案唐虞夏之官政本相因禹貢一書詳于食貨

后稷播穀伯夷秩宗禹平水土而作司空契教親遜而作司徒皋陶作士惟明克

允龍作納言通于賓益作朕虞迪于貨總師之人通于祖征故九疇皆有演說而

八政不復敘訓但舉其事其官而義明矣先儒謂八政亦五行之用食者五味貨

者五材祀者四時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貨三

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土司空爲水治北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木治東方

師政爲金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亦備一說不如五事配五行之自然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五紀於九疇之敘爲四言天道也歲月日星辰歷數之五紀莫非陰陽五行之消

息盈虛推移運用而成四時若時不定歲不成則八政亦無自而施也五紀不復

敷詞其詞已在堯舜典矣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發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齊爾羲暨和共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歷象授時之先務也蔡氏謂七政日月五星也戴氏震以歲月五星爲七政則以日主歲月主月五星仰五辰之精其與以二曜五緯爲七政者無以異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歲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一入所以紀日星五星也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積辰而爲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歷數者歲月星辰有歷以紀之有數以稽之數往知來也蓋天日月星辰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堯舜禹之授受皆曰歷數在躬易言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以治歷明時是乃政之大者而周公則皆著之以爲禮大戴禮記曾子

洪範微卷一

九

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可見歷數四時皆禮類矣攷周禮春官馮相氏云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春官太史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官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天官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地官大司徒亦有此語乃知治歷授時禮之大者也又禮記月令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鄭氏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教之所行也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采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陳氏雅言曰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歷數此人事之所不可無淪案五紀卽以天道合人道也人生於五行協於五紀不協則不知欽天授民之道政失而禮亦荒

矣何以得天德王道之全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居九疇之敘爲五在洪範之中爲人道之統也皇卽君也老子曰域中有四

大道大天大地大而王居其一焉卽此皇也是以聖人而爲天子者極猶北辰之

極標準之名亦曰中也至也周禮天官冢宰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民極卽此極矣故曰皇建其有極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常在物之

中與而因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汝曰是則何極極居於中矣王之大有可以與

天地參則皇可訓大而極亦有模範之義謂皇極卽洪範亦可也易有太極周子

曰太極本無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焉余謂立人極者卽周禮

所謂以爲民極也老子之言道在未有天地之先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特其所言道德玄妙高遠卑仁義禮智而不言後王不善法之未能錫庶民

以五福也洪範之言天道於人道爲近故五事三德八政五紀皆有大法存焉然

洪範微卷一

十

則皇極亦可作道德觀矣惟其爲道德則已包括中正仁義於其中而禮不待言也然已正禮之本立禮之基矣故皇之存於心者爲道德仁義而其發於貌言視聽也莫非禮範焉範卽極也極卽範也蔡氏曰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案蔡氏之言是也建極本於明倫是卽禮也故天下之人皆可於此取則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卽禮也夫皇極之建何以能錫民五福哉極者福之本也福者極之效也易履卦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履卽禮也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庸卽禮經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此即錫民五福之實也夫堯舜無爲而治黎民於變時雍非福也哉敏聚也一極聚是五福君與民同之故天下之民皆於君極善之禮則共保守之而不致失墜也君民同保此極不啻君臣同錫此福矣一極原於理五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即禮運所謂大順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上一節總言皇極聚福之道此下三節對武王言治法也此節指人類之下愚者言之淫暱之朋比周惡德是不知禮義之人也禮經坊記云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又曰夫禮坊民所淫皇極之建標至善之則道德仁義皆可爲庶民取法固不僅禮之一端然本身作則以禮爲型早已納斯民於禮範之中當時之人民

洪範微卷一

十一

已無有淫朋比德下愚之人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惟皇能作則而後民法之也武王當紂昏德之後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得作極之意也或曰人指有位者言似不必拘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節爲人類之上中者言之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材能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類是上等之人格乃敦詩書說禮樂一流與之作極也甚易汝當念之勿忘念之則將用之也念即帝念哉之念若不協於極則非善人不罹於咎亦非惡人此爲中等人類未經陶鑄於禮範者汝則受之勿棄蓋受而教之他日亦可錄而用之也受即歸斯受之之受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之顏色而教之曰予所好者德也不必嚴厲顏色大聲疾呼拒人於千里之外彼有猷有爲有守之上駟聞予攸好德之言固知保我皇極善益加善而求止於至善即中等人類亦知自勉求協

于極而惟德禮之歸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道固如是也汝則錫之福合上中二等人類言之念之受之富之貴之皆錫福也是人斯其惟皇之極同遵乎德禮之則矣管仲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禮記表記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之註脚也三者敬而已矣皇極之建必由於五事之敬也

無虐貧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奉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孳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承上兩節而言之也虐貧獨畏高明此舊染汙俗之民也今已無有淫朋比德下愚之人皆知禮教矣汝當再教之曰貧獨無告者聖王發政施仁必先施之爾毋虐之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世族之家鮮克由禮爾毋畏之也指商世家言之舊註有以爲訓武王者語殊不類箕子傳武王以洪範之道尙須以此誠之乎差進也人之有能有爲即上有猷有爲有守之人使任之而皆進其德行以保

洪範微卷一

十二

乎皇之極朝多賢才則邦國之昌可知也若夫不協於極不罹於咎之人汝已教之而爲正人則當錫以祿而後責其善殺善也福不可濫加亦不可斫予使不能富之以祿是不能仰事俯畜使其有和好於家而易陷於罪戾矣特祿所以養賢而不可以養不肖使其人無好德之心則非禮犯分何事不敢爲是富之者非所以福之而適以禍之也凡亂臣賊子皆由於驕奢淫佚身不山禮汝富淫人彼固罹於咎而汝亦有咎凡無禮之人必作惡也故曰其作汝用咎此三節皆箕子告武王之言是人君賞善去惡尊賢容衆之道亦以武王繼紂之後人類不齊揆時勢以立言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節即皇極之敷言贊皇極之大而詠嘆出之與詩同體周禮春官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一機趣禮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禮樂之三無

五至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樂威儀遲遲云云一段叶韻亦詠歎出之與此節同皇極從大道來有標準之義仰大範也上得道而垂爲範下山禮而遊其軌禮記曰未有入室而不山戶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禮門也淪案大道之道即道路之道道無可名以人所共由之道而強名之也大道本靜也有陰陽五行而道見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如北辰之拱其所衆星皆順軌而行然入室必先出戶義路必先禮門履者禮也人之欲日所直也舍禮其何以行也皇極之建所以範斯民於禮治之中而民莫敢不從也左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納斯民於軌物則無有亂政者矣偏不中也彼不平也偏甚則必側破甚則必反而其原皆出於好惡作好作惡則有黨夫以偏破反側之徒作好惡而爲黨世之亂也可知已孔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好惡者仁人之公而作好作惡者小人之私欲去其私則必克己欲克己則必非禮勿視聽言動惟皇作極皇則無私遵王之義民則知

洪範 微 卷一

十三

禮禮由義出也義路禮門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惟其能遵王之義然後能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何則自皇建之爲極自王制之爲義然必垂之禮範而後天下之民得而遵之是故王道蕩蕩民初以爲蕩蕩莫名廣遠而莫能至也然有至善之則本乎天性之自然出於人心之同然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行則又見王道平平平易而近人也且正直而無邪曲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是己人苟非舍正路而不山未有不可遵而行焉行而至焉所以會者合而來者歸而至明乎秉彝攸好德之理盡乎倫常日用之事而已易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坦坦即湯平正直之義也程子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象曰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辯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有禮則上下辯而民志定矣豈尙有作好作惡偏破反側之黨乎而孰非蕩平正直之路乎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即此皇極之敷言而天德王道之精蘊亦傳矣史記無俱作毋破作頗段玉裁云頗唐玄宗

始改爲破非是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節對人君言之也皇極之敷言最多可歌可詠然天之所以合一君民之所以同好惡道德與禮之所以裁成輔相尊賢而容衆垂世而立範莫不詳焉是天

下之常理即天下之大訓也天之錫禹九疇粗有象數而已箕子演而明之意曰彝倫之絳得彝訓而益顯雖非天帝之言也而不啻天帝之言也故曰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節對臣民言之也天子與庶民性一而已人性本善故皇極者天子與庶民同

一源也洪範者天子與庶民同一趨也天子有極庶民亦有極皆涵濡於道德之中

中範圍於禮教之內若庶民於極之敷言訓焉紬繹不窮行焉踐履不越則可以

近天子之光矣天子明明德庶民亦明明德所謂緝熙于光明者是已父主教而

母主養老子曰吾將以爲教父又曰吾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惟天地父母萬物惟

洪範 微 卷一

十四

天子作民父母養之而復教之也天之養萬民五行而已天子代天以宏其養所以有八政之施也天之教萬民一道而已天子代天以立其教所以有皇極之建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可謂近天子之光矣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可謂作民父母矣說文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董子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其義也

洪範微卷一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德在九疇之敘爲六與皇極近心法根於道法治法根於心法也又用三德又治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也正直是皇極之本體正直卽中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也剛克柔克則剛柔之用不偏不偏卽中也克治也勝也治柔之過以剛勝之治剛之過以柔勝之無過不及之謂中也論語克己復禮爲仁謂克去己私而復乎禮之中也皇極承道統之傳道根陰陽五行來易繫辭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雜卦傳云乾剛坤柔故乾九五則剛中坤六二則柔中此爲皇極之中德而剛爲陽之健柔爲陰之順皆五行之用也是以乾卦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要之正直卽道德陰陽之用也剛柔卽

洪範微卷一

仁義五行之用也故易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卽此義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一貫三爲王三者天地人洪範之所謂三德兼三才而兩之也老子之言道德有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之別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非不知禮者也括仁義禮於道德之中而不言也洪範之言道則於皇極之下標以三德一曰正直正直卽中是德之本也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克柔克卽仁義義以濟仁仁以濟義是德之用也亦括禮於道德仁義之中而不待言也義有裁斷之義近於剛書康誥用其義刑義殺禮記樂記義以正人表記義者天下之制也孟子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曰集義所生曰虎通義者斷決大戴記司寇之官以成義注金爲義義近剛之義可識己仁有慈愛惻隱之義近於柔表記中庸皆曰仁者人也禮記檀弓注仁恩也中庸則其仁淵淵其淵喪服四制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禮記中庸注木神則仁仁近柔之義可識己周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其曰無極而太

極者蓋知此道之原本於陰陽五行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人極卽皇極也皇極卽北極之極屋極之極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亦可曰太極也太極本無極故主靜靜是道之本體也先儒有訓極爲中者朱子嘗辨之言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愚謂中屬德言不必屬道言建中于民及允執其中卽皇極三德之所謂正直正直卽中也卽周子太極圖之所謂中正也剛柔偏則失其中剛濟以柔柔濟以剛剛克柔克而仁義成三德之言剛柔卽周子太極圖之言仁義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而已矣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殺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依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案周子以剛善爲義已明言之然不以柔善爲仁以仁之道大也但以柔善爲慈卽仁也故老子以慈爲三寶之一試觀子子爲義煦煦爲

洪範微卷一

仁二語已有剛柔之分周禮師氏注曰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疏曰春爲仁廣雅釋詁參和爲仁余謂和風甘雨天用柔之時也雷霆霜雪天用剛之時也今人有仁柔之稱然則剛克柔克之爲仁義亦可識已後儒以古文爲偽書遂疑危微精一之言亦僞然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論語可徵也且洪範三德亦通於堯舜典皋陶謨舜命夔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強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矣兩處皆有直而溫語言直而正可知也剛而無虐剛而寒強而義剛濟以柔也寬而栗愿而恭柔濟以剛也柔而立擾而毅非剛克乎亂而敬直而溫簡而廉簡而無傲非柔克乎皆所謂德皆所謂仁義也此節是三德之目
平康正直張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節言三德之用也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則世平康矣平則無不均康則無不安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平康之民山乎人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能不偏於剛柔也正直者即不剛不柔之中德也民皆均安而順其自然遊王道之正直我亦以正直之德治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百姓皆謂我自然矣強弗友者剛強而弗順者也治之以剛克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禮也如舜待四凶周待三監是已以其賊乎義而不能不刑之也變友柔克者和柔而順從者也治之以柔克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禮也如湯武漢高光唐太宗撫新附之民發政施仁是已執兩用中陽

洪範 微 卷二
高明猶元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淪案教民者皆使歸之於仁義之道乃能不剛不柔孟子所以言禮門義路也禮門義路即王道之湯平又案王制司空執度地居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命鄉簡不率教者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或移之左或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漢志曰凡民兩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然則聖人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皆常齊之以禮而已非德何以治民非禮何以教民剛克柔克之用不外乎仁義德禮是即三德之要義也此下舊有惟辟作福一節今移置卷末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疑於九疇之殺爲七此天人交通之事也稽考也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則知卜筮所以考其疑也卜筮者致人之誠以問天必洗心靜慮以聽天命善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假其物以通天人則必擇乎至公無私毫無容心於其問者乃可立爲卜人筮人使之卜筮建亦立也此重文卜筮本乎易而法皆著於禮周禮春官有大卜卜師龜人蕘氏占人筮人之職即所謂卜筮人也周官又有九巫之名劉敞言此乃前世精於筮者九人薛季宣曰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咸咸皆祖其名此則卜筮人之有名者
曰雨曰霽曰蒙曰辟曰克

洪範 微 卷二
此龜卜也以火灼龜有象可占曰兆其變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兩者罪罪似雨其兆爲水霽者舒舒似雨其兆爲火蒙者蒙昧陰黯其兆爲木辟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案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康成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變轉是用名之焉頌謂絲也三法體絲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絲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垢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辟曰克曰瓦曰公

彥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垢四者皆相因而有以其有五行為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墨爲垢也淪案齊史記作濟蒙史記作霧鄭注曰罔在曰孟之上與史記先罔後霧不同大卜賈疏引鄭云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曰霽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孟者氣不澤鬱冥也曰罔者色澤者曰起者氣色相犯入此曰孟在曰罔之上與今本先蒙後辟者同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蒙作茅云唐天寶時衛包改革作蒙正義作茅不作蒙引王肅云茅天氣下地不應開冥也又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此與玉瓦原三兆不同又與兩霽蒙罔克五兆不同鄭康成謂開出其占書又似不合或是人開之與今人之卜法相

類也又周官卜師云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董氏云凡卜以明火燕燠遂獻其燠契以授卜師又周官占人注云體兆象位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爨也凡卜象吉色澤墨大坼明則逢吉疏云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體象金木水火土也

曰貞曰悔

此善筮也內卦曰貞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其幹於內者也外卦曰悔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震无咎者在乎悔蔡氏元定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秦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疏云蠱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為內上為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為貞外為悔其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公子重耳筮歸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曰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俱不動故曰皆八也是為體貞而之悔易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

洪範

微

卷二

五

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掌三易周之典禮也神農作連山以艮為首黃帝作歸藏以坤為首鄭康成易贊云夏日連山殷曰歸藏易說卦云坤以藏之殆歸藏之義也禮運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言坤乾者殷歸藏之易也易曰兼山易故連山首艮周易明人事近取諸身故以乾先坤乾坤仰天地也天地亦一物也孔氏穎達曰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康成云悔之言悔猶終也悔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王氏安石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也然似不必拘此義東坡易傳云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爻故用貞悔占之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東坡之言得多闕疑之旨

凡七下五占用二衍式

凡七者兩審蒙駢克貞悔也下五者兩審蒙駢克也占二者貞悔也衍推也式過也下五占用二指其不變者而言左傳筮短龜長故下五而占用二者變而適他卦則當推其變者皆占之此衍式之義也朱子曰上七者下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下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領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吳草廬曰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林之奇曰易之繫曰以下筮者尚其占則卜其占也下文言三人占則從二人是亦總卜筮而言之然以下五對占用二則占為指筮而言蓋可見矣案曲禮云曰為日假爾秦龜有常假爾秦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讓然則衍式雖當推之以極其變亦當假之有常屢瀆則神不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人為卜筮之官各三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

洪範

微

卷二

六

吉二吉一吉二不吉則從二人之言左傳言善鈞從衆是也孔穎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謂武王也大疑謂國之大事當卜筮以決之者謀及乃心者以皇極之建此心已大公無私也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殷人尚鬼箕子衍範先言明而謀諸人然後幽而謀諸鬼神對武王言應如是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此即有大疑之事也詩曰詢于芻蕘故當謀及庶民大禹謨曰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案先敬志朕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民也龜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貞氏德秀曰六經言鬼神始此可知易為天地鬼神與人交通之道而舜禹授受之時其景象如此故大禹因洛書遂洩天地鬼神之祕傳諸時範以告後人

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從同逢叶而逢大也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郊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也吉者總

占之辭易多以吉字爲一句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故

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

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案禮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又云是謂大同

此記禮者以爲大同之道高於大禹以後小康之治而後備疑之以爲非孔子語

是老子墨子之論獨不思禹之洪範先有大同之言乎惟朱子謂程子論堯舜事

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賈可爲恐亦微有此意是程朱之論未嘗以禮運之

言大同爲非孔子語也洙嘗謂同人合大有卦即是大同之世故孔子曰大有元

吉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易之道至誠如神聖人前知必爲後

來之讖曾作邵村易義發明之即如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至倍公二十

洪範 微 卷二

七

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接王錫之車轅弓矢恰合晉康侯錫馬之語陳際泰以

爲讖然則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大有元亨同人于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人謀鬼謀莫不順從是之謂大同夫何疑焉又案洪範此條卜筮國

祚短長之類是也身其康強子孫其逢此一身一家之事洪範之言大同也小禮

逆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故聖人

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

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故禮運之言大同也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士民之智維於天惟君同天則敬天而不信卿士庶民可也此如盤庚遷亳之事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卿士即庶徵之又用明德民用章者天同卿士則君亦敬天以及卿士可也雖

君民之逆亦當從之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庶民與龜筮從則當屈君臣

以順之矣庶民同天從之則得衆得國否則失衆失國孟子言民爲貴君爲輕此

亦一事也天從民欲無民何以成國無國何以成君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者猶酒誥所謂內服外服也天子之事內祀而外或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詢萬民曰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三者無所別內外也惟祭祀等事則以

內外言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言祭

祀也鄭禮注云出郊爲外事是也孔氏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

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

之謀配合故內事吉外事凶蔡氏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

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自夫子贊易極善卦之德善重而龜書不傳云

洪範 微 卷二

八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不動也作動也龜筮皆逆與人謀相違則宜靜而不可動人雖三從亦不可以

舉事也黃氏道周曰夫以古之君臣齋戒洗心斂福敷民古之庶民遵道遵路誦

行辨訓而共不如一善龜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靜而不作者多矣不得已而作之

得已而靜之以聖人之聖而因靜于善龜則亦莫之敢動也故天下之敘福者莫

如敬天下之去咎者莫如靜也

淪案易繫辭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人探

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與洪範稽疑

之言誠有合也稽疑其數七位而於兌與震對先儒以爲木柔金剛柔仁主義剛

義主決天下不容有疑事也若疑則敗事矣余於剛克柔克三德之義已言之竊

幸其言與先儒合也凡人仁柔則事多疑當以剛義斷之七位之兌與震對即其

義也嘗謂卜筮稽疑之事其原出于易其法著于禮而其質易即禮也左傳韓宣

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可知易之言道其義雖高而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莫不範圍於禮之中程子易註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會通以行其典禮誠哉是言也連山歸藏經秦火後世已不傳周官三易之章雖有其法然今之所言者只周易而已文王即象器以明道取其與人事近余觀洪範所言八政三德五事五紀庶徵福極其義皆與易通亦莫不與禮通即以彝倫言之禮無不備易亦無不備也蓋易不外陰陽五行之理禮亦不外陰陽五行之道百姓日月而不知耳易繫辭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數言也洪範之五行皇極三德八政皆括之矣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彝倫之所以攸紱也此易之所以通於禮也又觀連山首良長者萬物之所終始也歸藏首坤范子枕中書所謂道生氣氣生

洪範微卷二

九

陰陰生陽先陰而後陽周子通書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聖人主靜立人極也周易首乾則以大尊地卑乾坤定矣以見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也困學紀聞云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滄案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即天尊地卑也即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也歸藏殷易亦言禮之書矣洪大也同矩即範也河圖洛書之言道一而二二而一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庶徵於九疇之殺爲八言天人感應之理也微驗也合五事五紀以參驗之故曰庶徵不言一曰二曰者庶徵所遇無常也庶徵不外乎陰陽五行之氣蓋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爲雨散則開而爲暘陰退陽進則爲燠陽退陰進則爲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爲風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

四者之間猶土旺於四時蓋四者皆陰陽之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殺庶草蕃庶一備極凶一極無凶

此以下言徵字曰是五者來備而無欠缺且各以其多寡先後之序來而不過多不過少也極備即過多極無即過少曰是箕子之言與下曰休徵一類不與曰雨五者一類也不過多不過少之謂時於下文言之庶草蕃庶即下文之休徵爲吉五者過多過少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爲凶庶與蕪通草乃物之尤微者言草而百穀樹木可知也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庶稷不爲稷不能蕃殖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也若語辭時即下文所謂時無易也朱子曰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

洪範微卷二

十

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滄案天人感應之道其理精微總不外乎陰陽之二氣如人身一念之善動即是陽也一念之惡動即是陰也天地之道不外陰陽二氣之運行其見於雨暘燠寒風者是其顯者也五行之生由於陰陽之變化人君一念一事之善則天以善應之人君一念一事之惡則天以惡應之冥冥中若合符節無或爽者王者所以與天地參也而皇極之建三德之又必先由於五事之敬敬則視己身之修如未修也視天下之治如未治也視萬民之安如未安也故警戒修省無時或懈休徵之來以爲非已所至而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必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是所謂咎徵也聖人望道未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心如此可謂敬矣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敬用五事之功效也曰肅曰又曰哲曰謀曰聖則雨暘燠寒風無不

時敬用五事之休徵也在天爲五行在皇躬爲五事在天下爲庶徵各以其類應焉皇極一太極矣是以五事本乎五行庶徵本乎五事而五事之敬則必出乎非禮勿視聽言動誠哉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然則皇極之建固由三德而舍禮其何以建之哉

曰咎徵曰狂恆兩若曰借恆嗚若曰豫恆煥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災沴曰咎皆自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也敬禮之本也不敬則非禮貌非禮則不肅而狂言非禮則不從而借視非禮則不折而豫豫於色也非禮則不謀而急急迫也思出其位則非禮不聖而蒙昧也五事因不敬而失咎徵各以類應之然此論其恆耳恆兩恆嗚之類卽下文所謂時既易也而休徵咎徵有時不必以類應者則造化之妙人所不知也總之一事得則五事得所應者爲休徵一事失則五事失所應者爲咎徵以見天人感應之理耳若言休咎必曰某事應某休徵某事應某咎徵如漢人之說災異未免膠柱鼓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

洪範微卷一

十一

不肅厥咎狂厥罰恆兩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有龜孽有雞旣有下體生上之病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罰恆嗚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有犬禍有口舌之病有白眚白祥惟水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折厥罰恆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有蠱蟲之孽有羊禍有目病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被妖有魚孽有豕禍有耳病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病有黃眚黃祥有金木水火沴土此伏勝所作並有皇之不極厥罰恆陰等語所言庶徵不皆與洪範五行之敘同其五行之敘以所受克者逆而數之與六府以所克者順而數之亦不同且以皇之不極與五行並列久爲後儒所譏然班氏所引史記左傳之言皆以禮斷之卻有特識五行志曰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

名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禮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幣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鈞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不亡何爲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三年

年謂侯王遂從魯康公伐秦成康公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動禮小人盡力動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康公卒淪案以禮之有無斷人之禍福生死左傳甚多卽禮運所云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己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其禮班氏

洪範微卷一

十二

列入五行志可謂知禮之要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卽洪範之範也定命卽盡性之學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卽受陰陽五行中正之氣皇有此極民亦有此極能者有福不能者有禍而皆於禮之動不動敬之致不致斷之所謂禍福者卽洪範之休咎五福六極也所謂勤禮致敬者卽洪範之敬用五事也劉子之言必上古神聖之所傳皆與九疇之理相契合左氏言禮多以主敬爲本迥非公設所可及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箕子更端以述之辭也前所言者以天證人後所言者以人法天故更辭述之王省惟歲三句與下文庶民惟星同一例皆以身分之大小言之王與卿士師尹如歲月日之統會庶民如列星之衆多是體象說也考其歲月日時之不易既易與日月運行之爲多爲夏月星感召之爲風爲雨是占象說也省察也卽所謂念用庶徵也王念之卿士師尹助王念之庶民違王之義亦念之人人有此極也

歲積日月而成王省惟歲則卿士師尹之省皆王省也月比歲爲小日比月爲小則以職分之大小者配之卿士執政之官也其徵以月師尹諸有司也其徵以日尊者所省大而簡卑者所省小而繁然亦約略言之耳若泥其辭設使一日之休咎關乎一歲豈得曰師尹之咎乎或引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不甚切

歲日月時無易百殺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殺用不成又月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靈

易變也既盡也又謂政治也俊民即賢才章顯也微隱也歲月日三者兩陽煥燠風不失其時是休徵也日月歲三者兩陽煥燠風盡失其時是咎徵也休徵言歲月日者先大後小非一歲之大不成其休也咎徵言日月歲者先小後大雖一日之小亦成其咎也聖人於庶草之中而重百殺民以食爲天也於庶民之中而重俊民國非賢不治也故政治之明與昏於俊民之顯與隱古之時和年豐明主在

洪範微卷二

十三

上賢才衆多家之所以不康也水旱凶荒皆主在上賢人皆隱家之所以不靈也家即天下禮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也此章言休徵咎徵之見於天下者如此而其原則由於人君一念之敬肆三德之又與不又五事之由禮不由禮可見皇極之建即休徵之本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徵之在庶民也天之有衆星猶地之有庶民言其衆也論者以庶民惟星不列師尹惟日之下以爲民不言省非也堯舜之世比戶可封桀紂之世比戶可誅民之省不省於王之省不省驗之耳此就民言之也而就君言之所謂惟星者以星之有所好象民之有所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卿士師尹助王以從民之好猶月會日行以成歲而從星之好風好雨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養之教之勿使失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禮義威儀以定命命也有性焉上從民好如月從星即不暉乎民之性而已易曰潤之以風雨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今言風雨則暘燠寒可推也風雨者成百殺以養民者也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此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也從星言月不言日者日不可見也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多有夏所以成歲也且言冬夏而春秋可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福六極雖曰人事莫非天道九時於此全因備舉五行氣質變化而歸之二氣陰陽以明天人感召之理爲洪範之終篇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即天道而洪範所謂備用五福威用六極者則用五福使人向善用六極使人懲不善也皇極之建原乎太極天用之以錫其君故曰皇建其有極

洪範微卷二

十四

攸時五福極即範也人人有此明德即人人有此至善惟聖人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則即用以錫其人民故曰用敷錫厥庶民又曰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福爲極之驗以理取數莫非五行之用也易曰乾健也坤順也健則乾乾不息順則德合無疆老子曰天長地久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又曰長生久視之道試觀三皇五帝皆一百數十歲若伊尹召畢諸公皆然中庸言舜必得其壽理固然也詩多原於敬武王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君爽言天壽不格論語言仁者壽皆是也富即中庸所謂富有四海之內古者以祿爲富舜之必得其祿是也詩曰俾爾壽而富又曰眉壽無有害康寧即無有害也上文曰家用平康家用不寧聖人以天下之憂爲憂以天下之樂爲樂即以天下之康寧爲康寧也後儒解以形康而心寧猶其小焉者耳皇極之言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德即三德也德爲致福之本攸好德者即舜之大德必得其名也考成也史記日中則移月盈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百姓皆

謂我自然所謂考即功成身退自然而終始則窮理盡性以至命繼則順受其正以終命若順命言成王彌留審訓論語言曾子易寶知免是即成而終命也考終命根攸好德來攸好德則實至名歸考終命則身沒名彰千秋萬歲之名於以成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錢大昕曰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凡此者五福之福皆皇極之福也起親庶民則濟一世於仁壽之域而民壽矣錫天下以豐亨豫順之境而民富矣或言富包貴在內貴無不富富無不貴非也洪範五福不言貴五福合庶民言之也家用平康家無不甯此天下所以享康甯之福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以攸好德教民而民莫有不好者也孟子所謂性善也民無凶短折即是考終命不必深求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一福也考終命又一福也是以福有五而極有六其數不同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以

洪範微卷一

十五

一極而反二福也陰陽調和則民無夭札之患宇宙治安則民不苦於饑饉不罹於兵燹不陷於刑辟故能考終命而無凶短折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與五福相反極之者窮之也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是五福者皇極之所賜六極者皇不極之所貽也左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先儒謂五福之命得于五行六極之命受于六氣董子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其命制之於天而堯舜桀紂之世則其民懸殊若此則極之建不建有以致之也蓋皆五行六氣之所生有禮與無禮之異也有禮則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無禮則彝倫攸斁咎徵時至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凶是考終命之反短折是壽之反五福以壽居先以考終命居後人命繫乎天命也六極以凶短折居先天命不佑人事之最重者故與五福之壽對言之而接考終命之後也貧者

富之反合疾與憂為康寧之反合惡與弱為攸好德之反惡屬剛之過弱屬柔之過而德有柔克剛克也病次於死其身不安憂次於疾其心不快降喪饑饉國不富則民貧貧屬境遇故次於疾憂所謂貧也非病也小人為不善者曰惡已陷於惡而不能自拔以改過曰弱故以弱居六極之終凡不能改過者必至於惡極也大凡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之嚮用威用亦無心而成化也是故福極天命也而有人事焉聖人參贊天地之化育因其嚮善而使遷之因其畏威而使避之盡其人事以祈天命而已無所容心於其間也然而回天牛疾憲憂而貧夷齊餓死若盜賊日殺不辜竟以富壽而終老屬下操懿劉裕之流竟得天下何理與數之相反福與極之相違如是不能不歸於四曰攸好德五曰惡六曰弱之類矣攸好德者即中庸之必得其名也回天牛疾憲憂而貧夷齊餓死未嘗不罹于極而積德累仁如是留千秋萬歲之名此即五福之攸好德也即老子所謂死而不亡曰壽也彼盜跖操懿劉裕之

洪範微卷一

十六

流莫不福壽康寧終命然而留惡名於萬世是即六極之惡也身受惡名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嗟乎百年之壽幾何千乘之富無稱遺臭萬年何如留芳萬世哉君子當知所處已得疏引鄭云凶短折思不容之謂疾視不明之謂憂言不從之謂貧聽不聰之謂惡貌不恭之謂弱皇不極之謂反此而云王者思容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案此言太拘夫三德即五行之性攸好德則五事備焉而五事之用其致五福六極者通言之不能以一事一應分言之也又先儒曰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數之使短折也疾者學則刑宮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兇罪以惱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錄其過惡申明之彰其罰也弱者窮其羽翼使之弱也此言直以六極為五刑之用亦不合經旨淪案人之命受於天即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人之教受於皇即劉子云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致福不能者致禍兩言得五福六極之要義矣禮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
地之別也此言禮與易通而性之與命理之與數皆可於禮會通之也惟天子建
中和之極不剛不柔放政優優不剛不柔者即三德之仁義也建中和之極者即
三德之正直也彼小人之過剛而自暴如六極之所謂惡者小人之過柔而自棄
如六極之所謂弱者亦惟以禮樂治之使之歸於中和之極遠蕩平正直之道而
已洪範所言五行之道四時寒暑吉凶貞悔之言以及天人感召之理於易道相
通吾謂其與春秋彰善癉惡微顯闡幽無殊旨也夫壽富康寧考終命之爲福凶
短折疾憂貧之爲極夫人而知之矣而或不知攸好德爲福之大惡與窮爲極之
大也不知此即善名惡名之留於千秋萬歲也春秋爲正名分之書亦賞善罰惡
之書一字之褒榮於華章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曰攸好德千秋之善名留矣曰惡
曰窮千秋之惡名留矣福極之大孰有大於此者是以春秋言人倫則君臣父子

洪範微卷一

十七

兄弟朋友夫婦之義無不正也是即彝倫攸敘也言人事則治教禮樂政刑之事
無不備也是即三德五紀八政之類也他如日星電雷雪霜之見于天山崩
地震水旱無冰之見于地下牛獲麟螽蟻蜚蠊蟻蟻之見于蟲鳥獸麥苗李
梅兩冰殺菽之見于草木是即稽疑庶徵之類也春秋爲言禮之書謂之遠紹三
易近接洪範可也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誠知言哉又案蘇氏
洵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耗與陰或
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
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
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
以夏侯勝之說則耗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徵也陰陽
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徵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
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

覘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
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
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與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洽
案天道幽遠而難知善惡感應當以理言即洪範之五福六極斷不能逐事而求
之反若滯相夏侯勝言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亦作而中耳劉向以皇極不建
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此皆粘着迹象以說經也皇極之建自包三德五事在
內洪範之言天道以五行爲統言人道以皇極爲統五行備天人一致之理三德
五事自不能離五行而皇極亦自易有太極來無非五行之用但不能泥迹象以
言之耳京房以占驗說易專明術數已非言道之旨卜筮應驗乃易之一事耳河
圖洛書皆參天人之奧發天地之祕若漢儒之說洛書班氏之五行傳多出附會
殊失箕子陳時之要義也

洪範微卷一

十八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洪範何道之書即以禮治天下之書非治一時之天下治萬世之天下也道本於
天禮行於人君與民維繫之道即天與人感召之理也辟君也作福作威者從君
之治民言之可求之於皋陶謨玉食者從民之奉君言之可求之於禹貢是有天
道焉君與民不容有所私也福即嚮用五福之福威即威用六極之威玉食是九
州所貢之賦名分所係皆與威福相因也夫人君治天下之道莫大乎賞罰福者
賞也威者罰也而其事皆本於天皋陶謨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典禮行於人而秩敘原於天此彝倫所以攸敘者有禮焉以
維持之也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服所以賞而莫
非天命有德也五刑所以罰而莫非天討有罪也然則人君者奉天而已惟皇極
之建天與人合聖人奉天而天不違勅自我典禮自天子出他人不能代之也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與衆云者天子不得而私也而莫非天
命天討惟天子與天合一故能代天出治他人不能代之也而天下之人皆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是從名分所定言之耳非天子一人之言曰余可以自作威福也所以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工人其代之惟天子可以代天工耳天子玉食萬方玉食者九州之所常貢者也凡上之所取曰賦下之所供曰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是貢爲夏代田賦之總名攷禹貢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蓋言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然後可以則壞成賦也天下之人亦曰惟辟可以玉食而已左氏言君天也威福之柄操之於天則萬方維正之供輸之天府所謂以養其分然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亦名分然也周禮嚴君臣春秋道名分所以接洪範之傳也歟

淪又案爵以馭貴祿以馭富此聖王鼓舞天下之具然非真能以五福予人也孔子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皆然矣即好德惡窮之名亦非君之所能予也老子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

洪範微卷二

十九

矣言報應勸懲之理五福六極原於天非操於人也特天之報應無形而君之勸懲有形自皇極之建聖人與天地參贊用威用君心即天心也天心即民心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所好與惡所惡勿施所謂作福作威玉食皆天付其權於一人使之富有四海之內而食其報也而倘有他人焉欲分其權而奪其富則皆在天討之律矣吾故曰惟辟之三言乃民頌其君之辭與歌王道之湯平者同一意旨也福古音通與食字韻頌辭宜有韻王嘉引此經先威後福不作隔句韻也繼庚曰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災即威也不敢動用非德刑賞本乎天也後世暴虐之主尊君而卑臣乃假此三言以自恣而妄作威福焉是逆天也玉食一語王安石又託周禮惟王不會之言以售其奸而誤其國是皆天討之罪人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大臣也人等臣也側即上文之反側頗即上文之偏頗僻即作好惡而不公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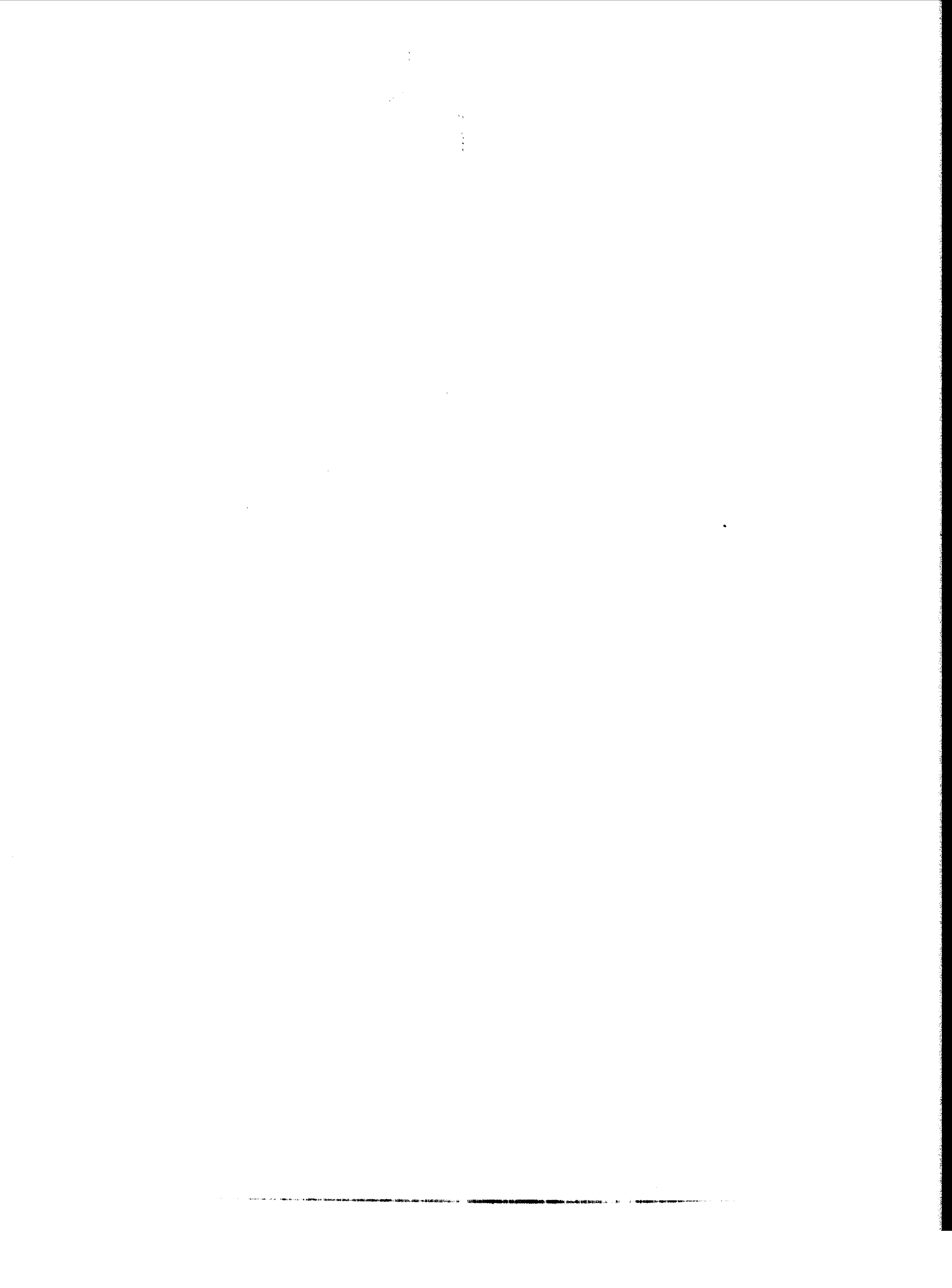
險忒過也忒即淫朋比德而結爲黨非禮犯分與違王義違王道違王路者相反也夫五福六極天惟以其權假於天子而後名分尊所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彼大臣乃竊天子之權而作福作威玉食焉則權勢下移而紀綱亂矣家則臣之家也國則君之國也大臣之妄作其福妄作其威未有不妄玉其食者小人之作威福志在玉食而已然大臣非禮而竊君之權而羣臣必非禮而竊大臣之權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勢之所必然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即如春秋王綱凌夷諸侯多不由禮未幾而政在大夫矣未幾而陪臣執國命矣蓋凶與害之不爽如是也在位者皆反側偏僻而結爲黨庶民皆僭踰過忒而變其常是反乎王道之湯平正直世之衰亂也可知矣林之奇曰惟辟作福言所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褒崇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者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

洪範微卷二

二十

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備珍食此蓋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者也玉食則凡服食器用乘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則上下陵僭矣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淪案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禮言之也以禮則有範而民無頗側凌僭之事矣聖人以禮教世莫備於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注謂尊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禮謂洪範此節即春秋天子之事也世之治也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五行無偏剛偏柔之過焉定之以名分制之以節文納之於軌物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福猶幅也安子曰夫幅如布帛之有幅焉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盈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福也若安子者可謂知禮矣管仲有尊周攘夷之功孔子許以仁而三歸反坫則譏其不知禮甚矣禮之於人天下國家如此其重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六極中曰惡曰弱之象也大亂之世荆棘生焉人性皆惡比戶可誅師旅飢饉強者死於鋒鏑弱

者轉於溝壑其民之內短折疾疫貧不待言矣此皆三綱淪而九法敗爲上者汨
陳其五行皇極不建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之所致也入春秋以來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仍戰爭不息民生之困苦甚矣則皆禮崩樂壞有以致之
箕子此節之言不啻後來之讖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說春秋者曰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威福玉食之權其爲將
也甚矣竊其權而不歸勢必爲篡弑之事上行下效相習成風其爲漸也甚矣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欲以陪臣大夫之權還之諸侯以諸侯之權還之天
子此卽春秋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吾學周禮今
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周公制周禮
孔子之爲東周欲以周禮治天下也明矣而周禮之良法美意無不本於洪範然
則後之君子其欲治天下國家也舍禮其何術之從哉



尚書學

100 100 100 100 100

尚書學

徂徠物茂卿著

書者帝王之大訓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是之謂也。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書之為聖人之言者，審矣。古之教詩書禮樂，詩存乎諷詠，而禮樂事焉。書唯是已。故是唯曰書。及於後世，書五車，而後加之尚以別焉。尊聖人之言也。古者學為士，將仕以從政，行先王之道，是之謂行其義也。夫知聖人之言，義莫備焉。道之所在也。夫書者，義之府也。則舍是

甘雨亭叢書

尚書學

而何求哉？故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學為？則孔子惡焉。莊周曰：書道政事為是，故戴氏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謂學書者之可從政也。夫聖人之思深矣哉！聖人之言富矣哉！一言而天下之大，事變之無窮，人情之曠盡之矣。然後建以為義，俾學焉以從政。苟非疏通知遠者，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讀書而不達先王之義，其窮必至於誣也。段如燕喻之放，堯舜倫湯武。秦政豈不然乎？故曰：書之失誣，謂弗思也已。在孟子時，距孔子百有餘歲，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則後世傳者

不知先王之道為安天下而設焉。乃惑性善，以陷於內

聖外王之說，妄意取諸其臆，以為義。藉此而土苴政事，弁髦禮樂，堅白之辯是務。求輔頰舌以成人，淺俗所移，遂息傳記之易讀，而謂書樸學也。舍而弗學，誠其所也。甚乃至於諉之古文，晚出一切貶黜，以為侮。豈不誣聖人之言乎？悲哉！不佞茂卿慨其如此，所苦者，道之與世污隆也。世載言以遷，詰屈聱牙，不唯盤庚，伏生之耄囁，嚙也。鼂錯授諸幼嬾之口，科斗廢久而安國意擬其文，似豈無訛文誤字於其間乎？漢之顧其學者數家，而孔

甘雨亭叢書

尚書學

二

氏獨傳，較諸宋人之解，猶為不失古意。今且本其說，參之諸書，徵以古言。至於先王之道與義，則折衷於論語。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雖然，茂卿不佞，亦唯解其可解已。非曰能之，願學焉。茂卿之志也。故名之曰學後之君子其教之哉。

虞書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傳莊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以為夏書。蓋以下闕。



春秋長歷



春秋長曆

晉 杜 預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曰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地

春秋長曆

微波榭刻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當在僖公末年

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十二月乙亥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

社代鼓於朝禮也平于禦之日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代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肆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于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蝨

傳曰冬十二月蝨季孫宿謂仲尼仲尼曰此謂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歷見經傳七百七十九傳發有八

釋例曰書稱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

置日御世修其業以攷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

春秋長曆

微波榭刻

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速以考

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

辰之間所以異於作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

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

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

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

以宣明歷數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闕

其日 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闕其朔與日故

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 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歷數誤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明明此食非用幣伐鼓當月日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

春秋長歷

三

微波榭刻

故傳曰言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月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日有食之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得一日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並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

歷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考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歲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差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爲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通變多矣雖術數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

春秋長歷

四

微波榭刻

學者故當曲修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見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歷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算者李修夏顯依歷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章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史官以乾度歷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有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疏也今具列其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

經傳長歷如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學者覽焉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日經三百八十六日傳其三

十七日食三無甲乙

黃帝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

顓頊歷得五百九十九日八日食失二百七十日二十九日食無甲乙

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日食失二百四十三日二十三日食三

無甲

春秋長歷

五

微波樹刻

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

殷歷得五百三十三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六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

乙

周歷得五百六十六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三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

乙

真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四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

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五十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

乙

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五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七日食失二百八十四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

泰始歷得五百一十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六十九日二十八日食三無

甲乙

乾度歷得五百三十八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四十一日十八日食三無

甲乙

今長歷得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日食失三十三日經傳日月食三

無甲乙

春秋長歷

六

微波樹刻

漢末宋仲子集十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其名爲真夏真周歷也

經傳長歷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隱公元年己未

五月辛丑二十三日十月庚申十五日

二年庚申

八月庚辰八月無庚辰七月九日十二月乙卯十六日

有庚辰日月必有誤

三年辛酉	二月己巳日食日三月庚戌日十三壬戌五日四月辛卯日也八月庚辰日十五冬庚戌一月十七日也	十二月癸未日二十	四年壬戌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三月十七日也	周桓王元年	五年癸亥	春秋長歷	十二月辛巳日二十九	六年甲子	五月庚申日十一辛酉日十二	七年乙丑	七月庚申日十八十二月壬申日二辛巳日十一	八年丙寅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七 微波榭刻

三月庚寅日二十四月甲辰日六辛亥日十三甲寅日十六	月己亥日二辛亥日十四七月庚午日四八月丙戌日七月有	戊誤九月有辛卯二十六日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八年不得有丙戌丙戌誤也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九年丁卯	三月癸酉日十一辰辰日十八十一月甲寅日六	十年戊辰	正月癸丑日二十六月戊申日六無戊申五月二十三	壬戌日庚午日十五辛未日十六庚辰日二十辛巳日二十七	春秋長歷	月庚寅日八月壬戌日八癸亥日九九月戊寅日八月無戊	十四日也上有八月十月壬午日九	十一月己巳	五月甲辰日四七月庚辰日一壬午日三十月壬戌日十五	十一月壬辰日十五	桓公元年庚午	四月丁未日二	二年辛未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巳巳 辰辰 酉酉 卯卯 寅寅 未未 午午 子子	

八 微波榭刻

八月丁丑日戊寅日

二十五年壬子

五月癸丑日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慆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辛未實當七月朔也時司歷置閏漸失其處謬以為六月朔故

傳正也

二十六年癸丑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日

春秋長歷

五 微波榭刻

二十七年甲寅

二十八年乙卯

三月甲寅日四月丁未日

二十九年丙辰

三十年丁巳

四月丙辰日八月癸亥日九月庚午朔日有食

之

三十一年戊午

三十二年己未

七月癸巳日八月癸亥日十月己未日

閏公元年庚申

六月辛酉日

二年辛酉

春秋長歷

六 微波榭刻

五月乙酉日八月辛丑日

僖公元年壬戌

七月戊辰日十月壬午日十二月丁巳日

二年癸亥

五月辛巳日

三年甲子

三月甲子日

四年乙丑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十二月戊申二十七日

五年丙寅

辛亥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八月甲午日十七日九月戊申朔

日食日十二月丙子朔日

六年丁卯

癸巳 乙巳 甲戌 甲辰 甲戌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七年戊辰

春秋長歷

庚午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酉 傳聞乙卯子

八年己巳

甲午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酉 閏己巳 戊子

十二月丁未二十日

九年庚午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癸丑 癸未

三月丁丑二日七月乙酉七月無乙酉八月二日九月

戊辰日十五甲子日十一

十年辛未

壬午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十一年壬申

丙午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十二年癸酉

辛丑 庚午 閏庚午 庚午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酉

二月庚午日食日十二月丁丑於十一月十二日也書於十二月從起也

十三年甲戌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庚寅 庚申

十四年乙亥

癸巳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八月辛卯日六

春秋長歷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經五月日有食之傳日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九月

壬戌日十三日己卯晦日三十一日壬戌日十四日丁丑日二十九日

十六年丁丑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子 丙午 乙巳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正月戊申朔日三月壬申日二十四日四月丙申日二十七日

甲子日二十一日乙卯日十三

十七年戊寅

壬寅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酉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月十六日亦有丁丑有
日無月無以折正也

二十九庚寅

大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小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三十年辛卯

大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閏壬午 壬子 辛亥 辛巳
小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閏壬午 壬子 辛亥 辛巳

三十一壬辰

大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小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三十二年癸巳

大 甲戌 甲辰 癸卯 癸酉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小 甲戌 甲辰 癸卯 癸酉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春秋長歷

主 微波榭刻
四月己丑十七日 十二月己卯十一日 庚辰十二日

三十三年甲午

大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小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已

十一月十二日也經書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為異也舊說公以十二月薨文二年經書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言禮也患其未二十五月亡喪因以閏數父母喪以再暮有加故必二十五月故以三年為稱也若益之一月則當有涉四年者也略而計閏則當有二年而異者故重喪以三年數則不數閏輕喪以月數乃數閏也今十一月薨文二年十一月則二十五月喪事畢禮無違故傳善之

文公元年乙未

大 癸亥 壬辰 傳閏壬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小 癸亥 壬辰 傳閏壬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二月癸亥日食一傳日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

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於

公之末年夫不置閏誤於此年四月丁巳二十五日

三月置閏故時達歷者議之 辛酉朔日六月戊戌日十月丁未日

二年丙申

大 丁巳 閏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小 丁巳 閏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二月甲子日九日丁丑二十三日三月乙巳二十四日四月己巳十五日

春秋長歷

主 微波榭刻
日 八月丁卯日十五

三年丁酉

大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小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四月乙亥六日二十二月己巳四日

四年戊戌

大 癸巳 甲戌 甲辰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未 辛丑 庚子 庚午
小 癸巳 甲戌 甲辰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未 辛丑 庚子 庚午

十一月壬寅月四月日也日必誤

五年己亥

大 丁巳 戊戌 戊辰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小 丁巳 戊戌 戊辰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三月辛亥日十三日十月甲申日二十

也日月必
有誤也

十八年壬子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二月丁丑 四日 五月戊戌 十六日 六月癸酉 二十日 世家

云甲寅即位誤也

宣公元年癸丑

己卯 戊申 癸丑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二年甲寅

癸卯 癸卯 壬寅 辛未 閏辛 庚子 庚子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二月壬子 叶九月乙丑 二十日 壬申朝於武宮 日也 既

春秋長歷

有日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十月乙亥 八日

圭 微波榭刻

三年乙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十月丙戌 二十日 五日

四年丙辰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丙辰

六月乙酉 二十日 七月戊戌 十一日

五年丁巳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 庚戌

六年戊午

己酉 戊寅 戊申 閏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 甲戌

七年己未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戊辰

八年庚申

庚辰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六月辛巳 十七日 壬午 十八日 戊子 二十四日 七月甲子 日食

既三十日 十月己丑 二十日 庚寅 二十七日

九年辛酉

壬辰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九月辛酉 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冬十月癸酉 十六日

春秋長歷

十年壬戌

美 微波榭刻

壬戌 丙辰 丙戌 乙酉 閏乙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四月丙辰 日食 己巳 十四日 五月癸巳 九日

十一年癸亥

辛卯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十月丁亥 十二日

十二年甲子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午 庚子 己巳

六月乙卯 十四日 丙辰 十五日 辛未 三十日 十二月戊寅 二十

月無戊寅十一月九日也 日月必有誤也

十三年乙丑

大戊辰 小戊辰 大丁酉 小丁酉 大丙申 小丙申 大乙未 小乙未 大甲午 小甲午 大癸巳 小癸巳

十四年丙寅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十五年丁卯

大丁亥 小丁亥 大丙辰 小丙辰 大乙卯 小乙卯 大甲寅 小甲寅 大癸丑 小癸丑 大壬子 小壬子 大辛亥 小辛亥

十六年戊辰

大辛巳 小辛巳 大庚辰 小庚辰 大己酉 小己酉 大戊申 小戊申 大丁未 小丁未 大丙午 小丙午 大乙巳 小乙巳

十七年己巳

大甲辰 小甲辰 大癸卯 小癸卯 大壬寅 小壬寅 大辛丑 小辛丑 大庚子 小庚子

十八年庚午

大己亥 小己亥 大戊戌 小戊戌 大丁酉 小丁酉 大丙申 小丙申 大乙未 小乙未 大甲午 小甲午

十九年辛未

大甲子 小甲子 大癸丑 小癸丑 大壬寅 小壬寅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辰 小庚辰 大己巳 小己巳 大戊午 小戊午

二十年壬申

大癸卯 小癸卯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巳 小辛巳 大庚午 小庚午 大己未 小己未 大戊申 小戊申

二十一年癸酉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二十二年甲戌

大癸卯 小癸卯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巳 小辛巳 大庚午 小庚午 大己未 小己未 大戊申 小戊申

二十三年乙丑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二月辛酉 九日 三月癸未 二日

三年壬申

大丁巳 小丁巳 大丙辰 小丙辰 大乙卯 小乙卯 大甲寅 小甲寅 大癸丑 小癸丑 大壬子 小壬子 大辛亥 小辛亥

四年丙戌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五年乙亥

大丁巳 小丁巳 大丙辰 小丙辰 大乙卯 小乙卯 大甲寅 小甲寅 大癸丑 小癸丑 大壬子 小壬子 大辛亥 小辛亥

六年丙子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七年丁丑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八年戊寅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九年己卯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十年庚辰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十一年辛巳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十二年壬午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十三年癸未

大壬辰 小壬辰 大辛卯 小辛卯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庚寅 小庚寅 大己丑 小己丑 大戊子 小戊子

春秋長歷 微波榭刻

壬申至狸脈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十二月	丁巳朔日食一壬午二十閏月乙卯晦三十	十八年戊子	正月庚申五庚午十五辛巳二十甲申晦九日二月	乙酉朔一八月己丑七十二月丁未二十	襄公元年己丑	庚辰 庚辰 己酉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正月己亥 正月無己亥誤也 九月辛酉十五	二年庚寅	春秋長歷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	五月庚寅 日十九 六月庚辰 七月九日也於己丑十八	三年辛卯	巳丑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四月壬戌 日二十六 六月己未 日二十 戊寅 七月十三日也 據傳盟在秋經也	四年壬辰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三月己酉 三月無己酉傳言三月誤也 七月戊子 日二十	八月辛亥 日二十
----------------------	-------------------	-------	----------------------	------------------	--------	-------------------------------------	---------------------	------	------	-------------------------------------	--------------------------	------	-------------------------------------	--------------------------------------	------	----------------------------------	---------------------------	----------

五年癸巳	九月丙午 日三十一 十一月甲午 日十二 十二月辛未 日二十	六年甲午	三月壬午 日二 於鄭子國之來聘 四月甲寅 日五 五年四月九日 杞桓公卒之乙未 日十五 此年三月丁未 日十七 此年三月也	十二月丙辰 日十	七年乙未	春秋長歷	十月庚戌 日九 壬戌 日二十一 十二月丙戌 日十六	八年丙申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四月庚辰 日十二 庚寅 日二十五 五月甲辰 日七	九年丁酉	五月辛酉 日九 八月癸未 日三十 十月庚午 日十一 甲戌 日十五 十一月己亥 日十二 月己亥 日十一 月己亥 日十	二月五日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 閏月戊寅校 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 閏月戊寅校 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 思惟古傳文必言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相去
------	-------------------------------	------	---	----------	------	------	---------------------------	------	-------------------------------	--------------------------	------	---	--

二十年戊申

庚寅巳未 戊午巳未 戊午巳未 丁巳丙戌 丙辰乙酉 乙卯甲申

正月辛亥二月 六月庚申三月 十月丙辰朔日食日一

二十一年己酉

甲申甲寅 癸亥癸丑 壬子壬午 辛亥庚辰 庚辰庚辰 己酉己卯

九月庚戌朔日食日一 十月庚辰朔日食日一

二十二年庚戌

戊寅戊寅 戊申丁丑 丁未丙子 丙午乙亥 乙巳甲戌 甲辰癸酉

七月辛酉十六 九月己巳二十五 十二月丁巳無丁巳

十一月十四日也日月必誤也

春秋長歷

圭 微波榘刻

二十三年辛亥

癸酉癸酉 壬申壬申 辛未庚子 庚午己亥 己巳戊戌 戊辰丁酉

二月癸酉朔日食日一 三月己巳二十八 八月己卯十日

月乙亥七日

二十四年壬子

丁酉丁酉 丙申丙申 乙未甲子 甲子癸巳 癸巳壬戌 壬辰辛酉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日一 八月癸巳朔日食日一

二十五年癸丑

辛卯辛卯 庚申庚申 己未戊子 戊子丁巳 丁巳丙辰 丙戌乙卯

五月甲戌十六 乙亥十七 丁丑十九 辛巳二十 丁亥三十

二十六日壬子二十四 七月己巳十二 八月己巳無己巳

然則經誤也 十月甲午八

二十六年甲寅

乙卯乙酉 甲申甲申 癸未癸丑 壬午壬午 辛亥庚辰 庚辰庚辰

二月庚寅六 辛卯七 甲午十一 三月甲寅朔日一 八月壬

午十二 二月乙酉六

二十七年乙卯

己卯己酉 戊申戊申 丁未丙子 丙午乙亥 乙巳甲戌 甲辰癸酉

十一月建申 閏十一月建酉 後閏建戌 甲十二

月建亥 五月甲辰二十 丙午二十九 六月丁未朔日一 戊

春秋長歷

圭 微波榘刻

申二 甲寅八 丙辰十 壬戌十六 丁卯二十 戊辰二十

庚午二十四 壬申二十六 七月戊寅二 庚辰四 辛巳五 壬

午六 乙酉九 九月庚辰五 辛巳六 經書十二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注乙亥十

若是十二月朔為三失閏傳不得言再閏者會集數

失閏也以歷推之經書十二月誤也

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

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

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

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

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

三年辛酉
 甲辰 癸酉 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戊辰
 壬寅 壬寅 日

年壬戌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四年癸亥
 壬辰 壬戌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六月丙午 七月甲申 八月甲申 八月無甲申 七月二十六日也 上有七月下有九月
 則誤在 十二月癸丑 乙卯 二十日 九日

春秋長歷
 三 亥 微波榭刻

五年甲子
 丙辰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六年乙丑
 辛亥 庚辰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閏戊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六月丙戌 日八
 辛亥 庚辰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閏戊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七年丙寅
 乙亥 甲辰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庚子

正月癸巳 二月戊午 四月甲辰 朔日食
 鑄刑書之歲也 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日壬子余將

殺帶也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或人以二 明年壬寅余
 又將殺段也 壬寅此年正月 八月戊辰 二十日 十月辛酉
 二十日 十一月癸未 十四日 十二月癸亥 二十日

八年丁卯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閏丙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丁丑 十三日 八月庚戌 十五日 十一月壬午 十一月無壬
 十八日 傳誤也

九年戊辰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寅 庚申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春秋長歷
 四 卯 微波榭刻

二月庚申 二月無庚申 庚申三月 經書夏四月陳災
 鄭裨竈日今火出而火陳 七年梓慎日火出於周為
 在前年故以 火四月出

十年己巳
 甲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乙酉 乙卯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五月庚辰 五月無庚辰 四月二十七日 七月戊子 四十二
 月甲子 十三日

十一年庚午
 辛未 辛丑 庚辰 庚戌 己酉 己卯 戊申 閏戊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三月丙申 十六日 四月丁巳 七日 五月甲申 五日 九月己亥

二月己丑日南至一日也此年閏當在二月之前而在二月之後是以日南至在二月也
 六月丙申日癸卯日十六丙辰日二十丁巳晦三十七
 月戊午朔日一八月辛亥日二十閏月戊辰日十二十月戊辰日十三十一月辛卯日七

二十一年庚辰

甲寅甲寅癸丑癸丑壬子壬子辛亥辛亥庚戌庚戌巳酉巳酉
 五月丙申日十五壬寅日二十六月庚午日十九七月壬午朔日一八月乙亥日五十月丙寅日十七十一月癸未日四丙戌日七

二十二年辛巳

春秋長歷

望

微波榭刻

巳卯巳卯戊申戊申丁未丁未丙午丙午乙巳乙巳壬辰壬辰甲戌甲戌癸卯癸卯傳傳留留癸癸
 二月甲子日十七己巳日二十四四月乙丑日十九戊辰日二十二五月庚辰日四六月丁巳日十二壬戌日十七癸亥日十八乙丑日二十丙寅日二十一辛未日二十六乙亥日三十七月戊寅日三辛卯日十六壬辰日十七八月辛酉日十七己巳日二十五庚午日二十六辛未日二十七十月丁巳日十四庚申日十七十一月乙酉日十二己丑日十六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傳日十二月
 十三年正月九日壬寅朔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癸酉朔也又傳十二月有庚戌計癸酉在庚戌前二十八日則十二月亦不得有庚戌計癸酉在也以此推之故十二月癸卯朔經書癸酉誤也庚戌也
 八閏月辛丑日二十九

二十三年壬午

黃帝黃帝辛未辛未庚午庚午癸巳癸巳庚辰庚辰丁卯丁卯
 正月壬寅朔日一癸卯日二丁未日六庚戌日九癸丑日十二四月乙酉日十五六月壬午日十三癸未日十四丙戌日十七己丑日二十庚寅日二十一甲午日二十五七月戊申日九丙辰日十七甲子日二十五丙寅日二十七戊辰日二十九八月乙未日二十七九月甲申日十七

二十四年癸未

辛酉辛酉庚申庚申己未己未戊午戊午丁巳丁巳丙辰丙辰閏丙辰閏丙辰
 正月辛丑日五戊午日二十二二月丙戌日二十三月庚戌日十五

春秋長歷

望

微波榭刻

日五月乙未朔日食一六月壬申日八丁酉杞伯郁釐卒九月五日也十月癸酉日十一甲戌日十二二十五年甲申
 辛卯辛卯庚申庚申己未己未戊午戊午丁巳丁巳丙辰丙辰閏丙辰閏丙辰
 七月上辛日三季辛日二十九九月戊戌日十一己亥日十二十月辛酉日五戊辰日十二壬申日十六十一月己亥日十三十二月庚辰日二十
 二十六年乙酉
 乙卯乙卯甲寅甲寅癸丑癸丑壬子壬子辛亥辛亥庚戌庚戌
 正月庚申日六五月戊午日五戊辰日十五七月己巳日十八

268 頁 713 版 36 A

辛丑七月十二月餘 此年猶未置閏 故十二月餘也

十四年庚申

壬辰 辛酉 庚申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四月庚戌 二十五月庚申朔日食 壬申十三 庚辰

二十六月甲午 十八月辛丑 十四

十五年辛酉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 傳閏庚

十六年壬戌

己卯 己酉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

正月己卯 四月己丑 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 五月十二日也 日月必

春秋長歷

誤有

十七年癸亥

甲戌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七月己卯 九十一月辛巳 十三

十八年甲子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乙丑 甲午 閏甲 癸巳 癸亥

十九年乙丑

壬辰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戊子 丁巳

二十年丙寅

丁亥 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二十一年丁卯

辛巳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閏丁 丙子 丙午 乙亥

二十二年戊辰

乙巳 甲戌 甲辰 甲戌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十一月丁卯 二十

二十三年己巳

己巳 己酉 戊辰 戊戌 丁酉 丁卯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六月壬辰 二十

二十四年庚午

甲午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庚辰 傳閏己未 戊子

春秋長歷

二十五年辛未

戊午 丁亥 丁丑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癸未

五月庚辰 二十

二十六年壬申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戊寅 丁未 丁丑

十月辛巳 四

二十七年癸酉

丙午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丑 甲戌 甲辰 癸酉 閏癸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四月己亥 二十 八月甲戌 二

春秋長歷終

道光己亥年新鐫

春秋經傳集解

附名號歸一圖

汪氏重刊



春秋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銜下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志運四於志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

春秋經傳集解

一

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也里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適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也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也之通鑑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日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也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也爲例之情有五也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也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也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也及之類是也三日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春秋經傳集解

二

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以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斗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

春秋經傳集解

三

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二傳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

近淺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達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此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

春秋經傳集解

序

四

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 負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 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

景王元年景王靈王○案周本紀及林氏王朝紀
年皆云景王靈王子也原本脫子字應補

景王九年杞平公郁釐立○諸本皆同通志堂作
都釐疑誤

春秋年表

考證

二

春秋經傳集解

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 夫入也子宋姓 孟子卒 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

不得從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婦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婦接元

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 以手理自然成

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兩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 尚少是以立為太子 師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

是以隱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 不以桓生之年薨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即位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 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

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 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 例在莊五年邾魯國鄆縣也茂始茂魯地魯國十縣南有姑城

于蔑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 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僭據大都以稱國所謂得僖曰 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僖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 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鄭今潁川鄆縣

之賜 宰官名也咺歸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 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 外之文歸者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 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

不反之辭

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 年宋今梁國睢陽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 士者祭國伯爵也

傳曰非王命也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敘故不書日所以示 釋其不稱使 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 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 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 別夏殷 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 政不脩

克也 克儀 父名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王未賜 命以為

邾故為蔑之盟 解所以 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 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 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即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 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 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申國 今南

陽宛 縣 生莊公及共叔段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 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莊公寤生 寤寤而莊公已 生故驚而惡之 愛共叔

段欲立之 欲立以 為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

命 號叔東號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 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號國今滎陽縣 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 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 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 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國 城之一

都不得過百雉

徑三百雉故其大

城之一

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語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

及將自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至于廩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三

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也厚謂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大叔

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日卒車日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啓期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

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

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

寘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

獨無賢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

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四

其樂也洵洵洵洵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

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

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所

贈死不及尸尸未葬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緣麻除無哭位諒間終喪

也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賂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

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塗也莊二凡物不為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師于黃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

盟于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趨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

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五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叔段之子衛

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

鄆

號西號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號城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

翼

翼邾地

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卒

衆父公子益師字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祭思

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天子

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能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八年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日卿為君逆也月必有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放此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子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日晉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十有二月乙卯

也字例在閏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夫人子氏薨

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葬例在三年

鄭人伐衛

凡師有鐘鼓日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六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公辭

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

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為戒他皆放此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

得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

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

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

也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學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

子馮出居於鄭辟虜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繼

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念而奔回鄭以求入終傷成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衛莊公

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夫也大夫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九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吝終

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

婦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嬀姓莊姜子然大夫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碻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

禍言將立為大夫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

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去順效逆所以

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

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

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

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

倍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

杞邑城陽諸縣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十

七日有日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

東阿縣有清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鞏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因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既皆稱人至於內大夫鞏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

人此所以為異也鞏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冬十有

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

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害言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言舉國之賦謂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

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絲見棼組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判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

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

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

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

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

而還

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

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

卽圖之

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

碯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

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

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衛人逆公子晉于

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

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議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十一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九月考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論因姓以名宮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無傳宋人伐鄭圍長葛

邾心者爲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

不足以講大事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取

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

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雖四時講武猶復

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士則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言取

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擄攝巡行之名

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實他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

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

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四月鄭人侵

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

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一三

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衛人以燕師

伐鄭南燕國今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

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

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春翼侯奔隨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鄭

羽數於衆仲問執羽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

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十士二二二四人士夫舞所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

節其制而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

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再見伐

邾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伐宋入其邾以報

東門之役邾郭也東門宋人使來告命告命公聞其入

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古

忿公知而故
問責窮辭

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

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

敢知也為七年公
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

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
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邾翼長葛以報

入邾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
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

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
南有艾山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
時以成歲也他皆放此冬宋人

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
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十五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
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

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
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翼九宗五正

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
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

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
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
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

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夏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
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

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
平也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
公子化陳侯

曰宋衛實難可畏
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

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

自及也悛止也
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通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
火焚原野不可鄉通

其猶可撲滅言不可
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
大夫曰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
蕪積也崇聚也秋宋人取

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
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鄭伯

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十六

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
肩也周采地扶

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
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

猶懼不蕪蕪至
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
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婦也至是歸者
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夏城中邱城例在莊二十九年
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相存問例在襄九年秋公伐邾冬

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也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伐凡伯于楚

邱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凡夷狄強譏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
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邱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晉神薨告終稱嗣

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謂之

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

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秋宋及鄭平七月

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計也公距宋而更與鄭云欲

求宋故曰為宋計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凡伯弗

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

楚邱以歸傳言凡伯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十二月陳

五父如鄭洩盟洩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志不在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鄭良佐如

陳洩盟良佐鄭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侯請妻之以忽有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訪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訪鄭庚寅我入訪桓元

卒易訪田知此入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

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

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齊河稱

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

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

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衛侯許之故遇于大邱

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不祀泰山

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

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

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

以有求也許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

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

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

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齊人卒平宋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太

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

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說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

公使眾仲對齊侯冬來告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諡

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

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土而命之

侯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九

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為諡因以

為族或使即先人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三月癸酉

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挾卒無傳挾魯大夏城郎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昔蔡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

雨

未可震電既震電又

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平地

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鄭伯

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

怨公不告命入郟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郟公怒絕宋使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冬公會齊

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

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

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十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

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衷戎師

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

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復繼也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

他皆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放此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傳言正月會

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癸丑盟釋例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

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
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輩專行非鄆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
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 鄭後至得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
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

宋人衛人入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
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缺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冬十月壬午齊

人鄭人入郟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

盟于鄆為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
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鄆魯地 夏

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
期齊鄭之去族 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
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

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

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壬戌六月七
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防

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晉讓以自營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
成鄭志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

討不庭 下之事上皆
成禮於庭中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勞王爵
之郊勞晉侯魯侯鄭伯皆言以勞王爵 蔡人衛人郟人

不會王命 不伐
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 鄭師
還駐

宋人衛人入郟 宋衛奇兵
乘虛入郟 蔡人從之伐戴 從宋衛
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之
軍在戴

故鄭伯合圍之師
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召之
伐戴乃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言鄭取
之易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
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
在文十五年 夏公會鄭

伯于時來 時來郟也發陽縣
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

入許 與謀日及還使許叔居之故
不言滅也許穎川許昌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紂
書薨

又不地者史
策所諱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
薛縣 薛侯曰

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
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正卜
官之長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庶姓非周
之同姓 公使羽父請

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日山

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
而行之 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 盟載書皆先同
姓例在定四年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 薛任姓
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

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 大宮鄭
祖廟 公

孫闞與穎考叔爭車 公孫闞
鄭大夫 穎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
輈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達道方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

九軌也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子都

自下射之顛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周麾

而呼曰君登矣君登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奔不書其亂也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

許不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部也曰天禍許國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三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

以討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

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

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餽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

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

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天其以禮悔禍于

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

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

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

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

祀許乎黎齊以享謂之禮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

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乃使公孫獲處

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

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比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比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三

刑法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

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瑕行出犬

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

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穰氏縣西南有鄆聚西北有劉亭爲邾

之田于鄭爲邾鄭二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

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絺在野王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在懷慶郟

欒在脩武向縣西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脩武懷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
檜茅隕屬汲郡餘皆屬河內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處也
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

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

鄭息有違言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

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不量力
不親親不徵辭不察

有罪
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

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

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宋不告命故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隱公

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命者國之大事

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
師出城否亦如

之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

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
大宰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
賂尹氏而禱

於其主鍾巫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
館于寯氏

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寯氏立桓公而討寯

氏有死者
不書葬不成喪

也
陸氏釋文音義

春秋經傳集解
佳賈反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

公之子母聲子諱
第一

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
始適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隱公

作嫡同
無諡
之姪
婦人謂嫁曰歸
婦人謂嫁曰歸

桓
尚少
天子
為經元年

本起本之例皆
經元年
朝廟
儀父

名字皆
于茂
繼好
鄒縣
卞縣

放此
段
伯弟名
于鄆
不弟
僑傑

熒陽
宛陵
宰咺
之賄
亦與

音預
睢陽
祭伯
稱使
小斂
以見

賢通反
傳元年
以別
夏殷
見異

下同

息淺反 妨貴 芳少 陵長 閒親 之比 去

順 弒其 先經 經四年 伐杞 取

牟 言易 雍丘 弒其 鞏溺 于濮 君

完 鞏 強君 去族 鞏溺 于濮 君

傳四年 諸篡 不復 蔡從 賦調

而勞 勞 弗戢 王觀 朝陳 獯羊

福小 必後反 耄矣 請泣 獯羊

惡州 與焉 于邢 經五年 入郕

將卑 二嫡 為別 螟 公子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三九

傳五年 觀魚者 以度 亟行 蒐

春蒐 秋獮 冬狩 蒐 蒐

不孕 為苗 農隙 振旅 猶復

以數 器械 辨等 行伍 順

少 長 鳥獸之肉 於俎 不射

阜隸 臣輿 雜猥 巡行 捕魚 不從

他竟 曲沃 傳見 衛牧 以

燕 洩駕 曼伯 剛父 八音

八風 涼風 西方 闐闐 風西北 不周 風北方 廣莫 風東北 融

風 匏 蹈之 六佾 而僭 為道 其郛

于艾 言易 傳六年 狐壤 使者

頃父 之長 諸鄂 不復 結好

子作 實難 不悛 之療

鄉邇 鄉近 可撲 周任 去草 請

糴 傳見 焉依 雍縣 左右 公為 請

不蕪 經七年 與嫡 沛國 琅

邪 臨沂 共縣 汎城 之使 見夷

強 戰陳 傳七年 繼好 為宋

為援 鄭復 歃 如忘 洩伯

政治 請妻 為鄭 經八年 句陽

使宛 歸祊 費縣 見在 繼好 宿與盟

傳八年 泰山 能復 巡守 所近 小斂

欲為 遂界 鍼子 誣其 莊共

不與 而背 紀好 媯汭 胙之 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三九

邑之稱尺證 經九年 震電徒練 雨雪于付反 挾卒

音恭本 傳九年 雨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 不共

亦作供 說宋音 宋使所吏反 故復扶又 侵軼直結反又 覆

扶又反注及 戎輕道政 以逞勅領 解也音解或 祝聃乃甘反一

下同伏兵也 衷戎丁仲反 盡殪於討反 三處昌慮 後駐丁住 將令力呈 要

終於遠 經十年 去氏起呂反 于菅古顏 未陳直陳 取

部古報反字林 伐載音再字林作載 易也以政反 傳十年

以勞力報反 饗餼許氣 通稱尺證 經十一年 薛

侯息列 邾音 釐城音來王元 與謀音 還使音 傳十

一年 爭長丁丈反下 夏所戶雅 周諺音彥俗 則度大洛

諸任音壬 大宮音泰大宮 公孫閱音附 挾音 駟張留反 大

達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達 傳于音附 蚤莫侯 弧音 射之音

反下及 隊而直類 周麾許危反又許 而呼火故 周備音 遁逃

徒頓 不共音恭本亦作供 與聞音 共億於力反 餽其口音

說文云 覆亡音 不暇行嫁 禋祀音 絜齊側皆反 之

重昏音 覆亡音 不暇行嫁 禋祀音 絜齊側皆反 之

為于偽 吾圉音 財賄呼罪反字 無寘之政反 乃亟紀力反

同 大岳音 既厭於 度德待洛 量力音 相時息亮 無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三

劣偽反 使卒尊忽反 出殺音加豬 行出戶剛反 以詛側意 故

令力呈 正邪似嗟反下 鄔劉鳥戶 緝氏古侯反一 鄔聚音

為力委 邗音 忿生音 在沁七浸反字林先社反郭璞三蒼解詁音

水 締勑之 樊扶衰 隰音 邲音 櫟茅音 向舒亮反 軹縣音

盟音 陘音 隕徒回 鄔音息一 于竟音 不度待洛 不韙音

其于偽 少故音 菟裘音 梁父音 復居音 反譖

請殺音 社圃音 爲氏音 而禱音 鍾巫音

齊于音 社圃音 爲氏音 而禱音 鍾巫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三

春秋卷一考證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註鄆今潁川鄆陵縣○

上鄆字閣本作鄭訛

傳其是之謂乎註皆不與今說詩者同○皆不

武英殿註疏本閣本杜林合註本作不皆案傳

所引詩與今說詩家雖不必盡同亦不必盡不

同則作不皆義始圓活

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註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

○歸趣 殿本閣本作歸宿亦通但序原文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考證

本作趣

二年傳費芹父勝之○芹他本作芹案玉篇芹音

琴人名芹音靈懸通貌兩字義別以音義中音

琴證之當作芹

四年傳公及宋公遇於清○宋公 殿本閣本俱

作宋人案與魯公相遇不當言人况經文本作

宋公應從原本

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註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成武諸本並作城武案後漢郡國志成武屬濟

陰郡原作成後人乃加土傍

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 殿本閣本作琅邪縣東南無華字案晉時

有琅邪國無琅邪縣又案華縣漢屬泰山郡後

漢并入費縣晉復置屬琅邪國諸本並脫誤

十年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註明鞏專行非鄭

之謀也○鄭之謀當作鄧之謀案傳稱公及齊

侯鄭伯會於鄧為師期以伐宋是鄧之謀原約

三君親行今鞏不待命而專行齊鄭以公不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考證

二

別使微者從之是與會鄧時所約異矣故註云

非鄧之謀原本鄭字乃鄧字之譌依 殿本改

正

傳宋人衛人入鄭註宋衛奇兵乘虛入鄭○案此

乘字訓因也即孟子不如乘勢之乘他本作承

於義未合

春秋經傳集解卷

桓公第二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禮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

冬十月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

事在隱八年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為周公祊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一不

假田非

久易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

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鄭伯拜盟秋大水凡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色美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稱侯今稱子者

蓋時王所黜

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

納于大廟

來朝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

動於惡

為賂故立華氏也

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

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

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昭其儉也

帶裳幅舄

昭其度也

藻率鞞鞞

昭其數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三

黼黻火畫也龍畫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轡和右銜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

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傳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秋七日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

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四

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

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

政政禮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亂則亂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

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

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惠之二十四年

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晉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傳相 師服曰吾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 大夫

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隸 庶人

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

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 今晉甸侯也而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五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何服者 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 晉人立

孝侯昭侯子也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

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 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其年秋王立

哀侯于翼 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 陘庭南鄙啓曲

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款血也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

衛地有陳雷 長垣縣西南

食之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奔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曰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曰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開疏也 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者關於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

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

公會齊侯于謹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

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逐翼侯于汾隰

水邊 驂絰而止驂馬 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六

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與齊侯會而成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

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

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

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

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

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有諸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

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

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即非狩地故唯時合禮夏

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七

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

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

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齊鄭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曹國今濟陰也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也稱文公子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

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號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

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為右拒以

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八

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

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曼伯為右拒曼伯禮伯祭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緡葛緡葛地命二拒曰旆動而鼓

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

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

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

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遠傳釋之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於末秋

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秋異於凡事

龍見而雩龍見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祭殺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門者衆故烝祭宗廟

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欠節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

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夏四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桓公 九

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秋八月壬午大閱以戎事徵諸侯之戎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誅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蔡人殺陳佗佗陳大夫也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傳例在莊二十二年

冬紀侯來朝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五年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善陽隨縣

使蓬章求成焉蓬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我張吾三

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師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

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祭侯

謀此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

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逞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

可也詐傅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

不信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腍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

腍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嘉善中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解

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

其九族以致其禮祀禮祭敬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微君雖獨豐其

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

齊難也齊欲滅紀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

天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

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

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餼告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

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

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天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察其身謀不天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

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

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言必見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

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

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豐養長、臣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

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縞魯大夫以名

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

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

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

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幣周

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故以國則廢名國不

廢祀名諸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

二山二山具款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款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

YIN TAO 2008 01 01

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冬紀

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

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認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禮不足故書名

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一邑名隱十一

民于鄭鄭人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

侯哀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續也例在五年天

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夏五月丁丑烝無傳秋伐

邾無傳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昔時失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傳八年春滅翼無傳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

矣讎有費不可失也費取隙也無德者寵國之慶也夏楚子合諸侯

于沈鹿沈鹿黃隨不會黃隨今使蓬章讓黃黃隨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

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楚師季梁曰

楚人上左君必左楚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

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

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瘦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

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弟也祭公來遂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

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之尊夏

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

王后書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猶不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

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

於鄧道朔是大夫鄧南鄙鄭人攻而奪之幣鄭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蓬章讓於鄧鄧人

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鬬廉楚大夫

養甥聃甥帥師救鄭三逐巴師不克

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鄧師大敗鄭人宵潰

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

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於王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

奔虞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虞叔有玉 弗獻既而悔之曰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此其以賈害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

共池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

北戎病齊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

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

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先書齊衛王爵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忽出奔衛

盟于折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于闕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將盟貳軫 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

伐楚師

莫敖患之 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君次於郊郟

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我以銳師宵加於郟郟有虞

心而恃其城特近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郟師四邑必離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郟師於蒲騷卒盟而

還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

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七

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襄子儀弗從夏鄭莊公卒初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姓曼鄧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姑姓

以女妻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

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

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汝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八

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

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也十一

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公會宋公于虛虛宋

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

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

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六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

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

與公三會而卒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

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楚伐絞軍其南

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

樵者以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

伯嘉羅大夫謀何也巡徧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未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

續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三月葬衛宣公無傳夏

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是也遂見楚子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九

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入告夫

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

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

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快也蒲騷在十一年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

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

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

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

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

有刑御也及鄆亂次以濟鄆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

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大敗之莫敖益于

荒谷羣帥囚于治父益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

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立矣鄭不堪命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也

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無傳書夏五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

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會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十

日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

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饗生日餼夏鄭

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

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殺故曰書不害冬宋

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二年焚渠門入及大

達渠門鄭城門達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

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

未天王崩無傳桓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

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

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

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子不立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

名以赴入則逆以天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二公子更立亂鄭國者

實忽之由復歸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

例在成十八年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

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

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卷二

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冬十有一

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

不貢車服車服上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祭仲專

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

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遂告祭

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於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公

載以出啓其見殺故載日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

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

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

遂居櫟檀伯鄭守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令書會

蔡常在衛上今禮故書冬城向傳曰

序陳下蓋後至禮故書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禮故書

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係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

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卷二

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

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摠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也朔

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

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

之庶母也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夷姜縊自經死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勝之子夷姜縊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公使諸齊之妻構會其過惡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

行去也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

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公孫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

月必有誤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六月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桓公 三三

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

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及宋人衛

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遂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

戰于奚疆事也爭疆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

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之故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越之盟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立是卿故

言大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

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

立公子亶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桓公 三三

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君重為惡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葬諱之也葬例在宣十八年丁酉公之喪

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

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

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潰公會齊侯于濼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

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

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

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彭生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亶會

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

高渠彌車裂曰轅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姜

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

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于儀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

曰竝后齊如匹嫡齊如兩政命耦國都如亂之本也周

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陸氏釋文音義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第二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元年 篡立初惠脩好呼報反近垂附近祊田百庚反令

鄭力呈反傳元年 請復扶又反為周公子儀反獨見賢通反渝

盟羊朱反無享許丈反遣使所吏反宋華戶化反大夫氏也後皆同父督音而

豔以瞻反經二年 閨門音取郟古報反大廟音泰傳大廟版此

召陵上照反主帥所類反傳二年 為賂丁偽反注除為會一字並同

惡其鳥路反婉而於阮反大宰音數戰音子馮皮冰反遂相

車本或無天字者非著儉張慮反後不音者同之稱尺證反越席戶括反越席結草祀天

春為八斗袞冕古本反黻音弗珽他頂反韋鞞音玉笏音持簿步古反徐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姜

廣云持簿 手版也 幅烏音通行膝也下音昔行滕徒登反復履音統多敢反字福林丁坎反

冠之獲耕反緇音延字林七而上時掌反下上下同藻率音鞞

垂者下而上者藉玉在夜反刀削音鞮音鞞音鞞音鞞音

補頂布孔反鞞鞞鞞音鞞音鞞音鞞音鞞音

馬膺於陵反如索悉各反黼音相戾力計反色比井是反器械戶戒反錫

音楊鄭云云 馬面當盧 鈴音馬額顏客反在鑣彼騎反旂勳表反而寘之鼓反官

邪似嗟反雜邑音洛本亦作洛受夏戶雅反邠音邠音邠音邠音邠音

呼報反 舍爵音赦置也自參七南反以上時掌反日仇音君

之名子如字或彌政反嘉耦五音反日妃芳非反其替他計反少子詩照反

以諷方靖侯才樂賓力適子丁為小宗本或作馬

有分扶親七等衰初無復反分別彼

衰殺所覲羊侯甸徒陘庭刑

經三年 正月從于羸音約盈

言如不敵亦長垣音于謹呼蛇丘以傳三

年 汾隰扶驂七絰止戶駢馬音其叔

各殉似媒介音之好呼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

公子則下卿送公芮伯如惡芮伯鳥馮翊音

經四年 公狩手夏之戶伯糾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三

傳四年 經五年 侯鮑步從王如大雩音

龍見音蝻音蟪音定陶同傳五年 子

佗大子免音五父音藁之音將右軍子左

拒俱方陳直王卒尊萃於似曼伯

魚音彌縫扶五乘音繻葛音旻音

無隕音勞王力名仲字足一重言直啓蟄

夏正音龍見音龍宿音遠為子閉必危難乃經六

而烝音度其音不復音危難乃經六

射姑音天去起弟緡音經九年 為書子為好音鄭人音

年 寔來時省文音大閱音是適丁長

子寸傳六年 遠章子於瑕反少師詩

而被皮難間音隨張音且比音抗衡音民

而師音熊率音且比音抗衡音民

餒音矯舉音性控音把臂音其音音

蕃滋音癩音遠聞音九族音禮祀音民

饑音於難音二帥音少良音饋之音餽

妻鄭音接以音食之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三

桑弧音蓬矢音射天地音于阼音申禱音日鯉

周人以諱事神名絕木鐸音徇日音綏

舍故音具敖音經七年 焚咸丘音徇日音綏

來音築陽音傳七年 辟陋音盟音向

而背音于邾音經八年 烝音此夏音為

下音復烝音見瀆音雨雪音祭公音傳八年

有覺音弋陽音請下音不然將失楚師

射姑音天去起弟緡音經九年 為書子為好音鄭人音

射姑音天去起弟緡音經九年 為書子為好音鄭人音

射姑音天去起弟緡音經九年 為書子為好音鄭人音

沔水而善 聃甥乃甘 衡如字橫也 陳直觀反注 而北如字一音佩
 康音 背音佩 而夾古洽反又音古協反 宵潰戶對反 夏陽戶雅反 適子丁歷反
 享曹許兩反 施父色鼓反人名 經十年 中背如字一音丁字下音甫
 惡三國烏洛反又 傳十年 譖其劍也 詹父章帝反 求
 旃之旃反 周諺音 吾焉於茂反 以賈音古注 無厭於歸反 共
 池音洪一音恭 交續音佳 以見賢通反 經十一年 聽迫吐定反
 于折之設反又 夫鍾音 于闕口音 須昌音 傳十一
 年 屈瑕格刀反楚大夫氏 貳軫音下之忍反 鄭人音 蒲騷音
 又音 隨絞古邪反 州蓼音丁本或作耶 江夏音 滇城音云本亦作鄭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三九
 棘陽紀力反 湖陽音 莫敖五刀反 且日人逸反 虞度待洛反 郊郢以井反
 恃近附近反 盍請戶微反 濟案計反 億兆於力反 將妻七計反 大
 援於春反 子亶亡匪反本或作盍 封疆居良反 爲公于僞反 鄧曼音 雍於恭反
 女於尼據反注 姑其吉反又 應命應對之應 經十二年
 汶陽音 侯躍羊略反 于虛去魚反 武父音甫地名有父字者皆同音 重書直用反
 以見賢通反 皆陳直觀反 傳十二年 于句古侯反 瀆音
 婁盟力貝反本又作婁音 用長丁丈反 故數音 而憾戶暗反 而輕遠政反
 無扞戶且反 采樵在遙反 而覆扶又反伏 謀之徒協反 數
 之色毛反 枝江音 謀伺也音 巡徧音 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遂見賢通反 必濟案計反 難言乃且反 風諫方鳳反本亦作諷
 不解戶買反 狃於女九反 狃怵時世反又 而好呼報反 假易以反
 不借子夜反 貸他代反 慢武諫反 盡行津忍反此類可以意求 使徇似俊反 及
 鄂於晚反又 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 廬戎如字本或作廬音同 縊于
 一鼓反自 荒谷如字本或作荒音同 冶父音 脩好呼報反 經十四
 年 之好呼報反 曹與音 御廩力錦反 先其悉薦反 致齊
 側皆 傳十四年 大達求龜反 大宮音 之椽直專反椽也 守介音 小
 行下孟反 更立音 牟人亡侯反 于櫟音 陽翟徒歷反 袁昌民反 相縣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四〇
 息亮 傳十五年 舍其音 之汪烏黃反 暴其步下反 檀
 伯徒丹反 經十六年 城向失亮反 定之丁安反 傳十六
 年 故復扶又反 烝之承反 急子如字詩作倣 上淫時掌反一音如字 屬諸
 音獨 爲之于僞反 右勝羊政反 朔構古豆反 會古外反 公使所吏反 諸莘所中反
 惡用音烏安也 飲以酒於鴉反一 子洩息別反 黔牟其廉反又音琴
 經十七年 于趙音 皆陳直觀反 傳十七年 疆
 事居良反注 疆場音 虞度待洛反 齊背音佩 以底音 惡
 之烏路反下及注所惡皆同 子亶音 復惡扶又反注同一音眼則非注意 復重直用反
 經十八年 于灤盧焉反又力句反 言狀音 傳十

八年

相瀆

徒木反

公謫

直革反責也王又丁革反

謫譴

遠戰反

爲公

于偽反

乘

公

如字又繩證反注同

上車

特掌反

拉公

力荅反

幹而

古且反

舊好

呼報反

歸咎

共

其亮反

而轅

音患車裂也

車裂

列音

以知

音智又如字

欲弑

申志反

屬諸

音燭

匹嫡

丁歷反

臣擅

市戰反

於難

乃且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三

三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終

春秋卷二考證

桓公二年傳清廟茅屋註以茅飾屋著儉也。節

屋閣本作飭室訛

三年傳齊侯送姜氏。此傳後殿本閣本有註

云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謹云云案此

乃陸氏音義中文非註也故原本不錄

十三年冬十月註無傳。無傳二字殿本閣本

杜林合註本俱闕

傳不書所戰後也註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正義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考證

一

曰兩敵將戰必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

戰此卽釋註後地期而及其戰句殿本閣本

而字作不字是并戰俱不及矣與釋例不合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註以曹地曹與會。此

因經文不書曹故註申言之殿本閣本無下

曹字則與會二字義無所屬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註突旣篡立不任蔡仲反

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例在

昭五年。案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書法與此不同當非此例惟三年冬北燕
伯款出奔齊傳曰罪之也與鄭突事畧相仿應
從此例原本五字疑卽三字之訛今改正
十八年傳齊侯師于首止註陳畱襄邑縣東南有
首卿。卿當改鄉後漢郡國志己吾縣有首鄉
是也

春秋經傳集解

莊公第三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

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魯也王將嫁女子齊既命魯為主收單伯送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問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齊師遷紀邢郟郟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邢在東莞臨郟縣東南郟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營城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

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

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疆又委罪於魯不能備齊然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

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鄒入于齊季紀侯弟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

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檟故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紀侯大去其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

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鄒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將齊入告夫

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援兵於爾故鄧曼歎曰王祿盡

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

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

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

福也王薨於行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楸木令尹鬬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莫敖以王時祕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澁水在義陽厥縣西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

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濟漢

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齊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秋鄭犁

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

人伐衛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

傳五年秋鄭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朝也桓十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

人而又稱字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

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螟無傳冬齊人來歸衛

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

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

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

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冬齊人來歸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四

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諡也姊妹止

而享之騶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也鄧侯

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

君噬齊若齧腹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

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對曰若不從三臣

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弗從還年

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

楚事張本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地夏四月辛卯

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

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秋大水無傳

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不害嘉穀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五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百號令將以圍郕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冬十

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稱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

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

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

邁種德夏書邁書也稱臯陶能施種德邁勉也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

乎言句有德乃為人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所降服姑且也

以即用舊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

不至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子襄公紕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

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曰捷吾以女為

夫人捷克也宜無知之吉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

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

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

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

人費誅費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

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

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石之紛如齊孟陽亦小臣遂入殺孟陽于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

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

歷推之月六日也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

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傳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也子糾小白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六

620

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
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雍廩齊大夫
為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
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公及齊

大夫盟于莒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
非一人故不稱名莒魯地琅邪濰縣北有莒亭夏

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
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傳九月
乃葬亂故八

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小白既定而公猶
不退師歷時而戰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
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
惡齊志在誦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冬浚洙
無傳洙
水在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七

城北下合泗浚
深之為齊備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

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想公
小白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

而歸
戎路兵車傳
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二子公
御及戎

是以皆止
止獲
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
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
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
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
心言欲快意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
生竇
魯地召

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堂阜
齊地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
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於高侯
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
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人雖成列魯以
權譎稽之列成而

二月公侵宋
無傳侵例在
二十九年三月宋人遷

宿
無傳宋強遷之而取
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不言侵伐
齊為兵主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
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

莘
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
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以蔡侯獻舞

歸
蔡侯在文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
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地皆放此冬十月齊師滅譚
滅例在文
十五年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
滅無所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八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
不書侵伐齊背
莒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
肉食在位者
開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
分公衣食所惠不
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
視辭不敢以小
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

也
孚天
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必盡已情
察審也

對曰忠之屬也
上思利
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

之乘
乘車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

視其轍視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恐許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夏

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公子偃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九

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止而見

之弗賓不禮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

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

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

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况冬齊師滅

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

于郟郟魯地傳曰郟秋宋大水公使弔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

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通謂設權譎變許以勝敵彼我不得成

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

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

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京師敗

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

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

作淫雨害於桑盛苦之何不弔不為天對曰孤實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十

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臧文

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且列國有凶稱孤禮

也列國諸侯無凶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

既而問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臧孫達曰是

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其姬齊桓乘丘

之役在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公

右欽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

戲而相懼曰斬魯聽其得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

矣病之

萬不以爲意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

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

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

手批之也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

殺之

殺督不書宋不以言

立子游

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

說奔毫

毫宋邑今沛國蕭縣毫宋邑蒙縣西北有毫城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十一

牛長萬之子

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夫名

及戴武宣穆莊

之族

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

于宋立桓公

桓公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輦其母一日而至

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

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

石祁子衛大夫

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

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

宋衛本同好國

衛人歸

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

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秋七月冬公會齊

侯盟于柯

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視柯今爲視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

遂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戍守也

冬盟于柯始及

齊平也

始與齊桓通好

宋人背北杏之會

會伐宋

既伐宋單伯乃至致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秋七月荆入蔡

入例在文十五年

冬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

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十二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

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摠衆國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

大陵鄭地傳瑕鄭大夫

公自櫟侵鄭

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

及大陵獲傅瑕

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

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鄭子莊四年稱伯會

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諸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

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問之問於申繻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

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木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覺焉妖不

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

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

願與伯父圖之大夫鄭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

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

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

乎唐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

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

死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為設享食之具以息媯歸生堵

敖及成王焉未言夫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

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

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

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冬會于鄆宋

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齊

人邾人伐鄭宋主兵故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秋諸侯為

宋伐鄭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二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

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

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闕則強

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鉏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諡也三年而復

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

月也就盈數焉數謂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不能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

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初晉武公伐

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宋地名為國請而免之為國周大夫既而

弗報詭諸不報施於為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

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

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

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十五

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

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齊十一年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故時史因以自盡為文

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逃以賤之五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

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

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盟宗齊滅遂成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

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螽螽短狐也蓋以舍沙射人為災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親

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有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

三匹非禮也雙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體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

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

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實惠后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

四年故傳於此竝正其後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其

使鬬縉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縉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縉以權叛

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

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

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

之以伐楚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

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

也

非魯公意而又失賂 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夫人姜氏如莒 無傳非父母 國而往書致 冬齊人宋人

陳人伐我西鄙 無傳由之盟魯使微者會鄭之盟 又使賂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 禦巴人為巴人所 敗津楚地或曰江

于踏陵 踏陵 黃地 南郡鄖縣東 還及湫有疾 南有湫城 夏六月庚申卒

鬻拳葬諸夕室 夕室 楚宮 鬻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 經皇 前闕生

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別也楚人以為大閭謂之大伯 若今城門 校尉官 使其後

掌之 使其子孫 常主此官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

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 能盡其忠愛所以與 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王姚 莊王之 妾也姚姓也 子頹有寵焉國

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周惠王 莊王孫 取焉國之圃以為園

禽祝跪與詹父田 三子周 大夫 而收膳夫之秩 膳夫石速 也秩祿也

故焉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 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

石速士也故不 在五大夫數 不克出奔溫 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師燕師伐周 燕 齊 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 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無傳 夏齊大災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燕伯為 伐周故 執燕仲父 燕仲 父南

入于鄆 鄆 鄆王所 取鄆邑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皆舞六 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 司寇 刑官 君為之不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六

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

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無傳薨寢附姑赴於諸 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無傳八月乃 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鄭虢相命 也弭鄭地

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闕象魏也樂備 備六代之樂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 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

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與之虎牢河南成阜縣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類舞備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

省方謂號公為王宮于珪地王與之酒泉鄭伯

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予之

號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

王為傳二十四年冬王歸自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公子完與顛孫奔齊

齊侯使敬仲為卿

若獲宥及於寬政

罪戾弛於負擔

位以速官謗

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

朋友所使為工正

飲桓公酒樂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陳厲公蔡出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五父陳佗也殺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

陳侯使筮之

遇觀三三

不在其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

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

於土上山也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日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

王長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幣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

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古故言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

也姜姓之先為堯四傑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昌乎變而家其故知當與於大嶽之後得大及陳之初亡也

楚滅陳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字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

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下故傳齊言其終始上聖者聖人所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三

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為

至自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公及齊

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公及齊

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

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

財用之節多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

伐以討其不然不然而然諸侯有王從王王有巡守省

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

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偏桓叔莊伯之子孫

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

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開

秋丹桓宮之楹公子終所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三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刻鏤也桓楹也將

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逆禮也秋公至自齊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

大水無傳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

郭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并非丹楹御孫

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先

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

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

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

可乎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蔣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大夫叔字夏五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三

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冬公子

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又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

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

置閏夫所故致月錯

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應陰氣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君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晉猶災也月侵日為青陰陽逆晉士蔣使羣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蔣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蔣為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蔣

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夏六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遠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識冬

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例在

宣五年 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

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

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

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弃民不養

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饑不畜義讓而力戰王使

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

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

邾子瑱卒無傳未同盟而邾以名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鄆鄆魯下邑傳例邾邑同築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

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

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

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婦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

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孫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一當為北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六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

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

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

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

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乘為晉室若此楚令尹子元

欲盡文夫人

文王夫人思媽也子元文王弟盡慈以淫事

為館於其宮側而

振萬焉

振動也萬舞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

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

不亦異乎

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子之侍人

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

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桔柣鄭遠郊之門也

子元闕御疆

闕梧耿之不比為旆

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

闕班

王孫游王孫喜殿

三子在後為反禦

衆車入自純門及達

市

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有人焉

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問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

諸侯救鄭

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謀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

謀閉也幕帳也

冬饑臧孫辰告羅于齊禮也

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郟上者說始釋經在下須得釋嫌或諱饑故曰禮

築郟非都也凡邑

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則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夏鄭

人侵許

傳例曰無鐘鼓曰侵

秋有蜚

傳例曰為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

卒

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也諸非備難而與作傳皆

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

經無作字蓋誤

凡馬

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

擊其

無曰侵

日襲掩其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

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

事也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亢見者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南至

冬至也

焚皮叛王

吳支周大夫焚其天地史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未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

七月齊人降鄆

無傳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月癸亥葬紀叔姬

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在濟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

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

鄭而處王宮

欲遂盡文夫人

闕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曰梏手

秋申公闕班殺子元

申楚縣楚師楚縣尹皆稱公

闕穀於菟

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闕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行緩也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

謀難燕國今蘄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者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

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

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秋築臺于秦無傳冬不

雨無傳不書旱不為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

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无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成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秦國秋七月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

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倍叔也飲醜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曰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

卒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

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

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

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問號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號

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

宗區史歸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區皆名史歸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三

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

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號

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信二初公築臺臨

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孟任黨氏女而以夫

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

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肆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國人犖自牆外

與之戲國人學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

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走而自投接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

屋之掩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

同母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偕叔待于鍼

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

泉而卒立叔孫氏達魯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

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自喪位次舍也 冬十月己未

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共仲魯大夫 成季奔陳出奔不書

國亂史 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失之於是年八歲 陸氏釋文音義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莊公

莊公名同桓公之母文姜 第三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元年 遜于本亦作孫音同注及傳同 單伯音善 采地七代反 且別彼列反

諒闇音梁又音亮 親迎魚敬反 之比必利反 邾音子斯反 郕音子斯反 臨胸音臨反

其俱 訾城子斯反 傳元年 父殺音試一音如字 而復扶又反 去姜

起呂 未闕音苦完反 經二年 于禚音若反 公馮皮冰反 傳二

年 好會呼報反 經三年 溺乃狄反 故去起呂反 以鄰戶圭反 傳二

又作 于滑手八于八二反 傳三年 重明直用反 以難乃且反 在櫟

音歷或音 經四年 享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會 以見賢遍反 狩于

手又 越竟音境本又作境 傳四年 子吉熱反方言云楚謂戟為子 戟為陳

直觀 將齊側皆反 僻陋匹亦反 偕號子念反 徵應應對名又莫昆 入貞音云或作鄭

反又武 屈重直用反一音直容反 梁澆高貴鄉公音側嫁反水名字林壯加反 經五年

漢內如鏡反內也漢水西也水曲曰內 下齊還嫁反 難也乃且反

鄭五兮反國名後為小邦 犁來力兮反 昌慮如字又力於反 傳五年 數從

音 經六年 螟亡丁反 衛俘芳夫反 傳六年 甯

乃定 跪其毀反 宥之音又 不度待洛反 立衷丁仲反節適也注同王音忠 弗强

其丈反 必披音靡反又音知反 蕃滋音煩 說魯音悅 祁侯巨支反字林上尸反 無復扶又反下文同

騅甥音佳 噬齊音制反 齧也五結反 焉取於度反 無復扶又反下文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經七年 不見賢遍反注及傳皆同 夜中夜中夜半也丁仲反又如字 星隕

于閔反 不匿女力反 漂殺匹妙反又匹遙反 傳七年 數與音朔

偕音音俱也 經八年 邾降戶江反 諸兒如字一音五兮反 傳

八年 夏書戶雅反後放此 臯陶音遙 連稱尺證反又如字 期戍音基本亦作替

如適丁歷反 緇之音物歷反 從妹才用反下從者皆同 閒公如字注同或古竟反非 曰

捷在接反 以女音音 姑棼扶云反 貝丘補蓋反 樂安音洛 敢見音賢

射之食亦反 而啼田兮反 隊于直類反 喪息浪反 屨九具反 徒人費音音 奚

御魚呂反 袒而音音 之紛數文反 于牀音音 鮑叔步卯反 召忽詩照反 子

糾居黝反 雍廩力錦反 經九年 于莒北器反 緡縣才陵反 乾時

音 岐流 其宜反又 竭涸 戶各反 惡齊 烏路反 譎 古尤反 浚 蘇俊反 沐

音 泗 四音 傳九年 公喪 息浪反 傳乘 直專反又丁戀反下 緝 證反注傳乘同

乘他車 如 辟于 音避木亦作避 管召 詩照反 讎也 市由反 射桓

公 食亦反 生寶 豆音 而稅 本又作說同土活 解 古音反 夷吾 縛 扶略反

扶臥 治於 直吏反 高侯 今音 使相 息亮反 經十年 長勺

上酌 未陳 直親反十一 宋強 其丈反 背蕪 音佩 乘丘 經證反 于莘 所中反

將率 于匠反率又作 滅譚 徒南反 傳十年 曹劌 古衛反 請

見 賢遍反 何閒 閒則之間 猶與 音 未編 音通 犧牲 許宜反 之

屬 蜀音 請從 才用 之乘 繩證反 三鼓 息暫反 其轍 直列反 登軾 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

有伏 如字舊 旗 音 靡 音 怖 音 遽也 其據反 零門 于音 阜比

音 過 譚 古宋反 經十一年 鄧 子斯反 傳十一年

為乘 于偽反 未陳 直親反下 撓敗 乃孝反一 沮岸 在呂反壤

餘反岸崩 喪其 息浪反 得僑 音俊本 之比 必利反 退復 扶又反 狡壯

謂之沮 交卯反下 之難 乃旦反 京師敗 本或作京師 得校 音 悖焉 蒲

側亮反 一作勃 桀紂 直又反 言懼而名禮 絕句或以名 公子御 魚呂反本

或作 說 音 共姬 音 射南宮 食亦反 長萬 丁丈反 歛孫生 市專反 搏

之 音博 斬之 居親反戲而相媿曰斬 經十二年 于鄩

音 不警 音 傳十二年 批而 音迷反又蒲充反字林 云擊也又迷父節一反

大宰 音 奔毫 步各反 南宮萬奔陳 本或作長萬長 乘車 繩

反注 弃好 呼報反 亦請南宮長萬于陳以賂 絕句 飲之

於鳩 犀革 西音 裹之 果音 比及 必利反 皆見 賢蓋反 醢之 音海肉

經十三年 北杏 戶猛反 蛇丘 音 移于柯 古河反 傳十三

年 通好 呼報反 背北杏 音佩十四 經十四年 干

鄆 音 甄城 音緝一音真或音 傳十四年 自櫟 音

苟舍 音 鄭子 了音 內蛇 市奢反 申繻 須音 有妖 於驕反 炎以 音

洛誥 古報反 燄燄 音 無覺 許新反 無裏 音 憾焉 戶暗反 宗祏 音

藏主石 守臣 手反 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 傳唯見四八人子忽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

厲公在八人名 乃縊 一賜反 為莘 于偽反下 繩 食承反說 以語

字記傳無聞 魚據 音餘又 以食 音嗣 堵敖 丁古反下五羔反杜云楚人

悅 音 之易 以政反 之燎 力召反又 鄉邇 許亮反 撲滅 音下 般庚

步干反本 易長 丁丈反 經十五年 伐邾 五兮反 傳十

五年 復會 扶又反 諸侯長 丁丈反 為宋 于偽反 閒之 閒則之閒

經十六年 介於 音 而為三恪 苦各反本或作 都

費 扶味反 緱氏 古侯反一 傳十六年 宋故也 木或

宋 為不禮 于偽反 與於 音 公子闕 安未反案隱十一年鄭有

容復有公子闕若非 別 音月又 強鉏 音 斷足 丁音 公父 音甫正

共叔音遂并如字王必政反詭諸九委反采地七代反後放此為國于委反報

施始鼓反之難乃且反不見賢遍反下同復自扶又反經十七年

鄭詹之廉反始伯音勃又如字本又作勃殲于于廉反盡也翫而五乳反而盡津忍也

遁逃徒選反多麋亡悲反傳十七年 領氏烏納反又苦荅反工

婁力侯反饗齊本又作齊經十八年 有蠶本又作蛟音或短狐也本草謂之射工

短弧本又作斷同丁管反弧又作孤音胡射人食赤反傳十八年 饗醴

禮音之宥又音五穀音角雙玉為穀字又作莊是借子夜反為王于偽反少子詩照反

后稱尺壽反鬪緝亡巾反以畔絕句本或作叛俗字邾處邾又作明同乃多反下昌昌反又昌慮反

編縣必係反一音步與反游涌音勇水名經十九年 滕陳以證反又繩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反送也 出竟音之好可報反傳十九年 鬻拳音音求反大

閭音昏守門人也贏音盈姓也字從女踏陵在亦反一音七略反及湫子小反邾縣音若

夕室朝夕之夕經皇田結反經皇闕也強諫其文反大伯音泰校尉戶教反字從木

王姚羊消反嬖于必計反子頹徒面反之圃必古反又音布圃也為圃音又徐于目反

苑也於院反近於附近之近祝跪求委反而收武周反經二十年

傳二十年 為伐于偽反下文同于郕烏苦反徧舞音遍哀樂

洛音殃咎於良反下其九反去盛起昌反饌仕登反奸王音干盍納胡臘反何不也

經二十一年 耐姑音附傳二十一年 于

弭面爾反罔門魚呂反西辟蒲歷反復與扶又反效尤戶教反徧舞音遍號

守音狩本或作狩後放此注同于珩音項反擊步干反又蒲官反紳帶也鑑工暫反鏡也始惡烏路

如字 王使所吏反經二十二年 大眚所惡也音蕩本又作蕩滌

徒歷 御寇音禦本亦作禦惡其烏路反不見賢遍反又如字傳二十二年

顛孫音專弛於夫氏反負擔丁暫反去離力智反官謗音浪反翹翹

邾莒反 車乘繩證反飲桓公於鳩反注同酒樂音洛下注同卜妻音和

鳴如字又戶反將將七羊反本又作將并于正卿本或作並為誤陳佗音太反

其少詩照反見陳侯如字又賢遍反大史音泰使筮上制反著音尸遇觀

古亂反 之否備矣反注皆同爰辭戶交反乾天其然反陳摯音至本又作摯同有

觀古亂反而著直政反大嶽音泰下音岳楚復扶又反猶豫音預本亦作預南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苦怪反 卜僭子念反其應應對之應縣驗音立經二十三年 祭

叔側界反為祭公于偽反于穀音谷宮楹音盈射姑示亦反又音亦于扈

音 卷縣音權字林丘權反韋昭丘云反說文丘粉反傳二十三年 長幼

丁丈反 族偪彼力反士蔦于委反去富子起呂反下同惡其烏路反間之開闢之 桷椽直專反

經二十四年 刻音克鏤也桷音角椽也字林云齊魯謂椽為桷 桷椽直專反

要公於遙反孟任音壬後孟任皆同覲徒歷反見也以見賢遍反下同奢夸音苦反

傳二十四年 御孫魚呂反本亦作禦侈呂紙反又尸氏反男贄

真二反 別貴賤彼別反榛栗側市反棗脩脩脯也鍛脯加薑桂曰脩虔音乾經二

十五年 女叔音汝陳大夫氏嘉好呼報反傳二十五年

相魯息亮反 正月音政正月 建巳之月 慝未他得反 陰氣 夏之戶雅反

告所景反 災也 城聚才喻反 經二十六年 傳二十六年

簡牘徒末反 不究音救 不復扶又反 申解屠蟹反 經二十七

年 于洮徒刀反 具見賢龜反 自為于偽反 所黜勅律反 城濮音卜

傳二十七年 越竟音境 所畜勅六反下 及注皆同 哀樂音洛 力

強其反 亟戰其反 將饑居疑反 召伯音部 廖音力 經二十

八年 邾子瑣素巢反 築郿亡悲反 告糴徒歷反 傳二十八

年 烝於之承反 重耳直龍反 驪戎力知反 女以昵據反注 曰女同 卓子

反勅留 閏音主 闕吐達反 關塞素代反 二屈求勿反一音居勿反 之疆居良反 下同 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三

場音亦 故復扶又反 說之悅音 譖羣音也反 二報音似 廣一音廣 共

墾音善 欲盡音也 六百乘繩證反 入桔戶結反 秩待結反 鬪御魚呂反 本亦作

日旒音北 王孫喜殿見反 純門如字 及達求通反 縣門音立 注同 夜

遁徒回反 謀告音謀 楚幕音莫 謀間間廁之閒 經二十九年

延廐音反 有蜚扶味反 備難乃且反 皆重直用反 傳二十九年

嚮入音或 輕日音道 龍見賢通反注 下同 角亢音苦 將卑

而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 定星多侯反 經三十年 將卑

將降音反 鄆音同 魯濟音同 傳三十年 射

師食亦反又 食夜反 而桔音毒反 日桎音之 楚僭音子 鬪穀音奴 走反 楚人謂乳曰

穀音漢書作 音同 於音烏 菟音徒 以紆音舒一音直 汝反緩也 之難乃且反 下同 欲為

遺音季反 傳同 俘音孚 傳三十一年 刺奢音賜 戎捷音在 反 相

三十二年 飲醕音鳩本 亦作鳩 不與音預 斂音力 子般音班 書

殺音試一音 如字下同 傳三十二年 為管仲于偽反注 下同 先

見賢通反 又知字 于莘音所 內史過音古 監其本又作鑑 古暫反 先脾音脾 反

宗區音五 史嚭音五 大祝音泰 涼德音意 黨氏音掌 闕音音 講

肆音四又 以二反 圉人犂音洛又 力角反 反覆音芳 鄉者音許 鍼巫音其 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六

酒音獲 共仲音恭 閔公音謹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終

春秋卷三考證

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邢郚郚音義郚子斯反訾子

斯反○案郚亦作訾音義俱同故原本並子斯

反 殿本閣本部作子斯反非是

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註時史惡齊志在譎

以求管仲○時史謂魯史也閣本作使訛

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虢叔曰註叔虢公字○閣

本監本作虢公子誤

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註諸魯出朝聘皆書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考證

一

○東萊集解引此魯下有大夫二字于諸字義

較明晰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殿本閣本無公字據傳例當係脫簡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註今城陽諸縣○案諸縣漢

置屬琅邪郡晉屬城陽國閣本監本脫諸字

三十年傳自毀其家註毀滅○案毀訓滅乃汰滅

之意與說文缺也壞也義同諸本作毀滅過甚

春秋經傳集解

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

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

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狄人伐邢狄人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閔公

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以宴安此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

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

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時魯文公亦魯君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

不已將自斃斃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

閒攜貳難而相疑者謂之閒攜貳覆昏亂覆昏亂也霸王之器也霸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寧祖父以滅

耿滅霍滅魏平陽段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

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

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

不亦可乎大伯謂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

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

屯三三震下坎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

吉辛廖齊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

比親密所震為土震為車車從馬震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

震為長母覆之坤為母眾歸之坤為眾六體不易初爻變有此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台屯固坤安震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傳為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夏五月乙

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公子慶父出奔莒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閔公三

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

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鄭弃其師高克見

傳二年春號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

晉舟之僑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齋田

公不禁卜齋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秋八

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成季

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

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

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

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為僖元年齊人殺僖公

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成季

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曰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閒于兩社為公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閔公四

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

大有三三乾下離之乾三三乾下乾上乾大有曰同復

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冬十二月狄人伐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
臨事而戒猶無所及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故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

滅衛
入為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

曰不可待也
守石衛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

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蓋年十五六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
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閔公 五

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迎衛敗眾宵

濟
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
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
廬舍也曹衛下

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

歸夫人魚軒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
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

鄭人為之賦清人
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而不召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
膳廚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帥師者必專謀

誓軍旅
宣號命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

也
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
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閔公 六

不威將焉用之
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

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

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
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
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

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

金玦
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天子將上軍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

舌大夫為尉
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車尉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半握

兵之要

謂佩金玦將上軍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分身穿之半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威權在己可以遠害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

衣身之章也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春夏

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為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

子常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冬十二月閱盡之時

衣之尤服遠

其躬也

尤雜色

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

閱之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

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七

命於廟受服於社

服宜社之內盛以服器

有常服矣不獲而尤

命可知也

葬弁服軍之常也尤偏衣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尤奇無常

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

矣

有害夫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曰盡敵而反

違去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

如違之

違去

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寒薄也

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諗告也事在

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

桓十八年

桓十八年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

矣

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

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子其圖之

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有功益見害故言孰

與危身以召罪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

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

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諫闕

敬教勸學授方

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

任能

方百事之宜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八

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

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遠散故能致十倍之眾

陸氏釋文音義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閔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

出疆居良

省難

傳元年

狼

可厭

諸夏

親暱

宴安

酖毒

勞來

仲孫湫

不去

自斃

踣

覆昏

王

見莊

公將

趙衰

魏饒

滅耿

還為于偽反又焉於虔反大伯音泰注同適子丁歷反本又作適且諺音若

祚在路反遇屯張倫反之比毗志反注及下同辛廖力彫反蕃昌音煩兄長

經二年吉禘大計反入祧他彫反昭穆上饒反未閱音先反

大廟音泰孫子音適注同美稱尺證反見惡烏路反師潰戶內反傳二

年涓如銳反隈曲烏回反舟之僑音喬卜齎魚綺反共仲音恭

武闈音暉費縣音秘反乃縊一賜反與知音預故孫音遜毫

社步各反好鶴呼報反乘軒許言反大車也余焉於虔反玦音克反使

守手又反下告守及注同決斷丁胤反禦難乃且反孔嬰齊殿丁見反熒澤戶局反

無復扶又反下復遂同為之于偽反下文為衛同不去起呂反藏也一云除也華龍戶化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閔公 九

大史音泰故恐音勇反也少詩照反烝於之承反強之其丈反共滕音恭

以廬力居反舍也于曹詩作漕音同歸唁音彥無虧去危反三百乘繩證

別見賢通反五稱尺證反雞狗音荷歸遺于季反單複音丹下方服反

人惡烏路反注同好利呼報反能遠于萬反為之于偽反臯落音方反別種

案盛音咨下音成朝夕如字又張遠反君膳市戰反則守手又反下同則從

監國古術反嗣適丁歷反木又作嫡下配適同將焉於虔反謂將子匠反下將上

共音恭本又作供於難乃且反下同公衣之徧於既反下衣身之徧衣之純衣之龍

叔向許丈反無慝他得反遠災于萬反注及下同衷音忠旗也音其

其音秘龍服莫江反受賑市軫反祭社之內盛以音成阻之莊昌反疑也

蓋子忍反下音審告也說諗周音審告也說文云深謀之繇音教反而屬音欲反衛文

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厚繒疾陵反諒闇音良又音亮三十乘

逆散音諍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閔公 十

十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終

春秋卷四考證

閔公元年傳公次于郎以待之註非師旅之事故
不書次。○案提要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
次其次爲貶書次未有不關軍旅者今傳所云
公次于郎乃待季友之歸無關師旅之事故經
不書也。殿本閔本脫不字則與註意背矣。
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閔本
作晉人使非。

革車三十乘註蓋招懷逆散。○案逆猶離也音義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考證

十一

必諍反閔本逆散作逃散而音義中逆字則作
遜蓋輾轉相訛耳。

春秋經傳集解

僖公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

魯以待事也次在莊三年聶北邢地

邢遷如歸故以自

遷為辭表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

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

侯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在閏

二年不

言齊人救諱之書

地者明在外薨

楚人伐鄭

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

伯曹伯邾人于櫓

櫓宋也陳國陳縣西北有櫓城公

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九月公敗

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侯伯州長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犂

有地名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成將歸者也

虛邱邾地邾人既送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邱欲以侵魯

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冬莒人

來求賂

求還慶

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弟挈非卿

也嘉獲之也

吾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

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

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夫人氏之喪

子從人者也

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

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春秋經傳集解

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也且少長於石

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

日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至

北有顛軫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

平陽皮氏縣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說其心冀師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

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

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

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

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

號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

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

鑿鑿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駢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言滅號張本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

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與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早不爲

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日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

示早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

月不日早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

伐楚也二年楚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

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

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弃

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信公四

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南

辭楚強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

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齊人執陳轅濤轅濤陳人

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
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
近牛馬風逆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則大
保召公爽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
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
棣皆齊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
為縮酒尚書包軌菁茅之為異未審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
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

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

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
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楚不服罪
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
觀強弱師退次于

召陵完請
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
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

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
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殺諸侯謙稱對曰君惠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
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

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

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
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許
東夷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可也屣屣
屣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
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

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
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也男而以侯
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
等公為上等

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
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
公服

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
大夫戴論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

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辭渝變也據除也
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

一薰一蕕十年

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

葉香草猶臭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必不可弗聽立之

奚齊其婦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

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胙祭之酒肉

公田姬寘諸宮

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獻而經六日明公之惡

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

子奔新城

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七

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

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

朝其子

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公孫茲如牟

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曰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開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

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

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

九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

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貧賈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今十一月公至之日日南至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

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開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備故也

察妖祥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八

來告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不愼寘薪焉

不愼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讎猶對也

我而城讎必保焉

保也

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

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言城不如

三年將尋師焉

用愼

尋師

退而賦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誰

從

士蒍自作詩也九章龍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誣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

日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也祛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

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陳

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

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

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橋之備美設遂譖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

罪為七年鄭一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九

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

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孔叔鄭大夫失親忠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

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

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弒姻

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

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

也

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

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

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伯虞仲之母弟也我仲叔叔三子之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

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字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

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

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十

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

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

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引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

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發旂軍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

軍號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

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觀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

似若有馮者共言或中或不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

或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駭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也

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且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

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月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倍公十一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

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效方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日後出同走罪

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

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之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

時與王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念志

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

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質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經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

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

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

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倍公十二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鄭翠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小邾秋七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

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

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

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

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

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

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後之

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

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

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十三

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

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

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

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對曰君若綏之以德

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

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搃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

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

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

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澤必書雖後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

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四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

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十四

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

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

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洩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斃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晉里克帥師梁由

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取走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號射日期年狄必至

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耐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

將葬又不以殯過廟經哀姜葬葬之文則為冬王人來告喪

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十五

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

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夏公會宰

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周公宰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孔也宰

九月戊辰諸侯

盟于葵邱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不相比甲子晉侯倮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

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

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禮稱

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上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

故經無其事傳通取齊會于葵邱尋盟且脩好禮也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七十日壹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言天鑿察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十六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

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以遺天子羞敢不

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既會先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求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

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晉侯

乃還不復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三公子大夫三公初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日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欲辱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

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也送死生兩無疑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雖無益也將焉辟

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

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

難治甚於自主荀息有焉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

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令不及魯故不

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

入郤芮郤克祖日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入

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昭朋齊大夫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

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又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好無惡不思不

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難哉言能自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

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

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温温子奔衛善中

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卓在前年

者從也蘇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無傳北

伐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在國嗣位

則未為無道而里克視為三怨之主累

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秋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

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

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三黨則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已

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季鄭聘于秦且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一九

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晉侯改葬共天子

共天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天子天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矣詩焉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

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

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

罰有罪矣傲於韓傲敗也韓晉地獨傲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昇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

葬加諡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

甥祁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

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祁芮曰幣重而言

才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與大夫侯伯

副軍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欲纍虎特宮山

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與大夫平豹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

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

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公曰失眾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二

君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平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論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天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

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

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泉臯

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

伊水維水之開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我欲回以篡位秦晉伐戎

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歸

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

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無傳遺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沈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楚邱衛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注

都郛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郛楚都王

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

年晉救周伐戎或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

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是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王曰

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詩大雅愷悌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

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雩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

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

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

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焉無眾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

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國都 命之日汎舟之役 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 夏六月季

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

言使鄆子來朝鄆 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

國今琅邪鄆縣 所災所害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無傳未同盟

故不繫國 狄侵鄭 無傳未同盟 冬蔡侯肸卒 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 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

有闕也 城杞杞未遷也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

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日期年將有大咎幾亡

國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

鄭曰背施無親 慶鄭晉大夫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 號射曰皮之不存毛

將安傅 號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 慶鄭曰

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

然矣 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

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楚

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邱 牡邱地名 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屬陽陰縣

八月螽 無傳 九月公至自會 無傳 季姬歸于鄆 無傳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

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復諫遠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三四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

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 葵邱盟在九年 孟穆伯帥

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

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

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 晉侯入在九年穆姬中生

且日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

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不 既而皆背之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號略從河南而東盡號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

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

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占之

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三巽下艮上蠱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

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長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三五

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

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御乘小駟鄭入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

乾狡戾也偵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

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

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

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

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快也言辭秦則使快來遂使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三六

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

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澠而止澠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復諫也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統射為右輅秦伯

將止之輅迎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

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起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

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

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履薪之

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履薪之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喪之服令人服此服則

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

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大夫其何有焉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 毛

何有猶謂反首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

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背重怒

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

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子桑曰歸之而質其

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也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特人亂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御乞告取呂飴甥且召之御乞晉大夫也取呂飴甥即呂

平故言甥召使也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

圍也貳代也圍惠眾皆哭哀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

之於所賞之眾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

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初晉獻

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震之睽三三

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

到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

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歸妹之睽猶無相

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為

雷為火為巖敗姬高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

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輶車下

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下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在離則失位故

出國近歸妹睽孤寇張之孤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

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姪於火

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懷質秦

六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通古也家謂子國婦懷嘉明年其死

於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歸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象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及惠

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

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

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

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震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信公三九

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非法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冬

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

恃救也特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平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

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

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遠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

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言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

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陸氏釋文音義

僖公上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第五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元年 聶北女軌反觀覺許觀反于檉勅呈反于鄆力知反莒擘

傳元年 復入扶又反常準之尹反人潰戶內反

女居反又

撰具 仕卷反又 分災 甫問反 州長 丁丈反 于犖 音洛又 虛丘

要而 起居反 為魯 于偽反 重來 直用反 無厭 於驢反 汶陽 問音 及費

萊蕪 音來 經二年 大陽 音泰一 見經 賢通反 于貫

貫城 市夜反 傳二年 屈產 求勿反又居 之乘 繩證

宮之奇 其宜反 懦 本又作孺乃亂反又乃貨反弱也字 強諫 其

且少 詩照反 長於 丁丈反 暱之 女乙反 顛軫 音零 伐郟 丁亨反 坂

以說 音悅 聚抄 初教反又楚 賄故 呼罪反 惡貪 鳥路反 故為 于偽反

寺人 如字又音侍 貂 音彫 豎貂 上主反 擅貴 時戰反 漏洩 息列反又

必易 以鼓反 五稔 入甚反 聃伯 乃甘反 侵掠 音亮 經三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下邳 皮悲反 僮縣 童音 廬江 力居反 泣盟 音利又音 傳三年

夏四 戶雅反 為陽穀 于偽反 鄭難 乃且反 于囿 音苑也 經四年

于陘 音刑 召陵 上昭反 陳袁 袁陳大夫氏 濤塗 音桃 與謀

傳四年 所近 附近之近 大公 音泰 公頑 音釋 女實 音汝

夾輔 古洽反舊 以夸 苦瓜反 無棣 大計反 齊竟 音境下 不共 音恭

以縮 所六反 裏束也 音菓 菁茅 音子 苞匭 音軌本或作 巡

而溺 乃歷反 水濱 音賓 故復 扶又反 完乘 繩證反 是為 于偽反

之好 呼報反下 謙稱 尺證反 微福 古堯反 漢少 音漢 為池 本或

葉縣 始謫反 以當 丁浪反 之費 音芳 郊宮 音郊 出侯見

資糧 音良 扉屨 符費反 齊侯說 音悅 以袞 古本反袞 斂

不如 依字讀或一 其繇 直救反 渝 羊朱反 攘公 如羊反 之

一薰 許云反 一蕕 音由臭 易消 以鼓反 卓 吐濁反 歸胙

地墳 扶粉反 犬斃 斃世反 原款 苦管反 必辯 兵免反

被此 皮寄反又 溢于 一賜反 遂譖 側鳩反 經五年

惡用 鳥路反 杞伯姬來 絕句來 朝其子 猶言其 越竟 音境

自為 于偽反 復稱 扶又反 軌縣 音大 言易 以鼓反 傳五年 遂

登觀 古亂反 臺以望 絕句 而書 本或作而書 審別 彼列反 重申

為二公子 于偽反下乃 寘薪 之鼓反 譴讓 奔職反 焉用慎 於慶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龍 莫江反 茸 如容反又音 適從 丁歷反 及難 乃且反 寺人披 音皮 不

校 音教 乃徇 似後反 踰垣 音袁 其祛 起魚反 奔翟 音狄 袂 面世反 取

焉 七喻反本 美城之 絕句 樓櫓 音魯 秋諸侯盟 本或此下更有

撫女 音汝 以輕 造政反 所喪 息浪反 侯復 扶又反六 輔車 尺奢反

之昭 上饒反注同 唯偪 彼力反 吾亨 與兩反 遠聞

緊物 烏令反 所馮 皮水反 晉使 所吏反 不臘 力盍反 童謠

不見 賢通反 均服 如字同也字 振振 音真 鶉之 逃春反又 責責

焯焯 他門反 傳說 音悅 近日 附近之近 已上 時掌反 童齷 初問反又恥

嬉戲 音戲 或中 丁仲反 夏之 戶雅反 言易 以鼓反 經六年

傳六年 郤芮 近秦 以見 各罷

宛縣 衰經 輿櫬 為質 不厭

其縛 而祓 經七年 傳七年

甯母 方與 泥母 傳七年

何憚 難也 請下 朝不 知

女 疵瑕 罪罽 政狹 洩氏 去

之 不好 共時 覺隙 覆亡 替矣 雖

復 介於 堵叔 可闕 惡大 叔 與殺

經八年 于洮 未與 大廟 與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傳八年 號射 期年 不附 茲父 目

夷長 經九年 御說 不復 殤 而

筭 之冠 相比 故重 不與 儻 諸 殺

其君之子 傳九年 之稱 一人

釗 脩好 賜齊 侯胙 耄老 加

勞 一級 尺 顛隊 以遺 先諸

侯 復西 不鄭 藐諸 縣藐 無猜

焉 辟之 之玷 令不及 魯

今復 重發 從夷 吾 隰 易出 易入

不好 長亦 不僭 鮮不 無好 無

惡 宋治 經十年 雨雪 傳十年

不篡 共大子 故復 昇秦 不

歆 西偏 遂不見 所馮 卻稱

冷至 七乘 左行 共華 騅歆

虎 山祁 背大 焉能 經十一年

踰闕 傳十一年 內史過 受玉 情

長世 揚拒 泉阜 經十二年 陳

侯杵 白 傳十二年 之郭 狄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不共 焉能 二守 始見 陪臣 之

使 謂督 凱 悌 所勞 凱樂

悌 易 勞來 不復 經十三年 濮陽

傳十三年 為戎 難故 戊卒 荐

饑 乞糴 重施 自雍 及絳

侯 汎舟 河汾 經十四年 郇子

大咎 幾亡 背 施 安傳

經十五年 牡 不復 螽 中絕

秋卷五考證

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註偃邾地。殿本

本無此三字杜林合註本永懷堂本與此同

五年傳童謠云註以為鑿戒。殿本閣本無此

四字

八年傳復期月註期年之言驗。案上文號射

會言期年秋必至今秋果來伐晉是其言已驗

也閣本無驗字義未晰

九年傳東畧之不知註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考證

一

○案齊桓未嘗東伐故宰孔云東畧之不知註

言齊若舉兵或向東耳必不能再來西或字正

解傳不知二字諸本作復向東非

十四年沙鹿崩註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

案晉書地理志元城屬陽平郡水經註元城有

沙邱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是沙鹿在元

城而元城實隸陽平也原本及諸本訛作平陽

今依 殿本改正

十五年傳反首拔舍從之音義拔蒲末反。

本監本作滿末反案滿與末同母當從原本蒲
字為是

乃舍諸靈臺註亦所以抗絕。抗絕。殿本閣本

作杜絕案上云古之官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

之則此處抗字本承上文來當從原本

獲晉侯以厚歸也註君將晉侯入。案此乃秦伯

自言不當用君字蓋係若字之訛據。殿本改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考證

二

春秋經傳集解

僖公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明其隕

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間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

史各據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

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 夏四月

月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季水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鷓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

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

焉在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鷓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 今茲此歲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魯喪齊亂終別以政刑吉

凶他占知之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也 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

恐爲有識所識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

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

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八河 王以戎難告于

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

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

略也 鄆爲淮夷所病故 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

有亂不果城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項國今汝陰項縣公

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今魯國卞縣 九月公

季水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至自會 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

卒 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

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

嬴孕過期 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卜招父其

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圉養馬者不聘曰妾 及子圉西質妾

爲宦女焉 宦事秦爲妾 師滅項 師魯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齊人以爲討而止

公內諱執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齊人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

也恥見執故託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武孟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

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三

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

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

夜殯六十七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

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

救齊無傳

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廩齊地

八月無丁亥日誤

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以

宋人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

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冬邢人狄人伐

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

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衆不可不聽衛而後師于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四

訾婁陳師訾婁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梁伯益其

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

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饋無地主之鄆子會盟于

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

罪及民告也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

善惡自專不得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

託之於他命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梁亡以自亡爲

亦與盟文非取者

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久梁亡傳

宋

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

唯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

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

三亡國以屬諸侯

三亡國魯衛邢

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勝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郕子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五

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

乎得死為幸

言其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

所以獨見伐

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祭也甯莊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

伯長也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

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崇崇侯虎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宜妻適夫謂大刑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

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未襄暴虐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不書取梁者主名

初梁伯好

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

乃溝公宮

溝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

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夏郕子來朝

無傳郕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六

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啓塞

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斷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議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

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

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

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

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 宋襄

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已

從衆 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 宋人齊人楚人盟

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夏大旱零不獲雨故書旱自 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

中國行會 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

冬公伐邾無傳為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

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七

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未服故為薄盟以釋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

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

亡乎幸而後敗謂軍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 臧文仲曰非

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 此

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

早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 秋諸

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

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年戰泓傳

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秦

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 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

因成風也須句成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

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 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

日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 若封須句

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八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

與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

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

恥之不言公又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

寡小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

故東遷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

洛邑

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

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晉大子圍為質

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圍懷嬴也對曰

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

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

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富

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于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甚相歸附也甚相歸附也吾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倍公 九

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

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

國血敬戒三句下秦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

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兜豎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

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

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弃必不可不如赦

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彼眾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倍公 十

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

後紂之不鼓不成列恥以許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

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

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

者胡耆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

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

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則本可不須鬪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與金鼓

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

志鼓儷可也

儷未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

勞楚子於柯澤

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辛氏

楚子使師

緡示之俘馘

師緡楚樂師也俘所得國馘所截耳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闕門戎事不邇女器

邇近也器物也言行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

為鄭九獻

獻酒而

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加籩豆六品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二姬文芊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

不以為禮卒於無別無別

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十一

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高平昌邑夏

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三同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

月杞子卒

傳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

于齊也

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

公卒傷於泓故也

終子魚之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

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臣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焦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

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

叔伯楚大夫蓬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

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

從亡人

懷公子圍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偃子

冬懷公執狐突日子

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對日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

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十一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

周書康誥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

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

十一

月杞成公卒書日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

則赴以名禮也

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

赴以

名則亦書之

謂不不然則否

辟不敏也

謂同盟而

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

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

乎得人以緣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風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壘司空季

子齊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六功狄人伐唐咎如唐咎如赤狄之別種

也魏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

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十一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四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

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也心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

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其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道也駢脅合解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

和傅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

曹鬲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巨銀竟外之文改用盤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嬖反

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

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

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十二

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意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

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

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三選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

君周旋弭弓末無絛者繫以受箭健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迫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天楚

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

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圍妻子圍謚懷公故號為懷嬴奉匭沃

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灑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也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取白拘囚以對之他日公享之子犯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倍公 五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

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

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寺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

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

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

巡於天下羈馬羈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

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白水猶言謂子不信有如噉日投其璧于河

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二解縣東南有臼城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繫

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

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倍公 六

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子

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

呂卻畏偃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

役年在五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

涓濱田微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乾時之夜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

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

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

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紀綱之難固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侯隸之事皆秦卒其之為之紀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兒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七

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

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

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

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奔小怨所以能安眾狄人歸季隗

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趙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

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

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

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別之嫡妻

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

祿祿亦弗及介推公之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

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

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六

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

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

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

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

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

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

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里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邢

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惠國在襄陽城父縣西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七陽期思縣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傳公 十九

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棣也鄂鄂外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莫如親兄弟

言內雖不和而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也懿美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

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卽聳從昧與

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女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

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婁臣甲侯十六年殺寵

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帥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爲近道近當四德具矣耳不

聽五聲之和爲聳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

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

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傳公 二十

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

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怵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

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王

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晉隗

氏晉廢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

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公也誅大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飲國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

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原毛伯采邑王出適鄭處於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

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

好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衷猶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

感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

成稱也夏書遠書地平其化天取其施上下相稱爲宜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

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

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

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王使來告難

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于帶鄙在鄭地

汜鄭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

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

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

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

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

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

已之禮至衛大夫守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爲明年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

其親親相滅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宋蕩伯姬來

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始存之禮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

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王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

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

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

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禮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九二變而為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變而為睽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

且是卦也方更摠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為澤澤為日之在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三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

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

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

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極而下曰王章

未有代德而有一一王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橫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

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都

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郡縣

成商密鬪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成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秦人

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隈隈之處係輿人言為克析

宵坎血加書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

商密人懼曰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

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四二子楚令尹子玉追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三

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冬晉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謀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

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

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

鞮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

志君也徑從披言也哀雖有大功猶猶行也故使處原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

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鄒下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秋楚人

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

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

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齊師侵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僖公 三

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

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齊師使受命于

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

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疏食之物所以當恐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也大師職之

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齊猶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

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

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夔

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

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

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祀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

祀焉廢其常祀而師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

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

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

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

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

為魯援雅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

申叔去殺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陸氏釋文音義

僖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六年

隕石

數之

而隊

是月

六鷁

過

重言

公與

公與

斂

邢侯

于淮

傳十六年

迅風

焉在

先見

錯逆

餘殃

戎難

取狐

而呼

而還

大原

戎難

鄆為

而呼

而還

經十七年

英

滅項

于卞

傳十七年

為徐

子圉

為質

而妻

梁嬴

孕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三

過

卜招

大卜

宦女

好內

內嬖

長衛

少衛

公子潘

華子

屬孝公

共姬

寺人貂

易牙

為長

夜殯

經十八年

于廞

傳十八年

以說

鑄兵

不勝

圍菟

圃

燬

皆婁

經十九年

嬰齊

雖與

致饋

畜產

以惡

傳十九

年

不復

次睢

以屬

東徑

傳十九

入泗

社祠

六畜

為用

為用

為用

伯長

不降

而復之

適妻

大姒

盍姑

以御

適妻

大姒

盍姑

脩好

巫城

民罷

溝塹

而潰

經二十年

郟子

入滑

傳二十

年

啓塞

洩

堵寇

為邦

衛難

鬪穀

於菟

鮮矣

召南

早莫

為邢

汙辱

相時

經二十一年

為邢

于孟

總見

須句

獻

捷

于薄

傳二十一年

巫尪

祈禱

瘠病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三

上嚮

故為

貶食

省用

以懲

以懲

戰泓

任宿

顛

夷

風姓也

大皞

有濟

伏戲

封近

諸夏

之比

之比

為之

猾夏

叔孫豹

經二十二年

之比

之比

陘

邾人縣

公胄

主帥

傳二十二年

傳二十二年

被髮

陸渾

為質

所妻

巾櫛

巾櫛

卑稱

大叔

協比

焉能

王說

王說

仲孫湫

而御

可易

兢兢

兢兢

兢兢

逢 芳容反本又作 董 勅逆反一音勅戎反字林 登陞 本亦作 縣

諸 音 兜 反 既陳 直觀 殲焉 將煎反 皆咎 共九 不重

阻隘 於賣 勅敵 其京反 胡考 苟 為利 于偽 鼓儵 仕街

整陳 直觀反一 芊 彌爾反 勞楚子 力報 柯澤 音 師

縉 音 俘 芳扶反 馘 古獲反 踰闕 音域一音沉 爾近 如字又附近

為鄭 于偽 叔詹 章廉 不歿 門忽 卒於 子恤 無別 彼列反 城濮

音 所殺 試 經二十三年 圍縉 亡市 緇稱 本又作 黜勅律

傳二十三年 不與 預 復召 扶又反下不 焦夷

遠呂臣 為彼 不任 壬 以靖 靜 其人能靖者與 音餘 絕句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无

有幾 居豈 重耳 直龍 期期 上如字下音基下亦作 從重耳 才用

同 委質 如 乃辟 婢亦反注 屈膝 辛七 不濫 力暫 以呈 勅

反木或 已見 賢通 重發 直用反下 又為 于偽反 於難 乃巨 而

校 音教 趙衰 初危 顛顛 戶結 魏饒 尺由 日季 共久 賈佗 徒何 磨

在 咎 古乃 叔隗 五罪 伯儵 直由反本又 妻趙 七計反 生盾 徒本

請待子 絕 之瑰 苦對反又 二十乘 繩證反注 實敗 必邁

醒 星頂 曹共公 恭 聞其駢 薄賢 脅 絕句許業反駢脅合幹也

而 如字道也國 合幹 古且 負羈 紀宜 相國 息亮反下 子盍 戶臘

蚤自 早 自別 彼列 乃饋 其貴反 盤飧 音孫說文云舖也 寘

壁 之鼓 竟外 境 令人 力皇 不蕃 音煩注 而從之 如字一音

同儕 仕皆反 其過 王吉 鞭弭 莫爾反弓末也爾雅云弓有

音燭 古刀反 鞬 九言反 無緣 悅絹 惡之 鳥路 大咎 共九 與焉

音 奉 反 也 以支反一音以紙反器名也說 沃盥 古緩 揮之 許

反渝 音 前也 音薦王音贊一 去上服 起昌 自拘 俱 如衰 初危反

見意 賢通 斷章 丁緩 一級 音 經二十四年 蔽於

必世 之難 乃且 傳二十四年 羈 紀宜反說文 縶 息列反 馬縶也

說文云 從君 才用反 馬縶 居良 皦日 古丁 質信 音 令狐 力丁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

曰衰 初危 解縣 戶賈 廬柳 力居反下 公子縶 張立 于郇 音

畏偏 彼力 為文 于偽 而殺 音試又 寺人披 普皮反本又 請見

賢通 女卽至 音汝下 田渭 音謂 濱 音 女為 于偽 女中宿 丁仲

注中鉤同一本 夫祛 起魚 衣袂 減制 及難 乃旦反下 置射 食

反注 仲相 息亮 行者甚眾 一本甚 未輯 音集又七入 秦卒 子忽

共之 音恭本 之豎 上注反左 守藏 才浪反 里鳧須 房手反 韓詩外

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亮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 盡用 津忍 求

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見 賢通反下 心覆 勞服反 之守 手又反 懼者其眾矣 本或

矣 公遽 其據 妻趙 七計 屏括 步丁反下 為嫡 本亦作適丁 下

之遐嫁反 從亡才用反 介音界 之推昌誰反 盍亦戶臘反 誰對直類反

欲令力呈反 焉用於虔反 與女汝音 俞彌羊朱反 爲滑于僞反 不

聽吐定反 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 大上音泰 以蕃方元反 郟霍

成音 毛聃乃甘反 郟雍於用反 鄆音風 郟音荀 邶音于 凡蔣將丈反 邢

茅亡交反 昨才故反 祭祭反 召穆上昭反 糾合居黠反 常棣

大計反字 鄂五各反 不方九反 譚譚反 閻干呼歷反 外扞戶旦反 暱近女乙反

魚呂反 其侮亡甫反 訟爭爭鬪之爭 外扞戶旦反 暱近女乙反

卽聾龜工反 從昧音妹 用罌音瓶 堵叔丁古反 不別彼列反 又渝

羊朱反 頹叔七回反 桃子知字本或作 取櫟力狄反 施者如字 未厭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 三三

於鹽反又 貪憊力南反 近之附近 遠之于万反 王替

他計 坎欲苦感反 鞏縣九勇反 于汜音凡後 好聚呼報反 鷓冠

尹橋反 惡之烏路反 不衷音忠 彼己音記 不稱尺證

反注及 刺小人七賜反 子臧之及一本作 也夫音扶 自詒以

也 詒遺唯季反 夏書戶雅反 其施始或 臚焉符袁反 告難乃

又作孺字 享宋公有加絕句 禮也一本無也 告難乃

音義皆同 官守手又反 左鄆父於晚反 將鉏仕居反 後聽吐定反 經

二十五五年 侯燬況委反 惡其烏路反 自爲于僞反 越竟音境 于

洮吐刀反 傳二十五年 掖以音亦 惡其烏路反

文侯仇音求 下卑遐嫁反 隰城音習 享體音禮 之宥音又 請墜

音遂闕地通路 日隨今之延道 闕地其月反 皆縣音玄 樞其救反 所惡鳥路反 橫茅才官反

呼曰火故反 其俘音芳 伐郟音若 御寇音魚 屯兵徒門反

援于春反 秦人過古臥反 析音星 隈音烏 而係音計 與人音餘

而傅音附 之處昌慮反 欲令力呈反 掘地其勿反 乃降

注降名皆同 不復扶又反 爲頓于爲反 謀出音牒 謀問音牒 所庇必利反

音祕 伯貫古亂反 狐溱側巾反 之好呼報反 鄆之力知反 原守于又反 勃

鞮步忽反 壺飧音孫 從才用反 徑古定反 于向舒亮反 至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 三三

雋本又作鄧 魯竟音境 滅夔求龜反 秭歸音姊 圍緝亡巾反

傳二十六年 茲平音悲 爲稱尺證反 犒師苦報反 勞

齊力報反 玉趾音止 恐乎邱勇反 縣罄音去 大公

音秦下 夾輔古洽反 彌縫扶容反 副使所吏反 而道音導 祝融

余忠 鬻熊音育 熊孳音至 自竄七亂反 適子丁歷反 二十乘

反 左右並如字 寘桓之鼓反 魯援于春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終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春秋卷六考證

十八年傳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傳言那狄伐衛文公恐人心未固故先以國讓逃衆人不可乃陳師訾婁以決必勝此而後二字意也 殿本閣本後作從似屬衆人解于文義未順

二十四年傳生原同屏括樓嬰○樓邑名 殿本閣本作樓訛案地志隰州永和縣南十里有樓山城後周置歸化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樓山蓋取縣南樓山爲名據此樓字皆从木不从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考證

十

鄭之入滑也註入滑在二十年○ 殿本閣本作

二十一年案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在二十年夏非二十一年也應從原本

二十五年傳王饗禮命之宥註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案設禮以合君臣之歡復加幣帛以助之是助歡也 殿本閣本歡作勸誤

秦人過析註析楚邑一名白羽○白羽閣本作曰羽案昭十八年傳云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杜註云時白羽改爲析閣本日羽係白

羽之訛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考證

二

春秋經傳集解

僖公下第七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

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八月九月六月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十有二月

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故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則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公卑

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

不廢喪紀禮也甲贈之數不有廢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楚

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

終

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

於薦子玉為令尹故薦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

薦賈尚幼後至不

賀薦賈伯麻孫叔敖之父幼少

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

政於子玉日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

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三千五百人

冬楚子及

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將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伐穀以偏齊

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敵其始也後廬晉地

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中軍帥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

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

佐之狐毛偃之兄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賈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

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

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

明徵其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

以正其官執秩主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公

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晉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焉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重以廢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書焉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信公 三

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

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宋公齊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取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殺其

大夫得臣子玉避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禮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

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無傳陳本與楚是敗懼而歸音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

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故無賢文奔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

遂如齊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

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無義例

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晉人執衛侯歸

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衛元咺自晉復歸

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

許言遂得復而許行不歸國也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信公 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

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原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

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楚人救衛不克公懼

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日不卒戍

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文曹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師遷焉曹人兇懼遷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

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令無入

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殲璧魏犇顛頡

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焚僖負羈氏焚燒

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 五

有寧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乃

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告楚不許我欲戰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求救於藉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

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此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

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官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 六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分取

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子犯曰

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不

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宛春以怒

楚而後復之攜離也

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

師退軍吏日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

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盈氣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歸父崔天秦小子愁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愁秦穆公子也城

楚師背鄴而舍鄴邱陵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恐眾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

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疑來謂已公疑焉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

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是

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

大夫鬬勃楚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

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

之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

乘鞶鞞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日鞶在臂日鞞在腹日鞅在後日鞞言駕乘備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

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

上將右子西鬬宜甲子西鬬宜甲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

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

二旆而退使若夫將稱却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

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

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
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 鄭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

成于晉子人氏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

徒兵千駟介四馬被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

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與父命晉侯助 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

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九

拒鬯一卣種黑黍鬯香酒所 虎賁三

百人日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不 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自襄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 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官之庭書 要言日皆獎王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

子謂是盟也信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

民而後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

之瓊玉之别名次之以飾 先戰夢河神謂日日畀余余賜

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蕞澤水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 弗聽榮季日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

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 既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一

子西孫伯日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之子也二子以此 及連穀而

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日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日

楚地殺得臣經在踐上盟王傳在下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 日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

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 或訴元咺於衛侯日立叔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 咺不廢命奉夷叔

以入守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 甯武子

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 日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

衷中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

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以惡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

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衛侯先期入不信甯子先長牂

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公

子歛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叔武將沐聞君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十一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歛犬走出手射叔公使殺之元

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人殺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旗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

子士為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也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授數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三罪顯顯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冬會于温討

不服也討衛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甯武子為輔鍼

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

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驅吏卒之義也

衛侯不勝三子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甯子職

納橐籥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元咺歸于

衛立公子瑕瑕衛公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十三

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

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

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豎掌通內外使曰

以曹為解以滅曹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

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

罰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

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

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臨淄縣

公至自圍許傳無夏六月會王人晉人

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 三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會王

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懋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

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懋蔡人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

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秋

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

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取立經年未嘗諸侯故不稱君衛侯

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

介人侵蕭無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

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侯使醫衍酖衛

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四

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

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使賂周

歃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已周治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取母弟公入祀先君周治

既服將命罪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歃先及門遇疾而死治塵

辭卿見周禮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

於晉文公在鄭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伏之狐燭之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五

以距秦言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背秦之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魯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

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昌歠白黑形鹽

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黍也以象其文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

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白周聘晉故曰遂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魯公曹田以賜魯故不素晉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

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

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祭於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得白爲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六

帝邱辟狄難也帝邱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

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

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

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

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

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收名曰牲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

圍衛衛遷于帝邱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曰相奪予享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言帝邱久不祀相非衛所絕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

出奔楚取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

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

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

將殯于曲沃殯之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

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

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或事也卜杞子自鄭使

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悖心悖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

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僖公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澠池縣西殺有二陵焉大阜其南陵

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

是閒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殺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

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

于殺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鄭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皆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

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

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

日經書十一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

災為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王城之北門胄免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東兵

超乘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

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信公九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八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柴薪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鄭穆公使視

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東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

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

矣資糧也生日饋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

敝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杞子奔齊

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

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

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

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

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

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

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信公十

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

命遽與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

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

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

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

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

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纍臣覺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覺鼓謂之覺鼓使歸就戮于秦寡

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

將拜君賜意欲報伐香秦伯素服郊次侍之於郊鄉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

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三

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

晉及箕八月戊子晉陵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

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

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

首言其有異於人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

饁之曰季齊臣也冀自也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賓大賓承事如祭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

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內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

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

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詩國風也對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

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

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

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倍公

三

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

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

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取奔楚門

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轆覆池水中外僕髡屯

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鄆文

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遠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

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出滎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

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

我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

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

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

葬僖公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實以今年十月葬之葬僖公文二年乃作主選

因說作主祭祀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選

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

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附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進木主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三三

通於卿 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

皆同 於吉 陸氏釋文音義

僖下第七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七年 有好呼報與盟音傳二十七年

不共音恭本亦作恭下注同責禮也本或作責無慮者非於睽苦圭反又音圭終朝

如字 不戮音六復治扶又於薦丁委貫三人音官又古亂反飲之於鳩

伯贏音盈幼少詩照反傳政音專幾何居豈三百乘繩證反

先軫之忍報施式或反蒐于所求被廬皮義反下元帥所類

同 卻穀本又作穀同胡木反臣亟欺與反數也說禮音悅將中子臣反上將上將下皆同

卻溱側市樂枝魯管中行戶副少長丁丈執秩直乙經二

十八年 刺之七賜反子叢似東不枉紆往昇宋必利反與也注

同 譎而古亮城濮音卜小子慙魚觀不與音預踐土似淺反土如字

或一 同敵所洽反本元咺況晚雖為于偽反下訟訴本又作

反 陳共音恭下狩于本又作比再如字王侯孺乃侯傳

二十八 汲郡音急將中子臣反胥臣思徐斂孟徐音

力檢反 孟音于 以說于晉音悅或以說焉如字王磔張宅輿人音餘

為將如字又兇懼凶勇恐懼上男棺而古患反乘軒許言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僖公 三三

報施始或反報殮音孫顛頡戶結從亡才用焚如悅反見賢遍

使者所使距音巨躍羊略三百上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勸也下放此跳踊徒彫猶

勸音邁乃舍如字又音以徇似俊門尹般音班舍我音捨藉

之在亦反使為于偽公說音悅以昇必利允當丁浪過分扶問

伯勞扶云反王以閒閒屬之讒慝吐得乘入繩證西廣古曠

同 六卒子急反宛春於元反又出竟音境三施始或公說

悅音乃拘音俱過楚古采背惠音背以亢苦浪反崔夭於表

背鄩戶圭反上陵存存亡回反又舍其音捨子搏音搏手而

監音古其腦乃老曉也子答反又所答上嚮許亮反下君馮

皮冰 軾 得臣與 寓目 爲大夫 令戒 車

乘 繩證反下 詰 起音 朝 如字注同 將見 如字又 鞮 許見反王又

背 有莘 之虛 少 長 攻 陳

于 六卒 將中軍 師潰 二旆

爲 鄉役 猶屬 駟 介 被甲 故

步卒 傅相 大輅 彤弓 莖弓

矢干 桓 稷 卣 卣

虎賁 糾逃 王慝 三辭 不

顯 休命 三見 使攝君事 連上奉字爲

別於 皆弊 有渝 殛之 德

攻 瓊 隊其 祚國 隊隕 德

先戰 畀余 賜女 之麋 宋藪

剛復 糞土 盡心盡力 皆從 荅王

使 欲令 連穀 縊而 縣絕 宛

屬文 喜見 從公 入守 故聽 宛

甯俞 近濮 其衷 誰扞 牧圉

射而 先期 長牂 使也 歛犬 華仲 奸

命 茅花 之僑 旅凱 樂也 授

數 鍼莊 爲坐 長吏 吏卒 刑

麋也 子適 諸侯見 之殺 泄冶 舍此

疑 公說 三行 將中行 屠 擊

先蔑 今復 經二十九年 介 黔

陬 翟泉 大倉 大雨 電 傳

二十九年 昌行 饋之 芻米 陳轅 濤

塗 小子懋 向戌 輯陸 以瀆 上敵

公與 重發 復來 燕好 三犧

經三十年 魯爲 伯陵 汜南 兼豕宰

公爲 十穀 同好 周歛 冶 塵

子適 過鄭 佚之狐 夜

勤字也 鄭氏音勤

縣城音焉用於度反下焉取之同倍鄰音若舍音捨又共其音捨又

音恭本亦作供使人反朝濟注同上如字設版音言背音何厭反

封疆反伯說悅反為反微夫人音不知音無與音

音預周公閱悅昌歎音菹音蒸稻音經三十

一年反分野反自為反狄難反顛音項音之虛音

起魚反傳三十一年反竟界音重館音方與音

預下音自洮反東傳音盡曹反樂安音三行反軍帥音

所類反卜日三百年反相奪反夏后反經三十二年

不歆反以問反惡公子反經三十二年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僖公三七

伯捷反廬反帳反傳三十二年反交使反窆反

棺反樞有反牛响反過反軼反

我反籥也反蹇叔反悖心反孟子反中壽反

音接又如字木拱反與師反於殺反南谷反相欽反

絲善反又許金反又音欽本夏后反臯反所辟反南谷反相欽反

喪音掎之反同陳反訾反墮霜反傳三十三

年反免胄反兜反鍪反大將反超乘反師反

輕反則脫反脫易反先牛反犒師反

行賈音獻遺反步師音從者音不腆音為音

從音之積音使遽音傳車音秣馬音以閒音

穀馬也說文作餼牽音原圃音其麋音以閒音

之謂音令敵反郊勞音贈賄音審當音天奉音

也注及音可縱反秦施音一日縱音數世音

背君音墨衰音經音萊駒音文嬴音三帥音

所妻音適母音不厭音就戮音以逞音而音

拘音猶卒音墮軍音而長音而唾音左驂音掩音

以纍音釁鼓音鄉師音不替音一肯音掩音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僖公三八

大德音復伐音及箕音別種音日季音使音過音

翼音缺耨音餽之音鉏也音鉏也音鉏也音

反音野饋音翼芮音欲殺音殛音殛音殛音

實相音不共音采葑音采菲音先且居音將中音

軍音復與音軍行音枯音秩音覆于音將中音

之汪音鬣音屯音斂而音郟城音夾音費音

財音遁矣音簡編音倒錯音而耐音以上音

特掌音丞音嘗禘音

春秋卷七考證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註稱名以殺罪之。案稱名謂經斥書得臣也。殿本閣本作稱君非

傳謂楚人日不卒戍也註詐告楚人。案魯殺子叢以說晉又懼于楚故托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殺之此註所以言詐告也他本詐字作謂字似未得託言之意且謂與告義亦無別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註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案十七年十九年合之得三十六二字乃三字之訛依 殿本改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考證

一

祁瞞奸命註掌此二事而不修。案二事謂失牛馬亡大旆也閣本作三事誤

甯子職納橐餕焉註餕糜也。案說文諸書凡餕糜之糜皆从麻 殿本閣本从鹿作糜乃糜鹿字不可混也

二十年傳秦軍汜南註此東汜也在熒陽中牟縣南。案鄭有東汜南汜東汜在中牟縣南 殿

本閣本並脫南字又案東汜之汜讀字梵切當
从已原本从已乃詳里切非

焉用亡鄭以陪鄰。陪 殿本閣本作倍案說文
陪一曰滿也玉篇加也助也定二年分之土田
陪敦註增也魯語土有陪乘註猶重也孝文帝
紀秉德以陪朕註輔也皆與本註訓益義同
殿本閣本改作倍字乃訓加等之義夫秦在春
秋地與楚埒豈鄭所能倍乎此似是而非也

三十一年傳相奪子亭。案子當作子康叔自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考證

二

也原本誤今改正

春秋經傳集解

文公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

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信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晉

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晉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

之衛人伐晉衛孔達為政不與兵秋公孫敖會晉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一

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公孫

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

子難也收子穀文伯推惠叔食子奉祭祀穀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

當在僖公末年於今年三月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符之端首符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

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

文而此經孤見知位衛毛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伯字叔孫得

臣如周拜謝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

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晉

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間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合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

勸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二

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

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

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邑身

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

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盞目而豺聲忍人也忍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

義

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

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

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問能事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大事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弑君

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孰莫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諡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心甚未斂而加惡諡穆王立以其為大

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二

之官列兵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

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

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

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誅則國事皆用吉禮殺之役

在僖三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

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良夫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言昏亂之狀不好言善之意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郡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朝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臣君以禮而親

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鄆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

衛故貴而書名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為災不書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躋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四

兄繼閔而立廟生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之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

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公子遂如

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

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邵王官

無地御戎代梁狐鞠居為右鞠居績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

君賜故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

咄之

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

右箕之役箕役在傳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

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

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謂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

勇也其用之謂勇其用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

知我矣言今且無而合宜則吾不我知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五

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已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此止亂過激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

文王赫然奮怒則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整師旅以討亂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

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成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

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母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

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母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為明年秦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則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

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

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書

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

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信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

閔上故於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六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

弗忌明言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為僖公明其所見為聖賢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二世祖文武不

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

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稷帝也詩曰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倍親文公父夏父鄭已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一詩深責其意仲尼

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妾織

蒲三不仁也家人取席言其為民爭利作虛器謂居泰山節藻稅也縱

逆祀聽夏父鄭倍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

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七

凡君即位好舊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案盛孝

也謂諒開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內外之禮始備此除因之即位也於是遺神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案盛

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沈南平與鄭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

虎卒不書爵者天王也也翟泉之盟雖執假王命周王固以同盟之例為赴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

秋楚人圍江雨冬蝻于宋自上而漸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冬公

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

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

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

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類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

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東大陽縣西

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簡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

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

芣于沼于汴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采芣

焉沼汴之芣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

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孫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而死也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于桑有舉善之謀秋雨蝻于宋隊

而死也蝻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

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鄭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

不親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一年處公如

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

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持辭登成拜俱還上

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登成拜成拜禮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狄侵

齊無秋楚人伐江賦列在文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

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信公母風姓也赴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

免之二年衛執孔夏衛侯如晉拜謝曹伯如晉會正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

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棄信而壞其

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也不允宜哉詩云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

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楚人

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秦服也出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

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業也魯人失所賦甯武

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晡晞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寡覺明

君辱賦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取戾也干犯冬

成風薨為明年王復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賻珠玉曰含含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王使召伯來

會葬名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

人入都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

男業卒無傳與喜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賄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賄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

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

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變滅蓼蓼今安豐縣臧文

仲聞六與蓼滅日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不能建德歸援大國忽然而亡晉陽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

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克也言各當以剛柔勝曰柔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

壹之其不没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舉著相順況

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

不可以定身謂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

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作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行陸下軍帥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

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晉同冬十月公

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

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二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趙盾佐之代趙

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適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故黨於

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制事典典當正法罪輕重當

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晉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

本秩禮秩禮不其本續常職續常職官出滯淹滯淹能也既成以授大

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族從文公而不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秦伯任

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

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

黃鳥詩春風長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尋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治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

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

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聖聖神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

之法分之采物雜類衣服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

律度鐘律度量陳之藝極藝華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

之表儀引道也表儀德儀儀子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

防利防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制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母失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士

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聖王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務主秋季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文子季孫行父也問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

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八月乙

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

有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子無適適也公子雍文公子雍公庶弟祁之子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回事

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樂安辰羸嬖於二君辰羸懷羸也二君君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班位其子何震之

有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

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

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杜祁也偏姑姑

在四以季是文公託狄時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士

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

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會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

陳趙孟使殺諸郟郟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本中軍帥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易以爲佐九月賈季使續

鞠居殺陽處父鞠居孤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君已命帥處父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

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鞠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

宣子使夷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

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

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

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己是益仇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

朔非禮也經傳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闕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闕以正之時以

作事命事也事以厚生財生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魯公反其君

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郟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郟郟魯邑下邾南有郟城備邾難夏四月宋

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

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晉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晉先蔑奔秦不書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其盟冬徐

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蒞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閏晉難也公因衛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

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

之祀以與邾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

師莒公公孫友爲左師子樂豫爲司馬莒公鱗臚爲

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之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

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

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

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

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

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魯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

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

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

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

偏畏國人以大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

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更先且居子荀林父佐

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

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七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奪敵之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

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

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旨猶不可忽况

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

也荀伯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其人曰能亡

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

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狄侵

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且讓之鄆舒狄相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

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曰

春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

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後

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穆伯娶于莒曰

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戴

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襄仲公孫敖穆伯如莒

洧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襄仲自為娶

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曰臣

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六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

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象公孫敖反之還君

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晉卻缺言於趙宣

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

懷柔安非威非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子爲

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

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音也勸之以

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文公十九

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

又以厚生民之命禮以制財用之節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

子說之爲此年計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乙酉

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鄆地公子遂不受命而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冬

無

傳

爲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

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

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邑中屬

于虎牢之竟公靖池晉君女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

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秋襄王

崩爲公孫敖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冬襄仲

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

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文公三

竟有可以安祖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

已氏焉已氏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昭公適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

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司城蕩

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節致也意諸公以其

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

本官逆之謂宋而復之司賢其效節故以

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

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先

傳

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假趙衰有從亡之勲先克奪

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御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

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

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位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

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

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

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

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

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二

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

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

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大

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

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陳克壺邱壺邱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陳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

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

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于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

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請執事明奉使告廟故言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

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獄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

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夏秦伐

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殺君故書名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

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請侯也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馬湖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報少初楚范巫喬似喬似范謂成王與子

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

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

在僖二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汧漢

沂江將入郢汧漢王在渚宮渚宮下見之懼而辭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

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王使為工尹掌百工又與子

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

仲歸子家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不書非卿傳十年秋滅溫蘇子奔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

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廢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

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

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

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遂道以田

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

獵陳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雨甄故置二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燧取宋公違命不風獨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

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

之有子舟無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詩大雅美仲山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是亦非

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為明年楚陸氏釋文音義

文上文公名與偕公子母聲姜論法第八

杜氏 盡十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

經元年 來錫星歷其比必利反例喪邑息浪君頽愛

反又上傳元年 能相息亮見其賢遍反下食子音

倫反難也乃多反供俱用養餘亮期之日居其反不愆起虔

必丙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又縣訾子斯新汲居及

諒闇音良反且居子餘陳共音更伐古孟反大甚音泰又

疆戚居良反尚少詩昭反蓬目本又作蜂豺聲住皆江芊

亡氏反杜云江芊成上日呼好賀反發役夫如字役夫者稱

尺證殺女音大事謂弑君申志反一宮卒子忽從子玉

如字又熊蹯音煩不暝亡丁反又未斂力驗大師音而環

才用反

如字又
舊好 呼報反下
要結 於途反
外援 于春反
秦帥 所類反
芮良

夫 如鏡反
之詩 大雅桑
有隧 音送
敗類 必邁反
蹊 音徑
徑 古定反
誦

言 似用反
惛亂 音昏本
覆 亦作昏
卑 必爾反本亦
復使 扶又反
經二

年 彭衙 音牙
不見 賢通反
郤陽 反
族去 起呂反
常稱 尺證反
厭

不 於涉反
士穀 戶木反本
垂隴 力勇反
有收 如字又
大廟 音泰注
及傳大

廟 躋信 子兮反
同 升也
廟坐 才臥反
玄纁 許云
傳二年 禦

將中 子匠反
趙衰 初危反
郤溱 側市反
鞠居 九六反
故嗤 尺之反
囚呼

火故 狼疇 尺甚反字
林式疇反
公乘 繩帶反
盍死 戶廢反
死處 昌慮反
與女 音汝

為難 乃口反
共用 音恭
不得復 扶又反
既陳 直觀反
邁 市專反
沮 在汝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五

也 王赫 火百反
重施 式鼓反
必辟 音避
毋念 音無
以厭 於涉反注
同損也

士蔦 于委反
書士穀 本或作書
為衛 于衛反
令居 力呈反
閔上 時

反一本 夏父 戶雅反
昭穆 上遙反後昭
又長 丁丈反
年少 詩照反
不先

悉薦反下 先繇 音本反
先契 思到反殿
始封之君 不窋 知律反不窋
后樓之子

肖 悉官反
匪解 音賈反
不忒 他得反
邶風 音佩
不知 音智
塞關 悉再反

販席 市力反
藻稅 音稅反
祀爰居 爰居海鳥也爾雅一名雜縣樊光
云似鳳皇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

魯侯御而 公子成 音城本或
作成音恤 轅選 息竟反
取汪 烏黃反
為穆公

于僞 好舅 呼報反
娶 七住反
元妃 芳非反
采盛 音次下
適夫人 丁歷反

共祭 恭音
經三年 伐沈 戶內反
沈潰 戶內反
平與 音餘一
音頊

為赴 于僞反又如字
本或作來赴
雨 于付反注
及傳同
蝻 終音
而隋 徒火反
傳注同
天祐

又 傳三年 輕走 如字又
逃竄 七亂反
為衛 于僞反
大陽

音 不解 佳賈反
采繁 音煩
于沼 之紹反
于止 音止
以共 音恭
詒

厭 以之反
詒遺 唯季反
隊而 直類反
之帥 所類反
兵解 音解又
菁菁

子 者莪 五多反
樂且 音洛下文何樂
還上 時掌反
嘉樂 戶嫁反下
如字注同

經四年 甯俞 音甯
耐姑 音耐
傳四年 而壞

音 圍邳 願晚反
為之 于僞反下文注
為賦為歌皆同
去盛 起音反
饌 仕音反
不矜

居陵 爰究 音救
爰度 待洛反亦
謀也注同
淇露 直誠反
彤弓 徒冬反
肆業 以二反

也注同依 伴不 音陽一
宴樂 音洛下注
不晞 音希
所愾 音苦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五

反根 茲弓 音盧
以覺 音角
舊好 呼報反
辱貶 音貶
取戾 力計反
罪也

經五年 歸含 本亦作哈戶暗反口實也珠玉
日哈說文作哈云送終口中玉
且賄 芳鳳反
車馬曰

昭伯 上照反
入都 音若
廬江 力居反
傳五年 公子燮

息協 滅蓼 音了字或
作鄧音同
阜陶 音遙
甯羸 音盈
沈漸 似廉反
滯溺

一本作 亢爽 音浪反
其行 下孟反
其難 乃且反
軍帥 所類反
蒐于 所求反

經六年 侯驩 音官
卿共 音恭
狐射姑 音亦一
不告

月 朔或作
朔誤也
故闕不告朔 本或作
告月
傳六年 舍二軍

音捨 軍帥 所類反
將中 子匠反
趙盾 徒本反
過溫 古禾反
當也 丁浪反
辟

注同 獄 婢亦反後同
通逃 補音
舊滄 音烏本又
大傅 音泰
賈佗 徒何反

從文公才用反 求好呼報反 且娶七佳反 越竟境音 自為千何反 任好

子車氏音 中行音仲本亦作仲下戶即反 鍼虎其廉反 為殉似俊反殺 王

者如字一音 聖知音 分之扶問反 話言戶快反 度量音 卒得

引道音導 以遺唯季反 不復扶又反 焉用於虔反 從者才用反 卒得

善呼報反 且近附近之近 必扞直呂反又時 公子樂音岳一音洛 嬖於

辟也匹亦反又作僻下同 杜祁巨之反 讓偪彼力反 姑其吉反又 季隗

故復扶又反下 亞卿於嫁反 諸耶支反 軍帥命帥同 使

與羊朱反 駢蒲賢反又 其帑音奴妻 欲盡津忍反 介人音戒 非知

帥扞戶旦反 諸竟音 為民如字治也或于傷反非也 經七年 須

句其俱反 邾復扶又反 易也以鼓反 城郛音 邾難乃旦反 王臣如字往

令狐力呈反 廢適丁歷反本亦作嫡 諱背音 于扈音 卷縣音

分別彼列反 書將子匡反 帥所類反 泄盟音利又 傳七年

間晉問廁之間或如字 難也乃旦反 寘文之破反 大睥音泰下 鱗

華御事魚呂反本又作御音同 將去起呂反下 庇必利反又悲 廕

矣本又作蔭於鳩反 葛藟本或作藟力軌反 能藟音 蔓音 廕麻詩求反

為比必爾反 舍司馬音捨 子印五郎反 之難乃旦反 穆羸音 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

嫡丁歷反本亦作適同 將焉於虔反下 而屬音 畏偪彼力反 乃背音

箕鄭音 居守手又反 將中子匡反 步招上遠反 堇陰音謹一

卒然寸忽反 而復扶又反 先人悉薦反 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

訓卒子忽反 秣馬音 蓐食音 刳首苦胡反 之使所吏反 為寮本又

為賦于偽反下 芻蕘音 中行戶郎反 惡有烏路反 鄆

舒芳忠反 狄相息亮反 戴已音紀一 其婦大計反 難也乃多反 則為于

戎音洛木或作伊維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 宜去起呂反 不舍音 傳八年

解揚音 中屬丁仲反 令鄭力呈反 皆見賢遍反 且復扶又反 公婿音

之竟音境下 能相息亮反 適祖母丁歷反 效節戶教反 士穀

將中子匡反 從亡才用反 蒯得苦怪反 為明于偽反 經九年

梁詩昭反夏陽戶雅反北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喬似尹必反強死

城濮音母死音無縊一鼓反而縣音王使所吏反泚漢悅

沂江息路反逆入郢以井反又渚宮章呂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

小洲音今復扶又反見賢遍反糜子九倫反勞且力報反遂道音

大藪素口反睢陽音右孟音獵陳直親反弋陽以職反兩甄吉然反

命夙眉扇反載遂取火具扶其乙反以徇似假反于舟音不

茹如呂反詭隨九委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文公

三元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終

春秋卷八考證

文公元年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賜彙纂定

本 殿本閣本皆作錫案爾雅二字義同

二年傳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註以此二詩深責其

義○案二詩卽上所引閼宮泉水二詩也閣本

作三訛

下展禽註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

立人○案已欲立句其義未晰據 殿本杜林

合註本作非已欲立而立人之道意始明暢但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考證

一

古本皆然知訛脫已久

三年雨蚤於宋註自上而隋音義隋徒火反○

殿本閣本火作大訛

五年傳楚公子熒滅蓼○案公子熒卽王子熒據

楚語莊王傳也 殿本作楚子熒閣本作楚公

熒均係脫簡

六年傳陽子成季之屬也註處父嘗爲趙衰屬大

夫○衰 殿本閣本作盾案成季乃趙衰字非

盾字也僖三十三年處父已專師侵蔡趙盾至

是方佐中軍安得爲盾之屬耶

七年傳秣馬蓐食註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案蓐食因在寢蓐卽食故謂之早食他本食字作是字似卽以蓐訓早食矣於義恐非

九年傳乙丑晉人殺先都註經書二月從告。○此註因乙丑是正月十九日而經書在二月故云從告謂從晉人告辭也義與經合。殿本二作三閣本從作役並訛

春秋經傳集解

文公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討前年逃

夏叔仲彭生會

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秋曹伯來朝公

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子玉之子大

孫伯也防渚地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錫穴麋也夏叔仲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九年

及楚平十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

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鄭驪侵齊

鄭驪秋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遂

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莊叔

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車

冬十月甲

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鄭驪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

富父

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搯也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都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各其子因各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初宋

武公之世鄭驪伐宋

在春秋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班御皇父充石

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邱

長邱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僑如之先

皇

父之二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

彤班使食其征

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僖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魯桓之十六年

鄭驪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

周首之北門

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於夫鍾

安處也夫鍾鄭邑

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杞伯來

朝

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嫁成人雖見出奔猶以恩錄其卒

夏楚人圍

巢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夫崩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

邾

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日戰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

邾

邾魯晉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

邾

員即邾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

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大子以

夫鍾與邲邲來奔邲邲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

人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

其籍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

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婦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二月叔姬卒

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書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奔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故會孫子孔羣舒叛楚

遂圍巢巢舒假姓舒庸舒庸之屬今在江南有舒城舒城有舒國有能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三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

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

不足辭也禮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

周公魯公以事君微也魯公自魯也言願事君以并其先君之禮不腆先君之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

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也是以

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賄也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

馬令狐受在七年戰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林父代先克 郤缺將上軍代其 臾駢之 欒盾將下軍

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馬夫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

婿也側室支子穿趙風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

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而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四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

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宣子三十三年晉侯以命命御缺為卿不

在軍帥之數然則晉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

綏司馬遷曰趙盾不遠從秦不及遂奔不遠則難誘從秦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遠軍為秦秦晉志未從秦與兵未致爭而雨退故曰交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

日請相見也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辭放失常詞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也晉甲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
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
年放晉甲傳秦師夜
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郵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再同

盟邾子蘧蔭卒未同盟而
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義與大室屋壞大廟
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沓地
關狄

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已
丑十一月十一日公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棗地
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文公 五

詹嘉晉大夫賜其取邑令帥眾守桃林
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
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

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
季奔狄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信二十
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且由舊勳

有孤假
之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
父故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
以不美其知足使也且無

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

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
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

詩受
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
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
魏

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
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
共先告輸魏有司使士會士

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
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
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

以策策馬樹別授之馬樹對示
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示已覺
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
秦秦人歸其

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後劉氏之
所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卜遷于繹

繹邾邑魯國鄆
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文公 六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

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
一人之命各有長短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

世無窮
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

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公

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

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
畏晉故因公

請
平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
生也鴻鴈詩小雅義

取侯伯哀恤寡寡有征行之勞
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言亦同有
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踴
子家賦載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

馳之四章載馳詩鄭風四章以下義取
文子賦采薇之四小國有意欲引大國以救時

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
鄭伯拜謝公公荅拜為行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邾人伐我

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

星寺入于北斗字書也既見而後入北公至自會無晉人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秋七月有

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

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宋子哀來

奔大夫奔例書名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齊人執單伯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七

懲不敬也欲使怠慢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弔

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

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驟數也商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

可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

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於楚者服從楚者且謀邾也謀邾秋七月乙卯夜齊

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元日爾求之

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將免我

乎爾為之言將復有星寺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日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

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道以長周公

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孫王而使尹

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兵周卿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復使楚莊王立穆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

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二子作亂城

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驟數也商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

可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

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出將如商密

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

盧戢黎及叔麋誘

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

廟今襄陽中廬縣取黎廬大

初鬪

克囚于秦

在僖二

秦有殺之敗

在僖三

而使歸求成

成而不得志

無實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

作亂

傳言楚莊幼弱國內

穆伯之從已氏也

在八

魯人立

文伯

穆伯之子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

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不得使與聽政事終

三

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于孟獻子

請立難也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九

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

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請以葬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

為卿

蕭宋附庸任附庸還升為卿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

齊人定

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暇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起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

已氏

魯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昭姬子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

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

又執子叔姬

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

華孫奉使却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夏曹伯來朝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教父教公孫之思崇仁孝之教故特錄葬喪以示義

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例曰社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

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例曰蔡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

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侯受賂而止故扈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以王故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賞主以成禮為教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為貴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其敢辱君

稱重者會孫也殤公在桓二年稱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稱君對其會

請承命

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人以為敬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為孟氏

謀孟氏公孫放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齊

竟上地飾棺不竟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下惠

叔猶毀以為請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不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

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而

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

襄仲欲勿哭怨叔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一

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

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赦在莒所生孟獻子

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

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瀾

一人門于戾邱皆死句瀾戾邱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

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

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

日單伯至自齊貴之地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新城

之盟在齊蔡人不與不齊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而還兼師曰君弱不可以息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

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回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

而大都有秋齊人侵我西部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

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二

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

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此諸侯似為別序諸侯齊侯侵我西鄙謂

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齊侯侵我西鄙謂

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

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

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

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言朔聽政國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

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信公疾且以賂故鄆邱齊地秋八月辛未夫

人姜氏薨傅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

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

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侯君閒閒疾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

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邱有蛇自泉宮出入于

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魯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

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麋人率

戎山夷也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

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地蔣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

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

次于句瀝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

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瀝師且起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

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旭也姑又與之遇

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

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唯裨儵

魚人實逐之得儵魚庸三邑魚魚有儵今巴東永安縣縣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

以伐庸子越謂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

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與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貴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桓鮑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而

不可以禮自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會孫公孫友為

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鱗臚為司徒蕩意諸為司

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壽蕩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吾官近懼及焉已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五

也姑紆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既夫人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

諸日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

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

也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

後君何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

蕩意諸死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

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

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楚意諸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

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

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

失其所也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

以緩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

穀晉不能救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遂復合諸侯于

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公不與會齊難

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微平宋於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

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六

宣多既立穆公侍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

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及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

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戴陳事藏物也勅成前好十五年

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

往朝夷也將殺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

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

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

而再見于君襄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之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七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已加焉古人有言曰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

音音所誅蓋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如已

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雖疾走則欲陸蘇於楚如鹿赴險無極將悉敝賦以

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師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為

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

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命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墾池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墾池晉侯女墾

秋周甘歇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歐周大夫邠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

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

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午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八

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

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相為介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夫人姜

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命先師期死惠伯令

龜以下事告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

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

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歇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斷其尸足而使歐僕僕御也納閭

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

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歎以扑扶職扑擊也

欲以相感激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

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別為病恨乃

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

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

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

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

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文公

十九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惡天子視其母命殺視不書賤之書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許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

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

不致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不經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

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

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莒紀公生天子僕

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莒

夷無益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

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善德德以處事處措事以度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文公

二十

度量功以食民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

賊為藏掩匿竊賄為盜賄財盜器為姦器國主藏之名

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明姦器也為大囚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

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

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而皆

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

項之號八 人其苗裔 蒼舒隕顛禱戴大臨九降庭堅仲容叔

達 此即垂益禹身隨之倫庭堅即皇陶字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 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高辛帝

亦其苗裔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

狸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 期敬也對美也宜偏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 濟成也隕隕也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 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天成 揆度也成亦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契在八元之中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內諸夏外夷狄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嚚亦惡也此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

謂之渾敦 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少皞氏有不才子 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 毀

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

德 崇聚也竭安也庸則也回邪也服行也蒐惡也慝惡也感德賢人也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謂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謂其行窮其好奇

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心 舍之則匿 謂其行窮其好奇 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杌 謂其行窮其好奇 此三族也世

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方以宜公此方以宜公此

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目亦貧也盈滿也實財也 天下之民以

比三凶 非帝者子孫故謂以此三凶 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餮 舜臣堯 為堯

賓于四門 舜四門進賢 流四凶族 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 渾敦窮

奇構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 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微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 曰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流四凶 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

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史克激稱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

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

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陸氏釋文音義

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一年 伐麋九倫叔彭生叔又作井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御缺丘悅反

于鹹咸音傳十一年 復伐扶反錫穴音羊本或作錫星歷反來

見賢遍反鄆所求反說文作鄆云北方長秋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字林鄆一音先半反瞞莫干反鄆瞞狄國名

漆姓七音叔夏音雅駟乘及下皆同倚如本又作喬其駟反蓋長

如字又直亮反搯舒容反其喉音侯以戈音戈其處昌呂反而名如字或亡政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御之魚呂反本亦作禦彫班音而征稅舒鏡反滅潞音路且壽如字一音授

之種章勇反邲音成朱儒如朱反夫鍾音扶弗徇似俊反經十

二年 見公賢遍反復稱扶又反舍夷音拾皆陳音直蒲坂

及鄆音逆姑幕音莫貞亭音音運本又作節音同傳十二年

邲邲音去不復音反見其音見未筭音占之好呼報反注及下皆同

重之通用反瑋璋音章不腆他典反傲福古堯反傲要於堯反下同瑞

節音焉以藉在夜反也注同厚賄音呼秦為音于令狐音力將中

子匠又下皆同曳駢音也纒音反盾音徒步招音上深壘音力日穿音川

年少詩照反且惡音烏輕者音輕肆焉音四禱求音丁一裹音報反

糧音果軍帥所類反散位悉位反致爭爭同未慙魚親反又魚轄反缺也方言云傷也字林

牛各反云間也使者所吏反將遁徒困反薄諸蒲莫反必敗音敗復侵扶反

經十三年 遽音其蔭音文大室音泰注及傳同于沓徒沓反于

裴方尾反又非尾反傳十三年 詹嘉音兼之塞音泰令帥

力呈反華陰音化潼關音童難日乃旦反下中行音戶始將

子匠反其知音智其帑音奴躡士音涉與夫音扶若背音背繞朝

如字又張遙反以筴本又作策初革反馬槌也馬槌張瓜反馬杖也王鄒華反字林作策云筴也竹瓜反人譟音素

而還音旋劉累音劣于繹音亦鄒縣音留必與音預傳世音直

傾頽音大以見音賢鰥寡音古欲為音于鄆風音容三捷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息暫反又如字下在接反經十四年 侯潘音判星孛音佩徐扶憤反

彗也音似既見音賢捷菑音其不度音待之竟音境單

伯音善為魯音于王使音所傳十四年 頃王音傾公

閱音悅懲不音真妃齊音配驟音配施於音式數也音朔盡

其音津貸於公音待殺舍音殺多畜音多憾音六

且音子長音丁立適音立聘啓音聘子變音普儀守音儀舒

蓼音了而還音旋廬音力戢黎音側糜音九已氏音紀尚

為請如字一音于使與音預盡室音津以復音扶尚

為請為請同十五年亦放此使與音預盡室音津以復音扶尚

少詩照立難乃多反汗君音汗告難音告夫已氏音扶已焉音紀

用於虔反經十五年華孫音化奉使所吏反皆從才用反其音紀

郭音郭傳十五年為單下注為惠叔皆同皆從才用反長庶丁丈反

實諸之鼓反竟上音境不殫必勿反卜人皮彦反期年居其反為孟于偽反

其仲音恭聲音聲史佚音逸毋絕音無仲說音悅聞於國音聞

孫蔑音蔑遠於于方反于句音句羅本又作麗戾音戾

去盛起昌反饌音饌等差初作反又為魯于偽反下拘音拘

執音執不與音與怠解音怠而還音還王使所吏反下且數音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齊難乃日反惡其烏路反為公于偽反已則音紀王使所吏反女音女

何音何相畏息亮反以守反經十六年音西鄆音鄆丘音丘

壞之怪音巴人必麻反杵臼昌呂反下傳十六年音傳

魯為于偽反君聞如字瘳也音瘳伯禽至僖公十七音伯

君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于考公會命魯公曰子由公宰弟魏公潰子

訾枝子其反糜九倫反百濮音百於選息亮反又阪高音反一

薦賈于委反無屯徒門反聚才佳反見難乃旦反一自廬力於反

振廩力甚反旬音旬滙音滙揚窻音揚王卒音卒潘旭音潘

可克本或作蚡扶粉反冒莫報反杜云蚡冒楚武王父也史記楚世家

服陘音刑皆北如字軍走日唯禪音禪儵音儵乘音乘

駟人實反傳車音傳二隊徒對反注石溪音石子貝音子

不數音朔而豔音豔鮑適音鮑之施武鼓反鱗音鱗瞞音瞞

公子朝音朝所庇必利反又姑紉音紉盍適音盍之稱音稱

其難乃旦反帥旬徒遠反故重音重蕩虺音蕩經十七年音經

西鄙西當作見殺音試本或傳十七年音傳齊難乃旦反

黃父音甫黑壤音黑遂復音遂不與音與執訊音執侯音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偕音偕言汲汲音汲之適丁歷反以蕝勅辰反前好呼報反一

比近毗志反一朝直遙反再見賢遍反餘幾音餘所秣音秣蔭音蔭鉶音鉶

而他頂反蔭苾必利反又悲位於儵音儵之竟音竟為齊于偽反

鞏朔九勇反為質音致甘歌音甘邠垂音邠語偷音語之稱音稱

十八年音十伯音伯為介音介諱殺申志反本之稱音稱

傳十八年音傳欲令音欲先師音先見於音見郟音郟

乃掘音掘而別音別斷其音斷職音職駟音駟

以扑音扑扶職音扶扑音扑之樂音樂宣音宣

感激音感女妻音女舍爵音舍惡懿音惡敬贏音敬驂音驂宣音宣

公長反又古而屬音仲見反何聽反復發扶過市古

殺適反季佗徒何諸竟音大史音失隊反之禾

養餘亮鷹於陵鵠之然反說文止仙度功待洛反注以食音嗣養

壞法怪音匿也反還觀音去之音帝顛音項許王苗

裔以制墮徒何斂五才反一音五檮直計反華戴以善反漢書作

龍降莫江反下阜陶音八愷音帝馨音伯奮音

仲熊音季狸力之稷契息列反依字當熊羆彼皮宣徧音

不隕于敏反隕隊音以揆音契作音諸夏音好行

頑嚚音比周音渾敦音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徒本反渾敦音驩音兜音少皞音蒐音慝音

回邪音窮奇音共工音其行音其好音話

言音舍之音傲音很音檣音杭音謂

鯀音能去音盈厭音窮賈音饗音餐

魁音四窻音以禦音螭音去四音數

舜音慎徽音激稱音宋武氏之族音

道昭音向魚音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終

春秋卷九考證

十一年傳至於錫穴音義錫音羊或星歷反。案

漢書地理志漢中郡錫縣應劭曰錫音陽顏師

古日即春秋錫穴是錫錫二字古已訛用故陸

氏兩釋之

十二年傳主人三辭賓荅曰案上云寡人敢辭

玉賓以不足辭對至是復三辭故賓復荅之

殿本閣本荅作客訛

十三年傳中行桓子音義行戶郎反。殿本閣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考證

本作司郎反非

十四年傳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三年殿本

閣本作二年杜林合註本永懷堂本與此同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於扈。案盟扈凡八國諸本皆

同殿本閣本無陳侯兩字係脫簡

與而不書後也註今貶諸侯似為公諱。諸侯凡

議事聚會而公不與則為惡經恒諱而不書今

此會雖不與實非公惡而有似乎為公諱者故

傳發例以明其非他本似作於義未協

十六年傳楚于乘駟。駟 殿本閣本及正嘉本俱作驛案孟子置郵傳命古註云置驛也郵駟也楊慎云置緩郵速驛遲駟疾則駟驛二字其義顯別此言庸人率蠻寇楚楚子會師伐之其謀迅捷理當月疾速之駟不當用遲緩之驛今諸本作驛者蓋緣永樂中制春秋大全盡改左傳駟字爲驛後人并以駟爲驛之省文遂致二字率用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考證

二

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

。他本作夫人助之施案乃字正襄夫人欲通不可之轉訃也於文義不當重用夫人字

夫人王姬註襄夫人周襄王姊。案八年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註蓋據此諸本作襄王妹非

春秋經傳集解

宣公上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

喪娶者不待延賓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

之辭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

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羊縣西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取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一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

國君往會之其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

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晉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

族釋例論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刑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朔不肯

而立胥克

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辛甲之子

會于平州以定

公位

篡立者請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

拜成

謝得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

齊也

濟西故曹地魯西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弑昭公也

在文十六年

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

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文十五年七年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卒在文十二年

陳靈公受盟

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

魯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二

遇滎陽中平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崇秦之與國

吾

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

報北林之役

報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

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

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

盾弑其君夷臯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其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

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命也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

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書之曰囚以見其獲殺得已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

以聽之之謂禮禮謂當存於耳著於心相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三

毅易之戮也毅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詩小雅采芣取不其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

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

而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言不苟先歸華元見而對之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說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城者謂曰睥其目其腹弃甲而復計出口睥大腹弃甲謂亡師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于思多鬚之貌

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

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外寬而容眾秦師伐晉以報

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

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四

競強也鬬椒若叔之於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姑益其疾乃去之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厚斂以彫牆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膾熊蹯不

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管屬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

及濡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代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

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

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

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

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

矣常服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等勞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冠

而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槐楚后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五

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癸焉明搏而殺之

擊猛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鬪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

之名蔭翳者首山在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未知母之

存否今近焉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

與肉簞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倒

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

也問其名居問所不告而退不遂自亡也乙丑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

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

詒伊感其我之謂矣逆詩也言人多所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

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一日可無初麗姬之亂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六

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

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

邑以為公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其

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晉於是其有公族餘子公行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曰君姬氏

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

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

盾木卿適其子當為公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屏季使為之適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楚子伐陸渾之

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

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古者郊不可廢也

前年冬天王崩葬而郊者不以王事於天事禮也魯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放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

晉侯伐鄭及鄆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地為夏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觀兵于周疆維水出上維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七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

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

之方有德也世遠方圖物圖書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

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通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

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載祀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也致成王定鼎于郊鄭地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世三十卜年七百日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

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

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

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己

蘭蘭香草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姓以是為而子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八

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受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

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

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信故欲計所賜蘭為子月數公曰諾生穆

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

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

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

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

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

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公大夫

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

癸日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直為姑吉人

也后稷之元妃也姑姓之女為后稷妃今公子蘭姑甥

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

亢寵亢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

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

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與於鄭天所啟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郟二國相惡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也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秦伯稻卒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九

無傳未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

也子公實弑而書于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

無傳告于廟 冬楚子伐鄭例在桓二年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

禮楚人獻鼃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

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

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子譖

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

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

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十

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

立襄公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以共讓已子良

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

亡去疾何為何為猶謂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

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

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

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

子越為司馬薦賈為工正諧子揚而殺之子越

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司馬子揚子越又惡之惡賈乃

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國因也伯贏為質也轅陽

楚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

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若敖氏戰于臯許臯許楚邑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著

於丁寧伯棼感椒也輶車轅汰也又射汰輶以貫笠轂

兵車無蓋也轂車上丁寧也師懼退王使巡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十一

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

邲國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邲養淫於邲

子之女生于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

城東南有雲夢虎乳之邲子出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古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

文鬪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

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

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

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

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曰公不與小敘冬齊高

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十一

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

逆叔姬卿自逆也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

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

服求后于齊子服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邢邱今河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

也義取周武王以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冬召桓公逆

王后于齊名桓公王卿士事不聞魯故楚人伐鄭取成而

還九年十一年傳所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

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三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

弗過之矣不過間一歲

鄭人殺之弗過之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三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無傳書早而不書大旱無傳書早而不書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日

及不與謀日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

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晉侯之立也在二公不

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

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故黑壤之盟不書詳之

也慢盟主以取執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辛巳有事于大

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釋又祭陳昨日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古

晉師自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

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歲城平陽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

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蘇有事于大廟

襄仲卒而釋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

之舒蓼楚子疆之正其及滑內滑水盟吳越而還吳越

晉胥克有蠱疾魯卻缺為政魯

也魯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趙朔之子伐胥克為成十冬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

記禮變之所由葛菲以引極菲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棺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楚爭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公至自齊

夏仲孫

無傳秋取根牟

月滕子卒

未高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

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十一

故晉地四與文同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

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言司徵也徵聘不書徵加徵諭不指斥

夏孟獻

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

也滕昭公卒

為宋國

會于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

會

前年與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

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

宣示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

公曰吾能

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

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

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于柳林

柳林鄭地

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十六

元年以略齊也不言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侯元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崔氏出奔衛

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公

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

國

徵舒陳大夫也公至不加以民故稱國以弑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無傳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公孫

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

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無傳有水災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北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

偏也高國二家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

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齊正卿特以崔氏告夫子因書之以示無

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謂春秋有因而用之不肯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棄告於

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失守宗廟敢告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王與之不然則否思好不接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

姬淫故故謂其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

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

報聘報聘子也其後食食於朝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季文子

初聘于齊齊侯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

國武子來報聘報文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潁陽諸侯之師成鄭鄭子家

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

年秋

君故也斲薄其不使從葬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秋

晉侯會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冬十月楚人殺陳

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濊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六

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

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王待諸鄭鄭地令尹蔣艾

獵城沂艾獵採叔致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以授

司徒司徒量功命日命作分財用財用平板榦榦積稱

畚築量輕重春程土物程土議遠邇均勞略基趾趾城足

具餼糧餼也度有司主事三旬而成十日不愆于素

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欒衆狄

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

也勤則功 詩曰文王既勤止 詩頌文王 文王猶勤况

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君 謂

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 遂入陳殺夏

徵舒轅諸栗門 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滅陳以 陳侯在晉

靈公子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十九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 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室也以討召諸侯而以

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

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也 叔時諱言小人意淺謂諸如取人物於懷而還之為愈於入還 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夏氏所建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

善其 厲之役鄭伯逃歸 蓋在六年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

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

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後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後此皆傳上下

相包通之義也

陸氏釋文音義

宣上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 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 喪取 七喻反本 卿為 子偽 宥之 音 牟縣 亡侯

趙盾 徒本 裴林 音 非好 音 侵密 音崇本 傳元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宣公 三

尊稱 尺證 舍族 音 篡立 初患 得復 扶又 為立 于偽反 陳其

音 解揚 音 秦急密 絕 必救之 本或作崇急秦必 侯侈

昌氏尸 驟諫 仕救 經二年 鄭為 于偽反 夷臯 占力

傳二年 命於楚 本或作受命 元帥 所類 見贖 食欲 十乘

繩證反 俘二 芳夫 誠百 古或反本或作誠 狂狡 古卯 輅鄭 五

反迎也 倒戟 丁老 宜其禽也 一本作宜 果毅 魚既 著於心

直略 食士 音 羊斟 之金 不與 音 私感 戶暗反不又 敗國 必

反又 殄民 大典 以逞 勳領 叔牂 丁耶 為植 直史反注 將主 子匠

如字 諶曰 鳥候 聃 戶板反出目也說文字林云大目也蘇 幡 步何反 于

思于思

如字又西才反多鬚

棄甲復

來

力知反又如

多鬚

字又作鬚

驂乘

犀

則那

丹漆

不吝

其咎

其咎

陸渾

而惡

其難

將斃

國以

殺

厚斂

彫牆

彈人

胸

熊蹯

及溜

寘諸

寘諸

畜

草索

之管

見其手

及溜

力救反

鮮克

衰職

鈕

麇

關矣

盛服

而睡

而睡

觸槐

飲趙

祗

關矣

彌明

遂扶以下

夫

禁

食之

舍其

以遺

簞食

筥也

諸橐

既而與

聞公弑

公介

以禦

趙穿攻

竟之

無較

麗姬

以括

詛

大史

為法

黑殿

無之適

為置

公行

為衰

為衰

為衰

中子

屏季

見僖

旌車

及鄉

周疆

為衰

為衰

經二年

傳三年

復發

及鄉

周疆

為衰

楚

昔夏

鑄鼎

著之

螭

魃

天休

天祐

又作魃

怪物也

罔

雨

天休

天祐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三

音

班

為賈

賈為

椒處

又惡

罔

伯

羸

輶

陽

烝野

為質

漳

滸

臯

許

伯

射王

汰

輸

鼓

附

著於

伯

鈺

以貫

笠

於邛

畜于

夢中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乳之

小斂

傳五年

強成

厭尊

累其

不與

為

以別

廟見

遣使

經六年

傳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以別

廟見

遣使

經六年

傳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以別

廟見

遣使

經六年

傳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為

召

六年

數戰

其貫

可殪

春秋卷十考證

宣公二年傳寘諸畚註以草索爲之莒屬○案三

禮圖管同受五升筍字从竹不从艸今改正

翳桑之餓人也○餓人 殿本嘉萬本作饑人案

餓與饑雖無別但此承上文見靈輒餓句來則

自應作餓字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適字下 殿本閣本有

子字

四年公如齊註無傳○無傳二字 殿本閣本闕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考證

一

永懷堂本林氏直解本與此同

傳楚人謂乳穀音義穀奴口反○ 殿本閣本作

如口反乃揉字音奴之譌也

九年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註謀齊陳○他本作謀

齊也案下云荀林父帥師伐陳則此必齊陳兼

謀不當無陳字林氏直解云謀齊陳之不睦此

說得之

十年傳諸侯之師伐鄭鄭子家卒○閣本闕諸侯

之師伐鄭鄭七字乃脫簡也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註慮事無慮計功○案無

慮二字義似難曉故陸氏引廣雅以明之正義

釋云無則慮之訖則計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

皆謂揆度前事是無慮二字確無可疑 殿本

閣本改作謀慮反失其舊

音義廣雅云無慮都凡也○案廣雅所謂都凡

猶漢書趙充國註所謂大計也韓維詩書之遠

寄龍山下云此僅止存都凡卽此二字義 殿

本閣本作都邑誤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考證

二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也○ 殿本閣本無對字并無可哉二字

案此對曰可哉句與反之可乎緊接與王曰可

哉遙應乃左氏文法妙處當從原本爲善

春秋經傳集解

宣公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則討國復二
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

陵而又微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必晉師敗績

晉上軍敗陳故
書戰鄭鄭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

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
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
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邱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背清邱
之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一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不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
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
將見遷不得

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倪皆哭
所以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

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
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塗方九
軌日達

鄭伯肉袒率羊以逆

肉袒率羊示
服為臣僕

曰孤不天

不為天
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唯命

翦削
也

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
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

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使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為
縣願得比之

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日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日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退一舍
以禮鄭

旭入盟子良出質

潘旭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

林父將中軍

代郤
缺

先穀佐之

亂季代
林父

士會將上軍

河曲
之後

趙朔將下

郤缺之子
代史駢

趙朔將下

樂書佐之

樂書之子
代趙朔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二

夫

括嬰齊皆趙
盾異母弟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

下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
趙同趙嬰兒

韓厥為司馬

韓厥
玄孫

及河聞鄭既

及楚平桓子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桓子林父
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

動兵
伐鄭

隨武子曰善

武子
會聞

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
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為是征

言征伐為有
罪不為有禮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

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微
舒

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怨

諱也

政有經矣

經常
也

荆尸而舉

荆楚也
尸陳也

楚武王始更爲此
陳法遂以爲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垂輯睦

乘日事不奸矣野也薦放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幸令尹

軍行右轅左追在車之右者爲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有斥候預伏以待以將及

中權後勁中權後勁以爲軍之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物猶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舊舊也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賜也旅有施舍旅舍者施之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服章者施之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三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仲虺湯左相薛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

美也言美武王德遠天之遺者昧也武曰無競惟

烈武詩公篇各別業也言武王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莛子曰不可先晉所以霸師武臣力

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

夫也非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爲也以中軍佐濟莊子所帥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莊子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三兌下坤上臨

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今此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次爲衆今變川壅

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人從法

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象今爲衆則散至則壅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四

之謂臨水洊至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

謂矣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莛子尸之主此雖免而

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韓獻子謂桓子獻子曰莛子

以偏師陷于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

師陷故日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三重皆敗則六卿同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於鄆鄆鄭沈尹將中軍沈或作發子重將左子反

將右將欽馬於河而歸子反公聞晉師旣濟王欲

還壁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內

其足食乎參曰若專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

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軍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也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從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

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宣公五

晉師在敖鄙之間敖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鄙二山在敖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

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

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

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

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怠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傲之申賈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

之先君筭路藍縷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

可謂驕誠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楚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

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日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

哉莊子趙盾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允此言則常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率適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倣人謂伺敢拜君命之辱候望敵者執子以為諂使趙括

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於鄭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也還也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左也取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

入壘圻也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七

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麗者也

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晉魏錡求

公族未得錡魏錡子也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

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鮮在滎澤東新殺為叔黨命

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卿未得趙旃之子且怒於失楚之

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

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憾弗備必敗執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

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

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

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執子不可不齊士季使

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鞏朔也覆為故上軍不敗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八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奔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得其甲裳下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逆之軫車兵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

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九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謗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

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明恐軍人惑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

人恚之脫屣恚教也屣車上兵屨少進馬還又恚之拔旆投

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靜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

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使在後使老稱也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

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

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

矢敢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取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一

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丙辰楚重至於邲邲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其上謂封土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

日載戢于戈載橐弓矢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和眾豐財者也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眾利人之幾

豐財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

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

怙亂者謂是類也

適歸

之鄭伯許男如楚

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歌也

喜而後後可知也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大警晉也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

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

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延壽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謂叔

展故曰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麥麴窮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

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叔展言無禦濕

藥將 曰目於智井而拯之

無社意欲入井故使叔展視

叔展言

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致結茅以表

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傳言

晉原穀

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

原穀

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

為盟故伐陳

陳實於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十三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

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冬

無傳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救莒在

君子曰清邱之

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二十六年宋已代晉衛不顯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仲孫也

改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戰不得志故召秋欲為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

盡滅其族為誅已此故曰惡之來也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

救陳也討焉

尋清邱之盟以責衛

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死

欲自殺

罪我

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

凡節也請命宋

我則死之

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皆謂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

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

宋葬曹文公

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古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故免于伐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

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

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人

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遂屠楚

告於諸侯蒐焉而

還

蒐簡閱車馬

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

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日無假道于宋

申舟無畏

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龔昭明也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屢

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

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子高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

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年

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

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簋豆百品實於庭以

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

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

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摠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

氏以潞子嬰兒歸海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而王札子也蓋經文倒札字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無棣也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

其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蠶生蠶子以冬生遇寒而

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

國君舍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檣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

我無信女則奔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

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賈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成其君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

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

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

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

申叔時僕僕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宣公

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則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爨爨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斃以國斃不從

盟城下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楚不書宋不備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

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酈舒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酈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

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晉賢人也黎氏黎侯虐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

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審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

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

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也天反時為災易地反

物為妖易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宣公

為乏文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秦即從赴酈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

爭政三人皆王孫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

卒立召襄襄召戴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

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

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引道遠擊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黎晉地

及雒魏顛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

穎曰必嫁是武子魏犇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蠻而顛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于

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曰吾獲狄士

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

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

此物也夫也士伯庸中行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元

言中行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錫賜

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

以豐財也冬蠶生饑幸之也蠶未為桑而書之者幸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亦狄別種晉既滅之夏成周宣榭火傳曰日火之也成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鐸辰鐸辰不書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大傅父將中軍且加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二十

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鄭伯姬來

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王孫蘇

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冬晉侯使士會平王

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也升

武子私問其故武子會王聞之召武子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對牛解其體而宴有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

也公謂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

諸侯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三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

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

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

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

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日不得齊事無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宣公

復命矣樂京廬卻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

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孟高固逃歸聞卻克怒故夏

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三

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

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

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得故不出而使四

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日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日若絕君好寧歸死

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子以懷來者吾

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

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謂得不當來之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

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

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宣公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

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

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

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

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

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日公子不在

日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

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書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郕殺郕子 甲戌

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異楚之葬借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公孫歸父如

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

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齊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

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

蔡朝南郭偃逃歸 晉既與齊盟守有解緩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

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

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戕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三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成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 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

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地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

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

遂逐東門氏 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笙 子家

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

壇帷復命於介 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既復命袒括

髮 以麻約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 依在國喪禮設 遂奔齊書曰

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陸氏釋文音義

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二年 又傲 古義反 于邲 振必反 成陳 直觀反 背盟 蒲對

傳十二年 卜臨 徐力鳩反 大宮 音泰 守陴 婢支

僻 音計 復圍 扶又反 故為 于偽 于達 求龜反塗方

肉袒 徒旱反 所祐 音 其俘 芳夫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三

海濱 音賓 其翦 子淺反 前好 呼報反 厲宣 鄭桓公友周厲王之

武 鄭武公名滑 不泯 彌忍反徐亡 要福 於遙 九縣 莊十四年滅息

五年滅莒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蔡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

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

不知何 以言九 能下 還嫁 可幾 音 潘尪 烏黃 出質 音 將中 子匠反

先穀 戶木反本又 蕞季 直例 輿 羊朱 駢 蒲邊 鞏朔

而勦 初交反勞也 焉用 於慶 觀釁 許斬反罪也 不為 于偽反

不罷 音 怨讟 徒木反 此陳 直觀反 工賈 音 而卒 子忽反

乘 繩證反 輯睦 音集又 不奸 音干 為敖 于委 追辱 音 挾轅

胡牒反又古洽 踣伏 徒臘 為幡 芳元 見騎 其寄 旌識 申志反 後

不解音聲智井鳥九反廢井也字林云井無水也而拯拯救之茅經直結

則已音紀舊乃應應對號而戶刀反無守手又宋為于偽有

約於妙反陳共音恭舊好呼報欲背音佩十四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累及劣偽使人所吏我說如字又以說

而亢苦浪反誰任音壬經十四年 傳十四

年 縊而一賜復室扶文以妻七許為邨于偽蒐焉所留簡

閱音悅中行戶郎質於致音子馮皮水惡宋鳥路反扶宋勅乙

宋聾力工反晉使所吏反殺女音汝見犀賢通過我古臥反

投袂面世反袖也徐又履及九具室皇真緒反魯樂音洛薦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三

賄呼罪公說悅音經十五年 潞氏音路別種音翼王

札子側八反召伯上照倒札丁老各蟲音終稅畝貌鏡復十扶又

蝻生悅全反林尹緇反蝻子也劉傳十五年 度時

納汗音鳥山藪音藪瑾其新瑜羊朱匿瑕女力反含垢古口

為說于偽解揚音蟹無降戶江望櫓音魯女則音汝下注

無賈于敏反廢隊直類其守手又將子匠利道音導析思歷骸

以繫七亂反國斃婢世為質音致鄆舒

潞相息亮三雋音俊耆酒市志黎氏禮今反魏顛音苦復

立扶又雜音洛有嬖必計必以殉似俊反其治直吏反以

亢苦浪反躡而陟吏反以瓜音華衍以善吾喪息浪說是音悅

叔向音香也夫音扶能施武鼓獻狄俘音芳于周不敬一本

之魄音普經十六年 留吁泥平別種音翼又并

宣謝本又作鄭伯音談傳十六年 鐸辰待洛

以徹音弗將中子匠大傅音泰人遠于方也夫音扶兢兢居陵

諺曰音彥為毛召于偽之難乃旦反復亂音共相禮息亮

殺音交烝音承有折之設反經十七年 錫我星歷

斷道直管反叔胙音乙傳十七年 齊頃音頃跛而

不復扶又反樂京廬音盧于鞶音安蔡朝音朝及斂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三

孟音于卷楚音權苗賁音云皇使所吏反不逮音代

汲汲音急或沮在呂反君好音呼為是于偽犯難乃旦將

焉於反不拘九于復為扶又變乎音務者鮮息浪庶遘音專如

社音恥鳩乎徐音多直是反解也本又作鳩解音詹嘉好音呼

經十八年 子臧子郎人戕在良反鄆子才陵僭

而于念以徵如字明也至笙音生徐又勅貞反云本解

魯竟也音境傳十八年 盟于繪才陵為質音致解

緩音佳日弒音試同弒字從式以別彼列一朝音卒暴音忍

欲去起呂反以張如字殺適音同大援音仲仲也

夫

扶音

請為

于偽反

壇帷

音善所地為壇而張帷也

於介

音界

袒

但音

括髮

古活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終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宣公

九

春秋卷十一考證

十二年傳夷于九縣音義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案莊六年鄧三甥請殺楚子祁侯弗許還年楚伐鄧十六年滅之是六年伐鄧而非滅鄧滅鄧明在十六年 殿本因十六年經傳無明文改作莊六年滅鄧而序十四年滅息句于下恐失經典釋文之舊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考證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戶彙纂定本閣本坊本俱作尸案漢書樊噲傳詔尸者毋得入羣臣王嘉傳坐尸殿門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皆與杜註訓止意同顧炎武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則原本戶字非誤

楚人恭之脫肩註肩車上兵蘭○兵蘭諸本並作兵闌案孔疏橫木車前以約車上兵器則闌字義亦通但管子小匡篇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註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原本作兵蘭似更有據

音義服云扁橫木校輪間。殿本閣本校作
投疏亦云有橫木投于輪間案軍部有闌格者
曰校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是也遮木以闌禽
獸亦曰校漢成帝紀大校獵是也且下疏又云
橫木車前以約兵器似取闌格之義則從原本
校字爲優

若爲茅經註叔展又教結茅以表并。教。殿本
閣本作欲訛叔展因廢并甚多不可知處故授
無社以計令結茅爲經置諸井上是則叔展教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考證

二

之而非叔展欲之明甚

十五年傳壬午晉侯治兵于稷註壬午七月二十
九日○七月。殿本閣本作十月非秦伐晉在
七月晉侯以秦師爲弱故遣魏顆距之已則東
行定狄同在一月中事何得遲至十月且十月
二十九乃辛亥非壬午當從原本

爾用先人之治命○用字下唐石經有而字案而
猶汝也

十六年傳爲毛召之難故註毛召難在前年○他

本作毛伯難在前年非傳旣明言毛召之難似
不得專指毛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考證

三

春秋經傳集解

成公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

無傳

二月而無米書冬溫

三月作邱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一三人勞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屬今晉使邱出之議重敵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

戎

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故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鄭垂之役晉嘉處瑕故謂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一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

劉康公徼戎將

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

敗

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

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

治完

具守備曰齊

秋乃昔

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

備乃可以逞

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日敗績四月無丙戌

丙戌五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之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曰鞏上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

公鮑卒

宋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二

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齊在鄆下非鄆傳曰卿不書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比言

恥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

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封竟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取龍侵巢

邱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碁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

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

有 關文失新 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敢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

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預見禽獲 子以眾退我此

乃止 我於此止 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拉告令軍中 齊師乃

止次于鞠居 鞠居衛地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文公

三

子是以免 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子奚 辭請曲

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名位不愆為民所信 信以

守器 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 器以藏禮 車服所以表尊卑 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各得

其 宜 義以生利 得其宜則利生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城

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 五萬二千五百人 卻子曰

此城濮之賦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

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不中為之役使 請八百

乘許之 六萬 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范文子代荀庚 欒書

將下軍 代趙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

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

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不欲使韓氏獨受謗 師從齊

師于莘 莘齊也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 齊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文公

四

使請戰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

請見 詰朝平旦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大國謂齊魯也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 輿眾也淹久也 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 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

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

石以投人 築橋也 禽之而乘其車 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買

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鞌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疾矣

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

為殷色言血多汗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

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五

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

左右子輿韓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

夏日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

非禮也齊侯不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其右斃于

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母張晉大從

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韓厥俛定其

右俛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將及華泉驂

絀於木而止絀馬丑父寢於轡中轡車蛇出於其下

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

為右故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日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一國救請不下臣不幸屬

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道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敢不告敏攝官

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傳車韓厥獻丑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六

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

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每出齊師以

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屬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衛

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

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

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

徒主壘予之石窀石窀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窀晉師從齊師入自邱

輿擊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

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帛皆減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

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齊畝東西行對

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之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晉之伐齊術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

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

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道聚也子實不優而充百祿諸侯

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

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與敝賦以犒從者

戰而日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采背城

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諫卻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顯磨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

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

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

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

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關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三師御克士受樂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進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與帥候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王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鈴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注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上節皆王禮

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

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

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九

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前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

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

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

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

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

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

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

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

使白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

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

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鄭之戰楚人囚知罃新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之戰荀首囚之鄭人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十一

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

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

楚伐晉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

行室家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

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郟至至郟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

大夫刑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王曰止其自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

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

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逼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武子士會父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卻伯見公日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一

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

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詔告也變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

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公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

會晉代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

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二矣羣臣

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眾士安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儕等且先

君莊王屬之日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善用之乃大戶閭閻已責責責逮鯨鯨及救乏赦罪

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

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命二君皆宜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

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

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舊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

獻子也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布者皆百人公衡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三

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

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

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

楚盟故曰置盟置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

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

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墜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也以弃魯

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

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

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

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以散亡周以眾與晉侯使鞏朔獻齊

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

敗王略兄高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停禁淫慝也淫慝謂諷掠百姓取回停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

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

王室鞏朝上車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余雖欲於

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

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王使

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

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

賄之使相告之日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

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

棘棘汝陽田之邑在濟北蛇邱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廆咎

如赤狄別鍾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十四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

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

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敗諸邱輿鄭邱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

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

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

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鄭之戰楚獲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

日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五

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日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辭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齊魯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齊魯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日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六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六

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僑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請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趨進日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日君知厥也乎齊侯日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日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蓬

苟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營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

故城而為僭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而死 詩曰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七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 夫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

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適近也 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也德服也 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也 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異姓也 其肯字我乎

公乃止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

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

之田展陂亦許地 晉樂書將中軍代部 荀首佐之士燮佐

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 楚子反救

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 皇戌攝鄭伯之辭

代之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

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恐鄭於楚張本 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十六

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諸齊也原同屏季要之兒 嬰曰我在故

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 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

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 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遺焉 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盾趙盾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

逆女故宣伯歸諸穀野饋曰饋運糧梁山崩晉侯以

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之速也出梓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

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

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纒車無徹樂息八出次舍於

祝幣陳玉史辭日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

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

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六月鄭悼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一九

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

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

趙同盟于垂棘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

日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十一月

已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十一月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二月辛巳立武宮

晉人曰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鄭附庸衛孫良夫帥師

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

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子游公授

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伯其死

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二

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

君官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議之聽於

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功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

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辭會在師于鍼

衛人不保衛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

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

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關說晉人

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絳 諸大夫此故絳 國利右樂

之地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監監也猶氏 國利右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 公

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 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言是非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地薄 其惡易

觀惡疾疾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 於是乎

有沈溺重隄之疾沈溺濕疾 不如新田今平陽絳 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 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

且民從教無災 十世之利也夫山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

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 近寶

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 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季孫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 子

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與 冬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

繞角繞角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

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 禦諸桑隧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

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 知莊子

荀首中 范文子士燮上 韓獻子韓厥新 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 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 雖克不令

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勝小不足為榮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

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荷 子為大政中軍 將酌

於民者也以政 子之佐才一人六軍之 其不欲

戰者三人而已韓也 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

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商書 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 夫

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 從之

不亦可乎傳善樂書得從眾之義

經七年春王正月躔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躔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吳伐鄭夏五月曹

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閒 秋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 公

至自會無傳 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 冬大雩無傳 衛孫林

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不亂

愍恤故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言不亂

秋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言不亂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言不亂吾亡

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

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夏曹宣公來

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

月同盟于馬陵尋蠱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在五年

莒本屬齊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重嚴府也為九年楚

圍宋之役在宣子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

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

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

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

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

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子重曰

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夢壽季以兩之一卒適吳人

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是

吳常吳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巢伐徐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

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

夫之子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請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

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不

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晉者自命之晉殺其大夫趙盾今華元將

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之父

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今瑞八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

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

來賂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賂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 私焉私與 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做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做邑用師肇之戰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五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

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晉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

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 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猶簡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周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 晉侵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

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

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 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

之師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聲伯如莒逆

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婦妹為宋共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在五年 曰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五

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樂氏卻氏亦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

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成季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比曰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

也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召桓公來賜公命桓公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假道于莒與渠邱公渠邱公莒子朱也池邱也

日城已惡莒子曰辟疆之六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惡

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而身隨者有縱其暴掠

歸自杞故書其見出來歸故書也晉士燮來聘言伐

鄰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

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變將

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鄰衛人來媵共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七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

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趙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鄆故晉執之晉欒

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上日潰楚人、鄭鄭師也楚師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西南此開月城在十一月之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

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葬杞逆叔姬為

我也既奔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范文子

日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六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

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為晉人執鄭伯傳夏季

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雅篇名其五章言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晉侯有顯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

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未亡人穆姜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言先君亦望謝其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

入綠衣詩抑也取其我思古人晉人來媵禮

伯如晉晉人伐伯獨行兵殺之非禮

樂書伐鄭人伐伯獨行兵殺之非禮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獻楚囚也使

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人也冷人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加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九

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稱天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其自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

尊君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

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

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

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

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臣之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

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

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逆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九

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亦不執鄭伯

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遽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

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下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

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天子州蒲也存得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之禮齊人來

齊人來齊人來齊人來

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菽如楚

子商楚公子

之使也

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收立君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

縀

子如公

夏四月鄭人殺縀立髡頑子如奔許

鄭成公

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生立子為君

鄭子罕賂以襄鐘

子罕穆公之子

鄭子然盟于

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三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趙盾故怒

余得請於帝矣壞十

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

田巫

桑田

巫言如夢

巫云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

矣

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肓肓也心

醫至日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針公

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

麥

周六月今四月

使甸人獻麥

饋人為之召桑

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張腹滿也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為殉

傳言巫以明術見殺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

叔禽

叔禽叔申弟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

不令乎

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遂害身

秋公如晉

葬於是糴菽未反

是春晉使糴菽至楚楚成晉謂晉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菽還驗其虛實

冬莖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三

之也

諱不書晉葬也

陸氏釋文音義

成上

成公名黑肱宣公

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 為甸

徒練反一音繩證反

一乘

繩證反

卒七

尊忽反

重斂

戎

亡交反史記及二傳皆作質戎

別種

音勇

傳元年

邠垂

音審

單襄

音善

為平

于偽反下文同

微戎

古堯反

欲要

齊難

乃且反

繕完

中戰反下

具守

手又反

結好

經二年

辛染

音音

皆陳

真觀

其

其

牽安音以與音頂匹敵如字本或作公鮑步即汶陽問以好

封竟音而膊音普各反磔也反甯相反向禽反石碣

甯俞反復欲反子喪反隕子反止御反鞠居

曲縣音繁纓步千反不愆反百乘繩證反城濮音

將中反且道音以徇反干莖反靡竿如字又音

詰起音朝如字注及下請見反釋感胡暗反本無令力呈

師如字下無令與師不復扶又擲也反齊壘力軌賈余音古賣

欲賣反師陳反醜反夏解張音直亮反軍將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成公

貫余古亂反及肘反余折反朱般辰反注同近

烟附近汗車林一故反推車昌誰反又他回反殿之注同若

之何其以病絕句環甲音左并必政反徐右援音梓

也字林云三周華加字反不注之注元帥所類射其食亦反下

越隊音綦音其下喪車息浪寓乘繩證反其處音慮

定音勉什車音赴又華泉反絛於戶卦反驂馬七南轡中

也音奉觴反為魯于侯反無令力呈屬當音燭注戎行

奔辟音避注同徐扶辟從君如守宛反戎行

任患音不難乃旦狄卒子忽反注徑出音

食津反目之反守者反辟反一音扶赤反單環

司徒反可復反辟可徒音壁必兌反注石窳力

馬陘音賓媚反賂以路音紀甌魚輦反徐音彥又音

甌子孕反又為質徐音致難斥乃旦盡東津忍使董力勇

行戶郎反疆理居其反注易也反四王夏禹殷湯周之王

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豳周伯齊桓晉疆竟如字又

命使反以犒苦報從者才用橈敗乃敘反一泯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成公

暱反而紆音舒緩也一於難乃旦反以為子偽以藉在反

上鄆反三帥所類反注用長音也炭吐旦反燒蠶用殉似俊

葬燒蛤反以瘞於例曠音見反重器備也注同樽有

有翰戶旦反檜古外反去惑起呂反下而爭爭鬪其侈昌氏

過衛古禾反夏氏戶雅反殺死申志反下文殺御叔魚據

陳法而喪同死易以黑黑要一遙烝焉之承使道音導吾聘

其父才用適郢以井反又使介音邢大夫刑錮之音

令反自為于偽反又為吾于偽必屬章飲反

吾知免矣

見賢遠反

也夫

將子匠反

求好

行使

濟濟

五濟

等也

民悅

奔道

逮鯨

施及

王卒

令二君

皆強

冠之

執斲

執鍼

織紉

而鳩又

為質

大夫說

去疾

不見

之別

不解

攸暨

數年

宴樂

誰居

有任

童主

是夫

齊捷

淫酒

而勞

侵敗

親暱

淫慝

謂暴

掠

又奸

大師

淫從

三吏

使相

經三年

所馮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五

三五

三五

蛇丘

唐

咎如

別種

書將

帥

傳三年

覆諸

鄂

各懲

相宥

不勝

其好

不與

不為

臣不任

封疆

楚將

帥

如潰

僭王

荀騅

君為

敢任

賈人

寘諸

褚中

經四年

城郟

傳四年

宋共

不易

大

疆

許展

取鉏

任

洽

取

池

祭

許

經五年

傳

五

原

或音

祭

許

經

五

原

音凡

祭

許

經

五

原

步能令

舍我

弗聽

福女

從人

音

從

人

音

諸野

饋

以傳

驛也

亦

辟重

君為

反

音

日辟

捷之

邪出

絳人

朽壤

君為

反

音

為

去盛

饌也

乘纒

請見

為質

音

致

下

音

鼓譟

復入

向為

人

辭以

子靈

之難

乃

旦

取郭

伯費

傳六年

子游

相

息

亮

反

下

端諦

其難

言易

夏陽

說

音

悅

音

陸渾

別種

于

登

陴

復

命

反

音

瑕

解縣

而近

監

猗氏

君

樂

音

樂

將新

大僕

惡易

觀

疾

疾

疾

疾

疾

足腫

有汾

澮

垢穢

驕佚

公

音

公

公

說

公子

成

禦諸

桑隧

軍帥

子盍

音

盍

者也

夫

昊

天

號

天

相

成

如

汜

共

仲

鄭

公

軍

藏

此

申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以

御

共

王

子

子

子

子

子

步

能

令

舍

我

音

捨

又

音

諸

野

饋

以

傳

驛

也

音

驛

日

辟

捷

之

邪

出

絳

人

音

去

盛

饌

也

乘

纒

請

見

音

鼓

譟

復

入

向

為

人

辭

以

取

郭

伯

費

傳

六

年

子

游

端

諦

其

二子唯季 讒慝他得 貪恹各 請使所吏 壽夢莫公 說之悅音

季札側八 一卒子忽反 舍偏音救舊 九乘繩證反 吳力皇

戰陳直觀 寘其之鼓 諸夏戶雅 惡孫烏路 反戚下秋 經八

年 來語魯據 通稱尺證 來媵以證反 適夫人丁歷 姪大結

林文大計 傳八年 餞之錢淺反送行飲酒也說文云送

於其側口餞 不復扶又 其行下孟反 過差初賈反 猶喪息恨

妃耦音配下 長有諸侯如字音 申驪力馳 沈子揖徐音集

平與音餘一 愷開在反 悌徒禮反 也夫音 過許古末 自爲

于偽反下文 共姬音 祁奚區之反 趙衰初危 趙盾徒本 皆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

所主 無辟匹亦反 前詰陟列 有邪似嗟 敢侮音甫 鰥寡古頑 遽

里若居 城已惡如字已猶太也本 虞度待洛 狡焉交邪 狡獪于八

封疆居良反 唯然音維本或作 暴掠音 勇夫重真龍反 閉

補計反又補結 反一音旦反 不復扶又 君後諸侯如字徐 經九年 之

好呼報 頃公音 傳九年 魯復扶又反 強請其文 爲

杞于偽反下注爲魯 逆叔姬絕 我也本或作爲我 以御音 以

要一遮 蹶父九衛 爲女于偽 相所息亮 韓樂音落 施及以八 重

勤直勇反 綠衣如字本又作祿 邶風音佩又 銅鞮丁令 伯獨

古玄反 使在所吏 拘執九子 伯獨

人力丁反樂官 操南音七刀反 公語魯據 不背音 舍共

少小詩照 君盍戶臘 浹辰子協反徐又 也夫音 管音 而紆音

蕉在遙 萃在醉 代匱其位 爲將並如字或于偽反非 而紆音

使所吏反 勿亟紀力反急也或 脩好音 經十年 見

生代賢 孺卒乃侯 傳十年 糶徐徒弟反一音社 莜音

廢反一音蒲發 大宰音 之使所吏反下及 公子縞音 立髡

苦門如字徐 州蒲本或作 爲質音 卷縣音權字林上權反 被

髮皮寄 搏膺音 而踊音 壞大門音怪 及寢門音 公

覺古孝 求醫於其 懼傷我絕 焉徐於度反一讀 逃之音 居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成公 三

盲徐音荒隔也說文 盲聾音 攻之音 達之不及音 鍼也

針音 旬人徒練 饋人其魏 爲之如字 張中亮反 鍼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春秋卷十二考證

成公二年戰於鞏註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

年○七年 殿本閣本作十年案與謀日及不

與謀日會例見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非十年也

傳辭請曲縣註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 殿本

閣本俱作四面案周禮小胥王宮縣鄭司農衆

日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據此應從面字為優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考證

無能為役註不中為之役使○案蕭參希通錄謂

俚語以不可為不中洪邁俗考亦云晉時已有

此語引杜氏此註以明之不知此二字已見漢

書陳平傳歸楚不中又亡歸漢白居易納粟詩

簸揚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

童僕蓋即不中選之謂非必俚語也 殿本閣

本作無能失其舊矣

士燮佐上軍○彙纂定本及監本閣本俱作將上

軍案後又晉師歸傳庚所命也註荀庚將上軍

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又明年荀庚來聘

傳稱中行伯於晉其位在三是上軍將自徐

庚而士燮為佐明甚註中范文子代荀庚猶代

攝之義非若樂書之代趙朔直替其職也 殿

本亦作佐

欲勇者賈余餘勇註賈買也○他本買作賣案物

在己日賣在人日買此言已有餘勇欲使人買

之當從原本作買為是

未絕鼓音註中軍將自執旗鼓○中軍將指邵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二 考證

二

也 殿本閣本無軍字則中將二字於義未安

遂自徐關入○案成十七年國佐以穀畔齊侯與

之盟於徐關即此 殿本閣本徐作齊非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三子門本作

一子非林氏直解曰三子謂卻克士燮樂書也

宣公使求好於楚註在宣十八年○在宣他本作

在位非此紀宣公使求好於楚係十八年事非

紀宣在位年數也

五年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註前此年鄭伐許故

○此年當作比年杜氏直解云比年卽兩年之謂 殿本閣本並作兩年

六年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註前年楚晉盟
○案前年蟲牢之盟不聞有楚當依 殿本改
與晉盟